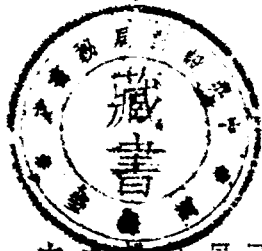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
黨史稿
下

漢文署檢



中央計劃委員會
LIBRARY OF CENTRAL PLANNING BOARD
CHINA



3 2173 4012 8

第三篇 革命(甲)

總理之言曰。「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蓋吾黨以三民主義革命救國。即革命一日未成功。民國告成於茲雖有十六年。但內而軍閥尙未肅清。外而帝國主義。不能不加努力。遂求革命之完成。爰追述前事。以備借鑒焉。

第一章 乙未廣州之役

第一節 乙未廣州之役

紀元前十七年九月九日。總理舉義廣州。事敗。陸皓東等死焉。是爲乙未廣州之役。

前此一年。中日戰事發生。總理以時勢可乘。赴檀香山。美洲創立興中會。時總理有兄維彰。在檀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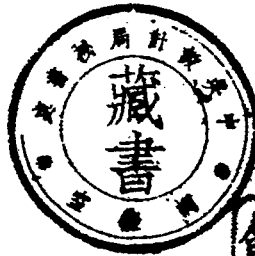
經營牧畜業。總理往依之。以光復號召於僑民。並籌募義兵。時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威海衛繼

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敗漸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困促。總理歸。總理乃偕鄧蔭南、宋居仁、

侯艾皋、李杞、何阜、陳南及歐、美技師將校數人歸國。於己未孟春抵香港。與陸皓東、鄧士良、陳少白、黃詠、

第三篇 革命(甲)

六五五



1522

1521

MG
D693.74
785
2

武力之收

清廷更治
之成敗與
之興衰

衛靈、謝纘素諸人策劃進行。欲襲廣州以爲根據。先組乾亨行於香港士丹頓街。以爲幹部。助之者有香港職政局員何啓、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士蔑西報記者鄧勤。除黨人鄧蔭南、楊雲衢、黃詠觴、陳少白等留港贊襄幹部事務外。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將校數人。則來粵組織農學會於雙門底之王氏書舍。爲革命機關。總理則往來於粵港之間。籌劃大計。時清廷戰敗。割地賠款。弱點暴露。民憤日興。因亟謀聯絡會黨軍隊以舉事。當中日戰起。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三。此等遣散軍隊。多流爲盜賊。即留者亦憤懣不平。咸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用則全體留用。惟當局充耳不聞。吾黨於是起而運動。冀收爲己用。各軍士皆欣然聽命。願效死力。由是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正巡防隊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極。起而合捕之。囚其爲首若干人於某會館。豈知巡防局員率衆而出。撲攻某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某會館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爲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於輿中會者日衆。時兩廣總督李瀚章。爲李鴻章之弟。在粵桂兩省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職者。均須納費若干於督署。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是又一剝奪民脂民膏之事。且中興官場。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贖金至一百萬兩以充壽禮。此一百萬兩。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運關節等事。每年費二千兩。買得官職。其不能平。凡此諸種。皆足以壅遏輿中會勢力。爾後吾黨之起事。遂

與中會於廣州突舉義旗。估據省城之計劃。由是而決定。

初。總理之意。以爲克復廣州。發難之人。貴精而不貴多。昔太平天國劉麗川以七人而取上海。今廣東雖不能與昔之上海比。然若得敢死者百人。則事便可濟。蓋當日城中重要衙署。實僅都統、總督、巡撫、水提督數處。雖皆各有武備。第以承平日久。防衛早弛。擬以五人爲一隊。配備槍械炸彈。由府署後攻入官署住屋。斃其長官或誅或執。使全城無發號施令之人。更以同志預伏城中衝要處。倘城外兵隊聞變入援。卽於要路擊之。援軍不知虛實。必不敢前。更將橫街小巷舖屋轟塌。使諸援軍通行不便。如是。以二十人任進攻衝要。三十人伏衝要以禦援軍。二三十人圍攻旗界。任務已完之隊。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事無不成者。惟諸同志均以爲人少力薄。冒險太甚。結果乃將「外起內應」之計。改爲「分道攻城」之策。約定日期。使各地民團會黨。分順德、香山、北江三路。會集羊城。同時舉事。惟有可慮者。則以人數衆多。驟集城中。不儘住地難覓。且難保不招防營緝捕者之疑。倘稍有不慎。消息外泄。則事敗矣。爲策萬全計。乃選定於重陽日舉事。蓋粵有重陽掃墓之俗。四鄉大族子孫千數百人。多有遠道結隊來省拜掃祖塋者。此日聚各地黨人於城中。可不致招府署之疑。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使倉卒不及備。且須力主鎮靜。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招募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東。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然語言不同。與土人不相習。用以進取。無牽率之慮。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他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此軍因來自外縣。踪跡易顯。斷不能存身廣州。凡此皆所以逼其進取。爲戰略上不得已之作用。

軍事前之佈置

斯時駐紮粵垣之八旗綠營及各營勇。其數在萬人以上。倘出而抗拒。死傷自然難免。乃復運贖軍紀素嚴而善戰之安勇一部。使屆時反正。時省河兵艦中之最巨者為鎮濤安瀾二艦。鎮濤管帶程奎光。即程耀光之胞弟。係本黨黨員。響應自不成問題。其時於舊有之農學會外。更於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設一分機關。專為接洽各部及貯藏軍械之所。於河南頭咀。設製造炸彈處。由美化學師奇烈負責製出炸彈不少。其旗幟則由陸皓東擬定為青天白日旗。并以除暴安良為口號。以紅帶纏臂為暗號。

軍事時之統率人員

部署既定。乃派劉裕統率北江一路。陳錦順統率順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統率香山一路。麥某（佚名）統率龍眼洞一路。楊衢雲統率香港一路。吳子才則擔任潮汕方面響應。以牽制嶺東清兵。除潮汕一路外。各路均定九日晨集中粵垣候命。總理以布置已定。乃親上省調度。將香港之軍械。財政人員。一切交楊衢雲處理。詎楊已得權。既懷私意。又不公平。以致內部發生問題。軍械人員不能依期到省。

香港軍隊限期使奉命不能依期發動

八日除香港一路外。餘各路人員均已集中粵垣。九日黎明。軍隊首領。民團首領。會黨首領。均集中總機。關討取命令口號。準備大舉進攻。惟香港一路始終未到。正詫異間。總理持楊衢雲電來。謂港部須改選二日。方能出發。衆大驚怪。乃即聚議辦法。陳少白以為期屆而事不能舉。事必外泄。而二日後港部能否即來。尙未可知。冒昧發動。恐遭失敗。不如暫將各部遣回。俟再調度方行發動。於是乃安整各部。並電楊衢雲阻撓。勿來。

時有黨員朱淇本清諸生。善義入與中會。工作頗為努力。乃得委預機要。其兄瀛清舉人。主持籌備。

陸皓東等
被捕

楊雲衢來粵
被捕

陸皓東供
詞

局事。九日舉義不成。朱湘恐爲其弟株累。乃迫使自首於省河緝捕統帶李家焯前。將總理李黨人等。形盡爲陳報。先是香港總督以吳子才等運械入粵事。微有所聞。電知粵督譚鍾麟。請爲戒備。譚以電文未明。指何人。無從查辦。而李家焯亦以道路傳聞。總理舉事之言。稟譚。譚初以總理爲教會中人。倘實無拘捕。而無憑證。將反爲所噬。故僅由李家焯派人監視。總理行動。及得朱淇自首。乃大驚。派李率千總鄧惠良大搜黨人於雙門底王家祠並鹹魚欄張公館各機關。先後捕去陸皓東等五人。

楊雲衢雖接總理阻止來省電。然以軍械七箱。已裝奉安輪運省。若起回又恐敗露。仍使朱貴全丘四等於初十晚帶數百人附奉安輪入粵。李家焯早派人預伏。抵岸。先登者四十餘人被捕去。後登諸人盡將符號毀棄。始得免。當陸皓東被捕提訊時。直認革命不諱。雖受非刑。亦不供出同黨。只索紙筆書供詞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棘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處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

總理出險

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感。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當事敗時。李家焯遣人嚴搜赴香港澳門之各輪碼頭。伺捕總理。而總理乃乘所備拖帶軍隊來省之小輪。由廣州經順德至香山之唐家灣。行前。司機不諳水道。有難色。總理乃親自指引航線。本能安抵目的地。當總理未離廣州時。李家焯遣人偵其行跡。至其所寓之河南岐興里。詢街口與夫。孫醫士是否寓此。與夫平素受總理惠。且知問者來意不善。乃詭言。此間只有尹醫士。偵者乃去。初九日。總理與區鳳墀赴黃毓初牧師宴。途遇李家焯所遣探勇。鳳墀詔曰。何今日所遇營勇之多耶。總理曰。來偵吾行跡也。鳳墀曰。何故。總理曰。道路皆云孫文舉事。汝未知耶。李部探勇以未得捕人之命。又爲總理所道破。相顧而去。總理談笑自若。旁若無人。亦可見總理膽略之過人也。總理抵唐家灣後。乘肩輿赴澳門。再搭輪往香港。時鄭士良、鄧蔭南、陳少白諸人。已先行抵港。共商後事。然香港能否居留。實爲先決要件。總理乃詣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處。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爲問。律師謂此事在香港尙屬創見。能否容留。當依港督之意辦理。但以先行離去爲宜。免致被其驅逐。總理乃與士良少白同乘日輪廣島丸赴橫濱。

總理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易裝。重遊檀島。推廣黨務。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業。布置一切。以謀再舉。少白則留日本。以考察日本國情。

此次舉事。遭清吏破獲後。並懸紅緝捕。其文於下。

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記錄一次張爲懸賞購匪事。照得土匪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舉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首要各匪孫文等。在逃未獲。應宜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各屬平民人等知悉。爾等如能拿獲後開賞格之各匪解案。一經訊明定罪。卽如數給與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卽給賞。勿懷疑觀望。至此外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于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犯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計開

孫文卽逸仙。香山縣東鄉翠微人。額角不寬。年約二十九歲。花紅銀一千元。

夏亞伯新會縣人。肥矮面微黃。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一百元。

李亞舉香山縣隆都鄉藍下村人。身高眼大。髮多黑。年約五十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李芝南南海縣佛山人。年約三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約三十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劉乘祥清遠縣人。身高。年約三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朱浩清清遠縣人。年約二十七八。花紅銀二百元。

陳少白卽慶石。新會縣外海人。年約二十八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王質甫江西人。身中面白。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湯亞才花縣人。身高微麻。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三百元。

吳子才潮州人。身高額窄。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莫亨順德人。身矮。年約二十五六歲。花紅銀一百元。

陳澳州南海縣西樵鄉人。身胖微麻。年約三十二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侯艾泉香山縣隆都鄉人。身高瘦。髮禿。年約五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魏友琴歸善縣南真村人。面圓有鬚。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黃麗彬清遠縣人。矮瘦。年約三十四五歲。花紅銀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示

南番兩縣告示

續史文告

現有黨匪	名曰孫文	結有匪黨	曰楊衢雲	起義謀叛	擾亂省城	分遣黨羽
到處誘人	借名招勇	煽惑愚民	每人每月	十塊洋錢	鄉愚貪利	應募紛紛
數日之前	聽得風聲	嚴密查訪	派撥防營	果獲匪犯	朱丘陸程	經來指證
供出反情	紅帶爲記	口號分明	鎗械旗幟	搜出爲憑	謀反叛逆	律有明刑
甘心從賊	厥罪維均	嚴拿重辦	決不從輕	城廂內外	兵勇如林	搜捕亂黨
決不饒人	惟彼鄉愚	想充勇丁	不知禍害	貪利忘身	一時迷惑	概予應恩

丟去紅帶 急早逃奔 回歸鄉里 安分偷生 免遭擒獲 身首兩分 特此告示

剴切簡明 去逆效順 其各凜遵

此次舉義。大吏恐清廷處分。匿不報。粵京官入奏清廷。十月十六日廷諭將首犯迅速擒拿。粵督譚鍾麟。乃飾辭奏於下。

清吏奏詞

奏爲覆陳九月間廣州拿獲土匪情形奏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廣東盜風日熾。請飭嚴緝一摺。據稱九月間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爲首孫文揚、衛雲。共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尅期起事。現在孫楊首逆遠颺。黨類尙多。竊恐釀成巨患等語。著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擒拿。以期消患未萌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粵俗好謔。每因小故。轉相附會。張大其詞。以搖惑人心。羣不逞之徒。乘機擡騙掠奪。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廣州謠傳高州惠州匪徒擊散後。咸集香港。衆四五萬。將攻省城。人言藉藉。府縣營弁紛紛面稟。臣謂此等匪徒一擊即散。首匪已誅。尙何能爲。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數百里。萬衆持械經過。各州縣關卡無一見者。香港一隅驟增數萬人。何處棲止。每日需米數百石。何人供給。鄉州又不聞有搶掠者。食從何來。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遷徙。乘機搶奪之事。切宜鎮定。勿涉張皇。但嚴查保甲。稽查奸究。多購眼線。密訪匪蹤。終當敗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尙復何慮。旋據管帶巡勇知縣李家焯率千總鄧惠良等。於初十日在雙門底王家祠擊獲匪夥陸皓東程懷程次三名。又於鹹蝦

欄屋內拏獲程耀巨梁榮二名。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香港泰安輪船搭載四百餘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總曾瑞璠等往查獲朱桂銓邱四等四五十名。餘匪開拏奔竄。經海關稅務司與釐廠委員於輪船起獲紅毛泥桶。內裝小洋鎗二百零五枝。子藥八十餘匣。當飭府縣提把隔別研訊。據陸皓東香山縣人。與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雜之楊衢雲交好。因開闢姓廠在省城西關收武會試。闖姓費數百萬。該處爲殷富聚居之區。欲謀劫搶。令楊衢雲在港招五百人乘輪來省。孫文在城賃屋三處。分住陸皓東等。經理分給紅帶洋鎗等事。所購洋斧。因西關欄柵堅固。用以劈開欄柵。即派人把守街口兩頭。拒絕兵勇。云雇商船在河邊等候。搶得洋鎗。卽上輪船駛赴香港。本於初九動手。因招人未齊。改爲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訪拏破案。孫文卽已潛逃。又提截獲之四十餘名分別審訊。據供皆在香港傭工度日。聞楊衢雲言省城現有招勇。每月給餉十圓。先給盤費附輪到省。各給紅帶一條爲號。不意上岸卽被截住。實係爲招勇而來。並不知別事。反覆推詰。各供如前。復飭營務處覆審無異。臣查此案係孫文楊衢雲爲首。陸皓東邱處四朱桂銓知情同謀。潛備軍械。分給紅帶。煽惑愚民。罪無可道。當於九月二十一日將陸皓東三犯卽行正法。以定人心。仍嚴密購拏孫文楊衢雲。務獲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縣分別辦理。謠風頓息。四境晏然。所有辦理此案情形。遵旨據實陳覆。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第二章 庚子惠州之役

庚子惠州之役

事發前之情

總理委鄭士良發動惠州舉義

紀元前十二年閏八月十五日。義舉惠州。先是總理命史堅如入長江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而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與中會。庚子五月。總理由日本經港。不得上岸。即約同志會商於船中。預備在惠州舉事。並交二萬元爲用費。適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有八國聯軍之禍。總理以有機可乘。加以助菲律賓獨立之事失敗。菲律賓演委員以利用軍械之事許總理。總理乃命鄭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廣州。召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總理乃與外國軍官由新加坡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不圖中途爲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則被香港政府監視。當時日本同志。堅決主張乘夜暗上蘆山。疾入內地。出廣東省城。爲迅雷不及掩耳之舉動。總理以此直投肉於飢虎耳。力阻之。總理已不能上岸。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杞堂、陳少白等留香港爲之接濟。總理則折回日本。轉向上海。上海因唐才常在漢口謀舉義事戒嚴。折回長崎。而渡台灣。擬由台灣設法潛渡內地也。時台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總理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總理於是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劃。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衆。以候總理。乃進行攻取。

三州因事

士良先後受 總理命。集黨衆於三州田之山寨。總理在外計劃數月。山寨有壯士六百。人因乏糧。寄食同志之家。僅留八十人守山寨。惟近村之民。因迷途誤入寨中者悉留之。以防洩漏。鄉村之民。見其入而不見其出。風說因之而起。皆曰。三州田山寨中。人馬數萬。將謀反。一時謠傳。傾動全粵。兩廣總督聞之。派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軍四千。進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林。領惠州府城防軍。由淡水入鎮隆。以塞三州田之出路。清兵聞黨軍衆。不敢進。然吾軍聲勢雖大。而實力則弱。敵人苟以數千兵直搗山寨。山寨危矣。三州田壯士。既深知敵情。決其不敢驟迫。又以天險可恃。不欲離山寨。因請於 總理。謂若能以子彈送於廣東某地。先期示約。一氣突出而取之。可操勝算。時 總理在台灣。正與其總督商安接濟事。乃命即行舉義。直抵廈門。即有接濟。一面命宮崎等電約菲律賓演志士。將從前所購三百萬發子彈。急運至廈門。總理令未至山寨。而何長清已移其前隊二百人。駐沙灣。將進橫岡。以取三州田。吾軍偵知之。用先發制人計。於閏月十三日。率壯士八十人。乘夜襲沙灣。殺敵四十餘人。得洋槍四十餘桿。彈丸數箱而回。軍勢大振。黎明。乘勝追擊。直迫新安城。連鄭士良銜。總理命。中止進軍。留五百人於山寨。餘則率向廈門出發。然倉卒之間。僅得壯士六百。槍三百餘桿。欲達廈門。嫌力過薄。乃驛召平山。龍岡二處。募得兵士千餘人。無軍械者代以戈矛。直向鎮隆前進。清副將杜鳳梧。將兵出佛子坳。扼險以迎吾軍。吾軍持矛者居先。持洋鎗者分左右兩隊。匍匐上山。至敵兵之兩翼。而夾擊之。敵大驚潰。吾軍乘勝追之。殺傷甚衆。生擒杜鳳梧以下數十人。奪洋鎗七百餘桿。子彈五萬發。馬十二頭。士氣大振。士良又嚴禁兵士掠奪。沿途居民。咸置食壺漿以迎。有志之士。來投者。日以數千百計。一時吳七。

佛子坳之

與沙灣

增至五六千人。適同志有自惠州來者。謂當博羅城未起變時。清兵相繼而來。已至五六千人之多。提督劉邦盛、馬維祺、莫善積、統之。鄭潤材劉永福。亦不日至。若敵兵取齊。當有二萬之衆。士良知衆寡不敵。迫不及待。率隊向永湖進。途中遇敵。且戰且前。夜抵永湖駐焉。此沙灣戰後之第五日也。第六日又自永湖拔隊進行。慮遇清提督劉萬兵。兵數與我軍等。而軍裝則比我軍優。我軍猛勇進攻。逾時。敵軍大敗。逃回惠州。城者有之。向淡水者有之。向白花芒者有之。提督劉邦盛。亦受重傷。我軍四出追擊。得槍五六百桿。子彈數萬顆。馬三十餘頭。生擒敵兵百餘人。皆翦去其辮髮。用爲軍役。是夜。整隊向白花芒前進。天明而至。不見敵人。而村民踴躍歡迎。來投者五六千人。合計得一萬餘人。整糧餉以備遠征。此沙灣戰後之第七日也。翌日。黎明而起。向廈門進軍。途間亦不見敵。惟人多冗雜。紀律不修。以故行程甚緩。而沿途村落屋宇甚少。吾軍無所容足。乃張天幕以宿。以第十日抵崩岡圩。次日黎明沿河駐有敵軍。吾軍據崩岡圩爲營壘。布陣接戰。敵軍之應戰者。七千餘人。相持不下。入夜。吾軍出小隊。襲擊敵壘。自夜達旦。敵軍稍退却。吾軍搏之。苦戰數時。敵軍遂敗走。日入。吾軍收隊。復入橫岡。爲進兵之準備。然以子彈不足。且目的地在廈門。因不能擊敵軍。十四日至三多祝。十五日四處響應者甚多。前後約一萬餘人。是日編置隊伍。大備糧食。蓋自三多祝至梅林之間。四五日。無大村落可購糧食也。十六日晚抵白沙。十七日之朝。即得日人山田良政自香港來。總理命至。曰：「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恐無接濟。軍中之事。仰司令自決進止。」蓋菲律濱子彈。因交涉不得法。不能送至廈門。而日本政府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

解散軍隊

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而總理潛渡計畫爲之破壞也。山田到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後三十餘日矣。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惜哉。其後楊雲衢爲清吏買兇。在香港刺殺士良以疾終。痛已。當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因而有史堅如炸德壽事。茲附清吏關於此役之奏文於下。

清廷奏報

奏報惠匪剿平摺 廣東巡撫兼兩廣總督臣德壽跪奏。爲廣東惠州會匪肆擾。欽奉電旨垂詢。奴才將康孫各逆勾連勝。並仍飭搜捕餘匪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照惠州會匪肆擾。欽奉電旨垂詢。奴才將康孫各逆勾結土匪起事及咨飭水陸各軍剿辦情形。於閏八月十八日先行電奏。二十三日欽奉電旨。此起土匪。仍著督飭何長清等各營。合力痛剿。迅速撲滅。毋任蔓延。欽此。欽遵。嚴督剿辦。嗣據該文武先後稟報屢次接仗獲勝。大股匪類。業已撲滅等情。續經奴才於九月初七日電奏。十一日欽奉電旨。惠州土匪辦理。尙爲迅速。仍著嚴飭搜捕。毋留餘孽。欽此。又經恭錄轉行。並嚴催各營。欽遵辦理在案。茲將該土匪勾結起事。及副營剿辦詳細情形。謹縷晰陳之。查廣東惠州府屬民情強悍。聚衆拜會。械鬪搶擄。習爲故常。近海之歸善海豐等縣。尤多洋盜鹽梟。以故嘯聚甚易。動輒滋事。卽歸善一屬。十餘年來。稔山會匪黃亞春。烟墩會匪黃狂成。拒敵官軍。搶劫墟市。屢經派營剿散。迄未淨絕根株。本年閏八月初間。奴才訪聞歸善縣屬三州田地方。有孫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鹽僻海港。轉入內地。當以逆黨主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州

田地方。山林深密。路徑迂迴。南抵新安。緊徧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莞。直達省會。東與海豐毗連。亦係會匪出沒之處。非多派營勇。面面顧到。難期迅速撲滅。爰咨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各台砲勇兵。足一千五百餘人。先由新安之深圳城。向北兜截。直搗三州田老巢。防護租界。復派大小兵輪。在洋面游弋。斷賊接濟。西北一路。派介勇一營。駐紮歸善東莞交界要隘。又派總兵黃金福。所統信勇一營。提督刁經明所帶廣安水軍一營。分扼東江水陸。防竄江面。東路爲海豐陸豐二縣。原派都司吳祥達帶哲勇左營駐紮。卽飭回顧歸善。並移潮州信勇一營。填紮海豐。三面兜截。而以惠州府歸善縣二城。爲進兵之路。陸路提督鄧萬林原統哲字中左右三營。練兵正副兩營。廣毅軍一營。分赴惠州十屬。辦理緝捕。在歸善者僅哲勇練兵數哨。一聞匪警。各屬震動。不能抽回。奴才先派補用副將莫善積管帶喜勇一營。由省馳往會剿。一面咨會鄧萬林添募一營。名曰立捷軍。又派北海鎮總兵劉邦盛。另募一營。名曰靜字營。均由府城直攻巢穴。莫善積勇於閏八月初十日馳抵歸善。維時匪黨未齊。猝聞兵到。遂定於十三日豎旗起事。先以數百人猛撲新安沙灣墟。欲擾租界。幸何長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橫岡。進踞龍岡。喜哲各勇連次接戰。互有勝負。兇鋒益張。警報同至。奴才以總兵黃金福所統信勇。已撥兩營。分駐東西兩路。因令再帶一營。由府城進剿。並令記名總兵陳維熊帶熊勇兩營俱進。以壯聲援。此奴才添調營勇。分投防剿之情形也。逆首孫汶。係處香港。時施詭計。而三洲田匪巢。則以鄭士良、劉運榮等充僞軍師。蔡景福、陳亞怡等充僞先鋒。何崇飄、黃育福、黃耀廷等充僞元帥。黃揚充僞副元帥。旗幟僞書大秦國及日月等悖逆字樣。各匪頭纏紅巾。身穿白布鑲紅號

衣。於閏八月初八九日聚集。既臨龍岡。四出焚搶。附脅日衆。總兵劉邦盛新募靜勇成軍。惠州府知府沈傳讓募士勇二百名。委歸善縣縣丞杜鳳梧管帶。二十二日會同喜哲各軍。齊赴前敵。行距城十餘里之平潭地方。賊隊麇至。莫善積奮勇當先。陣斬偽先鋒蔡亞生陳亞福等。斃匪數十名。正期得手。詎附近匪鄉。糾約千餘人。各帶快鎗牌刀。齊來助匪。分路包抄。我軍被困。陣亡勇丁數十人。縣丞杜鳳梧被擄。府縣兩城。同時戒嚴。幸是日都司吳祥達帶哲字左營由海豐來。鄧萬林所招立捷新軍。亦同時抵惠之橫瀝森柏洞團練。適又誘獲偽副元帥黃場。訊明正法。兵氣稍振。連日匪竄附城之梁化雷公嶺。意圖直出東江。各軍力扼其前。不得上竄。此閏八月二十六日以前歸善匪勢猖獗之情形也。匪既不得竄出江面。乃折而向東。欲與海豐陸豐股匪聯爲一氣。三多祝者。歸善著名匪鄉。與海豐交界之要隘也。先派哲勇練兵。預防勾結。二十六日匪攻三多祝相近之黃沙洋。管帶練兵營副將朱義勝。竭力救援。吳祥達亦由間道趕到。而匪已進踞三多祝。二十七日黎明。吳祥達率哲字左營及哲字中右營各哨。並立捷軍。三路進剿。莫善積率喜字營勇援應。匪亦分路拒敵。自辰刻戰至日昃。槍炮齊施。匪不少却。吳祥達持槍血搏。當場殺斃偽軍師劉運榮。偽元帥何崇鳳楊發等多名。匪勢漸覺披靡。遂揮衆掩殺。斃匪五六百名。奪獲旗幟馬匹槍砲無算。救拔縣丞杜鳳梧及被擄婦孺數百人。乘勝克復三多祝黃沙洋兩處。查驗陣斬匪屍。內有一具係服外洋衣褲。詢之生擒各匪。均指爲僞軍師鄭士良。未知是否確實。同日何長清率隊進攻三洲田。覆其巢穴。搜獲槍枝紅巾等件。餘黨潰散。此閏八月二十七日剿辦歸善會匪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當歸善匪鴟張之日。海豐縣大樟山聚匪數千。河源和平兩縣。亦有匪千餘

人數百人不等。同時撲城。意欲乘我追遠之際。逞狡謀。幸海豐先派信勇填紮。又調置碣石鎮總兵莫善積率隊兜剿。匪遂聞風潰散。河源和平兩屬。先派參將石玉山帶廣毅軍策應。閏八月二十五日夜。匪攻河源縣城。經知縣唐鏡玩竭力抵禦。匪退黃沙磚瓦窰。二十七日黎明。石玉山帶隊掩至。縱火圍攻。斬賊首百餘。焚斃無算。和平本駐廣毅軍勇一哨。匪首曾金養率衆焚燒南門城樓。營勇兵團齊出力戰。陣斬匪首曾金養。生擒數十名。匪始潰散。此又惠州各屬會匪應響。各營勇先後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奴才伏查逆首孫汝以漏網餘兇。游魂海外。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潛謀不軌。軍火購自外洋。煽誘徧及各屬。暨旗叛逆。先擾逼近租界之沙灣城。意在挑起中外實端。從中取事。其兇險詭譎。實與康梁逆黨。勾結長江兩湖會匪。同時作亂情形。遙遙相應。雖幸官軍乘其未定。先已兜截。使各路之匪。不能聯合一氣。歸善之匪。不能竄越一步。然猶豕突狼奔。橫厲無比。戕殺弁勇。擄捉印官。各路會匪。仍敢同時並舉。雲集響應。罪大惡極。無以逾此。幸仰仗朝廷威靈。將士用命。旬日之間。羣凶授首。脅從逐漸解散。地方轉危爲安。城池租界。均未擾及。不致貽外人口實。尤爲始料所不及。其僞軍師僞元帥等。半已伏誅。而逆孫汝。與同謀之康梁各黨。初則伏匿港澳。繼聞竄逃外洋。前已照會港澳各洋官密拿懲辦。卽不尅期就網。當亦不敢潛回。惟是惠州各屬。本多匪鄉。散則爲民。聚則爲匪。此次當會匪猖獗之時。竟敢樹旗助戰。甘心從逆。尤爲狂悖。現在大股匪。雖已擊散。仍當凜遵電旨。嚴飭搜捕。已分咨水師提督何長清。陸路提督鄧萬林。督率營勇。分赴各鄉。按村清查。如有當時助匪之犯。擒獲嚴辦。無留餘孽。務使根株悉除。以仰副聖旨綏靖海疆之至意。至此次出力人員。並衝鋒陷陣。擒斬渠魁。實有微勞。足

錄。且於外費方張之日。力除內患。其裨益大局尤非淺鮮。可否俟事竣後。由奴才查明擇尤。奏請優獎。以示鼓勵。出自鴻慈。除分咨軍機處吏兵刑三部查明。及俟各屬匪鄉肅清另行奏報外。所有惠熿會匪。勾結滋事。剿辦獲勝情形。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廣東巡撫。係奴才本任。無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惠州各屬大股會匪。雖已撲滅。而首犯尙多逃匿。必須澈底清查。庶絕後患。惟清查之策。首在嚴設海防。以杜內外勾結。詳查匪類。以免萌孽復生。所有沿海一帶。灣港島嶼。擬即責成水師提督何長清。督率靖勇兵輪。切實清辦。內地匪鄉。按村按族。即責成陸路提督鄧萬林。督率各營。分投搜捕。倘清查不實。餘燼復燃。即惟該水陸提督是問。至由省撥往營勇。本係各有專責。移緩就急。權宜調派。現在碣石鎮總兵劉永福。已帶福軍回粵。擬俟抵省後。即令調駐歸善之稔山範和鹽灶背等鄉。用資鎮攝。俾前派各勇營。得以陸續調回。不致顧此失彼。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第三章 史堅如炸德壽

史堅如炸
德壽

事前之情
形

初次炸彈
不發

炸藥

紀元前十二年九月五日。史堅如炸清廣州巡撫德壽。炸發不中。被捕死焉。當總理命鄭士良入惠州舉義也。同時命史堅如入廣州招集同志。以謀響應。堅如乃與鄧蔭南入粵。賤價謀售其家業。以充軍餉。因庚子義和團影響。日久無所成。以故聯絡之防營旗兵綠林。皆以費絀。不能如計進行。而鄭士良已發難惠州。且見清吏之傾師而東也。卽不能大舉以爲響應。亦當殲其魁渠以寬我師。廣州得利。各路得陸續發動。則粵省一定卽可出師北向。乃急謀暗殺粵大吏。時李鴻章譚鍾麟去粵。廣州巡撫德壽署理兩廣。堅如以爲得此獠而殲之。則主持無人。我師得從容發展。適售產一部。得三千餘金。遂租屋於撫署後之后樓房。以爲埋炸藥燬撫署地點。其炸藥二百磅。則由鄧蔭南黎禮由香港運至西關榮華東街樓閣交練達成。再由練交五仙門福音堂黃守南。更由溫玉山以轎運至后樓房所租之屋。是屋宋少東夫婦居焉。是爲八月初五晚。堅如與各同志澈夜掘地道通入撫署。天明告竣。乃將炸藥二百磅。實諸鐵桶。藏於內地道。以藥線爲引。燃引。扇門。分途而行。相約會於赴香港之早船。堅如出西門。練等出南門。至船不聞聲響。堅如乃折返后樓視察。見藥引不燃。堅如乃藏屋內。一日一夜。次早復安妥藥線。燃引。扇戶。至西關第一長老支會同志毛文明處。蓋不再至港。備炸藥不發。重謀炸也。無何聞轟然一聲。恍如晴空霹靂。竊喜計達。無何街巷紛傳撫署被炸。無何又傳撫署雖被炸。祇炸去一後壁圍牆。與民房數家。炸死數人。德壽問聲墮床。無恙。心大疑惑。因計藥力。撫署當悉付一炬。況

堅如被捕
就義

德壽起臥。距藏藥所不過十五丈。決無不斃之理。遂乘轎自往視察。孰知雷管過少。炸藥至不能盡發。故與所計藥力懸殊。堅如仍擬再圖。同志力勸。謂清吏索之急。再勿露面。堅如不得已。於初七早乘船往港。既為偵探所尾。介字營勇伏路捕拿。昇入轎內。押南海署。搜得法文炸藥配製單。南海令表景福。初甚優待。冀誘得實情。與大獄。堅如認是主謀。但堅不供同黨。後轉施以毒刑。並出名單四十餘人。囑其供認。堅如仍不吐實。如故。卒於九月十八日。遭斬首之刑。年二十二歲。李杞堂派蔡堯密收其尸殮葬。墓碑為司馬。茲錄德壽文告於下。

清吏文告

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兩廣總督部堂德為剴切曉諭事。照得逆匪史經如宋少東等。在後樓房街埋藏炸藥。轟斃多命一案。昨經將史堅如拿獲。訊認聽從楊衢雲起意設立典中會。招人拜會。意圖滋事。並擬伊為城內總統。後樓房街炸藥。即係該犯與宋少東埋藏等情。當經照例捉犯正法在案。查後樓房街鄰近府縣衙門。該匪膽敢潛藏炸藥。欲將該處全行轟燬。藉端起事。實屬居心慘毒。罪大惡極。查該犯史經如出身士族。其初諒非甘心從逆。無非因康、梁、孫汶各匪從中煽惑。致身罹大辟。貽羞宗族。如果父兄認真約束。何致若是。聞康、梁、孫汶各匪。尙復四出煽惑。黨羽甚多。處處皆有。除供開重要各犯。飭屬嚴行查拿。務獲懲辦。以儆亂黨。而安地方。其餘各黨。姑念或係被脅勉從。或為匪徒所誘。本兼署部堂概不株連。合行出示曉諭。嗣後紳民人等。務當隨時約束子弟。未與匪黨來往者。固宜潔己自愛。莫為匪誘。其已入匪黨者。即宜痛改前非。勉為良善。自此示諭之後。爾等如再有不知檢束。則屬甘心從逆。本兼署部堂不時派員密查。一經獲案。不獨罪其一身。並將不能約束之父兄。一併治罪。光緒二十六年九月日示。

堅如廣東番禺人。貌如女子。而性嚴正。聞總理革命談。傾心焉。與中會成立時。藉遊學日本名。借日本
人宮崎至長江沿岸。聯絡哥老會。至是就義。其兄古愚。其妹懷然。此役均甚盡力。民國成立。追贈上將軍。葬
篤建祠墳於東郊。石像在焉。十三年。爲建紀念碑於第一公園。第一公園。故撫署也。胡漢民爲紀念碑文如左。
史於秦漢之際。紀新政荆軻事甚壯。然後儒讓之。以謂五步流血。僅爲知己死。非所語於殺身成仁者之
列也。宋施全擊秦檜未中。被執。檜自詰之。全曰。「天下人皆恨虜。而汝與虜通。故爲天下人殺汝。」稟禁有民
族之義存焉。滿人入關。幸制諸夏二百餘年。強敵乘之。漢族淪爲奧隸。於是有史堅如。吳孟俠。徐錫麟。溫生才。
陳敬岳。相繼殉義死。而堅如實爲之倡。堅如諱文緯。其先籍深陽。數世轉徙。遂爲番禺人。祖父以儒稱。堅如獨
好俠。性聰敏。文字藝能。皆殊衆。日痛國事。東渡入與中會。與今大元帥孫公。密籌大計而歸。庚子鄭弼臣起師
惠州。九月五日。堅如隨藥毒廣東巡撫署。應之。事洩。嗣遇捕。不屈。死。時年二十二。其隲道修曲數十丈。堅如兄
弟。以深夜自操作。藥將發。已僭避出城。堅如獨毅然返視。溫者日急。猶不肯去。其志行固前史所未聞。其勇亦
過於荆聶之倫遠矣。清社既屋。共和告成。粵人無或忘史堅如者。民國元年。已建堅如祠墳於東郊。復以第一
公園爲撫署故址。遊觀士女。有感遺事。或昧其處。爰勒石永念。用以告諸闈烈之彥云。

第四章 壬寅廣州之役

壬寅廣州
之役

事情情形

紀元前十年壬寅十二月三十日。洪全福、李杞堂謀舉義廣州。先一日事洩。梁慕義、葉勝、洪達明、李崇、梁慕信等死之。庚子惠州之役。總理命楊雲衢、李杞堂、陳少白在香港接濟。事敗。李杞堂往上海、京、津。於辛丑五月再回香港。在新界屯門組織種植畜牧場。以容集同志。鄧蔭南等並在該處實地試驗各種兵器。由同志謝纘泰介紹洪全福共謀舉義。全福爲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之第三弟。人呼爲三千歲者。時年六十七矣。與商推翻清廷。踴躍非常。并言當召集洪門努力奮鬥。但款項非五十萬不可。杞堂適得其父遺產有百萬資。毅然獨任之。定於次年（壬寅）十二月三十晚舉義。乘清吏齊集萬壽宮慶祝時。聚而殲旂。舉火爲號。諸路齊起。事無不濟矣。於是全福等設總機關於香港得忌笠街三十號頂樓。名曰和記棧。一面聯絡內地及北江一帶之洪門。分遣梁慕光、梁慕義、李植生、蘇焯南。在花地設信義公司。在同興街設信義洋貨店。在河南開設繼業公司和記公司。以爲機關。另設小機關數處。分布省城、河南等處。又遣宋居仁、馮通明在北江主持響應。各事已備。全福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港經澳。至內地布畫。而香港和記爲人告密。被拘五人。文件被收。轉報於粵吏。在沙面曹德洋行定購大幫槍枝。交去定銀十餘萬元。詎該洋行到時不交貨。反密報於清吏。李家驥、黃十二、二月二十九日晨花地信義公司貨倉。及城西同興街信義機關破獲。蘇某被擒。隨在芳村和記公司機關。起出舉義證物多件。計紅緞衣一件。黃布大旗一桿。黑布旗十桿。號衣二千一百件。號褲二千一百條。

革命機關
被破壞

原清復漢
續文

藍一千一百張草鞋一千五百雙餅乾八百八十五箱每箱連皮重一百一十斤。茶每箱連皮重一百斤。鹹牛肉七十五箱。每箱連皮重三十七斤。六響手槍一百桿。紅洋布二十尺。鐵剪刀一百一十柄。洋帽二千一百頂。帆布帳棚葉十八箱。九架火油燈。所用燈心十八架。鐵刀七十五柄。帆布所製槍子袋一千七百五十口。鐵斧九柄。銅角三十八枚。食鹽約三百斤。白硝二缸。約一百斤。燈籠一盞。大書反清復漢之黃旗數面。其續文云。

爲出示安民事。照得本將軍目觀滿清政治殘酷。剝削日日更甚。凡我漢人一絲一粟。皆重征稅厘。而彼滿人乃依然飽食煖衣。不耕不織。滿人則至愚極賤。亦可居高位。漢人則奇才碩彥。亦屈居下僚。種種抑屈。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將軍嗚其不平。爰集同志。特舉義旗。扶持漢裔。至各國商旅教士人民。一律保護妥當。軍到之處。秋毫無犯。買賣公平。嚴禁奸淫。不許妄殺。凡爾各堡各村。如能敬恭將順。本將軍固必優予賞贊。即安分守己。本將軍亦斷不妄行滋擾。倘不明順道。妄思拒敵。是自取其禍。斷難予寬。爲此示諭爾紳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本將軍應天順人。弔民伐罪。大軍到境之時。各人毋庸驚慌。安居樂業。即無擾害等情。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其四言告示云

爾衆宜知 清朝無道 官吏貪私 荼毒天下 加稅加厘 捐抽重疊
竭盡民脂 爰動公憤 特舉義旗 除滿興漢 大公無私 保商保教
立平大基 弔民伐罪 順天應時 凡爾士庶 相安勿疑

其上橫書公理既明。漢裔可與八字。

先後事洩
梁慕義等
死焉

當省港事洩。洪全福仍由澳門以煤炭船運械至省。梁慕光在沙面購槍二百謀補救。均先後事洩失敗。洪全福、梁慕光、李植生、蘇焯南、梁岳等乃先後脫險赴香港。梁慕義、葉勝、洪達明、李棠、梁慕信等十餘人死焉。梁綸初、李順、蘇子山（係襲超化名）繫獄。懸賞拿捕洪全福、李杞堂等。其後清吏毒斃一貌似洪全福之人於香港。以領二萬元黃金。一時有洪案之傳。實則全福於紀元前二年七月以病終於香港。

第五章 甲辰長沙之役

甲辰長沙之役

黃興事
之經過

事洩學生
被捕者十
餘人

清吏通緝

紀元前八年十月，黃興與馬福益謀舉義長沙。事洩，馬福益死焉。黃興本名幹，號克強。兩湖書院學生，以中國積弱，滿清無道，主張非倒滿，無以救中國。唐才常漢口之役，黃興與焉。嗣以官費留學日本，入弘文學院師範班。紀元前九年歸國，與胡子靖創辦明德學堂，以爲機關，並傳播革命思想，以張繼等任教員。並成立華興會，以黃興爲會長，密圖湘。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均與焉。至紀元前八年運動成熟，擬於九月乘西太后慶壽之期，施放炸彈，一網炸盡。各路並起，佔有長沙以爲根據。乃事前有黨員二人，在湘潭縣被捕謀洩。湘撫發兵圍學堂，學生被捕者十餘人。黃興、宋教仁、劉揆、張繼等先時得報，易服分逃。至湖北，先後折至上海。馬福益事後由桂返湘，欲圖再舉，被捕死之。茲將當時湘撫通緝文錄左。

署理湖南撫部院陸爲咨行事。案據醴陵縣會營拿獲會匪蕭桂生、晏榮詢、陳亭三名。連同起獲偽令印票布票板等件，押解來省。當經批司飭發長沙府審辦。又據營盤勇獲會匪游得勝一名，亦經由司飭發併辦去後。茲據長沙府知府顏守鍾稟稱：遵經督同局員提犯研訊，據蕭桂生供認，先聽從未獲之王甫臣假票爲匪，後經其父查出繳票首悔。復聽從未獲之蕭龍等，倡立岳麓山票會，更名蕭漢。派充正龍頭。又聽從未獲之馬福益，派充華興票會中路副辦。放票邀人，據游得勝供認，係屬游勇。先聽從未獲之傅友蛟，入鳳皇山公義堂票會，派充江口。又聽從馬福益入迴輪山佛祖堂會。又聽從馬福益幫同未獲之楚庶，前往常德，散放同

仇華與會票各不諱。並據蕭桂生供。曾聽馬福益並與未獲之劉軍黃老師等說放華與票。叫同仇會。各省都有。七月方到湖南。在外國買有洋槍三百多枝。九月初間到湖口。月內即可運到湖南。東洋學生已回來多人。約期起事等情。開具供摺。稟請懲辦前來。據此。本署部院。查該匪等。隱惡已久。居心叵測。罪不容誅。即經札飭將該匪游得勝蕭桂生二名。照章正法。以昭炯戒。其所供私運軍火。潛謀起事。雖係風影之語。原難盡信。且逃案之犯。伏法受誅。逆謀敗露。匪膽已寒。當不敢以身嘗試。惟匪首馬福益等。漏網未獲。黨羽既布。隱患方長。際此鄰氛不靖。伏莽滋多。查拿防範。均不可不嚴。除分飭各屬。認真防範。一體嚴密查拿外。合行開單。查明查照。希即通飭各屬。一體查拿各逸匪犯。務獲究辦。切飭各洋關。遇有輪船抵口。務須認真稽查。以免匪徒私運軍火。混跡滋事。合即咨行。須至咨者。計黏抄各匪名單一紙。

計開

在逃各匪馬福益。即馬乾。迴輪山佛祖堂山長。蕭龍岳麓山正龍頭。尹坤副龍頭。王甫臣傳友蛟湖鄉人。鳳凰山僧楚庶其。又名楚樹琪。湘潭人。係同仇會西路總辦。蕭海四。黃老師。劉軍。郭芬。謝樹其。湘潭人。蕭克昌。寧鄉人。南路總辦。徐老師。即徐策球。李慶文。湘潭人。本名晏能。前犯富有稟改姓李。到常德賣藥草。劉老師。黃近年。劉林生。又永名勳宜。柳老師。即製市人。彭老師。陳天華。徐庶業。衡山人。南路總辦。謝合。劉錫人。晏永臣。醴陵人。東路總辦。尹漢廷。湘潭人。劉正敖。善化北路總辦。

第六章 萬福華擊王之春

萬福華擊王之春

紀元前八年（甲辰）十月十三日，萬福華槍擊王之春，不中。被捕。萬福華，安徽合肥人。肄業湖南某校。憤滿清之壓迫，久蓄革命志者。是年由湘至滬，適長沙之役敗，黃興、劉揆一、脫險來滬。在新開路新馬路餘慶里二弄三號，與陳天華、張繼、郭人漳、章行嚴、龍積之等，密設機關。福華由吳春陽介紹，得識黃興等，實行之志益決。因王之春在桂撫任內，主張借法兵平亂，爲兩廣人士反對去職。至滬，又倡劃東三省與俄羅斯。福華大憤，乃與高季棠及張某謀殺之。苦不得隙。後探知之春與盧江吳葆初，常以酒食徵逐。福華謀之，劉光漢傲吳某字跡。於十月十三日，冒吳某名，作書招之春，飲於英租界四馬路金谷春酒店。屆時之春前往，登樓入座。有湘人張某，僞作招待，與之春周旋。張固自認在樓上以槍擊之春者。至是惕於隨從之盛，不敢動。之春不見吳至，疑而出。甫下樓，及半梯，福華出手槍，自下迎擊。大罵擊殺賣國賊，爲國人洩憤。一擊不中，正欲再擊。而王之春奔黃景才上前與萬爭奪手槍。其馬伏見之，亦上前協助。萬仍力與抵抗。及巡捕紛至，萬遂被捕入獄。而王之春急欲置萬於死。特函促會審分府黃輝宿，囑立將萬福華提縣激究。惟英領不許。卒由會審公堂審訊六次。以擾亂租界治安罪，判監十年。在楊樹浦西牢執行。福華在獄，不勝獄吏之辱。約在獄中國人，伺獄卒不備，奪其手槍，擊傷捕頭一人，謀逸不果。加判禁期十年。及民國告成，陳其美爲滬軍都督時，卽致函租界正審官關炯，飭其向領事團交涉釋放。其子萬啓宇亦具文請釋。省釋時，已在獄八年有奇矣。萬福華自被捕後，軍士

萬福華擊王之春情形

黃興等被
捕後情形

劉前往探問。因被跟蹤。其愛文義路四百八十五號之總機關部。遂被破。黃興、張繼、陳天華、郭人漳、章行嚴、積之等十三人。均被捕。當時在公堂所報之名。爲張杏年、周詠會、周寶山、章士夏、趙洪和、張信、龍善行、趙梅、湯祚賢、郭實生、李壽芝、萬雲卿。惟郭人漳係其字。餘皆僞名。并搜獲六門手槍三桿。彈子約五百顆。刀劍數把。內有倭刀一、洋傘三把。傘柄內藏刀一。各軍械等而去。及後郭人漳稱由江西來滬。接日本留學生蔡高波、周仲玉等。以致誤拘。而獲保釋。李壽芝、湯祚賢、趙梅等。亦稱與郭同來。亦同郭先行保釋。其餘章等八名。經審訊五次始釋。其時會審公堂會審員。各延律師辯護。但王之春始終不願到案。萬之初供曰：「我與王之春無仇。因王在廣西勦匪。借用法兵。無力自勦。故刺之。」茲將其當時關於此案之公牘供詞。分列於后。

附錄 萬福華擊王之春之當時案牘於后

(一) 袁樹勛函促承審員黃輝宿將萬福華解辦澈究之原因

本案之案

輝宿仁兄大人閣下。昨晚接奉前安徽撫憲王函。諭以本日午前。有吳葆初君相約於金谷香十六號小酌。嫌其太率。已辭不往。午後吳復遣人堅約。云有要事。因便道過金谷香。擬一入即行。至則并無主人。惟有改裝去髮之人在坐。登即走出。出門。突有人以手槍相向。幸早瞥見。即捉其臂。使不得動。從人繼至。相與拘護。即送交巡捕房。據供尙有鹽船一只。停泊十六鋪碼頭。其爲合肥人萬福華。自認行刺不諱。必有運動主使之。飾札縣麻。嚴速澈究。一面捕緝該匪鹽船。搜拿黨羽。以儆兇頑。而杜他變等因。除稟復并行縣局查緝鹽船。

初外合亟奉布即祈執事迅即立提該匪萬福華送縣澈究仍希見復爲荷

(二)初次堂供

供詞云姓萬名福華安徽合肥人年四十歲有鹽船泊於十六鋪與王撫台無仇因王在廣面勸匪借用法兵無力自勦故刺之譯西包探供據前廣西巡撫王大人在金谷香洋菜館被現獲之萬福華用手槍轟擊未遭謀害等因詰據萬供尙有同謀之人在新開愛文義路等情當即偕同華探寶如海方長華等前往拿獲張杏年周詠會章士夏周寅璣趙洪和張信龍善行趙梅湯祚賢郭寶生李壽芝等起出手槍腰刀等軍械送案請訊堂諭早堂案件繁多未能訊理此案着將萬福華等連手槍刀械一併還押捕房訂禮拜五(即十月十九日)兩點半鐘會訊校奪 十月十五日同德

(三)黃會審員輝宿之復函

敬奉者萬福華案今晨過堂除萬福華外捕房另送十一人并無牌票附單呈鑒據捕房稱先由萬姓供出周某一入後由周又供出四人隨後又有六人到捕房探看疑即同志一併解案等情現此案定禮拜五下午兩點半鐘會訊并據英副領事德稱最好中並能自來聽審否則請將情開摺加章以憑研究被告至萬福華已請高易瓊律師上堂代辯經告以毋庸干預惟英領事不爲然未知能否阻止合併聲明專泐

卑職黃輝宿啓

(四)巡捕房復函

啓者。接到本月二十一號來函。囑抄萬福華及其餘各人在捕房供詞。惟本總巡礙難辦。爲歎。因被告律師不願於未經研究以前。抄送供詞。合行奉復。

鮑立根啓。十月十七日

(五)張郭等十一人之供詞

郭人漳(即郭寶生)供。湖南湘潭人。自江西來接東洋卒業學生蔡高波周仲玉等。禮拜六(即本月十三日)由大貞輪船到滬。行李暫搬全安棧。賃定餘慶里二街三號張宅。尙未進屋。十四夜同李、湯、趙三人。由前弄經過。適捕房在彼拘人。疑係同伴。誤拘入捕。請察核。李壽芝供。湖南長沙人。年二十六歲。係九江民立蒙學堂漢文教習。同郭來滬探辦儀器書籍。十四夜事同。請明察。

湯祚賢供。江西九江人。年二十三歲。係隨營學校東文教習。隨郭到滬。十四夜事同。請明察。

趙梅供。江西南豐人。二十歲。報指縣丞。本東洋留學生。因母病回揚。經郭調到江西。此次由江西同郭來滬。十四夜事同。請明察。

周詠曾供。湖南善化人。周寅璣供。湖南善化人。

章士夏供。湖南善化人。趙洪和供。湖南善化人。

張信供。直隸天津人。龍善行供。湖南弋陽人。

張杏年供。湖南長沙人。

堂諭。郭人漳、李壽芝、湯祚賢、趙梅等四名。均准保釋。周詠曾七名。仍交捕房帶回。俟十九日午再訊。十月

十八日。美國請副領事會訊。

(六) 江南分巡袁樹勛之札文

札飭事。本年十月十六日。奉江西撫憲夏電諭。郭道人漳。奉粵督電調統軍。聞昨至滬。被英捕房拘押。請速查明。如無牽即行釋放。粵督來電甚急。并請轉告郭道。等因。查此事先接前廣西撫憲來函。謂有張杏年往視萬福華。經捕房盤獲。搜去匪證。實係湖南北新案漏網之人。并登時緝獲匪徒多名。附送名單。屬爲核辦。察閱單開各名。郭道人漳亦與列焉。即經據實電復江西撫憲在案。合函抄電札飭。札到。該亟即便訊明核辦。仍具復察奪。毋違。此札。十月十八日。

(七) 蘇督端方致滬道袁樹勛電

聞滬獲亂黨。起出槍械八十七箱。并悖逆章程。已否開訊。所獲黨類有幾。是何姓名。該匪現在是否交保。由何人保出。是否其黨。刺客案牽及郭道人漳。與黨案是一是二。如何辦法。即望詳復。此時亟宜一律嚴查。並飭營縣加意防範。勿致疎縱。至要。方寄電。

(八) 捕房及王之春侍從等之供詞

捕房譯供。本月十三夜。有四百三十六號華捕金和尙稱。在金谷香門首拿獲一人。有手槍。並裝好槍子四顆。據這黃差弁稱。要害王撫台的。並據差弁黃景才稱。隨王大人於金谷香洋菜館。剛出大門。此人在門口用手槍將手一舉。想害大人。經大人用手格開。差弁同馬伏等向前將他扭住。喊捕同送前來。請驗手槍便悉。

當即嚴加盤詰。據供萬姓名福華。安徽合肥人。住十六鋪鹽船上。詰以槍係五響。何以祇有四子。則稱滿了一個等語。查租界以內。例有定章。萬福華攜有手槍。顯違章程。其失一。在租界內。擬放槍害人。使租界之人。不得寧靜。其失二。欲害王撫台。其失三。有此三失。均犯租界定章。應請嚴辦是了。

四百三十六號華捕金和尙供。上禮拜六（即十月十三）夜七點。小的上差。立在四馬路與湖北路轉角。約隔金谷香洋菜館數間門面。小的正在那裏趕東洋車。聽得有人喊叫。遂即向前。據道差官稱。有一人用槍要打王大人。小的細看。見他們拖住在彼爭奪手內的物。小的即向這萬福華手內取下。見是手槍。當即帶至捕房。捕頭與大捕頭費爾。收槍驗看。檢出槍子四粒。旋向萬福華問。尙有一粒在那裏。他說在路盡去。以後此槍存在捕頭處是實。

黃景才供。是王大人差弁。那禮拜六（即本月十三）夜。差弁隨大人在金谷香洋菜館。剛下扶梯。出大門。將上馬車。見有一人從大人右面上來。差弁在左。不知他做作何事。但聽口內胡說。就手一舉。露出半聲手槍。差弁還道是什麼鐵器。大人就用手一擋。他把手一舉。差弁就上前扭住他手。馬伙們亦來幫助。勸導喊捕。差弁亦同到捕房。見捕頭檢看手槍。尙有槍子四粒。就歸捕房收儲的是實。

戴阿堂供。是王大人用的馬伙。那禮拜六夜。小的在金谷香門前。見大人下扶梯。小的就把車門關好。不料有一人從南面而來。走路匆忙。小的不甚介意。後見他把手對王大人一舉。露出半聲手槍。大人用手擋他。這差弁就將他扭住。小的亦上前奪他手槍。詎他死不肯放。後喊巡捕來。巡捕說你交與我。他即交還捕的。小

的就送王大人回去的是實。

(九) 黃會審將現辦案情繕送王之春稿

遵查滬獲萬福華。係謀害爵帥之人。經捕房先後拿獲萬福華、周寅山、周詠曾、張信、趙洪和、章士夏、郭人璋、龐善行、趙梅、湯祚賢、李壽芝、萬雲卿等十三人。并起出六門手槍三桿。彈子約五百顆。刀劍數把。內有倭刀一。洋傘三把。內有柄藏刀一。於十五日解送公堂。訊明姓名籍貫。捕房即行帶回。十八日。因十三人內有誤拘之郭道台人璋。并同伴之趙梅、湯祚賢、李壽芝四人。復由捕房送至公堂。會審訊明無干。先行保釋。十九日。又由捕房將萬福華。並伊姪萬雲卿。一併送訊。捕頭稱。萬有三失。一、在租界攜槍。二、破壞租界治安。三、欲害王爵帥。今請先將上兩節。訊明核辦等語。辯難良久。被告律師。僅認租界攜槍一節。餘不承認。刺客案。卑職急擬提訊。乃探聞各領事。因案情重大。須會議後開訊。是以刺客案內。有無亂黨。抑僅係行刺之人。必須開訊。方能核實。現在并無起出悖逆章程。及槍械八十七箱之事。除郭道台等四人保釋外。餘仍悉押捕房候訊。謹略。十月二十一日夜稿。

第七章 吳樾炸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註二）

吳樾炸載澤

改炸鐵良
之謀以炸
載澤

紀元前七年秋。九月二十六日。吳樾炸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於北京正陽門車站。不中。樾死之。立憲本非清廷所愿。故康有爲梁啓超。不免於逃亡。嗣以本黨革命主義日益發展。清廷乃欲以立憲欺國民。冀和緩革命之進行。因而有六月派其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四人。七月。續派商部右丞紹英一人。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之事。所謂考察憲政五大臣是也。一時國內無識之士。方竊竊然喜。謂此爲預備立憲之動機。而吾黨員吳樾。洞其奸而恐國民爲其所欺也。乃改炸鐵良之謀。而謀炸載澤等五人。先是戶部侍郎鐵良南下。搜括民財。怨聲載道。樾憤甚。以炸鐵良自任。至是聞載澤等將出洋。考查憲政。益不利於漢族。而爲革命前途累。乃謀炸之。遂由東三省來北京。住桐城館。樾本保定高等學校學生。因避畢業得清獎勵。乃逃而往東三省。今茲來京。同居者以爲將入分科大學。八月二十五夜。自置酒饌。與同居者飲。云明日將往天津。再聚未知何日。特今夕不能多飲。尙須作家書。孰知其所飲之酒。爲永訣酒。所作之書。爲絕命書乎。二十六日端方等在正陽門乘車南下。事前戒備極嚴。樾衣學堂操衣。懷炸彈往。屢入不得。遂急往購無頂緯帽青掛布靴。飾爲清吏僕人。乃得入。十時許。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均已到。上花車。樾乃挾彈直上。有護兵攔阻。詢其何部跟人。因口音不類北語。阻不得入。適端方後至。登車。至花車夾道中。乃因接駁車輛。車側人震。彈爲衝動。驟然暴發。端方親屬數人。均被炸死。紹英受重傷。端方、載澤、戴鴻慈受

微傷。徐世昌距離較遠，鐵片穿帽而過袍帶炸破，但未受傷。在徐側之僕人，則受重傷，繼炸去下半身，血肉分飛。面目爲血所污，不能辨認。由醫生以藥水洗之，原形畢現。雙眸爛爛，若喜若瞋。乃盛以玻璃盒，警廳攝其影，以訪姓氏。雖知者亦不敢言。卒在桐城館，爲一小女子所見，訝曰：此非吳老爺乎？烈士死之前，托陳某帶一皮包至上海，內藏西式外套一件，係贈楊篤生之紀念物。事發，同居人搜繼住所，在枕內得遺同鄉一函云：「大事之成否未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諸同鄉因我而被累，可將我之行李，藏至他處。」繼安徽桐城人，由其族人吳華甫介紹入高等學堂，課餘與同學同志，在保定創辦上下江公學。自任義務教授，又創辦直隸白話報，自任義務主筆。與陳天華、趙聲交最善。由趙聲介紹於楊篤生，楊主張暗殺者，故從事製造炸彈。惟法甚簡，先用一銅殼內裝炸藥，底開一孔，以通火線，必先燃線，方能擲去。當彈製成，繼與楊篤生、胡瑛同行試驗。試驗處先擬在西山八大處，以人多不便，改至婆羅山之上院。繼手提包，走行而上，以無善地可試，復下山覓一曠地試之，聲如雷轟。不虞婆羅山下駐有軍隊，出而查問，飾詞答之，伴若無事。更至下院飲酒賦詩。此本年春夏之交事也。試後，知炸彈未盡善，報告東京本部，思有以改良之，而清廷派人考察憲政之事起。繼迫不及待，乃以原製之彈應用，有謂一擊不成，端在此。此役僭繼往者有張榕，事發得逃免。時警廳雖知繼真姓名，社會上尙無知之者。既閱月，輾轉得其意見書，民報爲之披露，始知之。其意見書於左。

（前略）立憲之聲，囂然遍於天下，以誤國民者，實保皇會人爲之倡。宗旨曖昧，手段卑劣，進則不能爲祖國洗滌仇恥，退亦不克得滿洲信任，譁張爲幻，迷亂後生，彼族黠者，遂因以增重漢人奴隸之義務，以鞏固其

吳越之遺
見書

萬世不替之皇基。於是考求政治。欽定憲法之謬說。僣僂於朝野間。哀哉。吾四萬萬同胞。稍有知識者。相與俯首仰目。懷此無絲毫利益我漢族之要求。謬說流傳。爲患益劇。繼生平既自認爲中華革命男子。決不甘爲拜服異種非驢非馬之立憲國民也。故寧犧牲一己肉體。以剷除此考求憲政之五大臣。其所以不得不出此之理由。敬爲漢族諸父老昆季陳之。

(一)唯一原理。民族建國主義。世界既不能立躋大同之區。民族之利害衝突。勢所不免。惟勢力平均者。始有和協提攜之希望。若凍餒其身家。而膏梁文繡其里鄰者。人無智愚。均不爲也。漢之不能容滿。亦猶夫滿之不能容漢。故我輩欲滅漢以榮滿也斯已矣。如有良知。思恢復我族之權利。斷不得不顛覆漠視漢人。勢不兩立之滿洲政府。而建立皇漢民族新國家。以自行意志。以自衛同胞。夫偷生苟活於異族主權之下。已失世界之名譽。歷史之光榮。而況乎其將隨腐朽異族之腐朽而仆耶。我簡言以斷之曰。建立漢族新國家。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天職。傾覆異族寄生之舊政府。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手段。

(二)扶滿不足以救亡。吾國今日之行政。軍事。教育。實業。一切國家社會教育之事。必經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進步。決非補苴罅漏。半新半舊之變法。足以挽此呼吸間之危亡也。以滿族而宰制中國。無論專制立憲。決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則。專制立憲。乃形式上之變更。至根本問題。滿人抱持唯一排漢主義。寧死毋二。即使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軍事界之猜疑。教育界之束縛。實業界之阻抑。必不能去。而我漢人思想能力。終無自由伸張之一日。仍復因循固陋。

柱石於膝下。如是而欲救亡。豈可得耶。且凡同居一域之內。無深切之感情者。必不得有固結之權力。在滿洲政府方面言之。其視漢土。本屬僑來之物。割棄土地。喪失主權。原無顧惜。人民疾苦。更不相關。在漢人方面言之。無歷史遺傳之感情。而欲官吏效忠政府。無民族團結一致之感情。而欲其捨身報國。此皆必不可得之數也。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耳。

(三)滿洲皇室無立憲資格。言立憲者。非奉載恬爲聖主。卽奉那拉氏爲傀儡。彼滿族自彼祖遺傳奴僕漢人之政策。不肯拱手放棄權利。且不論如載恬者。重獸昏弱。生死於那拉氏諸權貴之手。自救不暇。遑恤及他。至那拉氏者。縱情肆欲。日剝漢民膏血。以供宮室車服之淫樂。恃此人爲中國憲政之元首。豈不遺笑全球。至其親信之臣。如端方者。政治思想。固淺陋不足道。鐵良亦不過稍有軍事之智識。且持極端排漢族非文教主義如故。剛毅同等而下之。如奕劻。載振。溥倫。那桐。榮慶。耆善輩。殖財自封。但知居積媚。儻狗馬。亡國賤奴。以如是人格。處如是世界。詎有組織立憲政府之資格也耶。且滿洲部民。對於愛新覺羅。素抱隱恨。推之藏。更屬秦越。以彼而擬大不列顛之於愛爾蘭。奧地利之於匈牙利。尤不倫矣。

(四)滿政府對待漢人之政策。我國聖賢相承。凡數千年。不待他族之鞭策。而固有獨立之資格。歷史事實。當不誣妄。彼族乘機竊取。戰爭之殘殺。無論矣。雞髮之役。文字之獄。我祖被害者。其子孫惡得而忘之。此猶云過去之冤仇也。且論近政。其對官吏也。漢士碩大。奴隸漢人。乃其不得已也。但漢滿人數。與官缺之比例。漢員升轉。與滿員升轉之遲速。果平均耶。其對土人也。奴叱娼蓄。果無意耶。其對工商也。釐金賠款。誅求顧不

庸耶。其對農民也。重征浮收。且歲征漕米。養彼旗丁。果國民應盡之義務耶。其對平民也。濫刑苛法。不許越訴。視彼黃紅帶子。作奸犯科。而不受漢官懲治者。果平等耶。其對軍士也。招之則來。任其鞭撻。揮之則散。且乘其飢寒。而以游勇之罪戮之。南方要塞。悉設駐防。嗚呼。其所駐者何地。而所防者果何人耶。此猶內政也。今日列強並立。國之存亡。每視外交爲轉移。吾族對於列國。不能有獨立之外交權。固已蒙政治上之奇辱。論及滿洲之代表。吾族外交也。猶有割讓土地。委棄利權。條約之簽押。爲其成績。至海外商民。坐視其塗炭。內地商業。設重出口稅以困之。路礦條約。貪外賄以贈敬。非其外部王大臣視爲奇貨者也。庚子之役。乃彼婦一念之私。蹂躪數省。使我十八省之漢人。擔任數十年數百兆之賠款。敲脂吸髓。十室九空。來日方長。其曷堪此。數其失政。更僕難數。皆其祖傳奴隸漢人之政策使然也。

(五) 立憲決不利於漢人。滿政府負於漢人之罪惡如是矣。而彼主張立憲者。猶以爲專制政體之罪惡。但能立憲。必得剷除。而使漢人享滿足之自由幸福也。惡是何言。立憲政治。焉得如此之神聖。以日本萬世一系之立憲。向與雙立政府之立憲。尙有無限之缺憾。況彼奴乃賤奴視漢民之滿政府耶。計彼族據我華夏以來。人無賢否。罔不抱其抑壓漢人主義。彼爲貴種族之說。身至北京。卽入於耳。若鐵良。(鐵爲排漢巨魁。彼祖述剛毅人才六等之說。以不識字之旗人爲一等。讀書之旗人爲二等。讀書之旗人爲三等。不識字之漢人爲四等。讀書之漢人爲五等。讀西書之漢人爲最下。鐵方以練兵制家奴爲急務。他種教育。均不贊成。)榮。榮專持漢人學堂日少。旗人學堂日多之政策。(其代表也。彼以數百萬之蠻民。取四萬萬之名族。反側

憂之母怪其然。誠爲滿人計。決不可使漢人雄飛獸挺。以成尾大不掉之勢。而我漢人猶懵然曰。滿廷立憲。必利於我。滿之讖者。能毋嗤乎。夫立憲之利於民者。莫過於集會。出版。言論。身體。財產。諸自由權利。以彼那拉。奕劻。鐵良。榮慶。諸野物。而甘心以是異我族。誰其信之。謂余不信。請視其近年之新政。練兵之權。必操諸奕劻。鐵良之手。袁世凱甘爲傀儡。且猜嫌備至。警察之權。滿學生獨攬之。駐防未撤。又練京旗。政府要津。罔非滿產。所用漢人。獨取夫耳聾目瞶。奴性深錮者。以充其數。至如外疆督撫岑張二人。僅保殘喘。其目不識丁。貪鄙無能之滿員。動任封疆。罔以爲怪。且如斷髮改裝之嚴禁。出版言論之干涉。固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矣。綜諸種之原因。可逆斷將來立憲之效果。地方自治。彼必害之不甘。三權分立。決不成就。滿漢權利。必不平等。如是立憲於漢何利。且不徒無利。而又假憲政名義。加重吾族納稅之義務。以供其奴隸陸軍。爪牙警察。爲鎮壓家賊之用耳。而彼族固自擁其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矣。吾族仰望其立憲。所得利害如何。

(六) 主張立憲者。對於國民行爲之不忠。(甲) 保皇派所藉口者。合滿、漢、蒙、藏。爲一偉大民族。奉神聖之光緒皇帝。爲立憲君主。載恬童駭。海內所知。滿洲已失。藏事已去。回部動搖。兩蒙外向。瓦解即在旦夕。紙墨未乾。目的物已消失。日日以要求立憲爲辭。蟄伏海外。胆小如鼠。希冀個人之富貴。拋棄民族之積恥。是爲不忠之尤。(乙) 那拉氏黨此黨彼。皆乘時徼利之小人。數十輩劣等性根之留學生。俯仰其間。搖尾鼓掌。取一月一二百金之身貨。乞得不甚愛惜之學習主事。分發知縣。而其望已足。立憲二字。不過變形一苞苴竿牘而已。其行爲不忠。明白易曉。

綜合以上之理由。立憲主義。徒墮落我漢民族之人格。污辱我漢民族之思想。吾輩今日。非極力排斥此等謬說。則吾族無良。死心踏地。歸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區區之心。貢獻於我族四萬萬同胞。必能協心併力。抱持唯一排滿主義之圖。建立漢族新國。則某雖死猶生。原按云。吳君名繼。字孟俠。爲桐城名家子。其個人歷史。他日自有入評道之。吳君爲人慷慨義烈。根法天性。每與談及國亡種削之勢。輒仰泣不止。及久歷關津種族之感情益烈。時痛四方口舌排滿之輩。不得一人之實行爲恥。其犧牲身爲天下倡。而復活我祖國。則新壯美之歷史。使全世界異種人。均不敢玩弄吾族也久矣。聞其入京以後。私瞰滿種某巨公居處動作。將有所發。適立憲狂說。日益流行。吳君益痛滿政府愚弄我民族之毒計。又深恨我民族中無恥之輩。死心塌地。爲滿族奴。益鼓吹其君民一體。滿漢一家之邪說。天下淺見之士。遂信天下相安。仰望仁政。苟且圖存。非復昔日激昂不平之見。而吾族永久沉淪。無復脫離滿族羈絆之一日。計非以身退之不可。遂以九月二十六日。攜所蓄利器。往前門車站。加害於考察憲法之五大臣。殉義之前十日。即以兩書郵寄於子。前書今姑祕之。茲所發佈者。其後書也。子於海外得是書。已去殉義凡三十日矣。今特發布其殉義之意見。並述吳君平昔語。諸同志之言曰。「我四萬萬同胞。人人實行與賊滿政府。勢不兩立之行爲。乃得有生人之權利。不得權利。毋寧速死。」又曰「我願四萬萬同胞。前仆後繼。請爲之先。」悲夫。此吳君所以捨身殉義而不惑也。吳君之身往矣。吳君之志。猶未得達。吾願奉遺書主義。爲吳君繼。茲以詒國人焉。吳君後死之友敬識。

第八章 丙午萍鄉瀏陽醴陵之役

丙午萍鄉
瀏陽之役

紀元前六年（丙午）瀏陽、萍鄉、醴陵舉義。旋失敗。自甲寅黃興、馬福益等謀舉義。長沙、湘、贛會黨。遂有革命之思想。是年秋間黨員劉道一、蔡紹南等。回自日本。在湖南、醴陵、瀏陽等處。鼓吹革命。其會黨首領。李經其、龔春台、蕭克昌、姜守旦、王勝等聞之。志益堅。適長江旱荒。米珠薪桂。人心浮動。乃乘機聯絡。擬於十二月起事。分兵三路。以扼湘、贛。一路據瀏陽。以窺長沙。一路據萍鄉之安源礦路。以爲根據地。一路由萬載東攻瑞洲、南昌諸郡。應援長江。乃事爲瀏陽縣知縣所聞。會營捕拿。李經其被追。溺斃於醴陵屬之白鷺潭。姜守旦、龔春台。以事機洩漏。不能再待。先期發動。一面白安源、蕭克昌以工人六千爲應。蕭卒被誘殺。黨人乃於十月十九日。二十等日舉義於瀏陽縣之麻石、文家市、金剛頭、江西萍鄉之高家台、上栗市、相木等處。嗣佔宜春縣之慈化、醴陵、瀏陽、湘、贛交界各地。紛紛響應。聲勢甚盛。衆至數萬人。在萍鄉者。以礦工爲中堅。在醴陵者。以防營爲中堅。在瀏陽者。以會黨爲中堅。悉稱革命軍。以頭纏白巾。手持白旗爲號。而龔春台督師瀏陽。實爲主力。其檄文云。

舉義情形

舉義檄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歲次丙午十月吉日。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奉中華民國政府命。照得韃虜原係東胡異族。遊牧賤種。自漢、隋、唐、宋以來。久爲我中華漢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韃虜逞其兇殘悍惡之性。屠殺我漢族二百餘萬。據我中華。竊我神器。奴淪我同胞。我黃帝神明之育。四百兆之衆。隸於奴

界。已二百六十年於茲。漢族爲亡國之民。中華隸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諸姑姊妹。曷任傷心。太平天國起義師於廣西。誓必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以雪滅國之恥。乃曾國藩、胡林翼等不明大義。罔識種界。認盜爲父。呼賊作君。竭湘軍全力。自戕同種。致使漢族得恢而復湮。胡氛將滅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涸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擬衝緣之崇。不能比其惡。凡我湘人。實無以對於天下。今者劃清種界。特與討罪之師。率三湘子弟爲天下先。冀雪前恥。用效先驅。特數韃虜十大罪惡。昭告天下。以申韃伐。

韃虜逞其兇殘。屠殺我漢族二百餘萬。竊據中華。一大罪也。

韃虜以野蠻遊牧之劣種。蹂躪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國。致列強不視爲同等。二大罪也。

韃虜五百餘萬之衆。不農不工。不商不賈。坐食我漢人之膏血。三大罪也。

韃虜妄自尊大。自謂天女所生。東方貴胄。不與漢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爲賊。視我爲奴。四大罪也。

韃虜挾漢人強滿人之謬見。凡可以殺漢人之勢。制漢人之死命者。無所不爲。五大罪也。

韃虜久失威信於外人。致列國乘機侵佔要區。六大罪也。

韃虜爲藉外人保護。虜廷起見。每以漢人之權利贈給外人。且謂與其給之家奴。不若贈之隣封。七大罪也。

也。

韃虜政以賄成。官以金賣。致政治紊亂。民生塗炭。八大罪也。

韃虜於國中應舉要政。動以無款中止。而宮中宴飲。頤和園戲曲。動費數百萬金。九大罪也。

韃虜假頒立憲之文實行中央集權之策以削漢人之勢力冀固虜廷萬世帝王之業十大罪也。

其餘種種罪惡不能盡書。特舉大略以昭天討。凡我漢族同胞。無論老少男女農工商兵等。皆有殄滅韃虜之責任。務各盡爾力。各抒爾能。以速成掃除醜夷。恢復漢家之鴻業。至現在爲虜廷官吏者。宜革面反正。出郊相迎。若仍出會胡之故智。爲虜出力者。以韃虜視之。殲殺無赦。現在爲虜廷將弁營勇者。宜聞風響應。倒戈相向。若仍效湘軍之故智。死力相抗者。以韃虜視之。殲殺無赦。本督師建立義旗。專以驅逐韃虜。收回主權爲目的。凡本督師所到之處。卽漢族恢復之處。農工商賈。各安其業。不稍有犯。外國人之生命財產。竭力保護。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當知本督師祇爲同胞謀幸福起見。毫無帝王思想存於其間。非中國歷朝來之草昧英雄。以國家爲一己之私產者所比。本督師於將來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利權。且必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此等幸福。不但在韃虜宇下者所未夢見。卽歐美現在人民。亦未曾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掃除腥羶。建立樂國。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漢族者。世界最碩大最優美之民族。被韃虜奴隸之。宰割之。天下之恥。孰有過於此者。況韃虜用意險惡。自咸同以來。利用以漢人殺漢人之手段。當鋒刃架砲彈者。漢人。論功行賞。握要權執大政者。則仍滿人。我漢人何罪。當爲滿奴。漢人何劣。當被韃虜食其肉而吸其血。故韃虜一日不殲滅。卽主權一日不收回。漢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漢卽興。韃虜罪惡貫盈。天所不佑。凡我漢族。宜各

盡天職。各勉爾力。以速底穰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用申大義。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時黨軍屢勝。衆至數萬。長江上下流。爲之震動。清廷疊次嚴旨詰責。贛撫湘撫。合力擒拿。復於二十六日電湘鄂寧督撫會勦。其旨云。

江西湖南交界地方匪黨。聲勢猖獗。着端方、張之洞、岑春煊。速派得力營隊。飛飭會勦。

清廷合四省兵力以應付

是役也。清廷實合四省兵力。以應付黨軍。江西方面有吉安巡防隊。左軍統領袁坦。左軍前營管帶胡應龍。左軍後營管帶朱鼎炎。並由省派常備軍一標。第二營管帶劉清泰。由臨江前往。原駐新昌縣之常備軍一標。第二營管帶董作泉。由瑞州向上高萬載前往。並特派巡防內河水師。右軍統領候補道張季煜。節制各軍。清廷復令臬司秦炳直親往堵勦。并帶常備軍一標第二營。而以標統劉槐森統之。并繼續調巡防左軍後營趙春芳。左營管帶許登雲。防營隊左營李國斌。常備軍二標二營袁楚英。分途合攻。江西方面。派出陸軍步隊三營。馬隊輜重各一隊。共二千餘人。而以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爲司令官。溯流而上。至九江上岸。由南昌前進。湖南方面。派管帶李振鴻。湖北方面。派第八鎮協統王得勝。標統李襄隣。率步隊三營破隊一隊。先後派兵會剿。清吏之張惶。如此可見一斑。

此役黨軍自動之進行

此役係同盟會成立後。黨員自動之進行。本部事前實未授以計畫。及軍事既興。東京黨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冲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稍緩却。則痛哭流淚。以爲求死不得。苦莫甚焉。至是本部乃先後派遣寧調元、楊卓林、胡瑛、孫毓筠、廖德璠、段雲書、李根發、權道涵等。回

黨真之被
捕發監禁
情形

長江一帶謀繼起。黎兆梅、劉震、滕元壽等亦回自日本。聯絡長江會黨爲之響應。袁有升、江佑泉、傅養成、江載春、曾斌、龍見田、趙太周、黎貴和、徐福榮等皆受感化。謀在南京起事。袁等九人於十月初一被捕殺。劉黎、滕脫險。劉道一在衡山道中聞訊。赴長沙有所圖。乃爲所捕。嚴刑而不得實情。乃以所懷「錫非」圖章引漢書非種必錫之言入罪被殺。楊卓林與李發根、廖子良、李本部命回後。以吳淞標統周維藩有舊。往說之。尤爲響應。不見發難。嗣因偵探二人假入黨。被誘至揚州。捕於茶樓。搜所住旅館。得炸藥多件。炸彈八枚。及以總理名義。致淮揚等處革命軍文件。端方據供。以楊受職被殺。李廖監禁五年。孫毓筠與權道涵、段雲書至寧。運動軍界。亦爲所捕。孫爲清相國孫家鼐之姪孫。端方與家鼐有師生誼。電詢家鼐。認爲親族。乃判禁監五年。權段則永遠監禁。復移原籍壽州監禁。寧調元在湘。胡瑛在鄂。均被捕。定監禁終身。

江兩陸軍多黨人。端方早有所疑。是年乃將趙聲、柏文蔚、倪映典去職。趙時爲標統。甚得軍人信用。且鼓吹進行革命甚力。而林述慶、冷適、楊希說等復集江南。於是江南充滿革命空氣。卒爲辛亥革命光復長江下游之基。是年先後新軍同志被去職者頗多。禹之謨送陳天華之柩回湘。因演說革命被捕禁。聞此役舉義。而爲清吏所殺。萍鄉、醴陵、瀏陽等地之黨軍。舉義以後。所有日本先後回國黨員。謀響應者均失敗。其人或被殺或囚。卽有生者又不能入軍中指導。黨軍雖有數萬。槍械則不過三千左右。既不能會合一往直前。乃使四省大軍合力圍攻。交鋒匝月。首領部龔春台、蕭克昌、蔡紹南等先後死亡。清吏更勸族拿人。無辜被殺者萬餘人。而黨軍終於失敗。茲將關於此役各文件。曾發表於報端者。照錄於左。

四省大軍
合力圍攻
交鋒數月
終於失敗

一、清吏關於黨軍之文件。

(一) 贛撫吳重熹致湘撫電

清吏關於
黨軍之文
件

宥二電悉。昨電想亦達。均係實情。現兩奉嚴旨詰責。飭將吉匪黨合力擒拿。殲除淨盡。倘有貽誤。惟該督撫是問。湘軍已到四營云。而贛軍不及。若再專顧安源。勢愈蔓延。幸胡朱兩管帶二十五赴上粟市一帶迎剿。兩次擊斃匪二百餘名。餘匪潰逃。兵單未敢窮追。並聞瀏城南五里。湘軍亦斃二百餘匪。匪勢稍衰。醴陵令又來函。約與湘軍會剿。因有湘軍兩營直趨麻石。約二十六可到。是以袁統領又帶團勇六十人赴前敵助剿。現計在前敵者爲前營一半。後營一哨。及昨日到吉安防營兩哨。袁州協標兵六十人。此外調撥袁州之後營兩哨。因聞匪竄宜春、慈化、瑞金等處。又爲該縣帶團防剿。尙有吉安防營四哨。日內當可到。省軍已電帶沿途飭催。再支持數日。省軍一到。即可分撥。刻又遵旨派秦臬司再帶常備軍三百名明日馳往督辦。熹二十八日。

(二) 江督端方奏報清廷電

承准二十六日電。奉旨江西湖南交界地方匪黨聲勢猖獗。着端方、張之洞、岑春煊速派得力營隊。飛飭會剿等因。欽此。查萍醴匪徒倡亂。迭接該處路礦局派湘贛來電。卽經電商吳撫。岑撫。厚集兵力會同剿辦。電商張之洞。由鄂派兵力援。兼顧路礦。一面已飭江南三十四標全隊整裝以待。並電告吳撫。務多派得力之營。合圍拿滅。免釀燎原。贛省兵力不敷。立行拔隊往援。欽奉前因。卽飭將業經戒備之第九鎮第三十四標步隊三營。炮工各一隊。馬隊輜重各一排。混成一枝隊。卽於今夜開拔。分三起上駛。在九江換船進湖口。至南昌運

陸前進三十四標操練較久標統艾忠琦人亦穩練第九鎮統制官徐紹楨曾在江西統兵於萍鄉袁州一帶情形較熟派令督率前往相機堵剿兼可與贛軍協商合力妥爲布置鄂軍由岳州至湘潭取道萍鄉鐵路專軍由南昌袁州以達萍鄉兩路夾進庶期尅日蕪事仍當與張督吳岑二撫斟酌機宜妥籌辦理仰副朝廷慎固南陲至意謹請代奏端方二十八日。

(三) 湘撫岑春煊奏報清廷電

瀏陽、醴陵二縣會匪滋事。前月二十八日續將布置剿捕情形電請代奏在案。茲恭閱電傳初一日奉旨。張之洞電奏悉。據稱湘撫及萍醴來電匪勢倍熾等語。著岑春煊遵前旨。嚴飭各軍趕緊力辦等因。欽此。伏查湖廣總督電奏。即係指春煊前奏瀏陽之永和市牛牛嶺竄匪更多。經梁國楨率隊進剿。槍斃三百餘名一節而言。前於電奏後。醴陵官寮之匪。當被管帶吳廷瑞督隊剿散。其踞麻石者。亦爲崔朝俊所部擊退。該匪率衆千餘。復趨官莊。潭塘亦有竄匪八九百人。趙春廷一軍分頭迎擊。在距官莊數里之蘆婆嶺接仗。羸斃甚多。先後擒獲匪目楊幫豐等四名正法。餘由縣審辦。該縣出示解散繳票。首悔者七百餘人。瀏陽匪徒自二十三夜在南街市擊退後。與羊鬆造另股。均竄聚西鄉。沈瀾光約千餘人。經梁國貞所部蔣溫二弁督飭什勇。從高嶺攀援而上。槍斃悍匪十餘人。匪即奔退。二十七日徐振岱所部胡梁二弁。探知高址聚匪亦多。前經剿捕。斃六十餘名。是日東秩、小源、大聖廟亦有匪盤踞搶掠。經梁營易楊二弁率隊截擊。斃匪十八名。匪首姜守旦即萬飛鵬。與其黨共二千餘人。聚於大旗山寨。山上設有偽將臺一座。借毛氏祠內藏儲火藥軍械。該處山嶺千尋。

地勢極險。二十九日經易李二弁率隊。由旁包抄而上。直入匪窩。將祠屋偽臺焚燬。擊斃數十名。該黨等復竄永和市。三十初一等日。由易弁與常備軍隊官王正宇、夏占魁分路合剿。死傷各百餘人。姜守旦率黨逃往官眼、大光洞等處。現在跟蹤追剿。統計前後共斃匪目土綏乾等四名。餘黨二百餘人。擒獲張積等十二名。正法。奪獲馬二。刀械無數。脅從解散二百餘人。我軍陣亡什長瞿洪勝等三人。受傷八人等情稟報前來。查瀏醴二縣會匪。迭經官軍進剿。擊斃甚多。惟該二縣山深樹密。道路紛歧。而瀏陽通省要隘尤多。省城重地。關係緊要。湘省兵力本單。即應兼顧省防。又須保護路礦。及駐紮瀏陽近省各路。以爲屏蔽。節節分布。勢難全行調赴前敵。是以匪徒不免此擊彼竄。鄂省初派三營二隊。現均到湘。開赴醴萍。路礦更足資守護。所有續隊三營。均與湖廣總督電商。即以馳赴瀏陽會剿。庶可一鼓而除。以杜分竄。現在長善二縣各鄉民情。均屬安謐。省城防務已悉心籌布。並將各營出力弁勇分別賞給銀兩。俾資激勵。除仍嚴飭各將弁督率什勇。趕緊分頭剿捕。期早撲滅。請代奏。

(四)鄂督張之洞懸賞緝匪黨扎文

鄂督張扎臬司文。爲扎飭懸賞嚴拿會匪事。照得近來長江一帶。亂黨滋多。前承准軍機處電傳欽奉諭旨。嚴拿會匪黨羽。當經通飭欽遵在案。上月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各處會匪起事。其頭目即係該匪一黨。現已派撥大兵馳往剿辦。疊接北洋大臣袁湖南撫院岑先後函電。訪問會匪黨羽潛布長江一帶。勾結逆黨起事。近有大頭目王勝、陳金等匪。由湘潛來鄂境。請嚴防密捕等因。准此。該匪等糾黨倡亂。實屬罪不容

諒與應嚴拿重辦。以正國法。而遏亂萌。合亟札行出示曉諭。懸賞嚴拿。並詳列該匪姓名蹤跡。分別賞格。如有將後開真正匪首擒獲送轅者。立即照格賞發。其知風報信因而拿獲者。照原開賞格減半發給。本部堂備款以待。決不食言。爲此札行該司。即便飭屬遵照。切切此札。

計開賞格

王勝（係湖南大驢目。年三十六七歲。長沙人。身中面圓。無鬚。假辦。）陳金（與王勝同行。年三十三歲。湘潭人。身矮。面胖。無鬚。假辦。）姜守旦（卽萬飛鵬。年約五十餘歲。係瀏陽東鄉人。瘦有鬚。）陳紹莊（年約五十餘歲。亦係瀏陽一帶人。身高大無鬚。像極兇惡。）拿獲以上各匪者各賞銀一千兩。

宗黃又名夏靈。（年四十歲。係長沙富商。爲黑射頭目。）劉家運（係湖北全省會首。）曹玉英（年二十九歲。係沙市油皮富商。爲沙市會首。）黃度武、柳際貞、劉林生（以上三名係湖南匪目。）鄭先聲、李燮和、朱子龍、蕭克昌、盧金標（以上五名。係長江一帶之匪目。）拿獲以上各匪者。各賞銀五百兩。

（五）江督贛撫會奏萍鄉革命軍起事情形摺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間。萍鄉縣境與湘省各地方。突有匪徒蠢動。及宜昌、萬載等縣。勢甚猖獗。經前撫臣吳重熹節次調兵往剿。並奴才端方遵旨派兵。與鄂軍分頭赴援。暨奴才端良抵任後。督飭搜剿。續辦各匪。以及舉辦清鄉一切事宜。屢經奴才等撮要隨時電奏在案。現在匪患已平。人心大定。謹將辦理情形。續辦各匪之。伏查湘贛連界各屬。近年因米糧昂貴。生計維艱。人心不免浮動。而游勇痞棍時復往來其間。習知長江一

帶洪江會匪歌訣。卽立爲會名。散賣票布。誘惑鄉愚。以爲誑騙錢財之計。其無知良民。誤爲入會。可保身家。亦不免投身入黨。湖南醴陵匪首有李經其者。爲奴才端方向在湖南巡撫任內。擊獲正法之馬福益死黨。常游蕩於瀏陽、醴陵等處。會與萍鄉上栗市之匪首饒有壽、龍人傑、萬載之龍定往還。糾合姜守日、龔春台、沈益古、胡有堂、呂光華、廖淑保等。欲爲馬福益報仇。適有游學日本暑假回籍之蔡紹南。乘間以革命演說。李經其等遂假以爲名。自稱爲革命軍。原約上年十二月間起事。軍分三股。一踞瀏陽以進窺長沙。一踞萍鄉之安源。鐵路以爲根據之地。一由萬載、東竄、瑞州、南昌諸郡。援應長江。以軍械無多。未敢遽然發事。爲瀏陽縣知縣所聞。會營追捕。李經其落水溺死。其黨羽饒有壽等。乃促令姜龔兩匪先期竊發。會函致安源著匪首蕭克昌率令工黨六千人以應。蕭以動非其時。未之允許。而湘贛邊境羣不逞之徒。乃叫號附和。一時湘贛接壤之境。徧地皆匪。遠近相傳。動稱數萬。此該匪起事之情形也。其時贛邊營勇僅有紮上栗市者兩哨。湘邊瀏陽、醴陵兩境防營。亦未調齊。匪卽先擾瀏陽之麻石、文家市、金剛頭。繼擾萍鄉之高家臺、上栗市、桐木。後竄入宜春之慈化等處。適吉安巡防隊左軍統領袁坦、巡警玉屏鄉。經前撫臣吳重熹電飭督率原駐萍鄉、安源之巡防左軍前營管帶胡應龍迎剿。調撥駐袁州之巡防左軍後營管帶朱鼎炎帶隊馳往會剿。兼飭該縣會紳多招團練。以資保衛。並由省派常備軍一標第二營管劉清泰率全營兵隊。取道臨江。袁州原駐新昌縣之常備軍一標第二營管帶董作泉率隊二百人。取道瑞州、上高、萬載。分途趨程前赴萍鄉。特委巡防內河水師右軍統領候補道張季煜督辦防剿。派出各軍。均歸節制。俾一事權。一面電飭駐吉安之中左各營。拔駐袁州。聽候調遣。並電

商湖南撫臣岑春煊派軍乘輪舟至醴陵瀏陽會剿。當匪踞各處之初，並未肆行劫掠。所至祇索軍械糧食白布等。所劫裹頭白布白旗號衣。書革命軍先鋒後營軍前營等字樣。旗書革命軍及洪福齊天等字樣。匪械有刀。有小手槍。有檣槍鳥槍。間有來福毛瑟等洋槍。內有游勇。陣隊亦倣洋操。到處張貼偽示。糾人入會。語甚悖逆。正剿辦間。接奉電旨。飭臬司秦炳直前往萍鄉堵剿。遵飭該司帶常備軍一標第二營三百人。卽以該標統劉槐森領之。於十月初七日行抵萍鄉駐紮籌辦。此前撫臣征調布置及匪黨竄擾之情形也。該匪初起。勢甚猖獗。所到之處。脅民爲匪。雲集響應。未至之處。謠言四布。人心惶惶。尤慮勾引安源礦工。聯絡聲勢。十月二十一日。有匪三千餘人聚上栗市。該處防營以半營抵禦。斃匪二名。衆寡不敵。兵力少挫。厥後匪之竄入慈化者。焚燬黃圃巡檢衙署。經駐瑞金巡防左軍後營趙春芳帶隊迎剿。斃匪數十名。擒獲李明生、熊明珠二名正法。匪始退入桐木。又經由吉安調駐之右營管帶許登雲率帶兵隊。在宜春縣屬瑞金慈化一帶進剿。斃匪多名。其在上栗市者。經巡防隊左軍前後兩營合力攻擊。歷兩時之久。斃匪二百餘名。奪獲匪械旗幟甚多。匪勢爲之一挫。又在普安山、桐木兩次合剿。匪益不支。全將裹頭白布拉去。充作民人。或竄匿山谷之中。或回瀏陽境內。羣集於中山嶺、紅綾鋪等處。湘軍亦屢次得捷。而匪之聚於文家永和等市者。餒猶未息。探知萍鄉有備。遂并力以圖萬載。賴有前撥新昌防營二百人。秦炳直所帶劉槐森部下兵三百人。均從此路同赴前敵。得以遏其來路。時奴才端方遵旨派陸軍步隊三營。馬隊輜重各一隊。破隊工程隊各一隊。共二千餘人。委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爲司令官。率同標統艾忠琦乘輪赴九江。易舟至省。其第一隊。由南昌先行進發。民間爭傳大兵將

到。羣匪震懼，遂竄伏於瀏陽一隅。經長沙繞到常備軍兩營搜剿。匪乃靡然而散。其潰匪有竄入蕪寧州、銅鼓廳一帶者。由該州縣會同巡防隊左營李國斌，並調派該處防堵之常備軍二標二營袁楚英、截獲二十餘名。於是贛境已無成股之匪。此迭次剿辦之實在情形也。方匪勢之正熾也。偵探匪情頗注意於安源煤礦。袁坦督巡防隊前營，分一半至案山關搜剿。以一半留駐礦地。勢雖岌岌。而逐日工作未停。湖南撫臣宋春霖就近派管帶李振鴻帶隊九十人來駐安源保礦。而湖南督臣張之洞派第八鎮協統王得勝、標統李襄麟、率步隊三營、破隊一隊。先於十一月初三日抵萍。另派步破隊各一隊。專駐安源。合之寧軍之陸續到萍者。兵力頗厚。先是前撫臣吳重熹接直隸總督臣袁世凱密函。謂蕭克昌爲匪中頭目。近投安源營中充線。黨羽甚多。以該匪既與礦工聲氣相通。辦理稍有不密。必至有礙礦務。牽動全局。遂密告臬司秦炳直。相機擊辦。迨寧軍到足資鎮懾。該臬司即密商礦務局員林志熙。會同王得勝、李襄鄰。並督飭胡應龍設法捕獲蕭克昌。斬之。去一渠魁。人心大定。復將礦工人切實稽查。各具保結。無保者退百餘人。分別送回原籍。以杜後患。又據獲匪供稱。該匪自接仗敗後。巨目爲陳紹莊。以傷重擡回。不知存亡。先後拿獲之贛匪大頭目。如饒有壽、龍人傑、沈益古、胡有堂、廖淑保、魏宗全等二十餘名。皆起肇亂。抗拒官兵。罪惡昭著。訊據供認不諱。均於軍前正法。其小頭目及得受僞職各匪。訊明伏法者。約近百餘人。其情罪較輕。分別予限。監禁者。亦八十餘人。羅葵、守且等。因追捕嚴緊。竄往平江逸去。現仍飭令嚴密購緝。並將演說革命之蔡紹南一體嚴拿。而數月以來。鄂軍紮湘之邊境。寧軍紮贛之邊境。深得協同搜捕之力。此安源保護無恙。疊獲諸匪之各情形也。惟是匪雖潰散。其零星之匪。

潛匿他邑。深恐死灰復燃。十一月初十日。徐紹楨到贛。吳重熹以南昌九江營伍抽調過多。甚形空虛。商留軍一營駐省。以資兼顧。並囑撥兵分隊至義寧州銅鼓廳。查有匪蹤。即行會剿。其開赴匪鄉之兵隊。隨時與贛軍實力搜捕。會由軍軍拿獲著名會黨陳祥友、劉先、張珍紹、王俊麒、李昌谷、李昌年等。分別懲辦。當秦炳直未到萍鄉之際。由張季煜分飭各管帶連合鄉團。嚴拿匪首。免治脅從。遇有聚集之區。立即痛剿。並親率兩隊出案山關。沿途搜索。又由袁坦分飭前營回駐安源。分防蘆溪一帶。後營駐桐木。分防秋江、楊岐山、黃土。左營駐上栗市。分防案山關。中營兩哨分防清溪、瑞江。袁坦親駐上栗市。相機策應。秦炳直以萍地兵力已厚。慮萬載兵軍爲匪所乘。調派劉槐森前往株潭黃芽堵剿。兼派董作泉分紮黃芽、慈化等處。購線緝匪。所有袁州府屬之萍鄉、宜春、萬載等縣。均與瀏陽接壤。該地方文武各官。疊與湘省營縣商同剿辦。以防此拿彼竄。此各軍分股防堵搜匪之情形也。至秦炳直駐萍鄉搜剿以來。體察地方情形。匪已潰散。謂治亂之道宜寬嚴互用。以查拿解散爲主。因愷切曉諭。將匪徒區分三等。凡勾引拜會焚掠劫殺者爲頭等。罪在不赦。特懸重賞緝拿。其一時附和。而平日非甘心從逆者爲次等。准其引拿首要立功贖罪。無立功仍按律嚴辦。若僅被誘脅入會。並未爲匪者爲三等。准其繳銷票布。禱神誓悔。取其團旗保結。給予護照回家安業。並即酌定清鄉章程及嚴禁煙賭等條例。發各營縣紳耆等。飭令切實遵辦。一面知會湖南醴陵、瀏陽等縣。同時並舉。各清各鄉。張季煜即駐萍鄉。宜春、萬載三縣適中之地。訪查糾察。俾該員等不得操切以圖功。亦不許因循而貽患。歷三閱月而清鄉始竣。其間徐紹楨於上年十二月。因軍軍各營有需商辦整頓之事。經奴才端方飭先回軍。其督率軍隊及

協同清鄉等事。卽責成標統艾忠琦接辦。嗣因清鄉大致就緒。戶冊亦將造成。臬司秦炳直以省署積牘已多。亟待清理。經奴才等於正月十八日據情電陳。欽奉電旨。准其回省。仍留張季煜駐萍料理。現在各處清鄉一律辦竣。民情安堵。各軍陸續撤回。張季煜攜帶清鄉冊籍業經回省。鄂軍尙有一營暫駐安源礦地。亦極安靜。此辦理善後之情形也。伏思此次匪亂。凶饒鷓鴣張。逆謀狡誘。始者頗思一逞。雖尙無深固巢穴。快利槍械。惟軍以革命爲名。意圖煽惑響應。去冬奴才端方拿獲匪黨袁有升、楊卓林等。訊據供稱係由逆匪孫汝暗中勾結。倘或日久未平。潛濟精械。後患何堪設想。仰賴聖上威福。各軍將士效命。得以指日撲滅。掃蕩妖氛。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各員。不無微勞足錄。合仰懇天恩。准其分別保獎之處。出自逾格鴻施。謹奏。奉硃批准其擇優酌保。毋許冒濫云云。

二、清吏勸族拿人文件。

(一)萍鄉縣張銳稟贛撫電

銳十七日由黃土到桐木。十八日到潭樹下等處。勸族拿送況厚維、歐陽晉、戴榮清、松三名。洪統領與銳同往。派兵勸族。亦拿獲李棟彬、陽滿、麻子、陳維煊、會繼漢、歐陽培植等。擬二十一日全往湖塘搜查。卑職銳稟個。

(二)萍鄉縣知縣張銳呈贛撫電。

各電均敬悉。銳下鄉借洪統領。由上栗市分路。銳往黃土桐木。洪統領往東山湖塘。十七日下午。會於桐

一關於劉道一案之清吏電

木此外又照會萍鄉甘委員思麟往南源小視火燒橋等處。在桐木同洪統領朱管帶督紳協族勸拿匪犯。除前報匪首況厚維三名外。續拿到匪首李棠彬、況厚謙、黃增藻同匪首歐陽喜狗及程巡檢拿送匪首胡友明等六名。皆訊明錄呈草供。稟明臬司。即在鄉正法。甘委員拿獲匪首房興全。送縣委訊。已報正法。又獲匪黨梅培詠。並格斃拒捕匪首張庚調。匪黨王跛子、應益秀、李紹先、陳惠堂。開宜屬小洞、坑溪等地方。山嶺叢疊。藏匿逃匪。並該處紳士彭邦和來信。所言相符。遂商請洪統領往捕。拿獲匪目劉道谷、陳玉端、曾忠楊。匪黨陳玉南。洪統領即由小洞、小蔡、回城。二十三日銳同水師左軍汪弁往湖塘。在附近楚山洞、冲柵頭、鯨魚石等處。拿獲匪首張祖堂。匪目蕭價福、歐陽培崇、曾洪都、黎佐林、何與照會吏信英、廣丁、曾綉祥。匪黨蕭傳喜即毛牙、歐陽培湯、黎佐香、蕭家香、蕭樹盤等十一名。二十五日聞徐統利到縣。漸回城稟見請求。是晚宿栗市。程巡檢拿送匪目李貴裕、鄭錫來、劉豐帶。拿送匪黨文良富、劉祖厚。巡檢已獲由臬司發委審訊。萍鄉縣稟感。

三、關於劉道一案之清吏電。

湖廣總督咨直隸總督函。查得逆首孫汝。謀爲不軌。其黨爲黃近午、柳際負、劉林生諸人。當分飭地方文武嚴密防緝。旋據撫標右營游擊熊得壽緝獲劉道一即炳生。又號鋤非。解由臬司督同長沙府審訊。據供劉林生名撮一。又名棣華。是其胞兄。該匪均係游學日本官費生。林生與孫汝。會商議革命。孫汝到日本開會。該匪募孫名。亦往。遂與黃近午、柳聘儀及湖南人萬飛鵬、廣東人馮自由、湖北人劉家運、日本人白浪滔天、及不知姓名四五十人。均入會爲革命。其會名曰中國同盟會。辦法以廣收黨羽爲要。孫汝爲會長。黃近午爲副會。

長并擔任在南洋羣島中國人開學堂。藉以誘令人黨。預備籌款。購辦槍礮。湖南人王延祉、寧調元、陳方度均在其內。柳聘儀與章炳麟同辦民報。以冀蠱惑人心。孫汶現在日本東京牛込區民報社左近地方。並據供稱取漢書非種必鋤之意。故號鋤非等情不諱。查該犯所供。逆跡昭著。即飭就地正法。用昭儆戒。此等匪黨。行蹤詭密。到處勾結煽惑。潛圖不軌。實爲大局之患。民報湘省早經查禁。劉林生已電駐日公使。勒令退學。並確查黃近午等。如尙留學東京。均令退學。電飭滬道截拿。並電咨沿江海各省。一體嚴緝。即飭各關認真密查。以期消患未萌。刻下瀏醴股匪。業經一律擊散。可無他虞。現欽遵迭次諭旨。嚴飭各軍隊搜捕著名匪黨。實行清鄉。俟辦理就緒。即另行恭摺奏報。所有拿獲謀逆學生正法緣由。謹祈代奏。岑春煊叩。

丙午十二月十七日

四、關於楊卓林等案之文件。

(一) 總理致革命軍首領文

建立中華共和國革命軍大總統孫爲照會事。照得本總統自提倡大義以來。專以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幸我海內外同胞。咸知滿人爲我漢族不共戴天之讎。各抱熱誠。共張撻伐。或同盟起義。或歃血誓師。如風之行。如響斯應。本年十月南軍樹幟。率三湘子弟爲天下先。大兵所至。簞食壺漿。莫不徵人心思漢。天意厭胡。凡我同胞。際此尤爲千載一時之機會。本總統歷年奔走歐美諸洲。運動聯合。現今如英、法、德、日、美等國。上自政府。下至人民。均極傾心贊助。願進東亞文明之幸福。而保全世界公共之和平。故本總統對於內地各同志會黨。已具有實力者。一律照會通知。發給關防。以期義旗共舉。本總統得調查部報告。

聞貴軍精養有素。蹈厲無前。如長江大河。必有一瀉千里之勢。本總統具大期望於貴軍。貴軍亦即負大責任於中國。替天行化神武不殺之謂仁。伐罪吊民溫肅並行之謂道。凡大軍所到之處。嚴禁侵犯姦淫。俾農工商賈各安其業。更嚴禁妨害外國人之生命財產教堂商埠等。俾外人不得乘機至內地。學堂工廠。尤以極力保護。以應民心。軍中人等。應知此舉專以驅逐胡虜。收回主權。爲同胞謀幸福起見。非以國家爲一己私產者所比。爲此合行照會貴軍。厲兵秣馬。速舉義師。其應用軍械。本總統自當源源接濟。不至有匱。並給軍事關防。以資信守。務期同心同德。以戕胡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功成。用伸大義。布告同胞。須至照會者。

右 照會。

南洋淮揚等處革命軍總執法兼參議事齋

計開

軍事關防一件。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歲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行。

有照會南洋淮揚等處革命軍都督劉公文一件。文與前同。

(二) 楊卓林供詞

國民楊卓林。我是孫文之副將軍。楊卓林。革命黨。從政治革命閱歐史。法國盧梭云不自由無寧死。佛家云衆生一日不出地獄。卽余一日不出地獄。白種迫我黃種。卓心存保黃種之議。俟百年史家評論。廖子良、李

發根兩人乃我騙來造教習的。受我之害。拖累無辜。懇各位審判官保全二人生命。製造棉花火藥之硝酸酒精各藥水。是我同黨劉買的。

十二月十六夜楊卓林供

(三)廖子良供詞

學生廖德禧。號子良。年二十二歲。湖南醴陵人。住居西鄉石亭。自去年八月十五往日本。到東京時。楊卓林即來迎接。學生並不認識。繼又與學生同寓。常言道人生在世。總要仁義二字。果然平常錢米不稍吝惜。至九月間夜在學生房中。道伊是革命黨中之最有勢力的人物。並道伊先未讀書時。在外遊蕩。得晤長江一帶會黨的總頭目。一年四季。無一時不是有大錢用。無一日不有大塊肉大碗酒吃。此次出洋。特爲會孫文的。孫文果識人才。即授我以副將之職。學生初聞之大爲驚駭。久而久之。屢有所聞。故不覺成爲習慣。十一月間。日本取締事出。同鄉即議抵制不成。全體歸國。學生故於二十與同邑四人回國。當臨行時。卓林即到橫濱學炸藥。至如何學法。學生不得而知。學生今年在中國公學肄業。四月間楊卓林即回申。到公學會學生。迫學生入會。學生當時畏之未應。既又運動馬君武勸學生。至於再三。學生方允之。學生允後。卓林即往南京各軍隊內演說運動。九月間又到河南、天津、北京等處運動。後又到浙江、江蘇等處運動。後即到滬甯法界甯吉里夏寓總機關部。住有數天。得萍醴起事的消息。孫文即有信與卓林。使往廣東起事響應。以牽制官軍。卓林以無經濟不果。後聞萍醴事敗。到粵之舉。擬作爲罷論。正思議間。適蕭亮劉炎二人來投孫文。而孫文在東京。劉、蕭二人即欲往見。卓林即止之。蕭、劉即索得投孫文的憑據。卓林即代給蕭、劉、趙三人照會與關防各二件。於是議

往揚州卓林即力勸學生同往。學生以事有關身家，不敢應之。後學堂放年假，學生欲歸家省親，以家鄉禍起，家中信息毫無，屢次寄音，有如泥牛入海，消息毫無，因此之故，學生亦不敢回家矣。奈何財囊告罄，欲守株不能。卓林遂以三十元之金接濟。

十二月十一日在總機關部，卓林持一個鐵球與學生視。學生即問爲何物。卓林隨答之曰：「雞蛋子。」再問之，始曰是炸彈殼。學生又問此係何人的。卓林曰：「係蕭劉在上海機器局所買者。」以上所述，皆可執證。楊卓林據卓林說，伊十五歲出身當兵，十八九歲始讀書進學堂，稍染有一點新學派的氣息，倡言種族革命，故孫逸仙封他爲副將。伊就詡詡然自鳴得意。今歲又牽引學生入革命黨。

此次萍醜事起，皆係孫逸仙之原動力。當起事時，孫即派某某等爲上海之總機關部，又派有朱容卿（廣東人）、文秀華（福建人）、劉鏡堂（湖南瀏陽人）、寧文昭（湖北襄陽人）到萍醜主謀。卓林本係孫逸仙派他到廣東起事，卓林因萍醜事敗，遂止之。後蕭亮劉炎二人來申，決意來投孫逸仙。卓林即爲之主，刻有印信三顆：一南洋淮揚等處革命軍總參議趙（紳士）之關防，二南洋淮揚等處革命軍總執法兼參議蕭之關防，三南洋淮揚等處革命軍都督劉之關防。擬在長江一帶起事。（由瓜州出江）乘南京之虛，湖南之黨已成流寇，難以撲滅。若長江事起，廣東響應，湖南之黨又可復興矣。

由九江至萍鄉一帶，皆係洪江會之藪。他如曹州之馬賊，嘉應之幫黨，東三省之鬍子，皆係聯絡一起，淮揚黨起，必先取揚州之糧。然後從瓜州出江。某某乃革命黨之執法部。聞卓林所言製炸藥之種類甚多，略舉

如左。

銀入硝酸。或水銀入硝酸。或木棉入硝酸。或酒精入硝酸。

聞楊卓林之言。吳樾之事未成。伊必成之。

炸彈之事。學生實未得其詳。不過十一日下午。在卓林寓看見如雞蛋形之鐵球一個。學生即詢其何物。卓林隨應之曰。蛋子。學生求其實。卓林始曰。炸彈殼。學生又詢其內裝何物。卓林答曰。此非爾所知。學生即究其故。伊曰。此物最危險。非經試驗者不可輕使。後伊復出一張字紙與學生看。乃製炸藥之一種。大概是用水銀溶解於硫酸。瀘乾即得。以之如何用法。學生未曾過問。

此回到揚州。學生有十分之八九不願。因李發羣怕卓林荒唐。不敢獨隨。故竭力挽學生同往一行。至於到揚州爲何事。則曰聘學生等當教員開辦學堂。繼則曰爲遊歷起見。不意禍從天降。學生等坐獲不知。時也。命也。及到揚州落客棧。學生等與劉炎到酒樓用餐。斟酒未乾。巡警將學生等三人縛束矣。

(四) 李發根供詞

李發根字辛禱。籍隸湖南省長沙府醴陵縣東鄉。年三十歲。家居東鄉渣江境。父親李青善。由拔貢中舉。殿試考取景山官學教習。現任雲南知縣。學生向來在家讀書。於去年八月間東渡日京。肄業宏文理化。夜班東京實科學校。日班理化專科。楊卓林向不認識。到東京後始面識。於十一月中旬到上海。適楊卓林在滬。選楊卓林係孫文黨。伊在橫濱學習英文。又聞學炸藥。學生未得實在。伊自東京回。在上海組織革命機關部。孫

文賞伊陸軍大將與蕭劉扎委一通。並有印信三隻。交蕭劉趙收用。至於長江會匪多少。學生不得實情。但有欲響應萍醴之事。嗣因萍醴事敗。又無軍裝火藥。以致未動。此係聞楊卓林之實在情形也。學生與廖梓梁此次到揚州。卓林謂到蕭劉處過年。陪看該地情形。以見其勢力。爲日後之豫備。（謂該處係一村莊。有數十人家。無一不與同類。並各有土槍兵器。）該處離揚州八十里。學生不知其地名。據楊卓林說。該處伊亦未到過。蕭劉二人說。平常有數千人在外搶劫。懸在離揚州二百里之外。所以該處數十年來。未曾犯案。學生在東京聽柳頌雲說孫黨之好。以愛國保種平均地權爲宗旨。故學生亦入之。現在帶來之炸彈殼模樣。聞蕭子翼與楊卓林說在上海某鐵店中做成。嘗聞楊卓林說。此樣不好。要桶杯形方合用。其中安銀爆藥。先須以膠水調藥入之。方保危險。不然。身邊不可帶也。其銀爆藥有將水銀與硝酸合成者。柳頌雲在東京正則英文學校。法蘭西租界鼎吉里第七號王寓。楊作林常住此處。又英租界留學生招待所張保卿處。卓林亦常往。上海機關部任事者爲朱光環、張保卿、朱保康、高某、蔣保勤。

李發根謹狀

五、關於孫毓筠等案之供詞。

(一) 孫毓筠供詞

孫毓筠號少侯。年三十八歲。安徽壽州人。向住壽州城內郝家巷。父於辛卯年故。母庚子年故。去年九月妻汪珏帶兩兒赴日本留學。長兒十五歲。次兒十三歲。均在陸星中學校肄業。汪珏在奎文女子美術學校習造花繡物專科。毓筠今年三月始赴東。擬入早稻田大學文科。在校外預備英文日本文。須兩年工夫始能

關於孫毓
筠案之供
詞

入校。幼時承父教訓。年十五入學。報捐同知。分省試用。（在正陽鹽票減成案內報捐）後又託人在天津捐局加捐道員。因款未繳齊。核准與否。尙不可知。弱冠後隨堂叔少鼎比部。（名傳爽去年秋間已故）講習陽明之學。年二十三。父歿。居喪時讀楞嚴圓覺等經。皈向佛法。二十五歲冬間大病。遂閉門遍覽大藏時法宗各經論。新由日本取回。（五代之亂。中國經論遺失者數十種。法相內如成唯識論述記因明疏唯識樞要等皆遺失無存。）專心研究相宗。兼習華嚴。承楊仁山居士認可。丁酉歲決意出家。楊居士聞之。致書毓。謂如果發願度生。即在家亦可。何必定在沙門。毓得書後遂止。壬寅歲與族人共建藏書樓。備人閱看。甲辰年創辦小學。歲捐款數百金。至去年九月。因經費竭蹶。遂歸併壽州中學。今年十月安徵提學使赴東。邀毓筠回國。在安慶建立佛學堂。此次同伴祇有權、段、程三人。擬在寧勾留數日。即往安慶。與沈學使商辦佛學堂事。因途中感寒病作。尙未起身。今晚遽被逮捕。所供是實。

日本外部告楊使曰。貴國革命黨購買日本軍火。（已購軍火價值十四萬金。）係由商人經手。政府不能干涉。但貴國海關可於此時嚴密搜查。勿令入境。軍火係日本人包送。大約總由上海、南洋則由新加坡、爪哇、孫逸仙自往運動。法國軍火輸入。大半由瓊州。如何運法及運至何處。尙不得其詳細。香港運送不便。凡非鄙人所明曉者。不敢妄對。瓊州一路輸入之軍火。大半在潮州。惟潮州何地收藏。何人經營。不得而知。凡有虛言及知之而不肯盡言者。定遭天殛。非孫氏子孫也。

口口口號口口。沉潛好學。辦事切實可用。此人並非孫文黨羽。今歲隨李木齋星使出洋考察政治。

江南始終必有事變。但不知何時耳。

孫逸仙住橫濱山下町百〇番地。現在改住東京牛込區筑土町租屋。黨羽約萬餘人。多上中社會。孫文此次本欲聯絡饑民。以圖內應。但事機遲。不能如志。因此事早未預備。故措手不及耳。

秋操起事之說。(即鎮江哥老會長。)是哥老會故造謠言。欲圖騙錢。(騙孫文之錢)

前紙答語。直抒胸臆。毫無所隱。午帥憐才。有意保全。身非木石。事不知感。不肖之志。惟在救國。不論用何手段。但能有利於國。雖艱難險阻。亦所不辭。但數十年來。目擊官場情形。腐敗不堪。雖有絕大本領。一入其中。卽棘地荆天。無所措手。觀此次改革官制之難。可以概見。況能力薄弱。如毓筠者。何能有所裨助。不肖之意。以爲午帥果有保全之意。但願披縑入山。從此不與聞世事。無論何黨何派。皆一概斷絕關係。不肖弱冠時。卽有出家之志。雖爲塵網所攔。一時未能驟脫。此志終未遷改。黑暗世界。厭棄已極。妻子財產。毫無留戀。區區之心。尙求鑒察。毓筠謹狀。

第二次供云。道員係前年托人在北洋報捐。指分直隸。未繳捐。免保舉。尙未核准。

自吳樾死後。年少之士欽慕吳之大名。欲步後塵者日多一日。此種人較空談革命者更爲激烈。愈殺愈多。俄國虛無黨之風。行將大盛於中國。此亦專制政體所養成者。憲政一日不實行。此事卽一日不絕。況鐵實臣輩實行排斥漢人政策。官制改革新案出現以後。形迹昭著。有目皆知。年少之士。見滿漢終無平等之望。激烈之氣。更加十倍。其心但求能去滿洲一二當大位者。至於其人如何。果與鐵帥同志與否。不暇問也。

據何道傳述。午帥意甚憐才。欲利用以達立憲目的。而解散革命黨羽云云。不肖深感高誼。但平日所披之主義。非有意與朝廷爲難。祇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憲。俾四萬萬人同享幸福。不致如印度、朝鮮爲人奴隸。萬古不復。此目的能達。雖粉身碎骨。亦所不悔。不然。世受國恩。如不肖者。豈肯甘冒不韙。居亂臣賊子之名而不辭哉。此次到寧所謀之事。既已敗露。日前已據實直供。甘伏國法。如此而死。可謂得所。尙復何言。但與不肖同志者。已徧海內。誅不勝誅。前者雖仆。後者仍繼。朝廷所以制馭人民者。不過能生死人。至於熱心國事。就不畏死。雖有嚴刑重法。亦何所用。不過結怨愈深。爲叢驅爵。使天下有志之士。盡入於革命暗殺之一途。將來之禍。更有不忍言者。惟望午帥祇誅渠魁。其餘概不株連。勿爲一網打盡之計。否則愈殺愈多。豈能盡人而誅之乎。不肖此生已矣。所不瞑目者。國家基礎未固。真正憲法不知何日能以成立。滿漢交訐於內。列強將乘隙奪我國權。不至滅亡不止。此恨雖歷萬古。豈能填哉。死期將至。言盡於此。伏希鑒察。孫毓筠謹狀。

第三次供云。鐵良、良弼、舒清阿。此三人爲保皇革命兩黨所最忌者。目的皆在此三人。

實行部長孫文。副部長黃興。暗殺目的注於午帥者。實孫文與黃興兩人。而黃爲尤甚。暗殺主義者。卽所謂個人主義。凡實行此主義者。非如革命黨必須有大團體。卽如去秋吳繼之之事。知之者不過一二人。（指實行部而言。）蓋此事一經多人共謀。必至漏洩也。海軍公所破彈之事。（實係有放炸藥者）究係何人所爲。至今尙未調查得實。不敢妄舉以對。

暗殺團體分三部。一籌款部。一造藥部。一實行部。

三部中人姓名各不相知。實行部臨時由會長命令指派。三部皆係上中社會人。造業部須研究理化數年。實驗既久。然後能勝任。實行部皆少年氣盛。迷信海蓋爾、巴枯寧哲學。或崇拜荊柯、聶政諸人。不惜犧牲身命。以殉名譽。若年長閱歷稍深。即不能任此事。故實行部中人皆年在二十五前後者。

此次同來之段權兩君。皆係擔任實行部者。（此次並未帶炸彈來。）此兩人尙求午帥羈縻之。凡陸軍中人。苟非有大過犯。不可輕於撤退。彼居職時尙希望遷陞。雖有異志。不敢輕舉妄動。若一經撤退。希望頓絕。即不免怨望。此後陸軍中人。望午帥加意羈縻。推誠相待。可免將來禍亂。

不論保皇黨革命黨（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皆以暗殺（爆裂彈）爲手段。

政治革命者。不論政府爲滿爲漢。但其政治不能改良。國民不能自由。即要將政府推倒。變置政府。種族革命者。但以滿政府爲目的。（滿政府而衰。固要革。滿政府而善。亦要革。）孫文主之最力。黃興原名軫。去秋放炸彈者爲吳繼。字孟俠。

此次立憲改制。盡屬一篇空文。海內人心均大失望。即向持中和主義之人。亦大半傾向於革命一邊。總之不得真正立憲。人心萬不能平。即革命之禍終不能免。

馮自由在香港主持粵省一切事務。

能任臨時實行部之人。湖南、安徽兩省人最多。余非此道中人。權道涵、王延旨。（湖南人現在東京。）段雲、柳聘儀（湖南人住東京、牛込區築土八幡町三番）

金旭（安徽人）陶茂宗（安徽人）

黃贊亭（湖南人）稽亭（湖南人）現已監禁等皆是。

現在警察亦在危險地位。彼等目的所注者。能免暗殺與否尙未可知。凡在陸軍爲孫文暗中招致黨羽者。大半皆係東京士官學校畢業生。聞有五十餘人。但姓名不能記憶清楚。

（二）權道涵供詞

道涵等此次歸來。係黃興代籌百念元。

孫文之黨。在上中社會者。不過千人。下等社會則不知有若干人。此上中社會之人。並非孫文死黨。實行部有炸鐵良語。前云下關搜查甚嚴。何以此次我來。並未搜查。城門關閉。止須小洋二角。即可開門放入。深爲詫異。

所有暗殺實行部中人相片。我來時均已付之一炬。

口口爲人學識俱優。熱心任事。現在東京組織一黨。發行機關報。（名曰口口口口）提倡要求立憲主義。

炸彈係購自日人名小室者。此人住東京牛込區。現價十個須三百元。方購得來。因無錢故取不來也。

黃翼無此人。（凡與此字同音皆無）此間真無炸彈。

實行部中人。非三年不盡知道。涵所知者。潘贊化、傅家珍。（在成城學校）鄧瑞、黃近午、即黃興（與孫

文同住。張繼、易義谷、寧調元。

所謂實行部中人者。非人人足能放炸彈。蓋血氣未定之人多故也。

本意初七日即歸家省親。

孫文如歸國。必先到廣東。因別處無渠心腹之人。一旦歸來。恐有不測。如廣東事已起。得勝之後。方來長江。此係道涵意想。亦渠所必然。

在東京時。聞人說孫文發十餘封英文信。係給何處何人。則不知也。蓋渠與心腹人通信。大抵以英文。外人耳目。

廣東起事在何時則不知。

吾等能否助渠。渠亦不問。渠自有辦理此事之心腹人。大都在兩廣及南洋羣島。

籌款及軍火非在東京革命黨所得知。即渠之來東京。不過以一片激烈之談動人聽聞耳。吾等此次乘海輪時。曾遇爪哇一中國商人。係到日本遊歷者。彼大罵孫文爲不信實之人。想是保皇黨一派。

孫文心腹之人在東京者姓鄧。忘其名。

權道涵謹狀

(三) 段雲書供詞

段雲書字子翔。二十三歲。安徽壽州人。住城南孟家崗坊之石家集。家有老母及兄嫂。並無弟妹。家世經商。於三十一年游學日本之同文書院。後爲經濟所窘。遂於九月間歸國。今年十一月復往東京。住二日而返。

與孫少侯偕行至南京。住長安棧。於十二月初六夜九時被逮。

實行部雲實不知。雲不過一普通會員耳。前日有所不言者。以有應守秘密之義務也。雲如有虛言欺枉閣下。蒼天殛余以雷霆。豕生狗養。非人類也。

雲（癸卯）二十始知有革命之事。自聞此論。心頗厭之。蓋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余好身手。絕不欲以庸庸終也。但此時徒有空談家。並無所謂革命結社者在何處也。然欲一見革命黨人。不啻大旱之望霖雨也。年二十一（甲辰）於自由平等之說益迷信。而家庭之革命遂起。蓋余家家人及老母皆愛余。余欲出而求學。藉以物色一革命英雄而與之游。家人不余許。余終奮迹以出。而至安慶。欲入武備練軍。造一軍人之資格。此余家庭革命之歷史也。

入武備練軍不果。遂變計而為日本之游。遂於乙巳年之三月。得孫君少侯助余百金。而東渡焉。四月初抵日本。見留學界之腐敗。並無所謂英雄豪傑者。過於余前。蓋舉目皆勢利小人。苟且儉安者流也。某月孫君逸仙至日本。學界歡迎大會。余亦在焉。是時余尚在革命範圍之外。越數日。得入中國同盟會。而為革命黨人矣。九月底。余挾炸裂彈（計六枚）返上海。寓新大方棧。蓋欲步北京車棧之後塵。然而無機可乘。住數日。遂寄炸藥於黃仁（浙江人。此人已到溫州）之處而返里。時則臘月上旬矣。此入革命黨後之一段歷史也。（去年曾經孫少侯帶來一枚。到此地試放。據云不行。現尚存五枚。）

今年丙午正月間。於上元之次日日出。老母及家人皆下淚。余亦耿耿。然而大丈夫雄心萬斛。未嘗少作兒

女態也。至上海晤孫君少侯。言此刻無計可展。祇有暫時蟄居。以俟機會。而孫君赴日本。余遂隱於蕪湖之安徽公學。名段昭焉。以後無所事事。得藉暇晷涉獵中國書籍。於靜安文集最好之。而於世情冷淡矣。曾有浪淘沙詞云。

措大坐堂廡。遊神尙古。大地週圍乾淨土。無論生草又生人。相將口口。放眼不堪觀。塵沙莽莽。口河山破碎無裨補。怕聽寒夜月三更。嗚呼杜宇。

余所以起此觀念者。大半自閱靜安集後。世情已冷。以爲世界種種事體。皆係人盲目之運動。使世界一日有人類。卽一日不得和平。然每一觸不平之事。卽又爲之傷心。蓋出世之心。尙未十分解決也。故此次來事之心。不過如御長風。以消遣胸懷。假使能有萬一成功之日。使吾民稍脫困苦之日。使余目不視傷心之事。且不聞受屈之言。然後抱一二卷殘書。以慰藉天年。留些許言語。使後人知所脫離困苦。則於願足矣。

雲至今日。可以誓終身不與世事。卽欲多生一日者。亦只欲求一宗學問以貽後人。

閣下若能使雲達其目的。則萬幸。不然惟視死如歸耳。閣下之爲人。可爲吾國宦途人首屈一指。眞所謂鶴立雞羣者也。雲眼孔之小。猶足見閣下高明。有以知天下之佩公欽公者。多多也。囹圄中燃無玻璃罩之煤油燈。於衛生上最有妨礙。倘能永遠改良。亦閣下功德無涯也。至於新所雲雖未曾入視。想亦用此項燈油。亦乞一律改良。是所至禱至祝。

南京此時無炸藥。可斷言者。雲所攜之炸裂彈。盡在溫州。他處若有。雲不知。既在溫州。上海卽無此物。故

此次來寧。未曾攜帶。對午帥感情最壞者。大約為湖南人。雲故不注意。雲抱此志最單純。故注意之人甚少。惟鐵良良弼而已。

此次起事之範圍甚廣。故黨人犧牲者亦衆。計

黨人被殺
被禁被株
之調查
在贛被
加害者

在贛被擒加害者。為蕭克昌、蔡紹南、陳年齋、胡友堂、田永山、葉其憲、李明生、熊明球、王長發、王景賢、曾勇發、鄧廷寶、劉治昌、王鶴亭、沈益古、魏輝月、鄭珉、鍾壽山、廖甲鳳、馬月卿、沈嗣訓、陳長友、鄧連發、劉麻子、劉家有、胡文焱、張明才、吳盛發、袁連珍、劉德華、黃月譜、張觀瀾、何思明、池茂材、林秋牙、賴家連、周元祥、劉子賓、梁本山、王新古、張大齋、祝厚維、李淮卿、歐陽滿、榮清松、歐陽培植、曾綬藻、廖淑保、姜守正、譚狗仔、張本裕、房興全、歐陽景賢、李棠彬。

在湘被害者

在湘被害者。為龔春台、劉道一、王永求、陳顯龍、鄧玉林、張四皮、禹之謨、李世億、瞿光文、彭茂春、汪月波、陳壽山、錢星保。

在蘇被害者

在蘇被害者。為楊卓林、江佑泉、龍見田、曾斌、袁有升。

在贛監禁者

在贛監禁者。為李昌年。

在湘監禁者

在湘監禁者。為寧調元、任智誠、陶承社、胡春、李福齋、王易、張寶卿、朱運漢、凌瑞勳、張近維、張近雲、張近業、

張近洗、張承湖、黎春煥、盧心漸、魏中友、鄧三、劉洪彬、劉雲棠、春樹漢、僧同學、劉其仁、魏永秋、吳發湧、秦增壽、袁

藍亭、李金友、孫鴻均、孫家惠、孫家文、譚松亭、羅如嵩、李棟彬、陳維煊、賴家新、僧正侃、魏新發、李喜發。

在鄂監禁者

在蘇監禁者

各省懸賞通緝者

在鄂監禁者。爲朱子龍、劉家蓮、胡瑛、梁鍾漢、曹玉瑛、謝九、吳子銓、殷子珩、劉貞一。

在蘇監禁者。爲孫毓筠、廖德璠、李發棧、權道涵、段雲書、傅義成、趙太、周江、戴春、黎貴和、黎貴蘭、徐福榮。

各省懸賞通緝者。爲姜守旦、龍定、陳紹莊、王勝、陳金宗、黃度武、柳際貞、劉林生、鄭先聲、李燮和、盧金標、劉

震、黎兆梅、喻桂林。

第九章 丁未黃岡之役

丁未黃岡
之役許雪秋返
國策勳革
命

星洲僑民許雪秋。潮州海陽宏安鄉人。家豪於資。性情慷慨。任俠好客。有小孟嘗之稱。紀元前十一年間。福建黃乃棠漫遊南洋。鼓吹革命學說。雪秋聞之。極爲贊同。遂以革命黨自居。圖謀光復。殆有舍我其誰之慨。紀元前八年八月間。邀黃及陳宏生諸人。聯袂返國。先抵汕頭。雪秋卽約其密友陳芸生、吳金銘、李杏波、吳東昇等。告以圖國家大事。並請贊動一切。招攬同志。於是入會者。黃岡則有陳湧波、余繼成、余永典、余通、余丑、林希俠、林偉侯等。澄海則有陳大瑰、謝良臣、李子偉、許鴻初、高壽田等。揭陽則有林鶴松、謝明星等。豐順則有羅榮華、羅飛雁、羅木斗。惠來則有黃得勝、張順。興寧則有薛金福。饒平則有丘松。海陽則自雪秋、芸生等外。復有劉龍蒼、黃偉齋、陳雨合、蕭竹猗等。潮、嘉各屬。均有人參加。黨勢日盛。雪秋復設法向潮、汕鐵路當局運動。取得承辦鐵路建築工程之特權。密派余丑、余通、陳湧波等爲築路工頭。使招集同志七百人充工人。更由吳金銘以紳士名義。稟請道府鎮台准在海陽上七都祠招募團練四百名。亦以同志充之。均約定紀元前七年三月十五日同時起事。詎因李杏波用人不慎。走漏風聲。被總鎮黃金福拿獲斬首。而吳金銘亦同時被捕。劉龍蒼自信人無知其參與者。乃約邑紳郭竹君等。聯名保釋。旋有人告發。謂吳、劉均係革命黨人。詞連雪秋。道府派員密查。雪秋聞之。隻身投署。侃侃辯白。道員以雪秋自己捐納道台銜。豈肯爲此不軌之大事。況係地方大紳。且係舊識。遂信其無他。并吳、劉兩人。亦准其保釋。雪秋經此次蹉跌。乃再渡星洲。紀元前六年春間。適

前期之失
敗

總理

許雪秋再
回汕謀事

自日本至星洲雪秋往見。總理喜極，卽命加入同盟會，立委任爲中華民國軍東軍都督。使在潮嘉等處相機發難。於是雪秋復由星洲回汕，再事運動，事機漸熟。乃親自赴港訪馮自由，並電知東京。總理請派同志回國幫忙。總理得電，卽派廖仲凱、喬義生、方漢成、方瑞麟、李思唐、郭公接、張煊（卽張命）、方次石及日人池清吉等同歸國。及抵港，雪秋已返汕。先由方瑞麟、方次石、張煊等至汕晤雪秋。雪秋約各路主任赴其住宅會議。表決發難日期。遂定紀元前五年正月初七夜由饒平丘松召集所部於浮山圩發難。進攻潮城。而以黃崗、惠來、豐順等處爲響應。於是喬貽齋、郭守毅、張煊往饒平助丘松。以方南崗、方漢城往黃岡助余繼威。而雪秋自己與方瑞麟、謝良牧，則居中策應。乃丘松在浮山圩佈置。事爲饒平縣知事所聞，卽馳報府道鎮。鎮台黃金福派洪勝南前往調查。並增兵黃岡。故不果動。雪秋乃赴港報告一切。並電知總理。旋得總理覆電。謂起義須潮、惠、欽、廉同時發動。以便牽制清軍。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於是雪秋留港。招方瑞麟、謝良牧、李思唐等同寓蘭桂坊。共同聯絡惠州、欽、廉等處各同志。使聲氣互通。而以方漢成、方次石仍駐黃岡。籌備一切。復以喬義生、池清吉駐汕頭。幸阪旅館。擔任接洽同志。傳達消息等事。是爲雪秋革命之經營。亦爲黃岡起事之前波云。

方漢成、方次石既駐黃岡。籌備一切。以便雪秋等到時發動。迨至三月間。忽被清吏偵知。捕去同志二名。幽禁黃岡監獄。余丑、余通、陳湧波等憤激異常。赴港報告。擬先起事。以便劫出。雪秋告以總理原電。囑勿輕舉。而胡漢民、馮自由亦再三勸阻。囑其暫候。總理命令。與惠州、欽、廉同時發作。余、陳等唯唯辭歸。四月初十

起事之嫌
火線

日黃金福增派守備。蔡何宗帶兵四十名駐黃岡。適是晚北門頂橫街。商民演戲。防兵特勢在台前調戲婦女。了無忌憚。衆不能忍。起而干涉。蔡弁不特不約束防兵。反仗官威。借名逮捕黨徒。拘去張善、丘保二人交協署究辦。黃岡同志。因而忿怒。決心發難。共議若不先發制人。則爲人所制。不能坐以待縛。而總理潮、惠、欽、廉同時舉事之謀。無人肯從之矣。是爲黃岡先期起事之原因。

黃岡起事

當起事之前。由余丑、余通、陳湧波等召集各同志於城外連厝墳。商議戰略。僉謂先攻蔡弁。蔡敗則各署自降。於是聚衆千餘。於十一晚九時直撲蔡所紮之協署。蔡軍從署內應戰。自戍至寅。未分勝負。陳湧波主張分兵攻城內衙署。須臾各署皆陷。清吏或逃或死。或被執。黨軍復將所執之清吏。拘示蔡軍。蔡軍志沮。而協署前門又遭焚燬。敵已不勝。援又不來。蔡弁何宗與都司隆起遂降。惟黃岡同知謝蘭馨不知去向。是爲尤復黃岡之戰況。

克黃岡

十二日黃岡既克。事起倉卒。雪秋未至。遂由余丑暫主其事。出示安民。令各行店照常交易。剷除一切苛捐。商民悅服。同時分軍往攻石林署。司官巡檢王繩武及城守把總許登科均頑抗不降。及署陷。被擒輸贖。於是收羅各衙署之軍械。計得鎗千餘枝。多係土破。且少完好。時有主張進攻潮郡。及分攻詔安二策。因械劣彈乏。糧餉又無把握。卒不能用。及至十四日陳宏生從汕頭趕至。衆以陳爲雪秋之助手。遂推陳爲臨時司令。長當商議出兵略地。忽探報潮郡總鎮黃金福調兵來紮洪洲。衆謂洪洲離黃二十餘里。不可不爭。於是議決派陳湧波率隊星夜逕奔洪洲。林姓時與港西各姓械鬪。故於林姓險要地點。各築砲台。清軍既多得險要砲台。

洪洲之戰

陳湧波至身先士卒前後環攻。自明至午清軍絲毫不動。回顧黨軍死者十餘傷者數十。蓋地勢懸殊。又自己多用土礮。敵軍則皆洋鎗。不得已暫退。旋命蔡德赴黃報告。並求援兵。衆聞清軍礮火犀利。勇氣盡喪。多推諉不行。余丑乃披髮示衆。激以大義。衆感動。誓以死戰。皆帶濕草氈。濕被棉。以避彈。帶雙刀以備肉搏。蔡德率衆馳奔洪洲。路遇湧波軍。於是合軍再進。適清軍離開礮台。意圖追襲。兩軍相撞。黨軍個個奮鬪。無不一以當十。清軍大亂。勢將解體。忽聞喇叭聲大震。蓋清軍游擊趙祖澤。在堅灶率兵由水路至。將潰之清軍。得此生力軍爲助。勢復振。黨軍前後受敵。死傷數十人。衆之同志戰久疲憊。戰鬪力全失。陳、蔡不得已。下令退卻。而清軍亦不敢窮追。是爲黃岡光復後之情形。

下令退卻

自十五日下午下令退卻。回歸黃岡。衆皆以械劣彈乏。糧食不足。久守無益。十六日早開軍事會議。表決暫時解散。保存實力。以圖後舉。於是留一部退入烏嶺。所捕之清吏隆啓、蔡何宗則予開釋。是時雪秋已由港奔至汕頭。與喬義生、日人萱野長知、池清吉、住幸阪旅館。然常爲清吏所疑。時派偵探窺伺。乃移居角石醫院。時方計劃豐順、揭陽、惠來、澄海各縣響應。詎十六夜方漢城等由黃岡抵汕。報告黨軍經已解散。雪秋衆皆大懷喪。

清吏株連

十六日黃岡黨軍自行解散。同志各自逃逸時。遺下黨籍一冊。及十七日清軍總鎮黃金福入城得之。按籍捕人。遭其屠戮者共二百餘名。祠堂遭其焚燬者十餘座。復有東灶鄉民因煮粥以餉黨軍。亦被放火焚去。祠堂大屋數座。而知府李象辰之文告則遍貼各街頭巷尾。其文如下。

照得黃岡匪徒猖獗。其實烏合之衆。遇戰則靡。無能爲役。昨前兩日黃軍門至井洲。以防勇三百名。匪三千連捷勝仗。斬首二百餘級。鎗斃二百餘名。並陣斬匪余單眼卽余一。生擒匪首余天保之父余鏡。刻下樟林平湖鋪。三峙嶺。蓮花山均扼以重兵。遏匪上竄。嘉應防營由大埔。繞平節節進剿。李提台督帶親兵並新練軍巡防隊共八營。乘輪將至。九屬土勇並本府新招一營。四關城內團練五百名。縣勇百名。均以成立。指日會赴黃岡。四面合圍。將匪徒聚殲不遺噍類。爾居民商賈人等務須各安生業。照常交易。切勿聽信謠傳。中心惶惑。倘有造言生事之徒。囤積米谷。或將存款支取。遽行遷徙。冀以搖動市面。從中取利。則是地方奸民。實於治安有害。一經查出。定卽拿究。在郡候補人員尤不得違將家搬遷。及本員私行離郡。如違濬辦。決不寬貸。除飭查外。爲此出示曉諭。

事後許雪秋等赴港。報告經過情形於汪精衛、胡漢民。未幾余繼成由潮陽至。陳湧波由廈門至。方籌再舉。而清吏誣余繼成於港政府。捕之。由李紀堂延律師白奇理。出庭辯護。經數月。得直釋。而訟費則 總理接濟之。許佛童亦爲港政府捕去。嗣訊爲政治犯釋之。張順在汕。被清吏捕。不屈死焉。厥後 總理令萱野在日本購械由幸運九運至汕尾。爲潮、惠起事之用。許雪秋等因清吏稽察。未能妥接。幸運九至香港又爲港政府所覺。乃運回日。又爲日政府扣留。自是潮、惠之運動遂遭停頓。

第十章 丁未劉思復煤炸李準

劉思復謀炸李準

劉思復廣東香山人。曾補前清博士弟子員。旋棄舉業。壬寅與同邑徐桂等創設演講會於石岐城。鼓吹革命。邑中士子多受感動。甲辰留學日本。遂結識黨人乙巳秋加入同盟會。丙午夏同盟會議在粵大舉。乃與各同志回國。至港主持東方報筆政。尋至粵謀炸殘害黨人之李準。

炸李之原

是時本黨同志郭人漳奉清吏命調駐欽廉。趙聲亦由江南來粵擔任新軍重要任務。許雪秋、鄧子瑜等又進行惠潮兩府發難事宜。不日可以大舉。然新任粵督岑春萱即將蒞粵。岑與水師提督李準皆爲本黨之死敵。羣議非去其一不可。劉毅然自任。乃悉心研究製造炸彈之術。在寶慶坊機關部。因試驗失慎爲水銀炸藥灼傷面部。遂往澳門就醫。炸李準之謀一時頓形停息。後傷處既愈。乃偕李紀堂赴屯門青山實行擲彈試驗。

四月下旬。劉乃在廣州佈置一切。香港機關部派張谷山、張伯喬、朱執信、胡毅生來粵相助。共在廣州城內舊倉巷鳳翔書院組織一長樂留學公所爲運動學生軍隊之樞紐。并在其中計劃籌備暗殺事。衆決議李準方由汕頭班師回粵未久。應卽行誅殺以立威。乃使張谷山擔任尋覓僻靜地所。以爲機關。而命張伯喬、朱執信擔任偵查李準每日往來之路徑。後劉得張伯喬報告謂準於每日朔望清晨必至總督衙門參謁。可擊之於道。劉乃親往踏查制台衙門與水師提督行台二處來往街巷。以便伺候行事。又約伯喬如於五月初



製炸彈

中國國民黨史稿

七三二

早見李準赴督轅時。即到機關部相告。蓋伯喬所居即在制台前張大夫第也。

劉所用炸藥及鐵彈本均在香港製就。而運回廣州者。時所有炸藥爲銀粉與水銀粉二種。鐵彈則爲螺旋式。用時始用砂粒混合。然後配以鐵壳。

至五月一日早。劉即裝成炸彈一具。及配第二具時。鐵壳之螺旋有炸藥散於線上。一遇摩擦。立行轟炸。劉於是被炸傷面部及左手。五指俱廢。谷山聞聲奔視。見劉挺然木立。鮮血染身。乃速往附近之國強醫院。奉伍漢持醫生前往診視。歸又擬代劉收拾餘彈。以防警察耳目。入門見劉橫臥床上。床角尙置配成之炸彈。劉急令將該彈隱藏。谷山如命棄於浴缸中。然同居之學生工人皆聞聲來視。警察亦入室查詢。旋醫生亦至。劉僞稱爲三水縣人李德山。及醫生詢問何以致此。則瞑目不答。警察既發見炸彈。知爲黨人所爲。謂非報異查驗不可。谷山知事勢嚴重。即奔赴朱執信家報警。巡警乃昇劉入船美醫院療治。將俟其愈而訊之。

事既發。谷山即由朱執信家割鬚易服。繞道佛山。迂途赴港。至中國日報社報告。港中黨人乃派人至船美醫院運動護侍者。援劉由後門水道逃。卒以警察防範嚴不果。粵吏嚴緝谷山。而李準以謀殺案之目標在己。尤主嚴辦。乃派軍搜查國強學校。獲美洲華英日報記者崔通約致伍漢持函。內有云：

「今日欲謀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語。因指爲與革命黨人來往之證。即拘之。幸伍曾辦業法政學校。該校校長夏同和及教授杜之杖等爲具函保釋。劉全愈後。訊問不得實證。判歸原籍香山監禁。劉受禁兩載。得陳景華之救而出獄。

受禁兩載

第十一章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惠州七女湖之役

舉義及失敗情形

紀元前五年（丁未）四月二十二日。本黨舉義於惠州七女湖。黃崗不利。總理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惠州多會黨。久為本黨運動。加以苦於知府陳兆棠之殘殺。故鄧子瑜率總理命。號召羣衆來歸。乃於丁未四月二十二日舉義於惠州七女湖。當地扒船。營勇抗拒。斃其八人。盡繳其械。二十五日攻泰尾。清軍大敗。汛官僅以身免。二十七日。至楊村。營勇悉敗走。二十八日向柏塘進發。斃清弁。悉繳其營勇之槍。分擊八字嶺。公莊。橫刀。梁化。一向無敵。歸善。博羅。亂門各處。紛紛響應。聲勢浩蕩。惠州大震。歸善。博羅二縣。城門均閉。曹州協統。二次派兵往禦。均被擊回。調橫瀝防營管帶洪兆麟至柏塘。自二十九至五月初二。疊被義軍所敗。初五日。洪兆麟帶隊赴八子爺地方。為義軍在山凹突擊。洪中槍墜馬。斃其護兵二名。傷者無算。東路巡防營管帶營。中路巡防營第十營均敗北。西江復震動。後知 總理接濟之械。不能如計畫到達。復聞李準帶往汕頭。付黃岡義軍之兵。順道由澳頭登岸。赴惠為助。槍枝子彈已缺。敵援又至。乃不得已解散焉。茲將當時清軍報文電錄左。以見清吏應付之情形云。

博羅縣令稟報云。七女湖防勇被匪傷斃各情。迭經函報。現該令復以匪等已竄歸邑。廉埔一帶。且聞浮山亦有匪蹤。特將會營前往搜捕情形。通稟大吏。原稟照錄。敬稟者。竊照土匪梁亞珍即梁慕光等。近由香港灌回。圖謀起事。業經卑職將籌防拿辦。以及七女湖水陸營被傷斃各情。迭次稟陳鈞鑒在案。至於匪蹤。探

分龍門、歸博數股。意擬先攻博城。而後大舉。迨水南匪黨薛貴林等十三名。仰賴憲威。按名獲辦。知阜縣已有防備。始各驚散。其七女湖股匪。先經阜職稟報。本府調營兜拿。一面商請東路巡防第五營管帶吳霖。將撥往清鄉營勇抽集追捕。該匪隨從七女湖竄至派尾、楊村、三達、柏塘一帶。旋由柏塘、八子爺等處。圖來縣城。新設蘆洞、响水各鄉團練協堵禦各營追及接仗。又轉竄歸善之蔗埔而去。竊以此次匪勢雖甚猖獗。現以大兵雲集。分路勦辦。似不難即日撲滅。但聞羅浮山附近之處。又有著匪黃寧瑞、梁春秋黨羽。結黨潛匿。亦經會商中路巡防第十營種管帶子才。於四月三十日督隊往捕。除將搜捕情形。隨時探稟。一面會同營汛嚴密籌防外。理合稟報大人察核。再縣城民心。現尙安定。足舒憲廑云。

惠州知府電云。頃據洪李兩管帶稟報。二十七日由柏塘拔隊跟追。午刻到八子爺城地方。匪徒百餘人。各持槍枝。先登山埋伏。我軍追至。匪亟放槍拒敵。標下等督率弁勇分投兜剿。各團練陸續接應。四面攻擊。槍彈如雨。鏖戰至酉。匪漸弱。隨戰隨退。由山仔一帶沿山逃竄。標下等仍督隊窮追。務期撲滅。計當場格斃悍匪數十名。斬獲匪徒首級三顆。擒獲要匪石亞佛一名。獲得快槍七枝。小槍六枝。大號旗尖角旗各一面。小令旗一面。上書革命軍都督朱令字樣。雕毛扇一把。匪賊銀千餘元。該處地勢險阻。匪徒負山拒敵。我軍奮勇前進。被匪拒斃勇五名。受傷三名。督隊窮追。隨後獲匪。再行稟解外。先將獲匪石亞佛並斬獲匪目首級。奪獲匪旗槍械等件。由何千總培清解府呈驗等情。查此股匪。並經先飭賀管帶由响水馳赴堵截。匪黨若由博屬之橫河逃竄增城等處。亦必堵擊窮追。不日復由吳統帶撥隊由博屬之湖鎮。馳赴橫河一帶。會同追剿。如何情形。

容後續稟。光榮稟。

初二日惠州府陳守電稱。頃據探報。股匪回竄。蔗埔。我軍連夜窮追。本日辰刻。至歸善之矮坡地方。各營分投追逼。匪勢不支。紛紛沿山。零星四散。各路逃竄。輻重旗幟。沿途委棄。多爲鄉團所得。我軍連日追捕。匪徒多有傷斃。各管帶等現已率隊跟追等語。光榮誠恐匪徒散而復聚。一面獎勵弁勇。飛飭窮追。勿稍鬆動。以免釀成大禍。如何情形。容當續稟。光榮稟。冬酉。

初三日陳守電稱。匪徒在矮坡擊散各營。分路跟追。業經電稟在案。現據李管帶聲振稟報。匪徒三十餘人。初一日酉刻竄歸善屬之梁化墟。刻因官軍追至。又復四散逃竄。現仍率隊跟蹤窮追。光榮稟。江午。

第十二章 徐錫麟刺恩銘

徐錫麟刺恩銘情形

紀元前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刺恩銘舉義不成而死。徐錫麟字伯孫。浙江紹興人。憤清政之不測。納贖入官。以飾掩其革命行爲。清光緒三十三年。徐到皖。以候補道資格。見信於皖撫恩銘。時安徽初辦警察學校。恩爲總辦。徐爲提調。校址在安慶城內東北隅之白花亭。有學生百餘人。比歲暑假。第一班學生畢業。例需撫藩臬各大員到校監禮。以示鄭重。徐原定舉義之期。爲五月二十八日。因恩銘催之急。乃改於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恩撫及藩司馮煦。臬司裕某。先後到校。稍事休息。即依次列坐公案。徐着警服。在院內指揮學生站隊。報數畢。略有訓詞。其訓詞多說革命之意旨。慷慨激昂。學生多與感。隨將手執學生名冊。作呈驗狀。直驅恩撫案前。大呼曰。「今日革命軍起事。」舉座驚聞。徐於靴筒中抽出手槍兩桿。直射恩銘。彈中要害。恩之戈什。以身掩恩。死二人。恩遂倒臥於案下。徐又擊斃漢奸顧松。松固候補小吏。任該校庶務職。常爲恩銘作耳目者。徐遂親率全隊學生。急行入軍械局。意在奪獲槍械。以之大舉。軍械局在城內西偏大朱子巷。左右與民房毗連。徐入局後。分發未畢。巡防營杜青遠。率所部從外嚴密包圍。徐乃據門與鬪。經數小時。陳伯平死之。學生多散亡。徐見大勢已去。踰東牆。登方氏宅屋。以手槍抵禦。手槍遺瓦縫中。後爲葺屋者所得。今不知其所在矣。

旋與馬宗漢暨學生十數人。同在方宅內被捕。恩自受傷後。昇歸撫署。即氣絕。以藩司馮煦護撫案。一面電告清廷。一面訊問徐。徐初至公庭。意態十分愁悶。及聞臬司斥之曰。「爾今鬧此大禍。碎身不足惜。」徐忽作笑容。

徐錫麟捕

徐漢書之
問答

應之曰：「似此恩賊已死矣。目的已達，吾復何憾？」馮親訊問其情形於下，馮問曰：「恩撫爲爾之恩師，初到省，即令爾充陸軍學堂會辦。又令爾充巡警會辦。及巡警學堂長。有事則依爾如手足。爾何無心肝而出於此。」錫麟曰：「恩撫待我，我知之。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憤也。」又問云：「爾究係革黨否？」對曰：「然。但此事僅我與我友光復子、宗漢子之所爲。其附和我之學生，實不知情。當時我以槍迫之，不得不如此。我之罪，我一人當之。即數十學生之罪，亦我一人當之。寸磔我身，幸毋累及他人。」錫麟問曰：「新甫死未？」（新甫恩銘字。）告之曰：「未死。僅小傷耳。當經西醫診治，已全瘳。明日當親自訊爾。」錫麟聞此，喜色大變。氣爲之沮，垂首不語。繼問曰：「爾知罪否？知明日將剖爾心肝否？」錫麟忽大笑曰：「然則新甫死矣。新甫死，我志償。我志既償，即戮我身爲千萬片，亦甘心。區區心肝，何屑顧及。」指按察司毓鍾山曰：「爾幸不死。」毓大震。疑詰。繼曰：「殺爾誠無濟。即不殺爾，庸無傷我之志。擬先殺新甫。次端方、戴良、良弼也。」問曰：「汝平日嘗謁見撫台，何不擊之於署中，而至今日始擊之？」對曰：「署中私室也。學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須令衆目昭彰。」又問：「汝黨共有若干？」堅不答。更問教習中有同謀否？對曰：「教習爲衣食起見，無一能與同謀者。」授之以紙筆曰：「請爾自書數語，備作供詞。」曰：「諾。」其供詞曰：

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爲排滿而來。做官本是假的。使人無可防備。滿人虛我漢族。將近三百年矣。觀其表面立憲。不過籠絡天下人心。實主中央集權。可以膨脹專制力量。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的程度。不夠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權

爲立憲。越立憲的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我志滿。已十餘年矣。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後。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爲漢人復仇。乃竟於殺恩銘後。即被拿獲。實難滿意。我今日之意。僅欲殺恩銘與毓鍾山耳。恩銘想已擊死。可惜便宜毓鍾山了。此外各員。均係誤傷。惟顧松保漢好。他說會辦謀反。所以將他殺死。趙廷璽他要拿我。故我亦欲擊之。惜被走脫耳。爾等言撫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既以排滿爲宗旨。即不能問滿人作官之好壞。至於撫台厚我。係屬個人私恩。我殺撫台乃是排滿公理。此舉本擬緩圖。因撫台近日稽查革命黨首甚嚴。他又當面叫我拿革命黨的首領。恐遭其害。故先爲同黨報仇。且要當衆將他打死了。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順了。我直下南京。可以勢如破竹。我從此可享受大名。此實我最得意之事。爾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現已一并拿獲。均不肯供出姓名。將來不能與我大名並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論亦是。但此二人。實有學問。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聞。在軍械所擊死者。爲光復子。陳伯平。此實我之好友。被獲者。或係我友宗漢子。向以別號傳。並無真姓名。若爾等所說已獲之黃復。雖係浙人。我不認識。衆學生程度太低。無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爾等殺我好了。兩手兩足利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殺學生。是我誘逼他去的。革命黨本多在安徽。實我一人爲排滿專。欲創革命軍。助我者僅光復子。宗漢子兩人。不可拖累無辜。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也未嘗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可拿筆墨。將我宗旨大要。親書數語。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

楊麟自被捕至臨刑。言語慷慨。形態自若。及被斬。并挖心祭恩銘。清兩江總督端方及安徽新巡撫馮煦

(馮原爲布政司) 電清廷云。

北京軍機處鈞鑒。辰密鈞電開。奉上諭安徽匪黨滋事。着端方等督飭派往各員。妥爲布置。散膏擒渠。所擒餘黨。迅即訊明奏辦事等。因欽此。查徐匪係浙江山陰縣人。去年報捐道員到省。本年二月委巡警處會辦。五月二十六日學生畢業。恩撫蒞堂大考。徐匪逼請司道府等到堂宴會。擬先宴會。後行畢業禮。飲酒時閉門。爲一網打盡之計。恩撫不准。自疑謀敗。即放炸彈。不燃。旋與其黨陳伯平、宗漢子。各持槍向恩撫猛擊。恩撫身被數傷。同時救護恩撫者。文巡撫陸永頤受傷身斃。武巡撫車德文受傷。候補道巢風儀。安徽府龔鎮湘。各受傷而不甚重。與司道等護恩撫回院。尙大聲飭令速捕徐錫麟。因傷甚重。卽於是日未刻出缺。徐匪旋又擊斃巡警處收支委員顧松。指爲奸細。迫脅學生往軍械所。幸司道所派之緝捕巡防各隊。將軍械所圍住。拿獲徐匪。自供蓄志排滿等情不諱。立卽處法。旋在該匪寓所。搜出偽示及單語尤悖逆。匪黨陳伯平在軍械所格斃馬子畦。名宗漢。又曰宗漢子。當飭緝獲。除格殺外。先後拿獲學生及夫役二十一名。提訊。內有學生四名。夫役三名。誤拿。已開釋。餘犯分別禁押候訊。二十八日於下水輪船碼頭。搜得火藥六十七斤。匪未獲。各局所均派營隊守護。地方安靜如常。除添派安徽候補道許鼎霖。會同院省司道朱道恩等。提犯審辦。務得確供。據實電奏外。所有續辦情形。謹請代表。端方、馮煦叩冬。

徐自直認供後。本日下午四時許。就義於撫署東轅門外。是時安徽軍界同志之組合。已大有基礎。更有破營教練官吳介麟。督練公所提調薛哲各同志。均與徐不時晤談。而徐未與先事道及卽其本校學生。亦無

前知之者。遂至發難倉猝。不及響應。

徐之文告
當事之發也。皖吏派兵圍軍械所。同時派兵在小二郎巷口搜查錫麟公館。搜出白旗一面。上書四言暗語。說明肇義意旨。并子彈四箱。槍械多枝。未鑄成之印一方。剪三十把。往來計畫甚多。布告百餘。茲錄其告文於下。

革命軍首領徐爲曉諭大衆。光復漢族。剪滅滿虜事。竊我大漢民族。立國千年。文明首出。維古舊邦。乃自滿虜入關。中原塗炭。衣冠掃地。文憲無遺。二百餘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種種難堪。數不可罄。近則名爲立憲。實乃中央集權。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天下擾攘。民無所依。強鄰日逼。不可終日。推厥種種罪由。何莫非政府愚黔首虐漢族所致。以是子等懷抱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讐。義兵所臨。與民更始。毋庸多疑。有不從者。是甘爲化外。自取罪戾。當表之天下。與吾族諸父兄弟共誅之。此諭。

端方致清
廷電云。
清吏搜出此等文件軍火等件後。知錫麟計劃甚大。急電兩江兩湖請兵。二處亦急派兵援救。端方致清

「本日已剌安徽司道銜傳電。稱恩撫念六日早。赴巡警學堂大考。會辦徐錫麟持槍亂擊。恩撫身受數傷。勢甚沉重。餘人亦有受傷。徐錫麟帶領學生圍軍械所。合城驚惶。請派得力兵隊。帶槍械子彈。附輪速來等語。查此事非常之變。實堪駭異。皖省驚擾。可知匪黨必當不少。難保伏莽不乘機而起爲亂。當即派令第八

鎮統制張彪。湖北候補道李冲。率統新軍兩營。破隊一隊。並兵輪兩艘。即日星夜馳往皖省。會商該省文武相。機拿辦彈壓。謹由電陳。請代表。」徐之就義其所最慘者。清廷有命。對待徐烈士。授張汝祥刺馬新貽案例。先剖心。而後斬首。某執刑者自覺不忍。乃先斬首而後剖心。此亦烈士之義憤所感召也。後用四板薄棺。葬烈士於北門外荒崗之側。民國成立。由皖同志邀促烈士之兄錫驥到皖。爲之易棺改殮。還葬於杭州西湖。與岳墓東面相望。馬宗漢囚於鸞鷲橋「司監」內。時清吏尙未知馬宗漢已被捕也。及查出。訊之。宗漢供云。

馬宗漢供

馬宗漢。字子畦。年二十四歲。浙江餘姚人。於去年三月間。由日本留學回滬。寓趙昌記棧。與陳伯平同住一處。由陳在徐錫麟前介紹晤面。放談時事。訂以心交。錫麟在滬。欲組織女報未成。回浙到南京。旋由直隸州捐道班。赴引指分安徽。陳伯平與之偕來。錫麟到皖。卽於客冬得陸軍會辦差使。伯平作書致宗漢。招之使至。不果來。今年三月。改委巡警會辦後。復用函邀宗漢。比以非由警察出身。不願赴約。再三催促。謂卽遊歷一遭。亦可增長學問。於是宗漢起程。於四月二十九日抵皖。住寓錫麟公館。惟時徐宿學堂。由伯平囑咐隨丁。請徐回寓。徐或住學堂。或住公館。隨其所之。迄無定所。十二日。伯平赴滬。宗漢後兩日。亦卽往上海。我與我朋友往來。伯平購置數響手槍。宗漢尙謂現在長江防範革命黨。甚形嚴密。伯平答以「此爲防身之物。不可或無。爾若合用。我送爾一桿。但匿諸箱中。包管無妨。」於二十二日。在上海搭美順上水商輪。駛回安慶。二十五日抵埠。錫麟在堂。接家丁報知。趕回寓所。是晚陳、馬二人。同在學堂。錫麟言及排滿。說「明日請撫台演說。行畢業禮。我要刺死撫台。須二公爲之幫助。」宗漢素不會放洋槍。輒問如何結果。錫麟意謂已死。我卽可做撫台。文

武百官不降。立斬不赦。如此而後。派人拆毀電桿。佔據軍營。官場無電報以通其機關。無軍符以膺其掌握。何患不一舉而成功。且我兵亦不兩日而到南洋。後援接應。再到南京。勢如破竹。所患者學生程度卑下。不及說此耳。此舉實在害少利多。二十六日。撫台蒞堂大考。錫麟開槍亂擊。中傷撫台。轉入廳內。見有一委員戴金頂者。（指顧松）錫麟勒令跪地。痛罵爾是奸細。進房取刀亂砍。伯平在旁。加擊一槍。立時斃命。錫麟恫喝學生。跟我隨走。不從者斬。約有二三十人。偕錫麟尾至軍械所。伯平守前門。宗漢守後門。募衆不敵。勢難久支。宗漢正擬踰牆而逃。適被擒獲。當時報名黃復。實爲祖宗接代起見。非畏死也。今既被捕。知亦難再混淆。昨承指認尸首。前門被槍傷死者。確係陳伯平。予亦自知罪在不赦。其實爲陳、徐二人所愚。學生蓋爲威逼所致。到軍械所。見外面兵齊開槍。咸出怨言。願爲學生剖白之。承詢光復會是何名目。係何宗旨。予實不知也。

嗣於十六日就斬。以所捕學生陪斬。學生驚惶無人色。及後得輿論之援。始陸續省釋。

秋瑾被捕
殺情形

錫麟已敗於皖。在浙預備響應之秋瑾（註四）亦於六月四日晚被捕。初五日早被殺於軒亭口。秋瑾女士爲同盟會浙江主盟人。錫麟之表妹也。曾助吳越炸清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錫麟謀在皖舉義。約秋瑾在浙主持。預備響應。以錫麟所辦之大通學堂爲機關。是校錫麟所辦者。秋瑾卽任教員於其中。學界及會黨尤多爲聯絡。錫麟在皖失敗。清吏得知秋瑾在浙計劃。浙江復有告密。因而六月初四日紹興黃河。會同山陰會稽二縣。率帶防兵。一面拘拿錫麟家屬。搜查店屋。一面赴大通學校圍捕秋瑾。兵弁開槍。有二生中彈落河。而秋瑾及教員程毅學生六人被捕。

貴福與山陰會稽兩縣。嚴刑酷密。無通匪實據。迫令跪火練火磚。程毅類死覆蘇者六次。均堅不承。秋瑾則審秋風秋雨愁殺人七字。(註五)因搜軍火無着。謂在瑾衣帶中。搜出手槍一枝。指爲身帶凶器。爰定罪名。翌晨。殺瑾於紹興府城之軒亭口。時年三十有三也。方瑾臨刑時。衣白色之汗衣。穿高底之皮鞋。東兩手於背。加以鐵鍊。從容就義。至今西湖有徐錫麟秋瑾墓在。所謂英雄兒女各千秋歟。是役也。株連殆遍。女學界尤甚。前監督孫德清。久拘不釋。勒捐二千元。得出獄。富紳許仲清被捕在押。捐洋至十萬元乃免。復捕同仁學堂學生八人。嚴捐公所及附設之學堂幹事員與學生。亦捕去八人。毓秀震旦各學校。均迫令解散。

第十三章 丁未防城之役

防城之役

事發前之計畫

紀元前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舉義於欽州之王光山。旋得防城。進圍靈山。以所約不應。退歸十萬大山。先是欽州人民抗拒糖捐。廉州人民。因年荒鬧壓穀價。均聚衆抗州縣。清吏派郭人漳趙聲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往平之。總理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命胡毅生隨趙聲營而游說之。使贊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一面派董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及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器械一到。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興與法屬之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達。交通甚爲便利也。武器一到。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約郭人漳趙聲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人。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收入於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計劃已定。乃於七月二十四日舉義於欽州之王光山。大破清兵。其都督爲王和順。法蘭西新聞論之曰。「此處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敵兵四分之三。可稱奇捷」云云。卽此可見革命軍之名譽矣。二十七日乘勝進攻防城縣。一鼓破城。生擒知縣等官。實其不知大義。身爲漢奸。盡誅之。安撫居民。秋毫無犯。民心大悅。釀金備燒豬爆竹。以歡迎義軍。各鄉之民。攜械從軍者萬餘人。原期舉義以後。有東京軍械接濟。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劃。爲之

王光山舉義破防城

破壞。至防城已破。武器不來。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並失信鄉團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見武器不來。乃轉而逼欽州。冀郭軍之響應。郭軍見我軍之薄弱。加以他軍爲之制。故不敢來。我軍於八月初三日全軍直趨靈山。冀趙聲之響應。趙見郭尙未來。彼亦不敢來。初五初六兩日連破廣西南寧府屬之橫州、永淳。遂逼取南寧。以爲根據。俾可北取桂林。以出湖南。東取梧州。以出廣東。卒以清廷調廣西之兵救南寧。調廣東之兵救欽廉。欲以兩廣全力。與革命軍決戰。我軍卒以力薄難進。退入十萬大山。其時款項多爲河口、海防、西貢、星加坡、暹羅、庇能、吉隆坡、芙蓉所接濟。而其赴各地籌款者。爲汪精衛、鄧子瑜、茲錄總理關於此次之函二通於左。

澤如兄暨同志諸君惠鑒。五月七日。曾發第十八號函。想已收到。比維文明進步。憂國思潮。與時俱長。爲慰。弟前函云。數月以來。兩廣革命軍。已暨旗起義。破城略地。電報紛傳。想我同志諸兄聞其概矣。今更以詳情一一述之。弟自南來。即欲經營大軍。在欽廉發起。以東西兼顧。沛然進取。躬自經營者。數月有餘。又得海外同志之協力。聯合好義敢死之上。輸運新式槍械。百事俱備。乃於中歷七月二十四。至與虜兵戰於欽州之王光山。大破之。法蘭西新聞論之曰。「此處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敵兵四分之三。可稱奇捷云云。」可見革命軍之名譽矣。二十七日乘勝進攻防城縣。一鼓破城。生擒知縣等官。實其不知大義。身爲漢奸。盡誅之。安撫居民。秋毫無犯。民心大悅。陳金備燒豬炮竹。以歡迎義軍。各鄉之民。攜械從軍者萬餘人。即晚全軍出城。進取欽州。圍其城。以誘虜兵來救。八月初三日全軍直趨靈山。初五六兩日連破橫州、永淳兩縣。（皆廣西省南寧府屬。）十日之內。全軍二萬餘人連破數城。軍威甚壯。虜兵不戰而降。或一戰而潰。現在全軍進取

南寧府城。以南寧爲廣西之中心點。得南寧。則北取桂林。以出湖南。東取梧州。以出廣東。革命之基礎可固。惟虜廷亦十分提防。現盡調廣西之兵往救南寧。又調廣東之重兵以駐欽廉。欲以兩廣之全力。與革命軍決戰。我革命軍亦盡力相持。以決勝負。若能破其救兵。則南寧可得。南寧既得。則兩廣易定。因現時兩廣之兵。皆聚於南寧一帶。若南寧既破。則前無強敵。大軍所至。則迎刃而解矣。此爲勝負之關頭。革命軍第一級之著手處也。今日接電報。虜廷既已調湖北軍來會戰。夫以新起之革命軍。敵三省之兵。聞者或代爲憂慮。然弟已夙計及此。早爲預備。不日廣東將有義軍起而響應。使虜朝東西不能兼顧。至於湖北之兵。恐長江有事。不敢遽來。若其果來。則長江義師。乘虛而起。愈爲得手。此可無足憂慮者。今之所急。惟在盡力幫助攻取南寧之革命軍。使得早日破敵耳。夫虜廷既合兩廣之兵力。以救南寧。我同志亦必合全華之力。以接濟南寧之革命軍。然後可以必勝。現今革命軍好義有勇。人心堅定。固可以進取無前。惟必須接濟軍需。使其軍械足用。糧餉不缺。然後聲威大震。勢力增加。此爲目前最要之事。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海外同志之任也。今內地同志。既爲國民出死力。以求自由。切望同志諸兄慷慨仗義。籌款接濟。以充拓革命軍之實力。使得一戰破敵。斯則同志諸兄之責任。而國民之所屬望者也。弟已與各國鑄鐵廠約定新式槍械。隨時可以購買。而近日革命軍。已占領欽州沿海岸。隨時可以運送軍械。今所缺者。爲購械之款耳。望我同志諸兄。接此信後。即照弟前函所言。由同志中舉出委員。專任運動籌款之事。當此義聲震震之際。不獨同志踴躍盡力。即平日常來聯合之人。亦必樂於助義。宜不分畛域。以期迅集巨款。能於信到後。七八月內籌得。以濟軍

雷則革命軍知海外同志之熱心公義。且衛顧同盟兄弟。如手足之相救。唇齒之相依。必然氣勇百倍。奮力立功。以慰海外同胞期望之殷。而且軍需既裕。則兵精糧足。必能打破此勝敗關頭。虜兵既破。南寧既得。則兩廣指日可定。有兩廣爲根本。治軍北上。長江南北及黃河南北諸同志。必齊起響應。成恢復之大功。立昌明之政體。在此一舉。我同志諸兄籌餉之功。必與身臨前敵者。共垂千古而不朽矣。南寧破後。弟即於該處建立軍政府。使各道革命軍。有所統率。屆時必詳定章程。凡捐資助款者。計期必厚利償還。從豐報酬。其助餉尤巨者。並於國中開濬各種利源。特優給以權利。弟知同志諸兄。急公好義。必不因報酬之有無。以爲輕重。惟報施之道。本宜如此。且亦對外而勸捐。諸兄舉定委員後。凡捐資助餉者。皆由經理員給回收條。電匯香港上環德輔道三百零一號中國日報胡展堂收。即由胡君一面發回條。一面電匯弟處。將來軍政府成立後。即照總收條以爲報酬。皆以預爲對同志諸兄告者此也。附呈兩廣革命軍布告海外之同胞多張。祈印廣布各埠華商。以資觀感。當此國民革命已觀萌芽。祈同志諸兄鼎力同心。以慰國民之望。堅革命軍之志。不勝盼切。專此奉託。敬請公安。

弟孫文謹啓九月二日

維運之函
件二

澤翁同志仁兄大人足下。久未相見。敬維文明福祉爲慰。弟經營兩廣革命軍事。自七月二十六日破防城以來。聲勢甚盛。各報登載。想兄必已覽及周知。故未馳書奉告。今者義軍崛起。已閱五月。根據堅定。屢破清兵。滿洲政府。傾兩省重兵。聚於一隅。而皆不能與義軍敵。則革命軍之勢力可知矣。弟謀事十餘年。以爲如此機會。實不易再得。今革命軍盡心戮力。已足以對國民。所望者各省之響應。與海外之接濟耳。各省同志。皆已

實力預備乘機繼起。以爲響應。海外同志。度必熱心。屬望其成功。弟前派汪精衛兄。民報主筆。偕弟南來。參畫革命軍事。赴河內、海防、西貢、星加坡、暹羅各埠。會見同志。報告軍事。勸募軍需。各同志多慷慨仗義。籌資匯濟。今精衛兄由暹回星。弟特函約鄧子瑜兄。與精衛兄同赴庇能、吉隆坡及各州府。與諸同志面商。設法速籌鉅款。接濟軍需。子瑜兄於庚子惠州之役。及今年惠州之役。皆爲主謀盡力之人。與精衛兄同爲弟所信任。祈與同志諸兄。盡心商榷。同籌善法。以慰國民之望。望革命軍之心。是所切盼。專此敬請。義安。

弟孫文謹啓

第十四章 丁未鎮南關之役

鎮南關之役

紀元前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革命軍舉義鎮南關。鎮南關地勢極險。位於廣西西南與法領東京接壤。東京至國境鐵路有二。東曰廣西線。西曰雲南線。廣西線終點。爲登同站。行數里始達鎮南關。中法之戰。法人所由屢挫之地也。時有號寇梁者。據越之太原府左州自主。黃明堂奉總理命。派往該處。設立機關。得同志數百人。並借械於寇梁。總理以王和順爲都督。辦理進攻鎮南關事宜。一面電飭明堂。由左州拔隊出關。與王和順並舉。至則和順隊伍不集。總理改委黃明堂爲鎮南關都督。馮祥爲司令。李佑卿副之。何伍爲支隊長。糾集義勇鄉團百餘人。於十月二十六日夜燒鎮南關之背而潛襲之。鎮南關之要塞。以三礮台而成。我軍披蒙茸。拔鈎簾。以繩絙於斷澗危崖間。直進第三礮台。喊吶踰垣而入。守備之兵。不知所來。狼狽而逃。而我軍追之。至第二礮台。第一礮台。守備之兵。皆不敢阻。獲十六生的大礮四門。七生的半大礮十門。步槍四百餘桿。而青天白日旗飛揚於鎮南關矣。總理於二十七日親率黃興、胡漢民及日人池享吉法國退職礮兵大尉男爵等前往。以其夜入鎮南關要塞。大行犒賞。原擬由此集合欽廉之役退駐十萬大山之衆。會攻龍州。不圖十萬大山之衆。以道遠不能至。遂以百餘衆。握三礮台與敵以戰。時敵之統兵官爲陸榮廷。當戰時。我軍由法國砲兵大尉開砲還擊。斃敵六十餘人。陸以前此襲取砲台之衆。不能用砲。今大砲所發皆中。知總理已率人至也。血戰七晝夜。我軍死者二人。敵兵傷亡數百。陸乃密函約降曰。（此函由日文譯出。）

義兵得鎮南關

陸榮廷約

僕等雖爲清朝官兵。然非出於不得已。僕等亦爲廣西游勇之長。反抗滿清政府。每挫其軍。不稍讓步。君之所知也。然時不我與。屈志事仇。食其祿有年矣。私心快快。每愧日月之明。尙乞君等諒之。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實力不足。惟君等背後。有大豪傑孫逸仙。策劃一切。彼之軍略。與太平天國同。起事於遠邊域。俟得天下民心。然後進取北京。僕等之疑。遂爾冰釋。比日來。受猛烈砲擊。方知孫統帥親臨陣地。極操縱之妙。風塵際遇。今始知覺。務望將僕陸榮廷之名。投於君等麾下。所爲者。部下耳。至僕一身之進退。原不足介。若哀而憐之。銘感無既。但不知君等肯收容之否耶。願得確訊。俾決去就。明日憑祥方面。有援兵五百。後日就州方面。有大兵二千。事急矣。愿君等自重。

當我軍之至也。以鎮南關爲國防要塞。必多武器。可以補充。孰意彈藥全無。蓋購置費悉爲守台清吏中飽也。似此實難堅守。適陸榮廷函至。乃決定與之聯絡。並令明堂固守五日。總理則返法領東京籌接濟。到東京後。接濟難於籌備。而龍濟光復有三千援兵來。遂於初九日棄要塞而退入安南。而陸榮廷以克復鎮南關報矣。張鳴岐十一月初九日電奏云。

張鳴岐電

右輔砲台克復日期。先經鳴岐電奏。茲據龍濟光、陸榮廷先後電稟。初三夜二鼓。榮廷督全隊。陳炳焜率先鋒隊。曾廣義、黃瑞興別領一隊。周文獻率親兵鄉勇。龍觀光率蕭順洪扼左輔山。梁木麟、林結斌分扼摩沙渠歷各隘。砲隊營分扼馬鞍、青山各砲台。布置周密。陳會兩路猛進。直撲北台各路。同時奮攻。砲隊營用大砲向北台轟擊。台上石垣立崩。先鋒隊已撲至台外石壘。後關用火藥焚炸。奈藥力不足。匪徒抵死拒守。未能

即拔兵匿槍砲齊發。匪燃大電燈。朗照如同白日。黃瑞與腰際受傷。彈子穿透下部而出。各隊仍急攻不下。榮廷親督率全營大隊。由是夜戰至初四申刻。槍砲迄未稍停。我軍愈戰愈奮。會廣濶、卓瀛洲等。先後搶佔兩嶺及小尖山。賊無險可憑。悉數退入壘中堅守。各隊圍益近。急登壘旁高埠。用槍密擊。匪勢不支。仍然死守。至二鼓。先鋒各隊。躍登石壘。陳炳焜手斫中台匪寨。全軍繼登。匪隊紛奔壘南逃潰。壘南即屬越境。我軍不能盡界窮追。只有用槍遙擊。雖斃無算。究惜未克盡殲。先是陳炳焜於初一日。即會同砲隊奪回北台後之土砲台。及四方嶺、小尖山三處。濟光周歷戰地。慰勞前敵出力員並兵勇。見皆面目黧黑。形神惘散。幾非人形。黃瑞與古景邦、王佩清、馬朝輔受傷尤重。回思七晝夜血戰。令人感泣。是役均肉搏相持。陣擒者均受重傷。不能凱候。據探報著名匪首疤頭梁之弟梁扒。在北台擊斃。此外傷斃首要。猝難查悉。獲槍七十六枝。他項軍裝甚多。兩軍現在仍在各隘口搜捕。尙未收隊。謹遵旨開列出力文武銜名。稟請奏獎。並據龍濟光、陸榮廷聲敘失守在前。不敢邀獎各等情前來。人駿、鳴歧復查此次匪黨千餘。入手即據砲台。其志實不在小。軍用品又極精利。周備。即電光燈可以概見。右輔山本極險峻。易守難攻。匪之陷台也。據龍濟光查復。匪於先數月。遣三人稟募爲守台兵夫。匪至內應。又值是夜大霧。遲卒先爲匪戕。故失之甚易。加以山南出爲越境。接濟既無從。邊軍地遠。備多。兵力又難驟增。砲利台堅。宜無速克之理。卒賴朝廷威福。仰承指授機宜。嚴申賞罰。將士俱能用命。竟於七日內克復。非初意所及。鳴歧籌邊無狀。致勞宵旰。負罪至重。而前敵異常出力。自應遵旨請獎。以勸將來。

(下略)

時爲清偵探所察悉，報告清吏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逼令出境。總理於是赴星加坡。先是我軍雖退，陸榮廷部下之兵，多約來降。總理許以若每人攜槍及子彈來降，破龍州南寧後，每人予賞一百元。而約降者請即賜賞三十元。俟破龍州南寧，再領厚賞。總理尤之，卒以十餘萬款項不能集，不果。關於此事，總理致南洋同志函曰：

連運函

澤如同志仁兄足下。去臘星加坡同志匯來兄所捐軍費一千元已收，續得精衛、子瑜兩君之報告書，備悉兄之熱心好義，實深感慰。弟自攻破鎮南關之後，默察廣西全局，大有可爲。月來所圖，較前極有進步。蓋我軍苦戰八月，未嘗少挫，軍心堅定，無慮渙散。而各鄉人民，視革命軍如親友，不獨鄉民爲然，即各處團練亦多附。以軍心民心而論，誠可無憂。蓋革命軍之根本已立矣。而目前更有千載一時之機會，則以廣西邊兵，多暗約來降也。自軍興以來，虜廷調兩廣之兵，聚於欽州、南寧、龍州三處。兵數雖近六萬，而能戰者甚鮮。客兵既不習戰，巡防各營，則久已有心歸附。其能任戰者，惟陸榮廷部下四千人而已。此四千人者，皆百戰悍卒，屯駐邊防。昔日我軍破鎮南關之時，陸榮廷傾其部下之衆來戰，我軍僅數百人，而陸軍共四千人，相持七晝夜，我軍死者二人，敵兵傷亡數百。其後我軍赴欽廉革命軍之約，趨往十萬大山以相會合，共取南寧，而陸榮廷軍遂得藉口以言復關。自經此役之後，無論廣西各營兵，聞風膽寒。即陸軍亦心折我軍之堅勁。而我軍中人，多有與陸軍將士爲舊時兄弟，以是之故，我軍百端運動陸軍將士，遂漸傾心。且虜朝待人無信，嘗我軍攻鎮南關時，虜下令廣西巡撫提督及諸統領，謂十日內不能復關，一律斬首。如能克復，當有重賞。乃我軍克鎮南關七

晝夜後乘關前進。陸軍收復所有。前此花紅重賞。一概不與。以致全軍怨望。而陸榮廷諸將尤怨虜之酷刑吝賞。故我軍中將士。得以乘間而運動。奏效。現時陸榮廷部下之兵。多來約降。弟許以若每人攜槍及子彈。來歸。破龍州。南寧後。每人予賞一百元。而各兵則謂來降之時。即求三十元。俟破龍州。南寧。領厚賞云。其所要求。亦不爲奢。弟料此軍來降。則龍州。南寧。確可以必破。因現時除此軍外。實無他軍足以任戰也。惟來降之初。每人給三十元。以四千人計之。爲費當十餘萬以上。夫費十餘萬之款。而能兵不血刃。以取南寧。龍州。革命軍之根據地。可爲難得之機會。無如軍餉奇絀。末由立集此數。故弟決意來星加坡一行。即專爲此事而來也。現時陸軍已有約降之意。則內地一二月內。可無患惡戰。故弟得抽暇來此一行。倘能得款二十萬或十餘萬。則大事之成。已在把握中矣。語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今革命軍苦戰八月。始得造成今日之權局。無異九仞之山。所望者南洋同志。不吝一簣之勞耳。

第十五章 丁未四川之役

丁未四月
之役

紀元前五年（丁未）四川黨員謀大舉。各地先後失敗。是役同時謀佔領省城成都及瀘州、鉅州、江安、隆昌等縣。定期八月初日。各路並舉。成都以謝持、張培爵、廖緒初、黎靖瀛、余培初等主其事。鉅州以謝偉頌主其事。隆昌以黃金龍、鄧西林、黃子修、羅紹圖、蔣星軺、盧春圃主其事。江安以趙鐵橋主其事。成都之師。係以譚武堂弁目隊。及會黨爲中堅。而弁目隊之同志。尤爲奮勇。黃復生、黃方、楊維等製造炸藥。復生因炸藥受傷。乃瀘州、江安事洩。成都亦舉事不成。鉅州不能動。大計挫於垂成。黎靖瀛等謀乘十月初十清西后生辰。在黃壽宮慶祝時。率省城潛伏之衆。集清吏而殲旂。事前謀又洩。黎靖瀛、楊維、黃方、王樹槐、張治祥等六人。先後被擒。謝持、余培初等脫險。十二日熊克武偕同志十餘人退鉅州。謝偉頌（註五）等於其月之二十日舉兵儀州。事敗。偉頌爲清吏賈同黨誘捕。旋就義。黃復生退重慶。與楊庶堪、朱之洪、宋紹曾、淡春谷等謀起義。亦先後被殺。

第十六章 戊申欽廉上思之役

戊申欽廉
上思之役

紀元前五年冬，黃興以二百餘人轉戰於欽、廉、上思。當清廷向法國交涉，逼總理離安南，轉運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興籌備，再入欽廉。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圖取雲南。以爲吾黨根據之地。黃興乃率安南同志二百餘人向廣東攻入，屢歷欽州、廉州、上思等處。清兵當者輒敗。轉戰數月，大小數十戰。所向無前。敵人聞而生畏。相遇時，不問敵兵多少，皆逕向攻撲。并揚言曰：大兵在後，此其先鋒耳。一日奪得軍旗一，戰馬一。辨旗知爲郭人漳所失。郭興黃有舊，且曾約響應我軍者，乃返其旗，賂以書曰：「謹奉還軍旗，以救友誼。馬則請暫借用。」卒以無後援不能集事。遂引而返安南。計二百餘人中，死四人，傷二人。清兵前後與遇者計二萬餘。死傷無算。黃興之威名由是大震。

第十七章 雲南河口之役

雲南河口
之役

紀元前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舉義於雲南河口。擒清督辦黃玉藩。後以接濟缺乏而退。自鎮南關退後。廣西邊境之兵。猶約來降。黃與復入欽。廉。上思等處。苦戰。總理復爲雲南舉義之經營。其時。總理在南洋籌款以應此局。有曰。

事前總理
之計畫

現時廣西邊防營勇已約降。而雲南之布置。又已妥當。當可隨時發起。所待者款耳。刻下有最急之需。而不容緩者。有廣西營勇約降之花紅及餉。需萬餘元。有雲南待舉之接濟。需萬餘元。有欽軍之加補子彈。需二萬餘元。此三宗不過五六萬元耳。若能立得此數。則兩粵、雲南三省。相連數千里之地。可以同時活動。則虜兵雖有百萬餘之衆。亦難首尾兼顧矣。況彼虜傾國不過十餘萬之弱卒耶。廣西、雲南兩省一起。則欽軍無後顧之憂。可以長驅進取。而東路惠潮之義師。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響應。如是則南七省之局定矣。此時北軍必可起於燕齊。中軍必可起於吳楚。此弟數年之計劃也。

雲南之舉義。注重河口。以圖蒙自。進取雲南。以胡漢民駐安南主其事。軍事則委黃明堂、關仁甫、張德勝統之。明堂等將鎮南關之役。退至安南。燕子大山之衆。潛師於邊界者百餘人。其散布於車路一帶。裝爲苦力者二百餘人。是時河口督辦王玉藩有巡防隊四營。中有二營。王自領之。其餘二營管帶爲黃元貞、岑鍾桂、黃元貞約爲內應。王之守備熊通者。願殺王來歸。其他警察多通款。未幾黃元貞之謀。爲玉藩所悉。黃元貞乃有

河口事義

占領河口

調省之訊。玉藩辭職文書亦將回復。熊通黃元貞請速發。而清吏復偵知法界。有我軍指揮者數人。輕以刺案。將黎仲實等八人拘去。漢民以事機急迫。催黃明堂、關仁甫、張德鼎速發。遂於二十九日之夜二時。舉兵河口。警察聞警。殺其管帶蘇某。以迎我軍。即約束兵警。巡視河界。蓋河口與老關（法境）相隔僅一河壩。志趨生事也。旋攻汎營。汎官某逃報督署。黃元貞部下二哨先降。餘二哨隨黃駐山頂。僞相攻擊。既而三腰那扒各處分駐之兵。聞聲皆至。四月初一十九時。復行猛攻。而王玉藩親自督隊。力戰不卻。而黃元貞已降。皆反戈助戰。至四時。玉藩忽使人約降。我軍疑之。乃遣王槐廷率兵二人。並一法人往探。玉藩果無降意。立揮刀殺槐廷。以槍轟我兵。熊通急舉槍向玉藩斃之。降其部下岑德桂逃。其所部亦降。河口遂完全歸我軍占領。暨青天白日旗於砲台上。得槍千餘。子彈七萬有奇。下令安民。並派兵保護機關及外人。居民大悅。一面點收軍實。編定隊伍。一面論功行賞。商議進兵。元貞則以書勸駐鐵路之李蘭廷、黃茂蘭反正。李黃先後來歸。張德鼎、關仁甫等分途率兵北上。合攻蒙自。大隊進行七十八條基勞。收黃茂蘭之兵。向蒙自前進。此爲正師。仁甫進攻蠻浩。克之。合周文輝之兵攻蒙自。是爲偏師。同時臨安亦已發動。雲貴總督錫良聞警。倉惶失措。令道員方宏輪、提督白金柱率兵十餘營來戰。並求援於貴州、四川、廣西三省。我軍無主帥主持。總理電令黃興前往指揮。黃興乃經海防河內。老開而至河口督師。軍勢益振。惟糧食子彈缺乏。擬籌十萬元。以半爲糧食之用。半爲子彈補充。總理在南洋極力向資本家籌助。卒不如愿。失機進取。而虜四集。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後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屬新加坡。到埠之日。爲英官阻難。不准登

岸。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稱此六百餘衆。乃在河口擊敗。退入法境之革命軍。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本國政府作戰。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而祇視爲亂民。亂民入境。有違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後。由法政府表白。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法政府對於兩方。曾取中立態度。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爲交戰團體也。故送來星之黨人。不能作亂人看待等語。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敗後。所發生國際問題也。茲錄胡漢民在河內四月七日致總理報告函於左。以見河內之役之真相。

先生大鑒。雲南國民軍光復河口。蠻浩各等情形。除經電報外。謹詳述之。

初國民軍之圍河口也。清師於邊界者百餘人。其散布於車路一帶。裝爲苦力者二百餘人。清軍暗約反正投降者日衆。願我以河口原屯重兵。除警察兵汎兵外。則有督辦親帶二營。黃元貞管帶一營。岑德桂管帶一營。黃元貞素通情於我。而督辦王玉藩。則頑固老物。岑德桂更懵無知淺識者也。督辦部下據守鐵。勇而有謀。自願以身當督辦。以部下從我。相約已二旬。督辦得告密者言。頗爲備及。黃元貞二人乃決意逃舉。有潰議者。偵知法界有我軍指揮者數名寓焉。竟誣以劫案。請法吏拘留之。即仲實等八人也。弟聞此事。急集我軍首領黃明堂。關仁甫。張德輝速發。以二十九晚二時舉兵。警察聞警。即響應。自殺其管帶某某。我軍約束之。使勿動。照視河界如常。蓋河口與老開相隔僅一河壩。恐驚擾也。旋攻汎營。汎官某逃而報督辦處。黃元貞部下二哨先降。餘二哨隨黃駐山頂。猶僞相攻擊。既而三腰。那扒各處分駐之兵。聞聲皆至。西三十日。(中四月一日)

翌早八時。我軍暫休息九時後復猛攻之。是時督辦親督隊。力戰不卻。而黃元貞已降。皆反戈助戰。至四時督辦亦使人約降。我軍知其頑強。未敢信。因派王槐廷帶兵三人。並一法人於河口經商者。借通事來觀戰。據其情亦知督辦已力竭。故願與我軍人同往說之降。既至前。則督辦不應。王槐廷起身欲行。突揮刀斬王。王仆。旋以手鎗轟我一兵。法人幸無傷。熊守備急舉鎗擬督辦。其部下從之。遂伏誅。督辦之營皆降。岑德桂潛逃匿民舍。其營早解。河口地面遂歸我軍占領。收各營之鎗千餘。除身佩之子彈外。另得貯存之子彈七萬。河口四砲台。亦歸我有。於是下令安民。並派兵保護領事稅關洋人。送返法界。居民大悅。（法報紙以我軍舉動。爲能依國際法而行。頗揚備至。）一面點收軍實。編出隊伍。一面論功行賞。商議進兵。黃元貞既降。則自爲書勸鐵路。上李蘭廷及黃茂蘭反正。西初二晚。李親率全營來降。繳槍二百餘枝。子彈三萬。殺一百擔。黃茂蘭部下二哨。亦已閉風而來。初三關仁甫引衆四百進攻蠻浩。擄大。編師上南西河。（此爲攻蒙自軍之偏師。而德興則正兵也。）黃茂蘭亦覆書於黃元吉。（黃茂蘭所駐較李蘭亭爲遠。李在二十條基勞。黃在七十八條基勞。故李先降。）言我軍到日。自當率全營投降。初四關仁甫兵至南溪。適有胡華營之一哨來降。他一哨官王玉誠亦相約響應。我軍更前行。抵新街。柯積臣（蠻浩管帶）帶兵二百餘人。登山放火。我兵攻之。時已入昏。敵兵不戰而走。收降數十人。初五日張德卿親率大隊進行七十八條基勞。收黃茂蘭之兵。然後合兵攻蒙自。關仁甫之兵。亦擬回蠻浩。上個舊。合周文祥之兵。（是日聞臨安已發動）會攻蒙自。初六日探卒來報。言白金柱帶清兵四營到八塞。八塞離開化城八十里。於是張德卿擬分兵數百。襲攻古林。以率顧白金柱之兵。更

偵白之所向。而與大軍合攻之。初七日更挑選精兵二百名。兼程上蒙自助剿。此自上月二十九日起占領河口。暨連日進攻。以次克敵收降之大概情形也。此次德卿仁甫踴躍用兵。發憤進取。而舉兵之始。則功在黃明堂。然而黃元貞內應之功實大。反正以後。即立作書招降。而李蘭亭聽信其言。全營來降。黃茂蘭等亦相率先後而來。亦黃元貞之力也。初四日弟得克兄電。知已抵先安。即電告知。旋奉來電。令克兄到。即上督漢師。初六日晚。克由海防入河內。今日早上老開。往河口督師。弟亦已將河口各將士之才幹。及進行之近情。備細告知。一克兄精神充足。殊無鞍馬勞頓之狀。頻行。謂雲南敵兵。若能爲我患。則或取廣西之兵自救。宜於其間。更謀出一路兵於歸順。以牽制之云。想克兄親行督師。士氣更當百倍也。德卿臨行。謂此行攻戰之事。可必克。以我力充分。而敵勢脆弱。又有會黨相通。其士卒莫爲彼虜用命也。惟是自河口以上。米糧極貴。每日每人至少須發火食三毛。現在我兵已三千餘人。（河口原有之義師三百餘人。在河口收降者。警察汛營及巡防四營。李蘭亭來降一營。黃茂蘭來降二哨。胡華甫一哨。王玉珠一哨。其餘新街樓浩尙有降者。）每日用銀。糧食一項。亦幾及千元。收復河口。即就地徵收戰捐。得銀三千五百元。惟發難時。殺督辦之花紅二千。占小上破台及獻哨官首級者。大小花紅又二千八百。共花紅銀四千八百。）其得河口後。來降者即皆不給賞。但發火食而已。）初二日。弟交甄吉亭帶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關仁甫之隊起程。初四日弟交黃龍生帶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張德卿之隊起程。初六晚吉亭歸河內。細述情形。知德卿之隊。只持三日糧。非立加接濟。衆多糧食。遲送供給。則爲行軍之窒礙。是時鋪戶之捐。已難於爲繼。而兵起河口。占領已逾一週。不見外洋大款接濟。士心蹙固。不爲

搖動。然若糧食不足。則情見勢絀。外恐見笑於鄰國。亦恐降者之裹足。蓋降者之來。感於情誼者三。而動於聲勢者七。由此數日之情勢度之。則彼敵望風奔附。而我無阻。以是而收取全漢也。不難。若因糧乏之故。使來者聞知。不肯踴躍來附。而由河口進兵。我軍得利。正在有越地供給之後。援足食而進兵。則所至所向。能戰能攻。河內同志竭於前。先生所曉。弟見吉亭之報告。遂再電星州告危。是日復接河口來電。言降者見糧食困乏。頗有一二不安者。弟尤爲焦急。旋獲星洲先生復電。三日有款。略爲欣慰。然仍無濟兩日內之困急。勉強就商於梁成泰之子梁秋。使由伊揭款三千。而約以無論何時星款到。立即歸還。梁秋使前月已爲我黨揭款二千。（前信已告知）此番實得其助力。以弟觀察。雲南大局。確有把握。哥老會之糾合。息息相通。如黃元貞之營降。而降者相繼。此其驗也。周文祥曾破臨安。雲南最有聲名者。今亦爲我國民軍而起。轉會黨而爲革命黨。凡漢省之兵。前者俱會黨。今明不難立變爲革命黨。立心服從於國民軍矣。此雲南全局可圖者。一大端也。蒙自關化各藏槍數千。（爲招募新軍用者。）而守兵名額不過兩三營。合其附近可取救援之兵。亦不過各得二千人而止。以我朝起之銳氣。攻彼腐敗之營兵。且有會黨相通之妙用。一可致十。何況彼力之尙有不如我者。卽此雲南全局可圖者。二大端也。雲南一帶糧食尤昂。河口之兵。正以餉食不足。爲倒戈降我之一原因。若我有後援。糧食充足。則投降者恐後。蓋彼卒伍常飢之故。此雲南全局可圖者。三大端也。黃明堂、關仁甫爲舊日會黨首領。張鑑卿亦著名於廣西。今皆聚而爲我用。各盡其能。黃元貞新降。極意立功。且熟悉全漢情形。今又有黃克強兄之學識經驗。而爲統籌。人才衆多。此雲南全局可圖者。四大端也。雲南各營之槍。係於前年一律換

爲德國毛瑟者。利器可用。非如欽州集合地方兵團之械。參差不備者可比。現下子彈充足。亦可備敷大戰之用。惟降者日衆。則糧食日增。河內一隅。烏能仰給。河內已捐千餘元款矣。必有大款方堪接濟。若得十萬金。分半先爲糧食之用。分半預備子彈之補充。則大軍所至。勢如破竹。攻城略地。無後顧之憂矣。以現在情形論之。則開化、蒙自。在我軍掌握。惟兩城既得。驟辦因糧。必不能給。（蒙自等雖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則軍費浩繁。亦非現在可比。因糧之事。必徐議法而後有功。若朝得城而夕辦糧。以充軍需。實勢之難也。故必預籌款項。以爲臨時之用。）是以不能不先仰外洋之接濟。糧食第一。子藥第二。（底波洋行私約。如得蒙自。伊有洋行在彼。軍用品可以任取。銀行大班。私語××養云。『若有佔領蒙自消息。請黨人告我。我有大好意報酬。』蒙自領事。聞我佔領河口。即歸蒙自。語人云。『我素助革黨。我恐蒙自法人有誤會。故須歸爲通情意。』大抵若得蒙自。弟在河內。亦當盡力運動。而得種種之裨助。然第一級之工夫。則尙未能做到。而惟望先生與星洲各埠諸同志之大力先助十萬。不能驟得。亦必籌濟五六萬之款。法報紙之言曰。『革命軍。此次乃真有革命之力矣。然何其經濟之困乏耶。以數千金之款。而用數千人。何其神也。』（此係議論我軍軍實之言。其他頌揚我舉動之文明。稱述我軍之勢力。爲清廷危。而歎笑其說警置防之不足恃者。則日日有之。各報皆同。）又有言曰。『以革命軍之所爲。當無有能禦者。吾人何敢量其力之所至。然欲就地以籌軍用。豈無外力之大助耶。』在河口徵捐。法人亦知之。蓋我革軍之難。難於平日。非外人所得知也。今雲南之機局。實所關非常之重。雖有智慧。不如承勢。況我祖國淪替於異族人之手。已二百餘年。今何幸而河口至蒙自間。已歸漢人光復佔

領開化蒙自。不日底定。全演在我範圍。虜則驚魂喪魄。而我同胞。當此喜慰之餘。轉生感喟。而內外有兵氣者。同心協力。各盡義務。斯豈徒奮力行伍者之希望。我同胞。皆有其責任也。至如何統籌全局。指示權宜。及延請海內外英才。以襄各務。提綱挈領。是在先生。弟此次一人。獨當要職。自河口光復以來。笨舌無半時之停。而策應爲謀。又皆出於一人。素體孱薄。尤恐弗勝。差幸以與奮愉快之故。振起精神。尙能勉強從事耳。專此卽請大安。餘事續告。捷音電聞。

第十八章 清帝后疊殂之役

(一) 安慶之役

安慶之役

紀元前四年（戊申）冬十月，熊成基以礮隊舉義於安慶。安徽省區沿江大鎮有二，曰安慶。曰蕪湖。蕪湖交通便利，商業繁興，爲全省冠。清季創辦學校，亦以蕪湖爲最早。其時提倡革命之份子，類多萃集於安慶公學。按安慶公學之組織，胚胎於旅湘公學。清光緒二十九年冬，始由長沙遷至蕪湖。其在湘也，同志盧仲農、主校務趙聲、黃興、張繼，均在該校任課。革命之理想，光始於茲。繼而遷皖。劉光漢、陳獨秀、柏文蔚、張伯純、陶成章、龔徵生、段昭等，陸續到校。公開宣傳革命，尤以劉光漢之種族演講最易動人。特限於時代與環境，一般同志之成績，惟在文字宣傳而已。

事蹟情形

安慶地居上游，且爲一省行政之中樞。時清廷有令改練新軍，安慶有武備練軍學堂。又創陸軍常備營。一時應徵入常備營者，率皆青年有志之士。范傳甲（字壽山）、張勳夫（字繩武）等，其尤也。其在練軍學堂如柏文蔚、鄭贊丞等，提倡革命，不遺餘力。於是創立岳王會。又購資開設集賢旅館，皆爲革命機關。變相之組織也。惟因風氣初開，難期速效。未幾柏鄭及其他得力同志，皆因事相繼去皖。而在皖同志內容之組合，亦較經變遷。

當徐錫麟刺殺恩銘也。各軍同志事前未得與聞。臨時未及響應。是年之冬。倪映典（字炳章）由寧奉
皖。任馬營營帶。軍界同志之勢力。漸以集中。除夕舉義之計畫。未免操之過急。卒亦未克實現。然風聲外洩。僅
因此去職。同志惜之。

紀元前四年秋。沿江各省新軍。會操於安徽太湖縣。當時所謂「南洋秋操」也。皖中同志。認此爲有機
可乘。先時派人赴各省。聯絡軍界同志。而尤以蘇軍之聯絡爲最切。有祁山者（桃源縣人）蘇軍同志之代
表也。來皖。與范傳甲接洽。約俟會操動員後。由操場發難。安慶應之。略取皖北產兵之地。直趨幽燕。此初計也。
未數日。忽傳江督端方。親往太湖看操。路過安慶。將設行轅於東門外英公祠。范傳甲聞之。謀於同志曰。古云
「擒賊先擒王」。此其時矣。余將犧牲一己。與此賊周旋。卒之端方未來。其事無形作罷。皖撫朱家寶。清之幹
吏也。防範革命極嚴。派赴操場之士兵官佐。盡由各軍挑選。而汰其知識較新者。凡我同志。無一得往。人人爲
之懷喪。

時有某小報。社址在登雲。下會九公祠。與管鵬寓所毗連。十月二十二日夜半。某報記者鄧墨山（蒙
城人）自外歸來。叩管鵬之門。耳語曰。今日學務處接電。光緒皇帝死。次夕。又告曰。慈禧太后亦死。彼此相與
詫異。概疑京中有特別事變也。管鵬於次晨破曉。走告范傳甲於軍次。（傳甲在轄重隊。住北城小關帝廟。）
軍事戒嚴。不准外人入內私語。鵬乃假作別事。約傳甲至寓所。告以所聞於鄧者。傳甲喜。具酒作早餐。一飲而
瓶罄。傳甲遂偕薛子祥分往各營。徵求諸同志之意見。無不躍躍欲試。並決議以三日爲期。恐遲久而事敗。遂

也。迨二十六日下午。各同志聚會十祖寺後鄰楊氏試館。

先是軍界同志有祕組。公推礮營隊長熊成基爲主持。並由各同志按月納捐。共集八十餘元。亦存成基處。

熊成基字陳根。江蘇揚州人。夙慕岳武穆、史可法爲人。抱革命之志。非一日矣。二十歲入南京將弁學堂。卒業後。任南京某兵營小隊長。日夜爲舉義謀。奈南京軍隊防範甚嚴。不得逞。遂移駐安徽。遵其先輩某任安徽、安慶知府。遂資緣得礮營隊長。及徐錫麟事起。熊慷慨激昂。擬繼其後。及演說礮隊之兵。固服其言。卽步兵、騎兵、工兵、輜重兵等亦多有同志者。惟水師及巡防隊。勸之不應。至是光緒西太后破訊至。人心搖動。成基爾同志曰。「此天以與我也。」遂決意舉義。擬取安慶。赴太湖。遇南洋秋操之軍。促其歸順。攻略鄰省。乘勢取北京。計劃既定。成基變裝出營。與傅甲、薛哲（字明甫）（未親到）、薛子祥、田激昂、張勁夫、廖盤貞及各營同志多人。聚議於楊氏試館。當由熊成基以手書（鉛筆）下令動員。規定本日晚九時。各營同志依計劃作。卽以公儲之八十元。作發動費。午後四時。卽發布軍令如左。

發布軍令

（一）與我反對之軍隊。（甲）水師一營在西門外。（乙）巡防一營在北門內附近。（丙）城內外火藥庫。有巡防兵兩隊。（丁）撫院及各衙門之衛隊約兩隊。

（二）我軍決於今日午後十時齊發。先取城內外兩火藥庫。後全隊進城。各盡任務。於次日午前五時。在五里廟集合。再俟命令出發。

(三) 標同二標第三營。先赴北門外火藥庫。得有彈藥後。一標第二第三營進城。在城內各營攻擊。其第一營攻擊西門外之水師營。得收撫卹收撫。否則攻潰其兵。收其軍械。第三標留守火藥庫。

(四) 二標第二營同工程隊。先赴其營房之軍械局。得有彈藥後。工程隊留守軍械局。二標第二營。以兩隊攻破巡防營。以一隊先開西門。待馬營進城後。再赴北門。開城留守北門。又一隊攻擊撫院。

(五) 砲營先徒手出營。至馬驛舉火。以作全軍出發之號令。舉火後。至北門外陸軍小學堂。奪取步槍。得槍後。旋至該小學堂取彈藥。進城以一隊守南門。兩巡隊巡街。

(六) 馬營由西門進城。直赴軍械局。得有彈藥後。以一隊守西門。一隊開東門後。留守東門。餘兩隊奪取電報局。

(七) 砲重隊直赴軍械局。得有彈藥後。保護教堂及外國人。

(八) 講武堂各生。充衛生隊之任。隨時搜尋城內外死傷兵士。歸入該堂調治。

(九) 各標營隊之出力人員。次日午前論封賞。

(十) 各標營隊之兵士及民人等。如有乘機搶掠等事。由巡衛隊臨時照軍法從事。

(十一) 巡警兵如有願降者。破營收納之。編入隊內巡街。

(十二) 各文衙門之官員。不准任意殘殺。

(十三) 無論軍民人等。不准出入藩司衙門。隊官熊成基在城內軍械局。

成基率

成基於會散後，直回破營。（在東門外）過家不入。時屆九時。城西馬營。（在玉虹門）城東破營。同時舉火爲號。馬營同志田激昂、周正鋒、張烈等，以馬刀圍攻管帶李玉春於樓上。李善拳術，受傷未重，仍能臥地避刀。張烈猛力刺李，刀觸於地幾折。李乘隙投窗外逃。遂率馬營全體出發。繞北城與破營相會。破營同志張鴻堯（正目）黃節等用大破鐵門，擊碎管帶陳昌鏢之首，而棄之江。全部與馬營合。馳奪菱湖嘴（城北五里）子彈庫。守庫正目爲范傳甲之胞弟傳口，迎而納之。於是子彈充實。還攻北門，並擊焚北門外測繪學堂所駐之步兵營。（桂仙峯所部）城外毫無障礙矣。詎料城內同志響應未成。其原因

失敗原因

（1）薛哲所部之步營，住城內百花亭（北城根）原約城外事起，薛營內應開城，祇因子彈缺乏，發難稍遲，致受朱家寶壓迫，未達目的。

（2）范傳甲所代表之輻重隊，駐某關帝廟，獨門出入。官長監視甚嚴，又因有槍無彈，同志不能衝出。范傳甲在廟內舉火，輒爲隊長楊某撲滅，而戒備益急。

（3）講武堂原屬學校性質，槍械另置一處，由官長監守，雖有張勁夫之奮勇，亦屬無可如何。

（4）駐守藩署之巡防營，即前之圍捕徐錫麟者。近聞新軍盡屬革命黨，頗自懼。有李弼五、鄒某等，每託管屬向同志解說，並欲立功以自見。起事之夕，管屬令李弼五等各送子彈以質信，共得數百粒。管屬轉送范傳甲，奈新槍與舊槍口徑大小不同，無濟於用。事既舉，李鄒等率管入藩署，既令其哨官鮑某、管官王某作響，而該營立將西門救火隊撤回，但願不迎戰而降，不敢先事自動也。

有此數因。內應不起。外攻不入。次晨天將曉。砲聲起。又因彈頭未裝引火線。(後聞引火線藏城內督辦公所無法奪取。)破彈着處。無一爆發。時南門江面原駐兵艦數艘。初則表示降順。升火游動。後忽以巨砲擊我。中燬破營之破樓與營房。我軍之根據地漸不可守。相持至十時。城外作戰之同志。飢餓不支。遂相率分路散去。

陣散時。有一部分彙立西門外某寶鋪門前。該鋪以爲劫也。出金錢與之。不受。出錦繡與之。又不受。曰我輩此來。爲天寒不可支。欲向商界同胞借得粗布棉衣以取煖。金錢錦繡胡爲者。主人曰：衣庫在此。請諸君自取何如。同志曰：自取則爲盜。寧死不爲也。主人乃出棉舊之衣。人各一件。整隊向主人道謝而去。又有一隊路過謙潭鎮。日已暮。鎮紳招待分宿各民舍。有一民婦新產。抱衾與子。讓屋外出。武裝同志迎之於門。問知其故。曰是擾我同胞深矣。堅令該婦還舊處。而已則立於屋外檐下。竟宵不入戶門一步。此真革命軍價值也。一時遠近居民。爭匿革命兵。追騎雖至。鮮能爲害。

事後。清院撫朱家寶關於此役致電各省。其文如左。

家寶二十六由太湖回省。是夜城外破馬兩營。下級官長。煽惑目兵謀叛。馬營管帶被傷。破營管帶被戕。奪占子彈藥庫。縱火焚步隊營房。逼脅同叛。一再攻城。均擊退。復憑破台攻城。黎明復調江面兵輪開破攻擊。將破台擊壞。該匪又竄避臨江塔寺後。破擊我軍。卽遣將帶隊出城。會合江輪。水陸夾攻。衆始潰退。一面遣巡防營。將子彈庫奪回。二十八丑刻。該匪因省垣西北隅有低缺處。復到此進攻。連開機關槍擊之。匪始不支。退

出。辰尉又奪回馬營。匪遂紛紛向西北竄。桐城舒城一帶。因城兵無多。不及遠追。午後派隊四出搜查。先後拿獲叛黨二十餘人。據供革命排滿不諱。爲首係熊成基。甘泉縣人。破營隊官破兵畢業生。二十九早即開城。省城內外。均照常貿易。午後午帥由太湖來。所派援軍。軍省及江北與操軍隊馬步共七營。亦先後到省。陳復帥派與操鄂軍一標協助。即由潛山徑赴桐城追剿。江鄂兵輪並派有楚謙建威及魚雷各船。亦陸續到齊。省中現無匪蹤。三十日午帥與家寶出城撫慰地方。商民一律安堵。廬州一帶。已由午帥商之程平齋軍門派隊堵擊。現在四面兜剿餘孽。想不難盡除。特此奉聞。東

黨員死事情形

十月二十七日。我軍攻城未克。一時訛傳城外戰死同志七十餘人。午後二時。范傳甲偕陳出營。李楊氏試館。陪同志黃知波。告以夜間經過。暨所聞戰死同志之數。大哭不止。如波勸慰之。並促其易衣而走。取衣披其身。而傳甲斯之。曰。與我同謀者皆戰死。我何面目獨生耶。遂昂然去。並出示懷中新得之子彈一併。曰。是吾死所也。是時陸軍協統余大鴻已知傳甲爲舉義之中堅人。城外未平。未敢加害。乃謂傳甲加入統部衛隊。俾便監視。四時後。大鴻出巡。行至飲馬塘。傳甲自後移槍向大鴻。尙未指準。而肘後已有人擊之。執送安慶署府。時安慶知府爲旗人。刑訊傳甲。鞭背血飛。而傳甲痛罵不屈。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時。由府署縛傳甲出向西轅門走。傳甲且走且呼。曰。我是漢族無用的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願我同胞共同殺賊。勿因我之末廣而氣餒也。直至刀及於頸。呼聲始斷。而身猶直立也。其老父在廬籍（壽州）教讀。正課。有客告以傳甲遇害事。者父驚起。曰。牽累他人否。客曰未。老父曰好好好。淚隨言下。殆始備及其子之死也。

連數日張劭夫、鄭養源爲季光恩所陷。被捕下獄。養源借外力釋出。劭夫自認與范傳甲同謀。願與同死。淮上同志推張孟介之老父張子榮先生。以家族資格。到省營救。卒無效。經月餘始遇害。

又遲十餘日。薛哲同志被人告發。鞠之。無多言。但潸然淚下求速死。更有其部下排長郁某當場抵證其罪。薛乃即時被害。

同志周正鋒、李朝棟、胡文斌、張星五、張志功等皆先後就義。其月日供詞。皆未詳。

同志田激昂自省城逃至鳳陽故里。逾數日。爲縣吏偵捕下獄。惟震其爲世代書香。未加刑辱。而激昂自述革命經過。不願向項奴求宥。未幾即遇害。

同志熊成基、經皖北逃往東三省。改名爲張建助。與商震等數同志。託名開墾富春嶺。以謀同志之羣聚。商震持建助手書。往與皖北同志通消息。且募墾資。逾年。成基赴日本與同盟會總部接洽。歸來住長春。爲偽同志戴冠三洩露消息。遂遇害。

時淮上同志已有信義會之組織。初接管鵬自省城派來陳獻侯同志急送之密函。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張孟介、管曙東又接管鵬一電。文曰「病發。速令科兒回。」蓋祕語也。張管得電後。馳報岳相如、廖海粟。約速近同志。急作響應。於是百里以內。攜帶武器而來者。分段集合。一在壽州西鄉張家鄧。一在菱角嘴。一在顧上縣東鄉管家橋。一在鳳臺縣西鄉岳張集。一在東鄉廖家灣。窺取壽州。既有日矣。忽張烈同志由省城敗回。方知省中起義未成之不幸事。遂相與重加盟約。分頭散去。自此淮上黨人之團結。更進一步矣。

(二) 廣州之役

廣州之役
本頁定評

紀元前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廣州謀舉義。事洩。譚、葛謙、嚴國豐等死之。當十月清光緒西太后之慶。趙聲、朱執信、鄒魯、姚善樓。會議於豪賢街朱宅。謀乘人心動搖。舉義廣州。趙聲以已卸新軍總統事。不能以新軍發難。祇可響應。朱執信以向來聯絡之民軍。散在四鄉。亦無發難能力。於是決議以鄒魯、姚善樓主持。巡防營發難。設總機關於清源巷。鄒魯主之。分機關凡八。(一)花塔街六榕寺。(二)光塔街清真寺。(三)西瓜園十四號。(四)城內興隆坊六號。(五)馬鞍街姚家祠。(六)師古巷古家祠。(七)府學東街廖家祠。(八)觀音山觀音廟。其總計劃。則以巡防營發難。趙聲以新軍應。朱執信以綠林應。

先是譚復在各巡防營設保亞會。以聯絡兵士。兵士幾悉入其會。即借保亞會為聯絡革命之機關。同時曾傳範、何秉鈞等以陸軍學生畢業為巡防營官長。在營中暗為革命進行。與譚復聯成一氣。巡防營之革命空氣。益加濃厚。此次鄒魯約譚復之巡防營首義。譚立允。惟曰須發票耳。鄒以發票易洩事為慮。曰：「若寬我時。則不發票亦可。」鄒以時長。則人心定。難之。乃允其發票。部署已定。將發難。十一月十四晚。嚴國豐歸。歸燕塘測繪處之保亞票。為李準親兵所獲。捕。嚴訊。知為譚所發。連夜派兵至師古巷、古家祠捕譚。時率兵捕譚者為同志溫少雄。將至師古巷時。戒兵曰：「革命黨至可怕。我輩不能如向來捕匪。前後包抄法。須合一處攻入。方能敵之。」兵如令。一擁由前門入。葛謙被捕。譚復在床驚醒。由後門出逃。至清源巷總機關報告。兵有

見之者尾焉。但不知人何屋。歸報溫。謀搜索譚。至總機關。鄒魯張煊在焉。得警伺窗口。見緝者來往巷中。商搜屋。乃授衣與譚。改裝謀衝出。部中存現款祇有二十元。以十元與譚。而鄒煊則各帶五元。臨行譚握鄒手曰。「此次失敗之責在我。能皆脫險幸也。若我脫而君不脫。君毋承。決無攀君者。若君脫而我不脫。萬事一身當之。若悉被捕。君務留有用之身。勿與我爭死。」時正午夜。天雨霏霏。三人直出。則見緝者。向流水奔避。譚、鄒乃適羅藏街。緝者復來追。三人分逃。是晚在觀音山、龍王廟。復捕去曾傳範。十六日。捕去羅樹蒼、錢占榮。其後又捕去黎蕙。初亂時。均不吐實。及李準命各人坐。親鞠之。乃各自供。嚴國豐供曰。

湖北襄陽人。年二十六歲。先在廣西當勇。後在武健軍。入將弁學堂。去年轉入陸軍學堂畢業。八月奉派往高州當教練員。請假回省養親。尋入先鋒衛隊。先譚譚覆。後譚萬謙。經譚勸令入會。并先後給予會票五十張。囑令散完。即給予排長。已散去三十五張。遺失其一張。現存十四張。該會以孫文爲頭目。譚覆爲廣西頭目。章程仿照新軍辦理。散票五十張作爲排長。月薪四十兩。散票一百五十張。作爲隊官。月薪八十兩。散票五百張。作爲管帶。月薪五百兩以上。尙有標統協統參謀部等名稱。入會者。廣東已有五六百人。軍隊屬多。在廣西已有千餘人。長江一帶亦很多入會。廣東頭目。係嘉應州王姓。定期十二日在廣東起事。錢糧由孫文在外洋接濟。惟軍火難於轉運。欲轉向軍隊之外省人運動。屆時有軍火應用。易於成事云云。羅樹蒼供曰。

湖南新化人。年二十四歲。曾入新化速成師範。隨入京師學堂。今年五月。來廣東。初欲入虎門陸軍學堂。至六月十五日。在先鋒隊當兵。八月銷差。復在新軍營當哨。萬謙譚文炳（即譚覆）二人。九月初間。曾在

虎門會過。譚說他的辦法在運動軍界數千人。即通知孫文進兵。屆時必派營勇對敵。而營勇多係吾黨。則倒戈相向。易如反掌。廣東素以富著。民間亦多藏有軍械。起事時。一經傳檄。軍民響應。大事成矣。虎門各處礦台。爲入口要塞。現併設法運動。多佈黨羽。以便香港進兵及運槍械。得廣東後。即西略廣西。北略湖南江西一帶。此籌畫布置之大略也。

葛謙供詞

葛謙供詞千餘言。無一語道及布置。再三研訊。則曰。「我的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黨。我斷不供。我已拚一死。愿快死爲樂。我一人流血。留他們做大事業。歷觀歐洲大革命。斷無不流血而成者。近來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雖死亦不能變。言盡於此。請速殺爲愈。」李準以葛年止二十餘。頗欲全之。曰。「生汝何以自處。」曰。「革命耳。」葛謙嚴國豐乃於二十三晨就義。當事之發也。李準始欲窮治。及搜營中有票者十之七八。乃甚懼。遂寢其事。會傳範、羅樹蒼、黎專因爲營中官長。亦得免死。葛、嚴之處刑也。以羅陪刑。并兩拍照。羅意不悅。乃索筆書一聯曰。「授首足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足見當時黨人之氣度。結果羅、黎在粵監禁。會遞解回籍。譚復逃至湖南郴州。次年被獲解粵。刑訊八十餘次。不供一事。新軍事將起。爲清吏所殺。姚碧樓此次奔走最力。事敗。積勞成疾。死焉。羅樹蒼、會傳範、黎專。至民國成立始出獄。

第十九章 熊成基謀殺載洵

紀元前三年。熊成基等謀殺載洵於哈爾濱。不成。死之。熊成基自安慶事敗後。聞關走日本。改名陳嘉。學軍事。有同志孫榮得日本參謀部秘密計劃及地圖數十種。擬售於俄國。充革命費。成基鑄之。因去日本。入滿洲。居滿洲一月。書不售。至哈爾濱。適載洵、薩鎮冰赴歐洲視察海軍歸。道經哈爾濱。成基等擬謀殺之。事洩。成基被捕。旋遇害。年二十四。方審問時。成基歷述清廷罪惡有四。一、海陸軍不與漢人。二、政權不與漢人。三、不問漢人之生活。四、不啓漢人之智識。故謀推倒之。以建共和政府。茲將其供詞錄左。

吾生平磊磊落落。言無不吐。既經明問。直書胸臆以答。（宗旨）推倒野蠻專制之政府。重行組織新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滌吾祖國歷史上莫大之恥辱。（理由）滿人自吞我土地以來。待我漢種之手段。異常陰毒。入關之初。殺我漢族。彼時尸骨已積成一大地氈。蓋於中原之全部。鮮血已積成一大紅海。滿於支那之本部。當時稱爲白骨山紅澤國。殆非虛語。然最慘者。惟我揚州。滿兵入城。連殺十日。靡有孑遺。揚州如此。他處可知。其後歷年來。待我漢人之尤險毒者。歷舉如下。

（一）海陸軍權不與漢人也。自滿人入關以來。二百餘年。兵權專屬滿人之手。偶有不肖漢人。殘殺同胞。圖媚彼族。如會國藩等。而彼必仍派滿人官吏。從中箝制之。卽如近年來。創設海軍。關係何等重要。彼果有改良軍事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如彼所派管理之員。如載洵、載濤、鐵良等。何嘗稍有軍事上之知識。而彼利

用者。誠不知其是何居心也。

(二)政權不與我漢人也。從前各行省督撫司中必有一二滿人。暗行監督。而省會及邊防險要之所。無不有其將軍都統副都統監視之。近年利用中央集權主義。假意融化滿漢。裁撤將軍都統。試一觀之。自改定新官制以後。軍權爲樞密重地。而奕劻領班。外交爲聯合機關。而那桐用事。財政爲辦事之時。而載澤當權。實政爲議院之基。而溥儀尸位。其他如民政部之用善者。農工商部之用溥廷。藩部之用善者。法部之用廷傑。大理院之用定成。學部之用榮臻。無非滿人。僅餘無關重輕之吏禮郵傳部。委之漢人之手。豈真才智不及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三)不問我漢人之生活也。我漢人終歲勤苦。所得幾何。罄其脂膏。不足供皇室之揮霍。而至鄙且賤之旗丁。每月必給口糧。現知月餉不能持久。日爲八旗籌生計。而我漢人之生計。又如何耶。其尤甚者。一遇災年。僅予區區數千金之款。動輒誦深仁厚澤。抑知此數千金之內帑。係漢民脂膏乎。其重滿輕漢之意。不待智者而後決矣。

(四)不問我漢人之智識也。現在學堂雖漸設立。而宗旨不正。不願以國民教育爲目的。其所陶鑄者。非利祿之夫。卽庸懦之輩。間有奇材異能。魁傑卓絕之士。必多方挫折之。使其不得行其志。甚至農工商最有益民之學堂。亦不肯多設。嗟我漢人。何堪設想耶。西人常言。「支那人有四萬萬之多。竟爲五百萬之野蠻滿洲人壓制。二百餘年。仍未恢復。此可見支那人之奴性。甲於各種人矣。」苟實行瓜分中國。必不敢抵制。又聞歐

西以一時受制於人。雖以海水。尚難洗盡一時之恥辱。而我漢族史上二百餘年之恥辱。當如何洗之耶。

以上之理由。故有種族革命之決心。現在處於競爭之時代。強者存。弱者亡。人所共知。而我中國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何以不能立於優勝之地步耶。要知月先暈而後風。礎生潤而後雨。吾中國之所以羸者。由於政治不良故也。或云現在預備立憲。一經實行。則中國之病根。必可消除矣。噫。此乃不知根本上之解決也。譬如人生一癩。徒以藥敷其處。不肯將此腐敗肉挖去。能期全愈乎。況君主立憲。乃特別專制之名詞。非人民得有參政權也。夫在未立憲時代。助政府壓制人民者。不過官府而已。設已立憲。反多各省之議員。爲政府作俚。君主立憲時之議員。乃非禽非獸之蝠。日則入於獸類。以買獸之歡。夜則入於禽類。以驅禽之食。然則爲非禽非獸之蝠者。猶屬良善名詞。其實與御者等。不過爲貴族執鞭策而已。有以上之理由。故又有政治革命之決心。繼此兩念。比較參觀。種族革命開其先。必有政治革命繼其後。何以言之。推倒滿政府。固爲今日除一大障礙。而政治不能改良。仍蹈數千年專制之弊。則雖以漢易滿。亦未必彼善於此。吾同胞當知我今日之革命。不僅爲種族問題。尤注意政治問題也。

第二十章 庚戌廣州新軍之役

廣州新軍
之舉

紀元前二年正月初三日，廣州新軍舉義事敗，倪秉章死之。新軍之有革命思想，由來舊矣。紀元前六年，岑春煊爲兩廣總督，忽將陸軍中學改爲速成學校，學生大譁，謂岑居心反覆，當籌對抗，并發電北京軍機處，轉聞其事。時姚雨平肄業校中，獨持異議，謂陸軍中學之改爲速成，非岑意，乃清廷排漢之所爲，電請之，匪惟無效，恐益招忌，不如勉就速成。徐圖他日根本解決。蓋藉是以進其革命詞說也。衆聽之，電請之議遂止。旋風潮亦息。紀元前五年，胡漢民、汪精衛因黃岡之役，自日本至香港，設立機關，主持黨務。遣張谷山、胡毅等至廣州，與姚雨平聯成一氣。未幾姚雨平、張綠村、劉古香等，因倡革命，觸當局之忌，被革退，乃在廣州暗集同志，與朱執信、張伯喬、鄒魯、姚壁樓、吳爾蒼等聯絡進行。各因所知，分途運動。而陸軍速成學校第一二班及虎門聯武堂畢業者，充當防營官長。畢業於學兵營者，充當新軍頭目。加以丁未年清吏派黃士龍設模範學兵營，派人至惠州、嘉應州及北江徵兵，黨人尤多屈身應募。此學兵畢業後，皆充新軍排長。新軍之中，因而布滿革命種子。趙聲爲新軍總統，又從而提倡之。新軍之革命思想，遂益蓬勃。戊申春，河口舉義，冬清會戰，括母子死，均思發動。因或敗或洩而止。紀元前三年秋，同志紛集香港，設南方支部，謀進行之統一。重謀在廣東舉義。倪秉章以安慶失敗，乘改名陔，乘以其熱心勇敢，堅忍誠實，委以運動新軍。而趙聲居中主持。其東江西江潮海各處，均令各人負責進行。倪於是與朱執信、方楚喬、莫紀彭、黃俠毅等，設機關於廣州城內天慶里，密圖舉

濟民、何振等與焉。不二週，新軍加盟者愈衆，旋以軍界往來多易招耳目，乃遷南關餘慶坊施運高第街宣安里門。書東官黃寓。方楚喬、黃俠毅主其事。繼又設機關於清水豪。是時胡毅、朱執信運動兩番各屬民軍，均感慕。遂定紀元前二年元旦日舉義。惟以內地民軍，彈藥缺乏，應事補充，而款未集，不能確定日期。距十二月，各目兵入會證誓，爲一標三營隊官羅嗣廣查獲，告諸協統張哲培。哲培告諸粵督袁樹勛。於是於二十九日密將標營子彈一律繳交督練公所。趙聲等以事勢如此，應俟標營開操後，再定辦法。不意是月三十日，二標新軍吳英元等六人，在惠愛街七約繡文堂，因取圖章事，與警兵衝突。遂爲舉義之導火線。而莫能阻焉。初吳英元等以繡文堂所刻圖章，逾期強減其價五仙。店伴不服，遂致口角。警兵與新軍積不相能者，遂向前干涉。繼以用武，而老城一局巡尉朱紹祥傷焉。警兵憤，即將新軍二人捕至一局。是晚爲年終除夕，新軍各標入城者頗多，聞訊咸趨此局。詰其所以，愈衆愈衆。憲兵彈壓不止。一局巡士遂殿陣門前以待。晚十時，環警局而譁者數百人。三標管帶戴慶有趨至領保，警官不見，竟將被拘新軍加鎖。衆益閤，將擁入局者數次。奈警道及廣協至，多方勸諭，并將被拘新軍釋放。始漸散去。此三十晚肇釁之情形也。

二三標新軍之回營也，以巡警欺凌之說，激動大衆。翌日，各執木槍棍棒等物，聯衆入城。遇警兵即毆。遇警局即拆。先至一局，傷巡警七人。巡士由後門編譯公司遁，失去手槍三，銀鎗十一，警棍八。於是更往駛五局。五局在東門，爲新軍出入聚集之地。故羣衆比前尤多。巡士被傷者九人，因逃瓦面失足而跌死者一人。憲兵阻止之，無效。清吏懼，大東門小北門兩城均閉焉。此初一日新軍與巡警互鬪之情形也。

開動情形

此次肇事爲新軍之二三標。第一標未與其事也。原非本來計劃。及風潮擴大。竟莫能阻其發動。而一標發難矣。蓋新軍分三標。第一標駐燕塘。第二三標駐北較場。第一標步兵三營。破兵二營。輜重及工程各一營。每營三百餘人。步兵營共紮一處。若品字。破工輜別紮一處。惟相離不遠。此標教練。閱有四年。規則極嚴。詎協統張哲培標統劉雨沛等。以軍警交關。將初二三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二日晨。各兵求放假。不得。漸開動。午前十時。有步兵二百餘人。洶湧出營門。各官長制止不及。出不數分鐘。又奔回大開。曰。警兵大隊來攻營。當出擊。於是全營震動。俱嚴裝出。入軍械房。取軍械。對雨沛力辯其虛。且制止之。無效。張哲培乘機由後門遁。駕馬車進城。劉復出阻。傷頭部。各軍將軍械取出後。惟槍之板機子彈。均被繳局中。所留僅常備子彈一千粒。七營七千粒而已。各步兵見槍無板機。不可用。相率赴破工輜各營。尋獲軍械。適各營方以板機用馬車運城。欲取而用之。遂向息鞭亭小旗亭進。隨分一隊向北較場進。佔錢局後小山及橫枝崗等處。一隊走東較場茶亭附近。并派斥候數小隊。旋李準率其親軍出東郊。乃謂之曰。「我輩革命黨也。爾若不降。不如入城布置決一死戰。」李回、黃士龍亦以勸止。至被傷走。我軍遂至東郊陸軍講武堂。先數人持刺刀劫守門者。問槍放何處。堂內官長何人。門者未及答。大隊相擁而入。取出各槍。拔其板機而返。

李準入城。卽爲決戰謀。與袁樹勛等會商閉四城門。旗兵運械。登城守禦。都統守東門。將軍守歸德門。李準守小北門。并電虎門各營督省。新軍則由錢局後各山作撲攻勢。并以槍向城上轟擊。有一彈掉清漢軍壇。旗頭而過。增祺怒。命守城兵放槍。嗣見新軍人衆。不可擊。遂停。新軍亦向燕塘一路退。成伏山嵐。或謂新軍

線或遊弋至東門馬車房附近。時適一標隊隊排長王啓鑾阻軍進行。至槍傷其肺部。此初二日相持之情形也。

映典與李準

初三晨。倪映典至軍中。睹狀歎曰：「半生心血。敗於一朝。若守師期。君等無嫌類矣。」乃至第一標槍營管帶鄭某。宣布舉義。衆推映典爲司令。受約束。進攻省垣。李準亦偕其統領吳宗禹。管帶李景濂、太永寬、李得銘、童常標及各防軍等。各率所部。約二千人。向大東門、小南門三路進。至東門茶亭。兩軍相遇。我軍亦全隊湧至。約千餘人。倪映典衣藍袍。持紅旗。馳驟往來。李準遣李景濂至。說緩師。映典謂之曰：「君非某某介紹入吾黨者耶。今以衆來。奈何不響應義師。」李說曰：「響者吾謂軍隊爲無意識之舉動耳。不然。吾何以至此。吾聽歸。請以衆從。」李歸。則報於李準曰：「執云新軍滋事。率兵者均黨人。今方來攻。其志不小。速禦之。」李準即命吳宗禹率所部在中王廟一帶。分佔四山。以步隊遮其前。破隊藏於後。伏山上射擊。發破竟首中映典。映典死焉。我軍勢仍勇猛前進。與清軍戰數時。傷亡枕藉。計被擊斃百餘人。陣斬十餘人。喪失槍枝千餘桿。紅旗一面。戰馬十七匹。尙有傷者數人。由十字會醫生伍漢持及西醫駢三氏等。分別醫治。其在東門外爲防營所獲者十四人。即危宗源、林廷傑、勞謙、林傑、石煥堂、王藻英、王應墀、黃炎祺、胡常松、黃振忠、張善才、藍榮盛、羅希燿、吳其泉等。交南海縣審辦。均不承認。後多釋放。而鄭魯用廣州自治會名目。在華林寺收容甚多。是日黃俠毅之鄉人梁起、梁駝等四十人。由東莞至省。作拜城隍神狀。俠毅則帶短槍三十八枝。由輪拖至省。惟知我軍與巡防戰。而不知其敗。攜所帶槍。至宜安里。距宜安里機關已失。不能入。乃奔清水濠。清水濠機關亦出走一空。

知事不利。乃將槍械棄於清水潭橋關中。方欲出城。觀察究竟。遇李應生於城下。知全敗。遣梁曉容等回鄉。初四日清軍以我軍多向牌東園、白雲山一帶逃遁。仍分隊四出搜剿。獲數人。多改裝者。其窮迫固理所不合。而於是午焚燒一標二營。以免藏匿。尤無人道。而我軍全敗矣。新軍之所以敗。以事起倉卒。設備多所未週。而所有子彈。僅七千顆。平均每人。不及七顆。不敷於用。奚能與戰。惜哉。此役雖敗。絲毫不擾地方。尤使人民對於我軍生善感焉。茲將營務處會同兵備處研訊此役黃洪昆、王云魁情形錄於下。

各人供詞

據水師提督廣州吳守宗再并由本督練公所先後解送黃洪昆等。及降兵辛發利共三十九人。到本營務處飭派審案。委員朱令爲、董令顯、鄧令振、鄒令振。並由本督練公所飭派執法科提調李令立才會同逐一提訊。據黃洪昆供稱花縣人。充當破二營右隊正目。係革命黨主動員。以排滿爲宗旨。會報誘兵士入黨五十餘人。得有優等勳章。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兵士進城。因取名印以與鋪戶口角。巡警干涉。將兵士鎖拿回局。初一日上午二標糾衆進城。趕散警兵。毀折警局。當時知會一標及破工轄各營。一同前往報未獲之陳營排長譚瀛。卽於是日下午知會已擊斃之倪映典。乘此機會。鼓動起事。初二日。統領又不許放假。軍心鼓噪。當由一標長官及譚瀛傳發命令。與倪映典及未獲之翁錫亮、鍾善全。已獲之甘水宜。糾合一標及破工轄各營千餘人。前往總司令部。及講武堂搶掠槍枝子碼。初三日早。倪映典逼齊營帶同叛不允。將其槍斃。伊時在署隊官宋殿魁。亦因被脅自戕。伊與翁錫亮及已獲之蘇美才等。約二百餘人。把守茶亭小路。倪映典、甘水宜及已獲之尤龍標、王占魁等約八百餘人。把守大路。與巡隊接戰。因見碼子將盡。並無接濟。倪映典又被格斃。卽

行逃去。據王占魁供湖北襄陽人充當一標二營後隊司務長。由未獲之趙珊林刺入革命黨爲排長之職。二標兵士如何與巡兵干涉鬧事。不知清楚。初二日因統領不許放假。本標人心不服。現獲之江運春與未獲之楊鳳歧、趙珊琳已格斃之倪映典乘機鼓動起事。搶掠總司令部及講武堂槍枝子彈。戕斃齊管帶。倪映典等把守茶亭大路。與巡防隊接戰。有李管帶重管帶到來勸諭。伊說今日乃革命黨出世之日。勸伊歸降。帶引入城。共謀大事。李幫帶聞見。勸諭不從。即各歸隊接仗。時見官兵勢大。倪映典格斃。即行逃去。據江運春供湖南益陽縣人。充當一標一營左隊司務長。自去年三月入革命黨爲幹事員。引該兵士入黨約三百餘人。得有特別勳章。初二日統帶不肯放假。本標兵士不服。伊與倪映典、趙珊琳、楊鳳歧乘機鼓動起事。搶掠槍碼。戕斃管帶。與倪映典等把守茶亭大路。與巡防營接戰。敗逃。被捕獲。據尤龍標供。茂名縣人。充當轄重營右隊副目。由本營正目伍慰岑、徐廷光糾入革黨。爲主動員。隨同倪映典等搶掠槍碼。齊率本隊兵士把守大路。拒敵官兵。據蘇美才供。封川縣人。充當礮二營左隊正目。由倪映典糾入革黨。隨同把守小路。拒敵官兵。惟未搶槍碼。據甘永宣供。翁源縣人。充當礮隊二營右隊司務長。由譚瀛利入革黨。隨同搶掠槍碼。拒守大路。拒敵官兵。據古振華供。長安縣人。充當一標二營後隊正目。由本隊正目林德綱糾入革黨。被脅隨往廣九鐵路屯紮。並持槍打仗。據林開盛供。陽春縣人。充當礮一營中隊正兵。被逼入革黨。臨時欲逃。撞過大隊。勸令同往廣九鐵路一帶扼紮。以備接應。聞敗始散。據王功田、楊欲興、余瑞麟、林燦輝、梁成有各供。被脅同行。乘間逃走。或將槍枝繳回。據翁式亮供。先期請假回籍。並未在場滋事。據馮江、車振彪、黃瑞勝、林亮勳、林然興、張

清史處分情形

志鴻、黃瑞輝、陳伯福各供。先事離營。黃榮彪、辛發利、王興。各供患病躲避。黃福、張容彬、梁海鏡、王洪志、曾廣鴻、陳永升、陳致祥、曾煥熊、顏學林、周田福、王汝年。各供臨時畏懼潛逃。田得勝、蕭積生、陳威林各供。係馬夫或伙夫。不知逆情。再三究詰。均各矢口不移。當錄供呈。經本司道等會同親提黃洪昆、王占魁、江運春等。原鞠無異。伏查此次新軍與巡警衝突滋鬧起釁。原在二標。與一標及礮工轄各營。並無干涉。事已寢息。乃革命黨平日串處其間。演說革命。散放同盟會票。各軍必早爲之煽惑。適當兵警交鬪之後。又因統帶不允給假。該逆首倪映典等。遂乘機鼓動。糾合一標及礮工轄各營。同時變亂。理喻不可。勢禁不能。用兵勦辦。實非得已。今大局定。各降軍亦均資遣回籍。所審各犯。其同謀煽亂者。應從嚴懲辦。至無知被人煽惑者。未便概已駢誅。自應核其情罪輕重。分別辦理。查黃洪昆、王占魁、江運春三犯。聽糾入革黨。同謀爲亂。搶掠槍碼。戕斃管帶。拒敵官兵。厥罪爲均。且江運春先後招誘人入黨三百餘人。黃洪昆亦五十餘人。各得有特別優等勳章。王占魁於官軍開仗時。且敢宣佈革命宗旨。誘我軍歸降。帶同入城。均屬罪大惡極。未便稍稽顯戮。擬請卽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尤龍標、蘇美才、甘永宣三犯。入黨助逆。拒敵官兵。其罪固無可道。惟此次全標變亂。在場同逆者千數百人。誅不勝誅。且該犯等聽糾入黨。尙未轉輾糾人。與黃洪昆等亦稍有區別。擬請貸其一死。各遞回原籍。永遠監禁。用昭法律之仁。古振華、林開盛兩犯。均被脅屯駐廣九鐵路一帶。並未與官兵接仗。雖係革黨。擬請古振華遞籍監禁八年。林開盛情節較輕。遞籍酌予監禁五年。限滿察看辦理。楊欲興、余瑞麟、林煥章、林成有四名。獲會同行。乘間逃走。或將槍枝繳回。與先事離營之馮江、車振彪、黃瑞勝、林亮勳、李然興、張志鶴、黃瑞輝、陳伯福

八名患病躲避之黃榮彪、辛發利、王興三名。臨時畏懼逃避之黃福、張容彬、梁海鎮、王洪志、曾廣鴻、陳永升、陳致祥、曾煥熊、顏學林、周田福、王汝豐十一名。充當馬夫或伙夫。不知逆情之田得勝、蕭積生、陳盛林三名。均無在場助逆。及入革黨情事。已一併送交本督練公所分別查遣回籍。王功田雖持槍在場，係爲倪映典等所逼脅。翁式亮先期請假回籍。並未在場。據管帶林全鏡赴處具保。亦經其交帶回籍。應請均毋庸置議。所有凱明分別擬辦情形。是否有當。理合開列供扣。並將黃洪昆等供。開倪映典所擬運動章程十條。一併列摺。稟繳憲台察核批示。祇遵。

第二十一章 汪精衛炸載澧

汪精衛
載澧

紀元前二年二月。汪精衛、黃復生（原黃樹中）等。謀炸清攝政王載澧事洩。汪精衛、黃復生被逮下獄。自鐵南關、河口等役疊失敗。加以章炳麟、陶成章對黨復有意見。精衛頗灰心。欲以一死塞保皇黨「革命黨首領驅人於死。而已高樓華屋安享。」之言。總理及黃興、胡漢民等咸勸之不聽。乃密約女同志陳璧君、曾醒、方君瑛及喻紀雲、黎仲實、黃復生。進行暗殺。紀雲、復生。固精製炸藥者。在香港預試電氣發火。化學發火。鐘表發火。手榴彈彈弓射擊諸法。更於一日各人以石圍一圈。於圈內婆羅密樹下。擊一小猪。名之曰端方。用電發火。引放炸藥。一時圈內石碎。張天樹枝墮地。乃小猪竟未傷及皮毛。實亦怪事。紀元前三年冬。精衛、紀雲、赴京。精衛隨行。指為血書致漢民曰。「我今為薪。兄當為釜。」復致南洋同志書曰。

試炸彈藥
精衛書

南洋同志公鑒。弟自去歲小除夕離星加坡。邇來遂與諸同志不復相見。至於今將一年矣。此一年中為此事之故。來往奔走。僕僕不定其居。屢接諸同志來書。殷殷詢問。所尤不忘者。仰光同志。曾電召弟往。而弟嘗未嘗一報。每念及之。輒悚然不安。顧弟所以不敢報書者。以既承諸同志詢問。不能不述近狀以告。將以實相告耶。則事尚未發。不能豫言。將飾詞以相告耶。則是欺也。以是之故。竟躊躇而不告。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豫為此書。託友人漢民代存。俟弟事發後。即代寄以補前此疎忽之過。望勿延遲為罪。幸甚幸甚。

抑爲朋友者。於臨別之際。必有贈言。況將死之時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宣之於民報及中興報。而民報第二十六期所載革命之決心之論文。則將生平所爲文字。約而言之。謂弟將死之言可也。惟弟於將死之時。猶有所歉然於中者。則以今春弟將爲此事。平生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如生之難。宜留此身以當艱屯。其所諄諄責備者。弟心識之矣。願以革命之事。條理萬端。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擇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於是。則當專心致志。死而後已。然後無負於心也。今弟已致力於是矣。而年來與諸同事。往來於目的地。相約前仆後繼。期於必制狂虜之死命。故雖聞師友之督責。亦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對於師友也。然死者長已矣。至於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亦日重。其勞苦沉痾。必有十倍於今日者。弟不敏。先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此誠所深自愧惡者。望諸同志於已死者。勿寬其責備。而於生者。則務爲團結。以厚集其力。惟相信而後能相愛。惟相愛而後相助。毋惑於讒言。毋被離間於羣小。毋以形跡偶疎。而睽其感情。毋以行事過祕。而疑其心術。蓋有此四者。往往使團結爲之疎懈。凡諸黨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質之革命黨。則尤不能免。有如近日章炳麟、陶成章等。散佈流言。離間同志。是其一例。願諸同志慎之也。嗟夫。革命之責任。必純而有勇者。乃能負之以趨。非諸同志之望而誰望。願諸同志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言盡於此。伏維自愛。手此告別。敬候道安。

弟汪精衛頓首十一月十日

精衛紀靈到京。在城外玻璃廠火神廟西夾道。設一守眞影相館。以爲機關。復在東北圍賃一屋。以集合

同志其餘各同志亦到。紀元前二年（庚戌）元旦守眞影相館開幕。初擬炸清慶王。因京師街道寬廣。慶王出入戒備復甚嚴。不易着手。適值載洵載濤赴歐洲考查海陸軍歸。遂謀於車站炸之。汪精衛、黃復生以鐵壺盛炸藥候之。由早至晚。而車始至。下車時。無數紅頂。不知誰是二載。無從投放。然天氣嚴寒。雪花飛舞。已耐飢寒一日矣。嗣陳璧君以鐵壺盛藥不多。炸力不多。乃譏鑄一可盛五十磅重之西瓜。以盛炸藥。遂在驛馬市街。鴻太永鑄焉。并議擄賊。而炸清攝政王載灃之謀以定。

定謀

炸載灃之謀已定。以紀雲復生寃地安置炸藥。精衛任引放。初寃得數鼓樓大街。因位修築馬路。不果。改寃烟帶斜街。以無備保。亦不果。乃定於甘水橋。此地。在十剎海之旁。三面環海。僅一面有居民數家。甚僻靜。與鼓樓大街烟帶斜街。均爲載灃早朝必經之道也。二月二十一日夜半。紀雲復生往橋下掘孔。乃大聲四起。衆不能工作。次日用照像帕包盛炸藥之鐵西瓜。以驛車運至清虛觀。夜半。復生以手昇至甘水橋下。安置所掘之孔中。甫畢。見橋上有人。大驚。紀雲急返清虛觀。止精衛勿來。復生則隱於橋旁大樹。以窺其寃。竟。則見橋上之人。遂巡來橋下。有頃即去。俄同二警察來。又去。俄同憲兵來。且視且談。久之乃去。而炸載灃之謀以敗。事後知橋上之人。乃因其妻三夜不歸。出緝姦夫。而見橋下有人。從而偵察。竟發見人掘地埋物。遂以報警也。

定置炸彈

精衛炸彈

次日。清吏邀日本技正。往攝得之。知爲炸彈。某西人驗云。此炸彈如發。能燬周圍二里圍。一時京中大驚。精衛等以所謀已敗。乃在東北圍密商。復爲第二次計。議定。紀雲赴東京購藥。璧君、仲實。回廣東。南京籌款。補衛復生。仍留京布置。二十四日各報紛紛揭載。其說不一。有謂慶王欲炸肅王者。有謂溥倫欲篡位者。有謂包

炸藥之紙面。有倫敦字樣者。此炸藥必載洵載濤帶回。欲以炸攝政王者。精衛等竊喜。數日後。報載盧溝橋事。據安置炸彈者已槍斃。更爲心安。

甘水橋炸彈發見後。由技師西人某。查驗該罐。係外國所造。其上鑄有洋文。惟罐上螺釘。查係本國人所造。遂由民政部偵探局。將螺釘運示京城內外各鋼鐵鋪。始知爲驥馬市街鴻太永所製。及詢以何人定製。則云守真影相館堂。探得此訊時。守真影相館正修屋。乃派人混入瓦匠木工中。乘間竊出相片及函件。函中有無雙字者。有一函有「急切難下手」句。遂於三月七日由一警察。至守真照相館招復生云。「往領執照。」復生大疑。而不得不隨之去。至琉璃廠大街。突來二人。其勢洶洶。一時軍警林立。如臨大敵。執復生載以驢車。押至內城警察署第一區。在影相館覓得精衛復生所用小廝帶路。得至東北園搜索。而精衛聞影相館之變。往探適回。亦被捕。拘至第一區署。而鴻太永之主人亦在此作證。區長分別審精衛復生二人。而二人各爭自承一己所爲。不涉他人。後移至警察總廳。亦分別拘所。民政部長肅王親訊精衛。精衛親書供曰。

精衛復生
被捕

精衛供詞

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留學時。曾爲民報主筆。生平宗旨。皆發之於民報。可不多言。丁未年。孫逸仙起事時。兵敗後攜炸藥軍器等出。我潛以此等物件納入書篋內。寄存友人處。後復往南洋各埠演說。聯絡同志。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爲震奮天下人心之舉。故來。又自以平日在東京之交遊素廣。京師各處。熟人頗多。不易避面。故聞黃君有映相館之設。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黃君等皆不知精衛目的所在。相處月餘。後見精衛行止可異。頗有疑心。故映相館中有人辭去。至於今日。忽聞價言映相館中有事。故即往閱。知事發。

不忍連累無辜。故復回寓。擬留書黃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自被逮以來。詰者或曰：「今中國已立憲矣。何猶思革命而不已。」嗚呼。爲此言者。以爲中國已有長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黨人觀之。則數年以來。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減於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憲之說者。以爲立憲。則必平滿漢之界。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可以達。立憲則必予民以權。而民主主義之目的可以達。如是。則雖君主立憲。奚不可以卽於治。以吾黨人論之。姑勿論所謂平滿漢之界。與所謂予民以權者。爲果有其實否。卽以君主立憲之制而言。其不能達濟國之目的。可決言也。談法理者。每謂君主係國家之最高機關。有憲法以範圍之。則君主無責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憲。未嘗不可以治國。此於法理則然矣。以事實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爲君主立憲。爲民主立憲。皆必經一度革命而後得之。所以然者。以專制之權力積之既久。爲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推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法國黨路易十六卽位之初。蓋已幾樹立憲君主政體矣。而後卒不免於大革命。其故實由於此。此非惟民主國之法。國爲然。以君主國言。若英所謂憲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謂君主立憲政體之強國者也。今之言立憲者。多祖述之。其亦嘗一按此三國之歷史乎。英國無成文憲法。其所謂權利請願。與所謂大憲章者。實由幾度革命所造成。其憲法發達之歷史。蓋遞遷迭變。以至於今日者。法學者謂英國之國體。雖同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論。實爲民主政治。非虛語也。德國之憲政。由日耳曼聯邦自治制度。夙已發達。足以爲其根本。故君主立憲之制。可行之而無礙。至於日本。則所謂最重君權之國也。其憲法上君主之大權。遠非德國可比。徵論英國。今中國之言憲

政者。或謂當以日本爲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屢於法理。爲不足學。吾以爲前說固無足論。卽後說亦徒爲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夫謂日本憲法君主大權最重者。於理上則然耳。至於事實。則大權固不在君主也。維新以前。幕府專制。天皇僅虛位。是故倒幕之役。實爲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鄉隆盛以兵東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權。已移於維新黨之手。於是德川歸政。天皇總攬大權。要其實。則天皇高拱。國事皆處決於倒幕黨之手。是故日本之憲法。以法文而言。則大權總攬於君主。而以歷史而言。則其國家權力發達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國立憲之成績衡之。中國乃無一相當。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達。又非如德國有自治制度以爲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經廢藩倒幕之大革命。其專制政體。行之已數千年。自三百六十餘年以來。且日益加厲。所謂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在於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爲奴隸供奔走而已。一旦募立憲之名。而制定憲法大綱。其開宗明義。以爲憲法所以鞏固君權。夫各國之立憲。其精神在於限制君權。而此所言立憲。其宗旨在於鞏固君權。然則吾儕謂如此立憲。不過爲主權力之保障。爲政府之護符。其言有少過乎。嗚呼。如此之立憲。卽單以解決政治問題。尤且不可。況欲兼以解決民族問題乎。夫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有密接之關係。民族主義。謂不欲以一民族受制於他族之強權。民權主義。謂不欲以大多數之人民。受制於政府之強權。然所謂強權者。卽政治上之權力。今雖稱立憲。而其目的。在於鞏固君主之大權。是其強權較昔加厲。其終爲民族民權兩主義之敵。不亦宜乎。論者又曰。此爲國會未開時爲然耳。國會已開。則民權日已發達。故爲政治革命計。當爲以速開國會爲唯一之手段。爲此言者。可謂惑之甚也。夫

立憲所以鞏固君主之大權。上文已言矣。而國會者。卽爲此大權所孕育而生。如嬰兒之仰乳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如是之國會。而欲其能與政府爭權限。以爲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經變易。而實質然開國會。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

一曰、國會爲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嘗立憲矣。其立意悉模仿歐洲君主立憲國條文。頒布之後。以親佞之臣。組織內閣。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阿附朝廷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粉飾苟且。殆如一場戲劇。未幾其內閣頽然卽倒。而國會亦閉歇不復開。至昨歲而有少年土耳其黨之大革命。

二曰、國會爲君主之魚肉。今之俄羅斯是也。俄自與日本戰敗後。迫於民變。不得不立憲。其憲法條文之完善。較之憲法大綱。相倍蓰也。其政黨之強立。較之今日請開國會者之兒戲。相霄壤也。其憲法由民黨數十年血戰所購得。較之今日所謂立憲。又不可同日而語也。然而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無所變易。國會終不能與政府之威權相敵。故自有國會後。以持正誼之故。屢被解散。議員之逮捕者。纍纍不絕。膿血充塞之歷史。如故。革命之風潮。亦急激如故。

三曰、國會爲君主之鷹犬。今之安南議會是也。安南隸屬於法。法欲苛斂其民。而慮以是激民。乃開議會。以安南人之有資望爲豪傑員。爲會員。每欲加稅。輒開議會。使議決。號於衆曰。此議會之所議決也。故安南之有議會。實爲法國官吏之鷹犬。協力以搏噬其民者也。

由是觀之。卽如請願國會者之所期。其結果不出此三者。請願諸人。其果有樂於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

其罪實通於天也。

立憲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諸人。以爲欲達民主之目的。舍與政府死戰之外。實無他法。此實革命黨所久已決議者也。若夫避戰爭之禍。而求相安之法。則前此革命黨人。……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之目的。皆可以達。而戰爭之禍。亦可以免。誠哉言也。或有慮此爲不利於滿人者。不知果不言立憲則已。如其立憲。則無論爲君主國體。爲民主國體。皆不能不以國民平等爲原則。謂民主國體。爲不利於滿人者。非篤論也。或有謂此爲不利於君主者。然以較諸鼎革之際。其利害相去當如何。歷史所明示。不待詳言也。所謂顧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及所謂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慘也。設不亡於漢人。而亡於鄰國。則法之待安南。與日本之待朝鮮。視去其國王如一敝屣。而其國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還大政。身名俱棄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於國內現象略陳之矣。至於國外之現象。其足使中國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者。尤令人驚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國人於庚子以來。頗知敵國外患之足懼。至於今日。反熱視若無所感。此真可爲痛哭者也。夫中國自甲午戰敗以來。所以未至於瓜分者。非中國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國平均勢力之結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國乘勢進兵於東三省。久駐弗撤。實啓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勢之故。遂與之戰。戰役既終。而各國之形勢爲之一變。前此英日同盟。與俄德法同盟相抗。日俄戰後。而有日俄協約。有日法協約。有英俄協約。所謂協約。實而言之。實協以謀中國而已。前此欲謀中國。而各國自顧其利害。勢有不均。遂相衝突。

而出於戰。今則鑒於戰禍。而以協約爲均勢之不二法門。一旦各國勢力平均。則保全瓜分。爲其所願。願所以苟延至今日者。以英、法、德爲之梗。而日本又慮美國之議其後也。比年以來。日、美之衝突。日以彌甚。數月前且有日、美開戰之說。而日、英、美同盟之議。驟然大起。日本新聞從而論之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則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國之死命。其謀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強。兩國雖各懷敵意。終不敢遽如日、俄之釐釐。則其彼此利害衝突之點。終必以協約定之。誠使英、德、俄、美、日。對於中國之均勢政策略定。則自甲午以來。中國所賴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有爲波蘭之續而已。分割之慘。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謂保全者。其害禍無異於分割。國不能自立。而賴保全於人。已失其所以爲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此所謂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者也。識者有憂於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於互相扶助也。故有兩強國同盟者。而決無以強國與弱國同盟者。以強國而與弱國同盟。是必強者以同盟爲餌。而釣此弱者也。前此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國不自強。萬無可以與他強國同盟之理。而非於國家權力發軔根本上有大變革。又無可以自強之理。愛國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談國事者。不以此爲憂。而願以邇來中國與外國交際。其體面較優於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國所以不見禮於外國者。以其賤外排外之思想。然雖如是。而俄人固嘗以深情厚貌相親。而因以擢大利矣。今中國人之思想。已由賤外排外而轉爲媚外。而各國之智執不如俄。知中國之所重者。不在主權。不在土地人民。而在體面。遂亦競以深情厚貌相結。以期外交上之圓滑。而中國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間有一二小權利。得僥倖爭回。則尤大喜欲狂。而於外國之協以謀我。瞭平

若無所見。此真燕雀巢於屋梁。而不知大廈之將傾也。此無他。由人人心目中。以爲今已預備立憲。凡內治外交諸問題。皆可藉以解決。醉其名而不務其實。如相飲以狂藥。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後。中國之精狀。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中國之情勢。非於根本上爲解決。必無振起之望。及今圖之。其猶未晚。斯則後死者之責也。

蕭王感勳

蕭王見供。大感動。請於載灃。將精衛復生。交法部永遠監禁。守真影相司事羅某。監禁十年。蕭王常至拘所。分晤精衛復生。見復生閱御批通鑑。笑曰。「君可謂好學不倦也。曾紀貴族黃……在獄中與夏侯勝學易。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令先祖黃漢昇乎。」復生曰。「乃黃霸字次公者。」蕭王笑謝曰。「君熱甚。」而貝子溥倫來。則一問姓。卽倉皇退出。蓋欲一見。而又懼之也。三月二十日。蕭王復至復生處。笑謂之曰。「苦君多日寂寞。今日特與君介紹一好友。彼與君久遠矣。」問以「誰。」笑答曰。「頃卽知之。」俄移禁舊刑部監。精衛在焉。蕭王曰。「余讀民報。閱天討增刊。所繪之翼王夜嘯圖。及射狐圖諸篇。嘗歎黨人程度。可以言革命矣。但民報所鼓吹之三民主義。余以爲過狹。世界一家。何分五族。君等何不擴充範圍。而言大同主義。」精衛曰。「余與黃君所抱之宗旨。已於民報見之。王爺所言之大同。余等當無此觀念。不敢妄言。」蕭王伸母指點額。讚曰。「值此生死關頭。尙能堅持宗旨。舊刑部監恐設備不周。尙望鑒原。兩君以後如有所需。可函告余。」天將晚。猶刺刺不休。不忍言別。曰。「恨余相見晚也。」

精衛與復生之謀炸載灃不成而被捕也。全國震動。黨人尤爲感憤。初意其必死。謀繼其志。繼知其監禁。

胡漢民書

兼謀營救。然一切動作，非款不行。總理時亦由美至庇能。胡漢民、陳璧君亦先後在庇能籌得千元。復由庇能同志推黃金慶、吳世榮、與漢民、璧君同往各埠籌款。時漢民致鄧澤如函曰。

（前略）夢生兄行後六日，璧君始抵檳城相見。精衛兄被捕，係在璧君由北京到日本將及再返北京之日。當攝政邸側，發見炸彈埋藏處時，精衛等知所謀之未遂，但以爲無由縱跡，且奮往直前之心，不以少挫折而輒止。因令璧君往日本，更合藥爲再圖。（以需藥多，前所攜帶者不敷，而北京又無購買處。）璧君行時，亦覺同事者之無大危險。此所以有電慰其家庭云。「事雖敗而無傷也。」詎後北京偵探，因鐵鑪製造之店，面轉推求至半月之久，竟物色得四川黃君，獲之於映相館，更由館中人覺得汪黃所用之小賄帶路。至所居屋，面精衛亦落賊手。港報所登，係據日本報所譯而登者，大致不差。然云汪等有相片及相館亦早知三人之有本姓者則謬。今精衛與黃君俱已定爲永遠監禁。初璧君與同事者數人，聞精衛噩耗，卽欲急足再闖往京城，拚與俱燼。及知精衛改定監禁，乃折回香港，謀營救之法。弟初亦不甚信監禁之說，故對於此耗，以爲無望。及見璧君，乃審九死一生之機。吾輩不名爲精衛之友則已，不名爲革命之同志則已。猶有朋友之念，與團體一氣之觀感，當無不力圖營救之策者。璧君過港，港中有三五熱心之同志，皆奮袂而起，因之已有擔任運動北京官界之人。其人蓋門第最高者。除精衛原本同事數人外，尙有挺身願冒險脫精衛於難者數人。蓋此舉義也。而以奮滿虜之魄，亦示吾黨患難相急之真於天下。惟此事第一着，便籌措款項。其一切運動，經已布置。（今雖未能預定出何方法，而必備有種種可借用之材料。）其需費之多，（當在萬金以上。）則可預言。覽

釋救精衛
精衛復生

君之生母。已於去年盡變其首飾。以與精衛等爲行事之費。今則並罄其第三庶母之私產矣。然此項僅可得三四千金。且須一月餘始能交價。(弟觀璧君一家之行事。不禁敬服。) 庇能同志。資助有五六百金。(中感) 故弟急須借世榮、金慶、璧君再出星加坡。力哀諸二三有資財之同志之前。此時急緊。以弟等決精衛之爲人。非肯久鬱鬱於獄中。憂其不見救而萌自裁之念也。

胡漢民、陳璧君在庇能、星加坡等埠籌款後。即回香港。香港之機關。設於尖沙角。專謀救精衛。及續行暗殺戴澄等。因原日黎仲實、陳璧君、方君瑛、曾醒等在京機關出入有日。今機關已破。恐人跟蹤。不便行動。乃推鄒魯先行進京。布置一切。以便妥後各人一致續往。鄒魯更先後約郭守毅、張煊同往。時精衛復生。雖定永遠監禁。黨人終疑其死。璧君持之尤力。卒由張煊經曲折得法部同鄉司員之助。遂函於精衛。得精衛血書曰。「信到平安。」衆始安心。而營救亦益力。

第二十二章 溫生才鎗殺孚琦

溫生才鎗殺孚琦

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初十日溫生才（註六）鎗擊清廣東將軍孚琦於廣州諮議局前。斃之。旋被捕。十七日被斬。自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革命以救中國後。一方在國內外爲主義之宣傳。一方在國內實行革命。但雖屢仆屢起。均係一部分黨員。在一地方舉義。紀元前之一二年。孫總理由美洲抵南洋。庇能埠。即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到埠。開會決定黨中大舉。集中人力財力。在廣東發難。而使長江各省響應。如是海內外黨員紛集香港、廣州。分頭努力所事。時廣州清水師提督李準。擁兵狡狠。黨人在廣州起事者。多爲所敗。此次舉事。本擬對之先行炸斃。以所任非人。未能得當。溫生才者。南洋霹靂埠黨員也。亦與此次舉義之事。於紀元前一年二月集廣州。知李準爲黨人舉義之障。決心除之。但恐謀之於衆。或人多事洩。因獨自一人。日懷南洋攜回之手鎗。伺之有日矣。適三月初十日馮如演飛機於燕塘。清大吏悉往觀。溫生才喜曰。「今日得所矣。」乃僞品茶。候於東門外諮議局前之茶館。蓋此地由燕塘進城必經之路也。直至薄暮。有呵道而來者。前後夾以軍隊。氣甚盛。意爲李準也。伺轎至。突然排夾轎軍隊直入。出手鎗向轎門內一擊。前後軍隊鳥獸散。轎夫亦委轎而逃。生才從容再向轎內連發三鎗。始知死者乃清將軍孚琦。生才之神勇。與清末駐防兵之無用。皆足於此見之。生才擊斃孚琦後。向東校場積厚坊而去。巡警鄭家森尾之。沿途號集偵探陳寶熙材、巡警陳金、周定神等數人共尾之。遂爲所捕。初刑訊於番禺縣署。繼刑訊於營務處。悉侃侃而談主義。斥

張鳴岐之
電奏

諸吏不少。後清督張鳴岐集羣僚親訊問曰：「何故暗殺？」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官吏爲厲之階耳。殺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藉此以爲天下先。此舉純爲救民族起見。既非與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鳴岐等爲之嘿然。鳴岐等奏聞清廷，得清廷即行正法諭旨。後於十七日，斬生才於諮議局前擊孚琦處。茲將張鳴岐之電奏與清廷之諭旨附錄於左。

北京軍機處鈔鑒。午兼署將軍滿洲副都統孚琦，被匪鎗傷出缺，獲犯溫生才，供訊大概情形。於初十日會同電奏。十三日欽奉電傳諭旨，切實研究，務得實情，嚴行懲辦等因。欽此。遵即督飭緝捕總局司道，提犯覆訊。該犯溫生才供：「年四十二歲，實係嘉應州丙村人，素充長隨，因出洋學習工藝，投入孫文革命黨。回華後專持暗殺主義。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飛機，聞知將軍亦到觀看，獨自一人在東門外道旁拔鎗向轎，連擊四響，不知中傷何處，當即被獲。」不諱。詰以革命黨內容，據稱：「孫文革命如何布置，伊實茫然無所知，惟自南洋聞其演說革命宗旨，甚爲信服，情願犧牲性命，並非與將軍挾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及有知情同謀之人。」等語。鳴等提犯親訊無異。查現行律載：部民謀殺本屬知府知州知縣，已被殺者，絞。其非本屬者，依凡人謀殺論。又謀殺人造意者，絞監候等語。部民謀殺非所屬府州縣以上官，律無治罪明文。惟查同治十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漏網髮匪張文祥刺死，當將該犯張文祥比照大道開擬，凌遲處死，痛心致祭。在案。該犯溫生才身充革黨，戕殺現任將軍，與張文祥情罪相同。但現行律凌遲等刑，業經刪改。本案欽奉諭旨嚴行懲辦，相應請旨將該犯溫生才立行正法，以昭炯戒。除將本案供招另行咨達查外，謹請代奏。鳴岐謹覆。

清廷諭旨

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練電開。奉旨。張鳴岐等電奏審明戕殺將軍宇琦之兇犯溫生才。請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第二十三章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此能決策

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興率同志舉義廣州。攻兩廣督署敗。死者不明。得尸葬黃花園者七十二人。吾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因日俄協約告成。遂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能。圖再舉義。約趙聲、黃興、胡漢民開秘密會議於四間街。總理寓所。與會者趙聲、黃興、胡漢民、孫眉。及南洋英屬各埠同志代表鄧澤如、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李孝章等。決定在廣州首義。以新軍爲主力。鑒於從前運動軍隊及民軍難於發難。乃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爲選鋒。任發難及領導各軍之責。廣州底定。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擬定先籌款項十萬元。南洋英屬荷屬各員負其半。暹羅、安南、美洲另行籌濟。卽席捐得八千餘元。會議後。總理本擬遍歷南洋各埠籌款。乃荷屬竟不許入境。日本、安南、暹羅。復有出境令。英屬則因演說籌款。爲人洩諸報端。當地政府限令出境。總理乃離南洋。由歐至美。接洽外交。籌集款項。南洋之事。委諸胡漢民。英屬籌款。鄧澤如主之。黃興復親歷各埠。譚德棟、鄭蝶生、李孝章、朱赤寬、李源水、黃怡益、郭應章等。奔走輸將。勸捐款額。率逾擬定之數。荷屬則由八打威書報社吳偉康、鍾幼珊等。分頭募集。姚雨平、謝良牧、劉芷芬等。亦在泗水、八打威、文島等處籌措。結果收得之數。未能如所擬額。暹羅、安南籌款亦不多。美洲則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極力籌集。加以總理親至。其數尤鉅。域多利致公堂竟變產以助。當庇能會議後。海外分頭籌款時。趙聲先回香港。保存庚戌新軍舉義時機。十二月中旬。黃興自南洋歸。紀元前一年

各省省長

正月中旬，胡漢民亦至香港。其時長江各省及閩桂同志多聚集。乃組織統籌部分職任事。舉黃興爲統籌部長。趙聲爲副部長。內分八課。曰調度。掌運動新舊軍人之事。姚雨平任之。曰交通。掌江、浙、皖、鄂、湘、桂、滇、閩各路交通之事。趙聲任之。曰儲備。掌購運器械之事。胡毅任之。曰編制。掌草定規則之事。陳炯明任之。曰秘書。掌一切文件之事。胡漢民任之。曰出納。掌出納財政之事。李海雲任之。曰調查。掌伺察敵情之事。羅熾揚任之。曰總務。掌其他一切雜務。洪承點任之。統籌部設於跑馬地三十五號。分設各機關。并鑒於累次失敗。皆一機關一部分被破。牽連全局。議定各事由主任人員負責。各課之事。不相告問。俾資慎重。組織已定。派譚人鳳入湘。聯絡譚與敖居正、孫武、部署鄂事。與敖會伯與、謝价、僧部署湘事。司任浙、皖交通者爲鄭贊臣。而與其軍隊下級軍官及兵士聯絡。并招集同志赴粵。方君瑛、會醒、嚴驥、李恢。則往來香、港、桂、林、閩。聯絡廣、西軍官方聲濤、歐鶴生、劉建藩、何敏甫、趙正平、楊子明等。復以清水師提督李準爲舉義障礙。謀刺之。未果。溫生才不告而行。突於三月初十日刺將軍孚琦於廣州諮議局前。清吏之膽寒。防範之術乃益密。當時組織可報。爲特別宣傳機關。專輸灌革命之思潮於軍隊。主其事爲鄒魯。因溫生才鎗殺孚琦事。被勒令停版。統籌部所派任職人。分頭入廣州後。機關之設。遍布全城。機關多標公館名目。以女同志飾眷屬。掩人耳目。尤多爲嫁娶之事。以便運輸軍械。至於隊伍之準備。新軍防營。以姚雨平主其事。新軍下級新官。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生任之。多爲歷年聯絡之同志。而學兵營復多革命黨。散在各營任棚長。蓋以趙聲爲總統時。力倡革命。革命思潮。遂益蓬勃。雖庚戌新軍失敗。倪映典戰死。同志雖有離散者。而大體終無變遷。且訓練精而紀律嚴。故此役擬爲主軍。設機

軍隊情形

民軍情形

警察情形

決定十路進攻

關五處，以爲聯絡。紀元前四年，清光緒母子死，鄒魯約譚履以防營首義。雖屆期事洩，譚履、葛謙、嚴國豐先後被殺。曾傳範、羅樹滄、錢占榮、黎壽，先後繫獄。姚碧樓以奔走積勞身故。然當時營中被運動者，已十居七八。此役着手最注意於李準心腹之吳宗禹所統三營。溫生才案發生，李準電調此三營回省，駐靖門沿河一帶船上。其哨官溫帶雄、張輔臣、范秀山、范錦堃、哨長羅燦等，皆已傾向革命。其中運動甚力者，爲邱錦芳、羅俊、郭冠雄、曾福山、溫若濃、羅紹雄、王濬匯等。民軍由朱執信、胡毅聯絡數年，其首領番禺有李福林、李雍、李湛、林駒、李田、李伍平。南海有陸頤、陸常、李錦、黎炳球、黎管。三水有陸蘭清、陸福。順德有譚義、鄭江、張炳、黎義、陳林、劉世傑、梁進標、吳培、黎廣等。此役擬定順德民軍集中樂從墟，與省並發。經佛山攻省城。番禺民軍，則集於大水圳附近。以爲響應。海軍方面，由李海雲擔任襲取。警察方面，注意於巡警教練所。因所長係同志夏壽華，有學生三百。槍械復足也。選鋒領導初定五百人，增至八百人。司其任者，派鄧明德運動督署衛隊，派葉挺芬爲督署號房等。一分頭準備。惠州在省城上游，爲形勢所爭。先後派羅熾揚、嚴德明主其事。各種準備已妥。乃於紀元前一年三月十日開發難會議於統籌部。議決十路進攻。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兩廣總督署。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清水行台。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胡毅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餘人，防截旗滿界。及佔領歸德門、大北門兩城樓。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燕塘新軍入城。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不馬槽軍械局。張綠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羅仲震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另派放火委

各人分任
職責

員。入旗界租房九處。以備臨時放火擾敵軍心。發難計劃決定後。選鋒陸續先期集省。二十五日黃興進省主持。原設於港擺花街之製造炸彈所。亦移省甘家巷。李應生、李沛基、莊六、女同志徐宗漢、莊漢翹、章國興、李曉挽等主持之。羅錫則購置彈殼。喻雲紀、方聲洞自日本歸。加入製造。製成炸彈三百顆。爲發難之用。黃興命東莞同志。在鄉練白刃三百。由黃俠毅運省。至槍械悉購諸國外。日本則黎仲實司之。安南則何呂俠、黃煥司之。暹羅則胡毅司之。香港則陳子岳、李紀堂司之。由安南運至香港者。爲何紹俠、黃煥及一法國人。由暹羅運至香港者。爲張梅生。由日本運至香港者。爲林時爽、何天炯、黎仲實、吳玉章、林覺民、李恢等。其最初最大幫之槍械。運之者爲周來蘇。因黃興恐香港檢查行李。電日本令來者注意。周來蘇聞之而懼。船過門司。悉將百餘枝長短槍投諸海。發生再購延期之事。由香港運至省。初由胡毅定飾頭髮轉運法。於港設頭髮店一。省設頭髮店二。任轉運者。常爲張鏡波。而劉岐山、馬祺、劉濟川。亦任其事。始運子彈三次。由少而多皆妥。安南所到之槍。由周之貞、郭漢圖、女同志廣妹等。納諸梳化床裝拾及花盆等。以次運至九江偽設之醫院。轉運至省。楊光漢更以個人屢自任運械。初藏西關第十甫麗真映相館。嗣於粵秀街軍械局附近賃一大屋。僞辦婚事。周之貞、郭漢圖、女同志胡寧媛、陳洲子及其嫂呂氏均聚焉。藏於麗真之械。悉飾婚具運至此。三月初十。吳鏡運炸彈至省被捕。三月二十四。日本之械陸續運到。二十七日安南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當時清吏已加緊戒嚴。警兵日夕或列隊。或站崗。嚴重檢查。三月二十以後。黨人紛集益多。風聲日緊。二十四五等日。清吏已擬按戶搜查。及二十九日早。謝恩里、二牌樓機關被破。軍警尤隨時隨地防察。如防大敵。然男女黨員之運械

派械者。卽在此最嚴緊期中。爭先赴命。忙碌派運。與軍警搜查之汲汲遑遑相等。而抑若行其所無事者。其一種爲主義而革命之熱烈精神。實不知利害死生爲何事也。此次舉義。原議三月十五日發難。嗣因美潮之款未能到齊。荷屬一萬五千元亦到於三月二十以後。所有各械購自日本。安南者。多數尙未能到。加以溫生才刺李琦後。清吏戒嚴特甚。欲俟其防範稍懈。俾易着手。然此次舉義。以新軍爲主幹。新軍有四月初旬二標選伍之確訊。則時期至遲。亦祇能限於三月底。乃李琦被刺後。防範嚴密。偵探四出。旗界尤甚。至按戶查詰。所租旗界放火之屋。被追遷出者。已有四處。南洋因籌款之故。風聲早露。效忠清廷之保皇黨。已有報告到粵。清廷亦電令粵吏嚴防。進行亦因此遲滯。各事已妥。時期已迫。黃興於三月二十五日至省。總持一切。其時省中同志。已決定三月二十八日發難。及黃興入省。乃改定二十九日。預計日本、安南之械。此日方能運到。分配不能不展緩一日。但各路選錄。齊集廣州。若遇遲緩。非特四月初間有新軍退伍之訊。卽機關秘密亦恐難保。經費支持。亦恐不繼。此中既不能速。復不能遲之間消息至微。所以決定三月二十九日也。黃興進省之後。尙留香港之黨人。原定二十七兩日。悉數上省。時黃以風聲過緊。乃電阻其來。暫行解散赴省各人。以避耳目。集省之同志。亦有返港者。二十六日夜。胡漢民得黃興電。曰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阻人進省之隱語也。港中同志。相顧失色。是夜有仍進省者。有暫留港者。二十七張鳴岐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守龍王廟。胡毅因疑張毓波爲敵偵探。并以敵有備。主張改期。陳炯明及趙聲之代表宋玉琳和之。姚雨平則仍持二十九發難之議。但要求發槍五百。爲選錄及補助新軍用。此時接收之槍。不過七十餘枝。顏料罐頭六幫槍械尙未取出。未敢作爲必

定期三月
二十九日
起事

得之數。即令悉到。亦不過七百餘枝。何能給姚雨平五百枝槍。及接新軍二標兵士槍被收之報告。姚亦不敢固持其議。因此標爲新軍中堅也。黃興見各部所爲如此。實無異解散。乃至痛心。即決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同志。而令各部速即退却。免被搜捕。當與宋玉琳、洪承點、商趙聲部先返港。餘亦陸續退出。一面保全所有槍枝。留爲後起之用。此議一出。各部合前後退去省城者三百餘人。各人散後。林文、喻紀雲到黃興處。謂河南巡官四川向喻報告。四五日前已有搜查戶口之札。且夕必行。以此則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黃興以二人已決心。乃欲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殺張鳴岐。議亦決。二十八日。姚雨平、陳炯明皆到黃興處報告。謂潮來順德三營內可靠哨官之中。十人而八同志。餘二則一中立。一反對。現泊天字碼頭。即欲乘機起事。姚復親往商。未幾。還報謂各人已決心。當即密電港。仍定二十九日發難。促同志上省。蓋此防營三營。若能反正。不患其餘防營不降。且有新軍之大力爲後盾。巡警教練所學生二百餘。復決心相助。有此數者。事豈可爲。二十八晚。胡漢民復得黃興電曰。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蓋令黨員悉來之隱語。由港至省之夜。輪已開時。在港尙到有槍二百餘枝。趙聲主張率同志帶往上岸。若被檢查。即開槍攻擊。胡漢民、譚人鳳等。以與省都無接頭。恐誤事。阻之。但在港尙有三百餘人。且多數無辦。省港早輪。祇有一艘。晚則有數艘。若悉在二十九日早輪上省。則爲數不多。且易召嫌疑。故欲請展緩一日。并推譚人鳳、林直勉等。二十九日早上省。向省都陳述。趙聲、胡漢民因識之者衆。決於二十九日夜輪上省。已定早輪上省之人。全體不眠。以候至天明。到輪已無蹤地。宋教仁、何天炯、呂天民、何克夫、黃一歐。及福建、安南同志。均乘此輪。舉目四顧。悉是黨員。各皆點頭會意。而

更改原定
進攻計畫

已。陳炯明因據香港請展緩之電。至始平書院告胡毅。謂改期三十日。并以趙聲未到。親請黃興如港展緩一日。胡毅於二十九日下午三時許。據人報告。謂黃興對於港中展緩一日之電。若官不入屋搜捕。彼當相讓以待。衆因而阻選鋒進城。但譚人鳳由港至省。見黃興述港中同志欲請展緩一日之時。而黃興已束裝待發矣。三月初十決議發難計畫。原定十路進攻。及各部未能如計劃辦妥。敵情亦有變化。加以發難日期之更改。黨員有退出省城者。乃將原定計劃。臨時爲之更改。一、黃興攻兩廣總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迎防營及新軍進城。三、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四、胡毅以二十人守大南門。趙聲所部於二十九日早輪。雖有數十人上省。但未至其代表宋玉琳處。故未能獨當一面。并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一齊發難之前。黃興致絕筆書於南洋同志。謂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云。并預派象牙印鐵銀與選鋒。以爲借守及準時之用。選鋒黨員。以白巾纏臂。爲發難標誌。吹螺角爲號。足着墨面樹膠鞋。黨員出發分二部。一部在連塘街吳公館。共三十餘人。四川華僑各半。一部在小東營。共一百三十餘人。福建、花縣、華僑及其他黨員均屬之。分作二隊。一攻督署衛隊。林文主之。一攻督署正門面。何克夫主之。在省黨員二十九日上午。已集小東營黃興寓所。二十九日下午四時。黃興集衆激昂陳詞。衆益鼓舞。五時三十分。林文、何克夫、劉梅卿、○○○四人。競吹螺角。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疾行入督署。見衛隊呼衛隊歸順。不悟。殺其管帶金振邦。攻入二門。二門兵及大堂之衛隊。倚柱以攻擊。杜鳳書、黃鶴鳴。死焉。黃興由大柱後還槍。傷其一。餘被截擊。棄槍請降。愿爲引導。乃直入內。黃興、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分頭搜索。渺無一人。黃興擬在督署舉火。

黃興舉義
陳詞

攻入督署

戰事情形

號召各方。寬火料不可得。乃以火種置於床架上而後出。出後火光熊熊矣。及至東轅門。遇李準調其衛隊親兵大隊至。林文會聞趙聲言李部下有同志。遂突前招撫。高呼我等皆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土。不用打。不用打。言未畢。槍中腦。立仆。劉元棟彈中太陽穴。林尹民彈中胸部。均死焉。黃興亦傷右手。斷二指。適能調度。就所部分爲三部。以徐維揚率花縣數十人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川閩及南洋同志往攻督憲公所。自率方聲洞、羅仲靈、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羅坤等十餘人出大南門。擬與防營接應。行至雙門底。適遇防營。見其無相當之臂號。且舉槍相向。方聲洞乃發手槍斃其哨官溫帶雄。防營兵士還槍擊方。方死之。黃興且戰且前。四顧所部不見一人。乃入洋貨店。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却。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實即順德調回之三營。約定接濟發難者。其先之一哨官爲溫帶雄。哨長爲輔臣。實黨人之最熱心者。其哨中黨人尤多。約定城內起事。該哨借護衛之名。直至水師行台擒李準。因欲達此目的。決定未至水師行台前。不掛白布。以免入城及進提署之阻。溫陳得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發難之訊。卽下令督隊入城。并告陳以擒李計劃。陳乃以親信兵士十餘人衛溫。適李準令該哨入城攻黨人。溫卽令扣留傳令之人。大呼天授機緣。使吾黨成功。立命全隊入城。溫持指揮刀在前。陳殿後。至雙門底。猝見短衣臂纏白布者十餘人。由北直趨而來。知爲黨人。溫卽口呼兄弟。隊中亦有十餘人呼兄弟勿走者。執意方聲洞一時誤會。遂至自相殺傷。否則轉敗爲勝。亦左券可操者。蓋由此役爲嚴密計。各課之事不相關。亦不相告所致。惜哉。痛哉。何克夫、朱子奎、鄒坤、隨黃興出大南門。至衛邊街。卽已衝散。何、李、鄒三人至寺前街。遇防營約百人與戰。李中彈。猶鼓勇出。

大南門。至高第街而死。徐國泰、華金元、阮德三。攻督署後。轉戰至雙門底。華阮陣亡。徐受傷被執。劉梅卿、馬保及川闔同志。偕黃興攻督署後。由黃派往攻督練公所者。至蓮塘街。遇黨員一隊。與防軍正酣戰。遂加入。蓋此隊爲館蓮塘街吳公出發之黨人。其任務係攻督練公所。及蓮塘街口。堵截觀音山、龍王廟之防營。救督署。至五時三十分鐘。喻培倫、饒國樞、熊克武、余濟堂、但懋辛、羅允等。整隊而出。至蓮塘街口。即與敵遇。相決戰。及劉梅卿等加入。直戰至晚九時。折至大石街。又與敵戰。卒以衆寡懸絕。隨戰隨走。馬侶在小石街陣亡。饒國樞至大北門遇敵。迷途誤入敵營被執。餘出小北門。與旗兵警察遇交戰。時已夜深。遂各散失。羅允至虹橋。又遇敵。相持至二時。彈盡逃走。由黃興攻督署後。派赴小北門接應新軍之徐維揚及花縣黨員。未幾見敵分頭來。徐維揚急遣徐滿凌等至洛城街。以拒觀音山之敵。徐維揚則率黨員向司徒街拒水師行台之敵。徐滿凌等至德宜街口。與敵遇。乃巷戰於蓮塘街口。繼復當先衝敵。不顧身。陣亡。時敵居高臨下。勢難仰攻。徐滿凌乃轉至大石街之機關部。會同莫紀彭等。攀登屋瓦。向觀音山射擊。久而不克。擬退去。徐滿凌等。初至省。不識路途。莫紀靈、彭任爲之先導。無何燈熄相失。遇擊釋者。乞其引至小北門。擊釋者不北而南。反引至倉邊街。與防營遇。戰徐等且且走。李德三亦由攻督署戰退合焉。及小北門。高陽里口。復有大隊防營至。乃入源盛米店。屯米糞作壘。與敵死拒。支持一日夜。彈垂罄。張鳴岐下令燒街。店前又爲敵燒。乃越後垣而出。是役也。徐燂成、徐培深、徐日培死焉。徐容九則受重傷。至家而歿。李德山、徐滿凌被捕。不屈死焉。餘人出險。不復成隊。後徐茂煥、徐茂均、徐茂燎、徐金釧四人。至二牌樓之華厘里。復爲敵圍。一日夜。不得食。乃取人浙米之水。以充飢渴。徐茂燎因

中彈而死。餘越簷而走。徐維揚率黨員至司徒後街應敵。敵由新豐街、正南街紛至。奮勇與戰。徐允潛、徐佩旌等在前。陳鎮廬、徐滿樞等在後。手槍炸彈齊發。徐允潛、陳鎮廬、雖炸傷弗顧。敵乃退保水師行台。徐等乃折入小東門。由都府街、錦榮街、二牌樓環攻之。敵垂敗矣。而援軍至。乃突圍出。陳鎮廬、徐振益、陳洪基、徐紀垣、徐滿樞先後被執。後均保出。奇矣。徐維揚退後。遇文甫等。乃謀會襲來廟。奪彈庫。不克。徐佩旌、徐廉輝傷焉。乃退。李文甫率數人由北校場向東南去。旋李被執。死之。徐維揚越山至三元里。僅餘徐佩旌、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徐懷波七人。乃囑徐佩旌六人扶傷歸里。而與徐懷波返城西。乃徐佩旌等六人。至高唐火車站。與清兵遇。此時彈盡人傷。不能再戰。急將槍棄水中。已爲所覺。遂均被執。送至水師行台。後均就義。仙瀾街始平書院炸彈轟發。軍警圍之。陳潮從內擲炸彈。傷其數人。已而亦殉焉。當二十九日舉義時。原定十路計劃。改爲四路。同時并由新軍防營民軍等接應。一面放火。以亂敵人軍心。執意自黃興所部。按時圖按計劃發難外。胡毅所部。初本合東莞黨員有百五十人。因二十七日有改期之議。遂遣之退。二十八晚由朱執信馳往某鄉。測度其情。不能再來。乃由其擇陳炯明所部二十人守大南門。詎臨時胡毅謂與陳炯明所部。言語不達。請陳炯明另行派人指揮。復誤會改期之報。親至大水坳。阻所部進城。及見火起。再集所得百數十人往助。得報東門已閉。已不及矣。因胡毅任守大南門部責。故所派駁壳槍亦多。否則加入黃興所部。亦可增加戰鬪力。陳炯明始任攻巡警教練所。其所屬爲馬育航、陳達生、鍾秀南、陳其尤、馬時輝等已。到。選錄有七八十人。及聞胡毅讓回其部下二十人。則謂以全衆守大南門。實則並大南門而未守。姚雨平領去三千五百元。自購槍枝。當

日復由女同志收到子彈三千餘。所部選鋒。多已藏於小北門內附近織布房一帶。頭目則在嘉應會館裏子彈。姚雨平二十九日上午。疊遣吳雨春、郭典三持黃與條。往始平書院領槍枝炸彈。不獲。姚雨平正在嘉應會館調新防營選鋒主要人。授發難方略。見此。乃急同郭典三、黃嵩南、邱錦芳。進城晤黃興。由黃興令陳其尤。往始平書院領取。姚等親裝篋內。履肩輿四乘。抬出至歸德門。則事發。城閉。仍將槍彈置回始平書院。僅各取槍一枝到雙門底。冀與所約防營援應。然已敗散。各選鋒在嘉應會館者。以姚雨平不回。未發槍械。一無所動。至新軍子彈刺刀被收後。已無自動能力。擔任發難者。原定到嘉應會館領少數手槍炸彈。俾得奪軍械局。取子彈應用。及姚雨平進城。不獲出。遂束手作壁上觀。至防營方面。由順德調回之吳宗禹之營。駐天字碼頭者。溫帶雄率之入應。及雙門底。溫被擊斃。遂星散各處。放火機關。火亦不舉。只見黃興所率百餘健兒。橫直衝突。與督署之烈焰融融相應而已。設當時各部能如計而行。清吏實莫如之何。新軍能由北入防營。不致誤會。則清軍孰能抵抗。蓋革命軍舉義。風聲洩露之後。敵膽早寒。加以炸彈之烈。黨人之勇。尤爲清吏談之而色變。平時已就慄萬分。故事起。旗兵皆棄城不守也。其餘各屬。預備響應之處。悉未發動。惟順德民軍集樂從。據者三十日依期舉事。佔鰲溪公局。取道瀾石灣。進窺佛山。至李準派大軍至。不敢而散。順德屬之容奇、桂州、龍江、龍山、甘竹、馬寧、南海屬之九江等處。亦粉起。旋被擊散。此次在廣州舉義失敗也。清吏以黨人多伏民居。肆行搜索。水陸檢查。并下令拿無辯者。其中誤捕者固多。而黨員之西裝短髮及已受傷者。亦多不能免焉。計可查得者。共二十九人。悉皆直供不屈。先後就義。事前澳門運械案先後被捕之陳甫仁、嚴鶴廷。亦於事起時立被殺。

黃興當雙門底與敵戰後。避入小洋貨店。以身塞門擊敵。敵散後。裹傷易服。經幾曲折。至河南峽漢橋關。三十早趙聲、胡漢民。盡率港中三百餘同志來省。抵岸。知事敗。分別折回。趙聲迷路。至河南爲黃興購藥之莊六所。遇引暉、黃興。相抱而哭。黃興暈去。及醒。欲裹手渡河。與清吏拚。趙等力阻。是夜趙赴漢返港。嗣以病死於港。黨中失一大將。痛哉。四月初一。黃興改裝至港。其餘脫險者。亦先後至。并派人上省照料負傷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恤其家。在省之軍械。未發現者。則設法保存。遷易舊時機關。以掩人耳目。新軍及巡警教練所。則留後圖。到港之人。分別由庶務部酌給川資分散。復以此次用款至多。悉由海外籌來。乃由黃興、胡漢民出名。將詳細情形。報告於海外。就義之烈士尸骸。至四月初三日。清吏始函善堂收檢。以次移於諮議局前。折臂破腦。血肉模糊。初擬葬於刑人叢葬之臭岡。黨人潘達。奔走謀地營葬。得善堂贈岡地一段。地名曰黃花岡。初四日。潘乃督工移尸。計工百人。絡繹於道。壙分四積。直列安葬。嗟乎。烈士爲三民主義而犧牲。卽由烈士犧牲之精神。傳播三民主義於民衆。不數月。武漢一呼。全國響應。未及百日。而民國告成。其功固不偉哉。茲錄黃興、胡漢民。關於此役報告書於下。

黃興胡漢民
之海外
報告書

同志諸君公鑒。自起事至今。始能執筆。綜述報告。善後事繁。頭腦昏痛。未暇作詳細之書也。請將始末情狀。一一敘之。自去冬克伯、展三人到庇能。與中山先生會。卽提議籌款大舉。於是伯兄先歸港。願存前此支部之機關。一面爲擴張進行計。十二月。克由仰光出。詣芙蓉、壩羅。與諸同志熟商。知芙蓉籌款有著。卽歸港。就港部辦事諸人。草定章程。分科擔任。

(一)軍事部分科擔任之情形

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選舉克爲部長。伯爲副長。次則有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界。舉桃雨平爲長。有儲備課。以購器械及運送事。舉胡毅生爲長。有交通課。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處。舉伯先爲長。有圖書課。掌一切文件。舉展爲長。有編輯課。草定規制。舉陳炯明爲長。有出納課。司全部財政之出入。舉李海雲爲長。有調查課。以查敵之情實。舉羅熾揚爲長。有總務課。司其他一切之雜務。舉洪點爲長。其餘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於各課。共同努力。此分科辦事之情形也。

(二)破壞粵城之計劃

發動計劃。原以軍界爲主要。從前運動。祇在新軍。此次調度處之設。則兼及他巡防警察。惟警察無戰關。防營自舉辦清鄉以來。駐省不常。故仍視新軍爲重。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備操時數發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人發難於城內。破壞其重要行政機關。佔有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入。然後收佔領省會之全功。此其在庇能時與中山先生議定者。初擬集死士五百人。(名曰選鋒)後以方面多。而力量恐不足。則加爲八百餘人。一、攻殺張鳴岐。克任之。二、攻殺李準。伯任之。三、佔領督練公所。莫紀彭、徐維揚任之。防截旗滿界。四、佔領德大北兩城樓。殺生、炯明分任之。五、攻破警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黃俠毅、梁起任之。六、佔領飛來廟。破小

北門。延新軍入。姚雨平任之。以上各率百人。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馬槽。羅則軍任五十人。破壞電信局。（以上選錄）選錄之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皆在其要地。預備臨時放火以擾其軍心。此發難計劃之大略也。

(三) 預算并支出之大略

(三) 預算
并支出
之大略

以有八百人之選錄。則必有六百餘之槍械。故儲備課預算四萬餘員。調度處預算二萬餘員。統籌部預算二萬餘員。交通課五千。選錄八百餘人。召集佈置種種。約人需三十餘元。故亦預算二萬元。惠州預算五千。今以總務雜費。放火委員等費。總共預算必要。需十二萬餘元。另籌預備費數萬。當克到。埔羅時。承熱心救國志。擔任英屬南洋。籌足五萬。因計中山到美。至少可得五萬元。而謝良牧於冬間入泗水。電稱已籌得款五萬。既而聞有雨平之友。往泗水運動。言此款必交雨平。雨平已共同辦事。本可無分畛域。旋據雨平由泗水來信。則云已擔任六萬。劉芷芬往巴城自任。當另籌款萬元。文島籌款員。亦報告可籌二萬元以上。伯先回海防時。與曾伯商款事。又由雨平與之交涉。據其答應。兄弟各出萬元。故大約定爲有六七萬元之收入。機。泗水。更月來五千。至三月。始又來五千。三月二十日。又來萬五千。共來二萬五千元。劉芷芬籌得五千。（除支伊。羅。公費千四百元。出納課收三千六百元。）又交來梁紐若兄款五百。古亮初交來銀二千。謝魯借交來賈甲元。君之款一千四百五十。統計荷屬之款。出納課所收到者。僅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元。（良牧轉港無所交。曾伯

譚兄弟未出一文。二月間，英屬南洋、連安南、暹羅之款，已達五萬。美洲則域多利致公堂變產，電到三萬四千。溫高華致公堂，電到一萬九千。滿得科電到萬一千。金山一萬。檀香山二千。紐若二千餘。（美洲及檀香山共七萬八千餘元。）弟等信海外同志，其熱度，不分高下。惟荷屬籌款者，實不統一。紛言運動。經手又不一人。此所以情形稍異。（按出納課組織完密。凡捐款，以交到出納課，取回收據爲憑。其未交到者，則由經手是問。凡支款，必由統籌部長認可簽字，交出納課長親手支付。事後當使出納課長將總數收支冊寄南洋，以次轉各埠察核。俾堅信用。此係未發難前弟等公議如此辦法者。）

(四) 事前
殺李準之
無成

(四) 事前殺李準之無成

初擬於去年十二月，先殺李準。以去一大阻力。適馮憶漢自庇能回，力任其事。已教以裝配擲發炸彈之法。且爲之佈置一切。而馮屢次推宕。至正月弟等以暗殺事，不宜太近發難時期，乃與約不得過二月十五日。馮匿跡十餘日始出。自云墮水。染病返鄉。究之反覆游移。色厲內荏（前後支公款數百元。炸藥等事。又係另爲佈置者。）馮已大言慢事。而溫生才之勇俠。又未謀之黨人。一擊而殺乎琦。行事誠爲卓絕。然乎琦廢人。我等之大障礙物仍在。反使彼虜驚駭嚴防。眞吾黨之大不幸也。

(五) 惠州
事件之失
敗

(五) 惠州事件之失敗

軍事以省城爲主。同時着手惠州。因惠爲省屏障。形勢所在。去冬曾秀自南洋歸。卽與磋商。惟察其人。無軍事上知識。決不足以當一面。因與伯先共任羅熾揚主其事。姚雨平亦力保之。熾揚會爲新軍砲營排長。去年正月犯難而出者。預算經費需五千元。以運動會黨。補充槍彈。熾揚使陳甫仁入惠交通嚴德明。而自帶款數百往汕頭購械。至則又電港請匯五百元。言已定購。需此數立付價。乃自汕歸。僅攜回六響數枝。是時羅則軍會其光自南洋歸。展邀與熾揚共事。熾揚不欲。謂二人有攬歸惠州人自辦之意。而二人則調查熾揚有挾枝浪費。及種種不名譽事。克等猶未敢信。及二月下旬。熾揚見陳甫仁、嚴德明出。則謂運動已成。須身入惠。求補加槍枝。遂給以駁壳槍一。八響無烟一。七響無烟九。碼子配足。切囑其設法攜帶。（是晚又支千五百元。連前共支四千餘元。）詎行至澳頭。卽被捉。行李搜出槍械。同行四人。捕去陳甫仁、嚴德明。伊與謝姓幸走免。歸港報告。則言同時失去現銀二千三百。閱二日。嚴德明自虜手逃歸。則言當搜檢時。一點交物件。其中並無銀兩被搜。以質熾揚。熾揚惟矢天日而已。德明聞熾揚支過公款四千。則大驚奇。謂甫仁入惠。祇用過銀兩百餘。餘款安在。熾揚嗣是亦匿跡不出。克等爽然。嘆知人之不易。惟熾揚固債事。而惠州又不能置之不理。乃以責嚴德明與鍾君。另備款二千五百元爲經費。嚴鍾二人。皆若操必勝之券。二十七。鍾出港。求加款數百。謂可多得數百人。（時克已入省。展爲之代理。）叩其槍彈。則云已定購。未到手。若必二十九發。則惟有縱火焚城之一法。及二十八晚。則再定二十九。展因發密電。使於三十舉事。然至今尙無消息。惠之無效。不得其人以任事也。

(六)展緩時期之原因

原議三月十五爲發難期。繼而不能不緩者。一則美屬款未到齊。(荷屬款萬五千元。亦到於二十以後)。二則溫生才事件發生。省會戒嚴。欲待防稍弛。三則日本之械。其大數尙未到。(按此中尙有一誤事之人。則由日運送。係托學界同志。用行李帶歸。香港無入口稅。向無搜查。一日洪承點。眼見生海、金山船到。有檢查者。歸報克。因電日本令來者注意。是時吳君在東主任發付。遂告之帶械來之湖南學生周來蘇。並爲改搭頭等客位。周來蘇以專使伊注意自己防衛也。身過門司。盡棄之海。七響無烟七十五。金山大六響四十。碼子四千。船到港。則一切無事。許多利器。從付東流。此幫到最先。若無此謬舉。則已接收得用矣。)然早知五月初有二標退伍之確耗。則時期亦祇能盡三月底。乃粵吏自溫生才事後。防日嚴密。偵探四出。旗界戒嚴。按戶查詰。所租旗界。備放火之屋。受迫遷出四處。且風聲日露。南洋則有報告者。京則有電報。然同事者決不肯知難而退。

(七)選鋒之召集

是時外省之選鋒。到者十九。伯先所部。悉江南、安徽之人。克則有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並招其鄉死士三十餘人來。南洋、安南歸來之同志。悉愿從克。已皆集居於港。衆議恐臨時不及照應。故共定先期須集合省城。至二十四五。伯先之人已半上。克所借爲將領之同志亦先上。其餘各部亦陸續上。

(八)器械之運送接收

(八)器械之運送接收

至於器械。則子彈小包用頭髮運送上省。槍則僅到七十餘枝。(係西貢所購。由周之貞、郭漢圖、備廣錄從他路運入。)殺生以中甸上省。儲備課事。由克展二人代理。頭髮及他路運入之策。皆殺生所先定。其擔任頭髮轉運。常爲陳鏡波。於港設頭髮公司一。省設公司二。其始運子彈凡三次。由少續多。皆無失。乃頗恃此路。殺亦以此而愈信鏡波。至二十四。日本之械。已陸續到。王鶴鳴與杜君。(俱星洲同志業機器者。)發明一法。用罐頭裝載。於二十六日始付寄。二十七。西貢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則俱由頭髮裝運。是時港部恐省中無主。共請克於二十五晚入。克未入時。省中已預定二十九舉事。

(九)克入省定期及二十八改期之事

(九)克入省定期及二十八改期之事

及克入。爰定二十九。發電告港部。蓋預西貢及日之械。到此日方能接收分配也。詎二十七張鳴岐、李準調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殺生即提議改緩時期。陳炯明和之。宋建侯(伯先在省之代表也)亦以爲然。姚雨平則反對。惟姚亦要槍數在五百以上。此時接收之槍。不過七十餘枝。罐頭一幫。尙未取出。不敢作爲必得之數。原公議到發動時。若槍枝有意外。則不照原數分配。今姚爲此要求。知必難辦到。及姚聞新軍二標收槍。姚亦不敢固持其說。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克之痛心爲何如。故即決心以一人

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胞。而令各部速即退散。免捕之禍。當與宋洪兩君商。先令伯先所都返滬。餘亦陸續退。一面保全所有之槍枝。留爲後起者之用。後林時爽、喻雲紀到克處。言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以巡警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旦夕必發也。（河南巡官係四川同志報告喻君者。）克以二兄之決心。則欲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殺張鳴岐。議亦決。

(十)仍定期二十九原因

(十)仍定期二十九之原因

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偕到報告云。調來順德三營。內多同志。其哨官十人中八爲同志。一爲中立。一反對耳。現泊天字碼頭。卽又欲乘機起事。姚陳遂往與其人商定。未幾。卽還報。言其人已決心。當卽密電潘。仍定期二十九。克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況有新軍之大力爲後盾。又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餘人。決心相助。其槍彈足用。有此數者。事儘可爲。卽定計劃。

(十一)臨時改定任務

(十一)臨時改定任務

克仍攻督署。姚雨平任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迎巡防營及新軍。炯明攻巡警教練所。殺生以二十餘人。守大南門。約定二十九午後五點半鐘同發。是日早船克部閩省之人。及安南同志俱上。俱到克處。（伯先所部亦有數十人上省。惟俱未到。伯先代表宋君處。致宋部無人。不敢獨當一面。）

(十二) 克獨攻督署之情形

臨時克與所部由小東營出。槍殺巡警於道。疾行而前。猛擊衛隊。殺其管帶。破入督署。守者皆逃。當有衛隊數人。被截擊入署。不能出。棄槍降。求爲引導。於是直入內進。克與林時爽、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親行運糧。無一要人。克欲寬放火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亦不可得。觀其情形。當係於三日前走避者。克乃以火種置床架上而去。(及克至大南門外往河南。火始發。)張鳴岐知發動之期。知督署之必攻。此中當又有最密切之偵探報告。否則不能如是之靈活。(二十六七。毅生已疑陳鏡波爲偵探。後益知其確。然再定二十九及克親攻督署。此等事。陳尙不足以知之。兩平逢人運動。又力信巡防營爲可恃。安知不爲人賣。致滿虜知吾軍內容。)

(十三) 巷戰情形及黨人死事之勇烈

(十三) 以後巷戰之情形及黨人死事之勇烈

初入督署時。僅死三人。已出則林時爽於東轅門招撫李準先鋒隊。(以伯先部常言李準之部下已運勳多人。)突致腦中槍而死。克中傷右手。斷兩指。他同志亦有數人死於衛隊門首者。時就所有部分爲三隊。克與十人出大南門。欲與巡防營接應。徐維揚以花縣四十人。欲出小北門。與新軍接應。餘則川圖同志及安南、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福建人方聲洞與克出。行最先。遇巡防營於雙門底。見其並無相應之號。且舉槍

相向。方乃發手槍。殺其哨弁一人。敵槍環攻。方死之。克且戰且前。然回顧部下。不見一人。以故僅破一小店門入之。從內發槍。中七八人。敵却退。聞彼中傳語。往保護提署。遂相率去。克乃易衣而出。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始返港。（後乃知同時朱執信、鄭坤、何克夫三人得生還。餘則死矣。）喻雲紀兄與衆攻督練公所。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爲之披靡。後失手遇害。李文甫攻督署時。非常猛烈。已出。傷其右足。後爲虜獲。從容談笑而死。其餘殉國而死者。粵同志則有羅則軍、李子奎、李羣、周華、王鶴明、杜君、馬昌、羅坤、韋雲卿、四川同志。則有饒國樑、秦炳、閩同志。則有林覺民、陳可欽、陳與新、劉六湖、劉元棟、陳更新、吳任之、馮郁莊、林尹民、郭炎利、郭細官、郭天財、翁長祥、陳考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劉藩、虞全鼎、周團生、吳順利、吳炎妹、吳七妹。尙有不知姓名一人。徐維揚（花縣人）部下之衆。死者二十四人。被捉在監者六人。負傷生還者十六人。朱執信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爲後列誤傷肩際。仍與克偕行至雙門底。遇敵相失。後入其門生家。易服出險。何克夫與防營亦力戰負傷。出大南門。遇其戚家。匿三日而後出。鄭坤負傷出大南門。入一店。爲所逐。且呼賊。坤憤殺之。奪衣而出。事由自衛。情尙可原。四川熊克武、福建王以通、嚴曠。皆負重傷而出。克同攻督署者百三十人。內徐維揚四十人。劉古香十四人。此二部稍弱。餘則雖以朱執信、李文甫、陳與新之溫文。均敢先當敵。無絲毫怯懦之態。蓋義理之勇爲之也。林時爽本同林覺民、陳與新在東。籌有的款。將歸閩舉事。已來港。則同死於廣東。閩同志死者。多畢業高等專門學生。年少才美。傷心俱盡。（此次死者多英才。其價值愈高。亦愈足動國民之觀感。）喻雲紀藥學畢業。能製炸彈炸藥。精衛北京事件。喻同謀。炸

彈發見。再歸日本合藥。故未與精衛同捕。此次舉事。最先決心。蓋已置死生於度外。羅則軍本有十人。任駁電信局。至二十七令其退返。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馬槽。亦於是日令其退返。而二人再知定期二十九。則隻身赴難。殉戰而死。俱爲難能。王鶴明、杜某某、李文楷。事事勤慎。不辭勞瘁。倉猝戰死。可惜可哀。戰之翌日。海防同志李德山等數人。走入米店。據米爲壘。拋擲炸彈。營勇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焚燒。惟羅遜一人走免。伯先之代表宋健侯。亦輕裝緩帶之士。既已遣散部下。獨與數人合克部攻督署。後不知如何被捉。各報登有宋玉琳。供詞慷慨。可以見其生平矣。龐越爲高州吳川人。素運動廣州灣方面。此次亦遇害。石經武留宋健侯機關遇害。其餘江皖、湘、粵之士。雖未與戰。而陷在城內。因無辨被害者不少。

(十四) 失敗之原因與擔任務者之不力

事之敗也。以經營過久。人先械到。日露風聲。(此着乃事勢使然。因先料可購械之地。後俱不如願也。而湖南周來蘇。棄槍於海。致警重購重運。亦貽害不細。)且知人不明。內藏偵探。使敵爲之備。加以溫生才之暗殺。新軍之退伍。皆促虜之提防。而爲我之障礙。然使各任事之人。俱能盡其義務。則虜雖日防。而我戰鬪力大。瑣。如當時祇百餘人。而橫直衝突。虜幾無如何。即晚克出大南門。徐維揚到小北門。見旗兵皆棄城不守。當時若新軍北入。巡防營從南入。孰能抵抗。張李二賊。爲空銜空城之計。若軍界有變。即不啻自貽伊戚。而孰知平日專任調度處之人。匿不敢出。僞云其衆有槍無彈。(是時姚雨平所部在省。並未遣退。初雨平言殺生不肯

發彈。克亦始信其言。後克查知雨平已由女同志某氏收槍彈三千餘。且二十九雨平到某某書院取槍彈。二三其說。後卒不取而去。惟已有彈三千。儘足以起。又伊前已另支款三千五百元。爲自購械之用。此項又安在。以平日慣爲運動。至確信其可即時反正之軍隊。一與觸接。又復何難。倪映典隻身入軍。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賢不肖。相去遠矣。

二十八日再三言巡防三營必反必應。克等因此再定二十九之期。詎臨時並不一往。（證以事實。則巡防營與我黨相遇。到處敵視。）苟非作假欺人。卽忍心作壁上觀也。此姚雨平誤事之罪也。殺生所部。連東莞人爲百五十人。二十七因有改期之說。因遣退之。二十八晚。由朱執信馳往某鄉。測度其情。不及復來。克乃聽其擇陳炯明二十人守大南門。詎二十九三點。陳炯明馳至某某書院告殺生。謂又改期三十。（此議係港部二十八晚發電求緩者。因得電時已十點。而在港尙三百人。恐早船不及全上。故發電求緩一日。）然克在省。議既決定。炯明初以爲言。克卽拒之。再使友馬氏來。則克衆既裝身備戰。不知炯明何據。硬謂克既允改期。偕同殺生。仍將始平書院槍彈收藏。殺生既信言。因謂與炯明部下言語不通。請炯明另派一人指揮。而身自去大南門會順德派來之人。後遂不及入城。殺生既承任務。初豈不知炯明所部爲海陸豐人。後至臨時。方始悟及其誤一。惟其任守大南門。故多分駁亮槍數枝。否則入克部。戰鬪力增。傷亡或少。其誤二。炯明本不知兵。然任指揮不辭。乃硬造爲克已允改三十之說。自誤以誤人。尤不可解者。始任攻巡警教練所。及聞毅讓還其部下二十人。則云如此。我並以全衆守大南門。斯已非矣。後則並大南門而不守。此皆炯明誤事之處也。二十六

日。克與公衆定期二十九。倘始終不變議。不撤退各部。而仍陸續前進。則在省多三百人。虜不足懼。卽敗。或能大隊衝出。而毅生、炯明等。則以風聲之透露。以爲事必不成。（以事勢論。巡防營新軍不能反。雖有黨人數百。亦難望佔領廣東。而如毅生所料。然究竟有進無退。方爲我輩之決心。）殊不知張李二賊。設網張羅。任我輩之投入。倘能盡數拚命。未必果全燼也。二十八晚。港部得省電。以港尙有三百人。當時謠言既重。恐一船數百無辦之人。不便登岸。故分小半上省。而大半入夜搭船。同時發電。請省緩一夜。展與伯先。俱以嫌疑重而職面者多。故俱搭夜船上。至二十九事已失敗。城門重閉。不得入。乃相率歸港。

（十五）善後事宜

共議將外省外鄉之人。分別遣散。一面派人上省。招呼負傷歸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則恤其家。在內之軍器未發現者。則設法保之。遷易舊時所用之機關。以遮掩偵探之耳目。計巡防營不足信。而新軍與教練之衆。則不能責以不來。免事後大牽涉。可留爲後圖。

（十六）預算不足之原因

至於此次辦事。由開始至發難之日。共用款十七萬餘。溢出原來預算四萬餘。統籌部溢出一萬餘。儲備課溢出二萬餘。選錄課溢出一萬餘。統籌部之溢出。因經營既久。費自稍多。且內含有電報費三千餘。又去年

各課未成立之時。一切費用。俱屬於統籌部故也。儲備課之溢出。則原擬購槍六百。約價三萬八千。餘加入運送費四千。炸彈費一千。及他種軍用品費。定預算爲四萬五千餘。後因選錄加多人數三百。於是另發款。由該主任人自購槍械。卽如下開姚、張、黃、莫、鄭所支購槍費。又爲新軍補充子彈增購炸藥。在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子彈及運送費。用銀三萬五千餘。由西貢購槍一百六十餘枝。用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在港購得三十餘枝。用銀三千七百元。三者共銀五萬一千餘。加入各主任人購槍費七千三百餘。打刀費七百二十。省港運送費祕密保存費共三千餘元。總共用銀六萬五千九百餘。現尙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附表如別紙。另列。

又惠州一方面。已被羅熾揚先後用去預算之款。而其後再給費。嚴德明謀之。此處去款二千五百。交通課原定五千元。以三千運動江、浙、安徽。二千運動湘、鄂。伯先所任爲交通委員陳贊臣者。運動交通江、浙。既用去指定之款。又攬伯選錄千數百元用之。猶以爲未足。三月。儲備課使林直勉往滬購械。餘款二千。鄭竟假造電報。將該款騙去。其餘尙有瑣碎之費。爲初算未及者。此番以黨之全力舉事。中外周知。而事機坐誤。不能有成。粵省一失。各處都不能發。雖虜以黨人敢死勇戰。至今猶草木皆兵。然費如許力量。得此結果。豈初念所及耶。又況死我仁勇俱備之同志之多耶。謀之不成。負黨負友。弟等之罪。實無可辭。惟此心益傷益憤。一息尙存。此仇必報。斷不容張李二賊之安枕也。旬日之內。悼戰死之良友。哀方未艾。而忽又有傷心之事。則伯先於初旬腸患病。加以抑鬱。不復調理。至劇病時。延西醫診視。乃知爲盲腸發炎。卽催其入醫院割治。已又數日。則腸已潰膿。割處竟不知痛。飲食不進。延至中歷十九。竟長逝矣。以伯兄平日之氣概。不達殺國仇而死。乃死於無

常之劇病。彼蒼不仁。已殲我良士。又奪我大將。我同胞聞之。亦將悲慨不置。況於目擊傷心者乎。書至此。不能復紀。惟公等鑒之。卽頌道安。

弟黃興胡漢民頓首

儲備課用款略表

○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碼運送費四千餘元。又補銀水。共用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元四角。

○購槍一百六十餘支。連碼費一萬二千九百零九元五角九。

在○購槍三十餘支。連碼三千七百元。補充○子彈一千元。炸藥費二千五百元。打刀費七百二元。

省港運送費保存費軍用各品費共三千元。

姚雨平支自購槍費三千五百元。

莫紀彭支購槍費一千零八元。黃俠毅支購槍費八百元。張六村支購槍費五百元。鄭平坡支購槍費一千零五元。

共用六萬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分。另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此爲大略計算表。其詳細則俟一清算後。奉呈察核。

選錄課用款略表

趙伯先選一百五十八。八千四百元。

黃 徐選一百二十八。三千一百八十元。

陳炯明選一百三十人。三千元。

莫梁選一百人。三千三百元。

胡毅生選百五十人。四千六百零五元。

張六村選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元。

克選二百人。四千二百二十元。

鄭平坡選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元。

姚雨平選一百二十人。四千二百元。

劉古香選二十人。八百一十元。

共用銀三萬五千二百一十五元。

說明 人數加多。爲此課超出預算之原因。趙選費重者。因於正月時。在省已有所組織。未幾破裂。卽鄧德明事件。重復招士於江南也。克人最多而費省者。閩省同志四十人。自備資斧來港。何曉柳數十人。李彙數十人。皆臨時就近招集也。鄭平坡自稱已運動督署衛隊多人。硬欲獨當督署。故使自招五十人。此亦在於預算之外。乃臨事不見其人。而衛隊非有聯絡。

姚、張、鄭、羅四人。共支出公款四萬二千七百一十元。姚雨平選錄支四千元。調度處支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元。自買槍械支三千五百元。共三萬二千六百六十元。張六村選錄一千七百五十元。自買器械五百元。共二

千二百五元。

鄭平坡選鋒支一千七百五十元。自購器械支一千〇五十元。共二千八百元。

羅熾揚惠州運動經營費四千元。失敗後營救費三百元。自借一百元。失去槍費六百元。共五千元。姚雨平專任運動軍界兼選鋒。而臨時并不與軍界接洽。其選鋒則有槍有彈。在省坐視。張六村念九下午到克強處。見克強發。初急走避。至於羅熾揚之債事。鄭平坡之荒謬。更不足論。然此數人。則共支出公款四萬餘元。尙有統籌部運動調度各費數萬元。容日詳細一一清算。奉呈察核。

第二十四章 林冠慈陳敬岳炸李準

林冠慈
陳敬岳
炸李準

民國紀元前一年閏六月十七日。林冠慈（註七）陳敬岳（註八）炸李準於廣州雙門底。李準傷。林冠慈中彈亡。陳敬岳被捕殺。廣東瀕海風氣較開。交通較便。革命黨常擬取之爲根據地。故果業亦以廣東爲多。失敗亦以廣東爲最。民國紀元前四年。清載恬子母相繼死。廣州之役。紀元前三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攻清兩廣總督署之役。則皆敗於清水師提督李準。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受創尤劇。黨人亟欲除之。以去革命障礙。李知之。故出入戒備甚。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足觸三月二十九日黨人所遺炸粒。轟去一足。醫於韜美醫院。李常往視。施正父在該醫院。知之。商鄒魯。謀乘機殺之。嘉應州人李某。且愿任其役。嗣李某因事不果。陳炯明乃與鄒魯商此事。鄒籌五百元與爲費。遣陳敬岳由南洋霹靂埠回。蓄志殺李。陳乃以實行之責付之。由馬育航偕至廣州。往韜美醫院伺李。施正父、李少華助其事。炸藥則由張倫等由香港運至廣州。時吳足稍愈。李準不再至。及李準赴順德清鄉。敬岳僞爲流丐。沿途乞食圖之。追蹤十餘日。志不得達。回省。偵知李準常自城外水師公所至城內水師行署。因決於路炸之。時劉思復在香港所組之暗殺團。亦於三月二十九日大舉失敗後。由林冠慈負責實行。進廣州圖張鳴岐、李準。而尤注意於李。及施正父知之。雙方乃通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城以內。冠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知李準將由公所至行署。敬岳聞訊往。至天字碼頭。則李乘轎已過三十四武。尾之。至大南門。則林冠慈早伺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

林冠慈
李準
李準
林死

偽爲製衣者。攔李準之轎而擲彈轟炸矣。李傷腰。其衛隊死傷約二十人。冠慈中彈死。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另圖。敬岳乘人紛亂而行。至育賢坊。崗警因其剪髮西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所飾之炸彈擲之。而巡警紛至。爲所捕焉。疊訊均直。認不諱。其供詞云。

陳敬岳供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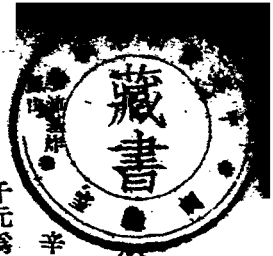
「陳敬岳年四十二歲。嘉應州人。自此次粵事失敗。卽有暗殺李準之心。得友人馮子明百金之助。卽回粵實行暗殺。嗣以吳錫永傷足。就醫裕美醫院。意李準必臨問。卽詭言入裕美醫院。飾言養病。不圖李準卒未一至。又恐貽累醫院。釀成國際交涉。遂出院。後聞李準赴順德辦清鄉。以爲有隙可乘。僞爲流丐。沿途乞食。追蹤旬日。俟李登岸炸之。已而不果。志仍不得逞。厥後偵知李每日自水師公所至行署。潛爲窺伺。至是始得炸之。然一擊不中。愧對溫生才」云云。

張鳴岐電

言時顏色自若。雖在清吏。亦爲欽敬。直至九月十七日。始爲李世桂所殺。詎廣州光復僅二日耳。傷哉。茲將張鳴岐事後之電奏附左。亦足見當時清吏方面之情形。

北京內閣總協理大臣。軍諮府。海陸軍部鈞鑒。十九日未刻。水師提督李準。由城外水師公所進城。路經南門內雙門底地方。突有匪徒在路角。用炸彈向該提督拋擲。致傷左手腰際。并傷及隨從十餘人。經該提督卽時力疾督率護衛弁勇。上前捕拿。匪徒仍連擲炸彈二枚。並施放手槍。向該提督轟擊。該提督親自躍登屋頂。與匪相持。當場格斃匪徒一名。經巡警拿獲陳敬岳一名。正在研訊究辦。鳴岐聞訊。卽遣派勇隊。前往救護。一面邀該提督回至城內水師行署。趕延西醫施治。並親往看視。該提督腰際。受傷甚重。血流如注。衣襟盡

赤。經醫生檢視。傷損及骨。隨在受傷部位。割入數寸。取出炸彈鐵皮一塊。碎骨少許。據西醫云。傷勢雖重。幸非要害。醫治可望得手。鳴岐與之接談。該提督猶能將追匪情形。歷歷追述。神志極清。當不致有意外。伏查該提督此次經受重創。猶能奮不顧身。親自格斃匪徒。勇氣實異尋常。現值地方多事之秋。正賴將士用命。可否仰懇天恩。傳旨慰問。以勵戎行。出自鴻慈。逾格。至此次事變。雖然出於倉猝。幸當場已將匪徒格斃捕獲。人心勉可鎮定。餘仍嚴飭兵警查明此次行兇。有無餘黨。認真將近日地方究緝。詳細情形。另電奏陳外。乞代奏。鳴岐謹肅效。



第二十五章 李沛基炸鳳山

辛亥九月初四日李沛基在倉邊街炸斃清將軍鳳山。自三月二十九日敗後，黃興特在善後費內提三千元爲暗殺費。而特注重於李準。并電星加坡。促周之貞回粵助其事。既而周之貞至。黃謂之曰。「今謀得一地。可以炸李準。司執行者爲李應生。請若助其進行。」明日周自香港至省城。與李應生會。李曰。「業經得一店於南關倉前街。街頭則水師公所。街尾則警察區署。橫街則接官亭。李世桂大營之所在。乃李準必經之地。居此吾人之術必售。惟城中通例。凡貨店營業。必交重金於舊舖客。今定銀已交。而舊舖客之款。尙未清楚。若與舊舖客商。並認爲店東。以爲之布置可也。」周諾之。遂往商。詎商之日。卽李準被炸之時。故事議未定。畫貨店所以謀殺李準。李準既被炸。則店之貨。已失其用。周乃商諸李應生。李謂事勢如此。應問黃興。周卽往香港。黃興曰。「李準雖被炸。探悉未斃。我輩仍當積極進行以待之。」周曰。「若李準久不出。張鳴岐、龍濟光均可炸之歟。」黃曰。「可。」周返省。以告李應生。並自易名陳八。與店之舊舖客交易。卽日修理。惟修理畢。工必須開市。開市非兩三人卽足用者。又須具行店規模。免招人疑。遂函南洋同志李誌生、劉鑑二人回粵助一籌。蓋李劉均爲熱心革命同志。三月二十九之役。劉嘗與焉。且年已不惑。辨髮長垂。久客南洋。人少認識。業營商業。嫻於所事。不特可以勝任。且免人疑。周又訪大塘李堯。囑覓小僮。以司執爨。李堯以其族昆子李煥。未半

月。李夢生、劉鑑自南洋至。劉謂膽小。不勝任。恐敗事。願舉一人自代。遂函南中馮子雲。未半月。馮子雲亦至。願

李沛基炸
鳳山

任其事。一日黃興忽促周往港。告以駐粵將軍鳳山將來此。爲
刻日將該店修理完竣開市。以待機緣。慎勿延誤。周返省。如言
志某菜園中。其一壳載藥十五磅。其二壳俱載藥七磅半。由周
周之貞與李沛基以次運入。至炸彈之配製。則爲李應生。初周
之役或謂其陣亡。或謂其被捕。今爲進行主要人物。行蹤居止。
能司其事。儘可藏諸店中。配製炸彈。詎配藥時。藥發。李應生猝
基代之。李應生又以彈三具過重。當以一法以代人力。衆然之。
均至。遂名店爲成記號。擇日開市焉。九月四日晨。得黃興電。謂
山至天字碼頭。將次登岸。宜早爲預備。店中人得其報。非執行
山乘肩輿至店前。沛基即拔機。將五十磅之炸彈擲下。轟然一
由店後從容脫險。同志無一傷者。方謀暗殺時。別設一機關於
漢。徐慕蘭、黃悲漢、卓國興等。

(註一)甲辰吳沙之役。當時雖非本黨舉義。以後當事諸人。皆爲本黨
(註二)關於吳隨歷史死事及改葬文件如左。

桃標在追悼會演述吳烈士之歷史。

(上略)烈士爲安徽桐城縣人。兄弟凡五。烈士居四。貌如婦人女子。性極

第三篇 革命(甲)

將。將吾人謀李準者。轉以謀鳳山可也。
精神於河南飭匠鑄炸彈壳三具。藏同
湛二人。運入店中。炸藥及各種物件。則
李應生剪髮。易招人疑。於三月二十
不使人有所疑。故店之前。李應生自
李沛基救之以藥。移時醒。因是以書
木機。預代人力之用。布置既備。任事
省云。旋朱述堂僞到成記號購物。報
離去。僅留李沛基一人。司執行。而
斃矣。店被震塌。鄰近多兆焚如。獲沛基
街。助奔走辦事者。有莊六如女。徐

促仍探入黨史中。萬福壽聖王之善之事同。

平常喜聚村童多人。以牛爲馬。或泛木屐於塘中。作

水陸戰。每次必聞啼哭聲。分勝負而後已。生此劇烈競爭時代。矣。烈士幼年之兒戲。既若別有深心。烈士讀書甚聰明。好爲古文詩歌。尤好讀歷史。當革命政府科學取士之時。獨不留八股文。不應考試。當時人多謂烈士故與時迕。而不知烈士少年之思想。已別有所在。當戊戌廢舉政變失敗。人多爲深歎息。烈士聞之。特具酒肴招戚友痛飲。常人莫明也。而不知在憲政尚未萌芽之時。烈士則早已抱共和思想。此爲烈士幼年迄成年在鄉里時之事迹也。二十歲後。到上海。初欲入廣方言館。因不喜其學科偏重外國語。乃來北方。由其族人吳謙甫先生介紹入保定高等學堂。刻意求學。間有疾病。亦不告假。課餘之暇。與同學同志在保定創辦上下江公學。自任義務教授。又創辦直隸白話報。自任義務主筆。烈士之熱心公益如此者。烈士不苟言笑。擇友最慎。非相知以心。往往終日相對無一言。與湖南陳天華、江蘇趙伯仙兩烈士最相善。聞鄧容烈士在上海獄中遇害。密寄書章太炎君戒其慎防。其實烈士與章太炎君初不相識。此書實載民報。以上爲烈士離家以後之事略也。烈士在保定高等學堂四年。將行畢業考試。因應考畢業。必得獎勵。乃逃者往東三省。時年二十有八。適前清政府考察政治五大臣之命下。遂來北京住桐城館。同居者以爲烈士來入分科大學。殊不知其爲我四萬萬同胞有所謀而來也。烈士先欲潛入前清宮禁。行破壞手段。不得機會。及考察政治五大臣起程前一日。自置酒饌與同住友人。云明日將往天津。再乘未知何日。特與諸君話別。惟我今夕不能多飲。夜間尙須作家書。孰知其所飲之酒。爲永訣酒。所作之書。爲絕命書乎。翌日爲其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將乘車南下。車站擁衛極嚴。烈士衣學堂襟衣。懷炸彈而往。屢不得入。遂往購前清無頂官帽及布靴。改裝前清奴隸之狀態。襟衣則包而提之。潛入車站。登五大臣所乘之花車。孰知專制殘喘尙有教年。猛然一聲。烈士所懷之炸彈誤觸而身死。脰腹崩裂手足皆斷。流血滿地。極生人最苦最悲最慘之現狀。烈士一身受之。烈士爲我四萬萬同胞破壞專制而死。我同胞之對於烈士。萬可一日去懷就魂所陳列破帽破靴。即烈士昔時假裝奴隸之奴隸。欲誅殺專制政府中大奴隸。救出我四萬萬同胞。永久不作奴隸之遺留品也。烈士殉難後。面目血污。模糊難辨。人不知所死者爲誰。更不知死者是何宗旨。查烈士事前極秘密。人亦無從而知。嗣由醫士以藥水細洗其足首。露出烈士本來面目。扶持攝影。警廳使人持而遍訪其姓氏。當時在專制覆轍之下。無有敢言烈士姓名者。而烈士之名。終不能埋沒。一日。灤縣館前小女兒。見警卒所示像片。指而識之曰。此非吳老爺乎。而被壞數千年專制政體。最先發難大烈士吳爺之名。遂聞於天下。以下爲烈士殉難前後之大略情形也。至烈士青年黨會之組織。及炸彈所由來。另有報告。茲且從略。烈士尙有更名之隱。烈士之名。本爲無木尊之

被。因友人密爲納監。乃棄前名加水傍爲號。在烈士意思。無水傍之吳繼。爲專制政府小奴隸。有水傍之吳繼。爲有共和風潮之自由民。但破壞專制政體。前後諸烈士辦法。各有不同。如徐錫麟烈士。吳祿貞烈士。皆瀟述專制政府之中。以求達其目的。吳烈士欲在專制政府之外。行破壞手段。雖歷史不同。方法不同。而宗旨皆同。目的皆同。同者何。同欲造成今日之中華民國也。（下略）

汪炳在追悼會之報告。

（上略）青年與烈士同寓桐城館。談及時事。頗形激烈。八月二十六日午前。有人在途中見烈士。改着僕人衣帽。方以爲異。不料其藉此混入車中。施放炸彈。次日實至車站見玻璃盒中所貯烈士遺骸。面目如生。并帶笑容。同館中人亦多見之。返館後同搜烈士衣內枕頭。下遺與同鄉一函。謂大事之成否未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諸同鄉因我而被累。可將我之行季。藏至他處。當專制時代。人皆恐有牽連。多遷避他處。余因事未果。及事發後。爲總警拘去。權方強欲將鄙人處死。趙智維君方爲總警總辦。力爭始已。（下略）

劉瑛在追悼會述試驗炸彈各情。

（上略）烈士因伯擊介紹於篤生。鄙人則與篤生共從事於炸彈事業者也。當時製法甚覺簡陋。誠如蔡君編廂所云。製彈既成。乃與篤生同行試驗。先在西山之八大處。無險可乘。乃至婆羅山之上院。手提皮包步行而登。鄙人體弱。早已力不能勝。復以無善地。乃下山覓一曠地。實行拋擲。炸聲宏如春雷。彼時不知幾羅下院。尙有駐兵也。未幾兵隊即來查問。吾輩以詐言答之。伴若無事。復折至下院飲酒賦詩。未被識破。此當年三四月間事也。鄙人即將此情形。報告於留東同志。思有以改良製法。烈士因五大臣出洋。清廷將以假立憲愚天下。故迫不及待。而有前門車站殉義之事。而所以促烈士死義之動機者。必有至大原因。當爲諸君陳述。先是湖北有王漢君者。以暗殺爲事。所抱之宗旨。則以爲吾國士夫。酣嬉遊樂。將以文弱亡國。故吾輩作事。不必求其事之能成與不能成。當先問自己之能死與不能死。若能舍身一死以喚醒同胞。其效果較諸一事之成。影響尤大。王君當時謀刺鐵良。待於影樓。鐵良至影樓。未下車。不遂其志。王君遂爲遺書一。遞及刺鐵良之手鎗留於遊廠。投井而死。爾後吳君曾以此事實問鄙人。以王君之志。皆之烈士慷慨言曰。吾輩事。大都必求有利於己。且有利於國家者。始肯爲之。吾則必求極有利於國家。極無利於己。且於一己有至苦極痛之事。吾當身受之。以爲天下先。烈士之死。蓋已早決。（下略）

蔡元培在追悼會述製炸彈各情。

(上略)當時主張暗殺者爲楊篤生。主張暗殺之故。蓋從事於製造炸彈。當時製造並不完善。先用一銅殼內裝炸藥之類。蓋開一孔。以道火線。必先燃火線。始能擲去。烈士之不幸。或因製造之不良。亦未可知。烈士所持炸彈。即爲楊君所製。據聞曾於順和園試驗一次。成績亦不甚佳。烈士之迫不及待者。實因五大臣出洋。恐國民受清廷假立憲之詐欺。國家益沉淪不可收拾。故不待製造完備。遂及於難。死難之後。有陳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內有四式外套一件。此係烈士之遺物。當時係贈楊君。以爲絕命之紀念者。鄙人即保存在愛國女學校兩樓設一警備報館於此。因警備被封。外套亦竟失去。此鄙人至今猶有餘痛者也。(下略)

金粟在追悼會述其歷史及政壇雜情。

(上略)方保定高等學校初立也。不才即與公爲同學。相知既深。相期許固遠且大也。同學中之皖人蘇人。感夫江皖人士子弟之兼直者。無所於學也。相與結同志數十人。發起旅保兩江公學。出平日所學所志以課諸生。未幾同學復有直隸白話報之發刊。不才又與公爲同社。出平日所志所學而詔我國人。講學則以力行實踐爲歸。立論則以鼓吹倡導爲旨。公學聲譽。報紙價值。蓋并重於一時。乙巳之夏。不才暨他同學。升學於北洋大學。同人仍留保校者甚鮮。方以白話報及公學事實難辭我公。公初未嘗辭其責也。實難何時。不與公相見。而公竟死於炸彈之爆裂。極人生之悲境乎。公既殉義。突該暴亂者數日。哭尸無殊。乞骸無友。乃由公家演之以酒精。壘之以波匪。終葬之以桐棺。傷心慘目。莫是過矣。公知之否。公之家宅田產。於死難後。悉蕩然無存。此數年中。公之弟斷髮變服易姓名。奔走天涯。居無寧日。公之老友。曾一次徒步北來。尋該不得。歸無所依。時或避居僧寺。以八十衰翁。艱難困苦。罔不備嘗。公死而有知。其哀痛又爲何如也。及今事劇實陳。共和政建。公之名昭著寰宇。公之義爭光日月。公之銅像巍巍。將永垂諸不朽。而公之遺骸。猶沉埋異地。皖省孫君少樞。既得金粟。民先生函請特派遺公弟九皋君。迎公之柩於京師。既抵都。編覓公骸。凡數日。卒發見於叢葬處。不才適先期在都。得親爲公收殮歸葬。自不見於今八年。撫棺一哭。痛也何極。(下略)

金祖祺致安徽都督孫毓筠請收葬函。

(上略)惟散邑吳孟侯烈士。功履歷。名震環球。其骸骨至今未歸。用是修尺一之書。奉懇於下執事。追惟烈士生平。溫誠實。道。

北洋初與相見，即驚爲曠代人豪。而烈士脾睨一世，獨於祖國以尊禮見待，志趣相合，交分至深。實由祖國保護送入直隸高等學堂，其志已之秋。北京車站之炸彈發現，實烈士屢報祖國之日。而祖國遂因此事官。常欲訪求其遺骸，以迫於強權。有志未遂，仰愧神明。節痛亡友，今共和開國，百度維新，凡前事殉義諸烈士，宜即時追悼以報功。前聞吾統已爲徐烈士錫麟建立專祠，近又電告吉都求錫烈士成蓋遺骸。論吳烈士死事之烈，不在徐錫兩公之下，而倡義殉國，又在徐錫兩公之先。獨令其遺骨久埋鄉郊，既聞民國崇義獎勵之典，又失交老揭激濁之心，非所以褒獎獨行，昭示大公也。伏請明公先行電聞，蓋大總統，請飭有司查明烈士掩埋所在，隨即籌備資斧，就近飭烈士胞弟吳楚，往迎乃兄之喪，歸葬故土，以慰九江之英靈。而培兩閩之正氣。此實天下之公言，非獨祖國一人之私見也。（下略）

江朝宗述當時情形函。

查明吳烈士殉身經過大概情形。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派赴歐洲各國考察政治法律大臣五人，一戴澤、戴鴻慈、徐世昌、方紹英五員。一是日早十時，五大臣由北京東車站啓行。因曠方到站稍遲，停有半點鐘。見有一衣青掛褲布靴之人，形似跟班。直上專車，有護兵攔阻，詢係何部跟人。因口音不似北語，阻未得上。值曠方登車時，趁隙上車，甫至專車前段之夾道中，未能遽入車中。至緊急時，拋放不及，遂墜落亡道下，以致轟炸。竟將已墮下半身炸壞無存，血肉模糊，面目不辨。並將站台上送行人，及曠氏親屬數人，均被炸死。五人中紹英受傷，餘受微傷。徐世昌距離較遠，又值伊跟班人五春元在側，五受重傷。訖片將徐體穿通，頭未受傷，而袍帶均被炸破。事後偵緝，始悉爲吾統之吳烈士名，繼其人也。此乃各方探詢之語如是。（下略）

（註三）民報載南史氏徐錫麟傳云。

自丙午以來，清廷昇曠方鎮江。方遣馮販米占元僱人夏月恒刺探黨人陰事，捕縛入獄者隨相接。米夏因曠狎密也，故革命黨人愈憤。丁未五月二十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槍斃皖撫恩銘事。警耗遙達北庭，曠警而徐卒以救授梗概力竭而死。嗚呼！烈哉。曠接君諱曠，字伯謀，會稽東浦人也。少讀書，通大義，然恆失愛於其父，乃益自刻厲。屢試輒冠其曹，購郡邑吏，飲其才以收君門下爲榮。君研精數學，善製器具，曾手構星球儀，見者歎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既復悔之，乃集資設書肆，假以物色豪傑，繼乃從事教育。尤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之始，邑人噴有煩言。繼乃飲其說，紹興中學校，亦延君任教授。實乘間至日本，觀博覽會，歸益有志於經世。繼志宗邦則願，原於祖國之

陸沉。邑人某某廉上海。結合某某嗜殺團。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歸乃運動紹興會黨。要交其資。旁及金華諸府。由是軍潮鬧。往往知君名。繼念浙省會黨。知識淺陋。其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勸。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以資選科學外。尤重體操。六閱月而課畢。由是綠林之衆。層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然爲官吏者。莫不知也。繼念非握兵柄。不足舉大計。乃同某某君等。共假金某氏。得數萬金。以稱納得道員。又得會黨三爲之助。備設符箓。以干張之洞。袁世凱。欲假官方東游。投身陸軍學校。俟畢業以後。反握軍兵。乃東旋再度日本。適日本振武學校。以君體質素廉。禁其肄業。然君固習武者。雙目雖短視。願精於鎗術。所發問不中。統事之成。即棄端於此。君既反國。乃取某氏所貸餘金。運動滿洲政府。盡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願其能測君所爲。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君之蒞皖也。亦賴廉三之助。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某某屬函。應是均皖撫恩銘感也。君得其函。持稱恩銘。恩銘大喜之。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於是君遂得發抒其意見。蒞校後。鼓勵諸生。殫精勞勩。每赤日中。戎裝佩劍。躬自督練。儀觀偉然。皖撫以爲能。立奏請加二品銜。而不知君報國熱忱。日益欺薄。因將食其肉而離其皮也。福方既仇殺黨人。統奮心動。亦下令戒嚴。君聞之。竊獨悲憤。謂禍根不除。終且滋蔓。則神州黃風。寧有重見天日之期耶。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速赴皖。共圖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會警發生。將畢業。君乃徧遊皖中官吏。蒞堂觀禮。亦期五月二十八日。而恩奮欲速。君對以未集。恩奮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同之。松唯唯從命。遂改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畢業禮。君慮堅持。則謀將洩。而貧之則後援尙未至。願業已無可如何。不如先發以待天命。遂從之。期近。君日召諸生。討厲業切。灑之涕泣。諸生成爲動容。又嘗與其同志陳伯平。馮宗漢。嚴爲戒備。二君皆諾之。至日恩奮以下。咸屏止。君始終虛謀洩。坐既定。君諭教員某某君下鎗。某某君奉命。速通顧松下鎗。顧松固知情。至是絕不從。君大憤恨。立擊殺之。遂遷擊恩奮於堂。鎗連發。皆中之。並傷及其左右。獨藩舉果以下官吏。皆紛紛舉門遁。恩奮尙未死。其左右急牽之去。君復擊之。洞其膝。及逃擁塞而死。臨死猶謂人曰。「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故其下遂發兵擊君。君知事敗。急率衆據軍械所。放鎗。子彈竭。發礮。礮機開耗。遂被圍。陳伯平死之。或曰斃於君手。君復走。爲追者所及。卒就擒。至按察使署。官吏咸臨訊問。侃侃不諱。詞氣甚正。遂殺之。剖其心。以祭恩奮云。

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林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馮斯貽死之。迄今之數十年。依風播灌。亦幾幾不聞有刺殺之備矣。至甲辰之冬。申春市上。乃始有馮福華鎗擊王之春事。固然皖北之民也。然事不成而敗。聞者惜之。願殺機一開。刺客躍起。至明年春日。爰有王漢刺

雖良不成而自殺之專。風潮所播，警鐘不鳴，無辜推倒。（時警報以登王漢事被緝，而予所著大舞臺雜誌，亦同受檢閱銷毀）蓋亦烈矣。而吳繼以一介書生，因之感激。（見其自序）遂懷炸彈，以入北京，力投汽車，期盡燬其根。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滿會無恙，而柱項厥身。悲夫。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明。漢朝男子，終若甘心碎服矣。適值曾返國以來，我江南不務安樂，而日為陪虛，天下人乎，固有入焉。思刺刃於其腹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而燬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辭而懶福華，怒王漢而憫吳繼，軒然傑其魂為厲鬼，以破擊胡虜之魄，降其靈為天神，以昭告漢族之民，陰佑以相俾我生者，盡集巨寇而殲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寬河山，是祝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勸吾黨。

（註四）陳去病秋聲傳云。

秋蓮字萍癩，浙江紹興人也。家世仕宦，故君生於國，稍長讀書，運大義，網於辭令，工詩文詞，著作甚美，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為人，明辯僞儒，嚴然花木蘭，乘良玉之倫也。旋客湖南湘潭，湘有富賈王氏，為子求婚，聞其賢，聘之。因適王氏，為王廷鈞孀生男女各一，男曰沅，女曰桂芬。而廷鈞納妾為耶，偕君入京師，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文采昭耀，盛稱一時。見者咸驚以為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時天下匪亂，內外交關，而中朝政治，日益窳敗，士習民風，奢侈輪度，競為虛糜，幾忘國勢之日落，而深懼大恥之亟宜報也。因日夜愾愾不樂，至甲辰夏，遠脫所御軍服及妻孥之屬，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會孫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弘遠，首邀之入會。自是更字號，號「鑑湖女俠」。日以物色人材為職志，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咸因君介紹入同盟會。而同盟會乃大張，聞又與諸女士重興共雙會，而已為之長隆，誓日起，留東學子，甚君者，乘每大會集，輒邀君與俱。君亦負資孫澤往，會必攜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激憤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報而繼之以泣也。當是時，留東學生日益多，其議論咸慷慨激烈，以革命為歸，清廷惡之，除禁日本禁止之。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學子大噪，君尤憤甚，率同志歸國，得藏石門徐夫人自筆，留主海濱女學，許異姓骨肉焉。是夏之浙東，陰求死士，得呂東昇，詣人，運至南潯，定計將往，爪哇。會潮未果，因留上海，居虹口厚德里。為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嘗視陳靈學同造炸彈，紹業性爆裂，聲震屋瓦，君與靈學皆被創去。里巷驚駭，幾為警兵所逮，以無左證得免。遂發刊中國女報，識者題焉。明年丁未，歸紹興，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為之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

故君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統名之曰光復軍。每軍置大將。副將。行軍。正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知制。又爲軍服。自大將以至佐尉。均黑色。對襟短衣。白布包頭。並加胸帶。一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以色爲等差。黃者居首。白次之。紅又次之。淺藍又次之。兵士則於白中。大書其兼之軍字。以爲別。例如光字軍。兵士書光字是也。屢軍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及號數。以爲別。旗幟尙白。中標漢字黑色。頭片。則書復漢。黃地黑字。並文書勳令鈔記之屬。咸規定之。無所遺別。鎗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其使滿胡留片甲。軒轅華實是天驕。項諸魁傑。以爲口號。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君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編定之。爲敢死隊。以周華昌。俞偉。葉頌濟率之。赴杭州華昌。又別招部下二百人。駐江干。伺動靜。爲內應。而皖事遽敗。金華一軍。亦稍潰。君心雖痛甚。然業已無如之何。適益示鎮定。遣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俟之。自謂婦人無他慮也。那人有胡道雨者。夙與君忤。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黃福。黃福者。婦人也。聞之星夜渡江至杭。白德撫張曾敷。曾敷以詢潘壽潛。張美炯。曰。信。遂遣兵往捕之。君用不免。晦日避之古輪亭口。時六月六日黎明也。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風愁緒人句而已。悲夫。

陳去病曰。自徐君殉皖之耗聞。余卽爲歌詩弔之。及君耗迭至。余又欲爲追悼。以他人所阻。兩止。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會徐夫人。方爲君營墓湖上。余因建議創建秋社。一時與會諸子。咸贊同焉。及罷。越過軒亭。始爲文申弔。見聞之者多驚駭。相屬以爲悖。余用是知君之風裁。益信而有徵也。不知漢胡深仇。匪聚且夕。百年圖報。已覺其恕。而隨生會稽。矜瑣劍之風。勵薪膽之志。其於革命。不亦宜乎。願臨卒死者。非以其錄。芒有未歛歟。然而護且傳矣。則夫人之欲爲善者。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

(註五)秋風愁緒人。知其止書「秋風愁緒人」七字。死後清吏發表一供詞。所有事實似非局外人所能窺遺者。附錄於左。

秋賦。山陰縣人。年二十九歲。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鈞。向與婦人不睦。婦人於光緒廿九年間。與丈夫離別出洋。往日本遊歷。會過徐麟。趙洪富。因此熟識。後來婦人遊歷。回華在上海開設女報館。始於上年十二月間。回到紹興。由葉謙的妻姓。邀婦人進大通學校。充當附設體育會教員。與竺紹康。王金發。都是葉謙時常到生。趙洪富前充體育會賬房。已於五月念四日走去。程毅到堂。已有月餘也。與婦人離異的。六月初四日。聞有營兵前來搜捕婦人。當卽攜取手鎗。并外國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兵勇已到。不及逃避。堂內鬧鑼。兵勇們也鬧鑼。就

把婦人連鎗拿獲。一并有論說稿數紙。日記手摺一個。程毅們也被拿獲。解送到案的。今蒙審訊。手鎗是婦人的。論說稿是婦人的。做的日記手摺是婦人的。婦人已認了。革命黨的事。就不必多問了。皮包是臨時丟棄在堂。王禮洪、竺紹康、王金釐們現送何處。不知道。秋隨詩甚多。茲附數首於下。

感 懷

莽莽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博沙有愿興亡楚。博浪無權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滅。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未闕同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日人石井君策和即用原韻

漢云女子不英雄。萬里乘風獨向東。詩思一帆滄海闊。夢魂三島月玲瓏。銅龍已隱趨回首。汗馬終懶未有功。如許傷心奈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感 時

忍把光陰付逝波。道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樽酒悲歌涕淚多。祖國河山飄入夢。中原名士執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羞得傍人笑惡冤。

煉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過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空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

黃海舟中感懷

片帆破浪水滄波。回首河山一髮危。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洩餘水尙腥。海水神仙滲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

聞道當年鑿戰地。賊今猶帶血痕流。聽聞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未竟。磨刀有日快恩讎。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

第三篇 革命(甲)

(註五) 曾昭魯謝左將軍傳云。

謝傳頌名奉璋。樂蘇故家子也。大辟四年而後。總統立。追念其功。賜卹左將軍。於是天下乃知將軍。將軍性器大。不倖不信。交友任罵不虞。壬寅與雷警及余同學炳文於院。雷警端凝。而余少好弄。每尋儻輩力角。勝則轄之。以爲常。衆且戲呼雷聖而殺我。弗裁也。一日將軍通從南金石。適值余決數文跳。將軍笑謂雷余。則余甫進。而將軍已駢四指。格臂據余喉。屢試皆然。乃知將軍武。丙午余復發奮門。友輩昕夕策勵。求可與共大難者。屢歷聞有來自孫公處。徵同志布黨徒。祕籌大事。其人百計訪之。及見乃將軍也。蓋將軍以甲辰東渡。受孫公賞拔。歷膺同盟會調察評議各要職。近始畢業早稻田大學。將命返國也。慨然許國以身矣。與紹航復生。安英僕僕接續成。論。彼國。遣其後傑。祕組機關。部署稍定。則議發丁未秋間之難。或謂天下歸清久。久則難變。豈待諸將軍曰。吾固知其介也。不有前者。孰爲之繼。夫圖身也。趾指肝誠。清美乃至。吾其趾指乎。竟挺身肩敘罪一隅。與愚守。紹航。黨方約。分起成都。魏嘉。富隆相犄角。將軍入敘。備用實者。其結防軍。號召山澤。旁及團練。祕期將軍。會食事覺。黨獄興。顯首某懼。禍自首。遂斬二人。遂供將軍。都察院省懸賞。購緝同黨。汪爾然圖利。實將軍。滬州防軍引鼻卒。備裝隊將軍於樂。蔚然約幽會計事。而將軍不戒也。出茗梳問盜之。將軍賊目。擄且脫。捕卒攪刃左屬。卒就縛。盡歷萬瀟。遂放。沿途侃侃。聽者皆各往往泣下。伏狀慷慨萬言。聞排革義尤透。清吏趨國泰色然動。默信民國必成。欲活之。格於渠。曾列激。不覺投擲案至破。而將軍從容且作絕命詞。並寫書蔚然。皆激昂魂傳可讀。傳誦一時。茲惜未及蒐集。曾昭魯曰。於某余何。清吏且信民國之成。蔚然同黨。而乃若是。然將軍固自任罪者。民國今成矣。老叟種樹。路人同年。將軍遠矣。於某乎何尤。

(註六) 鄭雲、溫生才傳云。

溫生才字練生。廣東嘉應州人。六歲失怙。家貧。嘗爲小販賣母。然性類好學。十齡時見兒童均讀書。因亦以讀書爲清。母嘉其志。托戚攜至鎮平天主教堂。肄業數年。智識益增。二十四歲赴南洋。訪兄不遇。歸里省母。後又復往。三十一歲投台北。繼器販賣工藝。三十四歲復赴南洋。繼器高啡山爲工。時高啡山有同盟會黨員。結黨報社。以鼓吹革命。生才因閱報而見。揭州十日。種族恩。物然發生。及聞孫總理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號召革命。亟思一見。後即以身許黨國。民國紀元前一年。黃興、趙聲等奉孫總理命。在廣東謀大舉。生才聞之。二月由南洋返粵。因其從弟有爲陸軍排長者。遂因之以運動軍隊。嗣知清水師提督李準。携兵投。黨人屢次舉義。多敗其手。思先

除之以去革命大舉之障。乃日挾手鎗。以何李準。適三月初十。滿如在蕪湖演飛機。清大吏悉往觀。生才喜曰。「今日得所矣。」乃候於南門外路。繼局前茶館。日將暮。見有阿道而來者。前後夾以軍隊。氣甚盛。遣爲李準。俟機至。突然排夾轎軍隊。左手執轎。右手出鎗。直擊之。其後軍隊鳥獸散。轎夫亦委轎。落荒而逃。生才從容向轎內連發三槍。始知死者爲清將軍李準。乃向東校場積厚坊去。應警尾之。沿海井號集偵探隊。偵探巡警數人。乃捕之。刑訊時。侃侃談主義。斥諸吏不少殺。及清督張鳴岐集眾偵訊。曰。「何故暗殺。」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官吏爲厲之階耳。殺一李準。固無濟於事。但借此以爲天下先。此舉純爲救國。既非與李準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鳴岐等爲之嘿然。十七日被斬於路議局前擊字塔處。年四十有二。

贊曰。生才之擊李準於路議局前也。余與古藤芬適在路議局。初聞鎗聲而奇。俟而局警走告曰。「將軍爲人暗殺。斃於局前。」余等疾出視。及離場。迎面一少年奔趨而前曰。「我是將軍子。我父被擊。乞救命。」及門。則見一轎委於道中。近視之。內有一人。挺臥而死。足外伸。隨員軍隊。見余等至。始漸集。十七日生才就義。余隨觀見身首異處。碧血豔然。欽哀欲絕。即揭其事於河報。紀其末曰。「記者遊東門。見各新軍通者。無不聚觀。觀畢。大有悲甲歎獻之慨。甚至有流涕者。記者佇立而觀。見此情形。亦爲之惻然。」清警廳卒據此語。以封可報。回官當年。歷歷如在。生才爲主義而犧牲之精神。即百世後聞者。猶見其凜凜如生也。

(註七) 鄭魯林冠慈傳云。

林冠慈廣東順德人也。少業農。一日在田間。見催科吏凌迫鄉民。憤甚。欲殺之。私購一利刃。以伺其再至。兩閩人談俄盧無黨。用炸彈機達官事。發之。思得其法。以爲凡西人均諳此術也。基督敎牧師往鄉間傳道者。以笑面向人。諷爲虛無黨之善人。遂委曲受洗入基督敎。越日製炸彈法爲請。大遭呵斥。去之。後知中國有孫總理中山先生所創之革命黨。隻身走香港求之。見有實業演說者激昂慷慨。以爲黨人。向之求納。實業者懼其禍。大窘辱之。自是不敢違人輒言。然茫茫大地。何處得黨人。每於茶樓路角。見有言動奇異者。即留心密察。率得朱述唐。高劍父介紹入黨。恩復在香港摩士佳路所組之暗殺團。誓之曰。「視察六個月。實必任事。方授職實及製彈法。」因之一言一動。必請而後行。時爲民國紀元前一年春初。及三月二十九日。政清兩廣督署之役失敗。黨人咸欲手刃清總督張鳴岐。清水師總督李準以爲快。而李準狡狠。尤不欲其漏網。冠慈至是不可忍。踴躍自薦。時暗殺團開會擊簽。定實行補助兩實。冠慈與劉恩復。程克。陳自

實得實行。朱述唐、謝英伯、李熙毅擊得補助。乃定寇慈入廣州。圖李準、張鳴岐。朱述唐爲補助。朱述唐先至廣州。與李熙毅、高劍父、葉綽神預佈一切。寇慈飾西人廚工攜網籃盛食。趁輪而行。炸彈則藏於食品中。抵岸。先至沙河。折至河南。述唐等則日偵探李行蹤。一日得張鳴岐出城款。攜炸彈伺於油欄門某茶居。當張鳴岐經過。逼坊人奉神出遊。觀衆塞途。以不願多傷無辜而止。此後得報而往。或已去。或不實。卒感萬狀。當出發。必囑酒以待。曰：「出無所遇。氣將斃死。非大碗酒澆之。不能愈也。」同時陳敬岳亦謀炸李。主其事者陳炯明。偵察者施正父。正父已知寇慈等謀。差合力運作。據以內寇慈任之。城以外敬岳任之。黨人潛賦西。則自以炸彈伺於衛邊街。互約一方炸黃。即雙方均退。閏六月十九日午後。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敬岳聞訊。至李準已過。追之。比至大南門。寇慈已何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僞爲製衣。一時衛兵蜂擁李準乘轎而至。寇慈擲彈擊之。李準傷腰。寇慈中彈死。敬岳被捕。賦西聞聲。知有一方得手。置彈解處而還。寇慈死擊於李準之衛隊中。當時竟無知其爲炸李準之人也。

贊曰：寇慈因催科吏之惡。憤欲除之。由此一念。展轉至於爲國除害。視漢奸之塊。而樹民國之基。其情至爲。其事至烈。而終處於成。殆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者歟。

(註八) 鄭魯陳敬岳傳云。

陳敬岳。字接祥。廣東嘉應州人也。幼求學。不事章句。尤鄙科舉業。嘗以「在止於至善」精益於師。師爲所發。事親孝。妻意虧。親并曰。以承歡。夜仍讀書不罷。嘗操作田園。以資養相隨。人至比之朱買臣。既而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安能株守一隅。倘能如魏下駒。年三十七歲。遂作海外遊。適歷南洋各島。殷鑒授徒。日以救國爲諸生訓。嘗曰：「漢賊不除。滿清不覆。滿清不覆。中國不強。」一時羈羈爲言。頗入同盟會。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黨人舉義廣州。攻清兩廣總督署失敗。清冰師提督李準。爲害最烈。敬岳發願殺之。以除革命障礙。籌資返國。其長子同在南洋。亦不肯而去。時陳炯明正組織暗殺機關。見敬岳大喜。與籌一切。初以李準管至緬美醫院。詢其妻陳吳氏。泳傷勢。乃僞病入緬美醫院以伺。詎吳氏亦傷。而李準不再至。及李準赴順德清鄉。則爲爲乞丐。沿途乞食圖之。道經十餘日。志不得遂。後回粵。偵知李準常自水師公所至行署。因決於途炸之。助之者有馬育航、施正父、李少華等。時林冠慈亦謀炸李準。知之。遂運力合作。城以外敬岳任之。以內寇慈任之。閏六月十九日午後。偵得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敬岳持呂宋烟箱所賭之炸彈而出。李準乘轎已過。追

之。至大南門。寇已於樓門底恰與製衣店。炸彈炸傷李矣。原約一方炸發。他方即退。以爲彼圖敬岳乘人紛亂而行。至寶賢坊。圖警內其。擊斃四裝。手持呂宋烟箱甚重。向前盤詰。正欲將箱擲之。而巡警紛至。爲所捕焉。登訊皆直認不諱。并述其圖李經過。神色自若。執後監禁。獄。直至九月十七日。爲清吏李世桂殺害。距廣州光復特二日耳。舊說。

贊曰。敬岳氣宇軒爽。外溫文而內沉實。實與陳振權女同志。在香港鴨蛋街助其裝炸藥。雖非烏水送行。已感壯士一去不復還之痛。本成仁就義。締造民國。其子仲虞肄業廣東大學。去歲出其家錄請編傳。余以彼死之實不能辭也。乃執筆記此。亦使後世有所景仰焉。

(註九) 鄒魯耀明光傳云。

鍾明光。字遜權。廣東興寧人也。少孤。家貧。因受遺訓。仍竭資求學。喜讀英雄傳。每遇荆軻。荊軻刺秦。輒掩卷歎息。性孝。值粵荒。家益窶。乃棄學就商。謀甘旨以娛親。跋涉數千里。不以爲苦。嗣赴南洋。痛內憂外患。互相迫逼。國將不國。乃投身革命黨。廣結納以策圖。是。真中國不爲波瀾高麗之權。辛亥和議告成。君扼腕曰。「革命不徹底。大錯無成矣。」民國二年。討袁軍興。隻身返國。抵香港而獲歸已覆。乃潛回家。恣情山水。寄意吟詠。其重九登神山句云。「大局重爲和議誤。中原多難此登臨。」其懷抱可想見矣。時袁世凱通令各省。弋黨人。勢將覆及。乃東渡南洋。袁氏窮柔黨人有日。意黨人之殺逐淨盡於國內。帝怒可達也。益以歐戰爆發。歐洲各國。自顧不暇。乃與日本訂二十一條賣國條款。以爲帝制交換品。舉國反對。風起雲湧。龍濟光爲粵將軍。竟反電袁氏。請提段慶親。時明光已返粵謀倒袁。聞之。益痛不欲生。曰。「非先殺龍賊。無以示敵。」以因於資。進行阻礙。乃因李佐漢。羅烈潮。李雅陶介紹於丘漢苗。入暗殺團。以撲龍濟光爲己任。時龍在粵肆虐。知黨人欲得而甘心。因深居簡出。伺之某月。未得黨。乃寄裝小販。日肩生菓爲販於各要衝。暗藏隱形之炸彈。真何龍不得。或得其兄廣惠靜守使龍親光也。又匝月矣。適粵省遭水火大災。龍意黨人或懈於窺伺。因赴龍親光宅。道經橫街坊。明光從容擲炸彈擊之。傷龍左足。衛隊死者十七人。傷者無數。明光被捕。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次日龍更實文彪以凌遇。處死預告之。笑曰。「果爾則龍賊或不免。吾無憾矣。」十八日行刑。先以火油灌其體。焚之。氣將絕。方行凌遇刑。復剖腹而裂其屍。據說。明光進暗殺團後。作自轉詩。五古一七絕二七律二。於五月二十八日繕絕筆書。至南洋。屬國民黨支部。蒸杯山廣益學堂。暗邦學堂。六月十九日繕絕筆書。致丘漢苗。二十日繕遺書。二十二日繕絕筆書。致振民女同志。及繕絕筆書。遺姪烈毅。從容就義。於茲可見。其致身爲國之誠。與孝友慈祥之性。顯躍紙

上。尤足令人讚之而興起。明光就義時年三十有五。母七十一歲。妻陳氏。子一女一均幼。故遺書尤再三致托也。

論曰。天下惟至性人。能見大勇。觀明光遺書。純孝出於天性。特以忍亡國之痛。擴其孝心。以除國賊。俾國民免奴隸牛馬之辱。抱至仁之心。行大勇之事。百折不回。一以從容出之。吁。可風已。

第三篇 革命(乙)

第一章 光復之役

第一節 武漢首義

武昌起義
前日知會
等團體之
活動

紀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同盟會黨員以軍隊首義武昌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先是黨員劉家運等在漢口聖公會內。用日知會名目運動革命。常假文華書院於星期日演講世界革命。以爲暗示。學生軍人聽之最爲感動。及同盟會成立。湖北分會長余城歸國。仍假日知會進行。勢益振。總理派喬宜齋與法國武官調查黨情。劉家運等約同志軍人開會於日知會以歡迎。聞新軍協統張彪亦改裝潛聽。事聞於湖廣總督張之洞。法國武官行後。日知會被封。劉家運被捕。日知會爲之挫折。此外尚有梁棟等組織七省聯軍。胡瑛等設立科學補習所。從事革命。乃因王漢謀刺劉鐵忠於河南。不中自殺。萍醴瀏黨軍又敗。清吏乃大興黨獄。朱子龍、劉靜庵、殷子衡、李亞東、胡瑛、梁鍾漢等被捕。悉處無期徒刑。朱子龍死焉。李良軒、張難先則被捕得遁。梁棟潛入四川。革命進行爲之一挫。自後惟創立三設教育圖書社於橫街頭。密輸革命印刷品。及時常聚人談革命而已。

共進會之設立及其活動

軍治學社之成立及其活動

湖北新軍之組織及其活動

先是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黨員張百祥、余晉城、焦達峯、居正、吳慈祥等。為聯絡各地會黨計。乃立共進會。以為同盟會外府。其總理即以同盟會之總理當之。所標宗旨。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人權。」將同盟會誓詞「平均地權」之「地」字。改為「人」字耳。其編制三等九級。亦如同盟會。鄂人劉湘（即劉公）、劉英、孫武等均加入。鄂湘之本黨革命運動。多用此會名目。不尙嚴格。便於收拾人也。自是兩湖之革命種種團體。均有此會份子之力潛於其間。

鄂省新軍中士兵。林兆棟、黃申蕪、鄧玉麟、黃元吉、曾省三、梁維亞等組織軍治學社。為軍事上之運動。蔣達峯到漢助之。同時蔣伯夔（蔣翊武）、劉堯激均來漢。蔣入四十一標當兵。更聯絡蔡大輔、唐幟文、李抱良、鍾琪等加入。更組漢口商務報為機關。劉堯激、查光佛、詹大悲、宛思演主其事。一方為文字之宣傳。一方為軍事之促進。

湖北新軍步兵。計有二十九標。三十標。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四十一標。四十二標。馬隊。砲隊。工程營等。二十九標兵士。多為旗人。乃清廷以之控制新軍之中堅部隊。而本黨同志。則以四十一標為最多。紀元前一年（庚戌）夏。湖南鬧米案勃發。湖北爭路風潮復起。兩湖形勢驟成嚴重。會湖南當局。請湖北調兵彈壓。湖北新軍同志。議乘時舉義。先由劉堯激、查光佛在四十一標發難。其時黃申蕪等亦計劃發難。命陸軍特別學生孫昌復。自漢口潛運炸彈入省城。未幾事洩。張彪恐激大變。不敢深究。黃申蕪走滬。林兆棟、黃孝霖走川。商榷報旋亦被封。用軍治學社名目以進行之革命運動。至是乃一挫頓。

羣治學社雖停頓劉堯濱復投入四十一標爲兵與蔣翊武楊王鵬蔡大輔唐繼支李抱良等又組振武社。同時查光佛聯絡各標營同志爲大規模之組織。以蛇山新春學社爲機關。時雖經挫折。氣不少餒。惟較爲密。不與外間通聲氣。計當時憲兵同志有彭楚藩等二十九標。有蔡國楨（蔡濟民）、甘續熙、高尚志、杜武庫、楊選青、夏一鳴、馬驥雲等三十標。有吳基培（即吳醒漢）、王憲章、張廷輔、蕭國寶、陳復元、徐達明、王文鏡、羅良駿、馮中興等四十一標。有丁景良（即丁人傑）、蔣翊武、唐繼支、李抱良、楊王鵬、蔡大輔、廖湘芸、李達五、章榕昆、王國華等三十一標。有李建中、陳元吉、曾省三等三十二標。有孫昌復、單道康、馮扶青、李成收、朱黃敏、向海潛等。馬隊有陳孝芬、江炳靈、饒升甫等。砲隊有黃鷄白、徐萬年、曹華丞、陳國楨、陳子龍等。工兵營有李乃斌、方英、金兆龍、熊炳坤、馬榮等。輜重營有胡祖舜等。四十二標有張喆夫、劉化歐、邵文彬、黃鎮中、劉制六等。陸軍中學有席正銘、雷洪侯、源英、謝榮等。陸軍測繪學校有李翊東等。皆青年一時之選。集中於黨旗幟之下。卒成武漢首義之中堅。是年七月。在蛇山抱冰室。開各標營代表大會。到二十餘人。制定規約數條。其組織排有排代表。三排代表推隊代表。四隊代表推營代表。三營代表推標代表。非標代表不能參與幹部會議。各營不能互知其內容。惟承標代表、傳幹部命令、分途進行。未幾。有一部份秘密洩漏。楊王鵬被嫌退伍。查光佛赴皖籌款。革命進行。又稍停頓。

振武社之
組織

文學社之
成立

紀元前一年元旦。蔣翊武、孫昌復、詹大悲等。假團拜之名。在黃鶴樓成立文學社。爲振武社之黨團。以研究文學相號召。社務甚爲發達。胡瑛在獄中。亦預聞其事。並由詹大悲辦大漢報於漢口。至四川鐵路風潮起。

(註一)大漢報被封。詹大悲、何海鳴入獄。

是年廣州謀大舉。設統籌部於香港。除籌畫廣東事外。並籌畫各省。使爲響應。黃興因促居正至漢口主持。結合新軍。爲廣州大舉響應。譚人鳳受香港統籌部令。聯絡長江。正月二十五。譚至漢口約集同志會晤。出八百元。交六百元與居正。交二百元與孫武。(註二)爲武漢籌備響應之資。居正、孫武、楊舒武等會商。分配進行工作。在漢口法租界長清里設一總機關。在武昌胭脂山設一分機關。在黃土坡開一酒店。黃土坡位於武昌山前。工程營與建武營之間。爲軍隊必經之小街。設酒店於此。係專事聯絡軍人。主其事者。爲鄧玉麟。至是各營各自進行。然悉爲之溝通。黨務甚形發達。遂成秘密公開之革命機關。是時湖北共進會。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豫定舉劉湘爲都督。劉英爲副都督。宋鎮華爲第一鎮統制。黃申燕爲第二鎮統制。前此汪精衛擬在漢口炸端方未用之炸彈。亦由孫搖清改藏於長清里機關部。湖北之事已進行。譚人鳳亦已赴湘。無何譚人鳳所支用之款罄。焦達峯、居正、查光佛、劉永錦、鄒永成謀取蘄州洗馬坡達城廟之金菩薩。凡三往。耗資而計不達。又由鄒永成計取其伯母之款。亦敗。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已失敗。同志更取急進。譚人鳳主張長江流域。五月下旬舉義。復自港滬來漢時。湘中在漢同志。有焦達峯、楊晉康、鄒永成、謝介信、譚二式、關鴻燾、劉承烈、張斗樞等。皆在武漢經營。遂決議以武漢爲發難地。而由譚負長江一帶調查聯絡之責。佈置粗定。譚乃與曾伯輿復往下游。成立中部同盟會。漢口仍由居正、查光佛、孫武等主持。其武昌新軍二十九標、三十標。因同在舊石旗。一營房中同志。尤多結合。又組織一將校研究團。內附屬下士班。專爲運動下級幹部。及士兵等。

武漢方面
革命同志
之活動

四川等路
突起
及黨人
乘機起

八月八日
湖南砲營
同志首先

成效尤著。其主幹人。則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王憲章等。其他各方面。胡祖舜、聶豫等。所分組之小團體甚多。後由查光佛、劉堯激幹旋。聯絡成爲一氣。夏間開大會。分組各部。蔡濟民、吳醒漢、張振武、楊玉如等任參議。居正、楊時務等任內務。查光佛、牟獻宜等任聯合。劉公、李作棟任財政。蔣翊武、劉堯激等任軍務。餘分任交通交涉各職不一。彭楚藩、徐萬年、熊炳坤等。則分任各標營代表。各率領各該標同志。負臨時指揮之責。

清政府收鐵路爲國有。四川爭路風潮突起。聲勢洶湧。湖南應之。全國震動。湖北則因同志謀在武漢起義。暗自壓抑。欲免清廷注意。幸之清廷仍派端方來湖北。率新軍四十二標入川彈壓。同志雖欲於荊州宜昌間。殺端方起事。居正恐有影響武漢起義。先事預備各計畫。故阻之。然時局緊張。非急動不可。但疊次謀資不遂。正極焦急。會劉湘由湖南來。攜有五千餘元至漢。乃由楊玉如、彭楚藩設法挪五千元。爲起義之用。款項有着。卽分配用途。(一)就武昌城內。多開旅店。平時資通聲氣。事發。卽爲集合點。(二)就漢口分租密室。爲製造炸彈。及旗幟文告等。(三)派居正、楊玉如赴上海購手鎗。並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至漢主持。胡瑛聞知。密函上海。以武漢不能發難。阻黃宋等勿來。因是宋譚在滬行期爲阻。

八月初八日湖南砲營同志孟發城等。爲同志軍有赴川者祖餞。擬乘機發難。至晚拖砲出。轟然一發。全營震動。營長姜明經亦黨員。未與謀。出而阻止。以砲營勢孤。與馬隊逼近。武勝門外之愷字營混成旅。亦距離不遠。舉必無成。不如稍待。乃止。漢口機關部聞訊。恐閱久。而銳氣銷沉。另集一會。定中秋夜發難。發難時。以蔣翊武爲臨時總司令。孫武爲參謀長。蔡濟民爲參議長。吳醒漢、徐達明、王憲章、張廷輔、王文錦等爲參議。陳磊、

謝石欽、潘公復、丁笏堂等。分任秘書幹事等職。令鄧玉麟、李作棟任傳達命令。舉事時，手纏白布爲號。一面電上海促譚、宋、居卽回。時風聲外震。總督瑞澂大懼。督飭僚屬努力防範。且召特別巡警。右路巡防隊。騎兵隊等。守衛督署。輪船帆船悉令停駛。城門晚七時卽閉。非有暗號不開。十五日。戒嚴尤甚。文武各官。嚴重邏緝。督署轅門。六時卽閉。第八鎮張彪率隊巡於寶陽門。混成協統率隊巡於武勝門外及塘角。各同志及期。計畫尙未妥。不能發動。復改爲十八日起義。十六日瑞澂召參議鐵忠。統制張彪。協統黎元洪等。開秘密會議。督署轅門。令步兵撤夜警衛。唐角屯駐騎兵隊。用電船遊弋。江上令楚艦楚同等軍艦。升火備駛。戒備極嚴。十八下午。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取前存長清里之炸藥。製炸彈。不慎爆發。孫面部受傷。由後晒台葉面走入日本人所設之同仁醫院。追俄警至。拘人不得。悉取所藏之文告、名冊、旗幟、印信、炸藥等件而去。報告捕房。由捕房更報漢口警察局。武昌巡警道得悉。嚴令捕拿。當夜漢口機關。被破數處。漢口各機關破獲。名冊移武昌。清吏大恐。閉門大寨。禁止兵士請假。同志在新軍。人人自危。復以不能互通聲氣。乃各自爲謀。無何楊宏勝在學社機關部被捕。憲兵營之彭楚藩四出。覓得到堯激、蔣翊武等。在一機關會商急發。蔣翊武重延避。劉堯激拔手槍止之曰。事前公舉兄爲臨時總司令。若兄畏死。先受我彈。彭楚藩急急正待下令。而遲者至。劉堯激挺身出擊。以炸彈不發。遂被執。彭、蔣跳牆逃。亦爲後門步哨所執。彭服憲兵服。跳牆時頭復受傷。被監甚嚴。蔣稍疏。乘間逃出。遁岳州。清瑞澂等。親自分訊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彭案筆書供詞。而叱瑞澂、鐵忠。歷數其非。並云。楚藩入關以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下令剃髮。與文字獄。建駐防軍。殘民以逞。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

十九日新
軍中黨人
形勢時情

猶持辜贈友邦。勿與家奴之手段。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我民族之淪胥。革命救國之大義。驅除隳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爾等若非冥頑不靈。亦當從而反正。胥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當在革命軍前。爲爾等請命。當不失爲革命元勳。爾等不從。噬臍無及。今必欲殺予。予既從事革命。個人生命。早付犧牲。死固不畏也。可速予死。瑞澂等相顧失色。復訊問謀者何人。答曰。革命爲予天職。不知有同謀也。次訊劉堯激。不待問。卽罵不絕口。瑞澂等恨恨。再訊楊宏勝。任何刑訊。不吐同志一人。三人乃就義於督署門外。時武昌山前山後。胭脂巷。黃土坡。小朝街。各處機關。均被破。張廷輔哨官夫婦。亦在寓被捕。黨員被捕者數十人。逃散者無數。交通斷絕。全屬恐怖時代。是時新軍黨員。三十一標相繼隨端方入川。四十一標中堅。分駐荊州。二十二標。及馬隊砲隊陸軍中學。在南湖。四十二標一部。駐漢口。城內惟山前二十八九標。及工兵一營。而三十標中。又有純旗兵。有二營餘。向任聯絡之黨員。捕者捕。逃者逃。漢口武昌隔江。聲息不通。鄧玉麟本負傳達命令之責。急切無由投遞。故十八日不能依期舉事。

十九日鄧玉麟與李春萱商。由漢陽渡江。至鮎魚套。以晚間折至南湖砲營。中途若遇詰。則以李充教員。鄧充侍者對。新軍中黨員。憤彭劉楊三人之慘死。而搜捕不已。勢必及己。蔡濟民。吳醒漢等。決於夜間第一次點名集合時。卽在本營發難。熊秉坤。金兆龍。方興等。在工程營中。同有是謀。其他黨員。均不謀而合。惟工程營前曾洩事。鎗彈完全被收。熊秉坤乃逼向黨員。搜覓子彈。金兆龍得數粒。合共湊成二十粒。熊秉坤曰。有此足矣。由金兆龍爲之分配。適熊秉坤應換班守門。計於長官點名時。卽開鎗爲號。少頃。工程營哨官阮某。出呼哨

兵集合。聲色俱厲。金兆龍首開鎗擊之。不中。方與投以炸彈。全營紛噪。黨員羣集。爭斃阮。而舉義馮。蔡濟民等聞聲。即令發動。爭趨楚望台取子彈。時守楚望台工程營哨官吳兆麟本黨員。知事起。應之。工程營大喜。推吳爲臨時指揮官。蔡濟民等到。與工程營會合。見吳兆麟亦復爲之。勢益振。乃自率一隊逕攻督署。適吳應漢等聚合三十標同志。胡效篤等到楚望台應援。並派馬明熙率隊開望山門。赴興湖迎砲隊。南湖砲隊已由鄧玉麟繞道達到。聞城內鎗聲起。四。挾同孟發城、徐萬年及各黨員。拖砲出。向附近馬隊轟擊。馬隊黨員亦集合舉鎗相應。瞬息馬明熙到。告以城內已起事。蔡濟民攻督署未下。請砲隊增援。遂由孟發城指揮砲隊。向蛇山及楚望台。預定之砲兵陣地出發。

武昌督署位於文明門之城牆附近。右側及後門。依城爲要塞。又無街道可通。攻之不得。蔡濟民由正門進攻。占領大朝街附近一帶。而督署戈士衛隊。以機關槍掃射。我軍稍却。惟機關鎗時作時息。我軍乘息卽進。相持至數時之久。勢正急迫。忽報砲隊進城。在蛇山助戰。請在督署附近舉火。俾明目標。果而砲響連聲。向督署射擊。大隊繼之。遂佔督署。後知督署機關槍之時作時息者。因督署機關槍修理時。適修理機關槍匠人爲黨員。故緩其事。及促之急。修其壞者。而將其不壞者壞之。以故此之機關槍。其力不威。張彪見此。批其類。曰。余誤事矣。瑞激聞砲先逃。張彪猶欲頑抗。後見火勢愈猛。砲響愈密。乃率馬弁乘兵艦渡漢口。糾殘卒於大智門負隅。以待發兵。

二十日滿城機關軍隊。懸掛十八錐角交錯之星旗。義取十八省鐵血聯合之義。清鄂藩聯甲率消防警

武昌漢口
法軍大營

蔡扼守南樓。由蔡吳分途夾攻。不支而逃。迨正午武昌完全占領。按漢陽漢口報告。亦次第收復。兵工廠亦爲新軍中黨員宋錫銓占領。

黎元洪被
推爲都督

武漢三鎮。全入我軍手後。計組織軍政府。召集諮議局議長議員湯化龍等。開會舉都督。當時各軍領袖。都以資望淺。責任重。既莫能相尙。亦不敢自尊。而劉公在漢口獄中脫出。倉卒不能渡江。所請黃興等未到。急切不得人選。劉廣藻曰。統領黎元洪現在城內。若合選。當導覓之。衆贊成。蔡濟民率少數同志偕劉往。黎聞人聲嘈雜。入室匿床下。蔡等出之。擁至諮議局。衆逾高呼舉爲都督。黎嚙不作聲。(註三)有一同志持一布告。請於都督下。署黎名。黎猶遲疑。蔡濟民以手槍擬之曰。事急矣。公若不爲都督。則我等願死於公前。言時聲淚俱下。黎頗感動。同志復有脅之者。乃舉筆書之。衆大喜。擁至樓上。關一室居之。而公推蔡濟民、吳醒漢、鄧玉麟、高尚志、張廷輔、王憲章、徐達明、王文錦、陳宏誥等十五人。組織一謀略處。以夾輔之。

清廷得瑞激等電。大驚。清后諭軍機處速派兵。時掌陸軍部爲廕昌。掌軍諮府爲馮國璋。二人以統帥與調遣問題。爭持不決。乃命河南就近先調兵一協赴漢口大智門。與張彪殘部合取守勢。連日劉公等依次渡江。蔣翊武等歸自岳州。胡瑛亦自出獄。同志散匿者漸復出。都督府組織。因而擴大。但感於革命草創爲事擇人之困難。有不得不用降將之苦。如楊開甲任參謀長。張景良任總指揮。皆原第八鎮之標統也。故同志多自任中下級工作。劉公、張振武等。在參謀處主持。蔡濟民、蔣翊武等。在各軍中聯絡。食以兵不建制。何從應戰。乃請都督下令。成立八協。任協統者。必同盟會出身。而又在第八鎮充官長。故姜明經、杜錫鈞等。皆以營長而擢

擴立兵制
補充武力

爲協統矣。八協既成。而中堅部隊。要推吳兆麟一協。以吳兆麟原爲工程營哨官（卽連長）。當夜任指揮。卽以工程營系統組織而成一協。請任吳兆麟爲協統。同志如熊秉坤、杜武庫等。各任標統營長。故戰鬪力較強。然以嚴格論之。當時八協之普通情形。則只有革命之元氣旺盛而已。因原八鎮及混成協之留駐武昌者。卽計官佐士官。不及萬人。十九二十之役。殺者殺。逃者逃。所存老兵。不過三數千人。盡充下級幹部。尙感缺乏。士兵則幾無一人。故除臨時召集外。別無他法。而以武漢素不願當兵之市民。一旦強其入伍。其能力可知矣。故自念一日起。迄念六日止。武昌尙未出一兵。

漢口領事
署之態度

當武漢之舉義也。瑞澂聞砲立逃。漢口以某領事與有約。調兵船入武漢。倘革命軍起事。則開砲轟擊。至是請某領事如約。某領事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得多數表決。卽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總理舊友。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起事第一日。卽揭黎總理之名。稱奉總理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團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胡瑛自任外交。曾因其翻譯通意於俄領事。俄領事與法領事。因取一致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告中立之布告於下。

爲布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國民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爲該國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竊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

亦不得補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教結交陌上應盡之天職。爲此關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補助本領事等遵守其目的。則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降將標統張景良。河北人。革命軍初起。用其長。授以前敵總指揮。伊受之。而故延宕不出兵。迄八月二十四日。張彪在漢口大智門。得河南援兵。勢洶洶。僉主出兵擊之。召張景良入都督府。授以方略。張景良乘機大鬧。抱黎痛哭。欲劫黎而圖反動。居正蔡濟民等在座。厲聲喝之。猶不已。鄺漢卿以力制之。衆擁上前。挾張出都督府。拘之於一營房。其時人心動搖。黎亦無法制止。居正與謀略處商。急下令。於翌日清晨。命各軍齊集閱馬廠。並命庶務築一高臺。推都督祭黃帝。誓師。以鎮懾之。謀略處然其計。當夜臺成。令亦達到。各軍悉得準備。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閱馬廠帥臺高聳。軍隊林立。革命士氣。爲之大振。衆同志請黎元洪更服軍服。黎始欣然從事。護衛下樓。出都督府。御馬臨臺。抵臺下馬。衆擁登臺。臺中懸黃帝之靈。劍旗分列。祭告如儀。公推譚石屏授旗授劍。慨慷誓師。歡聲雷動。黎復命居正演講舉同盟會革命之精神。創立民國之意義。大聲疾呼。應衆鼓舞。復下令各軍行列。向都督舉槍致敬。黎大決心。卽下臺閱兵。依次巡視。兵士對都督之愛戴。亦大有加。上下一心始於此時矣。

先是起義時。倉卒成立都督府。各種組織。殊不完備。行政上尤漫無秩序。至是湯化龍商居正制定各種暫行條例。托言爲同盟會本部擬定者。召集同志軍。於二十五日晚在教育會開會。到者數百人。提出都督府

頒佈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

組織暫行條例。分爲軍政民政兩大部。由都督統轄之。戰時設總司令一人。以下設參謀部軍令部軍務部。民政部以下設各司。衆曰可。當場宣布通過。次早請都督公布施行。

都督府各部人選

二十六日。條例由都督公布後。即按條例舉人。於是舉黎元洪以兼總司令。楊開甲爲參謀長。吳兆麟、楊璽章二人副之。杜錫鈞爲軍令部長。孫武爲軍務部長。張振武、蔡紹忠副之。舉湯化龍爲民政部長。以下各司。由湯選人。請都督委任。後併舉劉公爲總監察。

樂勝進攻

內部組織略事完整。乃以都督下令分兵渡江。以二十七晚次漢口市街。沿鐵道線布置。二十八早拂曉。向大智門車站張彪大本營猛撲。戰至午前八時。我軍大勝。張彪殘部及河南援兵等望風逃竄。我軍乘勝追擊。直追至滬口。奪獲敵軍車輛武器糧重無算。時戰區附近民衆紛紛四出。有作嚮導者。有餽粥食者。有協運子彈者。及戰勝後。則代運戰利品。狂喜異常。漢口市民則沿街放爆竹。以示歡祝。

人民贊助革命軍

連日戰爭皆勝。各地方亦陸續光復。革命軍戰勝張彪後。前線大本營設劉家廟。軍隊皆露宿。無一入民家者。民物絲毫無所取。兵士與民衆之親愛。一如家人。故在敵區之民衆。常以敵之正確消息報告我軍。我軍前哨斥候。全恃民衆爲耳目。至九月初。敵人馮國璋率大兵到。我軍已先事防備矣。

漢廷之遣兵調將

自吾黨武漢舉義後。清廷於二十一日。將瑞澂即行革職。帶罪立功。並著軍府陸軍部。派兩鎮赴鄂剿辦。一面着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率前進。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着陸軍大臣蔭昌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二十三日。乃着袁世凱補授湖廣總督。並督辦剿撫事。

宜。董岑春煊補授四川總督。(註四)並督辦剿撫事宜。又諭袁世凱現簡任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均歸該督節制調遣。廕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並着袁世凱會同調遣。二十四撤去王人文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着仍充川滇邊務大臣。數日之間。大臣主將數易。清廷之忙亂。足見一斑。而袁乘此出其詐術。盡取其權。

馮國璋率
清兵來犯

湖南於九月一日舉義。焦達峯任都督。信至。前方將領。勇氣有加。值馮國璋率大兵來犯。我軍分途迎擊。九月初三日。戰方酣。馮國璋見勢不支。將下令退却。薩鎮冰所率海軍。初泊漢口下游。以不得漢口領事團許可。未敢開砲。迨是日突向我軍後方轟擊。我軍以不及備。損失甚鉅。馮國璋見我軍陣線移動。猛力反攻。我軍仍死守劉家廟陣地。迄未稍退。日晚雙方休戰。我軍準備補充。翌早再戰。

雙方戰情

九月四日。雙方復戰。我軍仍扼三道橋。力守劉家廟。敵不得逞。相持至九月六日。張景良爲人保出。復任前敵總指揮。初與敵戰。我軍獲勝。向前力追。張景良以總指揮名義。下令燒棄劉家廟子彈及輜重。前方聞後方子彈被焚。大恐。相率退下。縛張景良送於江漢關。同時報告都督府。黎元洪方欲派人捕張景良。同志恐其獲救。率斃之以洩恨。自此而劉家廟陣地失。敵又迫漢口大智門車站矣。

各省響應
起義

初二江西九江舉義。初三。湖口砲台馬當砲台舉義。初四。陝西舉義。廣州炸斃鳳山。初五。貴州舉義。各訊皆先後接得。軍民之氣甚盛。

大智門一役。我軍槍斃張景良後。形勢嚴重。同志開緊急會議。請都督任姜明經爲臨時總指揮。以姜係

同盟會會員。又現任砲隊協統。姜受命後。即率隊出發。設大營於敵生路華洋賓館。倉卒布防。傳令各軍。隨時准備齊整。拂曉下令攻擊。迨八時許。見我兵陣線凌亂。紛紛退下。居正急返江漢關署。率衛兵八人。上前督戰。不見姜總指揮。各軍見居正。呼號前進。勇氣百倍。亦相率向前。鏖戰至下午一時。我軍克復大智門車站。追擊至劉家廟。其時敵方岑寂。我軍亦以自曉至午不得食停止。居正手執一旗。仍欲麾兵前進。但遇顧從來。衛兵之八人。祇餘一人。外只陸軍學生甘緯熙等及散兵數人。餘兵各自退歸大智門。無法制止。復返大智門。勉各軍守住。言未及已。而一彈洞其首。登時昏倒。戰地民衆。以板門輿之至江漢關。

黃興至漢
督師

黃興以九月初七日到漢口。即時渡江。晉都督府。當夜商出兵反攻。會新兵初敗。幾無精銳可調。幸有長

龍輔水師告奮勇。既係老兵。又多訓練。居正見其槍枝不精。命換新槍。又見連日鏖戰。兵不得飽。命庶務處備飯。復備乾糧。迄至士飽裝齊。夜已三鼓。黃興率隊出漢陽門。期即渡江。而交通部船未備妥。天大明。兵乃得渡。黃興陣於滿春茶園。血戰四晝夜。馮國璋不得逞。黃興以電話調某標增援。標統遲遲不進。黃興電請以軍法從事。都督命執行。同志揮淚斬之。而士氣一肅。戰至十二日下午。卒以衆寡不敵。敗退漢陽。乃派兵接黃興返

武昌。

九月十二日下午。我軍退守漢陽之後。馮國璋以連日在漢口受創。遷怒漢口市鎮。竟將長江經濟中心之漢口。付之一炬。自十二日起。燒至十三日止。火猶未滅。繁盛市場。化爲焦土。清廷認馮國璋有大功。傳旨嘉獎。

山西各省
先後起義

關馬廐登
壇拜將黃
興被推為
戰時總司
令官

清廷改變
方針

十二雖失漢口。但此數日間。山西已於初七舉義。初九佔娘子關。是日。雲南亦舉義。初十。南昌舉義。安徽皖北一帶。廣州各江。均紛紛舉義。而關係大局最重者。則為十三。上海之光復。黃興以九月十二日退漢陽。黎元洪派人迎之渡江。議守漢陽方略。同志等以黃興在漢口。巷戰數日。純持革命黨希望。雖令各軍。終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感。故各軍有不受命者。黃興無法取之。今勢必守漢陽。又非黃興不勝任。若督府無名。則危險實甚。宜公推為戰時總司令官。以專責成。但公推後。仍由都督委任。庶系統不紊。並鄭重其事。請都督登台拜將。授以全權。庶幾號令嚴肅。收指揮統一之效。黎元洪許之。乃於九月十三日清晨。下令各軍自營長以上。齊集閱馬廐。舉行拜將式。屆時黎元洪與黃興。並偕臨場。登台拜黃興為戰時總司令官。授印授令。行禮如儀。並由都督訓話。勉各軍領袖。絕對服從。黃興答禮畢。隨作簡單演說。行觀兵式。各軍環呼萬歲。

時湖南焦達峯於初十日。遇害。焦雖死。而奉焦命之王隆中一協。仍遵命赴鄂。先頭部隊來鄂。於黃興拜將之晚進城。宿營於師範學校。黃興使居正往慰勞之。士氣盛旺。

時清廷集數萬海陸軍於武漢。擬一鼓盪平之計。不圖爭持未決。各省早已紛紛響應。清廷無措。九月初五日。罷盛宣懷。初九日下罪己詔。弛黨禁。諭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議。十一日。罷親貴奕劻等。攝政退位。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諭令督師應辦各事。略為布置。即來京組織完全內閣。及漢州軍隊有立時須布憲法。遵政人民之請。清廷復於九月十三日。宣布十九信條。

至是袁世凱已挾民軍。以取得清廷政權。更欲示威我軍。俾便就其範。在石家莊刺吳祿貞後。派蔡廷幹。

袁世凱統
師來犯

劉承恩至武漢。語罷兵。不得要領。袁世凱以馮國璋之兵力尙單。乃加派第二鎮段祺瑞增援。占漢口以後。即以左翼扼長江沿岸。右翼由京漢鐵路。進至玉帶京停車場之北。韓家店博學書院附近。龍王廟。中國競馬場。朝家墩。王家墩。劉氏堤防等處。均爲砲兵陣地。其後方預備隊。則屯於孝感。總其兵數。有三萬餘人。砲七十門。機關槍四十門。均最新式。而購自德國者。蓋用全力以臨武漢。所幸我軍將一切舟楫。築而聚諸武昌漢陽碼頭。清軍無所據。乃由法國購入架橋材料。以渡漢水。取攻勢。敵軍既將反攻。而兩湖軍官更奮勇請戰。黃興乃於九月二十一日下反攻令。

先是黃興於準備反攻之際。命在襄河琴塘口。施架橋工事。於九月二十七日橋工完竣。乃下令各軍。於是晚整隊渡河。分左右中三部前進。黃興自率鄂軍居中部。以湘軍分左右翼。達到目的地。舉火爲號。會天雨驟寒。兵士依火取暖。迄拂曉。向馮軍猛攻。鏖戰四小時。馮軍陣地移動。黃興麾兵直指。時馮國璋在漢口大智門車站。探聞黃興在軍中。備軍將逃。不圖我軍之一部新兵。不耐久戰。相率詭避。鄂軍爲動。因而牽動湘軍。黃興自率學生團及同志等。向前堵截。詎一潰而勢如山倒。黃興手刃士兵數人。無可制止。紛退琴塘口爭渡。士兵有落水者。黃興嘆曰。新兵誤事。功敗垂成。乃命徐徐退却。而自斷後。晚歸總司令部。開軍事會議。審及連令詭奔者。斬湘軍標統甘興典以狗。(註五)復作固守漢陽之計。

我軍攻漢口失敗。卽予清軍以攻漢陽之機。清更挾得勝之勢。乃由羅家店東亞製粉公司一帶。進占船落口。並於製粉公司後方。築三砲壘。增援兵。派遣預備隊。二十八日。兩軍以砲火相見。製粉公司被燬。二十九

革命軍反
克漢口未

日。雖有海軍艦海琛以下五艘來歸。砲擊江岸停車場。然不中。清軍以漢陽防備嚴。不能正面攻。清提督李鴻章一混成協。從孝感縣繞道至蔡甸。以衝我軍之側。

漢陽本形勝之地。我軍築砲壘於其地者甚多。漢陽縣城鐵廠。及兵工廠中。有大別山之砲壘。其北有梅子山之砲壘。臨漢水有龜山之砲壘。龜山砲壘。尤爲險要。又於龜山之西北。築仙子山湯家山等砲壘。李純之混成協。迂道由仙子山湯家山等處。襲漢陽防禦線之北。奪三眼橋。我軍與戰。李軍退却。翌日。又進逼三眼橋。我軍以步兵應之。湯家山砲壘。亦開砲轟擊。清軍之在漢水東岸者。既與李軍呼應助戰。我軍亦於漢陽之大別山梅子山龜山仙女山各砲壘。武昌之蛇山鳳凰山各砲台。一律應戰。以故砲聲不絕。越三日。李軍在仙女山北美娘山麓者。乘我不備。架橋渡河。占美娘山。旋附近之魚鱗山四平山等清軍本隊。又從琴塘舵落口架橋而進。與李軍聯絡。以機關槍之力。逼仙女山砲壘。逐我軍而占領之。當守備者。爲湖北及江西之兵。棄各砲壘。退據於龜山之西之十里舖。與龜山兵合力擊清軍。然清軍分二道進。一自龜山之北。一自龜山之東。勢正兇猛。當守備之湖南兵。遂以退却。黃興以龜山一失。漢陽必陷。於是襲以精兵。六日之晨。恢復之。然清軍機關槍甚利。我軍不敵。未幾。龜山又陷。清軍於龜山之上。集大砲猛射大別山梅子山鐵廠兵工廠。又以步兵逼我軍司令部所在地。我軍失措散亡。黃興不得已。退於對岸。至午後二時。漢陽遂全爲清軍所得。漢陽人民。自六日夜至七日。紛逃武昌以避。落後者。清軍均擊以槍砲。斃諸江上。我軍至是擬守武昌。然有艦隊護之。清兵真能渡焉。

南京光復

在此苦戰抗期間。安慶蘇州鎮江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廣西四川烟台漢口等處。次第得以舉義光復。而南京亦於十月十一日光復。爲我軍政治之中樞。本黨光復之役。實賴此而成功焉。

第二節 各省光復

一 湖南光復

湖南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九月一日。黨員焦達峯光復湖南。被推爲都督。湖南自黃興、馬福祥創義不成。黃走日本。馬後遭難。革命進行一挫。萍醴失敗再挫。但黨員仍分頭進行。陳作新、易堂齡爲兵學生。岑春煊巡撫湖南實識之。令供職岳州信字營。二人到岳州。一變操練之法。統領陶某聞之。電兵備而調作新堂齡進省。供職新軍。時魯豫平、趙鎮南、李安國、李藩國、曾君典、林德軒等四十餘人。均在軍中。而張桓則因巡防兵士之密告。謂與黃興同謀。亂。受刑訊下獄。記元前二年春。饑民激變。燬撫署。春冀疑新軍將有事。悉數調往城外。作新等因是獲職。適粵漢鐵路借款風潮。譚人鳳、宋教仁等在日本。視爲革命良機。卽以同鄉會爲爭路辦事處。進行之法有三。一、通電各省。歷舉借債之害。二、辦湘路警鐘。湘路危言新聞紙。輸入國內。三、派代表回國。聯絡湘路議局。湘路留學界。組織兩湖爭路協會。又聯絡川漢粵贛江浙留學界。組織中國鐵道聯合會。凡可以爲爭路用者。靡不盡力爲之。是年夏。留學生多回國。分途鼓吹。抵湘。與譚延闓、龍璋、李達璋、陳文璋等。組織湘省鐵道協會。鐵道事決。湘鐵路公司各機關。各機關皆設賈公祠內。紀元前一年春。譚人鳳、焦達峯先後返省。新軍亦已調回。焦達峯

與湖北黨員聯成一氣。係以湘響應鄂者。嗣因漢口機關破獲。鄂督瑞澂。湘撫余誠格。繳交新軍槍枝。誠格又指賈公祠爲革命黨淵藪。派警監視。劣紳蕭榮爵。楊羣等。暗請警道。及長沙知事。羅繼黨。偵探延闈。以爭奪自京師。詣誠格。誠格示以黨員名單。延闈誑謂若輩均酒色之徒。不足懼。遂置議。

及武昌事起。勢愈急。巡撫余誠格。知新軍將動。與中路巡防隊長等議。再移新軍於各州縣。新軍以子彈缺。不能行。行必發給子彈三倍。余誠格不聽。焦達峯。陳作新等。乃運動其發難。及聞黃忠浩分防隊之半。襄擊

起事。
焦達峯等
武昌義軍。知長沙軍弱。遂於九月一日拂曉起事。

焦達峯率砲兵隊向小吳門。陳作新與易堂齋。率步兵隊向湘春門。湘春門守兵不抗。小吳門守兵雖欲抗。聞焦同爲漢族言。亦棄而之他。焦得入城。與陳作新軍合。圍軍械局。局長嚴家煒。已將彈藥轉運撫署。焦等乃舍而合攻撫署。至則余誠格已先逃。黃忠浩尙作忠清狀。求服清服。向北謝恩而後死。焦不之許。殺之。其他營務處總辦王毓江。長沙縣知事沈士等。謀抵抗。捕而殺之。布政使署。官錢局。電報局等處。均先後占領。長沙遂爲我有。翌日各界集諸議局。推焦達峯爲都督。陳作新副之。譚石屏在漢。得長沙光復訊。卽商於居正。請黎命協濟械款。黎許之。當發槍三千。款若干。派衛隊營長劉佐龍護送。石屏抵長沙。見湖南諮議局紳士。把持湘政。事無大小。須經若輩議決。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輩所創設之議事機關。期有適合於軍事敏捷之應付。集權於都督。焦達峯本少年英俊。至公無私。對石屏之主張。認爲理論應如此。而事實或有窒礙。且身爲都督。不便執行。同志中激越者。必欲實現石屏之主張。因此釀成九月十日之變。

佔領長沙

焦達峯得湖北械款後。卽命原新兵一協擴爲兩協。命王隆中率一協駐岳州。作預備隊。長沙只有少數軍警維持秩序。焦達峯急湖北之難。一不擁兵自衛。二未料及諮議局紳之暗算。故一變而遇害。

湖南軍政。以諮議局紳之把持煽動。形勢險惡。焦達峯處之坦然。煽動者尤肆行無忌。於九月初十日。在城外掀起紙券擠兌風潮。市民洶湧。詭譎都督彈壓。焦命副都督陳作新往。陳御馬出。不戒而馳。比出城。則伏兵四起。槍彈橫飛。陳遇害。擊陳之兵。揚言爲黃忠浩報仇。誣陳爲匪。并言陳匪已去。焦匪尙在。宜并去之。羣衆官聽之餘。不知誰匪誰兵。莫敢阻止。亂兵蜂擁入都督府。聲劫焦達峯。同志有勸焦暫避者。焦曰。一避將焉往。我爲種族革命。凡我族之附義者。不問其曾爲官僚。抑爲紳士。余皆容之。今諮議局紳。煽動黃某殘部造反。已殺副都督。今又欲殺余。余悔不用譚石屏之言。將若輩先除。竟爲若輩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殘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終當成功。若輩反覆。自有天譴。一言未已。而亂兵已擁上前。劫焦下樓。甫出都督府前門。亂兵亂砍。故焦之死甚慘。焦死（註六）未幾。軍務院長譚延闓遍貼布告。繼任爲都督。兩湖之地勢密接。湖南之向背。實繫武昌之安危。湖南獨立。則武昌無後顧憂矣。長沙光復後。各府州縣均望風響應。惟辰沅永靖道朱益澐等抗焉。未幾降。湖南遂定。

二 陝西光復

九月一日。黨員光復陝西。推張鳳瀾爲都督。陝西革命。由黨人景梅九、李仲特、井勿幕等。日事鼓吹聯絡。進步甚速。一日。集開元寺馬開臣學塾開會。同志李仲特、李仲山、鄒子良、王一山、井勿幕等二十餘人均至。推

焦達峯遇
害詳延闓
爲都督

陝西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九月一日
要聞

仲特爲會長。景梅九擬定四言密約。一曰。「祕露死決。接交事缺。分途並進。破壞建設。」自是而後。革命風潮日以漸進。又從而運動新軍。新軍入會者不少。然機事不密。謠言四起。有謂八月初旬。陸軍將校及各學堂學生。將圖謀不軌者。有謂八月十五。將盡殺滿人者。清將軍文瑞與護理巡撫錢能訓等。謂將軍械局。槍器彈藥。分給所部旗人。加意防備。及武昌警報至。西安官民大恐。錢能訓搜查逮捕。不遺餘力。新軍之有革命嫌疑者。悉移諸遠州縣。而代以防營。當是時。第一標第三隊將校錢鼎。革命運動中之主謀者。謀於同志曰。我輩軍隊。早晚他移。應速舉義。遂以九月八日爲期。第一標第一隊第三隊。第二標第三隊。均定九月三日移駐。文瑞且日事逮捕。被難者八百餘人。事機逼迫。稍縱即逝。於是九月一日爲期。是日晨。會諸同志於森林。部署一切。即以第一協參謀。兼第二標第一隊長張鳳。率所部。佔軍械局。第三隊長張益謙。佔城門。錢鼎率陸軍中學堂學生。佔布政使銀庫及重要局所。方出發。與文瑞所部旗人戰。旗人退守滿城。夜。諸首領集軍械局。公推張鳳。爲全陝復漢軍大統領。錢鼎副之。後倣各省例。改稱都督。副都督。二日晨。攻滿城中大菜市門北城門等。滿人力盡。空城以逃。文瑞投井死。錢能訓匿民家。後與各官吏逃。三日。有旗人千餘人。進攻軍械局。與我軍激戰。又敗退。自一日以來。戰爭之事。無日無之。土匪乘機起劫。銀號。票莊。當舖。綢緞。洋貨舖等均空。我軍於一日以復漢軍之名。布告如下。

各省皆變。撥除滿人。上徵天意。下見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漢回人等。一視同仁。特此曉諭。其各放心。

復漢軍布告

三日又布告四言示。

諭爾商民。各安本分。若有土匪。搶劫奸淫。派隊巡緝。立斬不容。

又以地方不靖。編巡緝隊。捕匪數人。卽處死刑。於是設軍政府於高等學堂內。分軍政、民政、財政、司法、外交等部。一面招募兵丁。編制軍隊。以實兵力。

潼關爲陝西東方之門戶。清廷重兵在焉。副都督錢鼎。具攻取之決心。率少數陸軍學生至渭南。竟爲土匪所乘。錢絕城逃。遇害。軍政府得報。卽任張伯寅爲東路招討使。率步砲騎各隊。向渭南進發。至則平土匪。取潼關。十四日事也。十五日。又失之。與戰於秦嶺。清軍敗退靈寶縣。我軍又得潼關。至十月二十二日。清軍之屯

於河南省圍鄉縣者。襲我潼關。我軍退華陰縣。未幾。奪回之。且進於河南之陝州。清總理大臣袁世凱。知力不能抗。乃盧爾喇嘛。謂陝軍不孝民國軍政府停戰命令。爲土匪軍。應置諸停戰區外。將以大軍殲之。蓋所以阻我軍前進也。是時前陝甘總督升允。率回教徒由甘入陝。侵乾州。清軍從漢陽回者。欲入陝。山西革軍。勢且瓦解。故陝西一省。腹背受敵。而境內土匪。四出騷擾。一切電線。均被毀壞。困難萬狀。代表伍庭芳。所以力與袁爭也。及南北和議成。陝西始定。

三 江西光復

九月初二日。九江光復。武漢起義。長江震動。南京卽派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率一標駐九江。馬毓寶受本黨黨員之壓迫。於九月初二日反正。卽派代表丁人傑赴武昌乞援。初三日。湖口砲台馬當砲台均反正。清

九江光復

編練軍政

潼關之爭

南昌光復

軍艦。乃爲所扼。設海軍政府焉。初十日。南昌光復。推新軍協統吳介璋爲都督。十二日。則贛州吉安南安均報告光復。十三日。則南康瑞州報告光復。二十二日。彭程萬接任都督。吳辭職。二十六日。海容海琛海籌江貞瀾廣湖鷓各兵艦。在九江來歸。其後彭程萬辭職。李烈鈞由皖率兵回。繼任爲江西都督。

四 山西光復

山西光復
黨革命黨
人之活動

新軍發難

九月八日。黨員光復山西。山西自景梅九留學日本後。同志留學者。踵相接。及回國。均致力爲革命謀。紀元前五年。王建基等在代北舉義。因勢弱敗。徐西園死之。紀元前一年九月一日。陝西獨立報至。巡撫陸鍾琦懼陝軍進攻。派新軍佔潼關。以阻之。新軍不悅。提條件以難其議。陸慨然諾。新軍勢蹙。參謀姚維藩者。黨員也。言於兵士曰。赴潼關。不如在省起義。響應各省民軍。名至而實自歸。兵士是其議。即於軍中選敢死者五百人。以五十人攻巡署。以四百五十人攻防營。八日晨。攻巡署者。整隊而出。捕陸鍾琦。槍殺之。陸子若妻出視亦斃。布政使王慶年聞變。自縊。義軍至。解其繩。不死。解諮議局。勸其降。不聽。禁之。於是推閻錫山爲都督。閻時任協統。閻卽命姚以份爲行軍總司令。率部赴固關駐紮。命二標營管帶祖樹棠率部開往娘子關駐紮。命四標統帶張瑜率部開往雁門關駐紮。以防清軍。并命二標教練官蔡榮壽赴平定籌辦糧餉。其運動最力之黨員。則有溫壽泉仇亮孔庚王用賓等。山西已舉義。清廷派吳祿貞爲山西巡撫。山西黨員聞之喜。謀大舉。乃吳爲袁世凱等謀刺於石家莊。

清廷以張錫鑾代山西巡撫。並令曹錕盧永祥率軍前進。九八日。兩軍交綏於井陘。我軍不敵。而退贛嶺。

清兵來犯

及娘子關。袁世凱命段芝貴至井陘。陽假講和。陰實進攻。三十二日。娘子關遂被奪。蓋袁世凱雖與我軍議和。尙欲劃出山西陝西於我軍之外。而消滅之也。至清帝退位。始設都督府於太原。

五 雲南光復

九月六日。張文光復雲南之騰越。九日光復雲南省城。

雲南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雲南情形

騰越革命。始於楊振鴻。而成於張文光。楊振鴻宣傳革命。事不成而死。張文光則棄儒而商。聞革命說。由振鴻友介紹入同盟會。紀元前四年。於騰永諸地。創自治同志會。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事。文光謀起事。謀洩。事獲。及武昌起義。潛歸騰越。集同志。會於寶峯山之寶峯寺。糾合成騰陸軍第七十六標第三營。及西防防軍第四五兩營。刻期九月六日舉事。文光入南校場巡防第四營部。擊殺管帶曹福祥。陸軍第三營。排長陳雲龍。槍斃該管帶張桐。合兵入城。圍攻鎮署。及軍械局。彭寰、方涵、李學詩、和朝選等。皆以兵來會。彭方、李、和。皆講武堂畢業生。巡防營哨官長也。總兵張嘉銜。指揮兵士拒戰。不支。吞金自斃。文光率兵。轉攻道署。護西道宋朕查請降。廳丞溫良彝。逃匿民間。城中遂定。

雲南光復
革命軍約

始事之初。文光與各軍約。申紀律。禁剽奪。違者以軍法從事。其軍約曰。民軍入人家者。殺毋赦。民軍掠人。民財物者。殺毋赦。民軍姦淫民間婦女者。殺毋赦。妨害外國人生命財產者。殺毋赦。初八日。稱滇西軍都督。以九星爲旗幟。以黃帝爲紀元。故雖軍事倥傯之際。而城中安堵如故。其後雲南省城光復。派李根源至。遂歸統

一。

雲南革命
運動經過

誓死會

興漢會

漢學會
敢死會

雲南革命醞釀甚早。紀元前九年。臨安人周雲祥。起事箇舊。佔據臨城。田謙谷因獻議於周。勸其分兵數路。取漢垣爲根據地。然後出兵川黔。進略陝鄂。定中原而除滿清。復我漢族天下云云。並約同志李伯東。就漢垣聯絡同志。及哥老會。以爲內應。哥老會首余占標。不密其事。爲漢吏偵知。被獲梟首。黨與遂散。而周雲祥不用田謀。坐守臨城。旋爲清軍所滅。是年省城創辦高等學堂。學生智識漸開。革命之說。易於輸入。紀元前八年。昆明人楊振鴻。遊學日本。將告漢中父老一書。寄回雲南。學生中具熱血者。讀楊書。髮指眦裂。痛恨滿清。遂送滇省。李伯東與李鴻翔、何瑛、李治、謝樹琮、李偉、楊洛圖諸人。因而秘密結合。設立誓死會。誓與滿清偕亡之意。雲南革命。發軔於此。又是歲考送出洋學生至日本者。多濡染革命之說。革命人才。因以輩出。紀元前七年。楊振鴻又自日本寄鄒容革命軍於誓死會。李伯東、李治等。暗中宣傳。排滿思想。遂以日熾。李伯東且乘機聯絡志士。爲革命運動。然尙秘密進行。不敢彰明於世。六年。楊振鴻自日本歸。商諸漢中大吏。設立體操專科。藉此爲同志集合機關。楊振鴻又聞李伯東名。密與訂交。約入同盟會。勸李組織機關。擔任漢省革命事務。李伯東慨然諾。是年冬。邀同志李治、謝樹琮、李鴻翔等二十人。就軒轅宮學拳術。且祕與許恆昌、楊洛圖等。設立興漢會。歃血爲盟。訂定會章。並向日本購民報漢轍復報。以資宣傳。伯東又著新雲南一書。主張獨立。其書將郵日本印刷。爲郵局檢查抽去。不得印行於世。五年。漢垣設立師範傳習所。學生由各州縣放送。該所所長及教習。多由日本歸來者。因設漢學會。革命黨員。均集其中。李伯東又聯絡各校學生。組織敢死會。如石屏之高明、河、河西之范石生、普善、雲龍之董承志、王九齡、曲靖之徐濂、施爲章。大理之馬明遠、楊大用、李蓮芳、騰越之李

文明演說

治、周從錫、普洱之段純一、許景昇等。均黨中強健分子。又相率組織文明演說會。鼓吹革命。新編戲曲。演唱新劇。伶界著名花旦翟海雲者。黨員而有氣概也。親至上海購衣服。排演新劇。以灌輸革命思想於普通人民。雲南革命之機。至此已蓬蓬勃勃。有不可遏抑之勢。然清吏忌之矣。其時漢晉及提學使。見漢學生布滿革命思想。遂藉學生與電報局爭執案。捕之。置諸昆明獄中。其強健者。則遞解回。交地方官嚴加管策。同志之未致逮者。亦四散逃竄。革命之機。至此反挫。

河口舉義

紀元前四年。陸軍學生楊燦坤。不謹其言。被逮下獄。葉爾愷主殺。錫良謂。不可因殺一人。而激衆人之怒。遂禁之。（光復後釋出。）是歲本黨於河口舉義。內地黨員。未經聯絡。不能爲助。時李伯東任臨安曲江高等小學教習。聞之。擬集各學生以應。未幾。河口事敗。遂止。是年。清兩宮相繼破。振鴻自仰光至干崖。與黃毓英等計畫進行方法。時滇中風潮起。錫良懸五萬金緝振鴻。振鴻潛至蒙達。運動土司春園。繞道至蠻見。運動防營帶楊發生。楊陽許。而陰派人至昔董紅蚌河古里下各要路。邀擊振鴻。振鴻不得已。繞道渡瀾江。至里那。下。又至蒲縹何家寨。與同志等密籌進行方法。時因滇蜀鐵路。隨糧加股。苛稅擾民。鄉人多反抗之。振鴻遂利用其機。主張急進。先集敢死隊百人。破永昌府城。招集鄉民編練軍隊。擬以一軍取騰越。爲後勁。一軍往攻大理及省城。一軍出順寧、雲州及迤南各地。則雲南一省。垂手可得。然後北出黔湘。以戡定中原。西取川藏。以直搗幽燕。計畫既定。何畏先回永昌。集合反對清吏之鄉民。數百爲一隊。待振鴻到。卽行進攻。振鴻則潛入永昌新街背後滿林寨。令劉殿才入城。舉火爲內應。張五樓預備開大北門。何思元往攻南門。預定十一月初一夜

滿林寨

起義。詎事爲清吏知。戒備極嚴。振鴻軍身持槍登城。視察一周。出指揮兵士曰。清兵雖多。然非我軍敵。速攻城。必勝。但我軍多由鄉民集合而成。雖有勇氣。而素無訓練。且無利器。不能前進。亦不能持久。數月經營。歸藉。影。乃暫退滿林寨。謀再舉。喘息未定。有閩某者。入告於衆曰。保山縣派兵役數十人。至新街。君等宜速離此地。以保全一寨生命財產。振鴻憤而嘔血。星夜步行。及至何家寨。病劇發。旋卒。

紀元前二年。李鴻祥、李根源、唐繼堯、謝汝翼等。均自日本歸。設講武堂。兼任軍職。滇省革命。又見發展。此次四川鐵路風潮。滇中軍界躍然欲試。八月十九日。武昌義軍起。陸軍各高級幹部。或在羅佩金家。或在唐繼堯宅。羣聚密議。風聲日緊。消息外傳。清總督李經羲。祕商斬雲鵬、鍾麟同、王振畿、唐爾鑑等。欲出羅佩金、李根源於外。並擬懲辦李鴻祥、謝汝翼。又命唐爾鑑、劉顯治由黔募兵。未及實行。而重陽之獨立旗。竟高插於五華山頂。是役也。定議分爲兩路。蔡鐔率步隊第七十四標。砲隊第十九標。機關槍第十九營。其幹部軍官。步隊第七十四標統帶羅佩金。管帶唐繼堯。劉存厚、雷廳。砲隊第十九標統帶韓建鐸。管帶謝汝翼、庾恩賜、劉雲峯。機關槍管帶李鳳樓等。李根源率步隊第七十三標。其幹部軍官李鴻祥、劉祖武、張開儒等。分定任務。根源之軍占領軍械局、五華山、圓通山、藩使署、鹽道署、財政局、提學司署、機器局、龍元局、電報局、大清銀行等。鐔所率之佩金軍。占領總督署、交涉司署、臬司署、糧道署、糧餉局等。砲隊之謝汝翼。占領南門大東門。庾恩賜占領大小西門。劉雲峯占領小東門。講武堂監督沈汪度。與教官顧品珍、張子貞等。率領該堂學生。及陸軍小學生測繪學生並體育校生。開各城門。居間援助。約定初九日夜間三時起兵。乃北較場之步隊第七十三標第三營。

管帶李鴻祥。是晚八時分發子彈。爲反對隊官唐元良所覺。該營排長黃毓瑛等。閉槍擊斃之。槍聲隆隆。車遂不可遏止。適李根源已到。吹集合號。第三營全部出。第二營管帶齊世傑逃。隊官馬爲麟率其營兵出。俱集合於練兵場。該標統帶丁錦。率標部衛兵。閉槍轟擊。第一營附之。第三營兵傷二十餘人。死二人。排長劉增祜受重創。根源命王秉鈞撲標本部。丁錦逃。第一營槍聲尙不絕。兵有懼心。避走壕塹中。根源命於標本部以絕其望。誓必死。率全軍出。至蓮花池。宣示宗旨。時九時半。約期未至。講武堂生未來開城。黃毓瑛、蔣光亮、楊秀林、董鴻勳、盧兼等。率五十餘人。搭人梯。越城。擊散守城兵。開門。兵遂入。根源聚隊分派占領各處兵營。自與鴻祥、羅武率隊攻軍械局。至八省會館。收降巡防隊第四營。抵軍械局。說守軍使降。內伴諾。暗置機關槍。出根源軍不意。開槍猛擊。死十餘人。根源下令猛攻。焚局門。穿地道。是時提學司署及虹溪試館火起。蓋借是爲號。使烏家壩各軍知之。速拔隊入城也。根源軍方至軍械局。統制鍾麟同。總參議靳雲鵬。協統王振巖等。率輔重營、陸軍警察隊、機關槍一隊。占領五華山之武侯祠、勞公祠。以機關槍由後夾擊。李軍死數十人。覆屍枕藉。排長文鴻、揆登梯。彈貫腦死。勢極危殆。幸兩級師範學堂。有董鴻勳、馬爲麟死守。射擊鍾軍側面。李軍終得不放棄軍械局。時已夜十二時矣。先是九時。蔡鈞等集於烏家壩。尙從容計劃攻擊方略。忽接督署及鎮司令部電話。謂北較場兵變火起。速率隊入援云云。鐸等知北較場已開始動作。遂由佩金集合步隊。汝翼集合砲隊。宣布反五、大義。整隊入城。途中學署火起。並接報告。謂李軍入城。軍械局未下。蔡軍急趨入。就原議計劃。布署定。時已夜二時。佩金以李軍兵軍。派雷颺一營往助。命唐繼堯率該營猛撲督署。署內有機關槍八挺。衛隊五六百人。力

戰二時。計死傷三十餘人。不能前進。時雷廳占領江南會館一帶。砲標占領各城已畢。天將曙。砲隊開始射擊。彈中督轅圍竿。斷兩截。又中經義臥室。樑折屋傾。經義已先逃匿於蕭巡捕家。是時巡防隊第二營。據守圍週山。雷廳、何鵬翔與之鏖戰數時。死傷甚衆。敵軍不支。敗降。廳集全力助攻軍械局。鈞命謝汝翼率砲隊至。轟擊垣多處。終無效。用地雷爆炸之。破牆一口。汝翼率士卒舞刀由缺口入。殺守軍三十餘人。李、雷軍死傷二十餘人。軍械局遂得手。時十一時也。移攻鍾麟同軍。鍾頑強抵抗。兩軍死亡甚多。李鳳樓率機關槍六挺來援。火力增猛。鍾負傷。軍醫局兵負之走。武侯祠破。五華山遂下。鍾至南城被擒。磔死。靳雲鵬於夜間三時左手負傷。去鍾潛逃。僞爲輿夫。肩空輜出城。十一日晨。乘漢越火車走越南。王振畿左腿受創。逃爲張開儒擒獲。解司令部。時楊集祥亦誘至。爲講武堂生彭肇康、范石生、蓋槍擊殺之。佩金率唐繼堯、劉存厚、庾恩賜、劉雲峯軍圍攻總督署。自九日夜至十日正午。猶未下。子彈將罄。軍械局破。得補充彈藥。督隊猛擊。於午後一時半。攻破入之。經義衛隊降。全城大定。設司令部於江南會館。蔡李在焉。（下令整理軍隊。清查傷亡官兵。七十四標仍由佩金管理。擔任全城警備。砲隊由建鐸管理。七十三標由李鴻祥管理。該標一營管帶任張開儒。二營管帶任馬爲麟。三營管帶任劉祖武。軍械局由謝汝翼、沈汪度守管。糧餉局委黃森經理。）出示安民。宣布獨立。照會英法駐滬外交官。招安轄軍陸軍警察巡防隊。並各標等逃散之兵卒。分派保管各衙署公款案件。遂政商界要人及地方重紳會議。午後七時。突有軍隊譁變。滿城鎗聲。徹夜不息。十一日午前八時分止。是時鈞在總督署。懸大旗稱正司令部。根源在五華山兩級師範學堂。稱軍司令部。午後一時。根源奪獲鈞。請鈞往五華山。取鎗

張文光等
起義謀賊

督署之正司令部。設大漢軍政府於兩級師範學堂。是日馬標統帶田書年尙未反正。該標教練官黃毓成與其部下軍官趙寶賢、尹盛德等結合逐走之。今率隊入城。工程營管帶韓鳳樓亦率隊自乾海子來。晚間九時。槍聲又起。軍政府彈落如雨。窗櫺俱碎。延數時之久。十二日。正法叛兵。及搶劫民財之亂兵十餘人。收繳槍彈。開拔各隊出城歸營。議出兵西南兩路。於是城中始得寧靜。十三日。組織各機關成。辦理軍民各政。漸有頭緒。先是騰越有商人張文光。陸防軍官彭冀、陳雲龍、李學詩等。於九月初六日起義騰越。兵徇永昌、麗陵等郡。電至省。復電任文光騰越鎮兼統領騰永各軍。彭冀爲永昌督帶。臨安則於十一日有步隊第七十五標教練官趙復祥。聯合臨紳朱朝瑛。逐其標統。舉兵響應。蒙自關道龔心湛。令南防督帶孔繁琴。與趙戰。復祥擊之。血戰一日。擊走其衆。生斬繁琴。龔懼。與臨沉鎮孔慶塘逃。蒙自遂爲復祥占領。省電任復祥南防陸軍統領。朱朝瑛爲臨沉鎮總兵。李曰坡爲蒙自關道。大理步隊第三十八協統領曲同豐。接省電。與大理提督李福興。鄉紳前四川臬司趙藩。議決反正。電省響應。覆電任同豐迤西統領。准添募一標。同榆標成一協。任藩迤西安撫使。龔越關道。總兵夏文炳。知府石鼎熙。意存觀望。以龔心湛行動爲進退。巡防管帶余樹松。哨官吳鎮南等。以夏久不樹旗。遂起兵逐夏。圍攻鎮府兩署。石自縊死。夏恃同鄉兵勇力。戰一日夜。余樹松敗走。吳鎮南死之。兵士死傷二百餘人。居民死傷無算。逾二日。龔逃。夏插旗。電省反正。當事不究既往。仍任爲開化鎮。韓鳳樓、張繼、李經羲表弟。靳雲鵬私黨。在鶴、麗、劍招兵。由省領獲新式槍二千支。運至祿豐。光復次日。派劉法坤率兵一隊。往途中截回。電撤張繼良。委新卸總兵周彪署理。昭通鎮蘇掄元。普洱鎮馬文仲。迤南道方宏綸。及各府廳道。

縣暨各屬自治公所。均紛紛來電反正。初十二三日。西南兩防情形未悉。命張開儒率一軍。急趨楚雄。應後命開儒兵行二日。曲同豐趙藩等電來。開儒住祿豐。數日回省。羅佩金爲南征總統官。率一混成旅。討擊心遠。通海。襲逃。巡閱蒙自箇舊等處。未幾旋師。城中官吏首先歸誠者。巡警道郭燦。次臬司楊福瓊。勸業道袁玉麟。鹽法道毛玉麟。雲南府周沆。審判廳丞王未。檢察廳長張一鵬。實任大理提督劉銳恆等數十人。滇東道魏家驊。蔡李深佩其學行。強之出。不應。謹送之回籍。交涉司夏借復。糧道曾廣銓。匪法領事署。借其力逃安南。提學司葉爾愷。甯上凌下。摧殘學界。與地方結怨最深。爲講武堂生捕獲。牽欲致之死。卒保全之。經義長子李國筠並熊范輿。同爲巡察者於陸宅床下搜獲。解至軍政府。次日經義由諮議局來書。致蔡李。蔡李等以舊屬之故。送之出滇。雲南遂定。

六 上海光復

陳其美主
持上海革
命

九月十四日。光復上海。上海向爲革命運動之根據。及中部同盟會成立。長江革命。尤多在此策源。而在上海主持最力者。則爲陳其美。

陳於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失敗。回上海後。以爲廣州經此次重大的犧牲。發動更難。南部既然一時不容易進行。因此決定專經營長江。長江軍事形勢。以武漢爲中心。以上海爲咽喉。如能在此兩處發難。可以震動南北。影響大局。所以一方面計畫上海革命軍事運動。一方面與兩湖同志切實聯絡。八月中。武昌發難以後。滿清政府派重兵由京漢鐵路南下。擬一舉撲滅武漢革命軍。武昌軍政府因基礎尙未穩固。極爲搖動。僅促

連攻製造局

各省同志趕緊響應。陳得到消息後，先到南京，與當地各同志商在南京發勳。響應武昌，南京同志以為鐵良、張勳擁有重兵，倉卒不易發動。主張稍緩。陳又到杭州，與各同志商議在浙江發難。秦又以爲滬杭交通太便，如上海尚未入革命軍之手，浙江先動，極爲危險。因主張上海發動以後，浙江立即響應。陳乃立回上海，部署進行。上海方面軍隊事先本已有一部分聯絡，再加布置，遂於九月十三日組織一部分同志，再委託高子白、楊譜笙共同督率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軍隊，一部分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分尙表示反對。因此革命同志進攻製造局時，一部分軍隊仍舊抵抗，一時不能攻下。陳遂請各同志停止攻擊，自己擔任徒手進製造局，向反抗派軍隊開導，勸其贊同革命。秦力勸阻，但陳仍前往。果爲駐軍扣留，用鐵索鎖於椅上。同志因此益加猛攻。到至次日，將製造局攻破。

攝護軍政
任都督

製造局占領以後，上海各同志在小東門內海防廳開大會，討論獨立後辦法。秦以上海地方衝要，必須推一統率軍政之人，擔任滬軍都督，方能應付。其人選問題，衆均推陳。陳既不能辭，遂允擔任。即日就職。當時駐泊吳淞之海軍艦隊，尙未表明態度。陳事先本已與海軍有相當聯絡，因此又促海軍即行宣布獨立，以增加革命軍聲勢。同時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並將滬寧鐵路歸滬軍政府管轄。上海局面遂從此大定。且成爲吾軍交通政治之樞紐。而各省響應革命軍更踴躍焉。

吳淞光復

上海既得，吳淞亦於十四日光復。先是黃漢湘、閔李燮和革命說，心動。加盟焉。並以革命說，傳播於警衛區長楊承溥、巡官朱庭燦，及要塞統領姜文周等。然環淞數里，水陸要塞，巡防各兵隊林立，稍有不慎，禍且不

測。漢湘等焦思極慮。謀所以聯合之策。計定。湘即單身至營壘。及外海營艇破艦。走獅子林。南北砲台。謁濟字客軍。及巡防隊。召鹽捕師團各領哨。所至皆錯愕。若迎若拒。首鼠兩端。終不得其要領。旋各舉代表。會議取決。及期。艇艦營壘。悉懸白旗。而濟軍營門尙閉。維時天初明。主將黎天才。素持中立主義。治軍嚴。莫敢發。雖有督隊官徐占魁。陰相結納。尙未能知其能力如何。漢湘等憂之。急遣人輦銀千數百元。稱犒師。叩門而入。軍心踴躍。事乃成。

七 江蘇光復

十四日上海光復之後。民團商自治所董等。謁巡撫程德全商獨立。程未允。聞上海昨有民軍專車到蘇。往楓橋新軍宣布宗旨。俱表同情。各兵向隊官請領子彈。黎明馬隊。步隊。工程隊。輜重隊。一律袖綴白布。直迫撫院。程德全至是出見。即允獨立。衆舉爲都督。常州得訊。同日獨立。十六日。松江光復。鈕永建爲軍政長。十七日。林述慶光復鎮江。設軍政府。林爲都督。五十日民軍光復清江。二十三日舉陸軍參議蔣雁行爲江北都督。二十一日。陳復。劉懋。劉勳名。楊砥中。常光球等三十餘人。在海中鏡清艦。組織敢死隊。起義。各輪同時響應。一律開往鎮江。計有鏡清。保民。楚觀。漢元。江亨。建威。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謙。虎威。江平及張字鱗魚雷艇。共十四艘。其餘各府州縣。陸續光復。

八 浙江光復

九月十四。浙江光復。浙江於紀元前五年。萍蘆之役敗。秋瑾與徐錫麟。兼程至杭州。謀舉義。運動浙軍將

江蘇巡撫程德全獨立
組林述慶
任都督

浙江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校俞焯、周鳳岐、陳國傑、夏超、傅孟、陳禮文、吳斌、周亞衡、劉秉樞、徐士鑣、張建、虞廷、項然、呂濬凱、魏斌、魏勳勳、趙榮三、葉煥華、朱瑞、葉頌清、周學濂、奚竣聲、方濤、何旦、許耀、陳鈍、蔣價等入盟。俞焯復運動撫轅衛隊邵子超、陳某等入盟。時總理在日本。派黃鄂、趙正平、吳思豫至浙。亦以加盟事。運動各軍將校。以故將校中加盟者。有顧乃斌、馮熾中、葛敬恩等。於是合兩方加盟者。開會於西湖周莊。舉定夏超、顧乃斌爲浙江支部正副會長。三月。顧乃斌以金華、張恭所部。富有革命思想。往徵之。黃鄂以財力支絀。提議開會於西湖。以每人所得十分之一。充本會經費。衆聽其議。舉傅孟爲會計員。會中經費。自是稍裕。會秋瑾與俞焯、周鳳岐、朱瑞、葉頌清、許耀、陳國傑等。組織體操專修科於大通學校內。以爲辦事機關。夏超、趙正平、夏超、密赴紹金處三府。於紹府聯絡竺紹康、金府聯絡陳恭、處府聯絡呂東升、周華昌、沈茶卿。故同志到省與會者。七百餘人。假投考爲名。分處於各旅館。其時清吏戒備甚嚴。不得動。適蔣尊簋自東京歸。任二標標統。開辦弁目學校。同人戴爲首領。及秋瑾案發。同志多逃。革命之勢稍殺。

紀元前四年春。金麒麟辦砲工學堂於省城。顧乃斌以機可乘。運動其職員黃鳳之、韓紹基。將砲科學生秦登、營保士入會。再由黃鳳之介紹弁目科學生盛碧潭。復由盛介紹該堂半數弁目學生入會。由是省垣將兵入會者。百數十人。會虞廷任金衢嚴處四府公學校長。諸同志商議附設測繪專修科爲本會之機關。并以同志擔任功課。及秋。開會。議決軍界中人。固應運動其入會。而軍界之外亦宜運動其入會。是時顧乃斌介紹方鴻聲、彭俞等入會。俞焯聯絡法警商防營各界。警法學各界。因是入會者。踵相接。團體較大。聲氣較通。冬十月。

浙路風潮起。開拒款會於兩級師範學堂。分送不完糧。不納稅。謀浙江獨立之傳單。革命之勢又盛。

紀元前二年。浙江同志與南洋陶煥卿、龔味蓀、上海陳其美、李燮和、王文清、姚勇忱等。南京伍崇仁、李光、李懷臣、章木良、陳啓明、廣西陳其蔚、趙正平、冷通、廣東趙聲、北京吳祿貞、周鳳岐等。互相聯絡。冬。冷通由廣西至。道出廣東。受趙聲密約。擬次年在廣東起事。以浙省同志爲之援。浙省同志。因是開會於西湖。議決援助辦法。

起事前之準備

紀元前一年。三月廿九。廣東事敗。同志擬舉義浙江。迨七月。浙路風潮起。諸同志以時不可失。力圖進行。一面聯絡各界志士。一面運動下級官長及目兵。俞燁復購民立、天鐸、神州、時報多分。分僱於將校及目兵。爲間接之運動。十月。武昌起義。上海機關派姚勇忱至。同志開會於西湖。籌畫進行。九月。陳其美至。開會於雷家駒處及駕濤仙館。擬先佔杭州爲根據地。再由專車派兵奪上海製造局。進取蘇州。直達南京。時適朱瑞代理八十一標統帶。與同志商進行。同志舉陳國傑、俞燁赴滬。測量製造局附近地圖。偵探吳淞砲台。并往蘇州察看情形。復由俞燁約同黃廣、王濤至蘇路各站。聯絡各職員。以謀交通上之便利。莊之璽并於奉化試館。設交通機關。招待滬杭往來同志。是月。同志在傅孟家開會。議定每星期開會兩次。因在營者率於事。未能全數到會。遂舉定各營代表。八十一標朱瑞、俞燁。八十二標顧乃斌、吳思豫、馮熾中、傅孟。砲隊徐士鏞、魯保仕。工程營奚駿聲。輜重營韓紹基。督練公所黃鳳之。憲兵營董保暄、傅其永。諮議局褚輔成。警察局雷家駒等。并定吳山西湖干諸地。爲會議地址。俞燁又派呂和運動游擊第三營目兵。贊同者幾及全營。繼又開會於朱瑞家。擬

運動統制蕭星垣。八十二標統帶周承莢，并派呂公望赴永康招兵，以厚軍力。旋由吳思謙運動周承莢。周承莢允焉。顧乃斌又以戰爭時，須覓西醫，臨陣救傷。商諸鎮部軍醫處書記陸鎮。運動廣濟醫學校全體學生爲會員。作戰時，爲紅十字社會會員。該校監督聞之，力阻止。幸陸鎮爲監學，與劉銘新商，得其贊同。事行。及陳其美回滬，復派黃郛、蔣介石、陳泉卿到杭。開會顧乃斌家。軍警界各同志，均與會焉。議決臨時司令官爲董保暄。參謀官爲葛敬恩、黃鳳之、徐聘耕、王萼四人。褚輔成任建設機關部。朱瑞爲一標司令官。陳國傑爲副官。俞燁爲參謀官。顧乃斌爲二標司令官。傅孟、馮熾中爲副官。吳思謙爲參謀官。並定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爲舉義期間。顧乃斌又與黃郛等商撥炸彈五十枚。七米里子彈三萬顆。手槍五十枝。洋四千元。并告示旗幟炸彈若干。黃等返滬後，卽機關部籌洋四千元。交莊之盤匯杭。朱瑞以子彈不敷應用，與顧乃斌商購於滬。俞燁亦慮子彈不足，借王濤赴硤石，說其商團長徐光溥。徐因商團中子彈甚少，無以報命，乃向袁化商團李仲堅商借。尤借子彈四千顆。由硤石運至南星橋。交八十二標三營顧乃斌接收。

自各參謀偵察省城地點。及旗營軍裝局後，遂開會於司令官董保暄家。議定破壞地佔據地方法。自清泰門至湧金門之地。凡保護教堂。攻擊旗營。占據軍裝局。由八十一標任之。而馬砲隊附焉。自清泰門起至湧金門止。以上之地。凡焚燬僞撫署。占據各衙警局所。保護金融。破壞交通等。由八十二標任之。轄重工程隊等營附焉。

計劃既定。軍需既備。於是爲新軍之運動。其步、馬、砲、工、輜各兵士。由下士運動之。下士由下級將校運動。

之其最得力者爲一標一營之弁目隊。二標三營之弁目隊蓋弁目隊係從幹練下士挑選而來。經反覆開導。遂潛移默化。成此良果。而下士之最得力者。爲一標二營之陳福明。第三營之董彰明。第一營之毛存義。第三營之江耀南。周嵐清。蔣國通等。十二日。雷家駒運動游擊隊執事官吳茂林。且與約曰。起事之日。當帶兵三隊。赴拱宸橋。保護洋關。及通商場。兼防淺水兵艦反抗。並運動游擊隊管帶金富有。省防哨官董國祥入會。由莊之盤選派敢死士葛廷升。補入游擊隊。豫藏炸彈。以防反抗。并由俞焯派錢壽彭運動軍裝局哨官屬得勝。吳遠等。如不反抗。許以相當酬報。於是省中巡防隊。贊成舉義者。居大半矣。

是日。王逸。蔣介石。王文清。張伯奇。董夢蛟。孫貫生。蔣著卿等。率敢死隊一百餘人至杭。莊之盤招待之。分寓奉化試館仁和火腿棧。及李漢臣家。嗣由方鴻聲介紹設臨時機關部於五奎街。李綱家。十三夜。各同志聞上海光復。遂決定於次夜兩點鐘舉義。以清泰站爲臨時司令處。十四日。俞焯派錢壽彭至硤石。長安等處。採辦乾糧。約王濤派同志二三人。赴嘉興。預備晚間剪斷電線。以絕交通。十四日下午二時。顧乃斌派傅孟至臨時總機關部。對準時刻。及購手帶電燈。以爲各隊用。七時。傅其永送手鎗及子彈數百顆於顧乃斌營中。莊之盤運動電話公司經理徐述堯。并派沈劍生運動撫署衛隊司務長孔昭道。均極贊成。

及期。一標由笕橋出發。二標從南星橋出發。陸軍警察營隊官傅其永。董保暄。王桂林。排長周光泉。率憲兵會同工程營前隊三排排長陳蘇飭目兵。開望江門新城門。左隊隊官來佛良。排長徐庭樞。朱練。蔚志超。鄭戩等。率目兵開艮山門。因是兩標兵士。得以長驅直入。工程營前隊隊官阮鍾良。借一排排長趙立。二排排長

突破聲。則於城中破毀電話桿線。并占據電話局。以阻交通。時二標三營前隊司務長駱虎臣同志莊之璽等均在焉。及臨時司令部發獨立二字令。步、馬、砲、工、輜各兵士及炸彈隊。左手均縛白布。以示識別。當由朱瑞宣告革命宗旨。宣畢。發給各隊子彈。並下令如左。

(一) 敵人在杭城方向。

(二) 本軍有攻破杭城。及實行佔領各重要機關之任務。

(三) 第三營督隊官俞焯。率兵隊爲前護隊。出本標大門。沿鐵道。進艮山門。(艮山門已有工程隊任開門)至蒲場巷陸軍小學堂門口。會同丕金發所帶炸彈隊。進攻軍裝局。攻破後。卽行佔領。

(四) 第二營管帶韓紹基。率兵六隊爲本隊。有佔領自關市口起至武林門止。沿大街通旗營各要道之任務。距前護三百米突。隨進艮山門後。卽留第十一隊之大排駐守艮山門。

(五) 餘下新兵一隊。看守營房。

(六) 子在本隊隊頭。

前護隊命令

(一) 敵人在杭城方向。

(二) 本隊有攻破軍裝局。及實行佔領之任務。

(三) 第一隊爲前護支隊。由王隊官家琦帶領。進行道路。與統帶命令。同卽時出發。

(四)二、三、四、五各隊。爲前護本隊。距前兵一百米。隨進。第二隊。由張隊官品三帶領。第三隊。由林排長蔚帶領。第四隊。由潘隊官耀祖帶領。第五隊。由王隊官偉帶領。有阻止土橋至萬安橋一帶。通路敵人前進之任務。各隊相距二十米。突隨進。

第二路攻擊命令

(一)敵人在杭城方向。九月十四夜十二點鐘。

(二)本隊有攻擊旗營及佔領自關市口起至武林門止。沿大街通旗營各要道之任務。

(三)第一隊佔領錢塘門。由吳隊官國棟帶領。第二隊佔領衆安橋。由徐排長克羣帶領。第三隊佔領官巷口。由董隊官必揮帶領。第四隊佔領關市口。由吳隊官有祥帶領。第五隊爲游擊隊。由張隊官振嶽帶領。有援助各佔領地之任務。

(四)予在官巷口。

當時朱瑞、俞煒率一標三營入城後。即攻軍裝局。王金發、孫貫生率敢死隊助焉。排長陳國傑身先士卒。奮勇前進。傷頭部。由兵士昇入醫院。第一營第二營。均率全營隊伍。分攻旗營。其警戒線。一營由湧金門起。至官巷止。二營則由官巷起。至錢塘門止。當三營攻軍裝局時。有陸軍小學堂教習葛敬恩、班長呂煥光、趙武。率領多數學生。作嚮導。十二時。目兵歸隊。即請二標統帶周承蔭宣布革命宗旨及命令。

(一)敵人在杭州城內。

(二) 本軍有破壞衙署局所及佔據各機關之任務。

(三) 軍三營顧管帶乃斌督隊官傅孟率全營兵士爲第一路沿鐵路至望江門新城門攻燬撫署二營徐管帶卓爲第二路進城防守撫署後衛一營徐管帶則恂爲第三路進城佔據運藩等署及各銀行。

(四) 予在杭州城站。

攻擊命令 九月十四夜間二時在南星橋營發

(一) 敵人在杭州城內。

(二) 本營有攻擊撫署之任務。

(三) 斯隊官賁深率領第一隊進城由望仙橋直街繞元井巷至通江橋一帶攻擊劉隊官鳳威率領第一隊進城由金釵袋巷至鎮東樓一帶攻擊。

(四) 其餘三隊由陳排長鼎康率領第四隊由第一營之後隊撥入由潘隊官伯勳帶領爲預備隊進城由羊市街過車駕橋沿河下至保安橋停止律令。

(五) 予在第三隊頭。

自第一路出發進城後第二路徐卓率領第一隊魏斌第二隊葛斌第三隊彭光耀第四隊錢向彬等依命令分赴各地防守第三路徐則恂率領第一隊趙膺到運署織造署第二隊佔據大清銀行浙江銀行第三隊保護興業銀行及各銀號蔣介石任先鋒隊臨時指揮官第一隊張伯奇帶領第二隊董步蛟帶領第三隊

孫貫生帶領。爲豫備隊。借步隊二標三營。攻燬撫署。而尹銳志、尹維俊姊妹二人。身先士卒。手持炸彈。第一擲入者。即維俊女士也。於是撫署衛隊。不敢反抗。惟其教練官施放機關鎗一次。而未傷人。及第二次施放。已被衛隊目兵。奪去機關。撫署無抵抗力矣。於是目兵以煤油引燒二堂庭柱。火即蔓延。左近民房。幸未延燒。巡撫增韞。由後衛牆逃逸。爲二標兵士所獲。交傅孟帶至福建會館。增韞家屬亦至。其他各隊。均能如所計劃者。進行。

杭州光復

十五日黎明。各處均光復。懸白旗。惟旗營中。尙負隅抗拒。故砲隊管帶張國威。隊官徐士鏞。魯保仕。率領砲隊。以城隍山爲砲兵陣地。砲擊僞將軍署。工程營排長陳淞。在官港口偵察地形。埋設地雷。一標一二兩營。亦尙包圍旗營。互相攻擊。嗣旗營知力弱。不能敵。以貴林穆。克德春爲代表。赴總司令處。懇情愿繳械歸降。由周承炎。派傅孟搜索旗營。黃鳳之。點收槍械。於是杭州全城光復。

湯壽潛任都督

湯壽潛。在申。由褚輔成。沈鈞儒。約陳時夏。至申。勸之來杭。至則軍界中人。開會於諮議局。舉湯壽潛爲都督。褚輔成爲政事部長。莊景仲爲財政長。汪巖爲杭州民事長。

嘉興方面

各府聞省城光復。相率反正。惟嘉興統領沈祺山。拒焉。嘉興同盟會。以七電告急。顧乃斌。於是率步隊二標三營。往平之。未至。沈祺山已逸。由董道勝。陳家玉。兩統領。維持秩序。於是嘉興光復。組織軍政分府。舉方於司爲府長。同盟會會員如龔味蓀。金燮。周銓。徐潤如。許宗型。張煥伯。陳仲權。潘謀先。咸作舟等。均在焉。

湖州方面

湖州光復。亦組織軍政分府。舉俞寰澄爲府長。李之久爲民事長。同盟會會員如陳其美。姚勇忱。龐青澄。

張靜江、沈譜琴、戴天仇、沈士遠、沈均墨等均在焉。

金華方面

金華於七八年前張恭稍有布置。因事洩。繫獄南京。及出獄。即往金華組織軍政分府。設立民團。舉朱郁荃爲府長。張恭爲民團長。

衢州方面

衢州聞杭州光復。流言四起。人心不靖。於是同盟會員詹某及紳士鄭永禧等。組織軍政分府。舉李龍元爲府長。

嚴州方面

嚴州余光凝、包汝義、邵次瑄。向來鼓吹革命甚力。及聞省城光復。亦組織軍政分府。舉葉法書爲府長。處州黨員極多。因該處崇山峻嶺。可爲修鱗養爪之用。且呂東升招待黨員極爲周至。故黨員多赴之。及

處州方面

杭州光復。遂組織軍政分府。舉呂東升爲府長。

寧波方面

寧波爲五大通埠之一。人口稠密。且鎮海爲浙江門戶。海軍根據地也。清以陸軍第二鎮駐紮寧波。以資鎮攝。軍隊中有黨員陳鈍、秦登、呂濬凱、許耀、葉頌清、葉煥華等。平時已有布置。及武漢事起。甬人趙家藝兄弟。范賢方兄弟。及盧成章等。組織保安會。爲光復謀。至十七日。決議起事。當由范賢方等率民團。親執民軍大旗。通告民軍。秋毫無犯。於是商民歡迎。爭懸白旗。是日統領劉詢、常榮清。統帶張載揚、馬志勛等均明大義。誓師小校場。發命令。繡白布。示識別焉。於是取銷保安會。而組織軍政分府。舉劉詢爲府長。常榮清爲副府長。以馬志勛爲軍事部長。趙家藝爲參議部長。江奮經爲民政部長。盧成章爲外交兼交通部長。陳訓正爲財政部長。范賢方爲執法部長。張世杓爲總務部長。謝亦壽爲祕書長。

自杭州光復。王逸卽回紹興。組織軍政分府。舉王逸爲府長。且有同盟會會員謝飛麟、何旦等。襄理其事。委余冠從爲軍事部長。

台州方面

台州自杭州光復後。王燮陽與姚相豫由杭回台。組織軍政分府。舉姚相豫爲府長。王燮陽爲司令官。嗣因台人反對。遂改舉雷廷瑞爲府長。

溫州方面

溫州自杭州光復後。徐定超兼程回溫。組織軍政分府。舉徐定超爲府長。

九 貴州光復

貴州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十四。貴州光復。貴州自張百麟、黃澤霖留學日本。入黨後。始有貴州自治會之組織。及回國創西南日報。宣傳主義。黨員日多。貴州政界。隱然一大勢力焉。方武昌起義時。張百麟爲提法司總務科長。黃澤霖爲法政學堂教員。兼提法司科員。日與諮議局議長譚西庚圖響應。黃澤霖容貌魁偉。眼光炯炯。有鋒稜。言動時露頭角。人多疑之。提法司同僚。每以其舉動密報上司。張百麟等勸其斂跡。不聽。乘輿走各方。形勢神疲。其母勸之。稍事療養。當是時。各方入黨者日多。若新軍趙純誠。巡警道賀國昌。廳丞朱興汾。軍械局守備兵。陸軍學生。法政學生等。均先後加入。惟新軍聯隊長袁保義未決。張黃時促之。九月八日。譏於浙江會館。勸之。袁不表示反對。惟以貴州兵弱。未可獨立爲言。忽巡撫沈瑜慶。見新軍不穩。竟令繳交子彈。黃澤霖聞之。密告袁保義曰。若受巡撫疑。有不測之禍。若反正。可立非常之功。袁匪惟不動。且以黃書交巡撫。示無二心也。先是貴州政界。有憲政預備會者。以君主立憲倡。任可澄其領袖也。日與自治黨爲敵。至是以王玉麟及張黃謀。密告於沈。沈知

軍事情形

事急。聽任言招興義縣紳士劉顯世。率所帶團練入省。命胡景棠增募巡防兩營。命郭重光辦理國防。將乘自治黨隙。一舉而殲之。又日招王張黃譚諸人與飲。諸人危甚。賴巡警道賀國昌保護。得免。十日。會於張百麟宅。以事勢急迫。不能再事稍待。決定十五日舉義。詎十三日午後五時。黃澤霖探知沈謀。將捕張譚諸人。憤甚。卽宣言起義。夜半。以新軍及陸軍學生入城。並率法政學生四十人。至張百麟宅。擁張至城內諮議局。賀國昌卽以槍五十桿給學生。使守衛局門。組織臨時軍政府。司令官黃自任之。先攻軍械局。沈則命胡景棠率巡防隊。至城外。攻陸軍學堂。及固守市街要地。黃聞之。卽差人出城。命新軍往救。新軍聯隊趙純誠。葉占標。方欲動。標統袁保義。喝令之。並捕主謀者。司務長楊樹青。以槍擊袁。袁倒地避彈。教練官楊盡誠。諭兵士曰。標統可不殺。奉軍政府令。共舉義可已。兵士歡呼贊同。於是舉楊盡誠爲新軍正代表。趙純誠爲副代表。率兵往救。陸軍學堂圍解。軍械局亦破。臨時軍政府得報。卽電告沈瑜慶曰。袁保義、胡景棠既死。請巡撫自決。時沈方與布政使道員等議。得電。卽命衛兵出禦。衛兵隊長彭爾錕。謂若爲土匪。無論何處。均應出戰。今起義者爲諮議局員軍人學生。如何出戰。沈聞言。知事已去。卽遣王玉麟赴諮議局。議停戰。張黃譚等迎之。其條件如下。

(一) 民軍應承認保護全省官吏。

維護權利

(二) 貴州巡撫。應宣布承認民軍獨立。

議定。將推沈爲都督。沈固辭不就。於是推張百麟、黃澤霖、張黃亦辭。十五日。開大會。推舉楊盡誠爲都督。趙純誠副之。張百麟爲樞密院長。總民政。黃澤霖爲統領。總巡防綠練各營。又以黃原法律家。且起義功大。遂

兼司法院長。

獨立宣言後。軍府並諭知各州縣。各州縣從之。惟十八洞苗人不服作亂。軍府派兵彈壓。費時甚久。始平。然貴州政局。波瀾起矣。

貴州政局
之波瀾

方武昌事起之後。李經羲受劉顯治、熊範輿、唐爾錕之薦。招劉顯世至雲南。抵抗義師。至是憲政會任可。擬利用劉顯世。勸沈瑜慶招之。及劉率兵至安順。貴州已獨立。軍府中人。有擬殺劉以絕後患者。而財政司蔡某與劉深交。保之得免。且與以相當官職。黃澤霖雖反對。張百齡勸之三。然後諾。詎劉入省。與以新軍聯隊隊長。不滿。冀巡防統領。又冀安義鎮台。又冀安順提督。有反對者。不之顧。其弟顯治。在雲南。利用貴州人在雲南者。舉爲貴州代表。赴南京。自是劉顯世與軍府有隙。憲政會機關報陳稚書。嗾新軍總統陳宗岳。用哥老會名。糾合兵士。又遣人至雲南。誣黃澤霖等爲哥老會頭目。極其兇暴。擬借雲南兵力除之。一日。東路巡防隊兵七人。有怨於舊提督何東山。劫其家。何家人以訴軍府。黃澤霖即率衛隊至何家。捕殺之。劉顯世乘機煽動東路巡防隊。於元年二月二日作亂。襲擊黃澤霖、張百齡。張得南路巡防隊之援。得免。走香港。黃死焉。初東路巡防隊二十餘人。僞縛一兵士。謂係挾款私逃者。謁黃請辦。黃信之。方自內室出。二十餘人。即放鎗。擊黃死。是時。正都督楊盡誠辭職。副都督趙純誠繼之。然督府衛隊通於劉。趙唯唯而已。繼雲南兵至。劉用之以殺趙。並新軍之異已者。即就都督職。黨員反不能立足矣。

十 安徽光復

安慶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創立信義
會

九月十五日。光復壽州。十八日。安慶宣布獨立。初孫毓筠、張孟介、程穉周、管暉東等。受東京同盟會之使命。分長長江、長淮。作革命運動。未幾毓筠等在寧被捕。而張孟介、管暉東、程穉周均已先期抵皖北。仍本原定計畫。分在壽、穎各處。積極進行。彼時同盟會三字。已為滿吏所嚴禁。張管等乃改創信義會。其入會誓詞。驅逐隳虜。恢復中華。建設民國。平均地權等語。殆仍同盟會之分支也。襄其事者。有張維屏、張子和、石芝蘭、史立齋。漸次淮、穎、肥、汝流域各志士咸入會。而以岳相如、閻子固（河南人事詳另傳）奔走尤力。

按滿清官制。皖北設總兵一員駐壽州。因以壽州為革命目的地。壽州北郊有四頂山古廟。迷信者衆。每年三月十五日。香客雲集。以數十萬計。城防為之不設。紀元前六年。信義會資之謀大舉。後以風聲大震。臨期中止。

當時孫毓筠負重望。因事年餘。同志急謀營救。苦無財力。管實賢聞之。捐資相助。着其子鵬、署東。交由岳相如、募壯士入獄竊逃。嗣以出獄無去處。未果。行相如即移此款為革命運動費。未幾。安慶、馬炮營之爭起。淮上急作響應。（其事另詳）同志既集復散。從此外語愈重。同志之結合愈大且堅。

組織壽州
農會

紀元前二三年間。張孟介、管鵬、徐石君等。聯合鄉城有志之士。組織壽州農會。同時孫旨美任壽州教育副會長。以故農教兩會。共擇考棚為會所。未幾王龍亭、王點等。加入革命計劃。一般同志之勢力。得以集中。是年春。張孟介、鄭贊丞代表淮上同志。參與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密謀。廣州敗。淮上同志益奮。秋初。又得上海同志之密函。知長江上下有大舉。孟介乃晝夜經營。徵集淮上同志之意見。咸謂守江必先斷淮。預定九月間。

同在壽州發難。

軍事前之佈置

先是王慶雲等因地方土匪充斥。以保衛地方名義。請准皖撫朱家寶。價領毛瑟槍千餘支。加以民情尚武。各鄉區均出利器。分組鄉團。且有農會教育會居中聯合。屢屢乎勢倖鎮兵矣。八月中旬以後。遠近同志陸續到壽。各借他事。潛伏城內。當以農會爲總機關。一切密計。多由孟介主之。時郭舫仙避地居壽。常出其數十年在官之經驗。規畫應興應革之事。著之文牘。至軍事之支配。預令岳相如率西北同志任斬北門。快槍不足。補之以板刀片斧。袁子金、楊鶴青、李衡、岳逸九、徐石君、史立齋、李子久、劉西山。各率所部先期入城。分擔工作。誓以身殉。張石泉以諮議局議員資格。出入官署。爲革命張虛聲。廖海棠、廖樸純、王龍亭、李誘然、王占一。舉少山等。各率鄉團屆期自外攻城。作裏應外合之勢。比時風聲浩大。外地交通斷絕。初不聞武昌起義。與安慶繼舉事也。

不戰而克壽州

原定九月十五日夜半發難。未至其時。而州吏總兵相繼潛逃。城門大啓。鄉團備戰而來者。至是不戰而凱歌入城矣。南門外綠營數百人。孟介親往繳其械。又入州署西獄。與迎段子祥、權養之兩同志（與孫毓筠同在南京被捕後。經解回原籍管押。）出任軍事。並焚去署內苛捐雜稅各冊籍。鄉民自剪其髮。願充義務軍人者。不可勝數。壽州已得。即分兵二路向外。

佔領壽州之次日。公推王慶雲爲總司令。張石泉、袁子金副之。張孟介志在遠征。率所部西行。先鋒取潁上縣。潁州府知府常紹。派張士元迎戰。我軍以大隊未至。退出潁上。孟介恐挫新軍之氣。乃由正陽關兼程前

再克潁州

進。身先士卒。即夜拔其城。士元遁。先是潁州同志程穉周。招納敢死之士。伺伏城內。滿吏知之。特懷於乃父程提督之餘烈。未敢究問。及至士元敗回潁州。常紹權。乃密令知州胡某誘捕穉周。及一般同志。幸令文紙薄。爲傳令人透視其事。以告穉周。穉周急爲之備。即時知州屈服。知府潛逃。於是士紳集議。一致加入革命軍。推穉周等四人爲代表。歡迎孟介於潁上。舊歷十月四日。孟介至潁州。潁州駐兵相率降。惟士元一營西遁。夜至王塘。爲部下斬首以獻。潁地悉平。

亳州方面

同時亳州太和縣。均派代表迎降。孟介乃令李濬元守太和。又分降兵之半。益之以鄉團。由穉周率之。取道渦陽縣。趨亳州。未至亳數十里。亳兵統領李鐘明。忽接姜桂題自北京來電。謂袁世凱已遣倪嗣冲兩犯。李乃變降爲拒。與穉周戰於溜子集。衆寡懸殊。我軍敗退。時十月十日也。

倪嗣冲率
清兵反袁
潁州

嗣冲潁州人。清光宣間。仕於魯省爲縣吏。以貪案被控去官。至是。袁世凱任之爲左翼長。分兵由河南入皖。初奪我太和。探知潁州守兵無多。外援未至。急行抵城下。晝夜相薄。倪氏威奮。多據城入倪營。告以我軍布置。故敢彈入城。多中要害。又城內降兵數百。暗與敵通。夜半開北門縱敵入。孟介據偏城巷戰。彈火起於陣後。左右強孟介墜城出。且戰且走。其不及相隨出城者。盡遭倪害。倪令報數「一一」「二二」兩字。而以贖「二二」口音之不同。分別潁人壽人。潁則生之。壽則死之。焚尸肢解。無倖免者。是役也。殉難五百八十四人。而以李壽堂、李屏仙、李伯容之死爲尤慘。內與孟介同族者五十七人。孟介之胞叔張世傑。暨其子維屏。維敬盡死焉。嗚呼烈矣。

鳳陽克復

舊制壽州屬於鳳陽府。府東十餘里。卽津浦路線。爲南北戰事必爭之地。革命軍既克壽州。袁子金、楊冠英、岳相如相繼率軍東下。鳳陽守兵統領杜青遠。自知前在安慶。圍攻徐伯蓀於軍械局。黨人恨之甚深。又以其家屬先事被拘於壽州。於是舉城降。宥其死。盡納其衆。我軍聲勢益壯。

淮南平定

是時清將張勳據南京。與我軍相持不下。及聞鳳陽爲淮上軍佔領。張乃狼狽北走。時淮上軍集中津浦路線左右。忽得車站職員之祕報。謂張勳已在浦口登車。某時必至。我軍乃急趨蚌山高處。用舊式大炮迎擊之。敵軍不能前進。雙方戰於鐵道旁。旋以敵來愈多。我軍衆寡懸殊。兼以槍枝不利。未敢猛攻。張勳乘隙換乘特車。奔徐州。淮南自是悉平。

是役也。同志田亞豪冒險入敵陣招降。遇害於臨淮關。廖樸純遇敵先登。陣亡於蚌山之陽。同時戰死者三十餘人。淮上高士張樹侯。手製碑文紀其功。討袁失敗。碑爲敵仆。是爲光復時之淮上軍。

武昌起義之後。在皖同志急謀響應。先派吳陽谷赴鄂接洽。九月初九初十兩日。各軍舉事未成。原是同志會議。推胡萬泰（某營教官）爲城外軍事總指揮。並規定於初九日夜半。由八十二標步兵（駐集賢關距城二十里）先動。六十一標（駐五里廟）及砲營應之。合力攻城。詎料胡萬泰被推後。卽夕潛逃。迨初九日上午十時許。同志知胡走。倉猝改議一切。已覺措手不及。不幸六十二標之代表李乾玉在城內。爲候本日之改議。回營太遲。致爲該標統領顧琢塘拘禁於別室。所攜會議之計畫。業由外達。全標未動。惟六十一標與砲營。屆時整隊出營。以待二標。二標未至。守令不敢攻城。城內爲江防營所扼。無力自動。遲遲至黎明。人心弛

懈。朱家寶借江防營之力，解散一標與砲營，並逼繳城內巡防營之機械，而戒備益嚴。

同日下午六十二標同志李乾玉、陸國榮、史逢甲等，擊走標統顧琢塘。同志葛瑞芝死焉。全標出發，圍攻安慶。城內放火爲應。卒未克。遂散去。安徽精練之新軍，於此殆盡矣。

安慶事敗

未幾九江獨立。逼處皖界。諮議局議長寶以珏及皖紳童茂倩等，以地方糜爛爲詞，苦告朱家寶，并以三

事詰朱家寶。即（一）閣下家屬移走。武昌革命軍來時，欲決一死戰。不顧我安慶父母兄弟之生命財產。（二）費鉅額之款，設立新軍。遽行解散。實不合理。應即召回。（三）江防營兵士，毫無智識。駐在省城。徒苦市民。應即他移。朱家寶以軍心民心既離，勢難挽回。十六日答謂：請諸公籌畫自保。於是諮議局開會，議決數項。即（一）召回解散之新軍。（二）移駐江防營。（三）財政及警察司，移交諮議局辦理等。十七日，朱始擬辭退江防營。同時潛伏城內之黨人，仍與巡防營聯合，重伸前議。謀再舉。情勢急急。有獻計朱家寶者，謂陽示反正，可保全地位。以待時變。黨員聞之，極力反對。遂於九月二十一日黎明，招集同謀各軍。（首由王孟榮親持某某同志名片，馳入撫署，調來其全部衛隊分屬我軍。）在高等審判廳（御碑亭東）宣布獨立。公推王天培爲臨時都督。管鵬爲軍務部長。吳陽谷爲全省經略。其他民財各部未定。留待人民公舉。是日下午，吳陽谷自武昌回皖。與各黨員會議竟夕。次日全體同志遷入督練公所。分部辦事。朱家寶託人要求寬限其行期。黨員許之。越一日，舊巡防統領劉利貞，謠惑軍心，並舉出鄭某爲代表，以反對前辦爲名，鼓動數百流氓，牽率皖紳童茂倩、鄧申候等，闖入都督府。反王（天培），護朱（家寶）。又謂有一部分巡防營有不穩消息。遂釀成王朱合組之怪

皖局糾紛

現象。實則百事停頓。王朱兩不相謀也。

次日黃煥章所部之潯軍抵皖。同志歡迎入城。於是朱王而外。又增加煥章一部之粉利。相沿三日。煥章所部索餉。聲槍聲四起。藩庫軍械局。均佔領之。朱家寶疑爲潯院軍合謀攻己也。乃穴壁出撫署。由天主堂護送而去。一時亂兵滿城。莫可制止。經宵達旦。管鵬往詰煥章於師範學校。見其士兵。紛紛回營。所掠衣物。堆集整齊。知其事出於預定計畫。管鵬出。通令皖軍。急對潯軍備戰。

吳陽谷新自蕪湖來。直入煥章司令部。嚴加指責。煥章老羞成怒。先殺陽谷之衛士。畢大懷。另拘陽谷於別室而害之。

時皖軍多駐城外。管鵬於次日日出。居集賢關。令調各軍集合。檄討黃煥章。適李烈鈞同志自上海來皖。目覩情勢。邀其同學胡萬泰暨皖紳陶壽民等。從中調停。限煥章於三日以內離皖。屆時潯軍滿載。隨李烈鈞而去矣。

當武漢首義之初。朱家寶派六十一標第三營出防太湖縣。至是調回省垣。入城維持秩序。時王天培已他往。同志公推孫毓筠爲安徽都督。派人往迓迎之。孫未至之前。各界組織皖事統一維持會。繼攝皖政。人心稍安。

有皖人黎宗嶽者。於潯軍離皖後。聯合青紅幫。佔據大通。孫毓筠率淮上軍王占一所部赴省時。遇大通爲宗嶽所阻。孫折回南京。再由第一軍長柏文蔚派朱雁秋率隊護送抵省。即日就都督職。委任桂仙峯爲軍

政司長胡漢秦爲司令。洪朗齋爲民政司長。黃書霖爲財政司長。同時有韓衍（字蒼伯）易月娜（號白沙）高語罕組織學生隊。號青年軍。槍斃某偵探。鎮服一切反動份子。

皖軍北伐

當孫毓筠蒞皖時。南京初下。淮上軍新敗於潁州。長淮以北。危殆不安。管鵬分所部之半。屬胡漢秦留省。另率一部分駐葉測繪學校。急急主張北伐。并力蔣段志超爲北伐司令。自請爲參謀以輔之。孫納其言。遂於十一月下旬。誓師北伐。共分馬步七營。取道蕪湖合肥馳抵正陽關。與第一軍支隊盧慈甫軍相會。合肥軍敵分府亦遣步兵一團。以劉文明率之。加入作戰。十二月初十日。敗敵軍於潁州東鄉。敵將倪嗣沖幾被獲。退守城內。我軍進圍之。盧司令受傷。次晨。敵方增加援兵。我軍新勝氣驕。指揮不能統一。相率驚潰。退駐正陽關。各軍互相譏謗。先是山東游俠王士秀（後名金縉）佔據隅陽。敵將張勳、韓大五分兵圍之。與潁州敵軍相犄角。士秀無子彈。派楊某代表投効皖軍。因是皖軍定計。段志超率大隊向潁州。正面進攻。另由管鵬率支隊。往救士秀。藉滅潁敵之外援。行次關嶺集。（鳳台隅陽交界）士秀親來領取子彈。受令內外夾攻。未至其時。而攻之我軍敗耗飛來。士秀終不得救。未幾。南北和議成。各軍奉令班師。

蕪湖方面

蕪湖原駐李葆林所部三營。當省政紛亂時。由黨員吳振黃、劉祺等。運動反正。設立軍政分府。內幕稍有爭執。由省方派來吳陽谷辦理之。吳振黃主分府事務。李葆林爲司令。劉祺爲參謀長。地方秩序。賴以安寧。

合肥方面

合肥介居江淮之間。廬州府治在焉。於軍事上極爲重要。黨員孫萬乘自上海回合肥。協同李誠庵、李次宋、吳陽初等作革命運動。有季光恩者。率巡防營駐合肥。時聞壽州已光復。乃於九月十九日。開全縣各縣各

界大會。議決組織軍政分府。推孫萬乘爲司令。方紳言副之。出兵北伐。南北統一後。各地無分設軍府之必要。蕪合兩分府。先後取銷。

十一 廣西光復

廣西光復
人之活動

李德三之
活動

劉古香等
之活動

九月十六日。光復廣西。紀元前十年九年間。柳州股匪蔓延。黨員李德三欲聯絡之。冀得乘機而動。時岑春萱督兩廣。適因東省著堂左麟書。以招撫請。岑乃命左協同德三赴柳辦理。諸匪首陸阿發等。俱願聽德三指揮。已就撫。得各股匪改編成軍。德三方竊自負。候機而動。不意爲官吏所疑。聞有勅令繳械解散消息。德三乃潛歸里。各首領亦復其綠林態度。紀元前八年。龍岸紳商。議辦民團。公推德三管帶。土匪以素有聯絡。相戒不敢侵犯。是年冬。忠字營統領黃忠浩。患土匪猖獗。命德三設法招撫。德三應命往。陰說以大義。令入革命黨。而表面陽爲官軍。免爲民害。於是匪首謝源安、歐正光、歐華周等。皆願就撫。黃即委德三爲先鋒幫帶。未幾。黃聞德三有隱謀。收德三於獄。數月始出。至紀元前四年。德三與同志張鐵臣、陳曉峯等。在濟軍營差。時竊出大宗軍械子彈。積數十萬。祕儲於柳州樟腦公司。并開華熙客棧。實欲借此爲機關。接納志士。以謀大舉。嘗與同志登鯉峯。測量柳州城地圖。以備舉義之用。後爲清吏所覺。遁去。劉古香、周放年、王獅靈、劉震寰等。亦在廣西進行革命。震寰復在桂林創辦民鐸日報。鼓吹民族主義。紀元前一年正月初二日。南寧城新舊軍人。約同起義。時舊軍駐青山塔。去城三十里。有一哨官。不肯同謀。衆斃之。擬夜同時佔軍械局。入宜化縣監獄。放同志劉瑞棠、劉捷三二人出獄。然後起義。是夜標營武裝同志。槍聲營長鄭開文。不中。以致舉事不成。提督龍濟光。方

武昌舉義
廣西獨立

陸榮廷擬
廣西政權

悉黨人希圖大舉。龍派親軍大行搜捕。被捕去黨員五人。嚴訊畢。借劉瑞棠等。共七人。押赴北門斬首。斬首軍人。因是潛逃者數十人。餘悉繳械。事遂敗。及武昌舉義。劉古香、王獅靈、劉震寰、周毅軍、柯連城、王冠三等。各就地方舉義。巡撫沈秉堃見狀。知大勢已去。於九月十六日。與布政使王芝祥。諮議局議長秦步衢。議決獨立。十八日。復以沈秉堃、王芝祥、陸榮廷名議。電各府縣獨立。二十日夜。陸以防營第二十四、第十五兩隊暴動。先劫藩庫。次占諮議局。電報局。沈於是萌退意。藉口北伐。解印綬。去湖南。陸榮廷遂爲都督。至十月初九日。陸見黨軍甚多。乃與商定四事：（一）民軍編爲北伐隊。（二）取銷專制官廳。革除弊政。（三）就南寧組織廣西臨時軍政府。實行改革。（四）清理全省財政。以濟軍需。及陸榮廷赴桂林。譚浩明繼其事。以黃大培爲佐。即取銷原議。厲行專制。各路民軍大憤。將發難。殺軍恐一旦決裂。糜爛地方。設不幸損害外人資產。更召外患。牽動大局。冀與譚浩明面解一切。浩明拒而不見。繼以函達。竟拂其意。竟與黃大培及管帶商聚金等。謀殺軍。而殺軍死矣。時紀元前一年十一月初七日。當時黨軍散在外府。廣西政權。乃入於陸榮廷之手。

十二 吳祿貞被刺

十七日。吳祿貞謀舉義。事洩。被刺。死之。吳祿貞湖北雲夢縣人。十七歲入湖北武備學堂。以列前茅。擬遣日本士官學校肄業。拳匪之亂。聞唐才常起事漢口。即歸。謀據安徽大通以應。及唐事敗。再赴日本。及舉義歸國。累陞至六鎮統制。武昌事起。請以所部往。清廷疑之。令其從督師行。擬戕諸途。吳疑有異。稱疾不行。乃往說第二十鎮張紹曾及奉天混成協藍天蔚。使藍草奏稿。列十二款。用張名以要清廷。時張駐漢州。所謂漢州軍

變也。意清廷不能容。卽以此爲名。合張葉及所部第六鎮兵。三面合攻。北京必破。革命可成。乃清廷接張等條陳。大權。卽命資政院議決憲法十九條。公布國中。以爲搪塞。吳之謀遂左。會山西獨立。清廷命吳爲山西巡撫。率所部往。行至石家莊。與同志議。謂不可進。且當聯合山西義軍。逼清帝退位。十三日。遣八至娘子關。招山西軍。山西軍軍長仇亮。吳之同學也。一時未明真相。不應。吳乃單騎至娘子關。與仇款敘。至於夜半。明日。仇率所部五百人。回石家莊。吳卽電灤州張紹曾等起事。不幸電爲直隸總督陳夔龍扣留。留石家莊十餘日。不見張覆電。是月十七夜。竟有兵士襲吳駐地。吳及仇亮所率兵。均離遠。不能救。而敵來益衆。標統張華魁。持大刀當敵。身中數十彈。斃。吳及參謀官張世膺副官周維楨均遇害。先是吳部下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審以吳謀呈蔭昌。良弼。蔭昌因重餌之。及袁世凱出任內閣。更忌吳。乃令其便宜行事。故遭此禍。

十三 廣東光復

九月十九日。廣東光復。廣東自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失敗後。各省黨員。多回各省進行。卽本省黨員。向在內地者。亦不能立足。紛往海外。或港澳。一時未能爲大舉進行。乃從事暗殺。追四川鐵路風潮起。黨員漸集。及武漢起義。黨員乃急進行發難。時分部籌畫。期於同歸。朱執信。胡漢民等。計畫廣州起義。另一部。計畫省外起義。省外分爲四軍。東江爲第一軍。陳炯明任之。北江爲第二軍。徐維揚任之。西江爲第三軍。蘇慎初任之。韓江爲第四軍。屬之姚雨平。姚未回。各人分地進行。而鄒魯則居香港籌策各方。九月四日。鳳山被炸。清吏震動。九月十一日。陳炯明及黃和順等起義於東江。疊與陸路提督秦炳直苦戰。嗣附省及省外各屬。如何堯夫。黃明

廣東響應
武昌革命

堂、高劍父、莫非彭、任鶴年、陸蘭清、李福林、王興中、周之貞等，亦紛紛舉義。紳商各界集議文瀾書院，議獨立，並暨旗燃炮。張鳴岐初有允意。後聞武漢方面有小挫訊，乃令龍濟光捕人。至是義軍範圍益廣。本省亦紛起義。李準先通款於本黨。謝良牧等進行甚力。十八日紳商集諮議局，再議獨立。十九日決議辦法十條。

宣布獨立

(一) 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臨時機關。

(二) 宣布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各國。

(三) 所有向日官吏，願為新政府服務者聽。惟必宣誓忠於中華民國。

(四) 所有旗滿人，一律看待。

(五) 調新軍回省，一律給還槍彈，併將退伍兵士，概行撤回。所有巡警防營，仍舊服務。

(六) 所有士農商工各界，各安常業。新政府擔任保護。

(七) 管理財政局，向日該管人員，不得擅離職守。俟新政府派員接收。

(八) 釋放罪囚，許其改過自新。

(九) 對於省會及各處會黨，以前所犯一切不問。自新政府宣布之後，不得有擾害地方治安行為。

(一〇) 練民團。

並舉張鳴岐為都督。龍濟光為副都督。協統蔣尊簋為軍事部長。即舉陳景華、祥康、黃謙三人為代表。責印信公文於張鳴岐。張得。總理獻城歸降之勸。又怯於黨人之勢。匿沙面。各司道一府兩臬。均於十八晚先

潮漢民就都督

後逃去。龍濟光亦拒副都督職。乃再開會。舉胡漢民爲都督。胡未到省。舉蔣尊簋爲臨時都督。衆歡欣鼓舞。即時懸中華民國國旗於諮議局之上。三十日。胡漢民偕港紳十餘人至。開大會。胡漢民就都督職焉。廣州定。而惠州及各屬亦紛紛光復。

軍北伐

廣州光復之後。都督胡漢民。即令組織北伐軍。以姚雨平爲總司令。中堅同志。多集中焉。林震、鄒魯、羅熾揚、李濟深、馮祝萬、吳雨蒼、陳銘樞等。其著者也。軍械亦運至精者充之。餉項亦至充裕。將強。兵精。械良。餉足。實當時各省北伐軍之最精者。另有華僑敢死隊。女子北伐隊等。女子北伐隊爲徐慕蘭、宋銘黃、鄧務芬、黃芙蓉、許劍魂、許漢英、陳秉卿、譚錦蓉、梁英顏、黎興漢、賴軍華、陳振權、梁國體、嚴淑姬、梁雪君、劉偉朋、陳漢興、梁荃芳、湯蓮、黃志德等二十餘人。廣州光復之日。同日潮汕亦光復。

潮漢革命黨人活劇及克服潮

潮汕自黃崗之役失敗後。人心震恐。清吏肆威。黨員雖有同盟分會之組織。卒以時機未至。不敢輕舉。紀元前一年三月。同盟分會改爲會團組織。以張立村爲會長。謝魯選、黃虞石、許無畏、徐淑希、吳煒光、孫丹涯、方次石、蕭公溥、邱立庭、王翌黃、陳勵吾、蕭敏吾、盧青海等。以次皆有職掌。武漢起義。消息傳至潮汕。潮汕同志。莫不興奮。張立村之同盟分會外。梁金鯨設機關於美華洋行爲一派。劉任臣、何子因爲一派。張玉堂爲一派。各統所屬。以圖大舉。

九月初旬。訛傳省城獨立。汕頭居民。亟思自保。統收巡警財政之權。舉高繩之。會幸存主財政。黃虞石、魏潛之主軍政。葉楚僖、吳子壽主機關部。高繩之更創商團。以增實力。清守陳兆棠聞而解散之。

十九日廣州獨立。張立村、梁金鯨、郭典三、王翌黃、陳勵吾諸人各以所屬起義。孫丹涯等亦挾槍彈而起。招收降卒。遣散防兵。汕頭略定。遂組織粵省第四軍。以張立村爲司令長。克汕之翌日。蕭公溥徇潮陽。黃虞石徇澄海。方雲藻率學生數十人入黃崗。朱世熙因在黃崗軍中製彈。爆發。死之。蔡德亦率所屬與龍驤戰。龍驤敗走。方次石略普寧。郭典三略揭陽。與防兵戰。死之。防兵亦散。何子因、劉任臣遂以所屬駐揭陽。各立民政長。此外豐順、長樂、大埔、嘉應各屬亦各逐宰令而自立。

二十二日。簡師入潮安。張立村率兵先行。陸宴如徇庵埠。合孫丹涯、方次石師直追府署。知府陳兆棠。伴獨立。一面陳兵相見。丹涯次石。案繳械。兆棠伴許之。陸宴備戰。鎮署總兵趙國賢欲逃。爲張壯飛所阻。竄死署中。梁金鯨部巡市禁賭。與兆棠部衝突。唐鐵魂因率兵彈壓。被擊傷。死焉。二十八日。張則通率汕兵二百至。合張立村、孫丹涯、謝魯選、陳勵吾、陸宴如、方雲藻、王翌黃、黃作舟之衆。以擊兆棠。兆棠兵敗。被執。戮之。潮汕光復。

十四 東三省舉義

九月二十日。舉義東三省。東三省革命之首倡者。爲張榕。榕年二十二歲。入北京大學。日俄戰時。憤國勢衰弱。棄學回遼東。毀家募兵。謀東三省獨立。一時附者數萬。旋事洩。逃。錢拯、商震。因繼張旗鼓。鼓吹中下級社會。然張榕既走於外。錢拯爰利用馮麟閣兵力。又不得手。革命之勢遂挫。越三年。柏文蔚因孫毓筠下江事變。以避嫌至。張樹侯因謀院失敗。亦避禍至。又四年。吳祿貞爲延廷督辦。引用同志。熊成基之徒。如高宜瀛、孫輝武等。均由哈爾濱至吉林。風聲所播。革命之勢轉盛。然無統一之機關。難期步驟之一致。張根仁等於政事各

黨進會之
發生

各地黨義

福建光復
前革命黨
人之活動

界。曾有組織。而勢仍渙散。及武昌事起。吳景濂即號召各屬議員紳士。組織保安會。推趙爾巽爲會長。然趙爲東三省總督。其不能脫離清廷。人所共知。至是黨員大譁。乃舍趙而舉張紹曾。張以外交爲辭。不致就。乃舍張而舉藍天蔚。藍方有事於外。不能在職。各黨機關。又各自爲謀。張榕見狀。大懼。乃與張根仁、吳景濂、柳大年等。謀組一總機關。以資提挈。衆贊同。遂成。名曰急進會。自是各界代表。爭先入會。開會五次。推張根仁、張榕主機關事。吳景濂爲代表。出席於上海臨時會議。楊大實至藏河。約顧人宣編成勁旅三千。又推趙元壽赴吉林。趙中縣至海城。陳青州至營口。黑龍江。張亞璧至長春。組織分會。部署既定。積極進行。未幾。商震、祁星辰起於遼陽。鮑化南起於鳳凰城。劉藝舟、何秀齋、左雨農起於安東。劉寶書起於東平。張振仁率淮軍舊校十數。會遼西。軍事部長辜天保。炸斷京奉路線。然清軍圍之。困於營陽。柳大年、劉成等轉關而入。謀解圍。卒以衆寡不敵。張根仁等被擒。入獄三月。釋出。然張榕、柳大年、張璟、劉憲芳、王樹棠、關聚山、田豐、關麟祥、關麟堯諸烈士死矣。

十五 福建光復

二十一日。舉義福建。自日本組織中國同盟會後。各省有志革命之士。紛紛加入。福建最初加盟者。有林文等十餘人。迨取緜風潮發生。罷學歸國。乃於福州成立中國同盟會支部。創辦建言日報於城外梅塢嶺。是爲支部之機關。分遣黃光弼、林師聲、施明、許卓然往建安、莆田、泉州、廈門設立機關。擴充會務。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事先由同盟會本部。召集黨員。赴粵首義。福建黨員。除由東京直接赴粵者外。並由吳適、劉元棟擔任招募連江閩侯之有志並富膂力者。四十餘人。率以赴港。是役結果。除黨員死難者外。其臨時招募之

四十餘同志之中。死難者亦十餘人。

組織愛國

滿清季世。國內革命風潮。亦漸湧起。福建內地。有志者曾秘密合組愛國社。其進行事業。分爲三部。連結會黨。預備實行。則以彭壽松主之。宣傳宗旨。結合青年。則以黃展雲所辦之侯官學校爲中心。聯絡社團。反抗稅政。以激發民氣。則以林斯琛等所辦之社會辦事處爲中心。又紀元前五年。清廷令各省編練新軍。並開辦武備學堂。養成軍事人才。當時福建軍隊。因自咸同時代。左宗棠率兵入閩以來。所有官兵。類多湘籍。且以入哥老會者爲多。均富於排滿扶漢思想及冒險性質。時孫道仁革命練兵。福建於紀元前十年。成立常備軍。左右兩鎮。後二年。開辦講武堂。延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卒業之許崇智爲幫辦。兼總教習。許富於革命思想。年齡最輕。而天才開展。決心極快。既主持校務。遂於教授軍事學術之餘。灌輸各學生以革命思想及理論。又教授陶較保等。亦於校中從事鼓吹。自是革命種子。遂廣漫播散於福建軍隊中。是爲第一次福建革命成功之主因。

新軍中革命種子

籌備軍警同盟會

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失敗後。同盟會本部。改變方略。決於長江方面起事。並通令各省支部。積極籌備響應。福建支部。接到通令後。乃由彭壽松擔任。另組機關於城內。專任介紹軍警人員加盟。定名爲福建軍警同盟會。運動各部目兵。漸及下級官長。以張祖漢、彭蔭祥主其事。時許崇智已就任常備軍第二十協協統。因公晉京。迨返閩後。鑒於時機之迫切。乃召集各部高級軍官。及未加入之下級軍官。一體加入同盟會。共同從事於革命倒滿之工作。時總督松壽。將軍樸壽。均爲滿人。武昌事起。樸壽即將槍彈運旗人街。

旗人街且置巨砲。凡十三歲以上男子。給槍一挺。彈幾顆。女子小刀一口。誓看革軍起。即與戰。九月十七日。臨言繁興。謂旗兵攻新軍。新軍多革命。爲旗人敵。是日午後。諸議局與民衆議決立新政府。十八日。致書樸壽。求交回政權。並以四款要樸壽。(一)旗人全部服從新政府命令。(二)旗兵所有械彈。交新政府。(三)裁撤漢滿區域。(四)旗人俸祿。照舊發給。松壽以事勢至此。不能挽回。從之。樸壽獨曰不可。許崇智時任第二十協統。乃就革命軍總司令職。攻旗人。

時加盟革命之軍隊。駐在省垣者。僅一旅左右。不及清將樸壽等所部之兵力。惟武漢舉義消息傳到。人心興奮。官兵敵愾之心甚強。事前分配任務。推定彭壽松爲同盟會會長。孫道仁爲都督。王賦爲司令。林肇民、許崇智爲參謀。至軍事佈置。因彭不知兵。孫等知兵而膽小。遂以全權付諸許崇智主持。當時佈置大略如下：(一)以蔣國斌一營駐北庫。該庫在福州城內屏山下。爲旗營火藥庫。時我軍各營子彈最缺。自蔣營駐後。日夜由各營官佐私取子彈。一日爲管庫員旗人某察覺。蔣氏即以威嚇手段。迫其加入同盟會。隨以金錢周其困乏。該員迄不敢舉發。各營子彈藉此補充。(二)以賀龍斌砲兵營駐于山。于山亦在福州城內。對於旗兵駐所。及將軍都統總督各衙門。均能居高臨下。控制一切。爲最重要之砲兵陣地。革命發動地。敵人屢以重兵猛撲該山。均被擊退。敵因未能奪回該山。終至不支。(三)固結賀澤遠以挽回徐鏡清。當時清將樸壽等。以革命風聲日緊。電調其親信之延建巡防統領徐鏡清率一團入省。以厚兵力。該部抵洪山橋時。適爲九月十八日。許氏素知賀統帶澤遠。與徐同鄉交厚。彼此所部官兵。又均是湘籍。遂親自請賀前往勸導徐加入

革命。徐感於將軍樸壽等知遇。又迫於孫統制道仁與賀氏交情。且診已部官兵。傾向革命。不得已涕泣允之。入城後。遂與革命軍一致動作。向敵攻擊。

福州克復
閩屬底定

初本定九月廿日。行總攻擊。不意未至期。已爲清將樸壽等所知。乃提前於十九日晨拂曉攻擊。雙方接戰。火力極猛。旗兵因生死關頭。抵抗甚力。許接旅長杜特電話。知戰況緊急。乃親赴于山障地。激厲官兵。指揮猛攻。迨至是日下午。敵漸不支。未幾。遂豎白旗表示降服。松壽自殺。二十日晨。旗人去白旗。行反攻。占井樓門。許率軍與再戰。敗之。樸壽陣亡。都統勝恩擒。旗兵繳械降。大局定。福州全城遂入革命軍之手。當由各軍公推孫道仁爲大都督。許崇智爲福建海陸軍總司令。傳檄各府州縣駐軍。尅日反正。駐軍聞風響應。不旬日而全省完全光復。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許氏奉委爲陸軍第十四師師長。就職後。自以北伐自任。遂極力主張即日進行。而彭壽松等志在苟安。不以爲然。卒因許一再力爭。彭等無以難。議始定。乃於一月間雨雪載塗之際。許以福建北伐軍總司令名義。率師北上。由上海以至烟台。正揮戈北指間。適南北和議告成。遂奉命班師返閩。

十六 山東舉義

山東克復
滄桑劇變
人之活動
林立

十月二十二日舉義烟台。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海內外山東籍學生加入者。有劉冠三、徐鏡心、蔣衍升、陶鴻漸、鄒秉綬、陳幹、邱丕振、于洪起、丁惟汾、王朝俊等。祕密運動革命。并創辦宣傳機關。蔣衍升、丁惟汾在日本創晨鐘報。邱丕振創利華社。王訥在濟南創白話報。李鳳五在烟台創渤海日報。均鼓吹革命甚力。時在東魏

爲革命而設立學校。有劉冠三、劉東侯在濟南辦山左公學、謝鴻燾、鄒乘經、李星齋在烟台辦東牟公學、鄧西園、李卓峯、魏顯廷在即墨辦膠萊公學、邱丕振、邱砥之在萊州辦掖西中學、王朝俊、彭青岑在曹州辦普通中學、王謝陳、閻受青在惠民辦棗州公學、王露等在諸城辦東武公學。所招學生均加入同盟會。至官立青州、州兩中學。學生亦三分之二加入同盟會。數年之間。革命空氣瀰漫全省。迨紀元前四年。山左公學爲清廷破壞。遂由陳幹、劉冠三改創震旦公學於青島。爲山東黨人之重要機關。由陶成章、韓蔚齋任國學教育及宣傳。呂秀文、商震、王鳴鑾任軍事教育。呂子人、李佩蘭、趙錫九、王虎韜、王汝仁等任軍事行動。臧耀西、鍾孝先、李次元、高彭年、曹國華、劉鴻文、牟省三任募款項。聯合黨員。嗣爲清吏所忌。借陳幹與德人爭礦事。嗾使德人將公學封閉。各學校亦被遣散。或停辦。然革命思想已普及一般青年。其後劉冠三往豫陝各省游歷。以事宣傳。徐鏡心、陳幹、呂子人赴關外運動舉義。至紀元前一年。留日學生發起軍國民會。設總會於上海。各省設分會。以期結合同志。預備大舉。時蔣衍升被推爲全國總代表。丁惟汾亦回魯組設分會。

及八月武昌倡義。各省羣起響應。山東黨人均紛紛歸來。積極活動。又聞清廷向德國借巨款。以山東全土地作抵。羣情益形憤慨。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會。預備獨立。惟以當時羣衆多數爲學生。思想幼稚。而丁世鐸提出向清廷要求八項。如不容覆。即宣告獨立。衆無異議。遂獲通過。嗣京官夏繼泉等回省。結合黨人謝鴻燾、侯延爽、王訥、丁惟汾、丁世峯、周樹標等。改組爲保安會。至二十一日公舉清巡撫孫寶琦爲臨時都督。宣布獨立。夏繼泉任巡警道。惟山東駐軍第五鎮爲北洋軍隊。其協統賈某贊助革命。但懦弱無能力。袁世

革命失敗
獨立取消

凱得以乘機破壞。密派皖人張廣建、吳炳湘來東運動。取消獨立。目的既達。張被任爲布政司。吳任巡警道。搜捕黨人。不遺餘力。故黨人多逃往商埠。有宜春軒者。乃黨人所設之秘密機關。有于連三夫婦（雪岑）劉溥霖、藍玉昌等祕謀起事。爲張吳偵悉。派兵抄捕。藍玉昌死。劉溥霖、王鳴鑾受重傷。戚文、孫紹周等均下監獄。於是黨人大憤。有劉梅五、徐炳炎、王毓芬、姜華庭等。謀以炸彈先斃吳炳湘。以便起事。不幸未中。僅斃其衛從。徐姜均負重傷。袁黨大憤。搜捕倍甚。黨人乃散在各處。仍繼續進行不衰。至十月二十二日乃有烟台之舉義。

烟台舉義

烟台一埠。處山東半島之中樞。爲津沽之門戶。南北要道。交通四達。在黨人運動時代。往來各地。無不經此。迨武漢起義。寄居海外者。紛紛回國。雲集於烟台之機關部。謀所以響應之策。事前由同志等對於本地海陸軍警。早有運動。東山有警衛隊二營。海軍練勇一營。海防一營。除警衛隊統帶鄭汝成不表贊同外。餘均祕密加入。十月二十二日晚。羣聚渤海報。由王耀東、李鳳梧、宮仁山、宮錫恩、宮錫德、楊新亭、張彥臣、丁訓初、李士元、李旭堂、田芝貴、蕭什生、王錫之、孫殿臣等。公同議決。由玉皇頂直撲海防營。該營長董保泰事前預爲表示歡迎。遂將所部點齊。放槍兩排。再攻入道署。道台徐世光聞聲逃避。某外人家。黨員再用電話招集東西砲台警衛隊等。整隊進街。二十三日鄭汝成逃。黎明各商戶同時易幟。大清銀行存有現銀八萬元。紙幣十餘萬。提出發各軍警餉一個月。時觸起一隅。環境極危。適有舞鳳兵艦。王傳燭由天津開來。同志以未請軍事者居多。公舉王傳燭爲司令。王傳燭本非黨人。大權到握。即與孫寶琦暗通聲氣。意圖反側。以黨衆紛聚。未敢一退。而同志見不同情勢益趨險劣。遂公推王耀東、樂星整、劉琴堂赴滬請兵。一方迫王傳燭出兵西進。詎於某日晚。全體黨人。

在毓才學堂開會。傅炯及警察廳辦趙英漢等。欲爲一網打盡計。邀功於清室。遂率軍警圍攻一夜。天曉始由外人保護出險。避入日本旅館。時孫寶琦之假獨立已取消。袁氏派張廣建撫東。砲兵陳樹元爲膠東兵備道。帶兵東攻。滬上得電。遂開同鄉會。公推丁惟汾、蔣洗凡、王耀東、樂星整等。請滬督陳其美火速派兵。當允撥滬軍三千。以劉基炎統帶前往。政府并派胡瑛爲魯軍都督。並撥閩軍三千。先令杜濬帶兵先行。又派海軍、海容、建威、豫章、通濟等艦。護送商船六艘。冬月五日抵烟。既登岸。暫以杜濬護理都督。局勢爲之一變。王傅炯事前逃避往北京。先是在烟黨人。被攻脫險後。徐鏡心、邱丕振、連紹先等。先後恢復登郡、黃縣等處。於是革命基礎漸臻穩固。未幾。胡瑛到埠。以虞克昌爲警備隊統帶。以補鄭汝成之缺。次日軍府重行改組。委張學濟爲祕書長。王培煦爲民政司長。李惺齋爲財政司長。邱倫璋爲交通司長。樂星整爲司法司長。蔣冕爲南山軍務司長。連紹先爲魯軍司令。是役也。由京津派來之同志張煊、張競生等。亦與有力焉。

烟埠光復之後。徐鏡心、邱丕振等組織北方革命急進會。爲北方革命大規模之運動。其總部即設於烟台。及被王傅炯圍攻脫險。乃移總部於大連。時方困於經濟。未克大舉。邱丕振及其諸弟與周紹庭等各捐其產。得數十萬金。購械募兵。於十一月十五日邱丕振等攻登州下之。俘敵統領王步清。乃組織山東軍政府於登州。由急進會公舉連紹先爲魯軍司令。邱丕振爲北伐軍司令。並設民政軍事財政庶務參謀各部。柳仲乘、孫丹林、邱典五、邱子厚、邱紹尹、張彥臣、吳振夫、李鳳梧、李文鄉分任正副各部長。十八日邱典五、邱子厚、丁紀常以數騎襲取黃縣。俘敵管帶程廣勝。時清鎮台葉長勝率左路巡防來犯。激戰於黃縣之西北馬間三晝夜。

略定山東
中島

始將敵擊退。既而敵得第五鎮之捷隊返攻。適我滬軍北伐隊先鋒司令劉基炎率部數千由海路亦至。又擊返之。共斃敵三百餘。俘敵百餘。而佐兩農軍隊循路東路。佔領文登榮城各縣之捷。繼至。於是山東半島略定。王傳炯潛逃。胡瑛抵烟。首謀內部之改組與統一。乃移登州軍政府於烟台。連紹先改任司令。邱丕振改任登州軍政分府司令。敵乘我改組之際。又得新援。復攻我黃縣。守軍單弱。力戰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卒陷於敵。死傷者六百餘人。最得力黨員黃縣民政長王忠和等。亦殉於是役。尋內部之整理已畢。與滬軍聯合進攻。再奪回黃縣。正擬乘勝西進。而清帝退位。共和告成。南京政府停止軍事行動之命令至矣。

膠東青島
方面革命
動人之活

自濟南獨立取消。黨人均亡命膠東青島一帶。密謀舉事。鄧天一、王長慶、周蜀江、張魯泉、趙象關、李佩璣、劉梅五、莊秉真等。在青島議定先設法混入青州滿城。將旗兵擊散。利其械。再分取各縣。謀定。由趙象關率領潛至青州附近。爲旗營覺察。預爲戒備。伏兵中途。截擊黨人。象關陣亡。餘均敗退安邱境。推王長慶爲司令。進攻諸城。并命周蜀江、鄧天一、賈次堯、張文卿、朱學海、王明槐在安邱獨立。張魯泉、莊麟書、莊秉真、邵麟勛、吳鳴岐、王麟閣、張節堂、馬海嶠、蔡自聲、劉星台在高密獨立。趙孝五、趙省三、李鴻鈞、趙父達、趙子登在景芝鎮獨立。周敦恂、朱兆麟、孫毓坦在即墨獨立。運動丈嶺鎮駐軍哨官劉懋德率隊反正。既熱。謀洩。被殺。由許卓林集合劉懋德反正部隊從王長慶。於十二月十七日進抵諸城。北之五里堡剋已在高密安邱景芝鎮獨立之黨人手。周蜀江、張魯泉、莊秉真、馬海嶠、蔡自聲等。均已繼續到達。惟在即墨獨立者爲敵人所阻。不克如期會齊。韓官吳助城防營督辦丁昌燕聞知。既令駐軍前往迎戰。邑紳戚漢臣、王鳳蒼從中運動。使清兵退走。并有黨人

臧文山、王竹鈞、劉伯泉、劉仲永、王心葵、劉鴻文、鍾孝先、台正齋在城內聯合壯丁密謀響應。吳助見勢不利，隱居天主教堂。王長慶遂於二十日拂曉攻入城內，組織山東軍政分府，命吳大州率一部進泊鎮，并以臧漢臣爲民政長，大事招募。臧文山、斐曾綽等組織學生軍，趕急訓練。臧少梅募集大宗款項，帶往青島購械，以備大舉。吳助偵知黨軍器械不充，與天主教堂神父顧思得會電駐沂州之清兵報告虛實，請乘機出兵。廿二日清兵進至城數十里，城內劣紳祝清芳、王少齡等勾通清兵，先以運送柴草暗藏軍械輸入城內。二十三黃昏清兵迫近城下，戰數小時，敵伏在城內縱火，黨軍不支。王長慶率十餘人突圍出，廿四拂曉城陷，清兵搶掠全城殆盡，俘殺臧漢臣、賈次堯等三百餘人，死難之多，洵爲吾黨革命以來之慘劇云。

十七 濰州起義

十月初三日，濰州起義，旋敗。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北方津京一帶，有白雅雨、王葆真、凌鏡、張良坤、胡伯寅、孫鼎臣、董震寰、熊飛、凌亮、王法勤、于樹德、何英、劉廷揚等。女同志有張星華、崔劍雲、陸幼峯、汪芸、黃女士等。及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天津西關平安里機關部，擴而充之。另設機關於法租界生昌酒店及生昌木器行。生昌酒店係集合之所，生昌木器行係藏軍器及密付之所。白雅雨擔任籌款，凌鏡擔任軍事，王葆真擔任運動軍隊，孫鼎臣擔任聯絡各處同志，張良坤擔任文書及保管軍器，熊飛、劉揚廷擔任偵探，汪芸、凌亮、黃女士等擔任製造炸彈。崔劍雲、張星華等擔任運輸物品，並在俄租界大王廟設一機關，祕製炸彈。當時北洋軍隊與革命有密切關係者，爲吳祿貞。不幸未及舉義，吳即被清臣袁世凱派人刺殺於石家莊。本黨在北

事節佈置

洋之兵力。頓失重心。由王葆真、何同志等。往灤州運動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潘矩禮。潘極反對革命。張慮部下有旗兵一團。將校未必一致。觀望形勢。不能斷行大事。已電請清廷立商。王葆真說以於事無濟。不知急動。遲則清廷必疑。而加之以罪。張謂天津辛丑條約。二十里內。不准駐兵。又慮張義棧。紳民不助餉項。王葆真即至天津。訪領袖領事日本小幡。結果許民軍通過天津。又訪諮議局副議長。即派王法勤赴灤接洽。事將成。被清廷偵悉。急免張紹曾職。張即退居天津日租界。本黨在津機關部。最後派孫鼎臣、湯某兩人。再往灤州運動第二十鎮七十九標統岳兆麟。岳表示反對。幸該標第一營管帶施從雲。第二營管帶王金銘。均表贊成。惟第三營管帶張建功。陽奉陰違。機關部知其不從。遂於十月初一日。在生昌木器行內。開緊急會議。決議組織北伐炸彈敢死隊。舉凌鉞為隊長。凌即率敢死隊十八人。各帶鋼皮炸彈六枚。槍一枝。於九月初二日早。自天津秘密出發。抵灤州西十五里之坨子頭莊暫住。因清廷偵探滿布。凌飾裝前往考察地形。及運動兵士。並設法將子樹德、蔣子七十九標統岳兆麟處充勤務兵。乘間下毒藥於飯菜中。孰知藥下。僅嘔吐。不死。因恐事洩。乃假子之母親暴病。函于速回天津。得免破獲。自此灤州兵士來歸降者日衆。軍隊既運動。遂於十月初二日夜十二時。整隊由坨子頭出發。向灤州進逼。直達北門外師範學校七十九標駐所。取包圍形勢。施放手槍數排。大呼已舉王金銘為北伐軍都督。張建功為副都督。施從雲為總司令。從則快開門迎本隊入。否則同歸於盡。王張施三管帶會議。下令站隊。標統岳兆麟。聞風越圍牆遁。三管帶派第二營左隊隊官郭鳳洲。率隊出迎。凌隻身同郭隊官入。談判結果。王施二管帶欣然接受推舉。張建功亦附和贊成。決定舉張為

深夜起義

不戰克復

全軍歡送。凌出時已四點。高唱凱旋歌。回垓子頭。次日爲十月初三日。清早。營門卽懸民軍旗幟。矣。王已任都督。派隊至垓子頭歡迎。敢隊人。北伐軍軍政府。布告安民。籌商收復京津之策。軍政府之組織。白雅雨爲參謀部長。張良坤爲祕書長。張某爲財政部長。孫鼎臣爲軍政部長。朱幼葆爲民政部長。凌鈺爲外交部長。兼敢死隊隊長。其他同志。分擔各部及軍事任務。局勢已定。京津一帶。風聲鶴唳。京奉路交通斷絕。天津八國領事團會議。公推代表往灤州軍政府。經凌接見。談判結果。卽根據武昌外交團。承認民軍爲交戰團體。要求八國領團代表。承認灤州民軍爲交戰團體。並許天津民軍通過。外國既承認。乃急電武昌。報告灤州已定。請速由京漢鐵路進兵。彼時因清將王懷慶率淮軍數十營。扼守開平。妨礙民軍進展。凌商之王金銘。設計將王懷慶誘至灤州。陽以都督讓懷慶。陰實禁其行動。乃張建功暗通懷慶。乘天將明。放懷慶逃。民軍乃急於出動。十月十六日。督師兵正開動。張建功背叛來攻。經凌鈺率敢死隊抵禦叛兵。孫鼎臣因公在城內。走至北門。死於叛兵亂槍之中。是夜民軍乘火車開至灤州西三十里之雷莊。與清兵曹珉、王懷慶交戰一晝夜。民軍將士用命奮勇向前。後因秦寡不敵。援軍亦未至。王金銘、施從雲均在雷莊陣亡。白雅雨雜於軍中。被清兵擒殺於古冶。民軍隊伍。由凌統率。退至太平莊。固守待援。是時京津震動。王葆真赴奉天聯絡張遼鶴。又赴大連與商震、楊大實、劉藝舟等會商策應灤州民軍。而天津薛烈士。炸張懷芝（天津鎮台）於新車站。未中。白彥桓等謀攻天津總督衙門。未成。丁小川等運動民軍於遵化唐山一帶。皆未得手。結果而南北統一。

革命軍受
挫王金銘
等死之

十八 河南舉義

河南革命黨人之活動

革命思想之傳入

東鎮等創立學校宣傳革命

十一月三日張鍾瑤等謀舉義於河南省城不成死之。

紀元前十二年清廷會試改在開封。一時文士聚會。實為新文化輸入河南之始。南書店街。有分設開明書店者。販賣各種報章。如政藝通報、時務報、新中國白話報、清議報等。及新書如日本三十年維新史、法國革命史等。會試後。沈實甫接收其貨底。續辦開封派報處。由此河南人民知識大啓。始有種族革命之思想。

河南最初主張革命者。有車鉞（字翰如）、王梅溪、王鍾遠、蔣立（字秋搏）、劉積學（字羣士）、朱奮吾、安招白等。創立一半日學堂。以為革命之秘密機關。除教授普通課程外。兼宣傳革命思想。而車鉞、蔣立對於革命理論。多精到。亦最熱心。故擔任功課為獨多。逾年車鉞、朱奮吾、安招白留學日本。王梅溪、王鍾遠等。經劉積學之介紹。往新蔡縣作縣立高小學校教員。劉積學則就學於開封武備學堂。原有半日學堂。由蔣立獨力支持。比一年半。第一班學生畢業。而蔣君以勞瘁。由是革命之秘密機關。移至武備學堂。堂內學生若關子固、劉醒吾、李子儀、段厚甫、潘印佛、陳伯昂、南玉笙、王治軍、李綱齋等十餘人。日與劉積學密商革命計劃。議定畢業後共投袁世廉翼長部下。（時袁世廉作河南陸軍翼長。兼武備學堂督辦。）充下級軍官。連合各部隊。實行革命。未幾關子固因信件不密。為人告發。事連劉積學等。幸清撫陳夔龍遇事寬大。僅革去關子固。並向學生請求。派遣武備學堂學生赴日本留學。河南革命精神。遂因之以增長。

初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河南留日學生加入者。有曾昭文（字可樓）、朱奮吾、杜潛、車鉞等。紀元前六年春。河南武備學堂派遣學生五十名赴日留學。抵日後。加入同盟會者。又有劉積學、潘印佛、楊會蔚（字

同盟會中
分予

萍鄉之役
車鉞殉難

河南雜誌
之出版及其影響

少石、劉醒吾、陳伯昂等。是年三月同盟會庶務黃克強因事赴南洋羣島。朱奮吾代理其職。朱日手民報數十冊。往各下宿屋中國留學生處來售。以故留日學生革命思潮突盛。同時同盟會總部命留日各省同志分組同盟會支部。時留日河南同盟會支部同志。公推會昭文爲河南支部長。劉積學等分任書記庶務等職。會昭文畢業歸國後。公推劉積學繼之。

萍鄉革命之役。車鉞殉焉。當車之未赴萍鄉也。曾致書河南留日同鄉會。凡萬餘言。極言革命之不可稍緩。留日河南學生大爲感動。遂集資創辦豫報。以爲宣傳機關。車復有留別劉積學書。沈痛言革命事。河南留日同鄉會。方擬開大會爲車送行。車已先一日返國。比抵開封。在家小住三日。遂與其妻子及安沼白灑淚而別。當時人頗怪之。未幾江西萍鄉事起。清廷調數省大兵撲滅之。同盟會同志死者數十人。車與焉。車嘗曰。吾願作無名之革命家。果如其言。

河南留日學生雖曾辦有豫報鼓吹革命。然社中份子過於複雜。有保皇黨人。參加其中。同盟會黨員。極感不便。因將豫報停版。適同盟會總部。因民報被清廷查禁。不能向內地輸入。議決令留日各省同盟會支部。分途籌設言論機關。以傳播革命種子。於是河南同志遂決定創辦河南雜誌。及女界雜誌二種。並派人往河南省設立書局。以便售報。及代銷新書之用。書局名大河書社。總局設開封。共推張鍾端（字毓厚）爲河南雜誌總經理。劉積學爲總編輯。余誠、潘印佛、會昭文、陳伯昂、王傳琳等。分任編輯發行等事。朱奮吾爲女界雜誌總經理。燕斌、女士、劉青霞、女士等分任編輯發行等事。李綱齋爲大河書社總經理。劉醒吾、羅殿卿副之。當

是時各省留日學生辦報章鼓吹革命者蔚然而起。如湖北之漢聲、浙江之浙江潮、江蘇之江蘇雜誌、河南之河南雜誌、山陝等省亦各有雜誌。一時革命之聲勃然布滿國內外。而河南雜誌持論最爲激烈。關於種族革命及政治革命。扶發透徹。內地銷行亦廣。每期售至萬份以上。河南知識界革命思想益開發。殆等於南方諸省矣。河南雜誌出版至第十期。日本警署受清廷駐日公使之請求。勒令停刊。並將所存報章盡行押收。總經理張鍾端被拘留數日。使館據此電清學部停止張之官費。女界雜誌因著論鼓吹婦女革命。應以賄殺爲手段。出版至第六期。亦被日警勒令停刊。大河書社未幾被當道查封。並通緝副經理劉隱吾等。

河南同盟會分部成立及其活動

紀元前三年同盟會總部議決。由留日各省同盟會支部派人歸國辦理同盟會分部。收集內地革命份子。以便內外聯絡。將由言論時期。進入實行時期。於是河南同盟會支部派定杜潛等密赴開封組織河南同盟會分部。杜潛等至開封。密約楊漢光（定名西）、暴式彬（字實夫）、韓立繪（字警亞）、楊源懋（字勉齋）、劉芬佛、李心梅、劉純仁、王庚先、張宗周等。會商設立機關。及收集同盟會會員等事。當時議定暫設秘密機關於開封南關中州公學。因楊源懋爲該校校長。暴式彬爲教務長。楊漢光等均爲教職員。故得此莫大之便。當時陸續加入同盟會者二百餘人。中州公學學生幾全部加入。速值年假。學生各返本縣。又復轉相介紹。因此各縣加入者俱不乏人。而以新蔡縣爲獨多。新蔡縣又特設一秘密機關於劉芬佛私塾。該縣園子園、劉純仁、任芝銘等。日相與籌商傳播革命思想之方法。山東人劉冠三因有排滿嫌疑。被通緝。直隸人商起子亦因在東三省運動革命失敗。均避難於此。朝鮮人金某亦聞風至。劉之門生甚衆。相從同業者。年恆數十人。盡

日本河南
同盟會支
部派人回
會活動

起義團體
西路革命
領袖及其

加入同盟會。其中優秀者如楊英彥、王龍韜、崔石菴、馬順甫、單希古、鍾警亞、金退齡等十餘人。時有袁某因作官心熱，持支那革命之運動。及三十三年落花夢二書，向當局告密。當局以書內蓋加有劉圖章。遂由省派隊至縣捕劉等。劉等因得報告，均先期逃散。未被捕獲。其後閻子固在汝陽縣被捕。比開審。縣聚同志數十人，將閻當堂奮出。闖出投綠林。馮甲嶺、展友亮夥中爲革命運動。

自辛亥廣東三月二十九支部革命失敗之訊。傳至日本。東京同盟會諸同志。愈益奮厲。總部議決由留日各省同盟會支部派人分赴內地密圖舉事。互相策應。以矯過去各省起義。勢單力薄之弊。於是留日各省支部。紛紛各派同志若干人。密往各省會相機進行。留日河南支部。因派劉積學赴開封。與當地黨員實行團結。並傳達東京總部之決議。當集會數次。議決黨員分途聯絡軍隊綠林外。復辦兩種日報。一國是日報。設開封。一國維日報。設北京。俱推劉籌辦之。未幾武漢起義。各省多響應。清河南巡撫寶芬大恐。欲逃。開封黨員。急電劉自北京還主持。初設立機關於開封北土街和合堂。繼移至優級師範學堂。當是時河南諮議局議員等亦加入運動。河南陸軍協統龍翔。因與黎元洪有戚舊關係。亦亟謀舉事。於是同盟會員與非同盟會員。遂爲半公開的大聯合。未幾南京光復。黃興、宋教仁等在上海。河南諮議局會與往還電報十餘次。當時因有河南諮議局獨立之謠。寶芬因誘應龍翔至撫署。請將以汴事交龍翔。而自行攜眷去。龍翔不疑。至則爲寶押鎖衛隊室。而另易一人統帶河南陸軍。一面致電清廷。請速派新撫來汴接替。於是河南省會革命。生一大頓挫。同盟會黨員乃改變方針。決定分赴四道。由各面集合同志。就地起義。齊向省城會攻。西路由楊漢光、楊源懋、

張鳳圖等
之活動劉積
等之活

劉純仁等擔任。楊等赴豫西聯合王天縱。由嵩縣進攻洛陽。時嘗再效劉鎮華、張仲琴等亦聯絡綠林、真王合、清河南府知府啓綏。據城固守。卒被攻入。啓綏躍城逃。清廷震駭。急命袁世凱派周福麟、趙倜等率隊反攻。楊漢光等主先派人說趙降。因派劉純、借紀宗義往。竟被趙倜捕殺。於是王天縱及諸同志大憤。因迎擊。經持月餘。卒因衆寡不敵。退往陝境。先是寄居陝西之河南人張鳳圖、張鈞等。當辛亥時。同爲陝西新軍軍官。陰結納當地革命份子。並聯絡西安陸軍中學學生及哥老會頭目張雲山等。約於九月初一舉事。響應武漢。是日值星期。新軍兵士陸軍學生均離營校入城。二張依照預定計畫。先佔軍械局。人人取得武器。一日之內。即將蕪湖重要機關次第佔領。滿城駐防將軍某。倉皇失措。集旗兵老弱。亟繕守禦。因民軍氣勢浩壯。銳不可當。未三日遂將滿城攻下。一切措置。尙未就緒。得楊漢光及王天縱等告急電。知清廷已派軍自河南西進。張鳳圖自居中策應。張鈞以東征都督名義。統民軍出潼關抵禦之。於是王天縱等與張鈞連爲一氣。聲勢復振。趙倜等雖數犯潼關。張等奮勇痛擊。卒能以少勝衆。嗣趙倜等退守渾洛。南路由劉積學、海廷璧、孫豪、趙伯階、段厚甫、魏士駟等擔任。劉先至葉縣。設機關於城北焦文齋家。焦有槍數十支。足以爲資。議定由魏以辦民團名義。往開封購槍百餘支。運到南陽。約期佔據縣城。衝入南陽鎮署。繳其械。暫組織軍政分府。以資號召。孫豪、海廷璧西出魯山以作聲援。未幾鎗購成。運過葉縣。爲南陽縣縣令偵悉。運鎗車抵城下。卽爲奪去。劉積學因計畫失敗。遂與海廷璧等赴襄密、新鄭等縣。聯絡綠林。另圖進行。旋劉應汴中同志之召赴汴。一切由孫豪主持。孫與趙伯階等往來魯鄭、寶等縣。深入山窟。集合槍枝。苦心經營者四十餘日。卒成立一大部隊。孫豪爲統帶。趙伯階

爲參謀。於是督隊圍攻魯山縣城。縣令以城小難拒守。因計託縣紳十餘人繞城往說孫。聞縣令某亦擬加入革命。請進城商條件。紳等願以身家擔保。孫信之。大喜。以爲不傷一卒得一重要縣城。以作根據。因與諸紳士相借入城。竟被縣令槍殺。並懸首城上。趙伯階憤極。急督隊攻城。不能下。會清南陽鎮總兵謝貴勝率援兵至。內外夾擊。趙部下彈糧俱盡。大敗潰。趙陣亡。東路由劉榮棠、李銳五、謝鵬翰等擔任。劉等往商邱、陞州等縣。聯絡仁義會。聚衆萬餘。約期舉義。內有敢死隊若干人。乘天未曉。襲入開封曹門內。被清軍覺察。擊退。城外大部遂各逃散。北路由暴式彬、韓立輪等擔任。暴等重大任務。在破壞黃河鐵橋。因清軍守備嚴密。無從著手。嗣在滑縣新鄉各處聯絡會衆數百人。由溫孟渡河而南。併入西路。省城同盟會諸同志。原定計畫擬由外而內。會攻省垣。然清廷是時正集全力反攻武漢。京漢道上。節節屯駐重兵。革命軍之小部隊。均被壓迫。不能達到原定目的。於是議決省會中心。仍不可放棄。同時並須派人赴他省請求援助。當共推定劉積學赴上海求援。一面仍在開封優級師範學堂、公立法政學堂及南關中州公學三處。分設機關。公推張鍾端爲河南革命軍總司令。王庚先副之。王大傑爲敢死隊隊長。李幹公副之。各界加入者甚衆。教育界有李古民、王月波等。諮議局有張嘉謀、方貞等。軍隊方面由王庚先、張兆發擔任聯絡。時清軍河南巡防營統領爲柴得貴。舊與張兆發同事。因張介紹與張鍾端、王庚先等秘密接洽。似有端緒。省垣風聲日緊。寶芬果攜眷逃。清廷以齊耀琳繼寶芬職。於是諸同志以齊初到。有隙可乘。遂約期於十一月初三日夜間舉事。詎柴得貴爲奸告密。奉齊之命。臨時突以軍警包圍師範學堂。時張鍾端等數十人。正在內部署一切。事出不意。無從抵禦。除劉榮棠、李銳等少數

事敗黨人殉難

人險垣逃走外。計當時被逮者有張鍾端等二十一人。齊耀琳派員會審。張鍾端等枷鎖郎當。備受慘辱。因慷慨向副官言曰。我忝爲河南革命軍總司令。不能驅逐滿虜。以報二百餘年來漢人宿仇。今反落於漢奸之手。我死固其宜也。願爾等顧念漢族同胞。盡釋餘人。問官等不省。因將張鍾端、王天傑、李幹公、張兆霖、劉鳳被、張得成、馮廣才、徐洪祿、王盤銘、徐振源、單明晏等十一人處死。行刑之際。雪風怒號。天地黯黯。當時接時有「白沙盈赤血。飛雪冪橫尸。」之句。蓋紀實也。張等尸首暴諸城外多日。後由黨員沈竹白以慈善名義。斂葬於開封南關義地。張自爲一墓。其餘十人因尸首不全。不能辨認。共爲一墓。此外同案之周維展、王子傑等十人。俱被保釋。劉積學抵滬後。即將河南同盟會之乞援書。送達陳其美等。請求籌撥槍枝。組織河南北伐隊。陳許之。當提撥毛瑟鎗百二十枝。子彈五萬顆。炸藥六箱。復由陸軍部撥給馬鎗百餘枝。所需款項數萬元。則由蘇州湖州兩地河南同鄉會及旅滬河南商人捐助。兵士三百餘人。則係由關子固、劉芬佛、陳伯英、馮甲濱等陸續由河南暗中集合帶來。其中青年學生居其大半。當由劉積學約定潘印佛、楊會蔚、陳景南、劉基教等。協同編制訓練。於是河南北伐隊之基本隊。遂以成立。先是武漢起義後。留日士官學生。大半潛行歸國。河南人潘印佛、張國威、李愨、劉基炎、田璧臣、王書雲、夏述唐、陳冠羣等。皆先後內渡。抵上海。值陳其美正謀攻上海製造局。遂參與焉。是役各省同志雖多。而以河南人最爲勇猛。如張國威等。各以挺衝衝鋒。解除守兵之武裝。佔領上海後。公推陳爲都督。都督府計分四科。潘印佛爲軍事科科長。李愨爲軍械科科長。劉基炎爲軍務科科長。旋又組織威武軍。以張國威爲司令。其軍官自團長以下。大半河南人也。劉積學等既成立河南北伐隊。即

河南北伐隊成立

北伐隊進
攻河南

急思帶起河南以圖光復本省。劉基炎、潘印佛、張國威等以河南人關係，亦有同情。適陳其美軍事計劃亦定。因命劉基炎統帶步兵三營。由海道自烟台登岸。攻入內地。一面命張國威等統武軍。經由皖境側攻河南。於是河南北伐隊及威武軍協同動作。遂出發。至蕪湖。嗣因他種問題。改道赴黃州陽羅。進展至河南光山縣境。當是時。東聯絡淮上軍。西結合奮勇軍。三路互相策應。齊向河南推進。淮上軍者。安徽人張孟介實主持之。圖子固、劉芬佛、陳伯英等亦參加焉。孟介命圖子固率步兵一營。兼攜大砲數尊。由三河尖進攻河南新蔡縣。佔據縣東南三岔口。激戰十餘日。清軍不支。正擬乘勝進取。適倪嗣冲由潁州抄襲後方。圖子固奉令回軍援救。遂撤退。繼又整軍再出。佔領固始、商城等縣。奮勇軍則河南人在武漢組織之北伐軍也。武漢舉義。河南人在各軍中充當下級軍官及兵士者甚衆。因集會於中州會館。組織奮勇軍爲二千餘人。當共推代表查光復、馬雲卿、魯鴻賓與黎接洽。黎派人點驗後。任命馬雲卿爲該軍總統。而以荆襄墳陸招討使季雨霖協助之。時清軍復退出漢陽、漢口。奮勇軍遂由西路出發。進至河南新野縣。參謀王治軍被該縣縣令某誘入縣署鎗殺。奮勇軍遂攻入縣城。繼下鄧州南陽等縣。擊斃清南陽鎮總兵謝寶勝。蓋臣魯山孫豪、趙伯階之失敗。僅兩閱月耳。維時三路革命軍取半包圍式。一齊攻入河南地域。進行極順。未幾南北和議成。寧漢兩方各有電報。制止所有各軍一切軍事行動。於是此次河南之革命。劃然中止。

十九 南京光復

南京光復
之前

十月十一日。光復南京。南京爲自古帝王建都之地。握東南各省管轄。用兵在所必爭。我黨既於九月二

十六日失漢口。十月七日失漢陽。武昌無險可守。人心倉皇。不五日。而得南京重地。軍心一壯。且因籌管轄各省義師。組織臨時政府。成南北對峙之局。

趙雲陳革
命大義

清軍內調

先是丹徒人趙聲。素有革命志。紀元前七年。在南京就新軍標統職。一日。率士卒遊郊外。至明陵。問兵士以何墓。兵士不知。聲爲述明太祖逐異族事。慷慨淋漓。兵士多爲動容。自是新軍多屬革命種子。而黨員爲新軍軍官者亦不少。未幾。聲去職。事稍阻滯。然新軍之革命基礎已立。以後屢次謀南京舉義不成。至武昌起義。兩江總督張人駿日飭部下。嚴爲戒備。然新軍奮軍。時常軋轉。舊軍爲江北防營江寧巡防隊等。張勳及趙會鵬率之。新軍爲第九鎮。徐紹楨率之。張人駿既懼新軍革命。又防新舊兩軍衝突。乃移新軍於秣陵關。法南京六十餘里。張勳時使人偵察新軍動靜。又使人至軍營行刺徐紹楨。徐怒。始默與南京城中黨員。謀內外相應。以圖光復。南京紳士。雖未知其謀。惟鑒於各地獨立。心實不安。九月十六日。勳獨立。張以俟各官協議答。及開會議。列席者。南京駐防將軍鐵良統領張勳。王有宏等均反對。張勳尤甚。且誓死守。遂不獨立。紳士商民乃趨獨立議。十七日。揭白旗於市。人心向背。可見於此矣。黨員在南京城中。聯絡衛隊。暗查隊。週防營。定十八日午前三時。放火起義。密報秣陵關第九鎮司令部。司令部於十七日午後九時二十五分得報。相隔六十餘里。欲即馳至。殊不可能。徐紹楨乃變將校裝。驅馬赴南京。觀勳靜。二面命混成旅團。卽刻出發。十八日午前。至南京城外雨花台。與張勳所部衝突。但倉卒出發。兵士每不奉長官命。孟浪而戰。而前夜變裝入城之偵察將校。報告衛隊雖曾起事。然已爲張勳兵擊散。故南京城閉。不能脫。及雨花台援兵至。城暫開。故得出。蘇良斌定十九

清軍會
匪軍獨立
革命起義
及其頓挫

張勳大屠

日午前四時。再起爲內應云云。徐聞言。整束全軍。定十九日午前三時。直迫雨花台。冀得其地。然後入城。詎阻於雨花台機關槍。不得進。至天明。彈藥盡。乃據曹家橋南方高地。張勳騎兵至。襲我軍後方。我軍腹背受敵。陣亂而散。徐紹楨乃收殘兵。退東方。據鎮江府轄內高資龍潭一帶地。

張勳戰勝。氣愈驕。肆行搜索。見有鬚髮者。捕而殺之。學生罹其禍者。將及千人。又備戰壕。置砲壘。施警戒。入夜雖外國人。亦不能外出。老幼婦女。悲鳴哀號。避難城外。而城中士紳。亦無有敢再爲獨立請者。但見黃龍旗飄揚城上而已。

柏文蔚等
助職南京

先是同志在上海。議決推黃興督師武漢。柏文蔚經營南京。議定。柏文蔚率黨人七十餘人。密攜炸彈手槍七百餘件。章梓、洪承點、趙先（趙聲之弟）均與焉。柏等至南京。逕造第九鎮營壘。思藉是爲先鋒。以第九鎮爲前革命運動策源地。倒戈當無庸詞費。詎第九鎮自趙聲等走後。思想與曠昔異。語及反正。中級官佐。固不表同情。卽下級幹部。亦多遊移觀望。幸砲兵排長侯城。夙爲革命重要人物。主張反正甚力。目兵韓恢、李朝棟等和之。於是全鎮正副目一體輸誠。長官知不能遏。亦屈而加盟。及武昌事起。鐵良、張人駿將第九鎮槍彈。悉數收回。至是又命退屯秣陵關。始迫而起事。故有此敗。

陳其美等
謀合各軍

第九鎮既敗。卽與江浙諸軍。合謀攻南京。初武昌事起時。宋教仁勸黃興率第九鎮奪南京。徇略江南地。黃不聽。挽宋赴武昌。及漢口失。宋仍以奪南京爲得計。與同志倪某赴南京。適新軍新敗。宋匿日本旅館。旋走上海。與滬督陳其美等謀集蘇浙兵。攻南京。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間。上海、蘇州、浙江派來之兵。少者一

進攻南京
千多者四五千。集於鎮江。合鎮江都督林述慶及徐紹楨軍。計萬餘人。然蘇軍司令劉之濂。浙軍司令朱瑞。滬軍司令洪承點。鎮軍司令林述慶。桂軍司令黎天才等均不相繫屬。陳其美乃告於衆。推徐紹楨爲總司令。設司令部於鎮江。設總兵站於上海。

聯軍進兵

聯軍組織就緒。定十月二日分道進攻。以蘇軍爲左翼。向雨花台進。浙軍爲中央隊。衝朝陽門太平門。鎮軍爲右翼。衝神武門。蘇浙二軍依議而行。鎮軍未動。總司令部乃促滬軍出發。爲右翼。四日。至堯化門攻烏龍山砲台。得之。乘勝攻幕府山砲台。五日晨。受降。是日浙軍由中央逐麒麟門之敵。入馬羣。得孝陵。蘇軍稍後。陣於淳化鎮。六日午前六時。清將王有宏率二千餘人。出城應戰。浙軍被困。失砲二架。幸士氣百倍。日暮敵退。進朝陽門附近。戰極烈。王有宏死焉。蘇軍亦前進。奪高橋門。以次逼雨花台。滬軍藉幕府山砲台砲擊城內。獅子山北極閣等地。經五六日之戰。南京城外廓。盡爲我有。所未下者。城內耳。而林述慶軍遲至。六日始發。赴堯化門。七日轉駐麒麟門。

水攻南京城外廓

總司令部定九日午前二時。總攻擊。傳令各軍。而浙軍翌晨。即紛攻朝陽門。爲敵所乘而退。鎮軍逃匿。不達目的地。天明始還。蘇軍攻雨花台。因友軍敗。心怯而退。總攻擊計畫不行。唯幕府出滬軍。以砲擊北極閣。顧背。張勳司令部。因以他徙。有以寒心耳。

對天保城及雨花台

太平門之前。曰紫金山。其西麓爲天保城。地勢要害。得之可制南京死命。張勳以精兵守之。十日。第二次總攻擊。即先攻天保城。鎮滬浙三軍。協力進攻。自十日至十一日曉。連戰一晝夜。清軍死守力禦。我軍不能進。

紀元前五年起義失
紀元前四年起義又

辛亥六月
義舉王子
九月省城
起義

立軍政府

敗。省城隆昌舉事不成。敘州未動。省城之事。講武堂弁目隊客軍。及會黨諸同志皆奮發。而弁目隊中之黨員尤堅勇可敬也。十一月初十日。清后慈禱生辰。黎靖瀛謀率省城潛伏之衆。襲擊萬壽寺。礦衆官亦不成。而省城之謀遂洩。黎靖瀛、楊維、黃方、王樹槐、張治祥等六人。旋即被捕。謝持、余培初出亡。十二月。熊克武借十餘人至敘州。遂與在敘同志謝偉頌等。定期月之二十日舉兵敘州。黃復生就醫重慶。遂與重慶同志楊庶堪、宋之洪、宋紹曾、淡春谷等謀起義。亦先後敗。紀元前四年春。熊克武舉於廣安州。又敗。於是川之清吏。大擄黨人。而四川同志之被犧牲者衆矣。黨人既屢遭挫敗。乃於紀元前二年。有擬爲縣之役。犧牲尤大。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事前得淡春谷。由上海電重慶。囑集資。遂議派同志分赴各地籌辦。及事敗。而各地同志。仍繼續交款匯上海。惟恐後其事。清廷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川人爭之。黨人遂乘機鼓盪。使激成戰亂。竟覆清社。保路同志會之組織也。黨人實陰主之。及戰發。黨人多在行間。謂其勢不厚。莫如隱其革命之名。各藉保路同志會。稱兵較易。與民衆合作。而足以難清吏。六月榮縣黨員王子襄。於其縣舉出義旗。清兵果出攻之。榮縣在萬山中。交通不便。人亦鮮知其事者。八月。而武昌起義。全國震動。九月。夏之時同志。以客軍排長率兵駐省城附近。防保路同志會軍。遂率兵兩連於行間舉義。清吏令兵大隊窮追之。十月十二日。張培爵、朱之洪、楊庶堪、石青陽。謝持舉義重慶。成立蜀軍政府。以張培爵爲都督。迎夏之時副之。時端方率兵駐資州。爲部下所殺。(註八)於是舉義廣安州。旋合於蜀軍政府。清吏永寧道尹朝望獨立於瀘州。巡防統領劉某獨立於萬縣。而成都獨立。亦稱四川軍政府。迎蒲殿俊爲都督。以新軍統領朱慶瀾副之。旋成都兵變。蒲、朱逃。而尹昌衡爲都督。以

羅倫爲副。十一月三日殺清督趙爾豐。(註九)而成都定。瀘州周朝望走。由黃方主持。劉健卿舉萬縣。戴克武擊而走之。民國元年。成渝兩軍府合併。四川統一。

二十一 楊雨昌黃之萌張光培炸袁世凱

紀元元年一月十六日。楊雨昌黃之萌張光培炸袁世凱不成。死之。革命軍起。袁世凱內挾清廷。外抗民軍。天下洶洶。皆爲一人。楊雨昌等所以謀殺之也。紀元元年正月十六日。袁入朝清帝。午出東華門。至丁安街。楊雨昌黃之萌張光培等。先入道左茶樓上。假飲茶爲名。及袁車至。即拋下炸彈。離袁車後數尺。始爆發。轟斃隊長一。巡警一。乘馬者二。傷兵士十二。路人三。袁車疾馳。竟不中。三烈士被逮。死焉。

二十二 彭家珍炸良弼

紀元前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彭家珍炸斃良弼。武昌起義。北方黨人謀響應。時彭家珍在奉天。欲謀東省反正。屢試不成。遂運動東督趙爾巽。委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來津欲聯合兵力。以達目的。遇易、趙、黃、陳、張、曾諸君於國光新聞。汪、黃、羅亦於此時出獄。祇以北京軍警如林。慮事洩漏。約往天津賃俄租界西式房爲祕密機關。惟時北方同志尙少。惟彭與汪精衛、黃易昌、趙鐵橋、張愈人、曾季友、李賢生、朱希皇、袁羽儀、李顯章、黃子賓、杜黃裳、陳憲民等僅二十人耳。會議分任進行。彭與趙鐵橋、羅偉章、黃復生往滬製造炸彈手槍等物。彭與復生在滬并研究製造炸彈藥方法。程德全委彭以東方招討使。俟製造爛熟。試驗合用。遂自運來津。同志中多能配製炸彈者。皆彭教之。其時已仲冬初間。彭到津後。各同志以其在軍隊久。公舉爲軍事部長。彭將都

楊雨昌等
炸袁世凱
情形

彭家珍往

來京津謀
暗殺清吏

中事組織完善。委之呂超、劉應移諸君。毅然以暗殺自任。於是往來京津無定。

彭到京賃西華門內某寓。令其學生熊劉兩人居之。以地有良弼等通過也。

隨以該處因熊劉爲警兵察覺。不使再往。仍與陳同寓四川營董宅。冬月二十八日。丁家街楊、黃、張與彭

炸良弼失
賊謀再舉

炸良弼不中。大索黨人。前後被逮者百數十人。董宅遂爲警局搜索。僕人張順被逮。同志某與彭友及同志聞風先匿。遂遷寓中西旅館四十三號。日以探覓良弼、鐵良、那桐、洵、濤諸人行蹤。實力着手。一日與李石曾及諸

謀一網打
不獲清吏又

同志談究暗殺事。彭曰。吾得集合地點。一網打盡。然後快心。以清政府要人均在資政院。遂決志懷彈到該院。覺得一親貴傍聽券。待時即發。適丁家街彈爆發。清廷偵探愈密。陳與烈士商先到津暫避。二十九晚約彭去津。十二月初一日資政院開會。溥王公俱到。陳由電話促彭急來。十二鐘至後。至他處取彈。時甚迫。彭至而院

已閉會。事遂不果。乃改謀以單獨進行。擇其阻礙得力者先去之。惟禁軍之蔭昌、良弼爲最力。良學職較優。任事毅勇。宗社黨推爲首領。彭曰。不殺此人。共和絕望也。諸同志其他謀可也。良雖力。我獨當之。彭與川人張敬三、羅春田有舊。知良弼亦與張、羅善。詐張欲約良弼至。以匕首制之。不果。時和議幾決裂。良弼、洵、濤、載澤諸人阻共和甚力。袁世凱亦爲所困。彭曰。我四億同胞流血犧牲。豆剖瓜分。亡國滅種。正斯時也。同胞同胞。同赤爾志。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我志已決。後來事。諸君努力爲之可耳。

彭前在奉天講武堂任教員。崇恭爲講武堂監督。彭知崇恭與澤良諸人至親密。欲令其學生劉升之到奉拍一假電。謂「東督諸人憤宗社將亡。謀保衛滿清。舉崇恭爲首領。來京與澤良諸人保清廷。組織敢死隊

等語。」計電到時。各同志懷彈持崇恭名刺。分赴良、蔭、澤、洵、濤、恭諸宅謁而殺之。與各同志商。衆恐其謀不洩。徒死無益。彭曰。我一人行之。必達目的。十二月初六日。彭與陳憲民。遍訪良宅。自朝至暮。始覺得良新宅於紅羅廠。初晚。聞朱某報告諸親貴將至內廷。僞假黃騰八賜喇嘛恩粥。實密議南北開戰軍事。彭遂與李石曾及諸同志商議。準於明日分途懷彈要擊之。彭向其處取二彈。歸寓時已十一時。彭聞良弼往善善處未歸。遂易便衣着軍服佩刀。對鏡自顧。形色甚舒徐。其同志某君在側。知彭將有所爲。以日前彭與其往禁軍。謀盜陸路破破機。常着軍服去。某因曰。深夜遠行。須慎密。蓋以彭仍至禁軍盜破也。彭曰。人有自由。君毋干我。將作家書須避人。請君暫避。某君出。彭遂閉門作絕命書。寄諸同志。既而啓門喚其僕伍煥章。交銀票百元。謂伍曰。余有事他往。能否回京。尙不能定。明晨早車將余衣服器用運津。交民意報館。亦暫住報館。今如陳、李、朱諸先生至。令勿在我房宿。語畢。坐膠皮車往東。後由西到金台旅館。甫至。急命駕馬車。行色匆遽。店主見彭。問何來。彭着上級軍官服。謂因軍事到京。彭遞交崇恭名片。令掛號。答自天津至。行李在後。店主引彭上樓。住前中層十三號。舖陳未設。從懷中取紙烟吸之。急促店夥速駕車。謂有要公將至某處。繼下樓。坐客廳。催馬車。車至。彭登車入前門。先到軍諮府。及良弼舊宅。良均未至。復到西城紅羅廠。良弼新徙此宅。入門投崇恭名刺。謂門子曰。余有要公與良大人商議。答以未歸。彭請待之。門子引入客廳。彭坐待不至。遂出行未數步。良弼歸。彭即命回車先至。彭下車。立兩馬石中待之。良甫下車。彭命僕投崇恭名刺謁良。刺未投。良右足先下車。見彭神色異。意欲急避。彭即以右手從外夸袋中。取二號大炸彈炸之。觸地燥烈。霹靂騰空而下。舉宅不知所措。良左膝立斷。惟

筋皮連繫。腿破無完膚。週身俱傷。昏死臥地。僕人抬入宅。逾二時始蘇。彈落時。因石激彈反射。烈士已傷頸部。先斃。良隱時。謂母及女曰。殺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隨喚彼教讀康譯書至。謂康曰。「我輩軍人。生死固早置之度外。我死不足惜。惟清廷宗社從此滅亡。甚爲痛惜。我見政府不可爲。始組織宗社黨。甫有頭緒。欲實力進行。而我遂受此慘痛。我死。清廷亦隨之亡也。刺我者已死。我知之也。」

彭名家珍。號席儒。年二十五歲。四川金堂縣人。性豪邁。文筆爽快。清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入陸軍武備學堂肄業。三十二年考砲科最優等八名。畢業後。川督錫良派赴日本。調查軍隊。又委在日購辦軍械。回川入高等軍事研究所。三十三年九月。川督趙委六十六標一營左隊排長。三十四年調充弁目隊教練官。宣統元年三月。川督趙委充六十六第一營左隊隊官。五月。漢督沈調委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管帶兼教練官。九月。委充本堂提調。宣統二年四月到奉天。東督錫委講武堂學兵營隊官兼教習。三月初。東督趙委天津兵站同部官。到津與諸同志謀組織機關進行。時黨中經濟困難。烈士以司令部軍餉盜出捐入黨。攜二百金。滬購買炸藥。合法部給汪精衛、黃復生、羅緯章三君回家路費。共得五百金。全款帶滬爲購製彈藥之費。烈士并將陸軍部所發司令部軍用免票及半價票。輸送軍用物品票。概交黨中同人。往來京津有秘密事均用此票。減省車價。尤屬末事。而同志等得秘密自由。烈士所盜之軍用票。實爲力大也。奉東督趙聞兵站報彭盜餉。不知逃往何處。速咨陸軍部通飭嚴緝。彭至京。始更名姓爲朋嘉橫。號錫三。京中黨人去冬所同謀之朋錫三者。卽彭也。彭家可小康。父母均存。一弟。未婚妻王清如女士聞彭殉國。過門守節。家中聞耗。屢次函促將養。彭

運川同志等阻止。各同志請於政府將彭與張先培黃之萌楊雨昌三烈士合葬萬牲園焉。

二十三 甘肅秦州光復

甘肅光復
之前

紀元元年三月十一日。甘肅秦州光復。初黃鉞等以東南進化甚速。民族主義。稍有所知。悉皆知之。獨西陲風氣固塞。若無人將革命思想。預為灌輸。一旦民軍驟興。獨西陲為梗。非計之得也。遂決定從事於西。會

黃鉞入甘

武昌起義
時之甘局

黃鉞與甘肅總督長庚有舊。往投之。及抵甘。同志周昆、盧士瑛、昆季及黎兆枚均在焉。因與鼓吹新學。並與人順交秘密組織大同會。紀元前一年夏。陳貞瑞、江鄭等至甘。勢益張。迫四川鐵路問題起。機愈熟。及武昌起義。黎兆枚、羅瑞麒遂運動新軍。但新軍程度幼稚。不能應。黃鉞雖充軍事參議。總理兵備。然甫兩月。威信者生。均不能動。是時法司彭英甲、藩司劉谷孫、巡警道趙惟熙、勸業道張炳華同為營務處總理。最無知識。九月初六日。長庚將新軍兵備處所轄之軍械局。改隸營務處管理。彭氣益熾。力主召集兵隊。以抗陝師。且倡首新軍必變。勒繳器械。更編營制。黃鉞乃勸長庚以保境息民。坐待大局之定。長庚以為然。接兵不動。嗣因升彭英甲等主謀。竟出師於陝。黃鉞亦不安其位。出守秦州。甘陝兵連。黃鉞等以甘陝之兵。一日不解。即共和之舉。一日不定。蓋東南和戰。視西北為進止。是時宗社黨有欲保潼關以西。作小朝廷求活者。甘紳劉爾炳、張林等。因認倡迎變之說以附和。黃鉞聚同志與謀。或謂宜先取漢中。以救咸陽。或謂不如取道陳倉。襲長安。主取漢中者。謂漢中為秦蜀關鍵。可資聯絡。況漢中總兵江朝宗。猶為清守。而李光輝擁兵駐漢。意存首鼠。將終為陝患。尤宜圖之。主取長安者。謂關中為西北樞紐。南接荆襄。今潼關既被殺軍所攻。張鈞勢不能敵。鳳翔乾隴。

黃鉞秦州
志謀反正

又有甘軍牽制。危險已極。勢難久存。百雍關與其淪於民賊。據爲偏安。曷若聯合駐徽縣羅平安一軍。乘間取而代之。以維大局。黃鉞以江李均自守之輩。取漢中固無益於陝。直奔長安。益增陝軍西顧之憂。不若暫駐秦撫綏回族。聯絡羅軍。俾弗東漸。雖曰保境息民。不啻爲陝守也。若陝西不能支。則義旗一舉。先圖平涼。以截甘軍後路。馬陸勢必反顧。則陝危不救自解。共和可望告成。同志贊成。反正之議遂定。

初。派遣陸軍學生李仁斌、李志南、安國柱、李望英及同志寇獻琛、黃達等。赴陝聯合。共六次。或以去不能回。或以中道阻滯。終不得其要領。直至十二月二十三。第九次派遣之胡文炯。自乾州回。始得張靈山覆書。尤助反正。約年內派隊至秦。定期夾攻。以爲聲援。粘附旗式。秦陝密信。至是始通。時聞川軍援陝。北伐司令李樹勛已抵廣元。乃遣張雲華往達意旨。並函蜀軍政府。懇其就近撥軍隊援助。然待之久。陝軍專使不至。又聞去臘二十以後。乾州戰事甚惡。恐其自救不暇。計將中變。因遣胡文炯偕魏國英赴陝以視之。又用蔡鎮西、汪青計。遣畢文頌赴鳳翔。游說張行志。張不納。畢回秦。遇隴州。又運動驍勇管帶崔鳴鏡、崔崧等背張向秦。謀賊二崔發被害。初五日。省報陸洪濤一軍。已於除夕陷隴泉。轉攻成陽。長安危甚。人心惶惶。是日。復遣陳獻獻、陳輝桓赴漢中。陽與川軍聯絡。初七又添派彭慶堂南下。助寇等。初十陝軍統領萬炳南。自鳳翔函示赴秦師期。十七日。劉文晷偕受慶瀛至秦。出示兩湖同鄉公函。勸黃鉞舉義。黃鉞以城內防軍及伏羌軍學各界。不下二千餘人。已經黎兆枚、周昆等運動成熟。翌日。劉文晷親赴徽縣。一以偵探北伐川軍情形。一以聯合忠武右旗軍隊。劉未言時。已在省與鄂人劉佐實、粵人方芷亭。運動軍隊。圖反正。砲隊管帶梁國璋頗爲所動。卒以外援無

力未能得手。始憤而至秦。十八日。陳貞瑞至。謀遂定。

二十二日之夜。傳諭各哨官長。分布地點。前哨謝漢秋。湯礪山率八十人。至籌防局。幫帶翟炳燮率六十人。至州署。黃際豐。胡芳亭副之。右哨楊展鵬率四十人。至義倉。守軍城火藥。前副哨張龍驤率三十人。守西門。西關。右副哨戴芳泰率三十人。守東門。東關。兼護天主堂。左副哨劉德鰲率二十人。守南門。左哨嚴少春。使哨王章金共率八十人。守泰山廟營。並護北門福音堂。後哨譚祝萱及巡查秦志芳率六十人。至游擊署。黃鉞自領親兵四十人。及差弁余振東。成起鳳。嚴鎮寰。張佐勝等。逕赴道署。黎瑞芬。潘雨炎。甘需霖從之。三月十一日。即入城。市民安堵。黃鉞等相繼抵署。集紳商百餘人。宣布約章。衆推黃鉞爲正都督。向榮爲副都督。

(註一) 清末以立憲之名。集權中央。盛宣懷爲郵傳部大臣。欲守收各鐵路爲國有。由清廷向英法德美日五國借款。爲收路基金。宣布收回南辦川粵漢鐵路辦法。川鄂湘粵人大譁。而川人尤爲憤激。蓋以川粵漢鐵路。南端四省民力。由美商贖回。集股自辦。起政府又當外債。收爲己有。不啻奪四省人命之生民財產。授之外人。遂分設保路會。本黨同志從而鼓吹。風潮益大。川督趙爾豐大加壓迫。清廷僅派端方調鄂省新軍入川。下格殺勿論之詔。一時人心極爲憤激。卒釀成武漢革命。

(註二) 此款依據譚人鳳函。居正則云譚實交入百元與之。

(註三) 熊秉坤另述擁黎情形於下。
黎之來也。實由馬榮。潘啓發等所教勸。初。馬爲羅越街至黎宅。值火夫堵三皮箱出。疑爲劫匪。盤詰之。供稱奉黎統領命。而以統領何在。不敢答。迫之。始允導至黃土坡某宅。黎初避入床下不見。環視再三。欲適不得。始見出。謂曰。余帶兵十餘年。自問待汝等亦不薄。何與余爲難。衆曰。吾等來無惡意。請公出主持大事耳。黎曰。革命黨人才濟濟。要余何爲。馬榮曰。時急矣。將從而生子。理不從而死乎。統領自擲之。曰。要余何往。衆以楚望台對。復問與何人接洽。衆曰。與吳光耀。黎曰。吳君素著聲譽。且富軍事知識。伊一人足矣。不必強余去。衆不聽。決之。

來。於是革命軍大振。俱慶領袖得人云。

黎元洪乃召集革命黨代表。及在清有官職者會議。黎首問黎。現督署雖克。而邊徽。張勳未獲。汝等將有何法以善其後。會云。請統帥作主。黎復問汝等革命黨所恃爲援者何處。錢糧多少。亦炳三詐云。京山劉英已集十萬衆。三日可到漢。陳秉坤則以官錢局銅幣銀幣各局及海軍所存銀幣不下三千萬對。後又問翁瑞張清兵水陸井進。將若何。且海軍尤利青。吾在海軍多年。故知不須十彈。此賊將解碎矣。汝等將退避何處。亦炳三以退湖南對。黎曰。湖南有何把握。亦曰。熊達峯已約上月初間舉事。黎曰。吾嘗此殊無把握。侯青見。汝等不若暫且歸。吾去說瑞張。使免追究何如。何竹山抗議曰。吾人革命死生利害皆所不計。盡吾人心願而行之。雖肝腦塗地。亦分內事也。統帥意見絕對不可行。黎寤寐。不得已乃從。

(註四) 岑春煊補授四川總督後。見革命勢甚熾。由漢口刺獲易裝逃於上海。

(註五) 甘與典之死。一云敗後畏罪。率兵返湘。爲譚延闓槍斃。

(註六) 熊達峯死。人竟有誣爲土匪者。

(註七) 殺端方記。

端方滿洲人也。因四川抗賊鐵路風潮。奉清政府命。率湖北新軍第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入川平亂。返適資州。因四面皆有民軍。不敢前進。而端方之兵隊。遂大半入於四川之保路會。十月初四日。端方營中接到成都及重慶光復之訊。

端方擬到成都之初志。因道路險阻。遂不果行。端於是退避維谷。欲圖逃遁出險。爲最後之良策。

初六日。端方宰豬殺牛。大張筵席。邀請資州紳士暨其部下之軍隊。到營饗飲。端就席間。宣告衆曰。現在大漢復權。已奪天下。喪本姓。因美滿人易得高官美祿之故。因而冒入滿籍。今情願歸宗。殉社。親効民軍。並擬將髮辮割去。以示無欺。當書時。端方雖口若懸河。力爲自己辯護。欲結衆人之歡心。奈衆客皆知其詐。多不信之。至其改姓。且有紅刺傷發於外矣。

部下之恨端方。因端方秘匿武漢民軍起義消息。追漢口被焚。全城變爲盡土之消息。傳至營中。其部下仇恨端方更甚。因端方所藏。皆籍隸滿洲之故也。

端方殷鑒欲結衆心之計既不行。端即命乃弟端鈺爲設客。懇請其部下保護出險至西安府。願將銀四萬兩爲衆兵贖。端鈺向衆願項時。三十二標立於前。故能聞端鈺之言。而三十一標之兵。立於稍後。未能聞斷。於是三十二、三十一兩標之兵。迭起衝突。互相擄奪。其三十二標兵。向爲端方衛隊。而三十一標兵。係新募成軍者。

初端方之衛隊。勸端就水道至宜昌而西漢口。端不從。端患肝病已久。每每開罪他人。時有某員。頗爲端出死力。力任保護端方出險。惟端方疑其爲奸細。險遭殺戮。端方既不成就水道至宜昌。遂決志就陸路至西安府。然後回家。其衛隊皆云陸路多險。若改就水道。則險甚。端方方謂沿水道各城。大半皆在民軍範圍之內。於己不利。不若走陸路之爲愈。其衛隊遂倍其言。亦即默許。實行矣。不料三十一標兵隊。要求立即平分四萬兩之賞銀。端方面許各兵。先付二萬兩。俟安抵西安府後。再付其半。因現銀祇餘二萬兩之數也。三十二標。似乎已經允許。而三十一標之兵。堅執不從。當夜三十一標兵。力脅三十二標之統帥。逼端方將賞銀如數付清。否則疑將三十二標統帥殺。

初六夜。端方與其弟知軍心已變。相抱痛哭。全夜未睡。是夜。其部下共謀殺端方之策。初七晨。端方預備逃遁。惟其部下全行叛。祇剩衛隊四名未去。端方密備小轎兩乘。將行箱兩只。運聚糧後。乘之出險。行未久。突爲三十一標兵所圍。該兵等咸厲荷快鎗。預備轟擊。於是衆兵將端方兄弟所乘之轎。押入神廟。途中衆兵。將衣箱用刀斬開。將箱內之物。盡行搜取一空。端方見勢不佳。乘間自轎中跳出。走入廟中。有一兵持刀迎面。向端方猛斫。則去一耳。端方戰兢曰。你們要殺我麼。衆兵大聲疾呼曰。殺殺。並命端方跪下。端不從。衆持刀向端方亂斫。猛斫六下。其頭始斷。端就見衆兵圍殺其兄時。即奔入廟中。衆求三十二標兵前來救援。詎三十二標兵。閉門不納。於是亂兵命端就跪下。舉刀首落。其屍身至初八晨。尙橫臥廟前。旋被善堂收殮。端方之首。爲衆兵割下後。竟視爲戰利品。裝入洋鎗箱中。知以石灰。擲至宜昌而至漢口。因漢口懸有巨金也。

趙爾豐爲漢軍籍。是漢族而滿人者也。端方自稱爲陶姓。是滿人而漢族者也。趙爾豐自任官以來。性難善民。尙有作爲。端方自任官以來。純以狡詐制勝。故就兩人比較之。趙優於端矣。端方此次入川。挾一四川總督之希望而去。聞之已不悅。及抵川。事以寬辦大臣之命。獨斷獨行。趙銜之益甚。及四川光復之機既動。端思急走陝甘。圖都督一席地。不意竟遭慘殺。或言端於殺時尙哀求不已。迨於殺時。

則大聲曰。速殺速殺。若將我之家屬一并殺盡。我亦無怨。即此小節。亦噀不遠。趙甚矣。

(註八)殺趙爾豐記。

趙爾豐。漢軍籍也。自爲四川總督後。暴戾而恣肆。視民如奴隸。如仇讎。辛亥歲。四川士民起抗。繼討國有之箴。趙爾豐挾兵殘殺良民。死者不可勝數。川人憤恨未釋。革命軍興。川省響應。當十月初二日夜三更。成都軍政府發緊急命令。派近衛陸軍。同志各軍。將舊督署圍守。各街圍防。一律嚴守。糧糶。初三黎明。近衛軍圍統領。由東大街都署後門攻進。同志軍孫統領。由打金街後門攻進。並由東門城樓上。放火。攻擊督署。然將趙爾豐擒獲。由囚軍士挾解至舊皇城。軍政府尹都督宣示趙之種種罪案。問諸軍士可殺否。衆皆應曰可殺。於是推出至公堂下。(明遠樓側)梟首。尹都督即率軍隊。將趙之首級傳示各街。行至舊果豐近。有趙黨潛伏於走馬街。在樓上開鎗下擊。並時將執錫鬚首之人并馬擊斃。尹都督督攝隊。均在後督隊。幸未受傷。當攻進時。趙之親信。多未知悉。亦有與軍政府暗中聯合者。故并無大衝突。有趙之親衛數名。欲開鎗轟擊。民軍已撲逐。將敵擊獲。故亦未傷人。趙既授首。軍政府即將其私種之財產收存。以備將來餉軍之用。署內所有衣物器具字畫財帛。均散給居民。登時爲之一空。

第二章 臨時政府

總理遊說
歐美

中華民國元年。總理就臨時大總統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改正朔以中華民國紀元。改陰歷爲陽歷。武漢事起。總理舍疆場之勇爲樞紐之謀。之美、之英、之法。探其輿論。交其權要。是時美政府對華採門戶開放政策。其視革命。未有成見。惟輿論所集。極表同情。法則政府民間。均贊同革命。英則民間多示贊同。惟政府依違兩可。有待於日本之決定。德俄兩國。傾向清廷。其民間與吾黨。尙少交遊。故其政策。難以移轉。日本與華。關係密切。其志士往往捨身輔佐革命。而政府政策。殊不可測。證諸往事。或驅總理出境。或拒總理登陸。其反對革命。可推而知。雖然。辛亥條約。一國對華。不能獨自行動。日政府雖有惡意。不能自行干涉也。總理以外交關鍵。全在英國。英左祖。日本不能反對。乃赴英。由英國同志咸馬里。介與四國銀行團主任會商。總理謂清廷與貴國借款。有川漢鐵路借款一萬萬元。幣制借款一萬萬元。前者已發行債票。備款待付。後者契約已簽。債票未發。請貴國於款已備者。停交付。未備者。停發票。敵國人民。當極感激。銀行主任答謂吾英對華借款。悉由外務大臣主持。本主任惟外務大臣命是聽。總理乃託維加砲厭總理與其外務大臣商。並求三事。(一)絕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英屬各地放逐令。俾便取道回國。議上。英政府許焉。又與銀團商革命政府借款事。該團主任謂我政府既允君請。停止借款清廷。則此後借款。貴國當由新政府交涉。君回國成立正式政府者。即可開議。并以某行長偕君行。俾得就近磋商。總理於

與英政府
交涉成功

是取道法國東歸。過巴黎。巴黎人士極同情。首相克里曼梭尤懇摯。及歸至上海。中外人士。食以總理賚巨款回。總理答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通電各省
派代表集議

方 總理未歸國時。民軍所佔地。已有中國之大半。目的固屬一致。進行殊多歧異。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於九月二十一日。聯電滬督。倡議各省公舉代表。集議上海。其電文如左。

自武漢起義。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爲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衆國之制。當爲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衆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爲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亦歷史上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爲中外耳目所寄。又爲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即蒞滬集議。其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並引於下。

一、各省舊諮議局各舉代表一人。

一、各省現時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駐上海。

一、以江蘇教育總會爲招待所。

一、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卽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與議。

各省代表
第一次會議

各省代表
至武昌繼續
開會

臨時政府
組織大綱

又提議大綱三條。一公認外交代表。一對於軍事進行之方法。一對於清皇室之處置。九月二十二日。即以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之名義。電各省代表。至滬會議組織臨時政府。並請各省公認伍廷芳、溫宗堯二君爲臨時外交代表。是爲各省民軍組織臨時政府之始。九月二十五日。代表會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定名爲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九月二十七日。代表會得悉湖北黎都督。亦有電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議決以上海交通便利。會所仍在上海爲宜。並電武昌即派代表與會。九月三十日。議決承認武昌爲民國中央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並請以中央政府名義委任各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溫宗堯爲民國外交總副長。十月初三日。湖北都督府代表居正、陶鳳集到會。報告九月十九日湖北都督府通電各省。請各省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情形。遂議決各省代表均赴武昌。十月初四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昌。各有一人以上留上海。赴武昌者。議組織臨時政府事。留上海者。聯絡聲氣。爲通信機關。於是各代表陸續抵武昌。適漢陽失守。武昌全城。陷於龜山砲之下。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爲各省代表會議所。十月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推譚人鳳爲議長。十二日議決先規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爲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員。又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爲臨時大總統。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並即日宣布之。條文如左。

第一章 臨時大總統

第一條 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爲當選。代表投票

權。每省以一票爲限。

第二條 臨時大總統有統治全國之權。

第三條 臨時大總統有統率海陸軍之權。

第四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

第五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長及派遣外交專使之權。

第六條 臨時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設臨時中央審判所之權。

第二章 參議院

第七條 參議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參議員組織。

第八條 參議院每省三人爲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

第九條 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

第十條 參議院之職權如左。

(一) 議決第四條及第六條事件。

(二) 承認第五條事件。

(三) 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

(四) 檢查臨時政府之出納。

(五) 議決全國統一之稅法幣制及發行公債事件。

(六) 議決暫行法律。

(七) 議決臨時大總統交議事件。

(八) 答復臨時大總統諮詢事件。

第十一條 參議院會議時。以到會參議員過半數之議決爲準。但關於第四條事件。非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決議。

第十二條 參議院議決事件。由議長具報。經臨時大總統蓋印。發交行政各部執行之。

第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所議事件。如不以爲然。得於具報後十日內。聲明理由。交覆議。參議院對於覆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仍執前議時。應仍照前條辦理。

第十四條 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者。爲當選。

第十五條 參議院辦事規則。由參議院議訂之。

第十六條 參議院未成立以前。暫由各省都督府代表會。代行其職權。但表決權每省以一票爲限。

第三章 行政各部

第十七條 行政各部如左。

(一) 外交部。

(一) 內務部。

(二) 財政部。

(三) 軍務部。

(四) 交通部。

第十八條 各部設部長一人。總理本部事務。

第十九條 各部所屬職員之編制及其權限。由部長規定。經臨時大總統批准施行。

第二十條 臨時政府成立後六個月以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民會議。召集方法。由參議院議決之。

第二十一條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施行期限。以中華民國憲法成立之日爲止。

各省代表簽名

各省代表名單

湖北代表：孫發緒、時象晉、胡瑛、王正廷。山東代表：謝鴻燾、雷光宇。福建代表：潘祖彝。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藩。安徽代表：趙斌、王竹懷、許冠堯。廣西代表：張其鏗。浙江代表：陳毅、陳時夏、湯爾和、黃羣。江蘇代表：馬君武、雷奮、陳陶怡。直隸代表：谷鍾秀。河南代表：黃可權。

十四日開南京於十二日光復。於是議決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於七日內齊集南京。若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時留滬代表。於十月十四日選舉大元帥副元帥。黃興得十六票當選爲大元帥。黎元洪得十五票。當選爲副元帥。翌十五日。議決大元帥職權。主持組織中華民國。

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之召集

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之召集

臨時政府武昌各省代表及黎元洪均表示反對。并決定十一月二十六日齊集南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詎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陳毅由鄂使至。謂袁世凱代表唐紹儀到漢口晤黎元洪。據云。袁內閣亦主張共和。惟礙於清廷勢力。未能即時宣布耳。衆因議決緩舉臨時大總統。承認上海所舉大元帥。並議決於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追加一條。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其職權由大元帥暫任之。黃興以各代表反對於前。而駐軍蘇浙兩軍。亦有異言。乃辭大元帥。於二十六日。各代表乃選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并決定大元帥不能在臨時政府所在地時。以副元帥代行職權。黎不能至南京。黃仍力辭。因是各省代表。進退維谷。適總理至。衆紛始解。於十一月九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十日開正式選舉會。奉天代表吳景濂。直隸代表谷鍾秀。張銘勳。河南代表李鑿。山東代表謝鴻濂。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劉懋賞。陝西代表張蔚森。馬步雲。江蘇代表袁希洛。陳陶怡。安徽代表許冠堯。王竹懷。趙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趙士北。王有蘭。俞應麓。湯漪。浙江代表湯爾和。黃羣。陳時夏。陳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彜。廣東代表王寵惠。鄧憲甫。廣西代表馬君武。章勳士。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藩。廖名楷。湖北代表居正。馬伯援。王正廷。楊時傑。四川代表蕭湘。周代本。雲南代表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各有一選舉票。到會代表十七省（註一）計共十七票。以得票滿投票數三分之二者爲當選。總理得十六票。滿三分以上。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各省代表。歡呼萬歲。

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總理就臨時大總統職。行宣誓禮。初。總理當選時。擬令文武官吏軍民人等。一律宣誓。表示歸順民國。黨員中以非黨務。且不能行。遂寢。而總理則首爲宣誓焉。詞曰。

宣誓就職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宣誓畢。各省代表授大總統印。並致詞曰。

就職詞

惟漢曾孫失政。東胡內侵。淫虐猶夏。帝制自爲者。垂三百年。我皇漢慈孫。呻吟深熱。慕法蘭西美利堅人平等之制。用是羣謀衆策。仰視俯劃。思所以傾覆虐政。恢復人權。迺斷頭戡胸。羣起號召。流血建義。續法美共和之戰史。今三分天下。克復有二。用是建立民國。期成政府。揀選民主。推置總統。僉意能尊重共和。宜達民意。惟公賢。廓清專制。鞏衛自由。惟公賢。光復禹域。克定河朔。舉漢蒙滿回藏羣倫。共覆於平等之政。亦惟公賢。用是投匭度情。徵壓紐之信。衆意所屬。羣謀僉同。既協家符。歡欣推戴。要知我國民久困鈐制。疾首蹙額。望民主萬歲。今當公軒車蒞任。蒼白扶杖。子女加額。焚香擁彗。感激涕零者何也。忭舞自由。尊重民權也。用是不吝付四百兆國民之太阿。寄二億里山河之大命。國民之委託於公者。亦已重哉。繼自今惟公翼翼。毋違憲法。毋拂輿意。毋任威福。毋崇專斷。毋昵非德。毋任非才。凡我共和國民。有不矢志失信。至誠愛戴。軒轅金天列祖。列宗七十二代之君。實聞斯言。代表等受國民委託之重。敢不盡意。謹致大總統噩綬。俾公發號施令。崇爲符信。欽念哉。

大總統宣

大總統啓印。卽發布宣言如左。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

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茲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國民以爲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等之主體。建設之事。刻不容緩。於是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職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驅勉從國人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肝瀝膽。爲國民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甚難。是曰軍政之統一。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釐。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以上數者。爲行政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若夫革命主義。爲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次雖屢起屢蹶。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颯發。諸友邦對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

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以至今日。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其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基礎。確立於大地。此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吾之四萬萬同胞鑒之。

大總統就職之日。易正朔。定旗幟。蓋當民軍初起時。所用紀元有用中華民國者。有用黃帝紀元者。并沿用陰曆。惟黃帝紀元。實當時促發漢人反滿之情感。今政府既立。漢滿蒙回藏。合而爲一大共和國。種族界限自消。且歐西各國。均用陽曆。若仍用陰曆。匪特國際交通。時感不便。即世界大同趨勢。亦有所背。故大總統就職。用中華民國以紀元。并改用陽曆。就職之日。適陽曆正月一日。遂以是日爲民國建元。稱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

國旗

至於國旗。滿清以黃龍爲幟。然其製定。則在海禁大開之後。當是時。英國總稅務司赫德。因受理關稅。清查船隻。以中國國幟爲問。滿廷諸臣。瞠目不知所謂。只云。任從便宜辦理。赫德即將龍旗繫於船尾桅上。滿廷諸臣。遂以龍爲最貴之物。而黃色則代表帝王。帝王既用黃龍袍。則國徽亦可效之。顧其製定。初爲三角。嗣以各國皆用方式。滿清不能獨異。乃改三角爲方式。吾黨以建立中華民國爲職志者。滿清黃龍旗。自宜棄絕勿用。當惠州起義時。陸皓東即製成青天白日旗。於太陽之旁。綴以十二角。即羲光也。羲光必以十二計者。以一

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也。紀元前七年。組織同盟會。明年。即爲國旗之製定。方開會議決時。廖仲愷提議立井字大紅旗。以示井田之義。後。總理以歷史問題。改爲三色旗。而以青天白日旗爲軍旗。三色旗者何。紅藍白三色是。各國革命黨嘗用之。蓋紅者血之色。言必以流血求自由也。藍者天之色。取義公正。公正。即平等也。白者清潔之色。言人心清潔。則能博愛也。故三色之義。即自由平等博愛。欽州防城鎮南關諸役皆用之。

及民軍初起。所用旗幟。龍雜不一。武昌起義。用十八角交叉三星旗。旗地赤。中央色黑。外向有九角。角端及兩角之間。皆綴以黃星。有用青天白日旗者。滇黔粵桂獨立時用之。是爲同盟會所定。江蘇獨立用五色旗。亦有一小部用井字旗。其他各省。多用白旗。示滌污染。復故物也。至是定五色旗爲國旗。星旗爲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爲海軍旗。

國務員人選

三日。大總統蒞代表會。交議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權限案。議決後。即照規定。提出國務員九人。求同意。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鍾英。外交總長王寵惠。司法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陳錦濤。內務總長宋教仁。教育總長湯壽潛。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程德全。代表會開審議會。宋教仁以主張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之故。代表中有人反對之。代表會又示意程德全長內務。湯壽潛長交通。教育總長則另提別人。餘如原案。大總統於是提出蔡元培長教育。內務交通兩總長。如代表會意。遂定議。開正式代表會。表決同意。是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國務員。

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美之總統制。而無美之副總統。當時又適有合副總統資格之人。而無其位置。

又如行政部僅規定爲五，殊有不適。故宋教仁等主張修改。方選舉臨時總統之前，宋教仁宴集各省代表，發表修改主張。歷二時之久，應者頗寡。洎臨時大總統選出，黃興由滬之寧，至代表會，亦主張修改。於是雲南代表呂志伊、湖南代表宋教仁、湖北代表居正，即時提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經議決如下。

臨時政府
組織大綱
之修正

原文第一章臨時大總統下，加「臨時副總統」五字。原文第一條刪改爲「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皆由各省代表選舉之。代表投票權以一票爲限。」原文第五條刪改爲「臨時大總統制定官制官規並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各員，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原文第十七條全刪。原文第三章行政各部，刪改爲國務各員。原文第十七條刪改爲國務各員執行政務。臨時大總統發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命令時，須副署之。原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擬刪除。原文第二十條，召集國民議會下，擬加入制定民國憲法六字。追加關於大元帥副元帥之職權條文，擬刪除。

此次修改之要點，在增設臨時副總統，及臨時大總統得自由制定官制官規，無須經參議院同意。及總統就職後一日，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西五省代表，又提出修改問題。廣西代表馬君武，持之尤力。卒將前日議決修正案，再提出修正。經衆議決如下。

(一)原文第一條刪，改爲「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皆由各省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爲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爲限。」

(二)原文第五條刪改爲「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兼任免文武職員。但制定官制官規，及任命

國務各員及外交專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

(三)原文第六條後。增列一條。爲第七條。(原文第七條。改爲第八條。餘遞推。)條文爲「臨時副總統。於大總統因故去職時。得升任之。如大總統有故障不能視事時。得受大總統之委任。代行其職權。」

此次修正案。仍恢復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五條原文之規定。而於制定官制官規。亦納入同意範圍內。故前日議決第五條之修正案。仍爲無效。餘如議。問題遂決。翌三日。照修正案執行選舉副總統事。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到會代表十七省。共十七票。投票結果。黎元洪得十七票。當選爲臨時副總統。

初。袁世凱以力主改革。與載灃不愜。戴良、良弼等。亦惡其勢日張。謀去之。因慈禧信任。不得間。及慈禧、德宗相繼歿。載灃當國。卽黜袁世凱。以步履維艱。難資輔弼爲辭。勒令回籍。及武昌事起。清廷乃以袁世凱爲湖廣總督。所有湖北軍隊及各路援軍。均歸袁世凱節制調遣。袁以足疾未痊力辭。徐世昌時爲內閣協理大臣。微服出京說之。袁心動。送應召。視師江漢。繼照資政院議決信條(註二)入京。組織內閣。袁爲總理大臣。一切用人行政。悉由總理大臣負責。臨時政府成立。總理致袁書。勸其歸順。書如左。

總理致袁
世凱書

北京袁總理鑒。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任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爲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祇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卽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遜。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

南北代表會議

先是袁世凱受任以後，即派蔡廷幹、劉承恩來鄂，與黎元洪議和。時因袁暗殺吳祿貞，民軍激昂，不得要領而去。及清軍陷漢陽後，袁又託英公使朱爾典，訓令漢口領事，勸兩方停戰。嗣民軍與清軍兩方相約，初停三日，續停十五日，均按兵不動。各守所佔領土地。袁世凱所派之議和代表爲唐紹儀、黎都督所派之議和代表爲伍廷芳。初擬以漢口爲議和地點，繼因伍在上海正辦外交，唐乃由漢口至上海，而以上海爲議和地點。先決定凡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各省，一律停戰，方始開議。初爭民主君主問題，適總理回國，清廷以總理製有飛機，並有外國水陸軍官數十人爲助，尤其以爲挈帶巨資，震於聲勢，乃以此問題付之國民會議。至國民會議選舉辦法，每省及蒙藏各爲一處，每一處各選派代表三人，到有四分之三以上，即開議。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集。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甘肅、新疆，由清政府召集。並由民國政府電知該省諮議局。蒙藏則由兩政府分電召集。蓋其時臨時政府已成立也。此國民會議辦法，唐實未得清內閣覆電，即協定。袁怒，而唐辭職。袁乃謂以後議和事件，直接與伍電商，並不承認國民會議之協定。尤詰責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和議幾於決裂。臨時政府決定用兵方略，以湘鄂爲第一軍，由京漢路前進。在寧之各省北伐軍爲第二軍，向津浦路前進。與第一軍會合於開封、鄭州間。淮揚爲第三軍，煙台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會於濟南秦皇島。合關外之兵爲第五軍，山陝爲第六軍，向北京前進。第一二三四軍已達目的，復與第五六軍共破虜巢。時由津浦路前進之軍，發展至據第一次與敵之張勳遇。粵軍姚雨平及蘇軍，合敗之於固鎮。敵方增援而來，第二次戰於南宿州。粵軍姚雨平、淮軍陳

革命軍進
逼京津

總理向袁
世凱提出
和議條件

幹。又共敗之。張勳等乃棄徐州。走濟南。我軍直追至徐州。聲威大張。各路正謀大舉。京津震動。袁乃大懼。十六日又爲楊雨昌、黃之萌、張光培所炸。心胆交碎。又以總理有勸歸順之書。乃密使唐紹儀與臨時政府交涉。復行製造議和空氣。總理當時本主張澈底解決。乃因（一）款項扼於參議院。（註四）（二）各軍有爲和議動者。（三）中堅黨員有主張和議至堅者。總理不得已於一月二十二日。提出最後協議五條。

（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請轉知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旅滬領事轉達亦可。

（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

（三）文達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後。即行辭職。

（四）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總統。

（五）袁被舉爲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授受事權。

清廷退位

總理之協議提出。袁之慾望已達。袁即授意段祺瑞聯合軍官四十餘名要清廷退位。時清室親貴猶爭優待皇室等條件。（註五）及段等電至。氣爲之懾。及一月二十六日。爲梗最力之良弼。爲彭家珍炸而死。清廷大震。遂於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註六）清自奴爾哈赤建國稱帝。凡二百九十七年。自多爾袞及福臨入關。佔據中國。凡二百六十八年。至是而亡。

清帝退位。袁世凱即電臨時政府。表示贊成共和。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

袁世凱退
和贊成共

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爲帝政之終局。卽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云云。（下略）

臨時大總統職

至是臨時大總統於二月二十三。咨參議院辭職。並薦賢自代。蓋臨時政府成立。各省代表會於參議院未成立前。代行參議院職權也。咨曰。前後和議情形。前已咨交貴院在案。昨日伍代表得北京電云云。又接北京電云云。又接唐紹儀電云云。本總統以爲我國民之志。在建設共和。傾覆專制。義師大起。全國景從。清帝寧於大勢。知保全君位。必然無效。遂有退位之議。今既宣布退位。贊成共和。承認中華民國。從此帝制。永不留存於中國之內。民國目的。亦已達到。當締造民國之始。本總統被選爲公僕。宣言誓書。實以傾覆專制。鞏固民國。圖謀民生幸福爲任。誓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本總統卽行解職。現在清帝退位。專制已除。南北一心。更無變亂。民國爲各國承認。旦夕可期。本總統當踐誓言。辭職引退。爲此咨貴院。應代表國民之公意。速舉賢能。來南京接事。以便解職云云。又謂本總統本日提出辭表。要求被選賢能。係國民公權。本總統實無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電北京。有約以清帝退位。袁世凱宣布政見。贊成共和。卽當提議推讓。想貴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其發表政見。更爲絕對贊成共和。舉爲總統。必能盡忠民國。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爲民國前途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

二月十四日。大總統親蒞參議院。陳述詳細情形。是時參議院。係一月二十八日。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袁世凱當
臨時大
總統

成立者。參院議可決後。遂組織總統選舉會。袁世凱以十七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尋臨時副總統黎元洪。亦
電參議院辭職。二月二十日。參議院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黎元洪以十七票。仍當選為臨時副總統。南北和
議成。

總理辭職
時所擬附
帶條件

總統辭職咨文。有速舉賢能。來南京就職之語。並附件三條。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

一、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

一、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
效。

政府地點
之爭

參議院於二月十四日。開會討論。谷鍾秀、李肇甫等。主張政府地點在北京。討論結果。用投票表決法。以
對於八票之二十票。多數可決。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北京。十五日。總統咨交覆議。參議員爭論甚激。結果用投
票表決。以對於七票之十九票。多數可決。臨時政府地點。仍設於南京。所以堅持政府在南京者。一則袁在北
京。其人如何。知其聲而不知其實。故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統一前途。障礙滋多。祛此障礙。
必袁南下。就職南京。種種疑慮。自可冰釋。一則明清兩代。均都北京。宮殿巍峨。每足引起執政者帝王癡夢。官
僚遺毒。深植社會人心。苟一行遷都。卽失所憑藉。蕩瑕滌穢。在此一舉。因此二者。故持之愈堅。而袁拒之愈甚。
袁且於十三日通告公使團。謂受清帝委任。組織臨時政府。總統電駁之。蓋中華民國係根據臨時約法。取決

袁世凱之陰謀

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成立。清帝與袁。不得私相授受。袁之所以爲此。豫爲他日帝制謀也。及民國四年。袁稱帝。於申令清室優待條件中。有曰。「前於辛亥年十二月。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託大總統之全權。組織共和政府。」云云。卽其證也。

代表北上
迎袁袁世凱
下計
阻撓
南

當是時。袁既不肯南下。乃派教育總長蔡元培。外交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總裁宋教仁。及汪精衛等爲專使。唐紹儀亦以民國外交代表名義。同行北上。於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至北京。至時。袁特開正陽門納之。清例。非皇帝出入。不得開正陽門。袁以是待民國專使。示隆禮也。專使等與京中人士會。無不惴惴於袁世凱之南下。恐禍變因之而生。蔡等亦爲之動。及見袁。卽曰。臨時政府在天津。北京均可。唯詣南京就職。則南方人心安堵。國都問題。俟他日國會議決可也。袁和顏靜氣答曰。俟覓得留守之人。卽可首途。並無一言拒絕南下。二十九日晚八時。忽然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外一帶。火光燭天。土匪乘之。搶掠達旦。商民被害者數千家。蔡等住法政學堂。亂兵持鎗闖入。魏宸組越牆走。蔡元培、汪精衛匿於隱室。扁戶息燈。僅免。翌日。天津保定軍隊亦然。謠言紛起。或謂兵士因戰爭。每月加銀一兩。和議成。則無之。故變。或謂經過剪髮。憤而爲此。或謂爲反對共和。或謂爲反對袁世凱。而不知皆非也。先是袁知代表北來。強邀南下。拒之不可。從之不能。故嗾第三鎮統制曹錕所部兵變。事發。故作謠言。以淆視聽。蔡等不知其計。以北方軍隊聞袁南下卽變。若袁南下。更不堪設想。乃於三月二日。速電臨時政府及參議院。略謂北京兵變。外人極爲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設再有此等事發生。外人自由行動。恐不可免。培等觀此情形。集議以爲速建統一政

南京參議院再電袁

府。爲今日最要問題。餘儘可遷就。以定大局云云。於是定都南京之議遂寢。南京參議院亦於三月六日。議決辦法六條電袁。

(一) 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尤其在北京就職。

(二) 袁大總統接電後。即覆電參議院宣誓。

(三) 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即電認爲受職。並通告全國。

(四) 袁大總統受職後。即將擬派國務總理及國務員姓名。電知參議院。求其同意。

(五) 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任定後。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

(六) 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

袁在北京宣誓就職

袁接電後。遵照參議院議決辦法。在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並電誓詞於參議院。詞曰。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蕩滌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欲望。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此志願。率循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卽行辭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參議院亦循例致之詞曰。

參議院致詞

共和肇端。羣治待理。仰公才望。昇以太阿。筭路藍縷。孫公旣開其先。發揚光大。我公宜善其後。四百兆同胞公意之所託。二億里山河大命之所寄。苟有隕越。淪胥隨之。況軍興以來。四民輟業。滿目瘡痍。六師暴露。九

府置竭。轉危爲安。勞公布施。本院代表國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臨時約法七章第五十六條。倫比憲法。其守之惟謹。勿逆輿論。勿狎專斷。勿狎非德。勿登非才。凡我共和國五大民族。有不至誠愛戴。皇天后土。實式憑之。謹致大總統靈綬。俾公令出惟行。崇爲符信。欽念哉。

臨時政府成立。參議院乃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爲臨時約法。約法於憲法未成以前。其效力等於憲法。計參議院對於約法起草。曾有二次會議。自二月七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終。於三月十一日公布之。其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中華民國
臨時約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條 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

第四條 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六條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權。

(一) 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二)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

(四) 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 人民有書信祕密之自由。

(六) 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七)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第七條 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第八條 人民有陳訴於行政官署之權。

第九條 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受其審判之權。

第十條 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

第十一條 人民有應任官考試之權。

第十二條 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第十三條 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

第十四條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義務。

第十五條 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參議院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

第十七條 參議院以第十八條所定各地方選派之參議員組織之。

第十八條 參議員每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選派五人。青海選派一人。其選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

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

第十九條 參議院之職權如左。

(一) 議決一切法律案。

(二) 議決臨時政府之豫算決算。

(三) 議決全國之稅法幣制。及度量衡之準則。

(四) 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

(五) 承諾第三十四條三十五條四十條事件。

(六) 答覆臨時政府諮詢事件。

(七) 受理人民之請願。

(八) 得以關於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見。建議於政府。

(九)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並要求其出席答覆。

(十)得咨請臨時政府查辦官吏納賄違法事件。

(十一)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為有謀叛行為時。得以總員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三以上之可決。彈劾之。

(十二)參議院對於國務員認為失職或違法時。得以總員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可決。彈劾之。

第二十條 參議院得自行集會開會閉會。

第二十一條 參議院之會議。須公開之。但有國務員之要求。或出席參議院過半數之可決者。得祕密之。

第二十二條 參議院議決事件。由臨時大總統公布施行。

第二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議決事件。如否認時。得於咨達十日內。聲明理由。咨院覆議。但參議院對於覆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二以上。仍執前議時。仍照第二十二條辦理。

第二十四條 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者為當選。

第二十五條 參議院參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第二十六條 參議院參議員。除現行犯及關於內亂外患之犯罪外。會期中非得本院許可。不得逮捕。

第二十七條 參議院法。由參議員自定之。

第二十八條 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

第四章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

第二十九條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爲當選。

第三十條 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

第三十一條 臨時大總統。爲執行法律。或基於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並得使發布之。

第三十二條 臨時大總統。統帥全國陸海軍隊。

第三十三條 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議決。

第三十四條 臨時大總統。任命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由參議院之同意。

第三十五條 臨時大總統。經參議院之同意。得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

第三十六條 臨時大總統。得依法律宣告戒嚴。

第三十七條 臨時大總統。代表全國。接受外國之大使公使。

第三十八條 臨時大總統。得提出法律案於參議院。

第三十九條 臨時大總統。得頒給勳章。並其他榮典。

第四十條 臨時大總統得宣告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但大赦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第四十一條 臨時大總統受參議院彈劾後，由最高法院全院審判官互選九人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之。

第四十二條 臨時副總統。於臨時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得代行其職權。

第五章 國務員

第四十三條 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稱爲國務員。

第四十四條 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

第四十五條 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

第四十六條 國務員及其委員。得於參議院出席及發言。

第四十七條 國務員受參議院彈劾後。臨時大總統應免其職。但得交參議院覆議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條 法院以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之。法官組織之。

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九條 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

但關於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別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條 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認爲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祕密之。

第五十一條 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第五十二條 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懲戒條規。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 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

第五十四條 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施行以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

第五十五條 本約法由參議院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或臨時大總統之提議。經參議員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之可決。得增修之。

第五十六條 本約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於本約法施行之日廢止。

組織內閣

三月初十日。袁任命唐紹儀爲國務總理。二十五日。唐紹儀至南京組織新內閣。內閣組織之先。各部官制。忽有增設十二部之議。南京臨時政府。僅有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實業、交通九部。茲析實業爲三。曰工業。曰商業。曰農林。析交通爲二。曰交通。曰郵電。然並非必要。不過因組織統一政府。多設位置。以安置兩方人員。嗣經參議院議決。工業商業。併爲工商部。郵電仍併入交通部。惟農林可特設一部。三月二十九日。國務總理唐紹儀。列席參議院。發表政見。提出閣員名單。請求同意。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

內閣名單

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交通總長梁如浩。參議院投票表決，除梁如浩外，餘均多數同意。至四月初六日，參議院通過施肇基爲交通總長。唐內閣遂完全成立。以政府北移，南京設留守府，以黃興爲留守。

四月初一日，臨時大總統孫文，蒞參議院行解職禮。其詞曰。

本大總統於中華民國正月初一日，來南京受職。今日四月初一日，至貴院宣布解職。自正月初一日至四月初一日，爲期適三個月。在此三月中，均爲中華民國草創之時代。當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純然爲革命時代。中國何爲發起革命，實以聯合四萬萬人，推倒惡劣政府爲宗旨。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尙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此皆全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量所致。在本總統受職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結果，亦不料以極短之時期，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業。本總統於一個月前，已提出辭職。至於貴院，當時因統一政府未成，故雖已辭職，仍執行總統事務。今國務總理唐紹儀，組織內閣已成立。本總統自當解職。今日特蒞貴院宣布，但趁此時間，本總統尙有數語，以陳述於貴院之前。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凡爲中華民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卽促進世界的和平是也。此促進世界和平，卽爲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依此目的而行，卽可以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蓋中國人民，居世界人民四分之一。中國人民，若能爲長足之進步，則多數共躋於文明，自不難結世界和平之局。況中國人種，以好和平著聞於世。於數千年前，已知和平爲世界之真理。中華民國有此民習，登世界舞台之上，與各國交際，促進

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本總統與全國國民。同此心理。務將人民之智識習俗及一切事業。切實進行。力謀善果。本總統解職之後。即爲中華民國之一國民。政府不過一極小之機關。其力量不過國民極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國民。本總統今日解職。並非功成身退。實欲以中華民國國民之地位。與四萬萬國民。協力造成中華民國之鞏固基礎。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貴院與將來政府。勉勵人民。同盡天職。從今以後。使中華民國得爲文明之進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願已也。

參議院從而致之辭曰。

參議院致

中華建國四千餘年。專制虐餓。熾於秦政。歷朝接踵。燎原之勢。極及末流。百度墮壞。雖擁有二億里大陸。率有四百兆衆庶。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絕如縷者。僅氣息之奄奄。中山先生發宏願救國。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號。於專制淫威之下。瀕危殆者屢矣。而毅然不稍輟。二十年如一日。武漢起義。未一月而響應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無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導鼓吹之力實多也。當時民國尙未統一。國人急謀建設。政府於南京。適先生歸國。遂由各省政府。公舉爲臨時大總統。受職僅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統一底定。迄未忍生靈塗炭。違訴之於兵戎。唯柄國不滿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賜者。已靡有涯涘。固不獨成功不居。其高尚純潔之風。爲斯世矜式已也。今當先生解職時。大總統職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國。有不能已於言者。民國之成立也。先生實撫育之。民國之發揚光大也。尤賴先生牖啓而振迅之。苟有利於民國者。無聞在朝在野。其責任一也。盧斯福解職總統後。周游演說。未嘗一日不拳拳於阿美利加合衆國。願先生爲盧斯福國。

人馨香祝之矣。

(註一) 各省之未獨立者。係以諮議局所舉之代表爲代表。

(註二) 清廷於九月十三日。宣布信條十九條。其第八條云。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皇帝任命之。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爲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并各省行政長官。

(註三) 淮軍司令爲陳幹。當廣東北伐軍初至寧時。陳幹暗都督陳述。可在江北招集軍隊。爲廣東北伐軍應。都督與款數千。並請於陸軍部長黃興。委以名義。至是成軍。與廣東北伐軍。共敗張勳於南州。

(註四) 當時政府曾擬以漢冶萍煤鐵公司押款於日本公司之事。因參議院反對。遂乘日本公司交款遲緩。中止抵押。

(註五) 正月二十日。位代表提出之優待皇室等條件。

(甲) 優待皇室條件

一、清帝退位之後。其名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待之。

二、暫居宮禁。日後退居頤和園。

三、優給清帝歲俸。年支若干。由新政府提交國會議決。惟不少於三百萬兩之數。

四、所有陵寢宗廟。得永遠奉祀。並由民國妥爲保護。

五、繕宗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經費。仍照實用數目支出。

(乙) 優待滿蒙回藏人條件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應有之私產。

三、先籌入旗生計。於未籌足以前。原有口糧。暫仍其舊。

四、從前營業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剷除。

五、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參議院決定之滿蒙回藏及清室待遇條件如左。

第一清單

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件。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中華民國政府。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

第二清單

(甲)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

今因清帝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清帝遜位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

第三款 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

第四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保護。

第五款 清繼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安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得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閣人

第七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其類數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其私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律保護

四、清皇族免兵役之義務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中華民國政府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

(註六)清帝退位詞曰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尙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榷於遠士露於野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兩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奉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繫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實政廳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維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令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到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第三章 討袁之役

各省獨立

民國二年討袁。七月十二日。李烈鈞與師湖口。十五日。黃興獨立於南京。十七日。柏文蔚獨立於安徽。十八日。陳炯明獨立於廣東。二十日。許崇智、孫道仁獨立於福建。二十三日。陳其美攻上海製造局。旋均敗。自南北和議告成。總理讓位於袁世凱後。吾黨以在野態度。應付國是。總理遨遊各省。講演民生主義。既至北京。會於袁。對袁極表敬意。嘗於袁之筵宴。離席而言曰。使袁總統爲總統十年。得練兵百萬。文亦經營鐵路。延長至二萬里。民國富強。可足致也。黃興留守南京。（註一）雖扼於袁不能不裁撤。然仍一意表示鞏固中央。及入京。與袁猶極洽。袁發表八大政綱。謂與孫、黃、黎四人協定。黃亦極力疏通議員。俾趙秉鈞內閣得通過。參議院。並挽袁爲國民黨領袖。袁遣楊度入黨。胡虛實。楊以變更政黨內閣主義爲條件。吾黨難之。楊不入黨。袁亦罷入黨議。旋總理專經營鐵路。黃興專任開礦。示合作於袁。是吾黨於袁。固交歡無間也。惟袁自得政權。雖有雄才之資。而深染專制之毒。對約法之內閣制。蓄意破壞。故派王芝祥遣散南京軍隊。不經唐內閣副署。唐紹儀因以辭職。本黨黨員蔡元培、王寵惠、陳其美、宋教仁同時辭職。繼之者陸徵祥。內閣事無大小。悉決於袁。及趙秉鈞任內閣。國務會議。且移於總統府。所謂內閣制。已名存而實亡。袁更恃勢妄爲。既殺張振武。方維於北京。又殺宋教仁於車站。更復違法大借款。中華民國自此多事矣。

張振武被殺

袁世凱破壞內閣

初。黎元洪爲湖北都督。及舉爲副總統。頗附袁而擢本黨。因不洽於張振武方維。遂使袁誘至北京。捕而

殺之時元年八月十三日也。

張振武被殺後。士氣憤慨。黃興致詞詰問。張伯烈在參議院提質問案。一時人心騷動。訟誅繁興。或謂袁將帝制自爲。或謂國本今已搖動。袁聞之。通電表明心跡。並語人曰。吾決不作皇帝。除此一事外。吾力之所能爲者。無不可以爲之。蓋當時袁雖表示不恢復帝制而已。日事大權獨攬。尤欲去約法之同意權。以盡脫束縛。及各省選舉正式國會。吾黨竟占大多數。袁氏更懼。於是乎有謀殺宋教仁之舉。

宋教仁富才氣。本約法之制。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并主張正式總統。雖可舉袁。然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始能發揮責任內閣制度之精神。而不必出於己黨也。及國會總選舉既竣。宋教仁沿江而東。經湘鄂院事而至滬。本此主張以宣傳。已觸袁之忌。及二年春。正式國會議員陸續北上。總理派宋至北京。代理本黨理事長。而袁遂以爲非去之不可。二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時。宋乘滬寧車赴京。突被人刺於上海滬寧車站。至二十二日四時而亡。一時全國震駭。莫測所以。袁且散布謠言。謂本黨內爭所致。三月二十六日。國務院通電。據

應夔丞廿三日函稱滬上發現一種監督政府裁判機關。並附有簡明宣告文。雜列宋教仁、梁啓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罪狀。謂俱宜加懲創。特先判決宋教仁之死刑。即時執行。然二十三日晚。應夔丞於娼寮被捕。卽爲是案謀殺犯之一。二十四日。又在應宅捕獲武士英。卽以手鎗刺殺宋者。尋在應宅搜獲證據及往來密電。洪述祖又爲間接之謀殺犯。洪述祖爲內務部秘書。奉國務總理趙秉鈞命。專管國務院密電。適搜獲證據中。有趙秉鈞與應夔丞來往信件。並有趙寄應之密電碼一本。於是又由洪述祖而得趙秉鈞。洪述祖雖爲政

府嚴緝。而晏然至青島。迄未能使之到案。未幾。武士英暴死獄中。四月二十六日。專辦此案之程德全。應德閔電呈袁世凱。並通電全國。宣布是案證據。其詞曰。

程德全等
爲宋案電

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身故一案。經上海租界會審公堂。暨法租界會審公堂。分別預審。暗殺明確。於本月十六十七兩日。先後將兇犯武士英。即吳福銘。應桂馨。即應夔丞。解交前來。又於十八日由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呈送應犯家內由英法總巡等搜獲之兇器五響手槍一枝。內有鎗彈兩個外。鎗彈殼兩個。密電本三本。封固函電證據兩包。皮箱一個。另由公共租界捕房總巡。當堂移交在應犯家搜獲函電之證據五包。並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將法捕房在應犯家內搜獲之函電簿籍證據一大木箱。手皮包一個。送交彙檢。當經分別接收。將兇犯嚴密看管後。又將前於三月廿九日在滬電報局查閱洪應兩犯最近往來電底。調取校譯。連日由德全、德閔會同地方檢察所長陳英等。在駐滬交涉員署內。執行檢查手續。德全、德閔均爲地方長官。按照公堂法律。本有執行檢查事務之職權。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總統令。自應將此案證據。逐細檢查。以期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所有關係本案緊要各證據。公同蓋印。並拍印照片。除將一切證據妥慎保存外。茲特撮要報告。查應犯往來電報。多用應川兩密本。本年一月十四日。趙總理致應犯函。「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等語。外附密碼一本。上註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樣。應犯於一月二十六日。寄趙總理應密東電。有一國會旨爭。真象已得。洪回而詳」等語。二月一日。應犯寄趙總理應密東電。有「憲法起草。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主張兩綱。一除總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國會。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

另籌對待。」等語。二月二日。應犯寄程經世轉趙總理。應密冬四電。有「孫黃黎宋運動極烈。民黨忽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警廳借鈔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等語。又查洪述祖來滬。有張紹曾介紹一函。洪應往來函件甚多。緊要各件撮如下。二月一日。洪述祖致應犯函。有「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仍有價值。」等語。二月二日。洪致應犯函。有「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等語。二月四日。洪致應犯函。有「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為徵信。弟以後用川密與兄。」等語。二月八日。洪致應犯函。有「宋輩有無費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等語。（輩字又似案字）二十一日。洪致應犯函。有「宋件到手。即來索款。」等語。二月二十二日。洪致應犯函。「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請款總要在物件到後。為數不可過三十萬。」等語。應犯致洪述祖川密蒸電。有「八厘公債。在上海指定銀行交足六六二張。買三百五十萬。請轉呈當日復。」等語。三月十三日。應犯致洪函。有「民立記遞初在寧之說詞。讀之即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事關大計。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等語。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應犯川密。「蒸電已交財政總長核辦。債止六厘。恐折機大。通不過。撥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語。三月十四日。應犯致洪述祖應密寒電。「有梁山匪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爾急命令。設法勸捕之。轉呈候示。」等語。三月十七日。洪述祖致應犯應密銑電。有

「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等語。三月十八日。又致應犯川密。「寒電應即照辦」等語。三月十九日。又致應犯電。有「事速照行」一語。三月二十日半夜兩點鐘。即宋前總長被害之日。應犯致洪述祖川密號電。有「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等語。三月二十一日。又致洪川密個電。有「號召諒悉。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等語。三月二十三日。洪述祖致應犯函。有「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等語。此函係快信。於應犯被捕後。始由郵局遞到。津局曾電滬局退回。當時滬局已將此函送交涉員署。轉送到德全處。（各函洪稱應為弟自稱兄）又查應犯家內證據中。有趙總理致洪述祖函。當係洪述祖將原函寄交應犯者。內趙總理致洪函。有「應君領紙。不甚接頭。仍請一手經理。與總統說。說定方行。」等語。又查應自造監督議院政府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謄寫本共四十二通。均候分寄各處報館。已貼郵票。尙未發表。即國務院宥日據以通電各省之件。其餘各件。容另文呈報。前奉電令窮究主名。必須澈底訊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案情重大。自應先行撮要。據實電陳。除武士英一犯。業經在獄身故。由德全等派西醫會同檢查。應所派西醫四人剖驗。另行電陳。應桂馨一犯。迭經電請組織特別法庭。一俟奉准。即行開審外。謹電聞。

如左所述。嗾應夔丞等行刺者為洪述祖。嗾洪述祖者為趙秉鈞。而嗾趙秉鈞者（註二）袁世凱也。是時法庭依法傳趙秉鈞到案。趙秉鈞不到。（註三）同時北京亦借被獲暗殺機關。票由上海法庭轉傳黃興。黃乃依時前往。袁之陰謀遂破。當是時。人心憤激。僉以為總統無故謀殺元勳。國法之謂何。適總理至上海。知袁氏

將撥專制之死灰。而負國民之付託。誓必去之。即定聯日及連戰兩策。蓋日本於亞東。與我爲鄰。關係密切。動我則我勝。助袁則袁勝。決意自往接洽。而黨員尼之。坐令袁使孫寶琦、李盛鐸使日。以厚其援。總理以宋案證據確鑿。人心憤激。正可及時利用。況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均極自由。我黨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而黨員則以爲必靜待法律解決。不爲宣戰之備。使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袁於殺宋之後。更明目張膽違法。爲善後大借款矣。

大借款原於清末。及元年九月十六日。財政總長周學熙。會列借款辦法。及要求條件。報告參議院。當時參議院以報告事件無會議之必要。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趙秉鈞、周學熙攜繕就借款情形說帖。及提配六國借款合同要義。并附錄特別條件草稿。出席報告。參議院當時祇將特別條件五款大體。舉手表決。并於第五款中。汪榮寶提議。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附款。萬辦不到。卽照原案。蓋純示政府以交涉範圍而已。此案報告參議院後。以巴爾幹和議將決裂。銀根緊急。遂公布謝絕。無何借議續開。美總統鑑於條件之苛。不利中國。毅然仗義宣言。美資本團脫離六國銀行團。美國雖爲仗義之舉。其餘各國銀行。毫不易其苛酷之條件。而袁世凱斯時。以宋案暴露。謀制本黨。更急不暇待。於是四月二十六日夜半。大借款在匯豐銀行由趙秉鈞、陸徵祥、周學熙與匯豐、東方、匯理、德華、橫濱、正金、道勝五國銀行團簽字。名曰中國政府善後借款計

債額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實收額 八五

利息 五厘

擔保品 鹽務收入及海關盈餘。

特別條件 銀行團派人爲鹽務總稽核所會辦。及各種核分所協理。

參議院及各省反對大借款

是時國會已經開會。參議院亦選出正副議長。特衆議院袁世凱利用金錢。搗亂選舉議長。以故未能開議。袁乃於此時突然違法簽字借款。參議院已選出之正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先一日聞之。卽往謁袁世凱。袁拒見。乃遺以書。翌晨。袁答云。國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遷延。今擬派秘書面陳委曲云。又知本晚爲簽字期。二議長又忠告銀行團主任。謂政府違法借款。必引起反對。又不省。是夜有議員代表。在匯豐銀行前門候至翌晨。乃趙等至二十七日早。兩點三十分簽字。事畢由後門潛去。此案由張王以議長資格通電後。各省本因宋案憤激於袁。加以此次違法借款。全國益譁然。此次借款。明係欲先對付本黨。故本黨之都督民政長。及占多數之省議會。尤一致反對。黃興更直接通電。謂應鑿丞逆證內之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至望大借款成立。分下潤費。爲政府鋤除異己。於是各方函電紛飛。公民大會拒債會。紛紛發生矣。及衆議院選出議長。政府咨國會請備案。代理總理段祺瑞出席衆議院答復。亦謂此次借款手續未完。衆議院乃表決。政府違法簽約。咨送本院查照備案。本院決不承認。應將合同咨還政府。其結果以二百十九人對於一百五十三人多數表決。時湯化龍爲議長。袁正利用此款接濟湯化龍。梁啓超等。合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爲進步黨。於是湯不將此決議案咨達政府。本黨議員責湯。湯借一月前之祖母喪。離京。袁同時使一部議員。謂表決有疑義。當再表決。

國會內乃日事爲此事爭執。袁更收買本黨議員。另組他黨。以殺本黨之勢。如黨員景耀月、孫毓筠之組政友會。以及趙然社、相友會、集益社、潛社等小團體。在國會內紛紛發生。此案遂不能得正當解決。袁世凱於宋案之後。繼以違法大借款。總理主張一面與師。一面向五國銀行團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之公意。五國銀行團經總理之忠告。允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總理即電令廣東獨立。廣東不聽。欲親赴粵主持其事。又爲黨員所尼。至六月。本黨僅爲左之宣言。

自善後借款合同出現。政府違法簽約之問題。於以發生。欲解決此違法簽約之問題。當先考究前參議院是否確已通過此案。查前參議院議事錄。於此案有關係者。爲去年九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之議事錄。九月十七日議事錄。載議長吳景濂因病請假。副議長湯化龍代理議長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封閉議場。請國務員說明財政案之理由。國務員登壇說明理由。並就席答覆議員之質問。主席聲明此項條件。係政府報告之件。並非政府提出之案。無會議之必要。請全院注意。討論結果。俟政府籌有端緒。正式提出後。再行會議。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錄載議長吳景濂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國務總理趙秉鈞報告事件。休息時間已到。主席諮詢全院停止休息。衆贊同。財政總長周學熙報告事件。張耀會、汪榮寶、劉彥等提議。對於本案特別條規之大體。須用表決。主席諮詢全院。衆贊同第二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五款照原案。汪榮寶提議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條件。萬辦不到。卽照原案。附議在一人以上。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六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四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

七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主席諮詢全院。其餘普通條款。毋庸表決。衆贊同。主席宣告散會等語。可見去年九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皆爲政府報告之件。皆非政府提出之案。即十二月二十七日表決特別條款之大體。亦不過示政府以交涉之範圍。蓋非正式提出之案。即無所謂議決。故議事條中尚有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附件。萬辦不到。即照原案云云。又有普通條件。毋庸表決之文。若爲正式議案。斷無有詞涉游移之議決。亦斷無有因其爲普通條件。即毋庸表決也。乃政府強謂參議院確已通過。並謂有議事錄可證。不知議事錄中可證其確已通過者安在。且按諸約法。大總統有提案權。而國務員無此權。當日僅有周學熙報告借款情形說帖。不得謂爲議案。況說帖中聲明謹將合同撮要譯印。恭候審決。可見當日並無全文。遑論議決。又參議院法財政非經三讀會。不能議決。豈有僅表決特別條件之大體。即謂全體之通過。乃政府咨參衆兩院文。謂周學熙即奉大總統命令到院。無須正式公文。口頭提案。亦無不可。並竄改議事錄中。其於普通條款。毋庸表決。衆贊同之故。贊同之上。加悉予二字。其舞文弄法。怙過飾非。情狀顯然。然因前參議院確未通過此案。政府不交國會議決。擅行簽字。實爲違背約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毫無疑義。參衆兩院。所以多數否決。絕不承認者。即爲此也。或謂反對政府違法簽約。即反對借款。甚至造作種種詬厲言詞。聳動聽聞。不知處今日而言整理民國財政。借款爲不可逃之事實。無論何人執政。不能拒絕借款。本黨自前參議院時代。關於借款交議事件。無不曲予贊同。可爲明證。假如政府於此簽約之先。提交參衆兩院議決。其曲予贊同之態度。仍無間曩昔。此次反對政府之違法簽約。乃根據約法。有不得不爭之理由。非反對借款。此不能

不明白宣示者一也。或謂借款已成。不必責其廢約。只可整其用途。不知政府此等擅斷行爲。已目無約法。若委曲遷就。則政府將來無事不可以此爲例。無論國會之事權掃地。約法亦被蹂躪。恐國會更無所依據。置贖其用途。此不能不明白宣示者二也。現今爲國家計。爲大局計。惟有政府速將借款合同。提交院議。兩院於借款合同。卽一字不易。亦爲議院中自主之權。本黨亦惟有力予維持。俾底於成。否則。本黨惟有竭其力所至。根據約法。攻擊政府。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尙存。則一日不能承認此違法簽約之借款。敢石區區。公諸國人。

袁氏訂中
俄協約

時袁氏勾結帝國主義。訂中俄協約。(註四)以承認俄蒙協約。本黨在國會之議員反對之。袁卒不敢定約。至國會被袁解散之次日。約始告成。後又盡得政府祕密違法。爲奧國借款。(註五)卽袁氏卵翼而成之遺步黨。亦大譁。本黨由鄒魯提出彈劾案。同時各黨提彈劾於國會者。共有四具。本黨由鄒魯所提出之彈劾案如左。

鄒魯提出
彈劾案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國紀蕩然。民生凋敝。強鄰日逼。衆怒沸騰。誰爲厲階。均由政府失人。釀茲危局。自國務總理趙秉鈞組織內閣以後。失職違法。尤足令人寒心。整理財政。爲國家生命之源。趙內閣組織經年。迄未聞財政上有何計劃。惟日以借款爲不二法門。小借款案。層出不窮。其彰彰較著者。倍克立公司英金一千萬磅。及海蘭鐵路之借款。用途率多暗昧。甚至六厘公債。不依法募集。任意將債票折扣抵押。浮濫開支。重人民之負擔而不恤。陷國家於破產而罔覺。此其失職者一。民國外交。着着失敗。而尤以關於蒙古之外交爲甚。雖曰國勢有以使然。而政府失機。實加促敗。蓋庫倫獨立。業經年餘。政府既鎮撫之無力。甚至玩愒因循。不與俄

國嚴行交涉。至釀成元年十月之俄蒙協約。猶復空言搪塞。不肯實力維持。蒙古尙可增兵。吾國未加守備。反至調兵南下。貽俄人以乘間進行。使外交益無轉圜。生出此次中俄條約之結果。且所駐蒙古之兵。詳變搶掠。全無節制。更足以使蒙人身心外交失敗。此失職者二。光復以後。軍隊如林。政府既無統一之力。復無整理之方。日言裁兵。而信陽、保定、正定一帶。又復紛紛增募。政府用心。莫可究詰。今全國尙存八十餘師。而風紀頹壞。器械錯雜。切實可用者。寥寥無幾。卒至蒙古事發。進攻不能。退守不可。倉皇失措。甘受外人扶持。所謂軍政者何在。此其失職者三。國家設官。所以任事。乃國務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等。請假輒至數月。教育總長開缺。竟至數月不補。內閣閣員。動輒兼理。其視閣事如兒戲。有如此者。若計所職掌之事。一年以來。教育不興。實業不振。司法行政。亦委靡而未能進行。各部之計劃。有成績者。究無一見。止見官吏如鯽。坐食誤公。各部之事。尙未能整理。逸言整理各省。此其失職者四。若其違法之事。尤屈指難數。茲舉其犖犖大者。臨時約法第三十三條。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乃審計處審計分處關稅所之設立。并本年一月八日各組職令。文官任免執行令。純爲官制官規。竟不待參議院議決。公然以命令公布施行。違法者一。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一項。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第一項。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乃京師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之身體。及侵入搜索人民之家宅。多出軍政執法處。軍政執法處。並非依據法律所設之機關。而有逮捕拘禁人民身體。及侵入搜索人民家宅之事。橫行無忌。甚至予人民以斃之刑。尤非法律所許。違法者二。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三項。人民有保財產及營業之自由。第四項。人民有言

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乃目今竟有軍警圍捕國風日報。搜索北京通信社文件。停止國光新聞發行。解散省議會連合會各事。是於人民財產、營業、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自由。侵害靡遺。違法者三。臨時約法第六條第五項。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刻京師上海等處。往往禁發明電及密電。往來書信。往往檢查開拆。是侵人民之書信秘密自由。違法者四。中國銀行則例第十三條。中國銀行受政府之委托。經理國庫及募集或償還公債事務。乃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財政部布告第三號。以代理金庫委託交通銀行。以部令變更則例。而委託金庫於交通銀行。違法者五。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參議院之職權。第一項。議決臨時政府之預算決算。乃臨時政府元年六月至今年六月之決算。並無提出。本年一月至六月之預算。概既支出。今始提交國會。且止有中央之預算。並未有各省之預算。違法者六。而違法之甚者。尤莫過於此次之奧國借款。私自結約。善後借款。擅行籤押。查臨時約法第十條。參議院職權。第四項。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職權。爲民國議會之職權。是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國會未成立以前。其議決之職權在參議院。國會成立以後。其議決之職權在國會。國會於本年四月八日開院。凡有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在四月八日以後者。當然先由國會議決。始得發生效力。約法具有萬不可違。乃政府與奧國借款。及五國團借款。則竟悍然違背約法而不顧。奧國借款額數。三百二十萬磅。抵押品爲稅契。政府私與奧國定約。毫不使國會與聞。迨本院議員提出質問書。猶復久不答復。及催促國務員出席答復。至再。始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由代理財政總長出席。受議員嚴行質問。方罷。

於本年四月初十日。既私與奧國簽約。五國銀行之善後借款二千五百萬磅。未經國會議決。竟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擅行簽字。查此案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在前參議院報告。事前未經大總統依法提出。事後參議院又無咨覆文書。何得重誣前參議院已經表決通過。且是日議事錄載明。財政總長周學熙報告事件。當日對於借款事。止有報告。並非議案。周總長報告二十一條件。止五條特別條件有條文。餘普通條件十六條。僅有大義。當時院內將特別條件五條表決。其大體不過示政府以交涉之範圍。普通條件。尚無條文。更何所謂通過。故於五月初五日。衆議院質問。段代理總理出席答辯。及至辯無可辯。乃自行認手續未完。夫以未經國會通過。而擅行簽字。如此手續未完。非違法而何。至若借口倍克立公司借款簽字後。始提請參議院追認。及海蘭借款簽字後。始正式咨照參議院備案之先例。以爲違法之辯護。則益見政府之心不可問。夫臨時約法。參議院止有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之規定。並無事後追認之條文。今政府冒天下之不韙。對於克立士。及隴秦豫海借款。不先交前參議院議決。既已蹈違法之罪。乃不自引咎。竟乘國會之初開。反借口先例。明目張膽。破壞法律。是政府無時不可開先例。即無時不可以先例踐法律。根本動搖。何以立國。是尤吾人民忍無可忍者也。夫國基初定。風雨飄搖。政府即守法奉公。力謀國利民福。猶恐千鈞一髮。任重維艱。矧便一己之私圖。置國家於度外。奉個人之意旨。視法律如弁髦。值昇平全盛之時。綆短汲深。尙虞弗濟。處國步艱難之日。水深火熱。安望不危。嗟乎。莽莽乾坤。容此濁流。蒼生何託。大好山河。等諸孤注。赤縣將沉。苟非急起而更新。決難反亂而爲治。用是臆陳政府失職違法犖犖大者。謹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項提

起彈劾。俾國務員全體一律罷職。是否有當。即請公決。

當彈劾案四具。第一讀會在衆議院提出。全場一致通過。交付審查。而袁世凱悍然不顧。專橫有加。總理早知袁氏斷非法律及空言所能裁抑者。乃命陳其美獨立於上海。陳等以上海地小。難與抗。適海軍來接洽。總理力贊其成。而黨員又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尋北軍至上海。陳其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而黃興又以爲非計。其後海軍奉袁命開赴烟台。總理聞而欲止之。陳其美黃興等。則以海軍既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不之聽。總理又促南京獨立。而黨員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爲辭。及運動成熟。總理決親赴南京。宣告獨立。而黨員又尼之。卒使袁氏得舉二千五百萬磅之外債。以買議員。賞奸細。以購軍械。充兵餉。派兵南下。及向各省軍隊內部運動。各事妥備。突於二年六月免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職。三督爲吾黨黨員。且因宋案借款反對袁尤力者也。

先是居正、胡秉柯、楊時傑、田桐、白逾桓等。在鄂設祕密機關。屢被破獲。乃轉而集於贛。謀起義。黎元洪知之。派李純軍隊。駐九江沙河鎮。李烈鈞由滬抵湖口。約會九、十兩團及輜重工程兩營。於七月十二日。佔領湖口砲台。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歐陽武爲江西都督。並檄告遠近。檄文大略如左。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爲。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巨款。金錢有靈。卽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復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讎。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

袁氏免民職
三都督

湖口興師
討袁

袁軍南下

袁世凱於是命段芝貴爲第一軍軍長。馮國璋爲第二軍軍長。率師南下。

湖口失守

十二日。沙河鎮林虎軍與李純軍戰。二十五日。袁軍水陸夾攻於湖口。我軍以衆寡不敵。不能支而退。

湖口獨立後。黃興卽至南京。召集第一第八兩師軍官會議。十五日獨立。講武堂副長傅鑑。要塞捷謨第二團教練官程鳳章。反對。斃之。推黃興爲江蘇討袁軍總司令。卽日檄飭第一第八兩師。分兵由津浦鐵路專車至徐州。會同徐州駐軍第二師師長冷遶。禦北兵南下。是時江蘇都督程德全。於十七日。託故離寧。設辦事處於滬。飭南京取消獨立。而陳其美等。圖攻上海製造局。於二十二晚。陳率衆攻製造局。不得手。代以鈕永建。二十八晚。復進戰於龍華南市兩處。我軍方自龍華出隊。預備進攻。卽爲海軍電燈照見。開砲轟擊。我軍還砲以對。鈕且親自督戰。軍心一壯。夜十二時。漸逼近製造局。砲毀海籌軍艦照海燈。各海艦檣。均放巨砲。我軍不敵而退。二十九晚。我軍又分三路進攻。一由龍華。一由湖南會館。一由陸家浜。敵亦分三路拒。卒以衆寡不敵而退。是時江西湖口。已爲袁軍所得。徐州既非我有。南京餉械又缺。黃興走。代理都督章梓道。第八師師長陳之驥。取消獨立。何海鳴以討袁軍總司令名。宣告獨立。且任陳爲都督。陳拒。下何海鳴於獄。再取消獨立。未幾。第一第八兩師內閣。何海鳴越獄。爲臨時總司令。再宣布獨立。不久遁去。南京歸袁。

南京歸袁

自湖口南京事起。安徽商民。惶恐異常。官吏與民。乃謀獨立。舉第一師師長胡萬泰代理都督。孫多森仍任民政長。時蕪湖先獨立。與省兵爭大都鹽蘆。省兵失利。胡孫逃。憲兵司令祁耿寰主都督事。嗣柏文蔚由南京至。組織討袁軍。胡萬泰孫多森聞之。仍回省視事。柏初頗親胡。繼以祁議。疑胡有二。胡本不贊成獨立。前次

安徽

之舉。迫於贛寧而然。至是集本師兵。進攻督署。柏文蔚退蕪湖。胡遂取消獨立。促倪嗣冲蒞安徽都督任。廣黨湖亦失。柏逃。

廣東方面情形

江西事起。廣東都督陳炯明於十八日。集各師旅軍官。商議獨立。並至省會宣布理由。舉護討袁。即晚八時。宣告獨立。為援贛備。粵省原有軍隊兩師一旅。擬抽編三支隊。以原任師長鍾鼎荃蘇慎初。旅長張我權分任之。詎事前袁使梁士詒等。收買軍官鍾鼎荃張我權等。并使黃士龍入粵運動部下。又使龍濟光在梧州。率軍東下。無幾砲營變。陳炯明走。鄒魯再謀獨立。八月十五日。預謀在廣州內應之。警察廳長陳景華。被龍誘捕。鎗斃。事遂無成。廣東乃在龍濟光蹂躪下者數年。

福建湖南四川各省情形

福建自許崇智謀獨立後。即擬援贛。嗣得各方獨立軍敗訊。都督孫道仁調兵回省防守。許離閩。孫取消獨立。湖南獨立。亦為譚延闓取消。熊克武在重慶獨立。亦為川鎮軍夾攻而敗。

當時各黨勢力分佈

此次討袁。不匝月而敗。所謂二次革命者是也。當是時。本黨在各省勢力。不為不大。卒以舉事後人。竟不可一戰。其時各黨握有各地勢力如左。

省名

都督

政黨關係

黨勢

國民 共和 民主 統一

直隸

馮國璋

無黨派與共和黨接近

四 四 一 一

山東

周自齊

袁派共和黨

三 五 〇 二

雲南	廣西	廣東	四川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西	浙江	江蘇	新疆	甘肅	陝西	山西	河南
蔡鐸	陸榮廷	胡漢民	尹昌衡	譚延闓	黎元洪	柏文蔚	李烈鈞	朱瑞	程德全	楊增新	趙惟熙	張鳳翽	閻錫山	張鎮芳
民主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共和黨	國民黨	國民黨	無黨接近共和黨	無黨略近國民黨	共和黨	袁派共和黨	國民黨	國民黨	袁派共和黨
六	七	八	三	八	二	五	六	四	三	二	一	五	五	三
二	一	〇	三	一	六	三	二	四	五	八	六	三	三	二
一	二	〇	四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〇	〇	二	一	〇
一	〇	二	〇	〇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三	〇	一	五

黃興書
致總理
黃興書

貴州

唐繼堯

共和黨

一六〇三

奉天

張錫鑾

袁派共和黨

三四〇〇

吉林

陳昭常

共和兼民主黨

二三一四

黑龍江

宋小濂

無黨

四四二〇

明年三月。總理在日本致黃興書。追溯是役失敗之由。並勸其勿灰心。再事合作。詞曰。

前由英士瀝陳近況。遲遲未得還雲。甚悵甚悵。文關懷祖國。見於政府之專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大力。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猶憶鈍初死後之五日。英士、覺生等在公寓所。討論國事。及鈍初刺死之由。公謂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時天仇在側。力持不可。公非難之至再。以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文當時頗以公言為不然。公不之聽。及其後也。烈武協和等。相繼被黜。靜山觀望於八閩。祖安反覆於三湘。介人復盤據兩浙。而分南方之勢。以掣我肘。文不勝一朝之忿。乃飭英士奮起滬濱。更檄章梓。倡義金陵。文於此時。本擬親統六師。觀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遺禍匪淺。文雅不欲於兵戈擾攘之秋。啓兄弟同室之鬩。乃退而任公。公去幾日。馮張之兵。聯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則大江以北。決不致聞風瓦解。而英士、鐵生。亦豈一蹶不振。乃公以餉絀之故。貿然一走。三軍無主。卒以失敗。堯卿、海鳴難為善後。而如火如荼之民氣。於是殲滅無遺。推原其故。文之非歎。公之咎歎。固不待智者而後

知之矣。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癸丑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與英士等互相齟齬，溥泉、海鳴，復從而煽之。公不維始終之義，遂作中道之棄。離日以後，深虞失援。英士明達，復以函問，而公又置不與復。是公不復以同志爲念耶。二十年間，文與公奔走海外，流離播遷，同氣之應，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戰之罪也。且世之所謂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廣州萍醴，幾經危難，以公未嘗一變厥志者，豈必至今日而反退縮不前乎。中國當此外患侵逼，內政紊亂之秋，正我輩奮戈飲彈碎肉喋血之時。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機以起。若公以徘徊爲知機，以觀望爲識時，以緩進爲穩健，以萬全爲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臨紙神馳，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爲孟浪，而非薄之。斯則革命前途之幸云。

(註一)南京留守府設於政府移北京之日。黃興爲留守，原爲統率南方一部軍隊者，乃袁使財政總長熊希齡掘其款項，又贖其部樂餉，黃乃不得不自請裁撤，以致討賊與熊無名義，以指揮軍隊，須迫程潛全授以總司令之名目，及程變，而名義搖動，亦致敗一因也。

(註二)趙秉鈞抗傳不到之電如左。

宋案證據，其涉及秉鈞者，惟手書兩件，然一篇發給密碼，一篇請領津貼，均屬因公，豈關謀利。若必以此形響殺練成獄，則程潛等所送全案證據中，又有應致洪函內稱：「近往同孚路黃克強家，又爲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由變爲之轉抵漢電銀行，計五十萬元。又有各種股票，時值四十萬，爲專任蘇浙兩處運籌除皖軍隊之需，應因勢利用，欲操故縱，不得不勉爲諒許可。直陳於內，以免受嚴等語。足見黃克強亦與應關係，密切書信來往，與銀錢來往，執輕執重，彼此俱立於嫌疑地位，而潛投巨資，偵悉蘇浙除皖軍隊，陰謀內亂，比之秉鈞，豈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黃克強獲免於訴迫，而秉鈞則必須實訊云云。

(註三)袁世凱欲洗刷其與宋案無關，曾於北京宋教仁追悼會，派王治聲到會爲解說。王之言曰：「去年應變承與總理商量，國民黨中宋教仁最不利於政府，請暗除之。總理謂此事體大，我不敢主張，須同過總統。總理隨對總統言，總統謂人之主張各不同，安可因生

張不同，便謀害人，此事絕對不可。故總理亦絕對拒之。可見殺宋一事，總統絕不知。總理亦絕不知。」云。是實一出，飛更大嘩，以爲謀殺何事。可商總統。總統有執法之責。如認爲違者，何不即時發付法廷。因是袁恨王。卒借受賄事殺王。

關於宋案各人之結果，附述於下。

討袁軍興，應鑾丞被監而出。有十餘人爲之接應。應鑾於青島致電袁云：「鑾丞於該黨陰謀，知之既悉，實謂天良，豈忍坐視。均經一一據實報聞。希冀防患未然。速發禍小。惟當時逆跡未露，我國務院未能深信。然至今日，一一復按，已成鐵證。釀亂發生。寧省獨立，宋徽仁預定之計畫。一一實施。宋爲主謀內亂之人，而竟死有餘榮。武士英爲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中略）茲鑾丞懷身窮島，骨肉分離，誓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產。復因維持共和，而幾喪其身。伏求迅頒明令，公道平官。使有罪者不得倖免，有功者不致沉冤。庶幾是非非，天下共曉之。」副應入京榮賞，氣盛一時，袁忌之，誘之出京，使二人斃之車中。其二入交陝西將軍陸建章用，即使陸督殺之。程經世則爲宋子捕至上海公堂後，依法處刑。

（註四）中俄協約共六條，其要在承認俄蒙協約，改爲附件之十七條。此十七條大旨，不許中國在外蒙古設官殖民，并承認蒙古之自治權。

（註五）奧國斯哥打軍器公司借款。

債額三、二〇〇、〇〇〇磅。

實收額九二。

利息六厘。

擔保品，製稅。

特殊條件，須以半數由公司承贖軍械。

年月，二年四月十日。

第四章 洪憲之役

袁世凱稱帝。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本黨與師討伐。袁世凱取消帝制。溯自二年討袁軍失敗。袁世凱大興黨獄。黨人死者甚多。非黨員被誣者亦不少。(註一)袁氏於武力成功之後。第一着卽爲正式總統之攫取。乃造先選舉總統。後定憲法之說。以推倒先定憲法。後舉總統之議。國會亦從而議決。先選總統。後定憲法。遂由憲法會議。先將大總統選舉法製定宣布。十月六日。行大總統選舉。是時袁爲國會人數起見。費盡烟癮之技。當討袁軍起。已先後明殺議員徐秀鈞(註二)伍漢墀(註三)並令捕議員莊四李根源鄒魯等(註五)

衆議院被
逐袁世凱
正式
大總統

袁氏反對
憲法草案

袁氏解散
國民黨

對於其他之國民黨議員。仍若示無事者。至是日選舉會開會。自晨至入夜十時。有號公民者萬餘。包圍議場。謂非選出屬望之總統。不許議員出門。結果投票二次。袁雖得票最多。終不滿法定人數四分之三以上。直至第三次。袁世凱、黎元洪決選。袁始以過半數之人數當選。袁更恨之。及袁正式就職。卽咨憲法會議。爭憲法公布權。無何又派委員八人列席憲法會議。及至憲法起草委員會。陳述意見。一面提修正約法案於國會。至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時。八委員突來。稱奉大總統令。到會陳述意見。憲法起草委員會。依章拒之。翌日。袁卽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反對憲法草案。如是各省都督民政長及軍人。應聲四起。移憲法草案之言論。作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之主張。袁氏遂於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借大批地方軍民長官之文電。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國會議員。初猶不過將湖口舉義日起。籍隸國民黨者。追繳議員證書徽章。計三百五十餘。但二院仍

袁氏停止
職責職務

袁氏改制

日本二十
一號約之
提出

足開會法定人數。繼追繳八十餘人。即湖口舉義前脫國民黨籍者。亦一概追繳。蓋名為撤消國民黨國會。實則無形銷滅國會也。是時則向與國民黨爲敵之各政黨。始行覺悟。不直袁所爲。提出質問。袁使其國務總理熊希齡。致函議長。請事關國家治亂。不能以常例相繩。副都督黎元洪等。又以遣散殘留議員爲請。袁交其私自召集之政治會議討論具覆。結果袁下令停止議員職務。國會於是而中斷。自是繼續撤消地方自治。消滅省議會。裁減司法機關。甚至議廢學校。祀孔祭天。比擬帝王。政制則由內閣制爲總統制。以清太傅徐世昌爲國務卿。設參政院。私改約法。而中華民國之約法以亡。歐戰突起。列強無暇東顧。益以爲有機可乘。帝制自爲乃益急。惟強隣有日。乃不能不先見好。於是日本二十一條之亡國條件。因之提出。一時國民對日。爲劇烈之反對。即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等。亦通電聲言云。自後非有社會真正要求。決不輕干國事。詹大悲等百數十人亦致函報館。發表議決二事。(一)暫時力持鎮靜。使政府得以全力對外。(二)與國民一致抵禦外侮。惟總理深明結核。在袁欲帝制自爲。致召日侮。非力進行革命不可。

總理註再
討袁

先是三年一月。總理命陳其美往大連。設立機關。聯絡東北各省。六月。蔣中正謀滬失敗。陳喬英、王軍山、章約高、陳新等死之。及歐戰起。移向之謀東北者。轉謀西南。注全力於江浙二省。陳其美請於總理。以夏爾璜主浙事。范鴻鈞主滬事。吳藻華主蘇事。至袁氏允諾二十一條條件之後。繼而籌安會起。運動帝制。自是帝制請愿。有所謂請愿團。解決國體。有所謂國民代表大會。總理乃命胡漢民往菲律賓演。鄧鏗、許崇智、宋振往南洋籌款。爲舉義資。時李烈鈞、陳炯明、熊克武等。亦知非急討袁不可。羣集南洋籌備。陳其美於是年十月。

計對先除
汝成
將鄭

欲赴廣東進行。由東京經上海。海上同志。以袁世凱進行帝制甚急。民情激昂。而海陸軍之附我者益衆。乃遣留陳在滬主持。陳既留滬。以上海爲全國重鎮。長江咽喉。而袁將鄭汝成。擁精卒十餘萬。兼控制海軍。爲袁氏江南屏障。鄭氏又幹練多材。不去鄭則上海事發動不易。於是決先刺鄭。而後發難。十一月八日。陳其美據各方報告。知是月十日爲日皇登極典禮。駐滬日本總領事署。開會慶祝。鄭汝成爲上海鎮守使。在禮必須往賀。乃調查自龍華至日本領事署之各路線。選敢死之士十餘人。攜武器分佈各要隘。期必殲鄭。而英租界外白渡橋。爲至日領署必經之道。乃擬選最幹練之死士二人任之。以期爲最後之一擊。同志中有諗王皖峯王明山。沉勇嫻射擊術。乃推之任外白渡橋擊鄭之事。王皖峯吉林人。幼讀書。壯營商。年十六。卽入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王明山山東萊陽人。經商於奉天。與王皖峯交甚摯。二人皆長於射擊。沉默寡言。果敢重然諾。是年秋夏爾璵因謀入浙發難。招同志中有勇於赴義者與偕。於是二王聞訊。皆欣然來。參與密謀。將赴浙矣。會陳主在滬先發。故止不行。陳既聞二君能當大任。乃於十一月九日。招與相見。告以刺鄭主旨及成功必不能免之情形。二人慨然許諾。陳曰。吾將靜候公等之成功與成仁矣。乃別。陳屬周淡游子以鄭氏相。使認辨。并給駁殼二。炸彈二。十日晨周淡游趨寶昌路寶康里三十四號。二人寓所偕往。皖峯乃挾二槍。明山則懷二炸彈。偕至外白渡橋側。距橋約三四丈。佇俟之時。已十時許矣。少頃。一中國軍官乘汽車來。將抵橋。皖峯以爲是鄭汝成。將擊之。淡游急肘之。使勿動。乃止。十一時。鄭汝成率其司務長舒錦秀。竟乘汽車來。先是鄭微聞民黨將圖之。戒備極周。是晨特迂道乘汽艇至漢口路外灘登岸。換乘汽車行。故英士所遺在各要隘狙伺者。皆不與鄭遇。

王明山王
皖峯刺殺
汝成

肇和之役

鄭軍既近外白渡橋。以車輔填塞。車徐徐行。淡游瞥見。戟指曰。彼車是。王明山即探懷電炸彈一。投向鄭軍。未中。遽旬然墮裂。行人遑遑。紛紛奔避。鄭御者振車欲疾馳去。明山見事迫。跳而前。再擲第二彈。中車。車蓋裂。玻璃紛飛。鄭及其御者。皆受震而暈。皖峯乃疾登車。左手援車欄。右手提駁殼槍。猛射鄭頭部。十彈均中要害。乃更出第二槍。悉力射之。鄭立斃。頭顱洞穿若蜂巢。血四濺射。其司務長。亦被重創。路。明山立車側。意甚得。路人四竄。中西巡士皆氣懾不敢前。稍久。見二人猶不行。乃集百餘人。成一大團。遙圍之。皖峯再脫鄭屍。顧巡士而嘻曰。乃公事畢矣。欲行已早。行。若輩胡不前。乃棄兩槍於地。巡士見二人已徒手。乃敢前執之。拘於虹口警所。西巡長訊其狀。二人皆侃侃言曰。鄭汝成輔袁世凱叛反民國。余等爲民除賊。使天下知吾人討賊之義。且知民賊之不可爲。事之始末。皆余二人爲之。勿妄涉他人也。詞氣慷慨。聽者動容。西巡長慮二君寓所。猶有人潛匿。冀得其他物證。乃於同日下午。命巡士解二位至寶康里寓所搜檢。則祇餘家具及衣物少許。餘無所得。

鄭汝成既死。袁世凱大震怖。急以楊善德繼護軍海上。楊庸暗恆怯。布置遂疏。越二十五日。遂有肇和之役。

事前準備

陳其美經營長江。組織總機關於法界霞飛路漁陽里五號。以吳忠信、蔣介石、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諸人。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絡諸職務。進行有日。長江及各省同志。均函電敦促。謂上海苟能發難。則各省必可尅期響應。適海軍總司令部於十二月三號。命肇和艦迅於六號開赴廣東。同志以肇和艦經運動成熟。若聽其開去。發動甚難。遂均以六號前發難爲請。是時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

陳可鈞等均同意。陳其美乃電請 總理任黃鳴球爲海軍總司令。楊虎爲海軍陸戰隊正司令。孫祥夫副之。籌備既周。遂決定於十二月五號午後四時發動。其計劃及分任職務之概略如左。

(1) 淞滬司令長官陳其美、參謀長吳忠信。

(2) 海軍總司令黃鳴球。

(3) 海軍陸戰隊正司令楊虎、副司令孫祥夫。

(4) 以肇和艦爲海軍總司令部。由楊虎率一部份部隊占領之。占領後。即砲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份部隊。分別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以爲肇和艦之助。

(5) 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之軍警。聞軍艦砲聲。即同時響應。

(6) 夏爾筠擔任在各城門舉火響應。

(7) 薄子明等率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8) 關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擔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9) 陸學文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10) 姜涵清、曹叔實、楊靖沈、余建光等擔任閘北方面軍警（余建光並任散布告示檄文。）

(11) 楊槍白、周淡游、邵元冲等。擔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各方勤務。

計畫及分發既定。五號午後。各同志分別出發。從事實行。楊虎率海軍陸戰隊。攜手槍。挾炸彈。於三時頃。

和艦上響

陸軍隊與
軍軍激戰

乘小汽船由黃浦灘開駛。逕向肇和艦。艦上陳可鈞等率衆響應。時以事起匆猝。且艦上事先同意者多。故衆乘隨卽附和。皆不敢動。惟黃鳴球未回艦。故楊虎卽將黨旨及創義之目的宣告。並犒賞畢。卽命取砲彈準備。而砲彈庫緊閉。司庫者亦未回。不能啓。將及六時。不得已。始以大椎破門入取砲彈。裝置既竣。遂實行射擊。而孫祥夫所率陸戰隊。亦乘小汽船。擬占領應瑞。以缺海關護照。不能旁岸停泊。孫等甫登舟。卽爲巡捕干涉。不得已折回。應瑞、通濟兩艦。因不得手。朱譚斌等。率所部攻擊電話局。既占領之。猝遇袁軍大隊。與戰。不敵而退。陸學文等二十餘人。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警察全體潰走。亦占領之。而袁軍大隊至。與戰。喪亡過半。馮茂齋等死焉。不得已而退。薄子明率所部山東同志。赴警察總局。方攻擊間。袁軍至。不敵。於是陸上各方均敗。製造局軍隊。贊同我黨者。開肇和砲聲。正擬響應。忽砲聲中止。疑失敗。不敢動。於是製造局之響應亦敗。陳其美等。在漁陽里五號總機關部。籌議一切。聞肇和砲聲。知事已得手。卽率幹部同志吳忠信、蔣介石、丁景良、徐朗西、周應時及俞信大等。冒險至華界。期指揮一切。詎抵警察第一區。卽當時所假定爲總司令部者。見敵軍遍布。不得已折回總機關部。先日各同志以發難伊邇。出入總機關部者因之而多。五日下午尤衆。比隣之法人疑之。以告捕房。捕房卽於是晚率警搜查。同志先後潛匿者有吳忠信、楊庶堪、蔣中正、章杰等。而丁景良在樓下與巡捕遇。因懷手槍被捕。判驅之日本焉。總機關部因以破壞。而陳其美亦潛赴他處。對於聯絡各路。亦遂中斷。而事不可爲矣。當楊虎之在肇和艦時。曾以巨砲數十發。擊製造局。而製造局絕無舉動。又無砲還。蓋初定計劃。海軍發砲。陸軍響應。今製造局絕無舉動。楊虎等以爲我軍佔領遂止擊之。以免

總機關部

應瑞通濟
兩艦中途
擱淺事遂
失敗

自傷。同時發信號至應瑞通濟兩艦。詢以是否同意。兩艦回信。「迫議畢。當贊成。請勿擊。」於是肇和同志。益坦然無慮。是時浙滬護軍使楊善德。聞肇和艦為吾黨佔。逼邀在滬官紳薩鎮冰等。籌議攻擊。衆莫決。惟袁世凱之軍事參議楊晟。力主攻擊肇和。謂雖擊沉一艦。亦無所惜。議既決。乃向交通銀行提取巨款。厚賄應瑞通濟兩艦官長士兵。促其攻擊。兩艦中本有吾黨事前聯絡者。隨以衆意未一致。未敢遽動。及兩艦官長士兵得厚賄。並羨未來之美官。遂變計主攻擊肇和。餘人雖有反對。亦無能為役矣。六號晨。砲擊肇和艦。肇和艦上同志。不虞兩艦之驟變。亟行還砲。而為時未備。多未命中。相持時許。艦上同志。死傷狼藉。衆議開至吳淞口。以不諧電氣起錨法。錨不能上。又被應瑞艦砲中汽爐。炸裂。同志死愈衆。傷愈多。而楊虎知事已去。亦易服遁至浦東。再易農服而歸。陳可鈞等十餘人。以殘傷不能行。卒為袁軍捕去。悉為就義焉。而轟轟烈烈之戰役。遂於此時告終矣。是役也。死傷及失蹤同志。陳其美事後統計。殆及百人。其時成敗之機。介乎一髮。其所以失敗之原因。有三端。(一)同時不能佔領應瑞通濟兩艦。致肇和有孤立之勢。而卒被兩艦所攻擊。(二)擔任陸上各方面攻擊之決死隊等武器。均僅手槍炸彈。不能與正式軍隊之槍械抵抗。(三)晚間總機關部被破壞。幹部同志遂爾分散不能再計劃進行。而對各方之聯絡亦斷絕。(四)陸軍方面不能確實響應。以為海軍之援助。故陸上無根據地可以憑藉。此皆主要之原因也。

其他失敗
原因

袁氏偽造
帝制

是役雖敗。實全國反對洪憲帝制之第一次首義。袁氏不悟。更日事偽造民意。稱為國民代表投票。決定國體。二月十二日。各省投票完畢。一千九百九十三年。票皆贊成帝制。袁氏私造之參政院依之。推袁為帝。

袁氏再抑再讓。於十二月十三日。申令宣布承認帝制。十五日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其餘各省文武官員。紛頌爵賞有差。斯時中央地方。文武官員。稱臣恐後。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

葡軍討袁

斯時 總理固命陳其美、居正、鄧鏗等。分頭進行舉義。即在南洋之李烈鈞、陳炯明、熊克武、林虎、龔振鵬、

唐繼堯與師討袁

各省響應

鄒魯等。亦歸國在各省圖進行。先是李根源派人至南洋。欲擁岑春萱爲首領。衆拒之。至是復派人至港申前說。衆仍拒之。李乃別組以圖。註六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入滇。滇省軍人。自唐繼堯以至各軍官。如黃毓成、楊業、鄧泰中、羅佩金、趙復祥、劉雲峯等。申學如、呂志伊、李曰垓、趙仲、謝樹瓊等。早爲反抗帝制之籌議。至是更爲熱烈。而袁氏因五國警告展緩變更國體。對內亟欲定君臣之名義。對外則極力運動承認。滇省以事急。乃變其袁氏登極日舉義之計劃。提前發表。適得港電。蔡鐸、戴勳、殷承勳亦即日赴滇。因延數日以待。及蔡戴殷等二十日到滇。二十三日。唐繼堯等即電袁要求撤帝制。懲辦元兇。不報。乃舉義。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唐繼堯與師聲討洪憲帝制。以蔡鐸爲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總司令。統第一師劉雲峯。第二師趙復祥。第三師趙鍾奇出發攻四川。李烈鈞爲中華民國護國第二軍總司令。統第四師劉祖武。第五師黃毓成。第六師方聲濤攻粵。士卒效命。故入四川者。勢如破竹。入粵者。龍濟光所派由桂來觀龍親光軍隊。在桂全爲陸榮廷等繳械。貴州復繼演而起。從此義師紛紛起於各處。廣東爲本黨屢次革命策源地。故袁氏忌之深。倚龍濟光以爲鎮壓。龍亦媚袁惟恐不周。日本二十一條條件簽字。舉國一致反對。乃龍濟光仰承袁氏意旨。竟反電請提燈慶賀。中日條約告成。適鍾明光（註七）在粵。謀倒袁。聞龍此舉。憤不欲生。切齒誓殺龍以儆兇頑。因

龍觀光誅
刺龍濟光
不遂而死

經濟困難。進行阻滯。乃由李佐漢、羅剗湖、李稚陶介紹於丘漢苗。入暗殺團。與丘漢苗、李佐漢、振民女士等結義。以殺龍爲己任。以老母子女之奉養。托之漢苗、振民等。時龍氏在粵。殘殺人民。縱兵淫掠。販烟開賭。苛捐雜稅。種種無道。早知黨人欲得而甘心。故深居簡出。伺之數月。未得當。乃欲轉謀龍觀光。以寒龍氏之膽。觀光蓋龍之兄。爲廣惠鎮守使。兼陸軍第一師師長。龍事多其主謀者也。因喬裝小販。日肩生果販於將軍署鎮守使署之間。特置一罐形之殼。以藏炸藥。復自輓詩。五古一。七絕二。七律二。於五月二十八日繕絕筆書致南洋。囑羅國民黨支部。羔杯山廣益學堂、暗邦學堂。六月十九日繕絕筆書致丘漢苗。二十繕遺囑。二十二日繕絕筆書致振民女同志。及繕絕筆書遺姪烈發。又苦伺匝月矣。適七月十一日。粵大水。十三日十三行大火。因大水浸街。施救甚難。連燒數日。至十五日火勢稍息。而火油行又起火。火油浮水。而火隨之。延及船艇。水火互炎。慘聲四聞。龍濟光意此時黨人或疏於窺伺。因往龍親光宅。經積厚坊。前呼後擁。威風凜凜也。明光從容出。所肩炸彈。擊之死衛士十七人。傷者無算。龍以護衛厚。祇傷其左足。明光被捕。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翌日龍更賀文彪以凌遲處死預告之。笑曰。「果爾龍氏或不免。吾無憾矣。」十八日行刑。先以火油灌其體。燒之。氣將絕。方行凌遲刑。復剖腹裂其屍。黨人因之對龍益憤。至是袁稱帝。封龍爲王。黨員對之。咸欲早除之。以快心。

黨人專接
再風

朱執信、鄧鏗、陳炯明、鄒魯皆極力進行。遭失敗者。如羅侃亭、陳鉅海、李一球之在汕頭。爲馬存發所害。巫紹光之在江門。爲陳宏尊所害之類。其事實不爲少。然黨人則愈接愈厲。卒之潮汕東江飲廉及甯省各處。紛

各省前赴
反黨

紛舉義。滇軍桂軍復由西來。龍濟光乃僞爲獨立。冀緩義師。卒在海珠會議。由其統領顏啓美當場殺斃。超系之譚學衡湯覺頓二人。復由張鳴岐與梁啓超陸榮廷調停。殺袁之禁烟督辦蔡乃煌。以表示真獨立。李根源乃乘之設都司令部於肇慶。擁春葦主其事。是時陳其美疊謀上海江陰及海軍。事雖不成。而居正與大州等。已在山東濰縣高密周村等處舉義。浙江亦告獨立。陝西將軍陸建章。復爲陳樹藩所逐。湖南江蘇相繼獨立。甚至贊擁帝制最力之四川將軍陳宮。亦請取消帝制。袁世凱此時。仍欲保其權位。乃於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而各省義師。有進無退。陳其美在上海進行。尤爲袁所最忌。出重賄以暗殺之。因知陳經濟困難。遂由許國霖程子安假設鴻豐煤礦公司。又買一叛黨黨員李海秋來說陳。能爲介紹與日本人押借大款。可以十分之四。助革命軍資。陳立承諾。李約於五月十八日下午。率鴻豐公司辦事人及合同。請陳簽字。屆時李與許等五人。到薩坡賽路十四號陳寓。客廳甫坐。李托言忘攜合約。啓門而出。卽冲二人入內。陳乃遇害。

袁氏取消
帝制

陳英士遇
害

總理歸國
發表恢復
約法宣言

是時 總理以主持各方。不能不親自歸國。及歸國。乃宣布其恢復約法之主張如左。詞曰。

文自癸丑討逆之師失敗以還。不獲親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誨者。於今三年矣。奸人竊柄。國論混淆。文於是時。亦殊不樂以空言與國人相見。今海內喁喁。有望治聲矣。文雖不敏。固嘗爲父老昆弟所屬役。復向顛沛。不忘舊國者。則且繼今一一爲國人談也。文持三民主義。二十有餘年。先後與國人號呼奔走。期以達厥志。辛亥武昌首義。舉國應之。五族共和。遂深注於四億同胞之心目。文適被舉爲一時公僕。軍書旁午。萬端草創。文

所靖獻於國民者。固甚恨不罄其悃忱。然國號改建。紀元維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頒布吾民國約法。其基礎不可謂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文乃辭職。介舉袁氏於參議院。蓋信其能服從大多數之民心。聽義師之要求。以贊共和。則必能效忠民國。踐履約法。而昭守其信誓也。當南北兩方情志未孚時。文嘗任調和。躬至北京。併有願袁氏十年爲總統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謀。終不自掩息。殘害善良。弁鑿法律。壞社會之道德。奪人民之生計。文故主興討賊之師。所以維國法而伸正義。成敗利鈍。所不計也。袁氏既挾金錢勢力。肆用詐術。而遺跡未彰。國人鮮悟。以致五省撻敗。而袁氏之惡。乃益逞矣。文雖蟄居海外。而憂國之志。未嘗少衰。以爲袁氏若存。國將不保。吾人既主討賊。而一蹶不振。非祇暴棄。其於謀國。亦至不忠。故亟圖積極進行之計。輒與諸同志謀之。願喪敗之餘。羣思持重。緩進之說。十人而五。環顧國中。則猶有信賴袁氏而策其後效者。有以爲其鋒不可犯。勢惟與之委蛇。而徐圖補救者。有僥倖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決裂之舉者。文以爲此皆有所執持。而其心理上之弱點。則袁氏皆得而用之。以逞其慾。此文期所不敢認以爲適道者也。袁氏果於是時解散國會。公然破毀我神聖莊嚴之約法。諸民權制度。隨以俱盡。文謂袁氏已有推翻民國及身爲帝之謀。而莫之敢信。而虧節墮行。爲佞爲偵之敗類。且稍稍出矣。文於是痛心疾首。決以一身奮闖。報我國家。乃遂組織中華革命黨。爲最嚴格之約束。將盡掃政治上社會上之惡毒瑕穢。而後納之約憲之治。兩年以來。已集合多數之同志。其入內地經營進行者。皆屢仆屢起。不憚舉其個人之自由權利生命財產而犧牲之。以冀奠我華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於他人。猶之辛亥以前之中國同盟會也。歐戰既起。袁氏以爲有隙可乘。不惜舉其

逆謀。託始於籌安會。偽造民意。強迫勸進。一人稱帝。天下駭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奮。誓死以進。漢黔獨立。文意豁然。乃至昔所不知。今皆競義。德隣之樂。詎復可已。頻年主持。益審非謬。願獨居深志。以爲袁氏怙惡。不俟其帝制之昭揭。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爲畢事。討賊美舉。尤當視其職志之究竟爲何。其所表示尊重者爲何。其策諸方來與建設根本者爲何。而後乃有犧牲代價之可言。民國前途。始有攸賴。今獨立諸省通電。皆已揭廢民國約法。以爲前提。而海內有志後援。研求國是者。亦皆以約法爲衡量。文殊慶幸。此尊重約法之表示。足證義軍之舉。爲出於保衛民國之誠。袁氏破壞民國。自破壞約法始。義軍維持民國。固當自維持約法始。是非順逆。區以別矣。夫約法者。民國開創時國民真意之所發表。而實賴前此優秀之士。出無量代價以購得之者也。文與袁氏無私人之怨。違反約法。則願與國人共棄之。與獨立諸省及反對袁氏諸君子。願無私人之惠。尊重約法。則願與國民共助之。我國民亦既一致自愛其實。而不爲獨夫民賊之所左右。則除惡務盡。對於袁氏。必無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詐力絕人。猶不能不與帝制同盡。則天下當不復有襲用其故智之人。至袁氏今日。勢已窮蹙。而猶徘徊觀望。不肯自歸於失敗。此固由其素性貪利怙權。至死不悟。然見乎倡義者之有別派可尋。竊疑黨爭未弭。覬覦與猜忌自紛。而不能用全力以討賊。殊不知閭閻靡悔。淺人審其重輕。而況昔之政爭。已成陳迹。今主義既合。目的不殊。本其愛國之精神。相提攜於事實。見仇者雖欲有所快。無能倖也。今日爲乘謀救國之日。決非羣雄逐鹿之時。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殘外。凡百可本之約法。以爲解決共和之原。當非野心妄人。所得假藉者也。文始意以爲既負完全破壞之責。故同時負完全建設之責。今茲異情。

則張皇補苴。收拾時局。世固多賢者。苟其人依約滋被舉。而不由暴力詐術以攫取之。則固與國民所共承認者也。民國元首。祇有服務負責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榮之可慕。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念真正之和平。故雖曾以身當天下之衝。而不自惜也。國民當共喻斯義。文自束髮受書。知憂國家。抱持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終始不替。所與遊者。亦類爲守死善道之士。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達。乃袁氏推翻民國。以一姓之尊。而奴視五族。此所以認爲公敵。義不反顧。今是非已大白於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厲進行。無遺一日縱敵之患。國賊既去。民國始可圖安。若夫今後敷設之方。則當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據正確之民意。乃克有濟。文自奮立身行事。早爲天下共見。末俗爭奪權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於所信之主義。則初不爲生死禍福。而少有屈撓。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惟父老昆弟察之。

總理電黨
員討袁

曰。時袁氏雖取消帝制。仍欲負隅。而各省義師。又黨派衆多。總理懼有意見不克一致討賊。乃電各黨員

文回滬後。宣言與各方面協同一致聲討國賊。此時袁逆負隅懸棧。而南方義軍。勢力覆薄。若地方進行。彼此不相協同。則更使袁賊得間。請兄等體察此意。一切事宜。務求與討袁各派協同進行。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至於旗幟。雲貴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吾黨亦宜一律沿用。俾不至同一討賊之軍。而有猜疑。至於武力進行。爲目前唯一方針。請諸同志更加意努力。以期早除國賊。而奠國基。

總理電各
軍討

同時并電各省討賊義軍曰。

袁氏既死
總理再發
宣言

「奸人竊柄。顛覆民國。公等討賊。聲震天下。且維持約法。尊重民意。尤見憂國至誠。惟袁逆戀棧負嶠。意猶叵測。際茲時局。一髮千鈞。文近自海外歸來。誓從國民之後。滅此朝食。已分電告各方同志。取一致之行動。吾人志在鋤奸。當集羣力。猛向前進。決不使危害民國如袁逆者。生息於國內。愿公等有以教之。」如是義師愈加團結。聲威大振。袁世凱憤甚。竟於五月六日死於新華宮。黎元洪以副總統資格。依法繼任。斯時民國大恙已去。總理乃宣言曰。

文歸國。既以用兵之道。爲父老昆弟告曰。吾儕與袁氏非有私怨。爲其壞約法。叛民國。是用討之。以懲不義。而奠我國家。今袁氏則既自斃矣。凡百罪孽。宜與首惡之身俱盡。繼茲以往。其遂可以罷戢干戈。與民休息耶。抑猶有所待耶。愛人以姑息。自貽後患。有志者不爲。而逆億不信。薄視天下。失亦如之。此文所以不敢自安於緘默也。文生而篤愛和平。亦深察我大多數國民無嗜殺好爭之性。故辛壬之交。兵甲滿地。彼此相持。幾若敵國。而卒也以北方將帥贊助共和。使清帝退位。而戰事以解。始義者不多其伐。繼事者能共其勞。使無袁氏。則五年以還。吾民將不一見流血之禍矣。夫人類必至不平。而後有爭。挾羣以爭。尤必有其職志。其爲國爲公。則天下從之。其爲己爲利。則天下棄之。今茲獨立諸省。慨夫拔戟自成之軍。揭槩約法。紀難而行。文敢表證其心理曰。是皆爲國家也。非爲權利也。至乃未獨立之省區。牽掣於事勢。謀人軍師。不欲遽爲轉移。其心亦不無可諒。然今茲戎首已逝。既不能以獨立諸省。爲非義而鬪之。則亦宜有所以表示其爲國非私之行動。俾坦然

相與而無疑。庶幾戰爭之禍可立止。抑文非徒爲一方之人言之也。自袁氏有心撓亂民國。恆謂民主必爭。假是籌安。行其篡逆。其實中國宜於民主。創制以來。爲讓非爭。已昭證例。今若舉國人遵由神聖之約法。派絕內訌。洵可爲百世之模範。其反是者。則國本替而禍不忍言。且昔覘國者之誓言。謂非袁莫見統一。而非袁中國且亂。前此正以袁氏大亂中國。今若袁死而民國因以底定。此尤我民族之光。中國之福也。袁氏凡百罪孽。皆由其以天下爲私之一念而來。殘暴專制。既無不爲。而又以金錢詐術濟之。以至於敗。今求治無他。一言蔽之曰。反其道而已。庶事改良。或難驟舉。至於規復約法。尊重民意機關。則惟一無二之方。無所用其躊躇者。於此時期。而猶有怙私懷僞。不顧大局之流。則國人疾之。亦將如疾袁氏。吾輩固甚不願見此不祥之人。至更違吾國不祥之事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今第卑之。無甚高論。吾國人亦當知功利有其大者遠者。而不在一身之權位。蓋億兆人民。繫於國家。國家繁榮。則吾子子孫孫。實利賴之。君子之澤。無遠是著。若計較目前瑣末得失。爲穴中之暗鬪。斯智者所竊笑。吾國有六千年文明之歷史。有四萬萬國民之衆。地大物博。大習勤勞。加以尙慈善。好平和。善服從諸美德。苟能發揮而光大之。則民生日遂。國度日昌。可操左券而待。當民國初元。五族一家。由彼之時。咸致力於建設。推究成績。必有可言。而袁氏一人。爲梗五族。所由使人太息痛恨。而不敢稍自暇逸者也。吾人爲國。匪獨除暴撥亂而反之正。則屬有事權及夫一國優秀之分子。所任於憂虞爲國之際。懸絕大之希望於前途。則人人奮勵激昂。勉進不已。所志既闕。而未俗苟儉之弊。乃真息矣。文志在共和。終始不貳。曩昔以袁氏叛亂。故誓爲民國殲滅巨兇。今茲障礙既除。我國人當能同德一心。共趨

政治之正軌。文亦將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爲獻替之芻蕘。若夫曩日宣言。所謂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不使謀危害民國者。復生於國內。則今猶是志亦願與國人共勉之也。

乃事經十餘日。規復約法。尊重國會。仍未見諸事實。而袁孽仍張兵事。總理乃電黎元洪曰。洽電敬悉。文前電請規復約法。尊重國會二事。爲根本要圖。覆電已承嘉納。願經過旬日。尙未施行。此間傳聞。謂因審慎手續。其實約法停廢。國會解散。俱係前人越法行爲。今日宣言。承認遵守。不過以適權之命令。變更不穩之命令。其間毫無疑義。內外期望。惟此最先。一切糾紛。宜令速解。願公無復顧慮。辱公明問。文謹申前言。以當芹曝。囑派代表一節。俟選定有人。當更電告。再者。文以公依法就職。經電居吳朱諸人及福建民軍息戰。靜候解決。旋讀十六日申令。飭各省撤兵停戰。具見至仁大公。無任欽佩。惟有張懷芝軍。尙乘機侵害。……似此顯違明令。應請嚴電懲究。併電閩粵軍官須謹奉命令。不得縱兵殃民。以維大局。

及約法恢復。國會召集。總理分電山東舉義各黨員。按兵勿動。維持地方秩序。候商解決。而洪憲之役。遂告結束。中華民國乃得奠定。

(註一)袁世凱心日以亂黨殘殺異己。本黨在東京之民國雜誌。專闢一欄。以爲記載。每期均有數頁。

(註二)徐秀鈞係江西都督之代表。

(註三)伍漢輝於袁克三督後。曾提彈劾袁案。故在天津被誘捕。過苦。

(註四)八月二十八日。尙捕去議員繆福成、朱念祖、丁象謙、張我華、高蔭藻、趙世鈺、常恆芳、劉鳳梧八人。

(註五)九江舉義。袁即密令陸建勳率捕李根源、鄒魯。但持密令前往之秘書。先密告之。李、鄒乃得先事而行。鄒所寓之公餘俱樂部。被圍捕。捕去何士渠、馮自由、湯濟等十餘人。

(註六)二次失敗後。黨中主緩進者。分赴歐美及南洋東京。有一部主緩進者。於歐戰發生。乃組織事研究社。至是各人始知李根源等。別有陰圖。欲擁岑爲領袖。多拒之。不拒之者。後成政學會焉。

(註七)紅花園四烈士傳記之趙明光傳云。

趙明光。字達權。廣東興寧人也。少孤。家貧。因受遺訓。仍篤實求學。喜讀英雄傳。每遇刑癘姦政事。輒掩卷歎息。性孝。故粵黨家。皆慕之。其學就商。謀甘旨以娛親。跋涉巖園數千里。不以爲苦。嗣赴南洋。痛內憂外患。互相迫逼。國將不國。乃投身革命黨。廣結納以籠圖。是黨中國不爲波蘭高麗之續。辛亥和議告成。君扼腕曰。革命不徹底。大錯鑄成矣。民國二年。討袁軍興。隻身返國。抵香港。而義師已覆。乃潛回家。恫惜山水。密息吟詠。其重九登神光山。句云。大局重爲和議誤。中原多難此登臨。其憤抱可想見矣。時袁世凱通令各省。弋黨人。勢將羅及。乃重渡南洋。袁氏窮索黨人。有日。意黨人之殺逐淨盡於國內。帝怒可逃也。益以歌戰爆發。歐洲各國自顧不暇。乃與日本訂二十一條賣國條款。以爲帝制交換品。舉國反對。風起雲湧。龍濟光爲粵將軍。竟反電袁氏。請提燈慶祝。時明光已返粵。謀倒袁。聞之。益痛不欲生。曰。非先殺龍賊。無以示厭。以困於資。進行阻礙。乃因李佐漢、羅刻湖、李雅陶。介紹於漢苗。入屠殺園。以撲龍濟光爲己任。時龍在粵肆虐。知黨人欲得而甘心。因深居簡出。伺之累月。未得當。乃喬裝小販。日肩生菜。僞販於各要衝。警暗藏。暗藏形之炸彈。其何龍。不覺。或得其兄廣惠鎮守使龍觀光也。又匝月矣。適粵省遭水火大災。龍意黨人或懈於窺伺。因赴龍觀光宅。道經橫街坊。明光從容擲炸彈。擊之。傷龍左足。衝隊死者十七人。傷者無數。明光被捕。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次日龍吏翼文彪。以凌遲處死預告之。笑曰。某爾期龍賊。或不免。吾無憾矣。十八日行刑。先以火油灌其體。焚之。將氣絕。乃行凌遲刑。復剖腹而裂其屍。據說。明光進屠殺園後。自執筒。五古一七絕二七律二。於五月二十八日。繕絕筆書致南洋。編羅國民黨支部。燕杯山廣益學堂。晴邦學堂。六月十九日。繕絕筆書致江漢苗。二十補遺稿。二十二繕絕筆書致振民女同志。及繕絕筆書遺趙烈發。從容就義。於茲可見。其致身爲國之誠。與孝友慈祥之性。顯躍紙上。尤足令人讀之而興起。明光就義時。年三十有五。母七十一歲。妻陳氏。子一女。均幼。故遺書九再三致托也。

論曰。天下惟至性人。能具大勇。觀明光遺書。純孝出於天性。特以不忍亡國之痛。擴其孝心。以除國賊。俾國民免奴隸牛馬之辱。是謂
仁之心。行大勇之事。百折不回。一以從容出之。吁。可風已。

第五章 護法之役

一 總理南下護法

討袁後之政局

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總理率海軍南下護法。因國會爲張勳迫黎元洪而解散也。自洪憲告終。黎元洪復職總統。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唐紹儀爲外交總長。孫洪伊爲內務總長。陳錦濤爲財政總長。張耀會爲司法總長。范源濂爲教育總長。許世英爲交通總長。谷鍾秀爲農商總長。程璧光爲海軍總長。陸軍總長則段自兼。是次閣員。各黨均有。因洪憲之役。各黨一致聲討。當然生此結果。時段系懷專斷。以唐紹儀當係國民黨黨員。又爲北方官僚前輩。乃嗾人反對。唐至天津。乃不愿就職。折返上海。外交總長幾經曲折。始由伍廷芳繼。段因事與黎元洪忤。府院又發生意見。內務部孫洪伊。復與段不睦。段祺瑞之信用。因之失墮。時國務院祕書長徐樹錚。係段親信。段之主張行爲一切。多出其手。因之欲固段內閣。陰結各省督軍。張勳利其機。乃在徐州疊開會議。謀爲不軌。雖衆議院鄒魯提案查辦。莫如之何。會參戰問題發生。段欲對外見好列強。對內練兵自固。惟恐不能通過國會。乃於四月十五日。假軍事會議之名。遍召附已督軍來京。實則對於國會威迫逼通。對德宣戰案。并聲言須俟國會完全通過對德參與宣戰案。始離京。時人謂之「督軍團」。及衆議院提出對德宣戰案之日。段系先買乞丐流氓無數。名爲公民團。包圍衆議院。指揮者均高級軍官。身佩國務院徽章。及議員陸續到院。公民團在院外嚴傷議員至二十餘名之多以示威。警察不敢制止。議員大憤。聞譚先電段出

張勳乘政
則乘亂圖
謀不軌

段祺瑞名
軍事團來
京威迫通
會宣戰案

段祺瑞被
免總理職

各省獨立

席質問段至。羣資問公民團何來。毆打議員何意。高級軍官指揮何事。段詞窮。衆怒。聲勢洶洶。段由台後而下。中外皆非難內閣。閣員谷鍾秀即日辭職。其餘張耀曾、程璧光、陳錦濤、范源濂等各閣員，均先後因此事辭職。督軍團因羞成怒。乃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聲言誓死不下解散國會令。並以內閣祇仍段氏一人。於五月二十二日。乃免段氏職。以外交總長伍廷芳兼代國務總理。以張士鈺代陸軍總長。以王士珍爲京津警備司令。江朝宗、陳光遠副之。段悻悻通電否認。謂「查共和各國。責任內閣制非經總理副署。不能發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未經祺瑞副署。將來地方國家。因此發生何等影響。祺瑞一概不能負責。」等語。各督軍承此意旨。紛回各省。六月二十九日。安徽省長倪嗣冲。據安徽宣告獨立。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師長張敬堯。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師長范國璋。山東督軍張懷芝。福建督軍李厚基。省長胡瑞霖。湖北督軍王占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陝西督軍陳樹藩。山西督軍閻錫山。黑龍江督軍畢桂芳。先後響應。倪嗣冲復命其姪倪毓芬爲北伐司令。率兵直迫豐台。曹錕等亦各以兵來合。設總參謀處於天津。以指揮各軍。並擬組臨時政府。惟程璧光與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海軍抵滬。備國家緩急。黎時欲借張勳抗段。電召率兵進京。張勳正如所計。即以解散國會爲條件。黎竟允許。伍廷芳卒堅持不肯副署。六月十二日。黎乃以步軍統領江朝宗副署。下解散國會之令。總理乃以護法號召全國。西南各省毅然響應。七月一日。張勳、康有爲、擁清宣統復辟。段祺瑞自馬廠率師平之。依然任內閣總理。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理大總統。但仍然蔑法自行。總理以段之平定復辟也。電其擁護約法。誅鋤叛逆。其文如左。

民國不幸。僞清僭據。足下以馬廠誓師。恢復共和。重奠京邑。此蓋強虜自亡之會。而亦足下興復之機。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歷三次。所以起滅無常者。實由是非不定。刑賞無章耳。夫洪憲佐命之臣。宜統復辟之輔。其爲帝制罪犯一也。去年洪憲禍首。隱忍未誅。佐命者。既得從寬。則復辟者。當然無忌。徐州彰德二次會議。正是足下初任首揆之時。拱手處中。不能鉏治。而復獎以勳權。啓其驕悍。是以伏戎徧國。以有今日。而民間清議。亦謂民國之禍。叛督實爲先驅。要求宣戰之不已。以至毆擊議員。毆擊議員之不已。以至解散國會。解散國會之不已。以至復建僞清。本爲一人保固權位。以召滔天之災。足下獎成此患。豈得不爲追咎。文於數月前。曾獻忠言。不蒙採納。至黃陂不得已。而下免職命令。猶不悛改。倖倖以引起禍亂。不負責任爲詞。今日因敗爲勝。功過相抵。天日鑒臨。人心共諒。乃總理一職。既無同意。亦無副署。實爲非法任命。果出黃陂手諭與否。亦未可知。足下當以義師首領自居。豈得以國務總理爲號。以免職與戎。而以復職自責。狐狸狐獾。皆在一人。豈所謂爲國忘身滅私者乎。張勳以復戾之資。悍然復辟。所統辦兵。素無訓練。其勢本易與平。張紹曾等倡謀討逆。近畿將領。不少靖獻之人。器械完利。士馬精強。撲清股頑。易如反掌。徐州餘寇。復何足云。而足下必任段芝貴爲東路總司令。倪嗣冲爲三省總司令。段本洪憲元兇。倪則叛督首領。一蒙驅使。得冒天功。以爲己力。沮忠正倡義之氣。開叛人狡詐之端。豈同明之熊文燦耶。乃又抑止諸軍。不容與師致討。欲以易成之績。交與倡亂之人。偏私狹隘。毋乃過甚。丙辰近鑿。貽禍相同。此又足下所宜省者也。文願足下上畏民岩。下思補過。作良將以伸正氣。討羣叛以塞亂源。誅洪憲佐命。以示至公。戮僞主溥儀。以懲負約。保國贖愆。孰善於此。若以小腹易敵。

據爲大勛。因勢乘便。援引帝黨。擅據鼎鑪。分布爪牙。則西晉八王之相驅除。唐末朱李之相征討。載在史冊。直無分。正恐功業易墮。禍敗踵至。凡我國民。亦不能爲補助矣。以足下天性強毅。本非狐媚之人。甚願盡忠以告。是非利害。在足下自審之耳。

段得電不省悟。

總理演說
憲法之旨
總理以下
總理以段之始終毀法也。於七月十七。親率海軍南下議法。粵省督軍陳炳焜。省長朱慶瀾。迎之黃埔江岸。在黃埔公園開歡迎會。總理乃演說護法之旨於左。

兄弟前十餘年。以共和政體。號召同胞。多所未喻。爲時彌久。始爲世界新思潮所鼓蕩。國人皆曉然於共和之真諦。於是東方之大共和國。竟以告成。其中得督軍省長之力。厥功甚巨。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績似殊無足觀。而所以影響於世界。爲力之偉且大。真令人不可思議。世界中有最腐敗之國家。最強大之國家。最不易受外潮激動之國家。其執政威力諸人之猛。積數百年如一日。試思如是國家。卽小小改革。已較他人爲難。而況議及政體。今竟一旦忽然突然將牢不可破之專制國。而成立一新共和國。與中國作佳鄰焉。此俄羅斯之政變。爲世界一大事件。人人所知也。俄羅斯之變專制而爲共和。全由中國之影響也。俄羅斯之頑固腐敗。歐洲文化。不能改易之。國人士。擲無數頭顱。而不能改易。以中國確立共和故。而舉數十朝之帝政。僅三數日之變動。推翻無阻力焉。中國爲之也。中國共和垂六年。國民未有享過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也。故今日變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

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能爭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在二大偉力。其一爲陸軍。其二爲海軍。鄙人審察大勢。非得強大之海陸軍。爲國民爭回真共和。無以貫徹其救國救民之宗旨。迭次與程總長磋商。得海軍全數。效忠共和。惟是海軍必有根據地。上海已爲一般稱兵謀叛者所割據。浙江福建亦然。祇有以廣東爲海軍策應。然後一切大計畫。可以發展。鄙人今日所望於諸公者。即日聯電。請海軍全體艦隊來粵。然後即在粵招集國會。然後請黎大總統來粵執行職務。鄙人前商程總長。已派出艦二艘。在北京護送黎大總統來南方就職。日本公使。以京津一帶。多爲叛軍佈滿。恐黎大總統一出使館門。外來之暴力。難免有些危險。徐圖設萬全之法。乃奉送黎大總統出京。現兩艦仍在秦皇島候。大約吾人在廣東組織妥善後。黎大總統即能來矣。此固國家與廢關頭。共和存亡機軸。望諸公同心合力做去。即日發電。招齊艦隊及議員等。來粵組織政府。共和國之總樞。全在國會。國會所在之地。卽爲國家政府所在之地云云。

十九日。總理電請國會議員。擇地開會。文云。

自叛督稱兵。大法蕩然。逆賊張勳。乘間復辟。僞主溥儀。因勢竊位。而民心歸嚮。終在共和。僞清敗績。智慧共見。於是前之倡亂壞法者。又假借反對復辟擁護共和之名。以圖自固。帝制餘孽。亦乘此以邀功。文以爲今日之患。非患真復辟者之衆。正患僞共和之多。心復辟而僞共和者。不唯不能認爲有誠意之友。且不能認爲有誠意之敵。以叛討叛。以賊滅賊。但當視爲械鬪。不能與以擁護共和之名。且清主溥儀。冒竊大位。豈曰逼清。實其本情。而此次自稱討逆者。祇罪張勳。於清主不加申討。或且爲之保障。優待條件。是乃與張勳爭權攘利。

總理電請
國會議員
擇地開會
文

而非擁護共和之明徹。朝秦暮楚。誰能保信。國會諸君。已被叛脅。稱兵解散。即與偽共和勢不兩立。今請主既已失敗。正國會自奮之時。文嘗觀時勢。江河流域。已爲荆棘之區。惟西南諸省。擁護共和。歡迎國會。諸君宜集會於粵滇湘各省。擇其適當之地。以開會議。而行民國統治之權。如人數不足。開緊急會議亦可。責任所在。萬勿放棄。文以不材。忝爲民國先驅之役。引領渴望。何日忘之。其權奸狐媚。前既同意於解散。後又委曲而請求者。進退失據。不可與謀。當爲諸君所共曉。尤望慎所自處。勿再受人愚弄。

組織軍政府

二 組織軍政府

自總理率海軍南下。伍廷芳、章炳麟、唐紹儀先後來粵。自總理電請國會擇地開會後。議員至粵者復日多。總理於八月十八日。宴議員於黃埔公園。凡一百三十餘人。僉謂段據北京政府。力向護法各省用兵。對外復發布對德宣戰。我人內爲護法各省之團結。外爲各國外交。非組織政府不可。人數雖尙未足。法定人數。惟值非常事變。可先開非常會議。組織政府。以資應付。國會議員。乃於十九日發出通電於左。

國會議員護法通電

民國不幸。禍患頻仍。倪逆稱兵。國會被毀。張賊復辟。國體動搖。造亂之徒。乘機竊政。託名討賊。推翻約法。擅立政府。易置總統。執法以繩。厥罪爲均。又復疊逞狡謀。圍湘窺蜀。輸兵南下。其勢駭駭。憑藉北洋。壓制全國。充類至盡。吾民寧有唯類之存。所幸諸公。獨持正義。與師討賊。信誓在人。救我黔黎。定茲國難。公等之責。吾民之望也。同人等昔受國民之託。職務未終。今被國賊之軀。責任難棄。用依約法。自集於粵。人數未滿。法定本難遽行開會。唯念時局之危。間不容髮。西南散處。意志輒殊。對外則馮段宣戰。我將何以處德奧。對內則黃陝孤

陷。我將何以設政府。凡荷重要。亟待討論。爰釋主權在民之用。師法人國變之例。特決定本月二十五日於廣州。開非常會議。以謀統一。以圖應變。區區之意。如斯而已。夙諗公等護法心殷。尙望時賜明教。用匡不逮。果利於國。同人等靡不樂從之也。謹此奉聞。

三 組織大元帥府

二十五日。國會開非常會議於廣州。討論組織政府事。三十日。將軍政府組織大綱。逐條通過。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中華民國爲勘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

第二條 軍政府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均由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之。以得票過投票總數之半者爲當選。

第三條 臨時約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復以前。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之。

第四條 大元帥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第五條 大元帥。有事故不能視事時。由首選出之元帥。代行其職權。

第六條 元帥協助大元帥。籌商政務。元帥得兼任其他職務。

第七條 軍政府設立各部如左。

(一)外交部。(二)內政部。(三)財政部。(四)陸軍部。(五)海軍部。(六)交通部。

第八條 各部設總長一人。由國會非常會議。分別選出。咨請大元帥特任之。

組織大元帥府

前項選舉。以得票過投票總數之半者。爲當選。但遇總長缺位。未經選舉以前。大元帥得爲署理之任命。

第九條 各總長輔助大元帥。執行職務。

第十條 元帥府及各部之組織。以條例定之。

第十一條 軍政府設都督若干員。以各省督軍贊助軍政府者任之。

凡有舉全省兵力。宣布與非法政府斷絕關係者。依前項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大綱至臨時約法之效力完全恢復。國會及大總統之職權完全行使時廢止。

第十三條 本大綱自宣布之日施行。

總理當選
爲大元帥

九月一日。非常國會開會。依大綱選舉海陸軍之大帥。議員出席者九十一人。用無記名投票。結果。總理得八十四票。當選爲大元帥。次日再投票選舉元帥。結果。陸榮廷得七十六票。唐繼堯得九十三票。當選爲元帥。非常國會於是致大元帥書曰。

非常國會
致大元帥書

民國不造。倪張倡逆。國會解散。大法掃地。以啓清廷復辟之變。段祺瑞與張勳。同惡相傾。迭爲起滅。廢清斯覆。而大總統亦被廢斥。國法圯絕。民無所依。景濂等以爲救拯焚溺。不可格以恆軌。用是依據法國前例。開非常會議於廣州。僉謂大盜移國。非武力不能制治。西南各省與海軍第一艦隊。兵力雄厚。士心效順。而部曲散漫。殊未有統帥。不足以取齊一之效。即於六年八月三十日。議決軍政府組織大綱。置海陸軍大元帥一人。九月一日。投票選舉。前臨時大總統孫先生文。手造民國。內外瞻仰。允當斯任。即日齎致證書。登壇授受。懼忱

總理就大元帥職宣誓

未盡。復申是言。所願我大元帥總輯師干。殲除孽醜。使民國危而復安。約法廢而復續。不勝鄭重期望之至。

總理接書。卽致誓詞於非常國會。詞曰。

文以不德。忝爲共和先導。民國成立。六年於茲。而梟雄叛換。頻煩不已。文不能救。自念無以對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亂。權奸竊柄。國會解散。元首遷廢。此誠勇夫志士發憤倡義之時也。而遷延數月。大兵未舉。政府未立。內無攘寇亂。外不足示友邦。文以國會諸君不釋之故。不得不統攝軍政。任職以後。唯當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復約法。以竟元年未盡之業。雪數歲無功之恥。責任在躬。不敢有貳。諸所舉措。亦惟國會諸君。實匡救之。

九月十日。總理就大元帥職。先是總理及國會議員。均電請黎元洪南下。黎恆怯。不敢來。至是國會議員。乃依軍政府大綱。選出大元帥。總理於是日由黃埔乘軍艦抵廣州市。至非常國會。行就職禮。并發宣言如左。

總理就大元帥職宣誓

昔胡清失道。人心思漢。文與海內志士。合謀征討。武昌倡義。黃陂實爲主帥。江南既定。共和初造。則南都武昌爲中樞。嗣以虜運告終。受之袁氏。文雖自甘退讓。而推薦非人。終於反噬。南方塗炭。元勳殺戮。國會解散。恣睢五稔。僭號稱帝。實賴西南豪傑。出師致討。兵未渡江。元凶殞殞。黃陂以副貳之位。依法繼任。然後知神器不可以力競。民意不可橫誣也。徒以除惡未盡。權奸當道。帝孽縱而不治。元勳抑而不用。挾挾之威。上凌元首。詐取之謀。南暨吳蜀。侵約法宣戰靖和之權。辱國會神聖立法之地。旣被罷黜。嗾賊興戎。以肇解散國會之禍。

小腆乘之。應機復辟。民國根本掃地無餘。猶幸共和大義。決於人心。舉國同聲。誓戮元惡。張紹曾、丁槐等。實受黃陂密命。倡義討逆。師期漏洩。爲凶人所掩。乘間攘竊。飾功取威。既覆屏胡。亦以是黜。黃陂之命。數遭狙擊。逼迫臥寢。糾合無賴。劫奪印璽。以自成僞政府。譬如朱榮、高歡輩。互爲首尾。盜取國柄。其罪均也。文於是時。身在海隅。兵符不屬。會海軍總長程璧光。奉命南來。共商大計。既遣兵輪。赴秦皇島。歡迎黃陂。亦不能致。猶謂人心思順。必有投袂而起者。遷延旬月。寂然無聞。是用崎嶇奔走。躬赴廣州。所賴海軍守正。維紀扶義。知民權之不可泯沒。元首之不可棄遺。奸回篡竊之不可無對抗。國際交涉之不可無代表也。於是申請國會。集於斯地。聞關開議。以文爲海陸軍大元帥。責以勘定內亂。恢復約法。奉迎元首之事。文忝爲首建之人。謬膺澄清之責。敢謂神州之廣。無有豪傑先我而起也哉。徒以身爲與共和死生相係。黃陂爲同建民國之人。於文猶一體也。生命傷而手足折。何痛如之。艱難之際。不敢以謙讓自潔。卽於六年九月十日就職。冀二三君子同德協力。共赴大義。文雖衰老。猶當荷戈援秘。爲士卒先。與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

國會選出各部總長

六部計

是日國會並選舉各部總長。由大元帥特任之。軍政府遂以成立。以黃甫公園爲軍政府。國會所舉定者

財政唐紹儀

外交伍廷芳

內務孫洪伊

陸軍張開儒

海軍程璧光

交通胡漢民

軍政府書

十八日。軍府以對德宣戰案。諮詢國會。國會議決答覆。軍政府因於二十六日。發出對德宣戰之布告於

對德宣戰
布告

左。

中華民國軍政府爲布告事。查我國前因德國宣布潛艇戰略。曾由政府提出抗議。抗議無效。復由政府得國會之贊成。與德斷絕邦交。未幾。復以宣戰案提出國會。請求同意。未及議決。不幸倪逆爾冲等倡亂。國會中絕。致此項重案。至今未得合法之解決。適者段祺瑞矯託大總統命令。擅組政府。對於德奧實行宣戰。揆之國法。自屬不合。按之事實。我國之與德奧。實已處於對敵地位。今軍政府成立伊始。關於對外大計。亟宜決定。以利進行。當於本月十八日。具文諮詢國會。非常會議。應否承認對於德奧兩國交戰狀態。旋經國會非常會議。於本月二十二日開會。議決承認交戰狀態。具文答覆前來。查解決內政與國際戰爭。本屬兩事。既經國會非常會議決承認交戰狀態。本軍政府自應依議執行。對於德奧兩國。一初依據戰時國際法規辦理。特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當復辟事平。馮國璋、段祺瑞先後入京。西南陸榮廷等。本因要求不遂而抗段。非真爲護法也。此時乃承認馮爲大總統。不承認段爲國務總理。冀馮爲轉圜之餘地。馮爲直隸人。段爲安徽人。同入政府。各欲擴勢。段乘對德宣戰。兵力財力。操縱在手。向護法各省。主張兵力解決。及傅良佐在湖南。爲湘粵桂聯軍所逐。湖北黎天才等。又據荊州、襄陽以獨立。段更欲逞兵力。馮扼之。陰使直系武人張言和。於是北軍二十八師師長王汝賢、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等。紛請停戰。段乃辭職。馮國璋以王士珍爲繼。乃唱和議。十一月十九日。總理乃通電全國。謂非恢復約法及舊國會外。無磋商餘地。其文如左。

總理通電
全圖謀恢復
約法

前者段祺瑞主使叛黨蹂躪約法，解散國會。文與西南諸將帥，痛共和之中絕，懼民國之淪胥，率先議法討逆。與海軍艦隊南下，號召並申請國會議員在粵開非常會議，僉謂裁定內亂，恢復約法，必須組織軍政府，以資統一，而利進行。文與唐陸兩公同被舉爲大元帥元帥，責以興師討賊之任。由是滇軍奮起，西蜀聯翩，湘南舉兵，兩粵扶義，不辭勞瘁，躬效馳驅，聯合西南師旅，僇力同心，共謀國會約法之恢復。區區爲國之誠，嘗爲天下所共見。近以西南將士用命，克奏厥功，傳逆僭逃，段賊辭職，於是有主張調和以解決大局者。惟此次西南舉義，既由於蹂躪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復約法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文雖不敏，至於擁護約法，維持國會，實具犧牲之精神，依照軍政府組織大綱，非至約法完全恢復，國會職權完全行使時，斷不廢止。其有襲段祺瑞之故智，而與約法國會爲仇，一息尙存，豈容坐視。諸公匡時愛國，具有同情，尙祈一致主張到底，民國前途，實利賴之。臨電迫切，毋任神馳。

無何督軍團安徽倪嗣冲、山東張懷芝、直隸曹錕及奉天黑龍江陝西山西福建浙江各督軍代表，復在天津開議，主張向護法各省作戰。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馮國璋下令促戰，李純同時宣布任調人之責。

總理復李
純電

總理以電覆李純電文如左。

頃奉三十一日電，語長心重，讀之慨然。此次戰釁重開，罪在北京，當局無悔禍之誠，故和平之聲甫唱，旋即躬爲戎首，西南爲自衛計，不得不爲相當之應付，致垂成之局復敗，言之可爲痛心。文與西南將帥，切望和平之心，始終如一。所主張者，祇廢除一切不法命令，回復約法效力與國會，以求永久之保障。國會既能完全行

使職權。一切糾紛。不難依法解決。事至簡易。何懼不爲。若爲之而有所要求。不肯罷兵者。此則逆吏叛卒。名既不正。人人得而討之者也。執事憂國恤民。力任和平之責。文所欽佩。幸始終主持。敷布仁風。克銷兵氣。則國民拜賜無窮矣。專此布復。不盡悃忱。

總理通告
全國文

自馮之促戰令下。並派曹錕、吳佩孚、張敬堯南下。進攻荊州襄陽岳陽等處。總理乃通告全國曰。近日迭接長沙譚聯軍總司令來電。岳州程總司令江電。稱敵軍分遣悍將。進攻岳陽。相迫日亟。忍無可忍等語。讀之慨然。此次各省義軍與師護法。目的爲擁護國法。恢復約法效力。職在衛國。勢非得已。故自南京李督軍等一再倡議和之議。即約各方按兵相待。至於再三。以爲國法倘能有效。則一切問題。皆可待之法律解決。更無多求。無如非法政府。始終弁髦大法。毫無悔禍之誠。現且公然宣布僞國會組織法及僞參眾兩院選舉法。重襲袁氏違法故智。積極違法。顛覆國憲。厥有常刑。凡我國民。人人得而致討。乃逆軍猶敢逞其暴力。迭行南犯。雖塗炭生靈。犧牲國家而不惜。今復啓釁。岳州重兵相凌。和平已屬絕望。豈非我啓。罪有所歸。我義軍將士。實迫處此。不能不謀正當之對待。倘望本厥初志。一致進討。務完成護法之天職。非至約法有效。國會恢復。則文更萬無卸責之餘地。必義軍能貫徹護法之志。民國始有克臻莫定之望。公理所在。卽民意所嚮。師直爲壯。氣自百倍。幸共抒偉略。協謀進行。克成國家之大業。民國前途。實式賴之。

及曹部吳佩孚。攻破荊襄。及湖南衡山等處。乃任張敬堯爲湖南督軍。曹錕爲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吳佩孚副之。段之主戰說勝利。一面利用參戰督辦名義。疊向日本借得款項。

(註一)復由徐榘辭聯合奉天入關。以爲聲援。馮權乃於三月二十三日復段國務總理之職。總理是時通告各友邦。其書如左。

總理告友
邦書

中華民國爲通告事。民國不幸。叛督稱兵。陳師近畿。脅迫元首。於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遂以非法命令。解散國會。繼以復辟之變。黎大總統出走。而中華民國根據法律由國會組織之政府。忽然中斷。各省與師討逆。兵未及發。而段祺瑞乘機竊踞北京。自稱總理。黎大總統尙在北京。並未向國會辭職。亦非不能視事。乃不迎復位。而擅召馮國璋於南京。使以副總統而代理大總統。國之重器。私相授受。又不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而任意指派數千人。附會職權終止之臨時參議院。(參照臨時約法第二十九條)壞法亂紀。予智自雄。混泯禁禁。莫知底止。洵爲袁世凱稱帝以後。以武力亂國實行武人專制第二之奇變矣。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脈在國會。中華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以後簡稱約法)爲民國最高之法律。在憲法未施行以前。其效力與憲法等。(參照約法第五十四條)凡爲民國之人。皆當遵守。無敢或違者也。按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職權。國會亦無可解散之規定。繩諸命令抵觸法律。則命令無效之通例。六年六月十二。非法命令。與約法抵觸。當然無效。國會雖被阻遏。不能在北京繼續開會。然國會之本體。依然存在。此民國全國人民所承認爲應恢復國會原狀之理由也。本屆國會。厥爲民國第一次國會。中經袁世凱段祺瑞兩次以武力阻遏開會。不能行使職權。議員任期。實未中止。此又國會繼續開會。仍應召集舊議員集會之理由也。國人痛大法之凌替。懼民國之淪亡。一致要求取消非法解散國會之命令。俾國會繼續開會。而國之大事。一依法律

解決。乃北京非法政府。置若罔聞。而非法之代理總統。非法之國務員。叛亂之督軍團。以及非法之參預國政之私人。公然以北洋派號召。視民國爲私有。思以武力征服全國。非法締結借外債及軍火之契約。（參照約法之第十九條四款第三十五項）以逞其殘殺國人之毒箠。乃對川湘。首先用兵。粵桂滇黔。不得已而起。護法之軍。宣布自立。海軍艦隊。亦宣言以恢復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之事。爲救國之要圖。國無政治之中心。護法討逆之功。莫由建樹。於是國會應廣東省議會之要求。遂開非常會議於廣州。於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國會非常會議公布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爰爲自主各省組織一裁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之軍政府。（參照本綱第一條）自時厥後。自主各省。莫不宣言護法。川湘逆軍。次第蕩平。其他各省。亦聞風傾軫。凡我國內及國外之人。乃莫不瞭然護法戰爭之大義。而本軍政府之職志。遂以大白。北京非法政府。曾不悔禍。雖長岳之戰。北方慕義軍人。不甘爲私人效命。相率退却。又重以長江之督軍之聯名。要求暫免段祺瑞之職。而段祺瑞方且利用特殊參戰之督辦名義。陽託對外參戰。實行對內用兵。不惜欺蒙協約各國。而自虧人格。乃馮國璋者。又思自樹勢力。一面以停戰議和。緩義軍之進攻武漢。一面命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南下。積極備戰。仇視義軍。行同鬼蜮。（參照馮國璋青電）此和議之所不終。而復出於戰也。推馮段各具私心。遂生內訌。段派督軍會議再現。而張作霖、徐樹錚領兵入關。自由行動。段派叛膏之橫暴。雖段莫能制。長此不改。民國將成爲無法紀無政府無人道之國。一任不法之武人。割據稱雄。分崩離析。其將何以爲國。今段祺瑞復任非法總理。逞忿長岳。縱兵燒殺焚擄。絕無和議之可言。此則本軍政府因護法而救國救民不得已。而用兵之

今陳炯明
率粵軍援
閩

苦衷。當爲環球所共諒者也。國家不可一日無政府。國會非常會議。鑒於現以暴力強據北京者爲非法政府。是以有軍政府之組織。故軍政府於約法未恢復前。實爲行中華民國行政權之唯一政府。（參照軍政府組織大綱第三條）易言之。卽爲約法上行使統治權執存亡絕續之機關。（參照同大綱第十二條）現在本軍政府行使昔時北京政府之職權。與昔時北京政府無異。並非新發生之別一建設。誠恐友邦各國。尙未了解。自應卽日通告各友邦各鄰國。並鄭重聲明本軍政府。切實履行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國會解散前中華民國與各國所締結之國際及其他一切條約。並承認各有約國人在中華民國內享有條約所及。依國法並成例准許之一切權利。惟北京非法政府。違背約法。而與各國締結之一切契約借款及其他責任。本軍政府概不承認。謹布於各國友邦駐華公使。請煩轉達於貴國政府。尙望維持正義。承認本軍政府。共敦睦誼。永固邦交。實所厚幸。謹此通告。

總理早知馮段之不悔禍。故令陳炯明率粵軍援閩。而此援閩粵軍之由來。則總理六年率海軍南下。廣東朱慶瀾。以親軍二十營。委陳爲司令。俾便編練。改爲護法北伐之師。及朱去粵。令改爲海軍陸戰隊。使隸屬海軍。乃桂系粵督陳炳焜。以力阻而不與。粵人大憤。無何段賊莫擎宇叛變潮梅。進軍東江。總理任鄒魯爲潮梅軍總司令以討之。鄒部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勝之於鐵橋藍關。莫之精銳盡失。桂將沈鴻英以潮梅指日可定。乃誘殺金。（註一）並奪其師。粵人更憤。胡漢民屢與陸榮廷言。須將朱所撥二十營。仍歸陳。懲沈還金槍械。以平粵人之氣。程璧光往平塘晤陸。尤力言二十營。仍非歸陳統率不可。卒之陳炳焜因各方不平。

去粵。陸使莫榮新繼任粵督。此二十營始得歸陳。總理卽命陳率以援閩。名曰援閩粵軍。以陳炯明爲總司令。以鄧鏗、許崇智等助之。是時黨員多集中粵軍。故革命精神至充滿。逕向閩南直進。不久而得漳州。閩南悉入護法範圍。卒以餉械爲桂系牽制。不能再向前發展。

陳璧光遇刺

段復職。原擬向南奮力作戰。乃令吳佩孚進攻。吳以段爲皖系。乃通款西南。按兵衡山不動。值援閩援湘各軍正進行中。於二月二十六日。海軍總長程璧光。突在海珠對岸。爲人所狙擊。此案發生。係關係廣東省長。及軍政府問題。廣東護法之初。其省長原爲朱慶瀾。桂系欲於兵權之外。更挽政權也。乃借口朱爲北方官僚。不可在護法旗幟下任省長。並由陸榮廷等強要胡漢民出任省長。胡雖力却。朱聞此訊。乃去。桂系遂自任李耀漢爲省長。俾便指揮如意。又可以粵人爲省長。塞人口。但李出身綠林。粵人多不滿。桂系乃又以省長及督軍。強要程。程亦力拒。故雖始終擁護軍政府。猶能相安。忽北方所派晤陸榮廷之王芝祥。由南寧返北。復命道經梧州。電告莫榮新、李烈鈞。謂陸意擬以程任督軍。龍濟光由瓊崖出寇南路。擬以莫率兵討之。粵省議會及粵籍軍官聞之。紛紛通電請卽實現。桂系大駭。程仍力辭。桂轉以省長。多方勸說。似甚誠意。程意似轉。而二十六日。程由海珠乘艇過海。對岸碼頭遂爲人出槍突擊。立斃。海軍改由林葆懌任總長。擁護軍政府之人。爲弱一個。不久而改組軍政府之事發生。

總理之護法南下。及組織軍政府。其力量之最著者。爲海軍與國會。總理復爭得鹽款及關稅。爲海軍國會經費。於粵收支有益無損。故桂系雖非誠意護法及服從軍政府。亦可借海軍國會以壯聲威。而餉外觀。

總理兩處
督軍

至朱慶瀾交陳炯明所統之二十營。則必奪之而後安。及莫榮新字叛變。總理命鄒魯組織潮梅軍。真將平。將沈鴻英即誘殺潮梅軍司令金國治。而消滅其軍。蓋不欲軍政府有直屬陸軍也。至萬不已。始給二十營與陳炯明。使出以援閩。而軍政府之衛隊排連長。及新募衛士數十人。加以土匪之名。拘捕槍斃。軍政府派人往保。亦不允。時已為莫榮新督粵時矣。總理憤其悍橫。乃於七年一月三日。令同安豫章兩軍艦。駛至中流。砥柱砲台。親督開砲轟擊督軍署。以示懲。終夜砲聲不絕。莫知理屈。並知海軍演軍粵軍。皆不直所為。遂不敢還砲。自粵軍開往攻閩。勢力雖日發展。而在粵可尊者。祇有海軍及滇軍。四川熊克武、石青陽、楊樹塔、湖南林修梅等。勢力遠莫能及。張義安、胡景翼、于右任、在陝西三原（註三）舉義者。聲勢雖大。聯絡更難。故海軍續長程璧光被刺後。桂系利用政學會。播弄國會。以改組軍政府矣。

四 軍政府改組

軍政府改組

國會南來。本總理之提倡及號召。故欲作速組成憲法。以固國基。但自非常國會。而至開成憲法會議。及憲法第二讀會將告竣時。桂系與政學系懼憲法成立。調和無望也。乃使其所屬及接近之議員。陰致憲法莫能完成。陸榮廷與唐繼堯於軍政府成立之初。即不就元帥職。對段祺瑞雖反對。對馮國璋仍奉為大總統。屢欲犧牲護法以議和。礙於軍政府護法主張之力。另欲組織各省聯合會。以抗軍政府。又苦毫無根據。至是乃由政學會聯結吳景濂。擬以非常國會改組軍政府。將元帥制改為總裁制。總理於七年五月四日。乃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並通電於左。

概自國會非法解散。中更復辟之變。民國已無依法成立之政府。使馮段兩氏。果有悔禍之心。雖爭個人權利。苟能撤銷解散。非法國會之命令。使國會繼續開會。則與一言與邦何異。夫誰得而議其後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國。遂致釁起川湘。而全國之統一以破。其時滇桂之師。皆由地方問題而起。而所以宣告自主者。其態度猶屬曖昧。似尙置根本大法於不問。泯泯莽莽。莫知底止。文不忍坐視正義之弗伸。爰於滬上與民國諸老。創設護法。海軍將士。亦有宣言。相率南來。粵省議會。乃有請國會議員來粵開會之決議。由是發生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於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軍政府組織大綱。文不才。被舉爲大元帥。雖自知不能勝此重任。然國家多難。匹夫有責。文忝在首造民國之列。不能視大法之淪亡而不救。是用不避險難。不辭勞瘁。以爲護法討逆倡。使吾國及友邦之人。咸曉然於軍政府之職志。至於成敗利鈍。難以逆觀。凡以存民國人民之正氣於天壤間而已。自是以後。粵桂黔湘川又莫不一致宣言護法。始以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爲共同之目的。於地方之爭。一變而爲國會之爭。軍政府雖無尺地之憑藉。而此志已籠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來附義者。尙復在所多有。均在醞釀發難之中。不得不謂爲護法之已告一成功矣。願吾國之大憲。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邱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故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即對於非常會議。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內既不能謀各省之統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認。文於斯瘡口曉音。以致各省之覺悟。蓋已力竭聲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斯之謂矣。然個人之去就。其義小。國家之存亡。其義大。文所以隱辱負重。以迄於今者。良以任責無人。非不得已。

也。凡文之所以謀各省尊重非常會議。爲護法之中心者。無所不至。今自岳長累敗以來。各省始悟分則俱傷。合則攸美。然後知有組織統一機關之必要。且知有以非常會議爲護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圖之。猶爲未晚。然文之力。固已盡於是矣。計自提取鹽稅存款。以充國會正式會議經費。預定六月十二日爲開會之期。文之效忠於國會義務。本已將盡。乃者非常會議議決改組軍政府。以應各省之要求。今而後庶可資策畫力。以昭護法之大業。而告厥成功。豈非民國之幸。文本匹夫。無拳無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擁護非常會議者。其效果既已如是。庶乎廬告無罪於國人。茲仍願以匹夫有責之心。立於個人地位。以盡其扶助之職。護略述顛末。向非常會議辭大元帥之職。幸惟公鑒。

軍政府編

軍政府改組設總裁。非常國會舉出 總理及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岑春萱等七人爲總裁。以岑春萱爲主席。成立於七月五日。總理知其改組之旨。係全爲護法而非爲護法也。不自參加。並不發表意見。唐紹儀亦在上海。軍政府改組已定。又發生廣東省長問題。蓋是時廣東省長 李耀漢已由桂系改與翟汪。翟爲李部。亦出身綠林者。今桂系因政學系。有消滅憲法會議。及改組軍政府功。欲以省長報之。乃又擬易翟。粵人對於翟固甚反對。但對於政學系亦不贊成。乃連開公民大會。擁護伍廷芳爲省長。翟亦誓死不交印與桂系。而桂系一面賄翟將印交出。一面用武力拘毆公民團代表。而以省長交廣肇羅道尹張錦芳代。未幾。卒屬政學系之楊永泰。德高望重之伍廷芳。以其屬於本黨。終爲桂系所排。

七月。吳佩孚通電謀開和平會議。軍政府之總裁岑春萱等應之。九月四日。北京段之安福系僞國會竟

選徐世昌爲總統。軍政府乃又依非常國會之決議。代行大總統職權。當段祺瑞之平張勳也。梁啓超、湯化龍說段謂民國非繼續乃另造。遂再召集參議院。另組新國會。段系乃向外大借款項。總理在大元帥任。疊次力行反對。並向各國否認。卒無效。段系得此款。組成安福系。包辦新國會。至是排直系曹錕。而舉宣統之太傅。袁世凱之國務卿。徐世昌爲總統。軍政府一時宣布代行大總統職權。以相對抗。未幾。於十一月借歐戰告終之名。又開議和會議。南方全權總代表爲唐紹儀。北方總代表爲朱啓鈴。但段仍遣兵。且進行西原各種借款。調和遂破裂。八年四月。因李純、陳光遠、王占元之調停。和議又再開。桂系並派章士釗、郭椿森與北方私自勾結。八月。北京安福系促徐世昌改派王揖唐爲總代表。唐紹儀拒不與會。和議又停。時軍政府以國會在粵。終爲議和梗也。乃不發國會經費。又派軍警圍搜兩院祕書處。伍廷芳乃與國會議員離去廣州。桂系又欲奪雲南在粵之滇軍。令李根源爲滇軍主將。唐繼堯乃將桂系與徐世昌段祺瑞所密訂條件。即取消自主。犧牲國會。及委任岑春萱等爲弼政院弼政之事發表。以爲報復。唐紹儀爲議和總代表。堅持恢復舊國會。不利桂系祕密條件也。乃易以溫宗堯。凡此皆八年後半。九年前半年所發見之事。是時過半數之總裁。總理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乃否認岑陸等私自議和。犧牲護法主張。並決將軍政府國會移於雲南。時九年六月三日。國會實行移雲南。嗣移重慶。總理等移軍政府於雲南之宣言如左。

因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故廣東無軍政府。因參衆兩院他徙。故廣東無國會。僅一二人濫用名義。朋比爲奸。雖然。豈能以一手掩蓋天下人之耳目哉。即其詐術暴力所至。亦不出兩廣之外。然兩廣人民。不因此

而沒却其護法之初心。若雲南貴州四川之民。則隨靖國聯軍總副司令而定進止。閩南湘南西鄂陝西等護法區域。亦守義不渝。以理以勢。皆至明顯。護法團體。決非因一二人之搆亂而渙散也。廣東軍政府。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爲一二人之所把持。論戰惟知擁兵而通敵。論和惟知分肥以攘利。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擅逞其欲。如所謂五條辦法者是。護法宗旨。久爲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烟苗遍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飽驕兵悍將之慾。兵之所至。淫掠焚殺。鄉里爲墟。匪惟國法之所不容。抑亦人類之所不齒。文等辱與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當。終至忍無可忍。夫豈得已哉。惟既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戮力同心。以掃除危難。貫徹主張。茲已共同議決。軍政府移轉於雲南。仍任唐紹儀爲議和總代表。謀永久之和平。提出條件八款。以宣布密約。聲明軍事協定無效爲要義。伍廷芳兼長外交財政。離廣東時。所有關餘。應爲妥當管理。其未收者。亦應妥與交涉。孫文、唐繼堯謹率將士。艱難與共。苟利國家。惟力是視。謹此共同宣言。

自今以後。西南護法各省區各軍。仍屬軍政府共同組織。對北方繼續議和。以上海爲議和地點。由議和總代表準備開議。在廣東假託名義之機關。已非軍政府。一切命令行動。及與北方接洽抵當借款等。概爲無效。西南所有關餘鹽餘。應交付本軍政府。在軍政府設立未完備以前。一切事宜。委託議和總代表處理。

並希北方接此宣言後。瞭然於西南公意之所在。繼續議和。庶國難平而大局解決。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

直皖戰爭發生。桂系向與直勾結。至是借口助戰。派兵入閩。實欲順途先滅粵軍。更以福建地盤餌海軍。海軍林葆懌直電陳炯明。無論同意與否。海陸軍亦當即來福建。初。總理派朱執信、廖仲愷致命陳炯明回粵逐桂。並允予以財政。陳猶遲疑。許崇智、鄧鏗等各將領。再三陳說。至是知桂決不再欲粵軍生存。乃與福州李厚基約。以閩南交回李。而李接濟粵軍軍費。並鞏固粵軍後方。惟陳仍使黃強等日晤莫榮新。冀有調和希望。卒以內外合迫。遂於十六日。在漳州公園誓師出發。分三路回粵。以第二軍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進攻大埔松口蕉嶺平遠。以完全肅清韓江上游。佔領梅縣興寧爲目的。許崇智指揮之。以第一軍之一部任中路。由小溪平和進攻饒平平原。而出高陂。葉舉指揮之。另以一軍之一部任右翼。由韶安雲霄進攻黃岡澄海。鄧鏗指揮之。與中路部隊。共同肅清韓江下游。以完全佔領豐順潮安汕頭爲目的。鄭魯以義勇軍名義。派譚啓秀、蔣光鼐、林骨在潮汕聯絡劉志陸之親信軍隊饒光、羅兼柔爲內應。姚雨平亦派人在潮梅聯絡。以故出師不旬日。完全底定潮汕。再行進攻惠州。粵軍第二軍加入第一支隊爲右翼部隊。由興寧進攻老隆龍川。肅清東江上游左右兩岸之敵。進佔河源。再以一部向龍門增城進攻。一部協同中路部隊進攻惠州。中路部隊由揭陽豐順斜趨紫金。肅清東江沿岸古竹橫瀝觀音閣一帶之敵。向惠州進攻。左翼部隊。經揭陽普寧惠來出海陸豐。進佔平山淡水。出廣九路。斷敵鐵路之聯絡。另以一部協同中路部隊。進攻惠州。義勇軍張我東復在惠州上游爲應。譚啓秀沿海而前。莫榮新先後悉調桂系精銳莫正驥、盧炎山、江永盛、劉建慶、卓壽廷、沈鴻英、馬濟、林虎。及滇軍李根源全部。先後分頭來禦。頑抗於河源等處。卒被擊潰。直迫廣州。虎門要道資

軍政府移
漢之職中
止

軍政府各
部人選

九月六日爲朱執信等佔領。尤寒桂系之心。後朱因調停民軍與鄧鈞同遇難時。各地扶義而起者。如黃明、陳繼虞、周之貞、王鳴亞、胡文燦、李天德、梅粵等。紛紛揭旗附省。及各江瓊崖等處。皆入粵人手。魏邦平、李福林。復在省城對岸河南獨立。所有內河軍艦及廣三鐵路。均爲所據。桂系交通。完全被扼。岑春萱於十月二十四日通電解除其軍政府之職。二十六夜。莫榮新率殘部逃出廣州。粵軍等遂入廣州。全省次第光復。未移漢之軍政府駐滬辦事處。乃委陳爲廣東省長。廢督軍。而以陳炯明爲粵軍總司令。統一軍事。軍政府移漢之職中止。總理及伍廷芳、唐紹儀各總裁仍回廣州。恢復軍政府。十二月發表各部人員於左。

孫文爲內政部長。唐紹儀爲財政部長。唐繼堯爲交通部長。陳炯明爲陸軍部長。此令。外交部長兼著財政部長伍廷芳。司法部長徐謙。參謀部長李烈鈞。均照舊供職。此令。交通部長唐繼堯未到任以前。特任王伯羣署理。此令。參謀部長李烈鈞現在出差。以參謀部次長蔣尊簋暫行代理部務。此令。任命馬君武爲軍政府祕書廳長。此令。

恢復軍政
府宣言

同日發出宣言如左。

三年以來。本政府欲以和平之方法。使毀法賣國之人。厭亂悔禍。對內必使法律之效力勝武力。對外必使賣國條件悉行廢除。俾建設事業。得以具舉。是以停戰言和。乃岑春萱等。與北方暗中勾結。各謀私利。本政府乃令粵軍返粵。將內亂之人。悉行驅除。今再宣言曰。北方行動。最有害於國者。三。(一)利用軍閥。盜竊政權。(二)以善後賑災等爲名。欲欺騙新銀行團。而得未經國民承認之借款。擅加國民之負擔。(三)宣布

僞統一自認非法。而又以無國法上地位之機關。擅令各舉行僞國會選舉。凡此三者。苟有其一。已足破壞和平。陷國家於危境。本政府仍盼北方速行屏除軍閥。停止借款。取銷僞令。庶可相見以誠。繼續和會。為正當之解決。以副人民之希望。

在此期中海員對外國輪船罷工。本黨為之主持。卒得勝利。實開工人運動對外勝利之創局。

六 廣州成立正式政府

廣州成立正式政府

軍政府雖已恢復。但以總裁不能同在政府辦事。諸多阻礙。外交圍復擬收關餘交舊軍政府。而不交親軍政府。而北方徐世昌事事以總統名義行使職權。及向外借款。益使南方有正式政府成立之必要。乃提議設立正式政府。選舉總統。大多數國會議員皆贊成。時滇之唐繼堯。浙之盧永祥。湘之趙恆惕。盛唱。省自治。陳炯明亦趨此旨。故不以成立政府為然。議員褚輔成等。及陳之部下葉舉。洪兆麟等。亦附其議。且軍隊有不穩消息。卒由許崇智。鄧鏗在軍隊主持。須成立正式政府。國會非常會議。遂於四月七日參眾兩院聯合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依大綱第二條選舉大總統。總理當選為大總統。十日國會通告全國曰。

總理當選大總統國會通告全國

外交迫切。內亂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認非法。取消其僞政府資格。中華民國對內對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於本日在廣州開國會非常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依大綱第二條文大總統由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之。以得過投票總數之半者為當選。於本日舉出孫文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特此奉聞。



五月五日，總理就大總統職於廣州。市民數十萬，爲空前熱烈之慶祝大會。總理並宣言曰：

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膺中華民國大總統之選。茲當就職，謹布所懷，以告國人。前清末季，文旣憤異族之專政，國權之衰落，乃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提倡革命，賴國人之力，滿清覆亡，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於鐵路事業。不圖知人不明，民國遂從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譁然。雖洪憲旋覆，而餘孽尙在，軍閥專擅，道德墜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於今，文旣爲致力於創造民國之人，國會代表民意，復責文以戡亂圖治，大義所在，其何敢辭。竊維破壞建設，其事非有後先，政制不良，則政治無術，集權專制，爲自滿清以來之秕政，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旣分裂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至於重要經濟事業，則由中央積極擔任，發展實業，保護平民。凡我中華民國之人民，不使受生計壓迫之痛苦。對於外交，由中央負責，根本民意，講信修睦，維持國際平等地位，保障遠東永久和平。際茲撥亂反治之始，事業萬端，所望全國人才，各盡所能，協力合作，共謀國家文化之進步。文誓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凡我國人，幸共鑒之。

對外宣言曰。

四年以來，愛國之士，討伐軍閥及賣國賊，無非爲護法主義及國家生存計。此不能名爲南北之爭，實其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北方人對於南方宗旨，固表示同情。觀其歷次所行運

動及抵抗。與南方同一宗旨。此其明證矣。北京政府對於名義。受其管轄之省分。亦失其統治之權力。一任軍閥之劫奪人民。荼毒地方。北京政府。反須聽軍閥之命令。而軍閥且因爭權而互鬪。近彼派中竟有大逆不道。與俄國帝黨聯絡。攻陷庫倫者。前北京內部空虛。呈傾覆之勢。外人之佔據。且駸駸由北而南。中國之爲國。正處於最危險之地焉。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國會。北京已無合法政府存在。雖有新選舉法。製造國會之成立。均無法律之根據。凡此種種行爲之不合法。竟由徐世昌自行承認。去年十月。彼曾令行新選舉。不依新選舉法。而依舊選舉法。然而新選舉法者。徐氏地位之根據也。舊選舉法者。與徐氏地位不相容者也。是自稱總統者。已自認其名分之不正矣。際此時期。國家生命。如此危險。北京又無合法能行使職權之政府。國會爲全國各省各區惟一之合法代表機關。因是組織政府。舉文爲中華民國大總統。文爲建設民國之人。不能熟視民國處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一千九百十一年。文會被選爲大總統。執政未久。旋即辭職。當時用意。在促成南北之統一。今決意殫竭能力。忠誠奉職。俾我國民咸獲滿意焉。舉文爲大總統之國會。代表全國。不分南北者。是以文之第一職務。在統一民國各省各區。置諸進步的修明的政府管理之下。列強及其人民。依條約契約及成例。正當取得之合法權利。當尊重之。全國最大之利源。或爲天然。或爲工藝。必悉與開發。則全世界經此數年大戰損耗之後。亦可因此獲有裨益。諸所措施。抱開放門戶主義。歡迎外國之資本及技術。南方各省。既處於良好政府之下。享受正直的建設的政治。而益發達。深信其他各省。不久即脫離軍閥之羈勒。腐敗之政治。而奉承本政府之主權。於是渴想之統一。即可成爲事實矣。文責任雖重。然以北京

各部組織人員

政府之不合法及無能力。自信尙能達其目的。北京政府已不爲國人所公認。彼之倖存。不過據有歷代建都之國都。因而得外國之承認。一千九百十三年。國會組織之民國政府。曾經友邦之承認。本政府亦爲此國會所組織者。應請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認爲中華民國惟一之政府。本政府當局。絕無挾私圖利之見。咸懷竭力爲國之心。其所代表之主義。民國而得生存。且得在國際上占有其應有之地位。卽其主義。終必優勝。主義維何。曰自由。曰法治。曰公益。謹此奉知。惟希鑒察。

時政府各部之組織人員如左。

外交部長 伍廷芳

財政部長 伍廷芳兼

司法部長 徐謙

陸軍部長 陳炯明

內務部長 陳炯明兼

海軍部長 湯廷光

秘書長 馬君武 後馬任廣西省長。謝持繼任。

五月八日。總理勸徐世昌退位。俾全國統一。生民又安。其詞曰。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韓退之有言曰。鼎不可使拄車。馬不可使守閭。惟人亦然。非其才而用之。則用之者。

總理勸徐

世凱退位

與爲之者。皆受其殃。中國之民主政治。至於今日。其爲痛苦。所不俟言。然此痛苦。非民主政治之自身所使之然。由運動民主政治者。非其人故也。民國紀元以還。政治之權。操於袁世凱之手。袁世凱之爲人。在君主專制之朝。亦將爲王莽董卓。以民國付之。其倒行逆施。有必然者。君平日自命當繼袁世凱之位。論者或亦以君與袁世凱同科。然平心論之。袁世凱者。亂世之姦雄。君則昇平時一俗吏耳。使君早生數十年。或足與杜受田。鄒雋藻之流。以趨踏保全其令名。不幸所處時勢。不適於君。故君立晚清之朝。而清以之覆。立袁世凱之朝。而袁世凱以之亡。天下後世。或將以君爲兇人。然原其心術。或不幸災樂禍。至於鼎折足。覆公餗。則不能爲君諱。夫以君之才。立於專制君主之朝。爲一臣僕。猶不能有所展布。況任中華民國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嘗聞。中國之何以實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實貿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爲意。其爲害於國。夫何足怪。夫中國今日政治之窳敗。由於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之肆無忌憚。此人人之所知也。此貪官污吏驕兵悍將。實袁世凱所翼而長之。至於今日。君則依其肘腋。而仰其鼻息。六年有毀法之亂。君居天津。參與督軍團逆謀。是爲君依人肘腋之明證。七年有非法選舉之亂。君明爲受人擁戴。實則供人傀儡。始終爲軍閥所頤指氣使。不敢枝梧。是爲君仰人鼻息之明證。最近蒙匪洩逼。實有人唆使。與復辟陰謀有關。道路所傳。君亦與聞其事。識者知君無此膽氣。不過當年故智。俛仰隨人。成則分功。敗則不任其咎耳。君曾以此伎倆。一誤前清。再誤袁世凱。今將貽誤中華民國矣。君縱不以屑意。而天下之人。具有耳目。具有血氣。決不忍君之所爲。故已相與撲袂而起。拯中華民國。俾不致覆於君之手。此後之中華民國。置於國民全體之懷抱。建設中華民國之責任。荷

於國民全體之仔肩。於選任公僕之際。以爲民主政治。惟忠於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不貳。故遂以文承其乏。文雖不敏。誠不忍中國之民主政治。有名無實。寢假并其名而亡之。既受國之付託。則盡力所能至。以實現中華民國於世界。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於中華民國。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已覺。即日引退。以謝國人。則國人必諒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過也。愛人以德。故爲此言。若夫怙惡不悛。必不惜以國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虛榮。則非所望於君矣。

擬定兩粵

自粵軍回粵後。由恢復軍政府以至成立正式政府。北京徐世昌等。無日不設法欲消滅南方政府。桂系則無時不欲恢復廣東地盤。互相勾結。朋比爲奸。事前劉震寰密報於總理。總理囑鄒魯派范其務往籌策。應。(註三)至是桂系大舉。分數路侵粵。楊永泰亦在高州運動軍隊背叛。初來其鋒甚銳。北江及南路。均着被追。所幸由西江直上之中路。因廣西同志劉震寰所部一師。如約嚮應。(註四)由雙木原防星夜出發。襲得梧州。守將韋榮昌等。驚退。粵軍繼之。直抵南寧。陸續肅清全桂。時民國十年夏秋之事。總理以兩粵底定。卽商陳炯明謀北伐陳難之。總理乃親自督師。由桂林經湘以北伐。因陳炯明猶在南寧。再折往南寧相商。復誠懇告之曰。吾北伐而勝。固事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尤無顏再回兩廣。兩廣請兄主持。惟毋阻吾北伐。及切實接濟餉械而已。十年冬。總理至桂林。乃先整理軍隊。委朱培德爲滇軍總司令。彭程萬爲贛軍總司令。谷正倫爲黔軍總司令。此外有粵軍許崇智所部。李福林所部。李烈鈞則爲參謀長。胡漢民則爲文官長。準備十一年春入湘。大舉北伐。後方餉械接濟。多恃於粵軍參謀長鄧鏗。並由廖仲愷在廣東銀行提取紙幣。陳炯

陳炯明
北伐

明以北伐經湘。遂與湘省趙恆惕密通反對。總理為避免誤會計。乃與湘南駐軍羅先蘭、謝國光等商妥。北伐軍於十一年二月三月間。陸續出發至湖南全州。三月二十一日。鄧鏗由香港回省。突於廣州車站為人所狙擊。卒因傷重而死。軍中鑑於陳炯明不事接濟。又阻北伐特為接濟之鄧鏗之死。多人以為死於接濟北伐。羣情憤憤。遂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營會議。決議變更計畫。下令在桂各軍。一致改道返粵。再行北伐。潛師而行。粵軍第二軍旅長謝文炳密電告陳。時師已至梧州。陳以其親信軍隊尚在兩寧。遂電辭職。十六日。

總理至梧州。陳并派人來梧面謁。表示願負北伐後方之責。並立時可籌百萬元為軍費。總理電召來梧

面謁。(註五)陳不來。十九日乃下令准陳辭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著其專任陸軍總長職。另特任伍廷芳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職。即予裁撤。粵軍悉歸大本營直轄。二十日到三水。陳乃於是晚離廣州。赴石龍。轉赴惠州。其所親信軍隊。悉退出廣州。布防於石龍虎門等處。粵軍第二軍參謀長蔣中正。力主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炯明。再行回師消滅在桂葉舉等各部。總理以陳叛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尤欲保存。卻之。并主張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與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蔣以所主張不納。二十三日潛行。總理卒將北伐軍繞路不經廣州。直趨北江。而至韶關南雄仁化等處集中。并於四月二十七日。將在海軍軍艦悉數收回。另派人員主持。總理并於五月六日。親至韶關督師。時北方正在奉直戰爭中。與我方固曾與奉天之張作霖。皖系段祺瑞。相約夾擊直系曹錕。吳佩孚。

總理督師
北伐

北伐軍進
行

北伐軍之進行。(一)以粵軍第二軍許崇智全部。第一師梁鴻楷全部。福軍李福林全部。任右翼。由南

雄進攻江西之信豐。再向贛州前進。另以一部爲別動隊。由翁源向三南進攻。以軍長許崇智指揮之。(二)以滇軍朱培德全部。贛軍彭程萬全部。任中路。由南雄踰梅嶺進攻南安。再向贛州前進。以參謀長李烈鈞指揮之。(三)以粵軍第一路司令黃大偉全部任左翼。由仁化經長江圩。向江西之崇巖上猶進攻。再向贛州前進。以司令黃大偉指揮之。

敵方圖畫

是時諜報所得敵方配備如下。信豐方面爲第九混成旅全旅。南安方面爲第二混成全旅。其第十二師之全部。及第三混成旅省防軍若干團。則駐贛城南康新城一帶。預備策應。敵我接觸後。中路部隊於二十五日下午佔領南安城。二十八日佔領新城。左翼部隊於二十九日佔領崇巖城。右翼部隊於二十九日佔領新豐城。又由翁源出發之別動隊黃部。於廿二三等日佔領龍南虔南等城。六月二日佔領粵都城。分別向贛州城三面進攻。自是而後。敵我血肉相搏。時進時退。相持於茅店七里鎮沙石坪牛子嶺李家山金鷄嶺潭口歐潭黃金潭塘江三線。約十日有奇。至十二日。贛州城附近一帶之敵。被我左翼部隊壓迫。不能支持。是晚向萬安方面退却。我右翼部隊。遂於十三晨四時完全佔領贛州城。

北伐戰爭

攻克贛州

我軍佔領贛州城時。步兵第八旅旅長許濟。獲得敵人遺棄文件中。有敵步兵第二旅第四團。轉行所部各營之密函。略云。奉督軍陳電。據香港夏同和電稱。據陳炯明部報告。北伐軍內容。以右翼最強。應以動旅當右翼。又陳部於相當時機。可由連平和平出兵三南。與我協同動作。夾擊北伐軍等語。此函發覺後。因事關重大。當即據原文轉電詔關大本營胡展堂廖仲愷。一面詳細研究此問題之將來。羣以爲北伐軍。如打敗仗。不

第二期作戰計畫

能攻克贛州。則陳軍必扼守粵邊。不容北伐軍退返粵境。或即繳北伐軍械。亦未可知。現既獲勝。且克贛州。遑謀當可消弭於無形。故當時仍擬乘破竹之勢。先行克復南昌。再定應付辦法。旋於十五日軍事會議。決定第二期作戰計畫。分配任務如下。(一)第三軍第一師福軍各部。沿河右岸分兩路。一由興國。一由大湖良口。向萬安前進。(二)滇贛軍沿河右岸。向萬安前進。(三)第一路黃大偉所部。由上猶社溪圩橫石井十八塘等處。進佔遂川。向萬安之敵施行夾擊。以上各路部隊。均須於十九日前接近敵人。施行攻擊。此計畫既定。各軍遂如計畫準備前進。

奉直戰爭。奉軍敗退。直軍首領。既欲獲大位。又恨徐世昌用梁士詒組內閣以祖奉。且北伐軍屢勝。始終標護法之幟。直系乃利用此公義之名義。以逐徐世昌。俾快私怨。并擁黎元洪復總統位。與留京不護法之議員王家襄等。及護法中變之吳景濂等。勾結恢復六年之國會。圖塞護法之名。竟置廣州開至八年之國會而不顧。(註六)如是武人倡於前。政客和於後。函電交馳。徐世昌乃不得不於六月三日離京。同時有主張徐世昌已下野。總理亦應下野者。總理於六月六日。乃為宣言於左。

總理發表宣言

溯自民國六年。武人稱兵。國會被非法解散。構成大亂。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統率陸海軍將士。以護法戡亂。致力所至。務掃除不法之武力。俾國會得以自由行使職權。本斯宗旨。遂有七八年正式國會及憲法會議之集會。十年正式政府之成立。乃跋扈之武人。怙惡不悛。糾衆頑抗。以致干戈相尋。生靈塗炭。而倒行逆施者。遂至盜竊名器。不恤賣國。以求一逞。坐是分崩離析。以迄於今。國力之凋殘。民生之顛敵。岌然不可終

日言念及此。可爲疾首。比年以來。北方握兵秉政之人。有痛悖國難。贊同護法戡亂之主張者。本大總統無不樂與開誠相見。以圖共濟。惟徐世昌及其黨羽。則弄兵如故。殘民有加。本大總統毅然興師討賊。以期貫徹護法戡亂之職志。頃聞徐世昌業已潛逃。直軍諸將。亦有表示服從國會之事。此誠所謂無背於護法戡亂之主張。可爲嘉慰者也。六年以來。戰事延長。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毀。始大白於天下。用兵數載。得此效果。國內問題。似可和平解決。惟現在北方擁有重兵。而能操縱北京政權者。厥惟直軍。若直軍誠意護法。則從此兵不血刃。而國是可定。否則徐世昌雖已潛逃。而直軍猶無悔禍誠意。則禍變之來。不知伊於胡底。懲前毖後。洵不可忽。用佈悃愾。以告國人。夫約法之效力不墜。在使國會得自由行使其職權。在掃除一切之不法武力。否則國會之行使其職權。不但徒託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亂。適以長亂。故欲使今日以後。國會自由行使其職權。不再受非法之蹂躪。第一當懲辦禍國渠魁。第二當保障國會安全。蓋數年以來。丁壯塗肝腐。老弱溺溝壑。均此輩所構成。此而不懲。則人何憚而不爲惡。此首當申儆於國人者也。禍首既懲。則亂法之武力。無自發生。故軍隊之安置。宜爲要圖。軍興以來。兵力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爲不法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悉改爲工兵。統率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以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弁月餉。百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生產之純利。以一半歸國家。以一半歸工兵。論人數均分。無有差等。如此則轉移間。易戰事爲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慮。工事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用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

年之疲敝。謀社會之繁榮。轉危爲安。悉繫於此。現有兵數。既以此悉改爲工兵。徵集愛國之士。編制國軍。定爲義務。兩年一易。其兵類以二十萬人至三十萬人爲止。此法既行。卽有不逞之徒。亦無武力以爲憑藉。毀法之禍。可不再作。國家機關。依照法令。行使職權。無能防阻之者。然後政治可入新軌道。而國家乃有長治久安之望也。今者直軍諸將。既能知毀法之爲非。而懺悔之。尤當知護法之爲是。而服從之。數年以來。國內戰爭。乃護法與毀法戰爭。絕非南北戰爭。苟北方武人。贊同護法。卽此共同攜手。以濟時艱。故直軍諸將。爲表示誠意。服從護法起見。應將所部半數。由政府改爲工兵。留待停戰條件。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直軍諸將。如能履行此次條件。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罷兵。恢復和平。共謀建設。若遷退失據。惟知假藉名義。以塗飾耳目。則豈惟無悔禍之誠。且益長譸張爲幻之習。本大總統念民國以前禍亂之由。在姑息養奸。決爲國民一掃凶殘。務使護法戡亂之主張。完全貫徹。責任始盡。惟我公忠體國之人民。深喻斯旨。爲此布告。咸使聞知。

總理蒙塵

七 總理蒙塵

是時 總理雖宣言與北方停戰言和。以望統一之成。然吳佩孚欲消滅北伐軍而後快也。乃急促陳炯明內叛。及吳得廣州六月十六日事變電。抵電於案。拍案而起曰。豎子今入轂中矣。蓋陳吳皆秀才。負南北聲譽。時有南北兩秀才之稱。今陳乃降吳而叛。吳自滿。故有是言也。

十一月十六日。陸軍總長陳炯明。命其所部葉舉等。夜襲總統府。謀殺 總理。以兵叛。自北伐四軍

由北江出發入贛後。凡可調之兵。均調往前方應敵。陳炯明所部葉舉等。則將廣西之師。悉行率回。集於廣州。日謀應北方吳佩孚、陳光遠之約。在粵夾擊北伐軍。以故廣州一夕數驚。前方雖疊得勝。總理不能不返廣州。稍事鎮壓與諭導。一面將衛隊。亦調前方。以示坦白。往惠州、陳炯明、白雲山、葉舉處勸導者。更不絕於道。乃陳炯明存心叛變。前方得勝。反以敗訊誑所部。謂若不變。則無別於北伐軍。將與北伐軍同歸於盡。於叛變之前日。分頭促請廖仲愷往惠州、鄒魯往白雲山、廖至石龍。爲所扣留。鄒因與馬君武同往。時馬爲廣西省長。陳炯明不欲開罪之。未便扣馬。而鄒亦得無事。是夜十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理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理以爲謠傳。不之信。及至午夜十二時後。林祕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勳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暫避凶鋒。總理言競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共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爲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等言粵軍蠻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總理言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旣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卽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敢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況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之重任乎。吾當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等以總理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卽辭出。總理卽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理不信。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

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二時出發。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之黃金。且言事成。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日。（按大放假卽粵軍搶劫之暗號）等語。總理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卽命衛隊準備防禦。此時約已三時。林等復來勸。總理出府。總理言就存果敢作亂。則戡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以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理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理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等爲叛軍步哨。連接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理單身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理遂參在叛軍隊中。出險。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直步至長堤。安抵海珠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議決應變戡亂之計。

總理登軍艦

叛軍圍攻總統府

十六日上午三時後。叛軍步哨。已密布各路。斷絕交通。佔領各行政機關。粵軍第二師洪兆麟所部之湘軍。於拂曉時。圍攻總統府。府中衛士。僅五十餘人。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防禦。與叛軍對抗。叛軍衝鋒十餘次。皆被衛士用手機關鎗擊退。死傷之敵。達三百名。守衛公府之警衛團。亦與叛軍對抗。堅守府門。叛軍終不得逞。相持至正午十二時。叛軍旅長李雲復。以步兵衝鋒無效。乃用速射砲。注射公府。猶以爲未足。蓋彼以爲總理尙在粵秀樓。不能出險。故又用煤油燒燬由粵秀樓至公府之棧橋。杜絕出路。必欲總理葬身於粵秀樓而後已。及抵抗至下午。衛士彈盡援絕。不得已爲叛軍繳械。言明繳械後。叛軍不得再施射擊。孰知其凶暴蠻橫。不顧人道。當衛士與黃馬二副官。護衛總理夫人出府時。彼在府前。猶用機關槍掃射不息。以致死傷

總理率艦
進攻廣州

枕籍。其伏於公府四周民房內之叛軍。自昨夜十時起。專伺總理乘汽車出府時。以逞其狙擊之計者。至此尙未有見。總理汽車出外。乃再入府搜索。遍覓不見。始知總理已於昨夜。步行出府。其計竟不得逞。總理上軍艦後。以陸地盡爲叛軍所據。乃率各艦集中黃埔。準備進攻廣州叛軍。實行其戡亂平難之策。

十七日辰刻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來艦。晉謁總理。商議招討事宜。總理令魏司令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之叛軍。責成其恢復廣州防地。又爲伍總長言曰。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否則中外人士。必以爲我已無戡亂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如畏懦暴力。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徒爲個人避難偷生之計。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伍總長聽之。乃即離艦登陸。進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自伍離艦後。總理即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砲台駛至白鵝潭。乃命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之叛軍。發砲射擊。各叛軍聞聲落膽。皆紛紛棄械逃遁。各艦乃沿長堤。向東前進。照指定目標砲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砲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砲擊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其亂卒不克平。各艦乃經中流砥柱砲台。回至黃埔。

陳炯明運
動海軍內
變

十八日。陳炯明以鉅款派人運動海軍內變。幸海軍上下一心一德。服從命令。始終如一。不爲利誘。並謂其使者曰。吾海軍不比湘軍供人欺弄。以二十萬現金賣我總統。而博得一叛逆之名也。是日陳炯明致電伍總長。轉請總理下野。詞極悖逆。伍總長置之不覆。但有憤恨而已。而變作矣。

自是武人政客請 總理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電。有如雪片。文人如蔡元培、胡適。亦爲同樣主張。故二十四日士密西報訪 總理於永豐艦。總理對於下野一節。尤爲剴切表示。其言如左。

總理對下野之表示

我爲國會議員所選舉之總統。故對國會議員。負有非常重大之責任。現時我在軍中所以照常行使我之職權也。如我放棄職權。則對國會爲違法。對國家卽爲叛國。卽使我欲辭職。亦當向選舉我爲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廣州自陳炯明主使其部下叛變以來。今已將旬日。吾與叛軍始終奮鬪。堅持不怠者。亦惟守法盡職。對我國會與國家。負有完全責任而已。如我遺棄職守。偷生苟安。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道授。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吾又何必創造民國。枉費此三十年來慘淡經營之精神乎。吾誓必戡亂以謝國人。違法之舉。非吾孫某所爲也。

伍廷芳電

總理在艦中。曾數促進攻。不克達目的。而陳炯明。則一面乞和以緩師。（註七）一面收買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離叛。及收買海艦中兵士謀亂。用水雷等謀殺。總理坐艦數次。總理屹然不動。蓋 總理一面在艦謀戡亂。一面於六月十九早。令前敵李烈鈞、許崇智等迴師討伐。在此爲夾擊計也。在此期間。最可慘痛者。則外交總長兼廣東省長伍廷芳。以憂憤逝世。斯則此役之最大損失。夏重民亦在此役爲陳沉斃。

總理自六月十六日蒙難。是時北伐軍正依十五日第二期北伐作戰進行。至二十日在贛州接鄒爾大本營幕僚處電。云「陳家將領。篠日毀新街鐵路。圍總統府。勒迫元首下令取消北伐。贊成黎復職。」等語。二十三日接南雄電。知翁式亮、楊坤如部。確佔韶關。追擊大本營人員。將近始興。同日文官長胡漢民。電廣東督。

北伐軍回粵

是時前進各軍。已佔萬安泰和。距吉安城僅數十里。陳光遠望風而降。因得陳變訊。遂於二十三夜開軍事會議。當時有主張二項。(一)仍主前進。先克南昌九江。再行應付粵事。(二)立即回粵平亂。然許崇智主張第二項。故遂決定回粵。二十五日胡漢民到。決定以粵軍第二軍。滇軍。及粵軍第一師。返粵平亂。於二十六日晨出發。分由南安信豐向南雄前進。其他各軍。則暫駐贛境。以固返粵軍隊之後方。返粵各軍。第一師梁鴻楷部到信豐後。連夜向三南方面退入連平。向東江惠州而去。

攻韶計劃

七月二日。各軍已至粵境。決定攻韶計畫於下。(一)以滇軍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經仁化。向韶州進攻。(二)以福軍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經過田大橋長壩黃浪水。向韶關進攻。(三)以第二軍之許濟、孫本戎、謝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關進攻。其他部隊為預備隊。另以第九旅黃國華部。由三南方面還攻翁源。并同立誓於下。

與叛軍戰

「三軍一致。誓同生死。擁護孫大總統。平定粵省之亂。如有異心。天誅地滅。」部署既定。各部遂分向目的地前進。七月十日。三路部隊。均與陳炯明部接觸。陳部自佔韶關後。前進部隊僅至大橋為止。知北伐軍必回師。乃利用韶城及芙蓉山帽子峯以及河東蓮花山一帶高山之險要形勢。建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與鐵絲網各種副防禦等物。敵我接觸後。我右翼滇軍。即時佔領白虎坳黃岡嶺雞公嶺等要地。迫近韶城外之帽子峯。中路福軍迫近流塘下長壩一帶。向高地之敵施行攻擊。左翼許旅孫部迫近東錫窟前背一帶。向高地之敵施行攻擊。各路均以格於敵人之堅固工事。猛攻數日。未能攻破。仍成相持局勢。陸旅因在贛方前進。至

秦和。遠道趕回。十六日始到大塘集中。向韶城馬壩方面攻擊。又第九旅黃部。及何梓林部。連佔魯溪壩子圩等處。於十八日佔領獅子嶺。及翁源城。

是時陳軍方面。急急增調援軍。粵漢路兵車往來。日夜不絕。除原在韶之翁楊兩部外。續調陳炯光、蘇世安、黃業興、黃任寰、李雲復等部加入韶關方面。調李炳榮、尹驥、熊略等部加入翁源方面。我陸旅與孫部。十七日在馬壩大塘方面。被優勢增援之敵壓迫。不支。退回火山前方高地扼守。自是相持者約一星期。三路戰況均無甚進步。

七月十一日。北伐軍與陳部初接觸時。許崇智在週田接延平王永泉冬電稱。粵陳請閩出兵。排除許李。李厚基擬先派王獻臣圍出上杭武平。繼派臧旅及敵旅助陳。請注意。贛南及粵省近狀。請示知。並賜以機宜云云。當由許電致謝。並告以我軍返粵平亂情形。至各方情況。仍請其隨時電示一切云云。

當我軍由贛開拔返粵時。北京政府已免陳光遠職。任蔡成勛率部援贛。同時吳佩孚調沈鴻英部由湘援贛。駐贛之北伐軍。因受壓迫。暫向贛南退守。九日接黃大偉由遂川來魚電稱。奉元首令。即日率大部開返南雄。約十二三可到。其圖根本解決。又吉安潰敵四千人。無反攻能力云云。十五日。接右翼朱培德函稱。有大本營參議王道來云。陳嘉謨部不容於湘。擬助粵平亂。如同意即開來等語。當用電話與胡漢民商量。胡表示同意。乃即函復朱培德。請其轉告迅速開來。並使先撲滅樂昌謝部等語。

翁源方面。黃何兩部。十八日佔領該城後。十九日被增援之敵反攻。退出城外。二十日復由第九旅張民

遂圍奪回該城。自是得而復失者數次。

二十二二十三日起。火山方面敵增援部隊開到。戰事甚爲激烈。血肉相搏。徹夜不息。我軍久戰疲勞。前線頗有搖動情勢。許軍長爲鼓勵士氣起見。乃於二十三日進駐火山。是日下午。適奉到元首派美人三名。攜到密函二件。述情況甚悉。二十四日敵我相搏。戰仍甚烈。二十五日。敵銳氣頓減。我方乃決定反攻計畫。二十六日晨行拂曉攻擊。至上午十時。敵漸不支。全線開始向大塘韶關方面總退卻。我左翼軍各部。追擊前進。二十七日。我軍許旅進佔蓮花山陣線。向韶關車站進攻。陸旅向馬壩方面進攻。衛隊孫部與謝部進佔大塘光在街之線。向敵之韶城附近之防禦陣地進攻。二十八日敵復增調援隊。爲由贛返粵之梁鴻楷第一師之一部。由馬壩下車。卽向我左翼之陸旅進攻。陸旅應戰已久。驟遇此生力軍增加。不能支持。首先退卻。遂致牽動全線。各部總退卻。是日黃昏。各部隊仍退據火山前方原陣線扼守。而軍心搖動。步驟凌亂。蓋已知火山至翌日。必難守矣。

是時黃大偉所部。已於二十四日到達翁源。協同黃旅何部復佔該城。而敵方增援部隊亦到。仍在相持戰中。又湘軍陳嘉祐三旅。有一旅已到火山。其餘兩旅。留在週田仁化縣中。二十九日敵以主力向我陣地薄弱點衝鋒。護士第三營不支。首先被敵衝破。而全線遂以崩潰。湘軍陳部之一旅。未曾加入陣線。亦連帶退卻。是晚軍部退至週田宿營。各部凌亂已極矣。

三十日退至始興縣屬之江口。收容部隊。予以整頓。至八月二日。略已就緒。是時有敵軍一部。業已追蹤

至長岡水南水口等處。正決定計畫。調撥部隊。準備反攻時。適接始興電話。爲源方面失敗。第一路黃部王統領懋功。僅率七八十人於本日下午到始興城。據云敵已到始興屬之清化司前等語。當以翁源失敗。敵至清化司前。我後方已受敵威脅。江口殊難作戰。遂下令各部星夜退卻。派陸學文旅爲後衛。暫駐馬子均新寨嶺。爲收容部隊。俟各部退盡後。再行退駐修仁候命。是晚前方警戒部隊。接到退卻命令。各部均已退回。惟第八旅許濟所部全部。當送達命令時。該部業失所在。

三日達到南雄。得悉第九旅黃部業已安然退至虔南。是時贛州已失。贛軍賴部退信豐。李部則退南安。中站福軍李部一部退往仁化。一部退至南雄。滇軍朱部。湘軍陳部。則因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邊境退卻。李烈鈞部長已在南雄。主張各軍全部退往桂林。許崇智則以有延平王永泉之關係及與閩有多年之歷史。主張退福建。結果遂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第二軍福軍及第一路黃部偕同退閩。其他各部。由湘邊退桂。事變後。總理雖於六月十九日。手諭李烈鈞許崇智等回粵平亂。因交通隔絕。北伐軍隊。進止不詳。七月二日。接許崇智在南雄函。悉北伐各軍集中南雄。朱培德所部滇軍尤奮勇。十七日。有贛翁源已爲我軍所得。李雲復所部千餘人。倒戈附義者。十九日。得各方報告。乃知韶關仍在叛軍手中。八月一日。有贛南雄失守者。艦中人員。遂勸總統離粵。總統以報告未確。若遽離粵。軍心搖動。戡亂之事。因之而敗。九日。某顧問得確訊。報告南雄於前月杪。確爲北軍所佔。故前方報告。不能達到。北伐軍經於六日退龍南。總統以某顧問向不輕言戰情者。乃集各艦長會議。僉謂贛南既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局必危。總統株守省河。損而無益。至

總理
赴滬

是離粵赴滬之議遂決。並託某顧問通告各國領事。英領事謂孫總統如果離粵。則余可派摩漢砲艦。護送歸航。往港。明日且有俄國皇后號郵船。由港赴滬。孫總統如決意者。本領事即電知香港備船位。總理許之。遂如議行。

總理至滬。即將蒙難情形。布告中外。當是時。國中知識階級。咸以總統不畏暴力。守法不渝。爲人類放一異彩。羣派代表抵滬歡迎。曹琨。吳佩孚亦表敬意。總理於八月十五日。宣言如次。

總理到滬
宣言

六年以來。國內戰事。爲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墮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圖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就職以來。激勵將士。出師北向。以與非法者戰。最近數月。贛中告捷。軍勢遠振。而北軍將士。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文以爲北軍將士。有此表示。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歸於統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願與北軍將士提攜。以謀統一之進行。不圖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突遭兵變。政府燬於砲火。國會遂以流離。出征諸軍。遠在贛中。文護率軍艦。倉卒應變。而陸地盡爲變兵所據。四面環攻。益以砲壘水雷。進襲不已。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護法責任。繫於一身。決不屈於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險犯難。孤力堅持。至於兩月之久。變兵卒不得逞。而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故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師。而自來上海。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迴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傷亡枕藉。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爲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文之不德。統馭無方。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自兵

變以後。已不能行使職權。當向國會辭職。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未能集會。無從提出。至於此次兵變。文實不知其所由起。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謂護法告成。文當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對於統一計畫。已有宣言。爲天下所共見。文受國會付託之重。雖北軍將士。有尊重護法之表示。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爲國家謀長治久安之道。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陸軍總長。至兵變時。猶爲陸軍總長。果有請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議。建議無效。與文脫離。猶將諒之。乃兵變以前。默無所言。事後始爲此說。其爲飾辭。肺肝如見。接當日事實。陳炯明於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龍。曠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鎗擊不已。繼以發砲。繼以縱火。務使政府成爲煨燼。而置文於死地。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謀殺事成。即將歸罪。以自掩其謀。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故。可證其欲蓋彌彰已。陳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爲不軌。爲法所不容。即以事實言之。文於昨年十月率師次於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後方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於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云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國防。詎云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

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於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凶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虜。亘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忱於亂賊之名。懼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爲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卽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所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備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蠱賊。凡有血氣。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繼此以往。當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畫。自信爲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人足。俾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羣策諸端。皆建國之最大方略。

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惟奔走革命三十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爲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以爲敵。義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鑒之。

總理復於九月十八日。致本黨同志書於左。

同志公鑒。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會寄海外同志一電。並於十五日發表宣言。想已鑒及。茲再以事變始末及將來計畫。爲同志述之。

此次陳炯明叛變。非惟文與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蓋以陳炯明之性質而論。其堅忍耐勞。自有過人之處。然對於國事。常存私心。且城府甚深。不以誠待人。則早爲文與諸同志所燭及。願以爲人各有短長。但當繩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誠。未嘗不可爲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於決裂。更不虞其陰毒凶狠至此也。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雖元二之際。陰謀左計。稍露端倪。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悃悃。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共事。嗣是廣州處困。閩疆轉戰。均同艱苦。回粵之後。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師甫捷。而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義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所樂而爲此。此誠所爾別有肺腸。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溯民國九年之秋。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

民國建設。尙未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爲根據地。彙策羣力。以成勦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國事則有假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爲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警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旣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旣欲保境。必須養兵。所謂養兵以保境。無異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兵費。猶尙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託空言。一省如此。已爲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爲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徒託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亂者。況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僞中央政府。又操縱挑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爲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未經以難。而終未肯信。直至桂軍發難。邊隅震驚。始知晏安煬毒之不誣。文以爲自此以後。庶幾可恢復勇氣。以戮力進行矣。故仍命諸同志於政治上軍事上悉力助之。俾桂事早平。國難自亦得以早定。不圖陳炯明於破敵之後。故態復萌。昔惟欲據粵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計。漠然不顧。文乃自統諸軍以當此任。以完戡亂護法之夙志。此文率師北伐以前。與陳炯明相處之大略也。

當文率北伐諸軍。次於桂林時。以爲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後方接濟。當不容辭。初不意其陰蓄異謀。務欲陷我於絕地。自去年十月。以至於今年四月。半載有餘。種種異謀。始漸發覺。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爲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衆。而

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火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爲阻我前進。一爲絕我歸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載有餘者。全恃臨行借提廣東省銀行紙幣二百萬。爲陳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暫維軍用。及糧餉告絕。接濟不至。北伐諸軍。不爲流寇。則爲餓卒。計無所出。始有改道出師之舉。

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爲憾。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爲陳炯明將護我獨行其志。故忽然舍去也。文雖不得陳炯明爲助。但陳不爲梗。亦已無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忽然舍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於道。所反覆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故。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狠子野心。不可復信。北伐諸君宜留粵緩發。先濟內患。再圖中原。卒以此目的。在於改道出師。且率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擁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悉命諸軍。集中韶州。以大本營設於韶州。文於五月六日。親臨誓師。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黃大偉、梁鴻楷諸將。遂各率所部。由江西前進。

葉舉等所率援桂之粵軍。在北伐諸軍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議。及陳炯明在惠州。與文電報相商。委任葉舉爲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一帶。及北伐軍已入江西。大庾嶺已發生戰事。葉舉等遂率所部五十餘營。突至省垣。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葉舉等各有防地。乃不俟

命令自由移動。罪已無可追。然前敵戰事方亟。後方空虛。若有騷亂。前方軍心。必因以動搖。文爲鎮靜人心計。乃曉葉舉等以大義。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葉舉等則以要求陳炯明復出規復粵軍總司令爲請。文以粵軍總司令部已併入陸軍部。陳炯明現爲陸軍總長。有管理之責。初擬令率所部。自當一面。故以中路聯軍總司令相屬。旋以陳炯明不欲出戰。而欲以地方善後自任。乃命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來電。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稱已催葉舉等部。迅回防地。且言葉舉等部必無不執行。願以生命人格爲保證。然葉舉等部。則逗留省垣如故。財政部供給餉糈。從無歧視。猶以索餉爲名。操縱金融。致紙幣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戒所部。橫行無忌。舉動詭異。叛狀漸露。文以省垣鎮懾無人。乃於六月一日。留胡漢民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逕至省垣。仍駐總統府。示前敵諸軍。以省垣無恙。安心前進。而前敵諸軍。捷報迭至。贛南諸縣。以次攻克。陳光遠兵。破潰殆盡。屈指師期。克贛州後。進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踰一月。文將親率海軍艦隊至上海。入長江。與陸軍會於九江。以北定中原。乃令汪精衛至上海。料理此事。其時北方將士。已有尊重護法之表示。不妨礙國會開會於北京。文對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將士。若能依此宣言。則以商訂停戰條件。爲第一步。以實行統一爲第二步。戡亂護法之主張。可以完全達到。六年以來之禍亂。可以歸於平復。江西戰事如此。北方將士表示又如此。苟無六月十六日之變。則政府無恙。無論爲和爲戰。定能貫徹所期也。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報告。於叛軍遲弋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

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槍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砲燬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燬。所屬各機關咸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帑項及案卷簿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賈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爲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既登兵艦。集合艦隊戰士。勉以討賊。目擊省垣。慘罹兵燹。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往襄詔關。乃命艦隊先發砲。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發砲後始遣駐黃埔。以俟北伐諸軍之還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爲當日決定之計畫。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來也。

其時虎門要塞已落叛軍之手。惟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能堅守。與艦隊相犄角。合以海軍陸戰隊及新招民軍。爲數雖少。尙能牽制叛軍兵力。使不能盡聚於北江。以禦北伐諸軍之歸來。故叛軍必欲得此而甘心。一欲置文於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長洲。使艦隊失陸地以爲根據也。相持二旬有餘。叛軍終不得逞。而艦隊中。竟有一部分將士。受其運動。使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駛出戰線。長洲要塞孤懸受敵。遂以不守。文乃率餘艦。駛進省河。沿途受砲擊轟擊。僚屬將士。皆有死傷。所駐永豐艦亦被彈洞穴。然以奮鬪不餒之結果。竟於七月十日。進至白鵝潭。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厲叛軍之膽。而

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海防司令陳策等。更分率兵艦及民軍。往襲江門等。以牽制叛軍兵力。事雖未就。而諸將士之忠勇勞苦。誠可嘉也。

北伐諸軍。未聞變以前。已攻克贛州。進至吉安。陳光遠既逃。蔡成勳亦不敢進。南昌省城。指顧可得。然北伐諸軍。入贛州後。搜得陳光遠致其部將電報。已盡悉陳炯明謀叛事實。蓋陳炯明堅囑陳光遠固守贛州。以扼北伐諸軍之前進。而已則襲兵。以扼北伐諸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諸軍將領。見此等電報。已知陳炯明蓄謀凶險。禍在必發。及胡漢民自韶州馳至。告以六月十六日變亂消息。軍心激昂。許崇智、李福林即日議決旋師討賊。黃大偉繼歸。李烈鈞留守贛南。以爲後方屏蔽。惟梁鴻楷所部第一師。於決議之後。潛歸惠州。與陳炯明合。第一師爲鄧仲元所手創。入贛之役。與許崇智等部。共同作戰。乃聞變之後。始而躊躇不決。終乃甘心從逆。仲元之目。爲不瞑矣。許李朱黃諸部。自南雄始興。進至韶州。七月九日。開始與賊劇戰。復分兵出翁源。湘軍陳嘉祐所部。亦來助戰。前後二旬有餘。其始軍鋒甚銳。屢挫賊勢。賊恆擾欲退者屢矣。然賊據粵漢鐵路。運輸利便。且憑藉堅城。以爲頑抗。而西江等處響應之師。不以時應。使賊得傾注全省兵力。以萃於韶州翁源一帶。與北伐諸軍搏。北伐諸軍。餉彈不繼。兵額死傷者。無可補充。猶力戰不屈。直至蔡成勳、沈鴻英之兵。自後携至。李烈鈞所部贛軍。與敵衆寡懸殊。至於撓敗。於是許李黃陳等部。首尾受敵。無可再戰。許李黃等部。退至贛邊。朱陳等部。退至湖邊。此次北伐諸軍。自五月初旬至八月初旬。凡三閱月中。始而由粵入贛。與陳光遠之敵兵戰。繼而由贛回粵。與陳炯明之叛軍戰。曾無一日之休息。不但久戰而疲。卽遽道

之勞。殆已非人所堪。其堅苦卓絕。洵足爲革命軍人之模範。而陳炯明輩以欲遂其把持壟據之欲。至不惜勾通敵人。以夾擊其十餘年同患難生死之袍澤。廉恥道義。掃地以盡矣。

文率諸艦。自黃州進至白鶴潭後。賊以水雷。夜擊永豐艦。不得逞。又欲以砲擊沙面。釀成國際交涉。不得遂。諸艦雖孤懸河上。無陸地以相依倚。無可進展。然以爲北伐諸軍。果得進至省城附近。則水陸夾擊。仍非無望。故堅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歷五十餘日之久。艦中將吏。雖極疲勞。意氣彌厲。及聞北伐諸軍。已由始興與南雄。分道退卻。知陸路援絕。株守無濟。文始率將吏離艦。乘英國兵艦至港。轉乘商輪赴滬。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發表宣言。進行方針。大要已具。撮其要旨。不外數端。其一。文任用非人。發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其二。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以禍粵者禍國。其三。護法專業。當以合法國會。完全行使職權爲究竟。其四。關於民國之統一與建設。當實行工兵計畫。發展實業。尊重自治。至文個人以創立民國者之資格。終其身爲民國盡力。無間於在位在野。凡此拳拳諸端。凡我同志。所宜深喻者也。

近據報告。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現在贛東者有衆萬餘人。朱培德、陳嘉祐等部。現在湖南者。亦有衆萬餘人。服裝餉糈。固待補充。蓋軍力未失。士氣至厲。疲勞恢復。不難再舉。黃明堂在高雷飲廉。舉兵討賊。以爲響應。遲不及事。退至桂境。而兩粵同志軍隊。黃志殺賊。待時而動者。爲數尤多。陳炯明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凡吾同志。但當踴厲奮發。努力不懈。粵難平定。爲期必不遠也。

至於國事。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己以進之義。開與人爲善之誠。理所當爾。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磨。則舉凡營私壟斷之言。悉無因而入。若能以同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戰。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爲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少慰。至於以息事寧人爲藉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爲。無俟言也。

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爲民國而奮鬪。垂三十年。出生入死。勝敗之數。不可屈指。顧失敗之慘酷。無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爲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爲吾屈。所代敵入而興者。乃爲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凶狠。凡敵人所不忍爲者。皆爲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迹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跌。累及於己。故務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驚。其膽則怯。顧革命黨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則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可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途潰去。或半途離叛。亦事所恆有。數年以來。護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爲僅見耳。然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此則文所期望者也。餘不一一。此候公安。

(註一)關於沈鴻英誘殺金國治詳情。見於鄂警之通電。其文如左。

自莫逆肇事。以潮梅宣言獨立。依附段逆後。舉兵從莫。擊曹攻袁。逆蹟漸張。大有不可禦遏之勢。大元帥以護國護法。不能不先護專

護軍不能不先討其。愛命都督經籌潮梅。以伸討伐。當受命之後。分頭派人前往進行。而金國治受任爲軍政府潮梅軍第一支隊長。兼前敵司令。前月十八日。接金司令來電。知已得龍川屬之鐵場長安等處。正一面進兵。魯達於次日親赴前敵。起程之前。并請青署總督軍君題。告知某督。及廿八晚到老匯。廿九日忽金司令所部執事官熊石麟。撰狼來告。謂因金司令先得鐵場五華等處。見統於沈鴻英。又以與寧之定。敵軍多傾向軍政府。二十八日沈鴻英遂誘捕金司令。我軍全被誘圍鐵場。當即據情電請大元帥向粵督交涉。覆我司令。遂我全軍。并予摧香友軍之沈鴻英。以相當處置。一面本此情節。電請粵督。乃三十日後。陸續接來金司令所部黃委謀續報。張國良續報。告。知金司令竟爲沈鴻英鎖鑿。以同袍作讐敵。高功被忌殺。事出情理之外。乃竟如是。查此次金司令用其舊部兩營進軍。現駐鐵場。圍之一營。於前月十六日早。反戈攻敵。血戰兩晝夜。破敵中壘。幸佔鐵場。圍等處。據獲無算。其時沈鴻英所部前鋒李觀佑等。尚在老匯。按兵未動。及金司令十九日乘勝入五華縣城。出示安民。全屬克定。并獲彈藥甚夥。次日二十。李觀佑方至五華。不以金司令爲功。反爾先攻。遂軍。破其計劃。二十二日沈鴻英率部進攻興寧。不知會金司令而去。行至五里亭。爲敵所擊。見勢不佳。乃請金司令救援。金司令速夜赴救。乃退守興寧。圍攻數晝夜。敵謀投降。多傾向於金部。乃大見忌於沈鴻英。金司令不欲因等致訖。廿七日乃率所部進攻揭陽。行至揭陽。圩。沈使人來云。彼有軍與伊同行攻揭。廿七夜鄒武率一營。駐在圩尾。廿八早李時芳、李觀佑、各帶一營。駐在圩頭。鄒武且來營。以資首領。金柱謁沈。遂被拘禁。登時號令該軍四圍架槍。包裹退勒繳械。(中略)二十九早。竟將金司令槍斃。(中略)顧公等主持公道。與當事者以警覺。昭雪金冤。處置沈罪。及賠償金部全軍損失。並應有之發展力。則大局前途。實利賴焉。

(註二)張義安胡景翼率義三原詳情如左。

陳樹藩附道禍除。各軍咸有推測之心。惟長張義安持之最力。陳知張將爲己急。監視極嚴。時團長嚴錫龍駐三原。授督令。每藉事與張軍衝突。藉博陳道謝。張察其微。遂決定發難。且以嚴軍在。原。恆有虐民之事。爲民除暴。尤軍隊之天職。遂暗與各方聯絡。一日。陳軍令張移駐富平。並令旅長賈紀賢駐原。以防張變。因是形勢日急。張遂投袂而起。方張據陳移駐富平命令。自歸一出三原。據道前據。而運卒不決。又恐違陳口實。於是一面與三原知事要約。一面準備十四日離原。而暗中布置軍隊。預備夜間激戰。十三夜二時許。張軍演習各運排長兵士言曰。陳既疑忌吾等。視吾等爲仇讐。吾等當有決心。營中士官聞之。憤氣填膺。誓效死戰。張見衆志已固。乃先令士兵各持三

原縣詳圖一張，標明實地，嚴錫明二軍分駐地點，並兵數多少，令分頭進攻。令第二連連長黃振五，暗襲南門，第四連連長朱屏，襲北門，教練官鄧寶三，襲東門，各率二十餘人，西門張自任之。十五日午前十時，各隊進攻，守門軍士，顧臨中間槍砲聲，倉惶潰走。張於是集中隊伍，分攻實之旅部，嚴之團部，並實嚴及各官長公館。實嚴軍隊，於睡夢中驚醒，分途抵禦，人不及衣，馬不及鞍，倉卒戰，陣亡者甚多，未能一時撲滅。而大戰起矣。十五日午間，山西街爲實嚴二軍集中地，鹽店街有嚴軍三連，北城有嚴軍二連，張軍占山西街東西二口，兩鹽店街各要口，均爲張軍所占。繼復登東門，自城俯射各要口，實嚴各軍不能禦，竄入兩旁商店。張軍見之，挖牆穿孔，挑壞牆石，以爲掩蔽。實嚴軍亦頑強抗，至十六早，實在纏得張起事信，立派黃祥生、石象昂、馬青宛、胡得甫、滿欽哉等，率馬步各軍應援。於是日下午至三原，張景翼在富平，又派靳伯倫，率馬隊一連應援，與張軍合，大戰一夜，十七日早九時，實嚴軍降殺大半，餘均越城逃竄，折肢殘體者不計其數。實僅以身免，嚴不知下落。其弟某被殺。十二時，戰事告終，奪獲機關槍三枝，大砲兩尊，步槍四百餘枝，子彈六萬顆，馬近百匹。三原遂爲張法軍所有。護法軍既占三原，遂開各部軍事緊急會議，舉定曾世英、胡景翼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將所有軍隊，分編三大支隊。第一支隊，實司令自率，除原部一旅外，附以耿直、劉錫林二人所部，凡三千餘人，由永樂店涇陽塔底渡河，進攻西安北門。第二支隊，胡司令率之，除胡部原有軍隊外，並原駐乾州之樊老二軍隊，約三千人，由涇河成陽，進攻西安西門。第三支隊，郭慶、高峻率之，兵約二千五百人，由交口渡河，至涇渭，進攻西安東門。其餘以回州方面之楊高等軍隊，奉副王飛虎，使不能率兵援陣，以實部李美初一營，蓋實難口，以截陳軍敗後之歸路。議定，遂於二十日陸續開攻，陳樹藩聞訊，雖分兵駐守各隘，護法軍已猛攻而入，陳軍節節退守。二十二日午前，將東西北三門圍住，陳見勢窘，急將軍力集中於鐘樓附近，亂轟大砲，護法軍以城牆掩護，不受損。且以陳頑抗，攻撲愈猛。午後，城市火起者數處，陳愈恐，命以木槍灌火油噴上鐘樓，舉火焚之。先令軍隊分守三門，一時火光大起，全城哭聲震地，鐘樓左右商店，焚劫殆盡。時城中乏食，南城守兵，潛謀作內應，以告張義安，以急約會左，前進。然因東路爲司令者多，號令不一，竟以奸人謀，退兵河北。護法軍至是大挫，張義安且隨之而亡，後以子右任爲總司令，軍勢稍振。

(註三)當專軍回粵，桂系莫榮新等退回桂，劉震寰時以師長率所部駐梧州，派人持密函約鄒魯進攻，謂宜乘此掃清盜穴。彼當爲前驅，鄒商於陳炯明，陳止之。至是總理命鄒魯約劉內應，鄒乃將劉所來之原函，反面寫密函，由范其蔭密將私縱致劉，并與劉密籌。

應事宜。劉即將其家屬悉乘緝私艇來粵。

(註四) 莫榮新等以重兵堅守梧州。劉震寰率師由雙木藝取梧州。一面用電話籌報軍情。若敵已四迫梧州城也者。突以兵襲擊之。莫等倉皇逃遁。全軍潰散。并牽動他軍。故梧州復後。提桂軍直下雨寧。

(註五) 當時只須陳炯明一語總統。擔任餉械接濟。事即可了。陳炯明亦備船升火待發。卒爲人尼。結果釀成六月十六日之變。非特阻北伐之進展。數年廣東之際。禍與共產黨之得入寇本黨。皆此役有以致之。故中華民國十數年之擾亂。皆於袁世凱、廣東及本黨數年之紛亂。啓於陳炯明。

(註六) 十一年末。北京國會內民六民八之爭甚烈。主張民六者。謂國會民國六年爲黎元洪解散。刺黎取消民國六年之解散令。國會始得恢復。故國會祇有繼續民國六年是爲民六之主張。主張民八者。謂總統不能解散國會。故民國六年黎之解散國會令。無效。國會復得自由擇地開會。在廣州已開常會。及憲法會議。故國會祇有繼續民國八年。是爲民八主張。

(註七) 陳炯明由鍾惺可持來致總理函云。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何難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鑒。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也。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兩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殘。保全人道。以召平和。國難方殷。此後國報爲日正長也。云云。然事實則數次謀害總理。其詳見於蔣介石所著之「孫大總統廣州業雜記」。

第六章 討賊之役

一 討陳炯明

各方對
總理
表示
好意

總理電
各省代
表
大總統
及各軍
規復
廣東

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討賊軍入廣州。陳炯明敗走東江。總理自去年八月離肇和艦至滬後。古應芬奉命留港辦理善後。及進行討賊時。向有聯絡之浙江盧永祥。東山省之張作霖。向與爲敵之吳佩孚。均向總理表示好意。總理乃派張繼入河南。汪精衛赴奉天。浙江則信使尤頌。北京內閣總理王寵惠。財政總長羅文幹。復與謝持鄒魯磋商。使吳佩孚信服。總理主義許崇智軍。正由贛聯王永泉攻閩。(註一)福建督軍李厚基電請北京。請援兵請款項。王寵惠接電後。於夜深以電話邀鄒魯往商。乃決定明日開議。不發表此電。亦不因此電開臨時閣議。擱置數日。再視動靜。及至次期閣議例會始行提出。援兵當然一電塘塞。款項則交財政部籌措。羅文幹又爲遷延數日。及報許崇智李福林等軍攻入福州。李厚基敗走。總理乃以討賊之師。不能不急興於廣東。時奉天爲直系敗後。托人向總理表示變更攻粵辦法。注意長江。以福建許崇智之軍。會合駐桂滇軍。仍取江西。收湖南。出武漢。奉方當擔任北部。總理答之曰。「孔明昔日欲出中原。先擒孟獲。吾黨欲出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蓋必得廣東。乃能有力圖長江。否則腹背受敵矣。」

總理乃電召鄒魯由北京回滬。任爲大總統特派員。代表大總統。主持調集各軍。聲討陳炯明。規復廣東。復派鄧澤如爲理財員。鄒隨行。總理問之曰。授汝重責。若干時可達任務。鄒答曰。一個月籌款。一個月進行。

鄒魯致陳炯明書

二個月足矣。總理壯之。鄒魯到港。貽書陳炯明。其大略云。此次總理派魯到港。係討兄。今之致書兄者。欲兄及時覺悟。立請總統回粵。將軍撤退東江。由總統派兵駐省。恢復六月十六以前之狀況。魯當力請總統赦兄之罪。若然則黨之幸。國之福。魯與兄之交情亦得始終如一焉。否則廣東將爲廣西。海豐將爲武鳴。兄將爲顧品珍。函到請二十四小時內答復。過期魯即遵總統命。與兄以兵戎相見矣。函由姚烈士碧樓之父姚海珊持往。陳置不答。鄒即邀鄧澤如、李君佩、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等商籌款項。助其事者。有范其務、蕭菊魂、謝小呂等在港籌款。多得胡青瑞之力。華僑款項匯來者亦不少。李烈鈞、古應芬、吳鐵城、謝良牧、譚啓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均分頭進行。時陳炯明兵力正盛。廣東雖不少可靠同志有兵權者。然皆小部。不足發。故發難軍隊。乃有賴廣西雲南各軍。雲南軍分二部。一部爲朱塔德。則向隨。總理北伐。後爲陳炯明挫敗。至桂者。一部爲顧品珍所派出隨。總理北伐之滇軍。至桂則北伐軍已挫敗者。則有楊希閔、范石生、楊如軒、楊池生、蔣光亮各部。桂軍之可靠者。爲第一師長劉震寰。鄒魯乃分派人往促其發難。派往劉震寰處者。爲范其務。劉立應允。并謂當往粵誘得軍火糧食。以資發難。并派其軍需長○○來商接濟。並請委任狀。滇軍方面。派人去後。卽由楊希閔派其副官長夏聲來港。詢敵兵之情。與接濟款項軍裝。告以桂軍劉震寰已發難。駐梧及肇慶粵軍均可響應。閩省許崇智亦不日回軍。款項、服裝、藥品。許以照給。夏聲答言。若此歸告必可舉義。同時爲滇軍助進行者。在港有楊業。而總理亦加派盧師諦、鄧秦中來港。孫科亦至港籌款。爲討賊之進行。至在梧州肇慶之粵軍。如陳濟棠、莫雄等。早許滇桂軍東下。卽一路假退。以爲引進。至相當地點。卽一齊舉旗討賊。可一鼓而

是滇桂各軍發難

白馬會議

據陳炯明時政學會岑春煊亦云以其在桂之沈鴻英協助我軍。夏聲回報。滇軍各部。一致決心。并指楊善德爲總指揮。十二月六日。在白馬地方開會議。決定十日發動。夏聲乃於十二月七日。專派二人分途報告都督於左。

第一報告函如下。

夏聲對都督之報告

海濱先生賜鑒。別后次晨。即返廣州。第二日乘車西上。見楊總座。已將各方情況面報。昨日復同往白馬。與劉達慶、沈冠南軍代表會商。已議決十日即同時動作。其擔任部隊。概述於下。(一)沈軍以兩旅擔任攻擊府河東一線。(二)滇軍全部。擔任由大河北岸。經人和直攻梧州。(三)劉達慶及劉玉山由江南岸。驅逐藤縣之敵。直取都城。茲轉派來員持藥單來。請立購妥。令其速歸。前允之款。亦請於到達梧州時。派員送來。衣服尤請即送。以免軍士凍冷。專此。敬頌籌安。

第二報告函於下。

日前過承優待。至爲銘感。所商生意一節。刻已與沈君磋商就緒。不日當可合股創辦。台端應允之款。務望貯待。不宜失落。將來倘有便人。並望專送來梧。至托辦之藥。刻舊志復發。萬望交本人親攜回。此間易老販木易先生說。嗣後如非本人。對於通挪事。萬勿應允。以免拖累。其餘可問清九兄便知。

鄭魯得報告。即用大總統名義。委楊希閔爲滇軍總司令。劉震寰亦自廣州來港。密商發動計畫。謀定。回梧。轉赴濠江。與滇軍各將。復行會議。決定任務。并與駐梧沿江粵軍陳濟棠、鄧演達、呂春榮、卓仁機、莫雄等聯

各軍發動
討逆

爲一致。鄒魯得報告。以大總統名義。委劉震寰爲桂軍總司令。九日夕。劉震寰部移上藤縣。十日。與滇軍聯絡一致。同時樹討賊軍幟。督師東下。十一日。各軍下容潭。十二早。劉震寰、范石生、親率滇桂軍到梧州。駐梧粵軍四師及一三師之一部。完全如所定計劃退卻。以便在封川下游內應。是日滇桂軍陸續入城。時桂軍劉玉山、受楊希閔指揮。乃更委楊希閔爲滇桂聯軍總司令。粵軍呂春榮、陳濟棠等受劉震寰指揮。乃更委劉震寰以粵桂聯軍總司令。十三日。沈鴻英等追蹤來梧。自後楊希閔以滇桂聯軍沿西江東路。劉震寰以粵桂聯軍。及范石生軍沿西江西路。夾攻敵軍。沈鴻英部亦附之而來。粵軍復節節爲應。都城六步肇慶不戰而克。惟中間都騎一戰。林虎、葉舉、熊略等。親率精銳。誓欲頑抗。終被我軍以極短時間。痛擊星散。師至河口。又因陸蘭清內應。盡繳羅紹雄槍械。守將楊坤如。僅以身免。廣州各地。由預定各軍魏邦平、朱卓文、陳策、譚啓秀、周之貞、林樹巍、胡文燦、方瑞麟、梅蓴、李天德、朱晉經、徐維揚等。相繼崛起。陳炯明倉皇出走。退至惠州。十五日。討賊各軍入廣州。北江南路。次第爲討賊各軍克復。其著者欽廉之黃明堂、瓊崖之陳繼虞、王鳴亞等。此後本黨之革命根據地以定。當軍事之發動也。鄒魯報告軍事。陳辦法四種。并將代委各總司令情形報告。及請示於 總理。

陳炯明敗
退惠州

總理覆函如左。

總理覆函
督函

海濱兄惠鑒。頃得二十九日手書。藉悉種種。滇桂軍經已發動。佔領梧州後。順流而下。足徵兄辦理各軍經過成績之不虛。深爲感慰。來書說四事。切中肯綮。惟遇有重大問題。其事件須加商確者。仍希電告。以定辦法。總司令名義。須與他路不犯重複。而按合所部軍隊實情。臨時亦希酌擬見告。此復。餘電詳。

鄭魯以大總統特派
姓名發
爲報告

陳炯明之退出廣州。發布文電。爲種種飾詞。并架罪他人之詞。鄭魯以大總統特派員名義爲下之報告。爲報告事。竊陳逆炯明。以總長謀殺總統。以黨員謀殺黨魁。破中國數千年道義之大防。實世界人類之極惡。人類公敵。天討必申。以故凡有血氣所當然。非可比於一時一事一家之私憤。況六月十五日之變。直以姦淫搶掠爲餌兵條件。使吾粵良家婦女。任其姦污。生命財產。悉其殺劫。猶且以保粵息民。爲掩飾叛主之護符。以用兵隣疆。爲攻擊總統之口實。試問數月來。吾粵民受其縱兵淫掠之莫大荼毒。當總統在粵。逆謀未舉以前。果有此種現狀否乎。保粵息民之謂何。總統用兵於北伐。爲護法也。如可以目爲過舉。然則該逆之今日攻闖。明日攻桂。非侵隣乎。而所爲者。乃在其一己貪黷之私。其又何辭以自辯。此其最大罪狀。早著中外。吾粵同胞。尤爲身所親受。目所親見。耳所親聞。無待更爲詳論矣。且自變亂以後。粵民之財產。既盡喪於大搶大掠之摧殘。而粵省之財政。復慘供其侵閩侵桂之濫耗。以致公私澤竭。金融日亂。紙幣日低。猶敢欺人欺天。嫁其咎於總統。北伐之軍費。廖程之發行紙幣。無如事實上。有不可諛者。在本年春間。財政會議。列入北伐軍費七百萬元。共計本年全支出四千餘萬。除銀三千八百萬元。省庫定額收入外。不敷約五百萬元。卽由各機關分攤其數。卽日認足。是本年之財政。加入北伐軍費。原無窘促。其所以金融至此日亂。紙幣至此日低。謂非因淫逆之利誘部屬。使行圖叛而助貪賂。誰使之然。且延至於今。禍餘之倡。日猶益甚。其於北伐軍費及廖程發行之紙幣。夫復何關。況廖程之發行紙幣。除最短時期。係由財政部主政外。其發行數。實不超過所定北伐軍費之七百萬元。其餘悉該逆主政之所發行。此在省立銀行。有登記可查。豈該逆騰口之言所能洗刷。此又其居

心禍粵之慘毒。爲人所共悉者。該逆之對於公義。已罪不勝誅。若此。試更就私誼而論。夫該逆十餘年依附民黨。攫取大權。中更逃亡。恃黨以活。迨於民六。以全黨之力。爲該逆爭二十營基本軍隊。率以撓閩。復以全黨之力。爲人力財力之援助。始免於陷沒閩南。且使以一旅之師。還定百粵。繼以撓桂。悉告成功。凡此皆總統爲國事所關。日夕竭盡心血。以提挈該逆者。不圖六月之變。該逆竟以無人道之條件。爲無人道之行爲。必欲得總統而甘心焉。果尙有幾希之人性存在。豈忍出此。至於北伐所有將卒。非該逆十餘年患難與共之同志。卽會爲該逆百十戰身冒彈刃之軍人。乃敢與北方軍閥。通謀粵贛。雙方夾擊。欲盡之而后快。贛州所得通謀密電。積高數寸。設非北伐軍克贛迅速。有不蹈該逆之毒計者乎。嗚呼。陳炯明之自絕於人類。以公言。既如前所舉。以私言。又如所云。直與梟獍等爲倫。并爲狗彘所不食。是而不亟事殲夷。鳥跡獸蹄。將復交於中國。哀哀人類。其奚以存。我粵中軍吏士民。苟不憤其人賊之兇殘。憂人心之殄滅。卽當維持共切。忠勇奮伸。僅來一心。撲殺此獠。以爲人類吐氣。魯祇奉總統特派討賊大計。矢除世界魔孽。以保人類安全。現義師騰動。西江一舉。威響嶺海。其間同志并起。莫不雜旅成雲。人道戰勝。已操左券。徵象至此。足信錫奸擊暴。心理皆然。卽該逆清夜之中。猶有一息良心發現。亦當自爲裁判。認其罪無可道。至於討賊各軍。師以義舉。對於將士。早經約束。嚴明。使所至無擾閭閻。尤望我父老昆弟。安堵無恐。迨洗清人類恥辱之時。共謀定。民治久長之策。特肅敬告。咸使週知。

廣州底定。總理乃委胡漢民爲省長。討賊各軍。亦準備追擊。陳炯明更爲客軍入境。廣東亡省之書。以

總理電告
粵父老

煽粵人。總理乃電告全粵父老云。

自陳逆炯明叛國稱兵。踐禍吾粵。七月於茲矣。文惟無知人之明。至重勞父老憂。實深抱疚。故自離粵以來。無日不亟圖拯救。茲幸各軍舉義。誅鋤暴逆。我父老亦深明順逆之所在。上下一心。爲義師後盾。用是不俟聲旬。克靖粵難。今粵局主持有人。各軍將士。體念父老艱虞。自能力維秩序。至各省援軍。亦皆仗義而來。爲國宣勞。將來各有任務。實無絲毫權分之思。凡我父老。其各安居樂業。毋滋驚擾。爲盼。

北京任沈
鴻英爲廣
東督理

沈鴻英之隨師東下也。爲政學會一種陰謀。故先由岑春煊向總理表示服從命令。以討陳炯明爲詞。

江防會議
沈鴻英
孫胡漢民
鄒魯

實則暗爲北方軍閥鷹犬。故討賊軍入廣州。北京卽有沈鴻英爲廣東督理之命。沈鴻英更到省。整據官署。佔取稅收。心圖不軌。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各領袖在大沙頭李烈鈞參謀部長處開治安及軍事會議。沈鴻英乘機派兵襲擊譚啓秀與梅尊部隊於觀音山。更利用陳炯明客軍入境。廣東亡省之言。以煽漢軍。謂魏邦平將聯合廣東軍隊。解決滇桂軍及伊軍。非誘擒之不可。楊希閔一時爲所惑。乃用楊希閔、劉震襄二人名義。約胡漢民、鄒魯、魏邦平、陳策等到江防司令部。演軍楊如軒旅部。開地方善後及追擊敵軍會議。屆時楊希閔稱病不至。沈鴻英及其部將李易標、劉達慶、黃鴻猷、陳天太悉來。且皆背負駭殺。衛隊亦較平時特多。江防司令部四週更密布步哨。無何議開。沈等故與魏爭。倏由劉達慶陰在魏邦平之後。握其兩手。陳天太卽用背負之駭殺。直向魏擊。同時沈鴻英、李易標、黃鴻猷及所帶衛隊。分向胡漢民、鄒魯、劉震襄猛擊。胡漢民下樓。隨下樓之衛士均死。鄒魯避入楊如軒旅長臥房。楊正伏地避彈。劉震襄避入後座。陳策則跳樓而避。受傷。初沈惑漢軍

也。祇云擒捕魏邦平。及見沈等實欲盡殺胡漢民、鄒魯、劉震寰等。并死魏邦平也。乃恍然沈別有陰謀。立即由楊如軒、夏聲出而保護。謂有傷省長胡漢民、特派員鄒魯者。不能出此門。復由楊如軒、夏聲親帶衛士保護胡漢民、鄒魯出險。魏亦由楊希閔留於漢軍。胡等至省署。適劉玉山聞變來慰問。胡等欲外出。劉玉山親以所坐汽車。掛桂軍標幟者。謹送之。沈偵得。胡等必回大沙頭寓所。即密令在長隄官紙局所駐部隊。預備機關槍截殺之。無何一掛桂軍標幟。旁立衛士甚盛之汽車。過官紙局。沈部乃如密令。突開機關槍數架亂擊。衛士及車中人盡立死。視之則坐車中。乃沈部軍長劉達慶。參謀長黃鴻猷也。因沈部亦桂軍。故劉黃汽車之標幟。亦爲桂軍。故有此自殺之誤。而胡等聞警。乃折至沙面。是役也。政學會使沈以捕魏邦平惑楊希閔。乘機謀將胡漢民、鄒魯、劉震寰等盡殺之。使漢軍對於總理。無以自解。不能不聽其要挾。共降北京。燕意數十人預伏。不特不能在江防司令部槍殺胡漢民、鄒魯、劉震寰等。反因預伏在官紙局前之機關槍。自殺其軍長參謀長。亦云巧矣。是爲江防會議之變。沈鴻英既不能殺害胡等。漢軍益燭其奸。劉震寰所部。復全撤布於廣九鐵路至虎門一帶。粵軍集中西江江門一帶。古應芬、程潛復在江門收集。許崇智亦已由閩入粵境。李烈鈞在潮梅更將陳炯明殘部收編。漢軍朱培德亦將抵粵。海軍則永豐艦離珠江赴汕頭。與肇和楚豫二艦一致反沈。沈計一時不得逞。各軍紛電總理回粵主持。總理不得已。乃捨其駐滬統籌全局之謀。爲回粵鎮壓之計。乃發布裁兵宣言曰。

裁兵宣言

文於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對於國事。主張使議法問題。完全解決。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對於粵

事。主張討伐叛國禍粵之陳炯明。以中國法。而靖粵難。今者討逆諸軍。已逐去陳逆。而截定粵局。則陳既除。建設斯易。文於撫輯將士。及綏靖地方外。當竭盡心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並務以求遵護法之事業。圖滿結束。如是庶幾六年以來之血戰。卒得導民國於法治之途。凡諸愛國犧牲者。可得代價而少慰。爾此分崩離析之局。亦卒歸統一。文始獲與國人雍容討論以圖治。惟曠觀全國。以北京政府。尙未純踐合法之途。故猶多獨立自主省分。北京命令。不能遠及。統一之期。仍屬無期。迺憶年來。南北累爭。兵災迭見。市廛屢擾。國圖爲墟。盜匪乘隙。縱肆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苦之情形。悚目愴心。文竊以爲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獲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爲民困。前者西南起義。特因護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至於今日。則各方漸有覺悟。信使往來。力求諒解。較之昔時。已爲進步。曩者法統之復。亦可爲時局一大轉機。誠得西南護法諸省。監護匡助。以底於成。此時之中國。當已入於法治之軌。徒以陳逆叛變。護法政府中斷。而北京政府所爲。遂致任情而未及澈底。且以毀法之徒。謬託於恢復法統。國會糾紛。及今莫解。而於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廢督諸大端。反言行相違。不復稍應其求。而增兵備戰之舉。乃甚囂塵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長此不悛。匪特求治無期。助亂速禍。實未知所止。今之大病。固在執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誠心。而國中實力諸派。利害不同。莫相調劑。亦其致此之緣故。試舉今日國內勢力。彼此不相攝屬者。姑較計之。可別爲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護法諸省。此四派之實際利害。果以何衝突。亦自難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攜。互相了解。開誠布公。使卒歸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爲天職。則統一之實。不難立見。文今爲救國家危亡計。擬以和平

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則與四派相周旋。以調節其利害。在統一未成以前。四派各畫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約。以企統一之成。倘蒙各派領袖。諒解斯言。文當誓竭綿薄。盡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統一。期於實現。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張皇武力。濫行招募。而可縱言和平以誑人者。誠知兵多足以亂國禍民。則滅之猶恐不速。不容藉端推諉。以黷武之私衷。爲強國之言論。各派首領。不乏明達。見義勇爲。當仁不讓。其間大有人在也。當此謬說有謂須俟統一後。始可議及裁兵者。此未免爲怙亂之談。何者。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蓋擁兵以言政而政紊。擁兵以言法而法亂。強權盛則公理衰。武力張則文治弛。此必至之期。國人所身受而語焉能詳者也。不裁兵而言和平。猶挾刃以談揖讓。不和平而言統一。猶視圖爭爲求友。愚者且竊然嗤之。而況並世之賢豪。豈復昧此而謂國人可欺耶。然此種徒責難之說。隨空之論。其裁兵辦法。可以坐言起行者。文籌之至審。其綱要有三。(一)本化兵爲工之旨。先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二)各派首領贊成後。全體簽名。致請友邦爲佐證。籌畫裁兵方法。及經費。裁兵借款。其用途法定監督機關外。另有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報各團體。各舉一人監督之。其詳細條目。則由專員妥訂。諸公朝贊。則夕可商諸施行。此在諸公一轉念間。而國民將咸拜嘉賜。文亦當率西南諸將。敬從諸公之後。不敢有避。統一成而後。一切興革。乃有可言。財政實業教育諸端。始據次第爲理。國民意志。方與以自由發舒。而不能爲強力所蔽障。其爲統一。則永久而非一時。精神而非形式。國人同屬於法律範圍之內。而無特殊勢力之可虞。蓋兵者。所以防國。而非私衛。及假以竊權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軌。以與列強共躋於平等之域。百世實利。

賴之不然者。民言可畏。不戢自焚。文愛國若命。將不忍坐視淪胥。弗圖拯救。諸君之明。當不復令至此。語曰。人之好善。孰不如我。諸公當代。人質謀國有素。其一聆鄙言。而決然許之。毅然行之乎。此實誠悃之忠言。藉代人民呼籲。而冀諸公相與爲實踐。以矯虛與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難俟之議也。敢布區區。願聞明教。

總理於二月二十一日抵粵。更發裁兵宣言於下。

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漢桂粵海軍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願請還粵主持。文仍遲回。思以其時爲謀和平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又最適宜。故陳去已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尚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股。致小失撫寧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閔勳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聞文心膂。飛短流長。以惑蔽國人耳目。以致黎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力爲淺薄。已可慨嘆。文之謀國。豈或一隅勝負。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喑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對於自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返。推之當世諸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尙未孚於國人。致令此惟一救國之謨。或反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浙盧奉張而準。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逆此潮流而趨。以鄰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周旋。願國人苦兵久矣。頻年犧牲。以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少得。文誠思之心。惓惓不獲已。唯有先行裁兵。以爲國倡。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

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茲於今月二十一日。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嚴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餘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微現於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躋於平等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天相中國。能進而推之西南諸省。以暨全國。其爲宏願。豈勝企仰。然一隅之與中國。漸進之與頓改。其圖功之利鈍。收效之速緩。昭然未可同日而語。稱銖而計。故文之愚。尤以統一爲能立供國民以福利。遂不惜舉當世所矜之武力。以爲攘奪權利之具者。躬自減削。以導國人。亦冀擁節諸公。翻然景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途。文倡於前。諸公繼之。吾民馨香之禱。豈有涯涘。若必恃武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披瀝陳言。請候裁教。

總理回粵後。軍政人民歡迎之。總理乃爲裁兵及治粵之演說。其詞如下。

總理裁兵
治粵之演

今日我等在此鉞會。有工、商、農、學、報、慈善、軍政、各界。於此齊集。爲吾粵向來鉞會所無。故余謂此次之鉞會。可稱一時之盛。但此盛會。何由而得。係由漢桂軍之力。推倒叛逆而得之。故余今日要代表廣東三千萬人民。爲漢桂諸將士晉一杯。并恭祝漢桂軍萬歲。今日在此鉞會。我希望大衆應要做一件事。而此次得與各位同鄉相見。亦爲一最大之紀念也。今年爲民國十二年。此十二年中。變亂侵尋。今得漢桂軍之力。平惠粵難。我廣東人。應要做一件最要緊之事。此何事乎。蓋民國以來。有眼光者。無不日以改良政治爲要務。閱國十餘載。人民之痛苦顛連。無日或息。但一國之事。至大亦至繁。今日將數千年專制推翻。殊非容易。因新勢力與舊勢力衝突。日進無已。然曠觀全國情形。新勢力尙小。舊勢力尙大。以吾粵論則否。新勢力日大。舊勢力日減小。觀

此回漢桂軍之平亂討賊。可爲憑證也。茲可爲吾粵開一新紀元也。既有此好時機。必先將廣東之政治社會。盡力改良。使成一好模範省。漸而收效全國。正非難事。民國十二年來。革命均在粵。自清廷推倒。民國招牌。萬懸。往後事業。非破壞乃建設。現建設事業。正日就興起。則凡有國家思想之人。應當要擔當此建設之責也。建設事業。從何辦起。余以爲應從軍界改良起。軍界所應爲之事。厥爲練精兵。古人云。兵貴精。不貴多。能養成三五千精兵。則鞏固一省而有餘。然練精兵。必由裁兵始。今日廣東工商各界。宜速發起一裁兵大會。裁兵既爲今日之急務。則裁兵問題。非只限軍界得而提倡。即農工商各界。亦應同心協力。負責任。去造此工夫也。夫裁兵非裁之而使其變爲游民。乃化兵爲工。實行兵工政策之謂。然舉行此事之先。尙有一重要問題。卽籌款是也。化兵爲工。卽宜開辦實業。兵既爲工。則兵之餉必加倍。而生利日厚。誰不樂爲之。此政策余視爲今日救國唯一之良方。惜無能實行。余擬在廣東。首爲天下倡。然決意實行。必有方法。方法謂何。卽借小內債是也。借小內債。則從而再借外債。必無難事。從來借外債。手續至繁。而至難。北京政府對外已失信用。故外債之借。實不宜行。如我等內債既成。則外債當易着手。余願從今日起。各界社會。宜擔任研究此問題。廣東今日之紛亂。此何故。蓋賭爲之也。賭何而生。因護軍來粵。推倒逆賊。舊政府消滅。新政府成立。護軍多客軍。我等不能盡主人之責。而招待之。遂一時權宜開賭。以謀自給。余謂今日廣東之賭。罪不在人之開。而罪在我不能盡東道之責。故余謂今日救粵。宜整理內政始。整理內政。宜從裁兵禁賭始。此兩大問題。各界諸君。宜急起開會研究之。余此次回粵。係有一極大抱負。曰改良吏治。廣東吏治之腐敗極矣。由清迄今。因循不改。貪賄風盛。仇結日生。

然欲杜貪賄。則先從優給官俸始。港澳接近廣東。其政治舉措。足資借鏡。港澳官吏。多中國人。然港澳吏治。不見腐敗。實因官俸厚。陟黜明。而服官十餘年。則給以養老費。有此保障。當然有良吏。惟我國則不然。官俸既薄。地位復危。貪墨之習。成爲風氣。爲官一年。則盡一年之力以割。爲官一月。則盡一月之力以割。故罷官以後。無不滿載而歸。此真可嘆之事也。港澳政府。服官久。則有養費。故吏治良。其理明矣。然吾國欲整頓吏治。何不取法港澳。人能我豈不能。故余極欲一師其法。外省人與港澳遠。不知港澳情形。廣東接近港澳。其政治之良否。當甚明晰也。任命官吏。尤不可不循資格。大局稍定。余決意考驗官吏。無論本省外省。不分畛域。考驗則真才出。真才出則政治良。政治良則國可得而治也。整頓吏治。吾既以港澳爲法。行之有道。或能駕港澳而上之。今既取法於人。暫能如人。斯願亦少慰矣。廣東富豪不少。遇亂多遠避港澳。視港澳爲桃源洞。以其吏治良。盜賊少。法律有保障也。余亦希望廣東將來成爲一桃源洞。政治改良。凡政治範圍內諸大端。如教育實業交通等。亦從而振起。然此非一日之事。一年之事。須羣策羣力。下此責任。做去。不難成爲一繁華安樂之廣東。如此。則我等立志。亦可爲不虛也。更有外交問題。關係全體。蓋北京政府。尙未統一。廣東似無外交之可言。不知廣東之外交。最密接者爲港澳。前者港澳政府。對民黨多誤會。此次陳炯明背叛。英人則生一覺悟。知中國將來必係民黨勢力。故近來港督方針。亦爲之一變。此爲吾人最好之機會也。吾人可乘此良機。努力一致合作。實行興利革弊。則厚望多矣。

總理既回粵。全局不可無統籌也。乃以胡漢民駐滬繼續進行。徐紹楨則爲廣東省長。總理雖回粵。仍

完備

本初意與北方謀和平之統一。故不復任總統。但各軍不能不有名義以統率。乃設大本營。以大元帥之名義統率之。而軍隊既多。在未着手裁減以前。乃先指令防地。俾免紛擾。二十四日之指令於下。

指令各軍
防地

陳逆叛國。我漢桂粵軍奉命討賊。浹旬而敵定國難。曾經本大元帥下令褒嘉。以彰勛勞。現當粵局趨定。各軍廬集於省城及北江一帶。各該將領對於軍隊管理。諸多未便。亟應指定防地。分別駐守。俾資統率。桂軍司令沈鴻英着將所率全部。移駐肇慶並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擇要防守。所遺北江一帶防地。着漢軍總司令楊希閔。迅即派隊接防。兩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所部。着駐石龍東莞虎門各處。東路討賊軍第四師長呂春榮所部。着移駐羅定各地方。此外各部軍隊。着就現駐地點駐紮。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移動。致滋紛擾。該總司令等務各督率所部。申明紀律。保衛地方。以無負本大元帥撫兵撫民之至意。此令。

大本營組
織

三月二日。大本營組織告成。分四部二局一庫。及參軍處秘書處。其時任職人員如下。

外交部 伍朝樞。

內政部 譚延闓。

財政部 廖仲愷。

建設部 鄧澤如。

法制局 古應芬。

審計局 劉紀文。

金庫 庫林雲隊。

參謀處長 朱培德。

秘書處長 楊庶堪。

大本營成立。總理為貫徹其裁兵之主張。三月六日。為裁兵之着手。其辦法係調查各軍實數。限各軍

半月內。將該軍營數駐在地點。造具軍官姓名履歷。及兵士名冊。呈報元帥府。由大元帥派員分赴各軍駐在地。逐一點驗。倘虛類不准再招。其老弱及無槍枝者。亦一律裁汰。

討沈鴻英

二 討沈鴻英

沈鴻英自受北廷管理之命。早欲背叛。乃以各軍明義。江防會議之後。未敢即發。而北廷屢促其變。沈鴻英對於移防之令。既不奉行。又奉大元帥裁兵之令。乃於四月十六日叛變。是晨四時許。李易標部六七營由白雲山向農林試驗場演軍總司令部撲攻。幸事先有備。即撥隊抵禦。總理階揚希閔親自督戰。擊敗之。沈鴻英自任中路。沿粵漢路南下。沈榮光出英德四會。直攻三水。西江一帶之沈軍。亦先後叛變。總理乃以大元帥名義。檄諸將討伐之。其令云。

討沈鴻英

沈逆鴻英反覆無常。奸詐成性。陰謀內亂。逆跡久彰。本大元帥念其微勞。恕其既往。屢示優容。留共與感化。不意狼子野心。始終不悛。一面呈報移防。一面陰行鬼域。竟於昨夜。擅自稱兵。逆襲省城。幸我軍將士用命。戒備有素。當經擊退。似此恣行叛逆。甘爲戎首。擾亂軍紀。貽害地方。實屬罪不容道。法所必誅。沈鴻英應即褫奪桂軍總司令本職。着演軍總司令兼衛戍司令楊希閔。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東路討賊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中央直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中央直轄第三軍軍長盧師誥。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駐汕海軍各將領。廣東江防司令楊廷培。廣東海防司令陳策等。各督飭所部。分途兜剿。迅速撲滅。以正法紀。而遏亂源。此令。

陳炯明
據東江

沈鴻英所部先後擊退。吳佩孚又使贛南方本仁以所部擾粵境。更接濟陳炯明爲死灰復燃之計。如是陳炯明所部聲勢反振。鄧本殷盤據南路及瓊崖。洪兆麟等叛變於潮汕及東江一帶。許崇智率所部敗退。至廣州。總理乃命滇粵桂各軍圍攻惠州。總理亦會親往督師。(註二)桂軍總司令劉震襄復在乘勝嶺受傷。卒未將惠州城攻下。十二年冬。陳軍復侵至附省之石牌。雖即擊退。當時廣州一隅。內須應付陳軍。外須應付北方。兵力實有不足。乃檄調湘軍譚延闓所部。豫軍樊鍾秀所部至粵。但兵力雖增。而有功各軍多各顧地盤。佔據稅收。不能力戰。東江之敵。終未肅清。

曹錕賄選
總統

六月十三直派曹琨。見皖奉二派次第擊敗。謀爲總統。乃迫黎元洪出北京。當直之勝皖也。曹琨早欲得北京之副總統。爲徐世昌陰謀所扼。又有相抗之奉派爲梗。及直敗奉。乃逐徐世昌。請黎元洪復職。并復六年時之國會。與吳景濂王家襄等勾結。預爲謀總統地位。如是初去無甚色彩之王寵惠內閣。次使張紹曾內閣辭職。以迫黎元洪。復使軍警公民圍驅黎以索餉。及至黎元洪被迫於六月十三出家。猶使王承斌楊以法德車索印。黎已驅逐。遂與國會之吳景濂王家襄如計而行。以五千元買一議員到國會選舉。至十月五日。曹琨賄選告成。中外譁然。國人恨受賄之議員。至擬之曰「豬仔」。總理至是以直派曹琨。吳佩孚非特無和平統一之心。且敢公然賄賂。盜竊總統名器。於十日。在大本營開會討論聲討曹事。即致列國書曰

關於北京日前舉行之所謂總統選舉會。余須特別喚起列強之注意者。即舉國反對曹琨爲中國總統是也。曹昏不識丁。未受教育。今之反對及否認其爲總統者。不獨因其爲一千九百十二年間劫掠北京之人。

又不獨因其爲臨城案直魯豫最高級軍官之負責人。而實因其選舉之種種非法與賄賂情形。玷辱有教化之國家太甚也。歷史中污穢事迹甚多。而從未有此次爭奪權位無能之甚者。國民若默認此種行爲。則不能自號爲有人格之國家。以生存於世界。所以中國人民全體。視曹錕之選舉。爲僭竊叛逆之行爲。必予以抗拒而懲伐之。吾國民此種決心。不日卽有具體之表示。由是以代表人民之各首領。聯合組織一中央政府。余今請列強與其駐京之代表。避免足使僭竊者。可作爲國際承認或贊助之任何行動。若列強果承認曹錕。則將延中國內亂與紛擾。使吾民對於破壞國家機關紀綱道德之行爲。不得伸其真確之意志矣。

維時曹錕吳佩孚更助東江陳軍牽制北伐之師。使能安坐於北。更收我粵海關餘。用兵禍粵禍國也。總理擬截留關餘。乃向外交團交涉。外交團不特不允。且各派軍艦共十七艘。泊於廣州白鵝潭以示威。政府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左之宣言。

截留關稅
宣言

(一)中國海關。實一中國機關。所有收入。爲關稅之一部分。海關稅收。按辛丑條約。作爲拳匪賠款。及別項外債之抵押。除償此種債務本息外。所餘之款。則爲關餘。

(二)此項關餘。平時係交與北京中央政府。迨民國六年。因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國會。并發生其他之種種叛國行爲。議法政府。遂以成立。於民國八年。分得關餘一份。卽爲百份之十三零七也。

(三)此項關餘。按月交與議法政府。共有六次。迨民國九年三月。政府內部分裂。因而暫停交付。以後此間政府。曾經迭催照舊付款。復於本年九月五日。照會北京公使團。以關餘之處分。全屬中國內政問題。請列

強之權限所能及。各國對於關稅之關係。僅還付以關稅作抵之各外債而已。用特商請公使團。飭令銀行彙員。並將關餘交與總稅務司。由總稅務司攤分與本政府。且須撥還民國九年三月以後西南應得之積存關餘。

(四)九月二十八日。外交團簡單電覆。謂本政府照會。正在考慮中。迨歷三閱月之久。仍無切實答覆。本月三日。外交團忽來一電。謂近聞本政府不俟使團答覆九月五日之照會。擬逕行追脅收發廣州稅關。此種交涉稅關之舉動。使團斷難承認。倘若竟然爲此。當以相當之強硬手段對待。

(五)本月五日。本政府答稱中國海關。始終爲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機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且關稅之匯交北京。不啻資助作戰經費。以踐其侵略政策。本政府今欲令稅關官吏。以後不得將此款交還北京。應截留爲本地方之用。且聲明并無干涉稅關及迫脅收管海關行政之意。此乃完全中國內政問題。無與列強之事。本政府靜候三月。未得答覆。而公使團竟責備本政府不應急迫從事。殊失情理之平。然本政府爲尊重使團之表示。及證明本政府之謙讓精神起見。仍延期兩星期。不作如何舉動。以再待使團之解決。

(六)本月十四日。接到公使團由北京十一日電達詳細考慮之答覆。聲稱根據辛丑條約。列強對於稅關。祇有還付以關稅作抵之外債本息。及該約第六條所訂之賠款本息之優先權。而無處分關餘之權。

(七)使團覆文。尤足證明本政府所持之理由。甚爲正當。而從前所有對於本政府舉動之懷疑。亦可冰釋。蓋關餘之處分。本政府與列強。既同認爲中國內政問題。則本政府於所爭收回關餘一事。僅須與總稅務

司交涉而已。即使北京政府不服。可以武力阻止本政府收取關稅。而列強藉保護其尚未確定之權利爲名。集聚軍艦於省河。實無異幫助北京政府。以壓制本政府。誠不幸之甚也。

(八)按以上情形。則本政府之應如何措施。顯而易見。北京政府本屬不法。且爲全國所棄。當然無權處分本政府轄境內之關稅餘款。故本政府今日經已飭令總稅務司。(甲)在本政府轄境內。各關稅收。除按比例攤扣還付以關稅作抵之各外債及賠款外。其餘應妥爲保管。聽候本政府命令支付。(乙)并將民國九年三月以後。所欠本政府應得積存之關稅。照數歸還。

(九)總稅務司倘不遵命令。本政府當另委能悉於職務之人。爲稅關官吏。以免稅務之廢弛中斷。苟因而秩序有所紊亂。亦由總稅務司之不允協助本政府管理各稅關之所致也。

(十)關於此問題。尙有道德與法律之兩要點。須略爲聲敘。就法律上言之。外債與賠款。係以關稅作抵押。非以海關屋宇及稅關一切有形的產業作抵押。如遇必要時。本政府改委稅關官吏。列強按諸條約。亦無干預其行使職務之權。且全國關稅之收入。除本政府轄境內之收入以外。仍不下數千萬。足以還付外債而有餘。毫無疑義。列強明此。更無干預之理。是則稅關官吏之更動。亦不至有危及外債之虞矣。

(十一)就道德上而言。列強對於關稅之關係。多因庚子賠款而發生也。查此係一種罰款性質。施諸戰敗之國家。在歐戰以前則有之。今查世界各種條約上。並無此種罰款。即以凡爾賽之約而論。亦未嘗徵取罰款。祇要德國賠補修建費而已。況今日英法美日列強。對於庚子賠款。皆各有意退還中國。用諸有益於中國

之事業乎。

(十二)至於北京政府歷年所發行內國公債。有直接間接爲侵略南方及爲賄賂選舉總統之費用者。民國十年。北京政府釐定整理內債案。以關餘鹽餘與烟酒稅作基金。且總稅務司爲保管人。十二月十一日公使團之答覆。本政府文內。亦謂此債務之清還。與使團無關。因事前並未嘗與之商榷也。本政府對於北京整理內債案。無論就道德法律兩方面而言。當然不能認爲有效。蓋就法律上言之。本政府自民國六年以來。始終謂北京政府爲非法。其一切行爲。當然不能承認。就道德上言之。何可肅盜以糧。其理至明。若人民因本政府收取關餘。恐影響內債基金。是亦過慮。蓋按北京整理內債案。尙有鹽餘烟酒稅作抵。北京政府果按該案條例辦理。基金決不致搖動也。

十三年一日。本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特爲左之議決案。

自民國六年。國會被非法解散以來。北京無依法組織全國公認之政府。海關餘款。自非非法北京政府所獨有。民國八九年間。我西南護法政府。曾取得關餘一部分。先後收款六次。計共三百餘萬兩。是其明證。嗣因西南政府內部分爭。遂爾停付。北廷於是直接間接。得以西南之關餘。作爲侵略西南之軍費。事之不平。孰有逾於此者。洎乎十年五月。我孫總理受國民之付託。就任總統。北廷恐我政府名正言順。收取關餘。遂爲先發制人之計。將全國關餘。撥作內債基金。我政府當然不能承認。總稅務司安格聯非不明此理。而竟於其債務之外。復貿然擔任內債基金保管之責。近又託詞關餘爲內債基金。不能交付我政府應得之部分。殊所

不解。況內債基金原案。除關餘外。尚有鹽餘交通兩項收入。實綽綽有餘。我政府提取一部分關餘。於內債債權人之權利。絕無動搖之虞。觀於北廷積欠整理公債處。鹽餘交通兩款三千八百萬元。可見一斑。安格聯果盡其保管之責。則該兩項欠款。自應使北京政府照付。何至任其積欠如是之多。總之北京政府。現爲不法武人官僚所盤據。爲我國人所否認。我廣州政府轄境內之關餘。若仍聽北京支配。實無異肅盜以糧。應請我政府迅速收供建設之用。至列強紛派兵艦來粵示威。直不啻助北廷以壓逼我政府。干涉我內政。此種舉動。爲我所同憤。幸我當局不爲所懼。始終堅持。公理所在。事當有濟。茲本黨一致議決。誓爲政府後盾。務使目的達到。正義得伸。抑更有進者。外人管理海關。其結果不但使保護政策。無由實行。且使我國實業。不能與外國實業在我國境內爲同等之發展。其束縛我國實業之發展。以妨礙其生存。爲害之大。不可勝言。本黨尤當更進一步。主張收回海關。用種種和平正當之手段與準備方法。以求有濟。此事於我國民生前途。關係甚大。本黨爲代表國民利益計。當於此努力。務期貫徹主張。

三 討曹吳

討曹吳

廣東因曹琨、吳佩孚。利用陳炯明所部在東江牽制。一時不能出兵北伐。曹吳乃屢用外資（註三）乘機擾亂各省。並派楊森入川。孫傳芳入閩。以擾閩蜀。已如計所施。更復用兵浙奉。冀遂其武力統一迷夢。總理見浙戰已開。奉戰將繼。乃留胡漢民在粵代行大元帥職務。而自率各軍。聲罪致討。於出師以前。先對人民爲

討曹吳
左之宣言。

最近數十年來。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之侵略。淪於次殖民地。而滿洲政府。仍牢守其民族之特權階級。與君主專制政治。中國人民。雖欲自救。其道無由。文乃率導同志。致力革命。以肇建中華民國。爾來十有三年矣。原革命之目的。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以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此與帝國主義。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國主義。遂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反動。軍閥既有帝國主義爲之後援。乃悍然蔑視國民。破壞民國。而無所忌憚。革命黨人。與之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習。坐視不爲之所。於是革命黨人。往往勢屈而至於蹉跎。十三年來。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其端實繫於此。廣東與革命關係最深。其革命擔負亦最重。元年以來。國事未寧。廣東人民。亦不能得一日之安。九年之冬。粵軍返旆。宜若得所藉手。以完革命之所志。而會不須臾。典兵者。已爲北洋軍閥所勾引。遂致有十一年六月之亂。至十二年正月。藉漢桂諸軍之力。僅得討平。然餘孽猶蓬聚於東江。新附復反側於肘腋。曹琨。吳佩孚。遂乘間抵隙。嗾贛軍入寇北江一帶。西江南路。亦同時囂起。廣州一隅。幾成坐困。文率諸軍。四圍衝擊。雖所向摧破。莫能爲慮。然轉輸供億。苦我廣東父老昆弟至矣。軍事旣殷。軍需自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於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並起。其結果。人民生活。受其牽掣。物價日騰。生事日艱。夫革命爲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擔爲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而間有驕兵悍將。不修軍紀。爲暴於民。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爲利。馴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無所保障。交通爲斷絕。塵市爲之彫敗。此尤足令人民歎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勞瘁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廣東人民。身受痛苦。對於革命政府。漸形失望。而在商民爲尤然。殊不知革命主義爲一事。革命進行方法。又爲一事。革

命主義。革命政府。始終盡力。以求貫徹。革命進行方法。則革命政府。不憚應環境以求適宜。廣東今日此等現狀。乃革命進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於革命主義無與。若以現狀之未善。而謗及於主義之本身。以反對革命政府之存在。則革命政府爲擁護其主義計。不得不謀壓此等反對企圖。而使之消滅。三十餘年來。文與諸同志爲實行革命主義。不恤與舉世爲敵。微特滿洲政府之淫威。不足撓吾懷抱。卽舉世之訕笑咒詛。以大逆無道等等惡名相加。亦夷然不以爲意。此廣東人民所尤稔知者也。故爲廣東人民計。爲商民計。莫若擁護革命政府。實行革命主義。同時與革命政府協商改善革命之進行方法。蓋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問國事之習。不與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爲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人民。政府與人民之間。遂生隔膜。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張。以求與人民合作。特鄭重明白宣布如左。(一)在最短時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府。尅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爲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決心實行。廣東人民。當知關於革命之進行方法。革命政府不難徇人民重嚮。從事改善。惟我廣東人民。對於革命之主義。當以熱誠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實現。庶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十三年來。革命未就之緒。於以告成。中華民國。實事賴之。

討賊宣言

九月十三日。發出討賊宣言於下。

去歲曹錕執法行賄。潰亂選舉。僭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爲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

所得。爲窮兵黷武之用。藉以摧殘正類。消除異己。流毒川國。四海同恨。近復噬其龐犬。賤齊浙江。東南甯遠。橫羅鋒鎗。似此窮凶極戾。誠邦家之大愆。國民之公仇。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局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狐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坵墟。本大元帥夙以討賊勸亂爲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後。出師江右。所欲爲國民剪此蠹賊。不圖宵小竊發。師行頓挫。遂不得不從事於掃除內孽。綏輯亂餘。今者鋒鏖雖未靖於東江。大戰之機。已發於東南。漸及於東北。不能不權其緩急輕重。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故遂尅日移師北指。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此戰蓋釀於去歲之秋。而爆發於今日。各方並舉。無所謂南北之分。厥有順逆之辨。凡賣國殃民多行不義者。悉不期而附於曹吳諸賊之下。抱持正義。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趨集於義師旗幟之下。民國存亡。決於此戰。其間絕無中立之地。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凡各省將帥。平時薄物細故。悉當棄置。集其精力。從事破敵。露布一到。卽當尅期會師。凡我全國人民。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激勵勇氣。爲國犧牲。軍民同心。以當大敵。務使曹吳諸賊。次第伏法。盡摧軍閥。實現民治。十三年來喪亂之局。於茲數年。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強。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九月十八日。本黨宣布北伐目的。不僅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其詞如左。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學藝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

國民革命
之目的

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屬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爲巢窟。而流毒被於各省。有號稱爲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其可爲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爲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役。自是厥後。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卽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爲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嚮。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告。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在覆滅曹錕。尤在曹錕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持續反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近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責任。卽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

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爆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方有實現之可能也。(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方得充分發展。(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四)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彼經濟之發展。使知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五)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使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羣衆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宜急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爲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

同時并下令如左。

本大元帥於去歲之春。重蒞廣州。北望中原。國本未寧。危機四布。而肘腋之地。伏莽縱橫。乘隙思逞。始欲動之以大義。結之以忠信。故倡和平統一之議。以期銷弭戰禍。扶植民本。不圖北方跋扈武人。曹錕、吳佩孚等。方欲窮兵黷武。摧鋤異己。以遂其僭竊之謀。乃勾結我叛兵。調唆我新附。資以餉械。嗾其變亂。遂使百粵悉罹

革命
討賊令

兵燹。北江羣寇。蠶擁而至。東江叛兵。乘時蠢動。西江南路。亦跳梁並進。當此之時。以一隅之地。拒四面之敵。賴諸將士之戮力。人民之同心。兵鋒所指。羣賊崩潰。廣州根本之地。危而復安。在將士勞於征戰。喘息不遑。在人民疲於負擔。筋力易敝。然革命軍不屈不撓之精神。已漸爲海內所認識矣。曹吳諸賊。既不獲逞於粵。日暮途遠。始竊名器以自娛。於是有所謂法行賄。潰亂選舉之事。反對之聲。徧於全國。正義公理。本足以掩奸宄之魄。然天討未申。元凶稽戮。轉足以堅其盜憎主人之念。湖南討賊軍入定湘中。四川討賊軍規復重慶。形勢甫展。而大功未就。曹吳諸賊。乃益無忌憚。既吮血於福建。遂磨牙於浙江。因以有東南之戰爭。逆料此戰事。且將由東南而漸及於東北。去歲賄選時代所醞釀之大戰。至此已一發而不可遏。以全國言。一切變亂之原動力。在於曹吳。其他小醜。不過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鋤去曹吳。則亂源自息。以廣東言。浙江上海實爲廣東之藩籬。假使曹吳得逞於浙江上海。則廣東將有噬臍之禍。故救浙江上海。亦卽以存粵。職此之故。本大元帥已明令諸將。一致北嚮討賊。並尅日移大本營於韶州。以資統率。當與諸君會師長江。飲馬黃河。以定中原。其後方留守之事。責諸有司。去歲以來。百粵人民。供億軍費。負擔甚重。用兵之際。吏治財政。動受牽掣。所以苦吾父老兄弟者。備至。然存正統於將絕。樹革命之模型。吾父老兄弟所有造於國者亦甚大。當此全國鼎沸之日。吾父老兄弟。尤當蹈厲奮發。爲民前驅。掃除軍閥。實現民治。在此一舉。其各勉旃。毋忽。

比年以來。有以允許陳炯明自新之說進者。總理曰。可。只須陳炯明書一悔過書。則凡百可寬。至是北伐事起。汪精衛囑其夫人陳璧君往滬。請吳敬恆奔走其事。冀出師福建。一致討賊。吳陳至香港。汪精衛商榷。

總理尤陳炯明陳述

許其自新令
士自新令

魯預接之。吳敬恆、鄒魯同至省。復同至韶關。吳向 總理陳述來意。總理以陳炯明祇書一節，則百書可了。吳請 總理電陳爲寬恕之詞。總理不允。吳敬恆跪求之。卒不許。蓋謂陳有殺己之事。一悔罪，不難。難以見其悔禍也。吳乃至汕尾晤陳炯明，請其書悔過書。卒無效。然 總理終欲東江陳軍將士自新。乃下許其自新之令。卒亦無效。越數日，洪兆麟、林虎等反有擁護曹吳之電，豈不異哉。總理許東江將士自新令曰：曹琨、吳佩孚竊國弄權，殘民以逞，數年以來，閩粵川湘生靈塗炭，曹吳二賊實爲禍首。近復啓釁浙奉，兵連禍結。本大元帥已明令諸將出師北伐，並親駐韶關以資節制。東江叛軍抗命經年，此時若能深思順逆之辨，幡然悔悟，相率來歸，本大元帥當許其自新。否則徑率所部馳赴福建，以爲浙江聲援，亦必許其以功自贖。茲特命東江征討諸軍撤惠州之圍，並停止各路進攻，以示網開三面之意。內靖鄉土，外撻狂寇，時不再得，法不再寬，凜凜毋忽。此令。

廣州商團
總辦陳廉伯

總理正督師北伐。八月十五日接據報告。廣州商團總辦陳廉伯向英國購長短槍九千餘桿。由挪威商船運粵。已入廈門等語。總理據報以陳廉伯有與東江陳炯明軍勾通消息。乃飭令許崇智先行扣留。聽候查辦。許當令鹽務緝私副主任宋紹殷率「江平」、「鎮海」兩緝私艦。同時并令「江固」艦前往長洲廈門沙角一帶海面游弋巡截。截獲後解赴黃埔。蔣中正處聽候處置。一面函飭長洲廈門要塞知照。各艦奉令後旋即將運械之挪威船緝獲。於十一日押赴黃埔。同時查悉軍政部所發購運鎗械護照數目時日均有不符。故政府方面認爲私運。主張沒收。而商團方面則因集款購械。軍政部已發護照。不承認爲私運。極力要求

發還。漸至以罷市相要挾。時英領事忽通牒我外部。謂華軍果轟擊商團。駐港英艦司令已訓令英海軍以全力對付云。我政府乃電英內閣總理麥克唐納。嚴重抗議。略謂「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私運軍械謀變。政府處叛徒自有權衡。而英領事竟徇彼之欲。助叛徒覆政府。是且將以英帝國主義亡印度埃及者。亡我廣東政府。執事號稱工黨內閣。何以自解。」英領事後雖因此去職。然商團有此一種挑撥。加以陳炯明之勾結。風潮乃因之而日烈。

時滇軍范石生廖行超等。竟以第三者調停名義。與商團方面簽約。擔保政府將械全數發還。而以商團報效政府軍費五十萬元為條件。因種種關係。亦未能實現。九月下旬。政府當局接滬電云。滬有勸陳炯明拋棄粵計畫。服從大元帥一致北伐者。陳當覆電云。攻粵係徇商團人民之請求。商團願報效軍費一百五十萬元。已交五十萬元。若不允其請。係自棄於粵云。其於商團通陳之說。愈經證實。惟總理以此不過係少數人行爲。與多數商人無與。值茲北伐進行之際。乃取寬大辦法。令各鄉團與商團。直接備價向大本營領槍。免致整批槍械落諸商團少數首領手中。致生流弊。而商團代表。則堅持須由代表全數領去轉發。雙方相持。迄未能決。延至十月初旬。政府酌定折衷辦法。發還長短槍五千枝。交與商團代表轉發。由商團繳足二十萬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個月。及各商店立即開市。商團允之。遂定於十月十日。將長短槍五千枝。由黃埔運赴西濠口。交商團接收。商團氣餒益高。適是日學生工人農民慶祝雙十節。結隊遊行。至西濠口。商團開槍擊斃徒手羣衆數十人。翌日商團聯合會散發傳單。稱政府發還槍彈。不及半數。非俟全數發還。不可開市云云。故仍

有半數商店。迄未開市。又商團總部佈告。本團派團軍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擾亂治安。准予痛勦云。同時并勸迫開市商店。繼續罷市。一面宣傳東江陳軍不日來攻。一面煽動北江方面新街源潭琶江等處民團。如陳軍進攻廣州。北伐軍由韶還援時。應掘斷路軌。共起抵抗云。

時粵軍總部參謀長蔣中正。以空氣緊張。而友軍態度。又屬曖昧。乃主張退出廣州。將一切機關及隊伍移駐西江肇慶。再行設法應付。許崇智以拋棄廣州。遷移機關。關係既大。影響尤巨。認爲現時尙未至此時機。且友軍方面。未嘗無商量餘地。乃即與廖仲愷。朱培德等。先往晤范石生。具述商團不能不解決理由。及現擬實行解決之計畫。主張以粵軍負完全責任。而請范部守中立。范當時亦贊同解決理由爲正當。並加入協同動作。旋即共至滇軍總部。決定計畫。乃由胡漢民代大元帥職權下令。十月十四晚七時。各軍遵照計畫。分佈廣州市各要道。斷絕交通。十五晨。實行包圍繳械。未半日。而橫行廣州市風勢洶洶。不可一世之商團。遂被完全繳械遣散。

商團被繳
械遣散

北伐軍克
吉安

廣州商團已平。北伐軍譚延闓。朱培德。樊鍾秀等部。進克贛南吉安。是時浙江段系之盧永祥。雖爲直系齊燮元及閩之孫傳芳夾擊而敗。而奉直再戰。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及陝西第一師師長胡景翼。冀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熱河都統米振標等。忽於十月二十三日。迴師北京。以扼吳佩孚後方。宣言停戰主和。組織國民軍。馮爲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胡景翼爲第二軍總司令。孫岳爲第三軍總司令。奉天張作霖固因此得勝入關。段祺瑞在津亦投袂而起。總理與張段尙有聯絡。馮亦服膺。總理。胡景翼。孫岳更爲誠實黨員。

北方紛紛
電請總理
入京

至是紛紛電請總理入京主持政局。黨員之在北方奮鬥如焦易堂、王用賓等尤急切盼。總理即來。民衆之如大旱望雲霓則更無待言。總理乃決由韶關大本營回廣州。北上時黨員以勢險力阻者不少。總理云。若以我爲大元帥則我此行誠險。若以我爲革命黨領袖則此行實無險可言。衆無辭。遂於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離廣州北上。發出宣言如左。

北上宣言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黨對於出師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義。以爲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爲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曾不須臾。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與國民革命爲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黨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掃除障礙之物。而活潑進行也。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其內容爲何。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已詳述之。蓋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爲基本。而因應時勢。列舉救濟方法。以爲最少限度之政綱。語其大要。對外政策。一方在取銷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及特權。一方在變更外債之性質。使列強不能利用此種外債。以致中國坐困於殖民地之地位。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達而不相妨礙。同時確定縣爲自治單位。以深植民權之基礎。且當以全力保障

人民之自由。補助農工實業團體之發達。謀經濟教育狀況之改善。查對外政策果得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於消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對內政策果得實現。則軍閥不致死灰復燃。民治之基礎莫能搖動。此敢信於中國之現狀實爲對症之良藥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據此旨。且爲之說明其順序。

(一) 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得充分發展。

(二) 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 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團結力之增長。有改善之機會。

(四) 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動機。

(五) 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 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一切租界皆已廢除。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以上諸端。凡屬國民。不別其爲實業家。爲農民。爲工人。爲學界。皆無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奮鬥以斬其實現者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其內容具如此。十三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其進行之障礙。遂使此等關係民國存亡。國民生死之榮華諸端。無絲實現。爲謀目的之到達。不得不從事於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

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後。本黨旗幟下之軍隊在廣東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黨復從種種方面指示國民以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雖懷挾其武力統一之夢想。而其失敗終爲不能免事實。今者吳佩孚之失敗。足以證明本黨判斷之不謬矣。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雖有帝國主義爲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叛迹漸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至衆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至。以爲可以力征經營天下。至不恤與民衆爲敵。屠殺工人學生。以摧殘革命之進行。及人心已去。終至一敗塗地而後已。猶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爲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了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

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求逞。軍閥亦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爲國民覺悟所屈伏者。願我友軍將士暨吾同志。於勞苦功高之餘。一念及之也。

吾人於此。更可以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迹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

功。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尙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相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能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

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

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

以上二者。爲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

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豫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豫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

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以上各團體之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之。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豫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爲多。全國各軍皆得以同一方法選舉代表。以列席於國民會議。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

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於今三十餘年。以今日國內之環境而論。本黨之主張。雖自信爲救濟中國之良藥。然欲得國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爲國民革命之要道。本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現之後。本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之政綱。提出於國民會議。期得國民徹底的明瞭與贊助。

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曰。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鬪而完全達到。凡我國民。盍興乎來。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中國國民黨 總理孫文。

總理北上
日誌

總理北上。係以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件爲號召。全國民衆。一致歡迎。外人遂多側目。故 總理十七日到滬。即聞上海字林西報有討論 總理到滬居住問題一文。大意謂上海租界完全商務性質。負政治上任務之大元帥。居住是否相宜云云。總理乃對問此事之日本報記者云。上海是中國領土。我是主。外國人是客。主人在自己領土內。欲如何則如何。萬非客人所能過問。

時直軍正肅清。久居北京之宣統。因有人欲利用之。同時國民軍亦廢去其帝號。使之出宮。但曹錕於斯時亦已退位。政治由新組織之內閣攝行之。各方紛請 總理早日入京主持。段祺瑞亦來電表示與 總理

段祺瑞就
執政職謀
議開善後會

一齊入北京解決國是。總理以最近無船由滬往津。復欲在日本向其國民爲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傳。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船赴日本。在日本宣傳接洽數日。於三十日乘船赴津。乃段祺瑞於總理在上海起程赴日之日（即二十一）宣布大政方針。於總理由日本赴津之前七日（即二十四日）就執政職。及總理三日到天津。始終抱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件之旨。乃段祺瑞就執政。首咨各國尊重歷年條約。復開善後會議。以清臣趙爾巽爲會長。以抵制國民會議。總理以段仍爲當年賣國舊態。毫無覺悟。乃向段所派歡迎之代表直斥之曰。「我在外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段祺瑞在京則尊重不平等條約。何用歡迎爲。」并決定凡黨員不參加其善後會。一面仍主張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是時總理已在病中矣。

粵軍謀肅
清東江叛

當十三年冬 總理之北上也。陳炯明由東江進佔寶安東莞石龍等處。是時廣東留守諸人。以東江潮梅逆軍。不肅清。終爲革命進行之障礙。乃決定進攻計畫於下。（一）以滇軍范石生部任左路。進攻博羅方面。范石生指揮之。（二）以桂軍劉震寰部任中路。由鴨子鋪進攻飛鵝嶺惠州方面。劉震寰指揮之。（三）以粵軍第二師張師及許旅楊旅馮團。暨黃埔軍官學校所編練之教導第一第二兩團任右路。由平湖進攻龍岡淡水方面。以期克復惠州及東江各屬。在許崇智指揮之下。各軍分別進行。先後克復石龍樟木頭東莞等處。許崇智於二月七日。由廣州出發赴石龍督戰。繼續克平湖鴨子鋪。十二日克龍岡。翌日遂進克淡水旋惠州之敵。由永湖增援。向我軍反攻二次。肉薄相搏。戰況劇烈。均被粵軍及黃埔教導團擊退。是役教導團猛勇踔厲。卓著殊功。十七日左路滇軍范部克博羅城。二十日中路桂軍克飛鵝嶺。追近惠城。

當我軍復佔淡水。擊退反攻之敵後。旋即分途前進。方出未遠時。適遇洪兆麟之主力大部。向淡水前進。即時接觸。遇戰未幾。我軍全部加入戰鬥。迎頭痛擊。激戰許久。敵漸不支。分向稔山白芒花永湖潰退。我軍立即分途跟蹤追擊。計教導團追克永湖。許旅追克白芒花。張師及余鷹揚團追克浚坑洞通湖圩等處。二十二日克平山。敵向海陸豐潰退。

時粵軍總部參謀長兼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主張以一部對海陸豐警戒。而以大部主力反攻惠州。許崇智則以惠州爲堅城。攻堅既須時日。且損傷兵力。不如以滇桂軍監視惠城之敵。而以我全部進攻海陸豐。潮梅。海陸豐。潮梅既得。則惠爲孤城。將不攻自下。惟爲慎重計。可加調部隊。進駐淡水白芒花平山以掩護我後方。遂決定向海陸豐前進。同時許崇智下令加調第一師第一旅陳銘樞部。及警衛軍吳鐵城部。尅日開駐淡水掩護前進。

二十四日我軍克三多祝。二十七日我第二師張部克海豐。敵向陸豐。惠來方面退卻。大元帥在京寓病中得此消息。點頭微笑。是時左路滇軍范石生部。自由離開博羅防地。開赴廣西宣布回滇。又龍門方面發現林虎部四千餘人。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乃調廖行超部。及第三軍胡思舜部。開赴東江博羅等處接防。

自克海豐後。我軍乘勝追擊前進。敵人洪部望風潰逃。毫無抵抗。三月七日。我軍許旅克潮安。第二師張部克汕頭。洪兆麟殘部退三河壩永定。

十四年二月粵軍聯合滇桂軍東征。右翼粵軍及黃埔教導團。進展非常迅速。陳炯明飛調林劉部由河

源龍門出增城。截擊廣九路。林劉乃調黃業興、黃任襄、王定華、黎生、陸化如、李易樸等部。由嶺邊三南等處。開向河源龍門等處集中。迨大部到達河源。前鋒到達公莊正果時。右翼我軍業已擊破洪部。進佔平山。多祝向海陸豐前進。乃改變計畫。將已到河源各部隊。調赴紫金。回擾海陸豐。及到達紫金。向河婆前進時。我軍又已佔領潮汕。集中部隊於揭陽普寧等處。敵指揮官爲劉志陸。到達河婆後。乃以一部進駐河田警戒。而自率主力大部。向普寧方面前進。於三月十三日。與我教導團及許旅戰於棉湖上柵。鯉湖之線。當時敵主力約五六千人在上柵附近。我黃埔教導第一團何應欽部。由棉湖向上柵進攻。教導第二團錢大鈞部。首先驅逐鯉湖之敵。向馬路進攻。第七旅許濟部。由普寧縣城之右方前進。對上柵作包圍式進攻。當時敵之兵力。本優於我。因往返撲空。過於疲勞。而我軍則以整暇對之。激戰竟日。敵遂不支。是晚分向河婆湯坑方面退卻。我教導團向河婆。許旅向湯坑青潭。分別追擊前進。

同時我增調之後續部隊陳銘樞部。警衛軍吳鐵城部。亦已到達海豐。與敵接觸於河田附近。旋亦被我軍擊潰。向河婆退卻。陳吳部於十三日佔領河田。向河婆追擊前進。十四日與教導第一二團會合於河婆。向五華追擊。十七日抵橫流渡。時敵軍大部。是日清晨始由橫流渡退向興寧而去。蔣中正得此情況。乃決定前進計畫。以教導團及第一旅陳部主力。向周江圩兼程前進。襲佔五華城。包圍興寧。而以警衛軍扼守鯉魚岡。漸向興寧進逼。十八日黃昏時。教導團及第一旅到達五華附近。守城之敵。爲王得慶部。毫無準備。被我軍騙開城門。即時佔領五華城。王部全數被俘。我軍旋向興寧前進。時由河婆退卻之敵。尚在水寨附近。翌日拂曉。

我軍進攻與寧城。冒雨前進。肉薄相搏。與敵黃業興、李易標部。激戰一晝夜。至二十日。我第一旅冒霧擊破城外高地之敵。是日午後七時。教導第二團奮勇攻入南門。敵由東北門出城。向大龍田石碼潰退。是役敵精銳盡喪。林之總指揮部一切重要祕密文件。均爲我得。林虎僅以身免。同時許部擊退畚坑水寨之敵。向與寧前進。張部於二十二日擊退由水寨退梅縣之敵劉志陸、黃任寰、王定華、黎生等部。佔領梅縣城。

潮梅全境
叛逆肅清

當十七日。我左路部隊。正向五華前進時。洪兆麟殘部約六七百人。由饒平來擾。潮州城外之笨架山、湖子橋。並有敵之少數便衣隊。竄擾城內。經守兵馮團謝營及憲兵連。分頭迎戰。將敵擊退。惟仍據城外河左岸高地。與我相持。十八日。張師由留陸還擾。繞擊敵之側背。敵不支。始向黃岡方面潰退。同時謝文炳、賴世璜、李雲復等部。均開到高坡。二十日。復有敵之小部來攻潮城。仍被擊退。二十二日。汕港口。發現北洋軍艦「海籌」、「永績」、「楚觀」三艦。及運務艦一艘。二十三日。又增「江元」一艦。據外人消息。陳炯明及其總部人員。俱在艦上。蓋誤以爲已克潮汕也。二十四日。除「海籌」、「永績」外。餘均他去。二十五日。我運輸艦「永初」。由廣州駛抵汕頭。正入口時。被敵艦俘獲。駛出口外而去。是時高坡三河壩、松口等處敵軍。陸續向閩邊退卻。迄是月底。潮梅境內。敵軍殘部。俱陸續分向閩贛邊境逃竄而去。潮梅全境遂告肅清。

總理逝世
電到粵

當我軍正在上欄河田附近。與敵接觸時。軍中得總理於三月十二日逝世電。恐軍心搖動。祕不發表。至是許崇智等始於汕頭設位追悼。潮梅肅清後。惠州之敵。楊坤如部。初尙堅守。追後以勢盡援絕。卒爲我軍擊破。惠州夙爲東江天塹。此次敵軍恃險頑抗。故戰爭甚烈。我軍傷亡亦不少也。自是東江各屬完全肅清。

攻克惠州

東江湖梅陳炯明部肅清後，廣東各處陳部亦次第肅清。如是廣東及廣西完全爲革命策源地。卒基此以統一全國。

(註一)許崇智勸王永泉攻閩詳情。

北伐軍自敗退後，許崇智曾派俞子厚、金維繁等赴汀州與王永泉部王永泉、楊化昭接洽。抵會昌之翌日，接會昌等由汀來電，略謂到汀後，甚蒙優待。王楊詢驅李後，對於善後如何辦理云云。當覆一電云：贛東現無敵人，我軍擬暫駐會昌瑞金石城等處，整理部隊，備辦軍實。至我軍此次主張，統爲開創東南新局面，實行孫段攜手，閩浙聯防，因李作棟，故不能不去。李去以後，閩局自應請伯川（王永泉）主持云云。二十日接會等覆電，略謂彼方欲請展堂先生親往一行，以便商決一切云云。翌日胡漢民遂由會昌先行起程赴汀，轉赴延平。時十一月八月二十一日也。

二十四日許崇智由會昌出發。二十五日抵瑞金城。二十六日接汀州轉來延平王永泉電云：對我主張，完全贊同。又轉來 總理電云：已抵滬，並對入閩計畫，有所指示。又轉來徐樹錚電，亦主張我軍與王聯合。迭定閩局云云。未幾，胡漢民到達延平，與王永泉面晤。兩訂合作條件，大致與前電相同。即一、彼此合力驅李，實行孫段攜手。閩浙聯防，開創東南新局面。二、閩局定後，公推伯川主持之。胡即以此項條件，當派員實交許崇智。胡本人旋即秘密由延平經福州赴上海。

當時粵陳雖於韶州翁源方面，倖獲勝利，而北伐軍大部，尤其是許崇智大部退往閩贛境，仍如芒刺在背，不去不快。乃電閩李毓英商定三省會師計劃。粵派洪兆麟部一師，閩派王獻臣一旅，贛派周蔭人部一師，希圖包圍北伐軍。一鼓撲滅之。除江西之周蔭人部，是時尙未接近外，粵洪部隊，已由粵邊入粵。閩王部隊，已由武平入桂坑，共向筠門嶺前進。八月二十九日，接汀州王永泉、楊化昭來電，稱王獻臣宿電，奉令開進粵鄂協勦。現旅部及第二團擬進駐筠門嶺，第一團駐粵鄂城，轉營駐桂坑等語。又同日電稱，接上杭李營長電，武平有兵一營。上杭派病兵百餘，龍岩無兵。王獻臣全部開進贛境，請速妥籌進行云云。蓋是時王永泉方面，關於進兵計劃，力主我軍進展龍岩上杭，彼則暫將汀州讓開，退守連城。俟我軍進展至相當時期，彼部即由延平運取福州。惟我方以杭岩與廣東接近，佔杭岩後，粵方洪兆麟部與王獻臣部，必隨後跟蹤而至。我軍彈餉缺乏，殊難作持久戰。不如以我軍與彼部遙由上游建寧古田方面合力進攻，攻水口福

州。福州如得，則根本上業已解決。其他皆不成問題。且一方與浙境接近，接濟亦易取到。實較進攻杭岩之計劃爲善。關於此點，電報往返，幾費磋商，尚未同意。而筠門嶼方面，洪王等敵業已向會昌我軍迫近，勢難再待。乃決定由瑞金入寧化，經建寧、泰寧、建關，以入建甌。於九月六日致電上海，告以會昌、瑞金、洪王迫近情況，及決定沿閩贛邊境入閩省上游情形。致電王永泉，告以與其進佔杭岩，不如合力進攻水口。福州爲有利之種種理由。七日遂由瑞金出發。十日抵寧化縣城。十三日抵建寧縣城。駐軍王連、王永泉所部也。整隊歡迎許崇智入城。翌日來要求送給被槍砲若干後，始知爲電告李厚基報功地步。當經選給舊式大砲四門，六五口徑步槍三十支，毛瑟十八支，三十八式機關槍一支。另送王永泉輕便手機關槍一支。派參議許濟、鄭宗葆帶赴延平。並接洽一切。許崇智旋由建寧率軍入建甌。時建寧府屬警備司令徐鑑清，係許崇智舊部。抵建甌時，徐已派員至此歡迎。旋即進駐建甌縣城。時徐樹錚已由滬經浙抵延平。初王永泉態度尙猶豫。徐至是始決心。隨調外屬部隊限期集中。並擬定作戰計劃。彼部任右路。准於十月三號由延平出發。以二十四旅之一部進佔梓湖坂。一部進攻水口。另令盧興邦部進佔尤溪、國清、永泰等處。而以左路古田方面任務付諸我軍。二十九三十日來電催我軍出發。進佔古田。十月一日我黃李兩部由建甌出發。經東遊向古田前進。又第二軍各部，經玉山街向古田前進。另派一部經連口向谷口方面警戒。許崇智於二日由建甌出發。三日抵玉山街。接徐樹錚冬日通電。即日設立建甌軍政副置府。自任總領。尊李總理及段祺瑞爲領導。俟獲賊二老踐尊位後，即奉身以退云云。

李厚基派駐水口部隊爲第十旅唐漢全部。三日曾開一團至古田扼守。迨接延平王旅與我合作進攻之報，於四日復調回水口。時右路王旅第一支隊之一營四日已由梓湖坂進佔黃田。其餘兩營同時到達谷口。向水口攻擊前進。因乘軍懸殊。五日仍退守黃田。加調劉團增援。左路我軍五日已迫近古田城。敵約一營退守城內。是晚茶業城退往水口。我軍即於六日清晨佔領古田城。當時決定進攻水口。福州計畫如下：一、以黃司令大傳、李司令福林所部，由古田經大湖向福州前進。二、以第九旅黃部及第七旅陸部，由古田向水口前進。與友軍王部協同動作。攻擊水口之敵。三、以孫本戎部由大湖向白沙前進。斷水口敵人之後路。與水口福州之交運。其他部隊爲預備隊。令下後各軍分途前進。

九日李厚基接王旅與我合攻水口之報，乃悉索福州所有防軍分裝民船三十餘艘，小火輪五艘。派史廷驥統率開赴水口增援。潛

邊孫部開到白沙，瀾江截擊。當即擊沉民船二艘。其餘均棄岸對岸。十日對岸之敵，用小火輪渡至白沙，與孫部鏖戰半日。孫部因乘其不敵，乃退至大井。對該敵取監視手段，使其不能增援。

十二日水口之戰。當時我軍任務分配如下：一、以第九旅第十七團，由時坪對敵取伴攻。二、以第十八團由四疊迂進主攻。期避去敵之堅固陣地，攻入水口，佔領敵陣地。三、陸旅駐四疊，為總預備隊。相機響應。四、何部由上洋接近重坑亭，向該處之敵施行攻擊。以上各部均於十二日晨拂曉行攻擊。次第將敵之東南東北北方高山佔領。敵射敵入，何部佔駐之高山，並可遮斷閩江交通。友軍王旅張團，同時與我軍進佔朝天橋。迨近水口，是時敵軍已處我三面包圍中，激戰至上午十時。羊角嶺主力之敵不支，紛紛崩潰。被我軍包圍繳械。旋即完全佔領水口。是役敵軍幾於全滅。

李厚基前應粵陳之要求，派王獻臣旅開赴上杭武平，邀擊我軍。陸清汝師原駐泉州，省城部隊，僅有厝橋、史廷鵬等部。粵部既已開赴水口，史部復受截擊於白沙。是時福州除有警衛隊外，實已無兵。十二日李黃兩部，由甘露裏進追洪山橋。沈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李厚基遣衛隊倉卒應戰。軍心慌亂，卒致不支。遂被攻入福州城。李率少數部隊，退往南台倉前山，海軍開砲圍擊。沈被繳械。翌日由白沙退回之史廷鵬部，復向城內李黃等部反攻。李黃等部亦倉卒退出城外。是時白沙孫部已由甘露裏跟蹤追至洪山橋。遂與黃李合力將史廷鵬餘部擊潰。重佔福州城。時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十三日也。

十七日許崇智偕徐樹錚、王永泉抵福州。乃誅前言，勸黃司令大偉、李司令福林、蔣督軍公署及其他重要機關，出交與王永泉主持。

抵福州後，許崇智乃首先電請 總理派精衛、覺生、介石、子超等來閩商辦一切。旋與王永泉等公推子超為福建省長。未幾，奉 總司令令，將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許崇智兼第二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每軍編四旅，三軍共十二旅。由許崇智委蔣中正為總司令部參謀長，兼辦部隊整理改編事宜。

十二月東路討賊軍與王永泉部、廈門賊致平部、三方會師，攻克泉州。由本軍改編陸清汝部投降部隊為一旅，委張毅為東路討賊軍第十三旅旅長。自是閩省下游漸次底定。

(註二)總理在惠州督師。有古應芬之「孫大元帥東征日記」。詳載其事。錄於下。

十二年秋。西北兩江之賊。悉敗退。而東路之敵。仍負固頑抗。總理躬自督師。應芬於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命隨軍。親待左右者八十餘日。嘗見其籌劃戰守。徵調各軍。審察形勢。措置糧芻。終日無斯須之暇。不以籌畫而少息。亦不因挫折而見沮。其堅剛莫邁之氣。求之於古所未曾有。而況於今哉。茲謹於日記冊中。據其大概。以誌於篇。前乎此者。有蔣介石委與戎幕。嘗有記述。茲未詳也。

先是六月。我軍第一師既平蒼梧之敵。而北江又爲北虜侵犯。曲江再失。已進至英德附近。我第一師復會合漢軍擊走之。曲江始與南雄相繼收復。時前東江陳逆各軍。仍據險固。揚逆坤如。死守惠城。屢攻不能下。

總理決督率漢軍各軍。躬行討伐。擬以石龍爲大本營。調度軍軍。八月二十三日。以大雨洋輪船爲座駕。十二時向東江進發。下午九時許。抵石龍。時天氣奇熱。船復激險。總理所處之室。僅容一席。委然無所苦。披圖擬策。決策定計。晝夜不少息。從者雖欲陳請節勞。不敢也。行營編制簡略。僅設祕書長一員。祕書一員。參謀副官各四員。偵探及侍衛軍隊百十名而已。抵石龍之夜。許總司令崇智由博羅來。請總理授以機宜。勿勿復返。蓋前方已屢得警報矣。

二十四日

上午八時。座駕船由石龍開動。向博羅進發。下午抵博羅。許總司令偕漢軍師長楊廷培來迎。許云。據報逆軍現分三路來襲。本逆軍糧率千餘。已抵博羅二十餘里之湯村。陳逆修爵所部亦到。敵將接近。智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當夕泊博羅城南河南岸。縣城先爲逆軍蹂躪。居民流離遠徙。烟火闌寂。祇聞刁斗森嚴。與轟聲而已。

二十五日

上午一時。許總司令偕團長孫漢達來。密語應芬曰。李逆易謀已逼湯村。決以全力率各部出擊。天明時。河岸必冒砲火。善轉懸帥座離去。許去後。應芬以此爲請。上午四時。船乃下駛。僅行四里。船閣淺。逾時始脫。已遙聞城下槍砲密作。十一時抵石龍。得從惠州飛鶴偵到行營轉來博羅電報。謂我方兵力單薄。退守博羅飛鶴待援。帥座一方電令張民達旅。以全力攻平山。以分博羅之敵。時又得增城報音。林虎率衆來犯。乃命飛鶴傳達命令至廣州。徵調漢軍來援。是日。姚雨平君指陳緩敵之策。帥座以招撫使名義與之。使資博羅。但其部隊

僅至蘇村而已

二十六日

許總司令電博羅飛鶴嶺先後失守。敵已佔網鼓嶺北嶺一帶高地。北門已被圍。城中兵力單薄。糧彈將盡。帥座乃命飛機發博羅。使守城者知有援應。更命差擬載糧彈。冒險輸送。並親函許總司令囑其堅守。又屢電廣州。促援軍飛急來援。羽檄如雪片。而軍行轉緩。蓋廣州軍待餉乃發。不問博羅諸守將被圍之急也。

二十七日

博城許行營陳參謀翰聲。從間道來報告云。博城東西北三門已受包圍。祇餘南岸。僅能與惠州飛鶴嶺對行營通訊。糧彈兩絕。情勢益險。帥座雖急切。而援隊電告已準備。候至夜深。尙未見一卒到達。蔣光亮部在石龍者約有一旅。嚴令其前進。則以未得軍長命令爲言。是日大風雨。水漸漲。帥座乃遣應芬回省。嚴促漢軍開進。且命曰。若漢軍索餉不克來。可先調福軍與鐵城所部即行。並以鐵城一團援增城。應芬受命。以下午四時到省。見蔣光亮於沙面某洋行之樓上。蔣先語曰。吾知博羅之危急。即帥座無命令。吾部亦應馳援。汝即不來。吾已準備今晚出發。現所慮者。火車未備耳。芬即馳赴大沙頭車站軍事管理處詢問。知各車已完備。乃使人走告之。

二十八日

是日晨應芬回石龍覆命。編軍前部奉令開到。吳鐵城所部已據報開抵增城。另遣馬隊數十名來供偵察。李軍長福林。朱軍長益之來覲。帥座喜慰有加。蔣光亮迄不見來。其所部亦不允前進。芬生平遇人說謊語者。未有逾於蔣者也。是日鄭次長洪年。來陳各軍竊佔財權。及財政困難情形。前方軍需窘甚。行營金庫帶至萬元。已告罄。即運使澤如解到萬元。頃刻間。又爲漢軍支領。始爲橋未移動也。

二十九日

連日大雨。石龍水高漲七尺。是日晨。漢軍羅旅得餉。已允赴敵。天明移動。帥座復由石龍向博羅前進。至禮村止。沿途風急雨驟。塵駕舟小。頗疑甚。帥座安之。舟中於計劃軍事稍暇。而猶以民元以前革命史。昭示吾輩也。當博羅圍城之際。惠州運軍更衝出飛鶴嶺。劉行營告急。帥座親復電劉雲雲云。敵人當然有計劃。所幸其數不多。自易擊滅。紹基已親率五千精銳。出擊淡水。兄之後方。斷無危險。少泉聞

博羅被圍，非常焦急。已徵集所有趕速出發。大約兩日後可到。信之亦以全部來援。大約三日後。其他西北江各隊，亦陸續調來。今日當城已運到米糧四十餘萬斤。當陸續運來。此次東江之事，無人不焦急萬分。斷無見危不救。想不出十日，賊必消滅。我俟各軍出發後，當再來梅湖親督攻城。故望兄急調一隊渡白沙堆，一以絕敵人後路。一可保我航線。聞敵人糧食極重。皆在風門附近。若見能照行此事。可悉奪之。則博羅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云云。

三十日

由禮村開赴蘇村。風雨繼至。水流激湍。度駕船阻於鐵崗。時吳部馬隊及福軍。為風雨所滯。不能進。

三十一日

由鐵崗開抵松村。詎漢軍蔣部到着者不足五百人。蔣光亮亦不果來。幸博羅城外水漲數尺。敵不能逼近。僅於北門外山墟。以砲轟擊而已。是日得譚組蔣棧司令由湘南來電報捷。

九月一日

帥座分令石龍到着各軍。及抵蘇村之福軍漢軍。攻擊前進。度駕船由蘇村向博羅開駛。至夜泊第七關。乃令福軍及漢軍蔣國藩一部。田鍾毅一部。登山警戒。帥座更飭副官於山巔架設烽火。使博羅城得瞭知主帥所在地。

二日

帥座由第七關登上北墩。察看形勢。其與展堂總參議函云。「吾今日兼盡一排長之職務。凡偵查敵情。考察地勢。吾悉為之。」其時漢軍到石龍者。仍逗留不進。帥座下午。復回石龍督促。沿途見有零星隊伍。開來者總計不及二三百人。決不足以解博羅之圍也。

三日

帥座在石龍時。蔣光亮大部到着。蔣仍不來。帥座令其參謀蔣國藩來商軍事。且許以便宜指揮各軍之權。如解博羅圍。予以重賞。蔣不惟不聽。且自由行動。乘簡據壘。趙參謀實責以大義。始允開拔一部。應芬密察其決不足恃。乃以電致展堂總參議。乘機專軍第一師。來石龍候令。其時左翼指揮胡聯方來電告急。帥座已令一師卓廉赴援增城。調援博羅之議。尙未得帥座許可也。

四日

水大退。張師長民達來觀。報告淡水之捷。以阻於水。平山尚未得手。是日福軍全部開到。帥令漢軍孫國藩部爲右翼。由羅鷄拍裏前進。福軍爲左翼。向義和燾前進。與博羅城內各軍取夾擊之勢。漢軍四師既到着。復以索餉未得。全隊引返。帥令止之。已無效。

五日

天氣晴。水大退。福軍既到着義和燾佈防。楊希閔由淡水來觀。帥座指示機宜。匆匆又去。是日電報。北海爲邵本股攻陷。帥令永豐艦往援之。

六日

福軍既達義和燾。漢軍孫國藩所部羅族。不待命令。由第七調棄陣地引回石龍。惟時右翼福軍不及知。猶叢陣待敵。帥座以水既退。敵若大攻城。城必不守。船至之內。見帥座懊恨。驟發疾軍命令。時復擊羅與爲狀。良苦。終決計親往察視。應芬尼止不及。二時抵第七調泊塘子營。飛機探報回。知敵尙在博羅東北角山地。未與我軍接觸。是晚泊第七調南岸。入夜。帥座與諸幕僚稍憩河旁。猶指點天上北斗七星。使吾輩認識也。

七日

許行營報告。決定冲圍出擊計劃。惟援軍單薄。敵已移動。八時許。義和燾福軍已與敵千餘人接觸。田鍾毅率漢軍三百人。及李廉斌。砲圍一營。登羅鷄拍裏山嶺。帥座率侍從登山督戰。時左翼之福軍至義和燾。初獲小捷。繼爲敵軍大隊所乘。不支引退。敵乃乘機大進。沿義和燾以而蘇村。欲斷吾軍歸路。座駕船下午三時下駛。至蘇村時。遙見姚招撫使旗幟。詢之。尙不見敵蹤。急促帥座復返石龍。至葉廟時。已深夜。聽黑間遙見軍船駁輪上。賊屢喊知卓旅已至。即命加緊開赴蘇村。探險登陸。是夜泊宿石龍。

八日

晨。帥座復率楊廷培一部。由石龍開拔。二時到蘇村卓旅與福軍已聯絡。驅逐義和燾之敵。攻擊前進。

九日

第三篇 革命(乙)

座駕由雄鷄拍翼開至譚公廟。帥座率奉儀登山視察。時卓旅、福軍、楊部分途追擊。下午。帥座復渡河。登山瞭望。知敵我兩軍。衝擊至烈。我軍節節勝利。

十日

博羅守軍楊廷培部。已衝圍攻佔銅鼓嶺。敵軍死傷甚夥。向派尾响水退却。博羅解圍。帥座遂城極慰。定追擊計劃。以卓旅五團向派尾。郭團回惠陽。福軍向响水。楊師死傷太重。着回廣州休養。更下令獎楊廷培萬元。其餘論等賞恤。部署畢。以一師騎龍鑾。護送帥座。赴博羅。察看重砲陣地。

十一日

當博羅急迫之際。平山未得手。帥座以蔣光亮不來博羅。乃使其全部出平湖。歸楊希閔指揮。以攻平山淡水之敵。時漢頭亦有失。帥座親電胡總參議云。「速由無線電。傳令永豐艦長。漢頭我軍退却。但兩日後可恢復。現楊總司令希閔。親率漢軍。由龍崗出擊淡水平山之敵。該艦長搜擊海上偷渡之敵。毋使漏網。并相機與楊總司令聯絡。協同動作。若無線電不通。着轉運使派安北艦傳令。并勸永豐擊敵。再。紹基已赴龍崗淡水矣。可慰也。」電發後。紹基即出發。是日晨。帥座巡視葫蘆嶺。飛鷄嶺諸陣地。得東路捷報。我軍已克平山。

十二日

帥令飛機隊向惠城拋擲實彈。

十三日

帥座再抵梅湖重砲陣地。親發五彈。時飛鷄嶺劉震寰部。久屯師於堅城下。不能破敵。帥座復親往巡視。嚴令嚴守。以待大舉。

十四日

帥座回廣州。時增城之敵。亦爲朱吳各部擊退。

十八日

帥座以攻惠之部署稍定。復乘大南洋出發。隨行者。增王柏齡、馬曉軍等三人。

十九日

座駕船駐石龜。

二十日

座駕船到白沙堆。大元帥親赴飛鶴嶺。籌策攻軍城。午十一時到着。桂軍各師來逐至炮兵陣地。時已為軍城之敵窺見。未幾敵砲轟擊。續向陣地射擊。有距不尋丈者。從者多為帥座危。諺曰。但毋恐。蓋敵砲表尺已用盡。縱密發。不相及。其後敵軍密發。果於我無私者損也。帥座與各部商定攻城計劃後。命程部長潛與參謀留飛鶴嶺。仍返梅湖。至中途。忽聞爆炸聲甚厲。未幾偵探員趕來報告。白沙泊輪過事。同時爆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遇難。帥座聞之。哀傷不已。固不僅痛惜同志。蓋攻城計劃。實受一大打擊也。

二十一日

下令追贈楊仙逸陸軍中將。謝蘇恤典。同極優厚。帥座親察過難地。血肉模糊。同行者為之扼腕。午後。帥座復至梅湖實地陣地。向軍城親發六彈。

二十二日

仍泊梅湖。攻城之計畫。已改定為翌日之夜半十二時。乃遣程部長潛。復赴飛鶴嶺主持攻城。是日下泊白沙堆。

二十三日

凌晨座駕從白沙堆復開梅湖發七彈。復回泊。夜半。飛鶴嶺與軍城方面。槍炮聲陡起。知攻城計已實施。先是預期二十一日總攻擊。楊謝遇難。魚雷盡燬。乃電告軍運。乃改期本夜十二時。以魚雷炸城基。各部隊衝鋒前進。作拂曉戰。一方面以飛機拋擲炸彈。共同命令。各司其事。

二十四日

早得報告。魚雷失效。步隊死亡甚衆。卒不能破城。帥座雖不憚。然猶鼓勵將士。作第二次總攻擊焉。亦聞追擊已抵七女湖。聞發橫濠。

第三篇 革命(乙)

二十五日

座駕回博羅。

二十六日

許總司令至日橫滄。帥座籌策全部軍事計畫。決以許任中央軍總指揮。楊希閔任右翼。朱培德任左翼。部署既定。

二十七日

帥座返廣州。留程頌雲於博羅。

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帥座偕夫人。暨俄顧問鮑羅廷。及諸幕僚。巡視虎門要塞。悉調海防諸艦。會於虎門。後赴太平墟。

二十二日

得廣省長電。高州失陷。河源三日內不得援。恐不守。帥座復率各艦返廣州。

二十八日

據報。河源平山相繼失陷。省城謠言益起。

二十九日

敵將洪兆麟諸逆。已追至平湖。蔣光鼐部不戰。退至石龍。

三十日

許總司令電。林虎率賊攻柏塘派尾。我張莫卓各營。及朱李各部擊退之。得槍數千桿。敵向黃麻坡潰退。帥令漢二軍范石生部。開赴石龍。將茶山樟木頭來犯之洪逆擊退。蔣部仍不進。

三十一日

劉震寰全部退出飛鵝嶺。

十一月三日

大元帥以飛鷄嶺軍不守。恐博羅有失。奉勅全局。又聞各軍不進。乃改乘專車。向石龍出發。李委謀長倫和亦隨行。十二時抵石龍。召胡恩舜、盧師誥、范石生諸軍長。會議軍事。蔣光亮後至。帥座責令前進。彼云。今晚須返省。明日當再來。帥曰。今日祇有軍令。若返省。吾將以爾徇耳。蔣是夜不顧而去。

四日

各部隊伍。遵共同命令。拂曉出發。以范部主力。軍蕭清沿鐵路之敵。以逃平湖。令胡恩舜合東路一支隊。溯河岸橫邊博羅。與許劉各軍聯絡。上午九時。敵將羅景棠、熊略各部。犯茶山。范石生部迎戰。約一時許。擊退之。追至張坑。午間。帥復乘專車赴橫瀝察視。敵額退時。灑燒縱火。帥座到時。餘火猶未熄也。時李根濠部。由西江來附。亦開至橫瀝。

五日

胡恩舜部遲不發。帥座乃命羅翼軍從水路赴蘇村。東路一支隊梁國一部出寮崗。赴博羅。夜候。增城胡所長謀急報。林虎率隊千人佔龍門。犯增城。陳策、李天濤各部先退。帥座震怒。乃令朱塔濠、胡恩舜部援之。

六日

許總司令博羅來電。吳到軍出擊大勝。敵退回惠城。但冬日楊朱兩部未達到河源。我軍旅步隊部圍佔回石龍。是日右翼追擊已達樟木頭。李根濠部向鴨仔步。盧師誥至深圳。

七日

帥座返廣州。行營仍設石龍。

八日

追擊部隊范軍。已完到着鴨仔步。將由間道攻惠城。下午十二時。得愈尼報。中路及左翼軍爲敵所乘。退出博羅。許總令是夜回石龍。桂軍漢軍。相繼退却。

第三篇 革命(乙)

九日

帥座得各軍退却之報。與李季謀長協和急乘車至石龍。少頃。漢軍已退至狗仔潭。東西路許劉各部已退至葉蘭。帥座嚴令制止無效。帥座即席召集會議。發令反攻。同時右翼已攻克鴨仔步。帥令賞給范部二萬元。令鼓舞攻惠城。以牽制敵之後方。

十日

賞朱培德、楊希閔部各五千元令反攻。東路四路各軍已續漸收容。帥令再退却者槍決。

十一日

長、帥座移駐石灘車站。探報逆將鍾景棠、熊略、楊坤如、洪兆麟各賊。沿河岸衝至葉蘭。我軍亦準備十二日拂曉分三路反攻。是夜一師長李濟琛等來見。帥座囑其明晨赴援增城。

十二日

天甫晚。石灘車站已遙聞增城方面砲聲。應芬處李師及王師（中央軍朱部）未進。親赴石灘村（離車三里許中隔一河）敦促之。至則李師已行。而王之參謀長凌霄亦已跨馬督隊前進。應芬與羅君翼軍。向增城方面沿途探視。離石灘村數里。登一小山。見二三瀟軍步哨在此瞭望。詢之。知敵人先已逼近。後為我軍擊退。槍砲聲已自近而遠。旋覓鐵路。途中聞東北方槍砲聲轉劇。知葉蘭鐵橋方面我軍中右兩翼已有激戰。急回車站報告。至則得石龍參謀電告知葉蘭鐵橋兩方面戰甚烈。我軍似有不支之勢。望速派援。時則李根濬部在石龍。即撥其向右灣前進。移時。令郭副官彙運米一車。分給石龍各軍。十一時許。車站站長來報。萬方有兵數車。未得軍牌進行開來。中途似有危險。不移時。果有火車至。察之。則李根濬部也。李隨登車謁見。帥座仍令開石灣攻擊前進。李即如命開進。迄下午十二時二十分。葉蘭鐵橋各軍奔潰。已有大部退至石灘者。帥座急下車制止之。應芬與協和隨行。見沿鐵路皆潰兵。既不辨其為何軍。亦不知其因何兩退。詢其長官。則皆不知所在。但各潰軍得帥座囑令。亦少阻不致反走。旋見李根濬亦至。帥座曰。武城（根濬字）汝應率隊嚴守此河兩岸。待敵至。以圖反攻。李唯唯。時有潰兵所乘之車開至。向帥座之車衝動。帥座之車乃逆行。帥座僅得上車。而沿鐵路之兵乃大奔。應芬不及隨行。祇得徒步追逐。至新塘復得登車。知帥座已乘機關車返省。心為之一慰。到省之夜。知郭副官彙在石龍聞敗耗。即赴橫瀝報

於范小泉。請其回援。范不待炊。即率隊來赴。卒破洪逆于石龍。獲餉數之。使敵挫折不能窮追我軍。范之勞績。可紀也。應分在歸途中默奉如漢兵到甯。數逾萬人。秩序必大亂。然當時實無法以處此。及抵甯。知帥座早已派兵一部。在大沙頭悉趨敵兵糧械。故甯城仍安靖如舊。又電湘南譚組先生。越日來援。不五日。譚部至矣。

(註三)本黨於此時期。先後反對曹吳利用外資事件各文件如下。

(甲)德發債票案 比年以來。北洋軍閥。盤據北京。盜竊政府名義。以遂其賣國殃民之欲。本黨爲保護國家及人民利益計。一而宣言所有僑北京政府之行爲。概不承認。一面對於僑北京政府。聲罪致討。務使城狐社鼠。無所憑藉。耿耿此心。凡我國民。當所共喻。最近所傳德發債票案。據本黨調查觀察之結果。仍不外僑北京政府賣國殃民之一種行爲。用抉真相。以告國人。惟垂察焉。

我國在歐洲戰爭及對德宣戰期內。所受各種損失。應由德國賠償者。據新報據數爲一萬二千二百餘萬元。而參戰軍費一萬零五十餘萬元。尙不在內。其間如間接損失賠償標準等問題。雖尙有討論之必要。然此事關於賠償國家及國民損失爲數之鉅。以萬萬計。其關係既甚重大。其性質又無須秘密。僑北京政府。果無執法作弊之意。存於其間。當即以此案完全公開。以求適當之解決。乃僑北京政府辦理此案。絕端詭秘。其始惟以曹瑛鑿人李彥青獨司其事。並其所收蓄之僑國務院。亦不使聞知。其繼則僑國務院承司曹瑛鑿人李彥青意旨。相與上下其手。并其所僱編之僑國會。亦不使參與。因以惹起僑國務院間之傾軋。從來罪惡。起於無端。以不應秘密之舉。而付諸秘密。其包藏罪惡。不難推見。況據其所傳。此項賠償方法。除曹由德國政府交納現款四百萬元外。並由德國政府將其所收集之津浦湖廣鐵路債票。及到期息票。暨善後到期息票。約四千萬元。交付中國。爲賠償之一部分。暨扣除中國政府對德債務約四千萬元。爲數與新報總數。相差甚巨。況債票價格及對德債務。在未清查以前。何由知其真額。此案既爲國家及國民利益所關。庸可聽僑北京政府爲所欲爲。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耶。

以上所言。竊專注意於賠償方法。至於賠償之用途。尤有當爲國民注意者。按虎子賠款。對德部分。爲數一萬零八百萬元。早已退還而退還之後。作何用途。至今無人過問。德國對我賠款。實交現洋四百萬元。作何用途。至今無人過問。此大債票。據數爲四千餘萬元。據上海新聞報六月十八日載。僑國務院致吳佩孚、齊燮元等電。內稱德發債票解決經過。該款如無意外。即可收回現款四十餘萬。現經國

務院會議議決由財政部體察情形。開列支配清單。提交兩院云云。北京爲政府甘爲軍閥鷹犬。以殘虐國民。久爲歷年昭著之事實。以國家及國民利益所關之事。付之彼輩其爲危險。寧可思議。必與庚子對德賠款及前次德國對我賠款四百萬元。同稱送黑薩罪惡之中。不特無以彌補國民之損失。且適以增加國民之負擔已耳。況電所傳。猶爲表面之語。據近各報所載。爲北京政府已與各省軍閥協定分贓計畫。數目分配。儼然已備。然則此四千餘萬之賠款用途。小則飽軍閥之私囊。以供無厭之欲。大則以之爲傷殘異己之用。其結果適足以增長內亂。蔓延兵禍。此不獨本黨所極端否認。亦國民所同聲反抗。抑亦有友誼關係諸國所不能坐視者也。綜之爲北京政府對於籌發債票案。其辦理經過之詭秘。方法之糊混。用途之叵測。皆足以搆成其實國殘民之罪狀。本黨對爲北京政府。早已不屑與言。惟我國民對此利益所關。危機所伏之籌發債票案。實不宜漠視。本黨以爲全國以內。各國民團體如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等。宜及時奮起。對於此案一切主張。應共同組織合議機關。直接處理一切。辦理務使公開。方法務使正當。用途務使其有裨於民生國計。庶幾國家及國民利益。不致爲少數軍閥壟斷以盡。其他與此案有相類之性質者。如金佛郎案。如各國選選庚子賠款等。國民亦當依同一態度而處理之。若猶疑不決。或少嘗輒止。則國民不啻自暴其弱點。終必爲軍閥所乘。在軍閥固得以縱其賣國殘民之欲。而國民亦不能辭姑息養奸之誥。是非利害。惟國民知所從事焉。

(乙)金佛郎案 近據報載北京爲政府與法國政府。將根據去歲協定。以解決金佛郎案。查此案宣佈日久。已成國民注意之問題。其中是非利害。所關甚鉅。列舉如下。

(一)自法理上觀察。辛丑和約。有「用金價付」之規定。並有「金價」字樣。爲法國政府要求付金佛郎之理由。然一九〇五年之換文。法國政府已經自己擇定。依匯兌時價付款。歷來行之未改。久成慣例。何至今日乃忽要求付金佛郎。此法國政府方面。已無理由足據。且法國政府既於國內發布明令。禁止本國通貨有金紙之差別。是法國法律上。已明明承認法國通貨金紙同等。今於我國賠款。則必欲索取現金。而拒絕收用其本國通行之紙幣。其於事理。尤不可通。

(二)自財政上觀察。賠款改付金佛郎。國民之損失若干。未可預計。豈將來佛郎價格。誠不必絕無高漲之事。然若照目前匯價。則金紙之差。已至四倍。未識以何理由而使國民加如許之負擔。

(三)自政治上觀察。數年以來。北京偽政府倒行逆施。蓋國日蹙。匪狀累累。指不勝屈。金佛耶案。適予以斂財之機會。其結果徒以延長戰禍。重苦吾民。此尤應絕對反對者。論者或以爲協定上已指定以賠款之一部分撥作教育經費。此於吾國有利。殊不知此一部分之賠款。若落於北京偽政府之手。欲其還諸教育經費。又安可得。況此僅爲一部分。其他部分。將何從究詰。論者或以爲協定解決。於關稅問題。有密切之關係。殊不知金佛耶案。雖如法國政府。意以解決。關稅問題。未必即蒙影響。即令關稅會議。因此開會。關稅特別加稅。因此增加。而關稅根本問題。爲梗如故。於國民經濟。無所裨益。徒使北京偽政府攫錢益多。爲惡益甚。此所謂藉寇兵而厲盜者也。

根據以上種種理由。本黨主張從根本上反對金佛耶案。勿使北京偽政府得所憑藉。以縱其禍國殃民之欲。尤望國民知名名器之不可久假。太阿之不可倒持。速以全體國民之力。勦北京偽政府而去之。庶內政整理。而外交亦無虞。豈歷國存之道。惟在於是。謹此宣言。

(丙)退還庚子賠款案 庚子之役。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攤付本息。合計九百兆兩。有奇。比者英俄美日等國。均以退還賠款見告。他如法比等國。亦有退還之議。蓋良可感謝。退款之數目不一。總而計之。凡數萬萬元。使不幸而落於軍閥官僚之手。則中飽私囊。或敗壞政治。或助長內亂。已耳。是各國退還賠款。不獨不能造福於吾民。反貽禍於吾民。豈各國之本意哉。夫庚子賠款。取諸全國四百兆人民者也。故本黨主張今之退款。應舉而措諸爲四百兆人民謀幸福之教育事業。此本黨全國代表大會所列之政綱也。數月以來。國中輿論。對此主張。多表贊同。足見公道在人。無南無北。惟最近竟有持異議者。以爲退款築路導准。或辦其他實業。豈不直接有益於人民。或再以築路導准及其他實業之收入。以興學。似屬一舉兩得。殊不知築路導准。工艱事鉅。其收效恆在十年以後。必俟築路導准之敷教。而始議興學。不知更將俟何時。況京漢津浦等路。每年贏利何啻數千萬。皆有些須用之於興學否耶。惟見軍閥任意截留。以爲其招兵買械。荼毒吾民之具耳。欲以退款築路導准等說。直是自欺欺人之說。吾人懲前毖後。決不爲所誤也。且實業爲利之營業。可以借款興辦。外人以利可圖。亦樂於投資。教育則不然。吾國興學。垂數十年矣。然多具形式。而乏精神。有空名而無實際。欲求一規模宏敞。設備完全。名實相副者。環顧國中。殆不數觀。此其故不一端。而經費缺乏。則其惟一之致命傷也。軍興以還。此弊尤著。教育命脈。久已奄奄。一息不絕。如縲空維持現狀。已覺萬難。改善擴充。云胡可望。今何幸得各國退還之款。爲學界饋質之糧。撥諸情理。名至正而言至順。夫教育用途。非一途所能盡。應由教育團體。組織審定用途委員會。調查設計。假以全權。積極進行。務使適應潮流。振興文化之旨。并應由教育團體組織一

保管退款委員會。對於退款。嚴格保存。一分一文。不得移作別用。以免迷軍。閱官懷疑。兵燹饋之弊。至於收入支出。務取公開。理所當然。無待贅述。凡此種種。本黨熟思審慮。一秉至公。福國利民。吾賴乎是。邦人君子。幸採擇焉。



設計局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本館第二版

◆(3802.4)

中國國民黨史稿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伍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鄒魯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G三〇二九

(本書校對者王重慶)

